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〇冊目次

榕村全集四十卷別集五卷 （清）李光地撰 清乾隆元年李清植刻本 〇〇一

榕村全集四十卷別集五卷

（清）李光地撰

清乾隆元年李清植刻本

榕村集四十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集爲乾
隆丙辰其孫淸植所校刊，其門人李紱爲序。惟詩
下註自選字，則餘皆淸植排纂也。凡觀瀾錄一卷、
經書筆記、讀書筆錄共一卷、春秋大義、春秋隨筆
共一卷、尚書句讀一卷、周官筆記一卷、初夏錄二
卷、尊朱要旨、續記共一卷、象數拾遺、貫行摘
篇又附記共一卷、文二十五卷、詩五卷、賦一卷。所
註諸書及語錄刊本別行者不與焉。其不以詩文
冠集而冠以劄記者，光地所長在於理學經術，文
章非所究心。然卽以文章而論，亦大抵宏深肅括，
不雕琢而自工。蓋有物之言，固與鞶帨悅目者異
矣。數十年來，屹然爲儒林巨擘，實以學問勝，不以
詞華勝也。

榕村文集序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長於道以斯文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既曰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章即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之文始與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

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座主安溪公榕村先生早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學者翕然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也顧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文明偶為詩古文詞亦遂蔚然奇秀盎然深醇夐乎其莫可及先生之文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先生奉

勅進所作文字曰進讀書筆錄及論學之文自為之序推尊

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伊萊望散自居故為文必衷於道而

非末也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可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二十年於茲論道解經之作流布海内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讀清植始彙而刻之屬紱挍其卷帙循諷卒業喟然而嘆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經

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為具體而旁及於歐曾讀之者可因以想見先生之文章即可以想見先生之言性與天道斯文其不在茲矣乎近世學者道不足而強言之無惑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夫子之

文章亦不可得而聞矣編挍之餘姑識其所見如此時乾隆元年季春下澣受業門人臨川李紱敬書

榕村全集卷之一

觀瀾錄

學

學者畜也畜者聚也君子學以聚之故懿文德者威儀節文之修小學之事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窮理盡性之要大學之事也傳說曰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古之言學者如是何近世之異也豈非釋老之餘酷乎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爲行也艱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獲於夏刈於秋其爲力也勤矣然黃稗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爲依而道德以爲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鮮乎先覺委前修遺有志者亦貿貿然炫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故志必於學志必於道志必辨而辨志莫先於離經經道明則俊民興矣

二程古之學者也自十五六而銳然學聖人故爲吾道中興之宗也象山之學與陽明稱同異然其喻義責志之章朱子左次焉遊其門者旦異而晡不同是亦百世之師矣

雷者造化之神之首乎其動也奮莫之敢遏也其動也暘莫之敢干也古之學者象其奮故有不可禦之志象其暘故有不可容之私助雷者風也入之以索其陰之伏也學之察也散之以釋其陰之滯

也學之克也是故雷厲風行其益无方益動而巽日進无疆也

敬之畏人也小雅之詩善言之集木之不足而如臨于谷臨谷之不足而如履于冰敬之畏天也大雅之詩善言之天之明則及爾出王天之旦則及爾游衍是故敬愼威儀者柔嘉者也執事有恪者溫恭者也嚴威儼肅者自他人視之而我非容意焉今之言敬者失是而至以聲色厲人不幾於色莊

者乎。

大學之言窮理也格物而已其言格物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已如是而博文精義之功不已簡乎曰究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然後知本末之歸察萬事之所以異貫而同條然後識始終之要古之博文精義者期於得其本而已後世之役耳目勞心思幾過於古人然於返己則疏於辨物則外制理則參而不一陳事則亂而無緒道之不明不行者其以是夫。

以知本爲格物象山之說也與程朱之說相助則大學之教明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學記曰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子夏言博學矣必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孟子言博學詳說矣將以反說約也夫如是則於聖門之學何疑而有若近者之紛紛乎。

說命曰人求多聞知其要矣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知之於行猶華實也不華則無實華而不實則徒華也是故草木之成也曰實又曰果皆誠然如是之稱也誠意繼致知以爲實其心之所發者是也內有所牽外有所奪飲食起居足以易其志得喪利害足以搖其心故曰行之艱雖然水火之必不可赴美酖之必不可嗜疾病藥石之必不可辭服農風雨之必不可避惟其知而信之也深知篤信其於行也不遠矣故曰王忱不艱。

敬爲知行之要者心常存也先儒言靜不在敬之外外敬言靜者其放於寂乎今夫手之爲物也常動而不離其處故思不出位者象之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是靜之本也然則主一無適靜在其中矣。

或問聖人生知安行曰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凡人之智能也聖人則無所惕而思無所慮而戒無所震而不康無所强而不怠故曰生知安行今人之於聖人也高求之而不得其說兢兢業業之志荒矣。

問爲己爲人曰爲己者欲其自得而非私於己也不爲人者恥聲聞之過情而非吝於人也誨人不倦

豈自私其有乎與人為善豈獨善其身乎

經

或問窮經之要曰近思學而不思則不能通微而不精思而不近則不能反身而不切彌精則彌切彌切則彌精也自謂精而不切如浚水九仞而未得其源也自謂切而不精如理絲見端而未窮其緒也

問先儒之說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

談易者何其多乎曰信其是者之為難邵氏之先天朱子之卜筮是矣而詰難者未已又安得而與定是非之歸乎

易也者達乎天德而周於民用春秋也者窮乎人事而臨以天則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問詩朱呂之說曰雅鄭之辨正矣雖然謂詩之無邪者未可盡非也聖人之以一言蔽者概言詩之正者多而已矣列國之詩俗化而聲變鄭衛之蕩也齊秦之夸也聖人開存焉以為泯其失無以彰其得也不極乎民心之流不足以顯民彝之真也鄭政之昏也如風雨之晦秦法之厲也如霜露之零於是喈喈者不輟其音蒼蒼者不改其色故以為禮義之在人心也若王化之行而又何徵乎

朱子易詩卜筮雅鄭之說吾所篤信也程謂隨時以從道呂謂作詩之無邪吾則兼取焉以為與朱子之說相備而不相悖也蓋執其兩端則中者出矣窮理之要也

再問鄭衛之詩曰豈獨鄭衛爾二南之篇亦以邪正而相形也江漢之女有求之者矣懷春之女有誘之者矣行露之女有速之獄訟者矣然則文王之化焉存曰以二南盡為文王詩者吾意經師之沿說與采風者盛世之事何文王之詩直接乎東京而西周之盛泯泯也二南其西周之風乎而自文王始

序詩者判東西別列王吾讀大小雅其為東遷之後多矣吾讀列國風其為西周之盛有矣雖序詩者

判之而難書掩也以爲先丙而後東先正而後繼則其說猶可循也

易不廢於卜筮而廢於古候春秋不廢於書法而廢於義例非謂卜筮之非古而書法之無義也以爲候之流於拘而例之失於鑿也自漢以來病之間其說曰易者變動不居其可以星日氣候推乎春秋者因物付物其可以文法律例求乎

聖人之作經也有體以易爲談性命之書以春秋爲行王者之事似矣而未明其體體之失矣義能[illegible]

乎乎然則何以順性命之理天子之事也以性命之理天子之事存乎其中也所惡於鑿者謂其卦爻欲以性命之奥示人夫子欲以南面之分自居乎耳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謂欲備二百四十年君臣之行事以寓褒貶則是非善惡深切而著明後之說者以爲聖人行事之實也夫褒貶亦空言也而何行事之實之有

問昔古今文同不可疑也秦燔餘烈殘缺渾淆然師

說各女子傳說升于隸書聲形錯訛簡說文誤以有[illegible]因緣以其書不傳劉氏好古博士紛然河間禮篇世莫[illegible]之古文序提抑又何疑流及江左而於從順寬易加增益不可問因緣從[illegible]莪聖聽決呟張此學者之大病也

然周官者何如曰病猶之古文也易六典春秋者文王周公孔子之親筆欲廢春秋六典者莫刂介甫役行幼法

修身齊家平治之本家宰之司修齊之事也人而不

爲周南召南其正牆面而立者與是故爲絺爲綌於德之先也大宰大綜庶事之表也道德當夫婦而始于居處飲食之間家宰之職其義不亦深乎未學禮讓以是爲首是何知禮意哉

大[illegible]朝廷宮寢之事也家宰[illegible]之故[illegible]人[illegible]教民事也司徒掌之故[illegible]地[illegible]而分司徒之職司空分[illegible]而[illegible]司馬司寇[illegible]故司空之職[illegible]養

先於敘也。周人後之。非後也。以終爲始。是子之義也。

禮者。紀人倫者也。有冠昏而夫婦之別嚴。有喪祭而父子之恩篤。有鄉射而長幼之序明。有朝聘而君臣之義肅。

六經樂無文何也。曰。經具於春官之屬。記具於戴氏之編。二者皆傳於竇公。竇公者。與子夏同時門者魏文侯。而申禮樂之事。其傳止於此。則以其容器神明大畧備也。若聲氣微妙。則不可寫。故曰樂崩。

不可以文周之易爲伏羲之易。不可以孔子之易爲文周之易。朱子之說也。信乎。曰。朱子有爲言之也。爲夫拘文而忘象。摩理而棄占者。爾象涵于虛辭。指于實占。其本數理。其源出。混之則不知廢續綜歸之功也。離之則不知道法撰合之神也。故其贊曰。恭惟三古。四聖一心。

元亨利貞。賛之以大和。變化進退。則柔仁義準之以時中。吉凶悔吝。要之以无咎。

易之取象。顯而近。間而切。繫之者非也。畧之者非也。乾不爲馬而爲龍。取其潛於陰。坤不爲牛而爲馬。取其順於陽。離不爲雉而爲牛。明以順爲本。艮不爲手而爲背。動以靜爲宗。輔嗣之論似矣。而未究其說也。

問圖書之數。曰。圖加減。書乘除。加減者。一奇一耦。陰陽行矣。乘除者。一參一兩。方圓立矣。夫是以河圖中宮。陰陽之會也。太極之舍也。洛書中位。天地之心也。皇極之主也。由是以起畫疇之義。深乎至哉。道以中爲至。故極者至也中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其太極之兼體陰陽者乎。九疇五十五目。其皇極之統理天地者乎。

讀書者。貴乎得堯舜禹湯文武皐夔伊傅周召之用心。得其心者。聖人之徒也。管晏以降。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爾豈帝命代天工。推市內溝之心奚有哉。

綱目春王正月。諸儒之說。馬洪曰兼取焉。蓋之謂志致時者義。僕謂皆周正者事順。改時之說雖寡。從也。然月改則春移。蓋亦一代之制。與此於謂非春而孔子春之者。得其實也。故曰事順。雖然。正既王

正也。春亦王春也。正則系之王。明乎正。王所得而
改也。春則不系之王。明乎春。王所不得而改也。春
天道也。夏正得天。孔子之志也。故曰義從明斷義
者全經之義舉矣。以周治列國。以王法治天下。故
曰春秋為尊王作也。以天道治王。以百王之禮
治周禮。故曰孔子所得後世王者而修也。
春秋義明則從實。如弑君者之絕其屬也。義之明矣。
則公子之也。子之。五等之外也。從周室之所。或既
明矣。於其葬也。則公之。夫非先謹而後縱也。不明

其義於先。是逆僭終無懲也。不存其實於後。是逆
僭之跡不著。故前為斷而後為按也。惟荊楚於諸
侯為變例。為其實不可存也。故其初也抑而號之。
其後也仍而子之。
弑君有羣國舉人者。其罪累上也。得實則誅其身。不
得實則存其法。何以不得其實也。曰赴告之有所
辭。傳聞之未有徵也。夫辨獄者情實得則法加焉。
或委罪以逃罰。或加賊而猶疑。如是則法枉斷聽
則體虧。於是其[illegible]若而辭之。不[illegible]者則人[illegible]

而狀已。但韓子之言著矣。夫
名之也。吾夫之敢信也。書法內及外大夫盟則諱
公。晉伯師號言從得荊蠻蠢為傲我以辭其君
安於使臣。治封。故為列國公侯之不著諱楚之為
諱也。是以論事焉則民受賜。[illegible]功[illegible]
春秋有關焉。有閒焉。沃武則文楚公所稱[illegible]也。非削
也。申耳勤王以求諸侯。晉人[illegible]雖謂不當其事
大於[illegible]首止難調從習然。而其功不書。夫子削
之也。惡其名正執侯隨請原伐區區之勤。不足以

蔽其心迹之譎也。
左氏晚出。故其據事也備。孔子因而修者不可見矣。
末學不考。若以左氏為魯史。然者據此以論筆削
之意。宜乎失者多矣。
豳。文王作新民之化也。西周之詩附焉。豳風。周公
詠舊邦之俗也。東征之詩附焉。東征我事。何以附
於豳風也。曰。儆戒之意同也。謂創業所自基。哀遣
室之艱難。皆周公所以為孺子惓惓也。故在書曰。
孩子其明[illegible]哉。[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聞。

敘其作鴟鴞之憂不得其說而為之辭故謂鳳鳥不至則不敢收其身及洛龜既兆而將遯于野也邶鄘衛殷之故畿也繼二南之後存理亂之鑒也雖然殷鑒不遠而幽厲由之周之所以東也故王風次之鄭畿內之邦也齊晉秦代興而王迹熄矣陳鄶曹之區區是以無譏焉豳風者本其始序其變使人知周公之德而周之所以王也蓋亂極則君子思初而維始

古人服王事則思父母樂朋友則懷兄弟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非朋友德業無資非兄弟惇敘無本鹿鳴之詩思明意美是以四牡皇華承之靡盬及以為憂而將父將母以為歎男子之生也桑蓬以視之學而三肄以官之然而父天之德不可酬也終身之慕不可休也厥惟艱哉古之為忠孝者予常隸思兄弟也而中及朋友伐木求友生也而終以兄弟非輕朋友也以為急難禦侮非朋友之職相覺相呼出冥幽而上高明者朋友之職也非睢兄弟也謂不以群居之樂而移天

性之惟也此義不明故有急功名之見而背其親有老匹夫之節而遺其君有赴難死黨而不顧義有結客傾財而薄同氣嗚呼衰亂之事也先王之教不明而至茲乎

一飲一食兄弟共之孺子之樂也無妻孥難異之閒故於兄弟耽耽焉必也儐籩豆而飲酒常樂如孺也合妻子而同調終老以耽也則兄弟之愛不衰矣是故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孥也下章曰兄弟無遠亦此意也舜釐降之後而親愛者不解常之所以試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後嗣之所以歌也

性

或曰知性非要曰是中庸大學之陸學者也或言性不可狀曰是以仁義喻民者空也去其貽之見則則矛至矣夫其空之疑則實者得矣

成湯曰降謂大之性民性也武王曰陟謂民之性天性也故皋陶曰達于上下

孔孟言性不同信與曰惟其相近是以善也惟其善

是以相近也堯舜與人同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
人皆可以為堯舜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
曰性又曰中何也曰陰陽剛柔仁義之理備焉之謂
中物非無性也乾道變化二五參差陶冶而成之
必有偏焉偏正者人物之分也曰性人物所同也
故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曰中人所獨也故曰降
中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
凡精而粹者居中中則全精則明粹則美凡粗而駁
者居偏偏則不備粗則不通駁則成惡自成湯至

孔孟言性者皆謂人性也雖然聖人必使鳥獸草
木成若者以其性無不在焉爾是故子思子推言
之鳶飛魚躍其命自流也血氣尊親其情相求也
至於程朱義則盡矣先聖後賢其揆一也
物有粹而善者偏之中也人有濁而惡者中之偏也
雖然賦人之身其性則完覆者可撤逸者可還辟
彼五穀之有種雖枯槁敗腐潤之以風雨則復萌
故孟子以足目耳口鼻心之同然謂夫居人之類
備人之官食味別聲被色必超然異於羣生而心

之德獨賢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
溺其心者然也然而上智下愚不移者皆其志不
自移焉爾聖罔念焉則狂矣狂克念焉則聖矣然
而聖狂不自移也非不可移也
既有上智下愚則是才不齊矣然而非才之罪也不
能盡其才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之然後爲能盡其才愚必明柔必強則才何罪焉
及其同歸一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是故賦

受之根深而糅錯之緣淺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
功大孟氏非不言才也不與才以權所以本性而
尊天也
孫子揚子之言性也不精董子韓子之言性也不詳
雖然孝經言天地之性而董子述之孟子以仁義
禮智言性而韓子述之其大指不失矣
繼之者善周子以爲天地生物之心萬物資始者是
也成之者性周子以爲陰陽變化之運各正性命
者是也孔子不言天命氣質而兩言者盡之矣孟

子韓子所謂仁義禮智天命之謂也曰才曰品氣質之謂也問孟韓之異曰孟以性掩品韓以品掩性

問易言天地之心之情而不言性曰德即性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心也者其生機也情也者其生意也性之德則其生理也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統之者元也元也者一生生之意而已矣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記曰人者天地之德是故天地之性之德返之於身而可知也

釋喻性以鑑程喻性以種孰似曰鑑虛而種實也虛故萬象應現而本無實故一眞性具而立有木金皆太極之分也則無彼此之非是乎曰木神為魂而主施為故謂根本枝葉皆一貫也金神為魄而主鑑照故謂虛空色相皆夢景也有陽而後有陰有形而後有景有為而後有夢有三極之道而後有鬼神故曰語道者必於其序也

儒以生言性得性之仁釋以覺言性得性之智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然以仁為主則智者藏仁之用者也發仁之機者也不以仁為主故崇虛而畢有趨至于發無緣之大慈普濟兼度而非其本心之所汲汲也

諸儒

知性者儒孟子之後董韓其幾矣周程張朱所為繼絕學者以此

程朱以理言性懼夫混於氣質以言性者也別而言之理散于事物性統乎人心知之者以為萬物皆備於我則性與理一也不知者求理於外其於性

也日遠矣而猶曰程朱之說云爾攻之者又不深考因曰程朱固嘗云爾以率天下求理於外也

議朱子之言理氣者有整菴羅氏有虛齋蔡氏葢曰天下一氣而已而其行而不偏散而有條者理也易有所謂理先氣後者乎讀朱子之書而其說性合於王伯安者有守溪王氏葢曰性者心之精神之謂如鏡之明之能照物而已矣由羅蔡之說是氣莫為之主者也其弊也以氣為理由王之說是心莫為之綱者也其弊也以心為性夫三子皆謹

守釋朱之門，而與伯安異户，然兹説也，不亦適以
助之攻與。
伯安其象山之傳與，曰尋其源則云爾，而伯安之失
大，雖然，有伯安，故知朱子斷斷於象山，非過也。衛
未有不再傳而益謬者。
周子圖象之終，有氣化形化，張子訂頑之指也。二子
者不相見，其言不相師，然而相發者，是[illegible]之道
同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也，人知之；形色天性而
人不知也。親於昵而忘於遠，故周子立象以示，曰

是厥初生民者也，曰是一氣嗣續者也。其根於[illegible]
一也。雖然，其說也引而未伸，有訂頑然後天道合
而仁孝一。其於圖也，不猶見其說而終其義與。圖
說引易曰，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訂頑存順沒寧，
猶斯志也夫。
伯子性其敬義之學也，敬故廓然而大公，義則物來
而順應。叔子學論知行之學也，明於心，知所往，故
知之明而信之篤，力行以求至，故行之果而守之
固。敬義者自誠明者也，知行者自明誠者也。二者

同歸，非高下之等也。雖然，擬其氣象，二程之造道
成德，依俙見之矣。是故，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伯子
以爲忘怒觀理，叔子以爲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則各得天地生物之
心以爲心，此朱子之說仁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言
蔽之矣。生物之心，愛爲之端，程子曰愛不足以盡
仁者，爲夫煦煦爲仁而不識仁體者也。[illegible]因之
或以公，或以覺，言公而不言愛，則近乎無緣之慈，
言覺而不言愛，則近乎應現之照。其郄釋也，非遠
矣。

延平學於豫章，豫章學於龜山，屏山、白水、籍溪，則韋
[illegible]學焉。然其終[illegible]說師承，列爲七
[illegible]一人而已。讀其詩，讀其書，
[illegible]也。故道以[illegible]矣。
[illegible]非命也，[illegible]以太和言道，發而
中節者也，以太虛言性，人生而靜者也，言虛實而
氣性道合一者也。然其書也，[illegible]故程子以

為未熟也

邵子之傳絶學者先天之圖窮物理者內外篇之說若夫元會運世始終之期殆所謂存而不論者與而邵子察察言之何哉

胡氏之學五峰其優乎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又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

朱子之門守章句踐規矩故其學於諸家為無弊也

象山之學見之者慈湖闡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經不作可也文武之道盡矣雖後有賢聖而焉師乎

象山之疑無極也似矣以為無極真精皆出老氏而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無極也雖然無極之真不言太極則二者一矣真者誠也聖人之本也徒惡夫文之似焉得夫理之實乎

或疑周程授受以二程自繼孟氏疑之也夫尋孔顏之樂發風月之趣指生齊摘游隨萌動之心非所謂傳心之要也一曰吾學有所受一曰聞茂叔論道而慨然有求道之志此其淵源明矣孟氏曰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氏自繼孔子後之人不以是閒曾思而議孟氏也

子雲仲淹與吳楚同僭然其書有格言後之君子取以不可棄也康節象山與洛閩分流然其所造高明後之君子慎師焉不可議也

朱子之後在宋魏之華不如真之實也在元吳之醇不如許之醇也在明則薛蔡守師傳而陳王立異

户考其師友淵源所漸若猶慙于真許焉

退之原道大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指也子固梁書序中庸誠明合性道一之指也皆文之醇者也新唐書贊李蔚窮詭僞之根也其源出於范史贊西域究宗由之實也二子益以爲好事者掠聃周變換而增崇之卓哉蔚宗之見不及此其武子之儔乎

孟子之時釋氏未有也而告子似之其學以明定其心爲至故曰語言文字非心也以講解爲明心者

外也精神血氣非心也以持守為定心者末也如是則心何有哉寂然不動而已寂然不動故外義外義故無事而忘為不動之宗外義以害心故正而助之而不動之速外言外氣皆外義也知言養氣則曰義與氣合言之於氣尤其精者也是故此之苗也長而生彼之苗也長而槁生皆利而槁者害也孟子可謂窮佛根原矣

治

王霸者湯武桓文之稱也如云孔老儒釋云爾純王

之道者猶言粹然孔子之道溫公疑孟之辨是矣乾則利天下而不言坤則成王事而不居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所謂純粹精者此也王道之至也雖虞之迹其言矣靄矜之色其居矣與天地不相似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侯守得失馬班曹柳之說紛然何也曰主侯者欲其枝葉相持以藩輔王室及其敝也不貢不朝相兼相一暴其民甚者可以累世抗于大邦而誰因論極此侯之衰也主守者為其統于一而易于制及其敝也所居如傳舍所馭如路人蔑王室衰而死解此守之末也雖然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于天下各子其民而各守其法則必以封建為正以朱子之論為中諸子之言利害之非也朱子之論理義之公也

封建不可復推選勢賢而久任收守可也井田不可復大亂之後則均之承平之餘則限之可也兵農不可復阨塞要害則設專兵域內郡中則用民伍可也鄉賓里舉不可復精擇才行勿以文辭之科

求之可也夫非先王之道莫之禦而不為也因今以揄復古以漸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民無恒產故亂則土荒而治則人散此非立法之所能濟也必也收守長子孫而責以勞來之吏下有定主上有定民則渙者聚矣許云何有何無道德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地近則知周數便則力易誠加則庶生責專則權利此古者封建井牧所以相為表裏者也後世不能行則宜師其意而已矣

三代以兵爲凶事故蓄而不輕於用用而不究其武夫如是寓兵于農可也漢唐之調發無時其征戍也經年其行役也萬里生出死歸詩人傷之是故兵農之分也勢也此其由來亦與封建相終始故曰酷哉亡秦之餘弊也

鄉遂州黨之長居則爲之師行則爲之將漢之守令遺意未泯也後世治教分矣文武離矣會計獄訟之苛急則不復思敎化之端期會簿書之煩委則不復講兵戎之備凡所謂師儒將帥云者又卑冗

不足以爲興而甚焉徒足以爲梗也是故職分則愈惰事雜則愈廢相扶倚者立不堅相牽曳者行不前猶曰所以殺其權而防其亂也故宋世有民者無兵有兵者無錢然而一夫爲梟則諸權奪矣猶授盜以篋曰吾固其扃緘也

長洲顧寧人極博者也謂卑員多者治之基大官衆者亂之始誠哉是言也員卑則民親民親故能周知其職小職小故事易集大官少則權一權一故有所爲其責專責專故無所諉權二則分大官爲虛位矣卑員不能異於萌隸聲力屈而衆事荒矣古列邦之命于天子者卿而已漢之太守自辟其屬後世則末員冗職皆命于朝也故大公之道流行則渙而有耶使人各盡其誠而致其察也若不得人而防其私則法雖密而愈弊

古者安於邦域人鮮輕齎遠遊之事故務穀米麻絲而民自足今也仕宦商旅萬里紛然金幣之重亦勢也居官者不能率之務本而遏其分方且與之撓奪而崇其競是胥上下而市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今科舉法可以乎曰漢唐宋試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其初務於是也尊經義守師說比之詩賦可謂近之矣其敝也不獨浮華而飛蓬也不獨濃霧而氛埃也於是而尋本實觀清照瞯其反而安所得英才而教育之哉然則不可廢也奈何曰恒其道者使不厭通其變者使不倦革而當者存乎其人而已矣奚必廢之哉

民無以耕山澤關市之利與民共之可也兵無以養

追胥守望之事，使民兼之可也。

復肉刑者，陳群之論，本出班固，爲以施于穿窬淫放之奸，則惡源絶而生命全，不易之道也。

經書筆記

後天卦本應以震坎艮乾居東北，巽離兌坤居西南爲序。然乾位東方，始矣而未探其大始之妙；坤居西方，成矣而未顯其作成之勞。西北則雷未動也，西南則澤未充也。故文王起義以錯綜之，震與乾易，兌與坤易，然後乾居終以爲始，是之謂大始；坤居中以代終，是之謂作成。天之生物，其用在雷；地之成物，其用在澤。故又代乾坤以始終也。

易準擬天地，故理窮與天地相似，故性盡，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之道，故命至。知幽明之故，盡乎隱顯高深矣，窮理之窮理也。知死生之說，則能全受而全歸，窮理之盡性也。知鬼神之情狀，則郊焉而假，廟焉而至，窮理之至命也。知周於萬物而不過，盡性之窮理也。仁應乎萬事而不流，盡性之盡性也。樂天安土，高明與游，而博厚與居，盡性之至命也。範圍天地，其理在我也，至命之窮理也。曲成萬物，其性無間也，至命之盡性也。通知晝夜之

道其命不二也至命之至命也窮理者精義入神
一以致用盡性者利用安身以崇德逮乎至命則窮
神知化德之盛也故神无方易无體於至命言之
性爲之主理者其流也命者其源也學者緣流以泝
源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神天德化天道天地之化育也萬物之生成也晝夜
之藏顯也皆化也無體者也化育一心也生成一
事也晝夜一貫也神也無方者也當其顯而生育
神之機妙乎化故謂之盛德當其藏而化成化之

用歸乎神故謂之大業非顯無以見其德之盛也
非藏無以見其業之大也不能顯者其德薄矣不
能藏者其業淺矣
曆象日月星辰與步歲月日同法日紀歲月紀月星
紀日辰紀辰也雖然民用之審者耕穫之候作息
之期而已是故羲和致日景定中星凡以求歲日
也至於置閏成歲然後考月離辨辰次而有求月
辰之法陽用顯陰用微陰功不協則陽道失齊雨
在畢風在箕人物應月候而胎産潮水逐臨位之

東西惟月爲地類而主陰政故闕焉則百工不釐
而庶績亦不熙也
日之遠近爲寒暑而月有助何也曰日近則殺其暑
日遠則益其寒者月之爲也其去地近而與人親
也是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是其所專職以上交
于天者而二氣絪縕交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日星者純陽者也
水土者純陰者也兼陰兼陽以調二氣其惟月乎
懸象著明則列曜于虛呼噏風雲則流精于下從

父以舒光歸母而生霸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也
朱兜共鯀之惡不明則舜不舉矣四罪不誅則岳牧
九官不可得而命也二典之敘也
周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此鄉
大夫之樂也雖天子猶然獨變笙入爲管爾虞書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升歌也下管者猶笙入也
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舜入在
於合樂之時

問禹貢導山四條無青兗徐揚之山何也曰自雍梁而來播于中原者止此也今江浙閩廣之山皆來自嶺嶠之外禹跡未經故闕焉山東之山乃自遼塞絶海而來禹跡未經故亦闕焉二支中原之藩護也不與四條同宗

古方伯之職治亂持危而文王克修之故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傳言率叛國以事殷者文王之志也曰大統未集由武王受命而追論之葢史臣之辭爾

立政之篇反復於庶言庶獄庶愼尙罔攸兼焉未而勸王以克詰戎兵親陟禹迹何也曰離經者失之也兵亦庶獄之事也言惟用有司之牧夫以詰爾戎兵而行天下此所以爲罔兼於庶獄也申之以克用常人而致意於蘇公者此

國風之首夫婦正焉小雅之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備矣大雅頌之首推祖宗本天地此四詩之序也道造端夫婦而塞天地者達乎上下性情一也飲食之細也琴瑟鐘鼓以將之尊罍錡釜以豫之夫婦之道也然而燕嘉賓樂兄弟者此而已矣醉鬼神歆上帝者此而已矣是故能盡飮食男女之道則導親疏之懽通上下之志廟焉而人鬼享郊焉而天神至

序之世次既不可信則但當味其辭求其意其懽欣交通惻惻盡下者必文武成康之詩也上則傷讒邪而憂危亂下則哀離散而敘疾苦者必厲宣幽平之詩也况其篇什前後亦畧可考夫子自謂雅頌各得其所必無錯謬也小雅之終猶有朝會之

事何也曰采菽其宣王之詩乎然繼以角弓則同姓者怨矣又繼以菀柳則異姓者畔矣此亦可以論其世也

大雅篇什世次最明文王以下皆周盛時詩也民勞以下則厲王詩雲漢以下則宣王詩瞻卬以下則幽王或東遷以後詩也小雅則鹿鳴以下爲盛時詩六月以下爲宣王以後詩節南山正月以下爲幽王及東遷以後詩敘亦甚明獨楚茨諸篇之敘田功瞻彼洛矣諸篇之敘朝會皆不類幽王以後

事且有王在在鎬之文則又非東遷可知以為傷今思古援古刺今者殆傅會之說也愚意以自營洛之後分為二都鹿鳴以下西都之詩也楚茨以下東都之詩也周公居洛明農教民故先儒以楚茨諸篇為豳雅別於周雅殆猶豳風別於二南之意而朝會東都及東都卿大夫士之作因以附之亦猶居東諸篇之附於豳風也楚茨以下盛時詩也青蠅以下厲王詩也采菽以下宣王詩也白華以下幽王以後詩也

頌既雜陳周列廟之詩至於成康矣而乃以成王所作之詩系其後者免喪朝廟之詩非正祭也閔予訪落朝廟之詩也敬之小毖祭畢自警之詩以類而附者也

周禮有豳雅豳頌之文則必有其章什矣故雅自楚茨以下當為豳雅頌自載芟以下當為豳頌勺桓賚般之附於豳頌亦猶瞻彼洛矣諸篇之附於豳雅也勺桓賚般其東都文武廟之樂歌與

詩亡之說何如曰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修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繼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謠相為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叛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備四時無事必存孟月本天道正人事也或問桓之四年七年秋冬不備何也曰王侯助惡而天道無刑也定之十四年冬不備何也曰身之去魯而傷王道之不成也昭十年冬有月無時莊二十二年夏有月非孟何也取孟子之歲如齊納幣之年也冬者夫婦之別卯者婚姻之月天地別而後萬物生男女別而後品類明故在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周禮以夏之仲春會男女則周夏孟也故在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昭之取同姓為無

別莊之喪婚爲失時獲麟之歲不復備三時何也
曰春秋始於春終於春也五音皆謬喉不興焉百
行皆虧孝不亡焉四序大亂元氣必行焉文成麟
至其以撥亂反正王道將興乎石鷁之微也猶曰
大瑞表時示志也

春秋之於周也尊之而所以奉天也嚴於魯也親之
而所以内治也至於列邦也正其班列詳其交接
而責以禮義於戎狄也謹其憑陵畧其荒忽而通
其赴告

魯與列邦異辭内外也周魯異辭尊卑也爲尊親者
諱臣子之體也以隱爲直大公之義也魯諱敗不
諱戰敗之辱大於戰也周諱戰不諱敗戰之辱大
於敗也敗有所不諱旋而勝也乾時之師是也失
有所不諱旋而得也取讙及闡是也言其所可言
者情理之至也

孔子錄霸者之功而書法謹嚴何也曰王室微而有
彊輔可不謂功乎雖然小畜之道月望而凶雖以
伊周處之不敢不懼也桓文未能盡一匡之道而

有驕溢之心嚴之也者一時功罪之權也諱之也
者萬世治亂之戒也

傳者於桓霸之初會盟援伐稱人云者華曰美其草
次邂逅將卑師寡以爲相忘也大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天下之大事也人之之也者抑之也非進之也
其後焉又非不得已而進之也錄而章之也義既
明則存其實蓋一經之通例也

民無二王故春秋僭王號則夷之吴初封伯爵也其
亦從楚徐越而子之此也凡國見滅而君執則名

辱之也凡國見滅而君奔則不名哀之也其或執
而不名甚滅者之罪也晉於虞公楚於夔子是也
其或奔而名則惡之也徐子章羽是也徐在西周
首干大號者也

春秋無貶諸侯爵之事吴楚徐越自放於夷也四夷
雖大必曰子非孔子貶之也滕薛杞之爵時王貶
之也或謂時王能貶諸侯春秋不作矣曰否周德
雖衰典物猶在故沃武公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
今邾小邾之爲子也王爵之也陵夷又三百年三

晉之侯尚請命焉況東遷之初哉夫惟貶黜不能施於强大而弱小是厲匪風下泉之思有自來矣此所以爲東周之王與

樂舞不傳久矣惟武之六成孔子著其目焉總干山立北出之事也俟天休命也發揚蹈厲滅商之事也會朝清明也武亂皆坐分左右之事也假武修文也夾振駟伐回而南之事也四征不庭也分夾而進疆南國之事也夙返于周也久立於綴崇天子之事也垂拱而治也其言之有先後何也曰子

之問賈也備戒已久則所謂武王之事也揚厲已蚤則所謂太公之志也致右憲左則所謂周召之治也賈之答或然或否是故因其疑立綴之遲久也先明三答之然否備六成以告之然後推其所以遲久者知周之所以王也致右憲左招召公之班法周公之列也賈疑其非武坐也者蓋以四方初定未可以安居注疏說者失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皆夫子之言也天心至靈天性至誠天德至精惟人也全受所付非仲淹元氣元形元識克夫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之謂也嗚呼人可以喪天心滅天性而悖天德乎

或問國家不患貧寡之義曰均未必不寡也然不均則有貧者矣害甚於寡故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安未必不貧也然不安則傾覆將至禍大於貧故不患貧而患不安也均則和和則相通相濟猶可以無寡況貧乎故至于和而安則立於不傾之域而寡貧雖有之不足道

問五美四惡之政曰小惠私恩能無費乎嚴法苛條能無怨乎斯二者政也而皆根於心仁心之未篤則責報于名貪其費之端乎敬事敬身之未至則倚勢作威驕猛其怨之始乎是故克其驕猛之心虐也暴也賊也雖欲無怨不可得也克其貪之心出則吝利內則吝名也雖欲無費不可得也君子之政美利天下而不知鼓舞萬物而不倦此無他其心純乎道粹乎謀利計功幾微不以雜于中故與驩虞力服者豪髮不相肖似也

氣未養。則能害於心。故持其志無暴其氣。本末交相養之道也。氣既養。則心卽氣。氣卽心。合德而動。而無復持暴之可言。

告子以無言性矣。而又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以桮棬言仁義矣。而又曰仁內也。此其漸近之論。可與言之機也。惜乎不知仁義則不知其性之何有。不知義則亦不知仁內之何根。故其學徒始則謂長虛也。後且謂敬僞也。敬心亡矣。愛能獨存乎。其言性之非性也決也。君子所性。惻隱也。恭敬羞惡是

非也。合仁義而內之者也。以視告子所謂生者。人與犬牛其生同。其體之備具則不同。所謂食色者食色同。嘗味別色則不同。於是知心所同然者。超然與禽獸異也。夫性善者也。而或亡之者。心也。心亦善者也。而或害之者。體也。故心有人有道。而體有小有大。辨之不可不審也。已物相形。則所有天有人。而貴有良有賤。夫豈以是役吾體而亂吾心哉。異學之於吾道。如水火之不相入也。如五穀荑稗之不同區也。雖然其氣之盛而僭之成。則非寡

蓄薄植之所能勝也。故欲學者以毅齊爲期。以規矩爲志。

夭壽不貳者。知天意。修身以俟者。順天心。莫非命也。則雖桎梏死亦命也。天討有罪。何以謂非正命。曰。命無不善。桎梏者。因有罪而加焉。而非天意也。故曰非正命。若盡其道而死者。則吉凶禍福。皆有天意存焉。雖申生伯奇。不得謂非正命也。

巖牆猶諱之。況桎梏乎。巖牆者。災也。桎梏者。罰也。天罰必畏。天災亦必避也。子之於父母也。不敢違其心。而亦不敢忤其色者。此也。

西銘合孝經孟子以成文。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於孝。爲其能推父母以及天地。盡其性而至于命也。是故事父孝則事天明矣。事母孝則事地察矣。敬愛其親則不敢惡慢於人矣。體性之所自胞與之所同。其本如是也。窮神知化。則知天矣。無忝匪懈。所以事天也。服勞以歸全。勇從而俟命。寵爲下則大患貴矣。生聞道則死寧安矣。所以立命也。

讀書筆錄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凝聚成質者謂之形氣之
著見流精者謂之象其節度分限謂之數其靈機
妙用謂之神而其自然而然不可易者則謂之理
象形也氣數也神理也一物而已矣象形可觀而
察氣數可推而知神理可窮而至

形氣神理一物而四名焉以形視氣則形粗而氣精
以氣視神則氣粗而神精以神視理理雖無精粗之
可言然理其至矣是何也形有死生而氣不可以

死生言也氣有動靜而神不可以動靜言也神有
靈機妙用而理不可以靈機妙用言也

形氣則身也神則心也理則性也人之身則天地之
形氣人之心則天地之神人之性則天地之理故
養氣踐形身之所行也窮神知化心之能事也窮
理至命性之極功也

氣之精英謂之神神之聚會謂之心心之發用謂之
情情之營度謂之意意之趨向謂之志情意志皆
心之動也性則涵於靜著於動而所受於天之理

也凡情之中節意之誠志之正者皆性也其或不
然則氣拘物蔽而遷焉者也

天地之氣有光耀者有幽暗者有精純者有夾雜者
萬物稟命於其間宜其昏明美惡不能齊矣人心
之神一也神有昏明生於氣之清濁其美惡生於
氣之邪正昏明者智愚之分也美惡者賢不肖之
等也清與美二者或得一而不相兼或兼之矣而
氣之強弱又異得氣之弱者雖清且美其所至又
或限之此三者其智仁勇之謂乎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然以知覺爲仁則不可朱
子曰知覺乃智之事愚謂知覺固不可以言仁亦
不可以言智蓋知覺者心耳仁義禮智乃心中之
理其知覺之動於惻隱者仁也動於羞惡者義也
動於辭遜者禮也動於是非者智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人欲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皆
不能無者非惡也徇而流焉則惡矣故曰危所以
謂之人者以其生於耳目口鼻是形氣之私也然
而恭從明聰亦不外於耳目口鼻而不謂之人何

也曰夫恭從明聰者豈有資於物而以爲耳目口
鼻之利哉無所爲而爲者天也
或問性善之驗曰子見夫殘賊頑暴之人乎前甲指
流斷絶矣苟非其身之事則見者好惡未嘗不與
人同此性善之驗也前乎此者形骸之耳或曰
歐陽子以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孟子程朱之辨性
也已詳曰聖人舍性爲乎教中庸言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則是本性爲教也聖人舍性爲乎教
必也異端乎謂性命與日用爲二物於是乎有離

教之性離性之教矣聖人則兼盡萬物合與天地
參焉而非意之也性也明性善者王佐也苟非以
下其霸臣之材與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
曰愼思子夏曰近思合此數者則於思之義思
思者入學之門窮理之資也然而歸於身心切近
之爲貴若放意於高遠而馳神於冥冥窈外以爲
其心玩物而喪其志此所謂出位之思也欲以作
聖豈不遠而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致知之事懲忿窒欲遷善改
過皆力行之事敬也者無往而不在者也志也者
無所而不存者也立志者植其根也主敬者培壅
之謂也致知力行者謹終焉以去其螟螣稂莠之
害也立志本矣主敬其要乎
致良知之說謂誠意謹獨即所以致其知也愚以爲
不然人之稟有高下其習有淺深雖是非之心人
固有之其應念而隨覺者幾希即其微有覺焉而
未有親切之見遠大之識亦終無以發其惻怛之

心而決其勇往之力故必窮理致思講明開悟然
後俛焉日有孳孳而不能自已也蓋程朱所謂窮
理云者非逐事物而忘身心之理也心即理之心
理即心之理合一之道也又非今日知之明日行
之之謂也知愈明而行愈力行愈篤而知愈至並
進之功也亦何其擇焉不精而遽翻然反之
或曰草木瓦石亦有良知乎陽明子曰人之良知即
草木瓦石之良知也蓋天地萬物與人本乎一體
也愚以爲陽明之言似矣而未暢其說夫草木瓦

石亦自有良知耳不資於人也然氣不清神不靈則良知亦爲之蔽塞要其不容泯滅者未嘗無也是以至誠至於貫金石中孚可以格豚魚良知之一體而感通者如此

道家之要曰精曰氣曰神釋氏之要曰戒曰定曰慧二氏之旨有相同者蓋所謂養精卽戒也所謂養氣卽定也所謂養神卽慧也其所以不同者道家雖言神而所重者氣假神以鍊氣養性以延命者也釋氏雖言氣而所貴者神離形而存神明心而

見性者也道家言性吾所謂神道家言命吾所謂氣釋氏言心吾所謂意釋氏言性吾所謂心二氏所謂心性命者如此儒者之教正其心未嘗不知有心也誠其意未嘗不知有意也養其氣未嘗不知有氣也然其所以一而貫之者理也理卽性性卽命吾儒所謂心性命者如此

幽明之道有諸門吾嘗觀幽明于晝夜矣吾嘗觀晝夜于形影矣夜者晝之影也幽者明之影也有形則有影有晝則有夜有明則有幽或曰有不經思爲而夢見之者謂之晝之影其可乎曰夢有習焉有緣焉有幾焉習者未忘者也緣者相因者也幾者將動者也皆所謂影也觀於此而知鬼神之情狀矣

造化之初水火而已土者水之濁氣石者火之濁氣是以水生於土而火潛於石也水滋土而木生焉火鑠石而金生焉木金者燥濕之餘氣也餘斯滯滯斯窒惟其化之無窮猶足以見生生之妙故曰木生火金生水若夫水火之精氣則豈因木金而

有哉濁氣謂水火之渣滓煨燼餘氣謂土之淨華精實

水木土陽也生氣也故萬物遇之則生火金陰也殺氣也故萬物遇之則死然水土之性緩則反爲柔金火之性猛則反爲剛矣

水氣生爲雲降爲雨凝爲雪土氣生爲霧降爲露凝爲霜火氣徐爲風疾爲雷激爲雷此三者精氣也故上交於天變化而成象焉木金餘氣則不能吐納以助造化之功

鱗介在水爲陰羽毛在陸爲陽鱗陰中陽也故於水

爲飛介陰中陰也故於水爲伏毛陽中陰也故於陸爲伏羽陽中陽也故於陸爲飛鱗爲少陽羽爲太陽毛爲少陰介爲太陰少陽爲木太陽爲火少陰爲金太陰爲水

腎主精心主神肝主血肺主氣脾主肉精神者受命之原也血者精之餘猶水之餘爲木氣者神之餘猶火之餘爲金元氣餘氣猶精粗之謂也星者日之餘辰者月之餘

精血水也神氣火也精血下行故肝腎居下水潤下也神氣上升故心肺居上火炎上也脾屬土故居

中

形者氣之凝也氣者形之主也神者氣之靈也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實三才之道也

洪範五事貌屬精屬水言屬氣屬火視屬魂屬木聽屬魄屬金思屬神屬土人之生也精與氣合精太陰也氣太陽也氣之微者爲魂少陽也精之微者爲魄少陰也神則陰陽之會精氣之主魂魄之靈也貌者精之凝言者氣之發視者魂之散聽者魄之藏思者神之用

恭作肅水德也其爲用也靜從作乂火德也其爲用也動明作哲木德也其爲用也動而靜聰作謀金德也其爲用也靜而動睿作聖土德也其爲用也貫動靜而無不通是五者語其體則由外以及內語其用則由淺以及深語其序則亦有先後之別矣五事以敬用而恭作肅可見恭之爲先也雖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而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思其爲五事之主也夫

作肅作謀靜而常覺也作哲作乂動而常止也常覺

者陰中之陽也常止者陽中之陰也無陽則陰滯無陰則陽散陰中有陽陰不滯矣陽中有陰陽不散矣不滯故靜無昏墮也不散故動無放逸也察五根之機盡變理之道者踐形之方也

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氣以微著爲先也五聲之序土金木火水聲以盛著爲主也至於運行之次則四時之氣以土居中而木火金水皆得循環以相禪五音之氣以土居先而火金水木亦得相生而

通變

日月相推止於十二月而又半之爲二十四氣聲律相和止於十二管而又半之爲二十四均此數之正也然而十二月之餘則有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以成其歲十二律之外則有變律六均以足其調葢歲之閏生於日盈而月闕律之變生於陽滿而陰虧也不獨律也聲亦象之是故五歲之中有再閏則時定而歲成矣五聲之中有二變則聲和而氣應矣葢爻三次五之歲則節氣之相距必隔越

一月而嫌於不相及爻三次五之聲則律調之相違亦必隔越一月而嫌於不相及也故有變聲則音律和諧有閏月則氣朔停調

邵子所謂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其旨頗與濂溪異濂溪以微始微終言無極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此其學所以主於理康節以方動未動者言無極所謂動靜之交三才之妙也此其學所以主於數

邵子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葢天地之數十陽得其五陰得其五故春秋分之日晝夜均乎冬至則夜居其六晝居其四陰侵陽也夏至則晝居其六夜居其四陽侵陰也然夏至之晝猶不止於六分兼其晨昏可辨之色庶幾乎十之七矣以一歲言之啓蟄于正月閉蟄于九月其不生物者冬之三月而已以一元論之開物于寅閉物于戌其不生物者亥子丑三會而已若是者皆生物者七不生者三其七者用數也其三者交數也故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葢天地以生物爲心造化以尊陽爲義故陽

數多陰數少用數七交數三也

文中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卦主時爻主位時有消息所以起事也位有當否所以趨時也然就所趨之中又各有六爻之時焉所以趨時之具則位也德也應也權衡于數者之間吉凶悔吝亦焉度哉

天道無爲又曰天行健君道亦無爲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葢兢業者居敬也無爲者行簡也

上以畏天命下以顧民碞故所居不得不敬也任
人而不任法以道而不以術故所行不得不簡也
當敬而不敬是謂色荒當簡而不簡是謂叢脞
天地交則泰上下交則治天地不通則閉塞而成冬
矣君與臣民之情閼絶則天下無邦矣是故堯之
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禹之懸鐸懸鞀周公之
握髮吐哺皆所以求交也天之氣貫乎地之中君
之心周乎人民之內上帝甚神周之所以褒也閽
中遂遠賢人之所以歎也

泰之三於泰方半也而曰平且陂矣往且復矣不勝
其憂懼之心否之四於否方半也而曰有命矣離
祉矣不勝其喜幸之意所以然者蓋循環者理也
先見者幾也聖人明理而知幾故喜人之所憂憂
人之所喜喜人之所憂則有迓休之道憂人之所
喜則有防患之謀

當失意而戚戚者由於得志而喜也處貧賤而隕穫
者由於富貴而驕也臨患難而震喪者由於安逸
而樂也故得志而不喜則失意而不憂矣富貴而
不驕則貧賤而不沮矣安逸而不樂則患難而不
懾矣當逆境之至而用其力也難當其處順而爲
之地也易故圖難於其易則立身也豫

滿招損謙受益禹益皆以遜合存戒爲謙哉蓋自武
功之競未有不驕且滿者雖以大舜之聖其臣猶
且不敢窮武以抑驕滿之心此禹益之外意也故
欲釋三苗以爲外懼而重舜之修德桓公會葵而
驕晉襄歸殺而浮霸業所以墜也武帝克匈奴而
悔太宗擒頡利而懼漢唐之祚所以康也江左平

而羊車肆朱梁滅而伶官盛二君之禍皆不旋踵
是故豈獨祖宗之功不可恃身之功亦不可恃也
恃身之功而始於治卒于亂唐之開元天寶是也

雷出地奮所以作樂風行地上所以陳詩省方觀民
即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事也
風雷在天地間皆以聲聞而詩與樂所以取異者
詩也者民感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如
物感天地之氣以有聲而聲又足以動物也有和
風有淒風有厲風物之感以成聲亦以類異故詩

有十五國風焉盛衰之變異哀樂之音殊若齊則
發者無不和也感者無不動也故作樂象之
人君之喜怒如秋之爲斂春之爲舒人君之誅賞如
霜雪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潤是故偏於春則氣拘
矣偏於秋則氣促矣雨露不降則不苗不滋矣霜
雪不殺則蟄蟲不伏矣周之衰也刑政不綱故春
秋于桓之世多不書秋冬所以譏天子也哀公問
春秋書隕霜不殺李梅冬實而孔子曰天失其道
草木猶干犯之而況于君乎所以刺諸侯也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使怒不
足以爲威則喜不足以爲福矣傳曰稂莠不死嘉
穀不生使罰不行于奸貪則德不加于善類矣
天之於君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其喜其怒莫非教也
善承之則皆爲福不善承之則皆爲禍太戊盤庚
武丁殷之賢聖之宗也宣王周之中興之主也太
戊則有桑穀之祥武丁則有雊雉之異盤庚則有
河水之患宣王則有旱魃之災彼四君者以憂懼
修德而回天故災轉爲祥若無回天之道烏知其
不終於災乎

程子知行之學始于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其原則出於唐虞惟精惟一之命其說則
備乎孔門博文約禮之教其後孟子知道者也故
曰盡心知性所以知天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
其後董子知道者也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然則知行
之說不自程朱始也今爲知行合一之說者曰知
之精切卽行也行之著察卽知也夫知之精切卽

行是朱子所謂知愈眞則行愈力也行之著察卽
知是朱子所謂行愈篤則知愈至也然則朱子之
所謂知行者初未嘗離而二之也雖未嘗離而二
之而終不得混而一之此朱子之教所以爲不偏
而無弊也至於靜而常覺動而常止亦朱子所已
言而竊其說者以爲靜卽動動卽靜道體不已體
道亦不已亦朱子所已言而竊其說者以爲本體
卽工夫工夫卽本體矣始於混同而終於超躐名
爲當前識取當下用力而實乃兩失之甚乃異

端之學以自神妙而攻駁聖賢之教就令速成所謂逾迹而遶嶮君子弗爲也就令有得所謂荑稗之淯哉烏可與貴也

榕村全集卷之三

春秋大義

竹春秋之義有失古人之言之指者不可不正如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如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爲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又門人問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見卽顯也天道隱人事顯蓋言易本天道以該人事春秋推人事以合天道故其下卽云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說者又似以推見至隱爲推究隱情之義故譚經往往有鍛鍊文致者皆出於此也

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案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三
正迭用而建子爲周制故系之以王左傳以王爲
周王者是也然建子非春也而冠之以春從來諸
儒說者不同或謂月可改時不可改周人未嘗以
子爲春也孔子假此以見行夏之志爾或謂月改
則春移實周人以子爲春而非夫子加之也如前
之說則建子非春也而以爲春名實亂矣如後之
說則正王之正也春亦王之春也而升春於王名
實亦乖矣然則何說之從曰春之不改者禮樂制
度所以因於百王也春之移者頒朔行令所以行
於當代也春秋當代之書則以春移之說爲近然
而升春於王蓋行夏之志寓焉矣升春於王何以
寓行夏之志乎曰正者王者之始也春者天道之
始也王所爲者系之以王天所爲者不得而系之
以王也雖三正迭用而惟夏得人故曰升春於王
者寓行夏之志也四字之義既明則今經之要俱
舉何則以王法正天下以周正列國故曰春秋爲
尊王作也以天道正王道以百王之禮正周禮故

又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是故隱無正爲其
不尊上也桓無王爲其不正下也桓之四年七年
無秋冬爲其不奉天也其義皆由此起矣
隱公惟元年書春王正月爲經之大義所託始餘十
年皆不書正故曰隱無正隱之所以無正何也正
朔者王所頒諸侯所稟也故諸侯而奉正朔則朝
聘無失期而歲事來辟矣隱之在位十有一年之
間王命凡五至焉而身既不朝亦無一介之使之
報禮于京師則是列公之不奉正朔自隱始也春
秋尊王之書大義可不正乎是故削其正非謂其
居攝之謂也
桓公在位十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
皆不書故曰桓無王先儒說之曰諸侯弒其先君
者王法所必誅也故元年書王正桓之弒也二年
書王正督之弒也十年書王天道之周也十八年
書王人事之究也其餘皆不書王者明王法之所
必誅而王不特不誅也恩命屢下生死有加焉夫
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故託始於隱桓之際深探其本則由王法之不
行也是故不書王以見志
繼世書卽位正也不書卽位弒也繼弒而書卽位則
與聞乎弒也隱不書卽位攝也此穀梁子之義例
不可易也故君而行卽位之禮則書之君而不行
卽位之禮則勿書聖人安得以意爲筆削哉攝者
不敢卽位也繼弒者不忍卽位也非聖人削之也
繼弒而卽位非特無不忍之心蓋將以泯其事也
若曰先君無故者是以安然卽乎其位而不辭

特書首月者其一時無事者也若其時之他月有事
則不特書首月矣惟隱莊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
書首月則以雖不行卽位之禮而元年不可以無
正也定之元年獨無正者公六月始卽位則是前
此無君也無君而何以有正是故例異於隱莊也
春秋列侯皆僭爵故僭亦侯也而稱公然而經因之
者本國也其餘則卒也以其班秩秩之及其葬也
以其僭號稱之不以秩秩則無以正其僭之非也
不以號稱則無以存其僭之實也凡春秋書法多

如此者故曰弒其君子弒其父必削屬籍而不以
爵氏通然惟入經之初州吁督萬無知四人而已
其後或姓氏之或世子公子之不削屬籍則弒君
者猶夫人無以正其弒之罪也不姓氏之世子公
子之則安知其非微者盜者而爲邦之臣子乎是
無以著其弒之實也凡其其實者之謂案正其罪
者之謂斷先案而後斷者史體也先斷而後案者
經義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故惟魯之弒君不可
書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惟吳楚之僭號不可著

然則有稱國以弒稱國人以弒者豈不得其主名與
以爲人得其主名則從盜殺蔡侯申之例矣殆非
也[illegible]則先儒罪累上之說何如曰罪可累上而楚
陳之[illegible]處當之矣晉之靈[illegible]則異其文乎
此則所謂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者又安
可以訓然則經意安在曰春秋因舊史從訃告有
所損而不敢有所益故其君子弒其父不有董狐
南史之筆其託於友邦實者幾何夫不以實者
則必有所不[illegible][illegible]其父大都微者當之也夫[illegible]參稽

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闇得其故矣而不敢遺其辭也故欲正其所誅則赴異而事專欲從其所諉則實正而網漏今有殺人之獄而斷之者知其爲豪傑魁橫而無輸辭也與其移辠以弊獄曷若懸案以徵兇故書曰某國弑其君號收作史必有當之者則亂臣賊子死有餘懼於法而不誅其人身意益如此也

然則楚公子圍之類何以竟泯其迹也曰凡稱國稱人以弑者其國以弑赴而有所諉者也故夫子不

從其所諉明元兇之有在攝姦惡於無形也若其國不以弑赴則舊史闕焉夫子無從加焉楚公子圍之類是也

春秋有褒貶而無黜陟說者以爲黜列侯之爵非也爲此言者以滕薛杞入經皆侯也其後或伯或子故以爲夫子黜之也滕朝隱稱侯今朝桓而稱子後越二年隨卒傳或以爲其後服屬於楚故黜之或以爲有朝弑君者故黜之夫此時未有楚也因其後服屬於楚而豫黜之可乎且攷[illegible]自餘年滕無復存於楚之事也其後服屬於楚無如陳蔡鄭許然而未聞黜爵何哉以爲首朝弑君者罪止其身可矣何爲終春秋而不復春秋弑君者無一黜而黜朝弑君者正法殆不如是又或以爲三國自貶以省貢賦之役彼有之行爾事未與盟會未煩也且五等之外周有定制春秋不興諸侯之自尊而反輒其自黜哉杜氏謂時王所黜近矣而難者曰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夫東周之替也然而齊晉之霸實王命之儀文黎來貴王爵之故沃

武公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就其威不行於吳楚之遠且大若滕薛杞之小邦以爲時王所黜於事豈闕哉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猶尊矣三晉爲侯猶請命焉況乎桓之世東遷之初哉

國惡則諱臣子之禮也夫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蓋以其不變是非之實但隱之而已則直道行乎其間無傷乎天下萬世之公義也昭公謂吳女爲孟子自諱之也故春秋因之曰孟子卒不稱夫人不稱薨爲君諱也他日答司敗以知

禮而又引爲已過者以此。

國之敗辱亦諱，臣子之禮也。雖然，敗辱而旋復者則不諱，是故乾時之敗不諱，以其旋勝也；讙闡之取不諱，以其旋歸也。亦曰其所可亡者而已，必求其說則鑿也。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者不書公，亦諱也，非其班也。以此類之，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不著其所與盟者，亦爲諸侯諱爾。謂嘉屈完之慕義，美桓公之用禮，蓋取孟氏所謂彼善於此

者，君子則於是乎見發荊大邦之抗，管子功烈之卑也。

魯諱敗不諱戰，周諱戰不諱敗，莫敢與王戰者也。戰而勝，猶恥也，戰之恥甚於敗，故諱戰不諱敗。

春秋以日月爲義例，信乎？曰：此亦史法之舊云爾。事之大且要者則謹而日之，私家記錄猶然，況國乘乎？是故郊祀宗廟則日，崩薨卒葬則日，人災地變物異則日，以至會不日而盟則日，侵伐不日而戰滅則日，此其大凡也。有應日而不日者，失於有不應日而日者也。應日而不日者，舊史失之也，畧之也，以是爲特筆之褒貶則否。

曰：以名字爵氏爲褒貶者何如？曰：春秋者，正名之書，秩序命討，於名乎寓之。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或失地而不名者，國滅而奔，哀之也；或滅同姓而不名者，貶爵爲人，足以見志也。國滅而奔則不名，以哀之，而有不哀之者，徐子章羽也，僭王者也。國滅而受執則名，以責之，而有不責之者，虞公、夔子，人其滅同姓者於上，則存滅者之爵，甚滅

之者之罪也。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衛侯鄭衎也，其奔可恕，其復可罪也。大夫不名，必事可賢焉者，高子、季子也；三恪之國則因事以存其官，宋司馬、司城也；非此族也，則以姓名通，其不稱姓氏者，非有大惡則君未賜氏焉爾。

四時者，紀事之綱，故經雖其時無事，必書首月者，備天道也。桓之四年、七年不備秋冬，先儒以爲王命之尊下聘于簒國，列辟之遠旅朝於亂邦，是恩威之不明，而好惡之不公，人道忒而天命僭矣。春秋

推顯至隱書人事而寓天理春夏德也秋冬刑也刑屬三千罪孰大於弑其君父故陳恒弑君孔子告於哀公而請討之今不討則已又降尊而聘之涉遠而朝之亂臣賊子其將何懼焉如彼秋冬天之威也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於人乎是故削其秋冬乃恭行天討之志非闕文也王朝之大夫不名諸侯不生名安有來朝聘而反名之是故以知其志也

然則昭公十年定公十四年之無冬何也昭之十年先儒謂是取吳孟子之歲也四時之序春者父子之仁夏者賓主之禮秋者君臣之嚴冬者夫婦之別冬之爲夫婦之別何也冬之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判而後陰陽交不判則無以爲交也夫婦別而後父子親不別則無以爲親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厚其別也昭始亂之天敘之典斁矣削冬見志不亦宜乎定之十四年孔子去魯之歲也天之功至冬而成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將向於成而去王道之不就天道之不終也

是故不當冬者傷之此類並不可以闕文謂也

然則莊之二十二年夏無事不書首月而書五月何也曰是莊公在喪納幣之歲也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也周官以是月會男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其禮之宜豫則是月者婚姻之月之居喪納幣則婚姻之禮廢比事屬辭以見意其義不亦深乎

然則哀之十四年並不備夏秋冬何也曰文之終也文成致麟而聖作終矣雖然春秋於變異必謹而日之故先儒曰五石六鷁之文不立則王道不亢今麟之異豈徒非石鷁比乎夫子所親視又非日月之不詳也然而不日抑且不月何也曰意在於春也經以春始以春終春者天之始也治亂循環必復其始故易終於夬謂一變而乾也詩終於商風以下泉之可正也論孟皆終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節望人之不出合合哉方春而仁獸至夫子之望於後王者遠矣故公羊子以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夫子也

日食書日書朔朔日食也書日不書朔朔後食也書朔不書日朔前食也不書日不書朔陰雨食也陰雨食則國都不見而他處見之非靈臺所覩測則未知其爲正朔與朔之前後與是以闕之也若夫夜食之說則非日食不占夜獨月食不占[illegible]是以唐一行之作曆也上溯往古必使千有餘年日食必在晝月食必在夜也

經書閏月多在歲終是以史考有歸餘於終之說如其然也必也春秋之時曆法失也否則經之閏月偶在歲終也閏以王居門爲義是四時皆有之之證矣

襄之二十一年連月日食非變也蓋史者異文或曰九月庚戌朔日十月庚辰而夫子兩存之以闕疑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

齊桓存三亡國而書辭不同城邢序三國城緣陵繫諸侯城楚邱則無所繫說者必求異義非也凡事無所繫者內辭也城楚邱始繫人有焉爾

說春秋者每據左氏傳以發難曰是乖舊史有之而經何以不書是直以左氏傳爲舊史也而可乎左氏之生最後故其紀事終於智伯之亡蓋與公穀相先後而同業是經者補左氏長於蒐采文備則邪不專修史觀外傳之作可知也夫子修經舊史見據無告無赴雖知亦闕據左氏傳以議筆削之意者是以東海爲湛淵失之遠矣

如楚文沃武入春秋已强大而不見於經者古命未通也雖同盟同會之人其事不告則亦不書舊史所無故也然則春秋無筆削與曰惟以事實推之

而不通者然後可以議筆削之意矣狄人攻王天王出居晉文於是借以求諸侯也勤王定亂可不謂功乎以爲不告則僖公在行以爲史者畧之則魯人命美至於作頌矣然而春秋之書晉事也自侵曹伐衛始定王之勳泯然無見者則非削而何誠霸者聖門所不道然於桓也曰一匡天下正而不譎春秋錄舉發之善況功在王室者哉推其召王譎詭取邑代原陰凝霜降川[illegible]深罪而春秋之大戒以此坊民後世[illegible]

倫者而可以盛其端乎是故春秋有大事而見辭者此類是也

春秋道名分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子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夫子修辭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者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間而得之

春秋隨筆

諸侯兄弟稱公子先公之子也同母則曰兄弟非加

親之謂也春秋謹嫡庶同母則嫡也故書兄弟以見義爾其君非適則奈何曰適而君正也非適非正也正適庶所以正適之爲君也其君之適與庶與春秋弗論也天王殺其弟佞夫泰伯之弟鍼出奔晉以其未分之嫌稱弟之也佞夫弟不弟也兩有罪焉爾兼仍有罪何以兼以明例其稱罪之也後其以其罪之也何以之其罪已明矣大罪則又深其辭也

惠公殺仲子亦死故王兩歸賵秦人於僖公成風也亦然書成風稱僖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明惠公可也明仲子以兒類適庶也平王忘厥致戎之自而犢瀆綱紀故名宰以非王也凡王卹失禮則非王與宰舉重之義也

崩薨與卒皆有常稱禮也五等之君諡從其爵制也經之所書奪其薨之常稱於卒而仍其公之僭諡於葬者何曰彼來赴禮在彼也彼有干於禮吾從而卒之我往會禮在我也禮無不敬故仍而公之何以知彼之有干於禮也曰其來赴者若侯若伯

若子必皆曰我公薨也若吳楚必曰我王崩也干禮莫大焉故存其始封之爵又從而卒之也往葬而貶其稱焉非邦交之禮且無以著其僭號之罪故仍其所僭之號從而公之何以不書吳楚曰王者所辟也其王於前日公猶可也其王則曰某公猶不可也是故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不著其葬流之謂也

凡書時而不月以紀事者皆舊史略之則未知其爲月與日與從可得爲此時而已後代史書年而不

知其時時而不知其月日者蓋多附於年時之終若附於年時之終則嫌其爲卒時卒月之事也今書無月有時之事於前有月之事於後則事之先後不出乎此時之中而不正名其爲首月也先儒以爲下有次月則此必首月者誤矣

先儒於孔父仇牧荀息無異辭若是班乎曰否及者與君一體之稱焉爾美惡存乎事而不嫌同辭孔父仇牧君其君死其難其所以爲一體者正也荀息傾危之士也與晉滅二國之一公與於喜嫡長

者三人奚齊殺矣而猶無反重耳夷吾之心必求嫡之氣類而君之焉其所以爲一體者非正也雖然其爲一體而與之存亡均也君卓弑得不大夫息乎其大夫與君一體而同存亡得與孔父仇牧與其辭乎彼曰及者一體之稱焉爾美惡存乎事

凡君行而至公羊胡氏皆以爲特筆而胡氏曰或志其久時之久也或錄其征行之危也或著其黨惡之罪也若之細有不掛然者元氏謂告于廟也其說是也不告則史不書史不書則經不錄也或以

昭公在乾侯雖不致者何廟之可告曰載主行與設位皆與皆不可知也且每歲首必書公在則雖不告大子猶書乃變例也然則君行而至正與曰出入必告正也書其正者則不告者非矣夫子之仕魯也雖弗成之在於封內者無不致也故知告者正也或曰大夫見執則致故致非大夫[illegible]君反則告廟大夫反則告朝然而或致或不致[illegible]大夫輕也惟有故則致一體之道也[illegible]以君一體之誼何不美之有乎隱無至葉也不以君舉自

疑也

先儒謂有年大有年獨見桓宣之世紀異也有宜有秋築之也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謂異也夫紀有年以示足道爲說收勸而又何書焉春秋重民命故曰豐必書非爲一人設也難者曰二百餘年獨[illegible]而餘年獨三年僖宣莊五[illegible]之事也

祭祀大事也或修之或不修[illegible]

史宋[illegible]例也[illegible]祭行[illegible]

之冬也烝正也夏五月夏之季春烝非正也欲再
舉行盛祭故再烝禮之變也易言用禴書戒黷于
祭祀春秋譏再烝
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何對鄰國之辭也葬則同盟
畢至故列國之君喪從外辭葬從内辭我往會也
本國之君喪從内辭葬從外辭人來會也
先儒薄傳者母弟之云故凡書兄弟者以為同母之
說然則為義例以通之曰或罪其溺寵愛之私或
罪其薄友于之義如是則共仲非公異母兄弟寵

任之過俾掌兵權成弑逆之惡亦當書兄弟以章
寵愛之私矣豈同母者寵愛則非異母則無尤乎
其為私益甚矣罪其薄友于之義此為佞夫鍼之
事設爾殺奔其同母兄弟則[illegible]收奔其異母兄弟
則不[illegible]乎本文之從以異之則[illegible]以立說為也
夫同母稱兄弟者正嫡庶云爾何嫌而畏之甚也
齊於紀晉於虞[illegible]猶有其祀祀在則非滅或若見
經不滅則以為賢襄公也則以為責虞公也夫以
襄公而賢之移晉之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

必突然則如何曰與滅絕絕者春秋之志也彼存
其祀而吾滅之則無以書夫不存其祀者也紀侯
不名不奔曰大去其國不我與其不下齊也與其
不下齊則於義亦可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
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古之人太王是也又曰震往
來厲億无喪有事古之人周公是也居下位則可
遠避以圖存在上位則宜無失其有事不喪匕鬯
者无喪有事者也喪貝以[illegible]躋陵勿逐而復得其權
也紀侯去國合於太王之義矣而所謂七日之得

無與焉雖然賢於服為甚而因存者也其下書齊
侯葬紀伯姬[illegible]因其存[illegible]也為[illegible]紀之義[illegible]
人也[illegible]之會[illegible]於[illegible]人北杏之會則義見
矣於此始不見義也雖然會盟則爵之援伐則猶
人之也援伐之事大於[illegible]王之罪人也會盟皆先
[illegible]援伐[illegible]宋又以見[illegible]者之[illegible]也若[illegible]人以
與伯而已不為其[illegible]也
曰君殺之者君殺也[illegible]者君[illegible]也人殺[illegible]國
亂而見殺或衆討而殺之也衆[illegible]而殺之[illegible]之

其官與屬,因亂見殺,則不去其官與屬
内於外諸侯不言朝,尊内也。聘無不可言者,内大夫
於他邦亦不言聘,何也?曰:魯於大國,有比年而聘
有年而屢聘,而於天子畧矣,故書聘則惡而書如
則詞微,以聘行乎,以事行乎,亦以如書之。
自桓霸後,征伐皆人之,而書將者[illegible]以伐諸侯無
道之世也。雖然,一匡天下,民至于今[illegible]既明
矣,功則可進而進之也,桓之功於中國,自救邢始
也,稱師,别於人也,謂其能以衆正矣。

去夫人者,正其分也;去姓氏者,絕其屬也。正其分者
仲子成風是也;絕其屬者,文姜哀姜是也。或則因
王命而正之焉,或則以霸討而正之焉,文姜之絕
義無所麗,故惟於孫出而正之焉,哀姜之罪深,故
特去氏。
去之侯伯有存亡繼絕,字小國,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
義,修而行之,是天下之公[illegible]也,春秋書諸侯,亦如
內辭者,以城楚丘,戍虎牢,伐陳,歸粟于蔡,是也。楚
丘不城,衛入于狄矣;虎牢不戍,鄭入于楚矣;戍陳
栗蔡,皆公舉也,故以公辭也。齊桓存三亡國,獨楚
丘公其辭,何也?同則異重,救衛為重也。或以為抑
專封而書法如此,葵丘之盟曰:無有封而不告。夫
烏知桓之不告而封哉。
奚齊不稱君,未踰年也;卓稱君,踰年也。弑一君,復弑
一君,克之惡甚矣。或曰:為世子討也。曰:不諫不奔
中立以免,作逆節而陵死君者,春秋之罪人也。於
獻無譏乎?曰:前書殺其世子,於奚齊之弑則曰君
之子,獻之罪亦明矣。然則荀息免乎?曰:不死於奚

齊,更立卓而欲輔之,探先君之邪志,成驪氏之私
人,春秋何取焉?以不沒其實焉爾。
存三亡國,其辭異;衛既滅矣,諸侯存之,天下之公也,
故公其詞以見義也。邢杞未滅也,其美之則猶衛
之於邢耳。再列三師於杞,則舉凡凡皆美詞也。然
則何為或舉凡,或再列三師?曰:有我在焉則舉凡,
無我在焉則再列三師。
終春秋言朝王者,從于溫之會而已,而又不成朝。何
以不成朝?因會而朝王,一則降王而勞諸侯,一則

以侯而召王故謂之不成朝也公朝則諸侯朝可
知不言諸侯朝不與諸侯之能朝也
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義已備也京師即王也王
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義始備也王既知其事
矣歸其人於京師焉爾
自晉文侵曹伐衛之後一國之君一出奔而見執然
其出執也皆貶之其歸也皆名之不貶而以見晉
之專也不名無以著曹衛之罪也曹衛之罪云何
去夏即楚也胡氏責其貨寵史戕兄弟者偏辭也

以周禮大司樂章攷之既言四望又言山川則四望
非泰山河海之屬可知四望古祀山川古祭則四
望祔於天山川祔於地又可知矣四望蓋日月星
辰之屬也兆日於東兆月於西兆星於南兆辰於
北故曰四望也後人因望於山川之文而云然不
知凡望處而祭皆曰望則官之四望則非山川顯
公羊屢言[illegible]
然亦客歡臨主人辭以塞解者作起而辭讓之辭
如是則尋盡客失禮也然非禮[illegible]

釋禮之文試者設欲之答嫌於生不能然而已要
故不可絮羹歠醢也以猶已也若曰貧之甚
敗績于茅戎可書敗績于鄭不可書也王伐戎而敗
可書伐周而入之不可書也書其所可書者足
存於所以深諱之義也
高子來盟內辭也不言來盟亦內辭也以天下之大
勢而內齊桓之師也不書使之者齊楚未有成命
而盟者二子之志也
晉公廟不毀也始封之君也至季文子以周有文武

不遷之廟遂欲以伯禽擬文王而以武公擬武王
故復立之以爲世室則周世室所謂是也晉立文
武宮亦以武公始受命文公創霸故其廟不遷
非凡例所作也
天子錫命而天子親始錫桓去天稱王譏其分止其義
也繼錫文稱天王譏其分也終錫成稱天子蓋於
清分義微示其數加尚賜與錫義亦有輕重之
不同
文不稱夫人自貶也宣成稱夫人卿逆[illegible]也

逆女不氏逆婦則氏者或婦則氏之也或曰氏或不曰氏何謹不備則不氏其著文實之以喪除與

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其執則爵之其歸則名之言衛均有非與曹負芻執其得其執其歸皆不名何也王始終不奪負芻之爵也王始終不奪負芻之爵故別其文不曰復歸于曹曰歸自京師也王與非與曰非在王也何以知其非在王也書晉侯以執而曰其歸曰自京師故曰非在王也非在王則春秋不正之與曰二百餘年莫有執有罪聽於天

于者春秋貶有罪以達王事代王也今茲王自治之而春秋烏乎代之故仍其爵而不名又曰自京師以存其實而已

戍陳戍虎牢與城楚丘同文天下之公也陳鄭服屬於楚久矣不有一戍諸夏其入楚乎

閽弑吳子不名弑蔡侯般何以名其乃世子也般與父弑君類也名般於下則不得而爵虔於上也或專以爲惡其誘而名之未已

春秋外吳甚于楚徐何也曰姬宗也而于大號別嫌明微於是首焉爾

邾者魯之附庸彼近且親不用講信修睦而有一體之誼焉此而經武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之有故盟邾者春秋之盟之始終也

傳紀閏者六僖七年惠王崩文元年閏三月成十七年晉殺胥童襄九年諸侯伐鄭昭二十年盜殺衛縶二十二年王子猛卒是也除文元年閏三月及昭二十年閏八月餘皆在冬末故先儒謂周末秦世歷家歲末置閏以會歸邪於終之文而反以文

元年爲非禮也傳譏三月不譏八月義見前也春秋閏月紀事有矣不書常上月也失禮則書不告月及葬景公是也葬景公何以爲失禮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諸侯五月而葬齊侯卒以九月葬以閏月是數閏也故以失禮書葬定姒閏九月也而不書明妾母之喪得以閏數矣

尚書句讀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二日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三日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二十八日師渡孟津癸亥二月三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四日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三日癸巳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十七日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二十日○震川云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其基兩字如傳屬下句亦可屬上句更古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禮有貞龜此貞字卽其義言卜既休而恒吉卽
如我二人共貞者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詳此段自王肇稱殷禮至汝永有辭是一串口氣始言王在洛肇舉盛禮廣秩庶祀而尤以崇德報功爲先故方我之齊百工而從于周也予固知王之將有事矣有事謂祀事也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今王果就而命之曰其記功宗而以功作元祀且告其神曰汝受茲寵命當嘿有以厚輔王室也夫報死者乃所以勸生者今視功宗記載豈非汝之所以教戒百工者乎雖然今日之功宗皆其先世有功德或老成未凋謝者孺子其引以爲朋助哉用賢勿貳圖功惟終無徒若火之始燄燄而已當使其所灼者相續而不絶其可也順道撫事無改我之所爲而所用之人則惟以在周之工使之就官供職明作以勸一時之功惇大以成裕後之業則永有休稱于後世矣蓋大意只是戒王之信用耆舊賢人而從祀典說起者因王舉功臣之祀就其善意而引伸之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

諸侯立國多仍其舊不能如王朝百工之建官惟賢也惟在敬以涖之而辨其享不享者而已蓋周公遷洛元爲道里之均朝會之便則撫御諸侯之道不可不講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頒分也言我勤勞于王家者汲汲不暇王當分我

此心以聽我教汝而輔民彝可也汝若不勸於是
則不永世惟當厚繼乃考之道而無不順焉則予
亦不廢汝之命而盡心勠力汝往敬其所事予亦
能明于農事以左右斯民庶幾民用優裕不至於
流離而遠去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成王稱周公之功而言所舉祀典及于無文茲公
功德之盛如此雖當公之身予夙夜敢忘毖祀乎
蓋沒而後有祀然古人嚴敬之至則以事神之禮
事之享禮之設意蓋如此下文以秬鬯二卣曰明
禋者即其事也此亦以答周公王權稱殷禮一段
意言元功雖多孰過於周公者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
辟于周命公後

周公意欲成王居洛宅中以定基業成王則意謂
洛邑新建迫近頑民非周公不能鎮撫故既命公
曰公之輔我之功啓我之篤當常如今日不可有
替乃復命之曰予仍且辟於舊都命公留後于洛
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言四方雖開治而宗周之禮樂未定則公之功亦
未能安也故欲公之啓大其後以爲士師工之永
監且保輔東都以爲周之四輔也成王其殆命公

以制禮作樂之事乎其後周公居洛而作周官乃
所謂定宗禮者啓佑後人咸正無缺則所以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者備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其安居于洛予今往辟于周矣公之功無不肅
將而祇歡者公當泰然處之不必過爲勞困也蓋
因公有不暇之言故以此語慰答哉漢書作我乃
王芬鞏誤讀誤解不足爲据也君奭之去公猶懇

懇留之豈有召公當作誥殷勸之時而周公乃求
去以困王尚論其世殆不如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言我固恭於事君者今王命予來洛以誕保
文武之業所命之言無非所以推廣我之恭敬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又答成王定宗禮啓大其後監我士師工之意言

當王來相宅即大加意典禮於殷之獻民將開一
代之規模爲成周敬德之先曰自此宅中爲治必
使萬邦咸休然後爲有成績也此即總括王言之
意蓋未至有成績則所謂未克敉公功者○觀武
王訪道箕子則商家文獻周所監也故惇典於殷
之獻民乃周公制作之藉今考周禮直是洪範義
疏聖賢源流可見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迓以治洛自任言我將偕卿大夫士厚前人之成
烈以對天下又考我昭子之典刑以盡文祖之德
蓋又以制禮作樂自任也○作周孚先者爲周家
忠誠之先也○昭子當是武王對下文考言故曰
昭子武王既受命故凡政事皆有典刑文祖則只
言德而已周公欲考論武王之典刑以盡文王之
德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至周公而
成正無缺如孟子引用之意也○對成王言武王
則曰乃光烈考周公自稱武王則曰朕昭子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
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
王言夙夜毖祀周公故有以秬鬯休享之事周公
不敢越宿而轉祭于文王武王爲王祝釐使之順
篤繼序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又言使殷都引長
而王能使殷繼序萬年瞻仰于王而懷其德也以
殷名新邑者本殷地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觀此節似洛不立七廟而但立文武二廟也但文武二廟亦曰太室疑於后稷太廟者盖世室太室本通稱如世子太子之比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卽就上文逸祝冊告周公後者而申紀其月耳

或曰前祝冊者告神也此則作冊以告周公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弗弔者發語之辭弗弔天降喪于殷猶春秋傳所謂無祿文公卽世者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已止也君已者呼召公而止之留之之發辭也曰時我者承上文我不敢知而言天命雖不可知其可知者則在我而已下文乃兩申時我之意若我不敢安于天命而弗念其威則民心必無怨背于我而天命罔尤此罔所謂永孚于休者而惟人所召也若我後嗣子孫不能敬天畏民使前人光烈之在家者自我而遏佚泰然不知天命之不易

而難信也則必至於墜命而不能經久歷年以嗣前人敬明之德矣此則所謂出於不祥者而亦豈非自我致之哉不知兩宗須屬下文讀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惟茲有陳指上文數人而言率循悉也悉由此有列者保乂有殷故殷得以禮終而配天永世以善終曰禮陟禮陟是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惟茲即惟茲有陳者亦專指上文六臣而言百姓王人皆能秉德分憂小臣侯甸又能奔走先後然惟此數人者獨以德見稱於世則實百官列侯之表率也○純佑猶言良佐天既純佑命如所謂上天佑之篤生良佐者下章文王純佑放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猶商書言格人益元臣之美稱如上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其格也然非和平之至則不能格詩言神聽而歸之正直歸之和平者此意同之與正如此汝能永念則可以固天命矣汝其治明我新造之邦哉亂明兩字連讀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當從禮記作周由觀文王之德益數字皆以相似而舛誤也尚適由歷以觀是詩所謂監觀四方者惟文王之德克享天心而集天命焉然亦必賴五臣以濟益五臣之迪彝教以佐文王修和者其業之盛也而能秉德畏威昭明文王之德怙冒西土聞於上帝者其德之純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虢叔死矣是無祿也四人者尚存故曰尚迪有祿非謂武王當有天下也四人逮事武王故當武王

奉天伐罪之時昭明武王之功覆冒天下使天下
咸頌其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文武之已事如此在今日則老成凋謝惟我與爾
弘濟艱難如涉大川期於共濟王雖在位而猶沖
幼固不大責于我然使但爲身謀收身以退而不
勉王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於民而新進用

事之人將有不可知者昔者吾嘗作詩托諸鳴鳥
而猶未能自達況驟能格君心之非乎以見事勢
之未可去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

予指周家而言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
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
若茲往敬用治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
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之慎用其順于德者則色莊者有矣益迪知
忱恂之反也此言夏之先后能用三宅之人而由

大臣之知人信人者，啓迪其君，使無失於任用，見
己今日所以告戒之意，亦若此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弗作往任，猶言弗舉舊職，蓋所用非人，則舊職不
舉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三有宅所以稱其位，由於三有俊之稱其才。兩句

相承，觀其字語氣可見也。丕式者，大法也。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此大法也。嚴思斯義，而所用無失
故近者與合於大法矣，遠而四方，亦惟以此大法
而見德於天下也。
嗚呼　[illegible]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甸萬姓
式商受命者，言其伐暴以德，與湯同轍，是法商之
受命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三有宅心者，知設官之意；灼見三有俊心者，
識任官之材。似非已用未用之謂。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
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
庶常吉士
開首言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言三事，正與
前應，以下則自綴衣虎賁而推備之也。蔡傳既以

第一節為都邑之官，則太史尹伯，亦不應復引史
官庖人膳夫鍾磬師之類，蓋是在都邑之太史尹
伯耳。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天子備六卿，諸侯但有三卿。秦漢間習聞三卿，而
周禮已去，其籍故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
而後易以司徒司馬司空之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尹，如蔡傳說，是但阪即封疆之在阪圖者，尹即所

謂守封疆之官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知所以設官之心而能盡其道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而皆能得其俊有德者也蓋爲官而得人則無用違其才之患矣觀此節口氣正是申明克知灼見兩句意蓋知以三宅三俊分兩項人者非○常事是總三事而言司則常任準人皆在內牧則是常伯不必如蔡傳說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者號令條教常任之所掌庶獄者法禁刑罰準人之所司庶慎者防守修禦牧伯之所職文王但訓戒其用違而不侵其責任蓋既克知而灼見之則必信用不疑而後有以致其誠使之展布四體得有所爲然後可以盡其用也○有司用之字者蓋國之大政大法皆有司之者故言有司之則常任準人在其中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立政立事常任之職也不曰任人者政事之大王與大臣共之者也故上言罔敢知偏以庶獄庶慎言之此亦只言庶獄庶慎者蓋丕乃俾亂相我受

民乃立政立事之大者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則克宅之者所謂克灼知厥若也克由繹之者所謂自一話一言而思維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惟有司之牧夫句當連下文讀之此段又於三者之中專舉庶獄言之蓋為庶獄庶慎并重而庶獄尤不可以輕誤古者兵刑同為一司故皐陶主蠻夷寇賊之事成王不可黷武尚威誤於庶獄惟使內之有司如司馬司寇之類外之牧夫如方伯連帥之屬治爾戎兵以詰暴亂以平邦國則可以揚文武之光烈矣説者分為兩段故費説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作一句讀言當以蘇公為法式敬慎以平刑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為寇賊則鴟義為姦宄則奪攘矯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越茲麗刑并制言其不分輕重凡麗於刑并為一條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
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虐威庶戮言威之暴而所戮者衆倘以庶戮屬下則不能成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
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
棐常鰥寡無蓋
至治之世地天之氣未嘗不通也天神未嘗不降地祇未嘗不出也而必絕之何哉此則國語所謂民神雜糅不可方物者非理之正也明明者若明

其顯明之理彝常者扶植其經常之道傳精白一
心語未瑩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清問下民鰥寡卽上文
鰥寡無蓋禹謨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者德明
惟明也有辭于苗卽上文遏絕苗民禹謨所謂奉
辭伐罪者德威惟畏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明刑以弼教典禮而播刑無可疑者三后首伯夷
蓋因上文言天地神人之事而宗伯之職治神人
和上下故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特言刑官非輕之乃重之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德者刑之本也穆穆明明灼于四方所謂明明德
于天下者然後繼之以刑之中則德明德威之下

莫不復其常性矣所謂明明棐常者如此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是通篇最精微語皋陶言天
命有德天討有罪聰明明威寄之於人洪範斂福
以錫天一有仁壽而無鄙夭所謂自作元命也故
陸子靜謂皋陶謨洪範甫刑三篇乃傳道之書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

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簡孚之道雖多而惟容貌最不可掩至于證驗無據者貌無稽則所謂無簡者矣無簡者何有不聽然豈可置之不聽而遂已乎必也嚴敬天威孫以察之庶幾幽明之間必有鑒焉善惡之報必無僭差此意尤爲忠厚仁愛者所當知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非從惟從與上文非終惟終語氣正同洪範言曰從從謂順理也察辭于差非從其從言察其言辭於差互之間觀其順理與不順理也○有并兩刑者或一人而犯二罪或一罪而自重即輕自輕即重皆謂之兩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朕之敬畏于刑者以有德于人莫如明刑上天相助下民而我作配之故也無簡不聽者曰單辭明清者所謂具嚴天威也兩造具備者曰兩辭五疵

之中。惟貨爲甚。私家于獄之兩辭。言不可挾獄貨
以爲私家。猶禮記言君子不家于喪也。又申言永
畏哉。其惟刑罰乎。蓋刑罰在天自有定理。其失當
者。皆人以私意輕重之 非天之不中也。惟人所
爲而已。苟使所刑罰之人。在天命未嘗棄者。而我
極之。則下失仁恕之心。上干陰陽之和。謂衆教化
徒具文而已。豈復得有 哲政在于天下乎。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
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于茲祥刑

平水土者。德於民之家。播嘉種者。德於民之身。明
刑者。刑德於民之中也。蓋用五刑而載中。則民亦
自得其中矣。

榕村全集卷之五

周官筆記

天官

冢宰兼統百官。理萬事。而其要以正君身爲本。故自
王及后世子。凡內外之飲食服用居處。以至閽豎
閽寺婦職女功。皆兼而掌之。所以相天子修身
齊家。而爲治國平天下之本。其爲至遠而義至精
也。惟小宰宰夫則佐冢宰兼總大體紀綱內外之
政。此外宮正宮伯則掌宿衛居守王宮之事。事之
最要者也。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𩺰

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
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皆飲食之事。
宮人掌舍幕人掌次。皆王寢處次舍之事。大府玉
府內府外府皆藏之事。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
幣皆會計之事。以上諸職雖兼掌宮內之服食器
用。然皆外職也。故以司裘掌皮終之。蓋裘皮雖衣
服之類。然不出於婦功。故於內職外所附屬而自
內宰以下。則皆內職也。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

豎皆內之男宦。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皆內之女官。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則皆服飾之事也。服飾成於婦功，故次於內職之後也。

天官以八法治官府。官屬，六官之屬也。官職，即六官之職也。官聯，六官之聯事也。官成，官府之成式也。官計，考績之科條也。此五者小宰具之矣。惟官常、官法、官刑則其目未載。竊詳小宰篇所謂官敘者，疑即官常也。蓋官之尊卑秩次有常，是之謂官

常。其所謂以法掌七事之戒具，則鄭氏以為即官法也。又其卒章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此則所謂官刑也。意者小宰所職乃次序班聯，糾察禮儀，稽核功過之任，故官常、官法、官刑特其所司，而首尾互見之歟。官常注解以為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以此謂之官常。愚謂上既言官職矣，而此又言官常，不幾於複乎。故知官常者，謂官之尊卑秩序各有常分，恐得其解。

以八則治都鄙。凡有國家者，先事神，故首之以祭祀。官吏，上皆所以治其民者也。賦貢所以供四者之用也。治民以禮俗為先，刑賞所以佐成禮俗也。田役者，除戎講武，知急公趨事，民乃可用矣。曰民，又曰衆者，平居曰民，寓兵曰衆，易曰容民畜衆是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親親敬故則民歸厚矣。進賢使能則民有所勸，保庸則民興功，尊貴則民達禮，吏

庸之細也，賓貴之屬也。

以九職任萬民。以農圃山澤藪牧之利為本，工商次之，女工臣妾之事又次之，閒民又次之。

以九賦斂財賄。自邦中至幣餘，輕重各有差也。以遠近為差者六，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以農末為差者三，關市、山澤、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九式之序，祭祀、賓客、喪荒居先者，皆大事也。其次則王之羞服及興造工事，又其次則賜予之物、芻秣之費。又其次則分賜燕好之需。

盖皆以事之大小為序不以費之多寡為序也若
論費之多寡則大府所掌頒財之式法以九賦所
斂共九式之用者是已盖自邦中至於邦都地之
大小不同而賦之輕重又異四郊大於邦中邦甸
大於四郊家削大於邦甸邦縣大於家削邦都又
大於邦縣是地之大小不同也近者賦輕遠者賦
重是賦之輕重又異也遠者踰於人之城郭甚至于此及公卿大夫之采地皆在其間則賦之入于王朝者亦必多矣然於經文與不合亦恐有未盡者更細考之關市
山澤以其占會百物幣餘以其占賣斥幣故又增

重賦焉然王城之內人民聚集故賦雖輕而待亦
多先王之世専利有禁故斥幣之賦重而待亦少
是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山
澤之賦以待喪紀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皆費
之最多者也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家削之賦以待
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待賞之次多者也四郊
之賦以待稍秣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皆費之差少
者也所觀也官之職以祭祀為最多喪紀次之大夫自邦中以至郊野凡需用者皆不可何者均齊此用取於此役用取於彼儘益計其入凡某費多少某事所出約略足以供之耳讀周禮者須善觀之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自九式以前皆言王畿內事九
貢致用九兩繫民雖言邦國則達之天下者也祀
貢居先嬪貢即次之者謂以共祭服也器貢又次
之者為其備禮器也幣帛又次之者謂以共賓客
也材貢在貨貢之先者先器用後寶貨之義也衣
服斿好雜物皆私事也故後之

貢出於邦國賦出於九職之民而大府所掌九貢九
賦之外又有九功曰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何

也盖九貢畿外諸侯之貢九功畿內九職之民所
貢也據禹貢冀州無厥貢之文則畿內無貢故鄭
氏以為九功者九職之財也愚以為先王之世取
諸民者貢賦稅三者而已貢其地所有之物則為
貢計其夫家出兵車牛馬器械則曰賦田野山澤
關市之稅則曰稅此外不應復有名條如後世之
苛政今鄭氏以九功為九職之財則是謂九職之
稅矣其釋九賦則謂口率出泉所謂口賦也夫有
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計口出財古蓋未有焉況

九職之稅所得至多而掌在大府者特以充府庫而已口賦所出疑於無幾而九式皆取其於此則是國家之經費盡倚給于口賦一事其所以取諸民者爲不貲矣外此尙有田野山澤關市之征兵車牛馬器械之具民生其間不亦難乎由此觀之則謂賦爲口率者誣也蓋賦對稅而言之則稅爲財物賦爲兵車專以賦言則賦稅統之矣禹貢亦言田賦而不言稅是賦其總名也九賦斂財賄即九職之稅也九功之貢則九職之貢也蓋王畿之內采邑既多亦有諸侯之義焉以九職之所出爲貢此情理之常無可疑者事異夏殷禮從而變未可以一槩說也姑記所疑於此以待詳攷焉禹貢冀州賦先於田說者以爲它州之賦田賦也冀州王畿蓋合山澤關塞林木之類而在六賦不盡出於田故也如此則以九職稅田之名亦只稅之總名矣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牧長以治之師儒以敎之宗主以繫之此三者尊尊賢賢親親人心之所以聯屬維繫而不可一廢者也吏非牧長而有相承之責友非師儒而有相成之益藪非宗主而有相合之

權

地官

大司徒主於敎民然敎民者以養人爲本故自土地田野之事賦稅兵車之政皆司徒掌之蓋古者養即爲敎敎即爲養養敎不相離非如後世之截然爲二物也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六鄉之官也六鄉之民居王城之中其受田在近郊百里之內其施敎最先其立法最詳蓋其所謂敎民讀法序齒興賢其紀綱條具布之六遂都鄙邦國所以化民成俗無不由是故下六遂之官詳于田野稼穡而畧於敎事非遠近異施也其法已具於六鄉故於遂畧其詞立文不同而義相備也封人主封社稷鼓人舞師主鼓舞祭祀牧人牛人充人主祭祀之犧牲皆國之大事故次之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主賦斂力征之事故又次之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掌敎萬民德行道藝匡其過惡勸其親睦之事乃敎所以成故又次之蓋六鄉之官爲之經而封人以下至媒氏

爲之經各主其鄉之祭祀賦役敎化者經也又各爲之專官者緯也此其序也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皆市官也司門司關掌節皆關吏也市在于朝之後關在王城之外故關市次於此而山林川澤之官則列於六遂之終者亦重王城之義也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皆六遂之官也旅師稍人委人土均亦主賦役力征之事者也旅師猶載師也稍人猶縣師也委人猶遺人也土均猶均人也其職參相成而或屬於鄉或屬於遂亦以所職之遠近爲先後之次也草人稻人猶農師也繼於土均之後猶師氏保氏之繼均人鄉主教而遂主耕也土訓誦訓辨四海九州之土宜地俗因草人稻人辨地物而並及之也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皆山澤之官也次於此者猶關市之次六鄉也關市近故內之山澤遠故外之也囿人場人園圃之官也故次山澤也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皆倉廩粟米之官也國之積貯民之司命故以是終焉

周司徒之官實兼古司空司徒之職蓋合養敎爲一官也其司空一官亦掌土田之事而加密焉劉歆以考工記補其闕雖非本經然中間如匠氏等官必古司空所屬又司寇罷民有役於司空之文則意者周之司空兼主百工亦或有据措乎其篇亡而詳不可得見耳諸儒紛紛更置皆非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至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此司徒所職之綱要自土會至土均皆中章首辨九州地域廣輪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意十二五物及之土宜土均亦因土會之自土圭至地法皆中章首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之意

山林屬火川澤屬水邱陵屬木墳衍屬金原隰屬土宜毛者火生金也火克金亦生金金非火不成宜鱗者水生木也宜羽者木生火也宜介者金生水也毛而方者土金之交也果而津者水木之交也專而長者木火之交也晳而瘠者金水之交也倮者屬土而人

爲之長豐而庶十形也
林麓積草故毛者依草食草而毛如草之莖山陵生
木故羽者栖木食木而羽如木之葉川澤積水故
鱗者居水而鱗象水之紋墳衍積石故介者潛石
而介類石之體其性則從其所稟之氣也其體則
肖其所生之形也所稟之氣謂鱗水中之飛陰中之陽屬木羽空中之飛陽中之陽屬火毛陸中之伏陽中之陰屬金介水中之伏陰中之陰屬水
羸物倮身無羽毛鱗介者也人爲之長衆物茂生之
物也五穀爲之長

十二敎敬讓敎之本也故先以祀禮陽禮親愛和樂
民之情也故次以陰禮樂禮安其分樂其俗而後
敎行故儀與俗次之董之以刑糾之以誓而後敎
不廢故刑誓又次之節用務本則民得所養而敎
愈易施用賢報功則民知所勸而敎乃有成以誓敎恤謂如誥誓之屬所以敎民知憂恤不至懈怠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土圭條所謂地中及東西南北之偏就九州以內言
之耳如今南方多熱北方多寒近海處多風近山
處多陰故惟中州氣候爲得其正而其日景則又

至之日適與土圭齊故取以爲準是日景以土中
而定非土中因日景而得也經云正日景以求地
中所謂求者猶標識之義耳解者穿鑿附會要歸
於臆說不可行也景短多暑言景短時多暑也景
長多寒言景長時多寒也景夕多風言景夕時多
風也景朝多陰言景朝時多陰也景短謂夏景長
謂冬景夕謂午後景朝謂午前
日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說多矣至於今日西曆
之家其說彌詳蓋以爲地在天中止一彈九四方

上下去天之數皆均其四表極處非能與天相際
也所謂天圓地方者言其動靜之性耳實則地亦
圓體如卵裹黃上下周圍與天度相應其地氣寒
暑則以去日遠近爲差赤道之下正與日對其地
最熱其景則四時常均無冬夏短永兩極之下去
日最遠其地最寒其景則短者極短長者極長正
當兩極之處當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惟二極與
赤道相去之間當日南北軌之外起二十三度至
四十度許其地不寒不熱溫和可依其景則與冬

夏進退長短之極皆無過十之七此氣之平而數之中也環地上下皆有國土人居各以戴天爲上履地爲下南北東西隨處改觀午夜晨昏每每相反蓋皆附氣而生麗陽而明周游環匝初無定位其名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亞細亞以上也其所記親歷各州風土山川寥廓荒忽雖不可盡信然其實測晷景見諸施行者咸爲信而有徵其理蓋不可誣今以其說考之則中國九州正當黃道北軌

迤邐而北至於夏至去日十六度許則今直隸也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於廣州夏至戴日之下自此復出塞而北風氣漸寒晝夜短永漸踰其度自廣州越海而南則氣漸熱而晝夜之刻漸無短永矣故惟九州之內風氣和時刻平而洛又其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昔之達者其知之矣而周公豈欺我哉或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則可矣東西風陰之理亦可得聞歟曰由前之說則環處於地者迭爲東西未

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後之說拘之也蓋九州之域西則多山而東際海近山則多陰濱海則多風陰之謂蜀之地可見然則周禮之風陰不能九州之內而洛邑之所以爲中也其所以風所以陰恐山水之爲而非日出入刻數之故也

力等之地含者作[illegible]因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皆有可疑惑處恐是除數家會[illegible]溝洫之[illegible]及田有一易再易之類故君其地者所食租稅止於此耳大國地廣除此數者所餘猶多漸小則漸以寡矣

或曰大國事繁故優之小國事簡故儉之

曰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說者以爲皆時采地之數也周制雖不可考然其食采於畿內者必多矣然諸侯既有分地之貢故內諸侯亦各以九職任[illegible]與大宰[illegible]所謂九功者意此是也然上食[illegible]田則[illegible]稅兵車牛馬征役之外復有九職之貢則其爲負也甚輕且微故采地之實則不供而歸於大府者之而積其所入[illegible]

但以克府庫而已國之經費不藉乎此也

荒政保息本俗三條疑當在頒職事十有二之下鄉三物之上蓋十二職事者養民之經也十二荒政者濟民之權也保息以均其惠本俗以安其居然後可教以三物而糾以八刑此王道之序也

令五家爲比一條疑當在小司徒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云云以施政教行徵令之下蓋五家爲比云云者六鄉居民之法也其下五人爲伍云云者則六鄉賦兵之法也又其下九夫爲井云云者則

都鄙居民受田之法也司馬法凡田一甸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牛馬之屬此則都鄙賦兵之制而周禮闕焉僅稍人之職有所謂掌邱乘之政令者而其數不詳要當采司馬法之相合者補之乃見成周內外兵農之制

小司徒起徒役上地中地下地即遂人之上地中地下地也鄉以兵制言遂以田制言皆互相備耳大司徒以宰數制地域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則謂都鄙也上地即不易之地中地即一易之地下地

即再易之地中地下地鄉遂與都鄙同而鄉遂雖上地猶加萊五十畝蓋所以優近也而注乃云饒遠誤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爲句野字似當屬下讀之野謂都鄙也言野以別於上文六鄉也

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二鄭說亦皆可疑愚意五物似即是射中之五事耳詢疑是問其然否而試之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和容其節比於樂也與舞其進退揖讓比於禮也大司樂王大

射則語諸侯以弓矢舞注謂舞者執弓挾矢進退揖讓之儀

鼓人隸於司徒者爲司徒掌徒役凡軍旅田役之事鼓用爲多也舞師不隸宗伯而亦在此則此四祀亦當是民間之祭與大司樂所掌不同社稷即上所謂歲時祭祀州社者也山川四方亦恐各於其地旱暵亦恐民間自祈禱也天子大雩帝用盛樂豈特皇舞而已哉且曰凡野舞皆教之則非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用之祭饗者明矣

載師任地之法國宅卽上廛里也園廛卽上場圃也其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朱子以爲皆田稅也輕重不等者皆合雜稅幷算之耳攷冢宰九賦尙有關市山澤幣餘而此不及之則朱子所謂幷雜稅者諒矣近郊無雜稅故止於什一田賦之正也鄭注似以九賦及此俱爲口賦恐非聖人良法

里布乃布帛之布也蓋不桑麻則出布不耕則出粟無職事則出征征者力役之政也皆各以其類

閭師所掌貢卽九功之貢也蓋自國中及四郊六鄉

之地閭師所貢其餘則食采之君貢之歟

司市凡市飾僞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此一條文義似當與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地者十有三參看皆言於十分之中得其二得其三也生之徒三死之徒三動而之死地者三則三分之而十分盡矣在民者二在商者二在賈者二在工者二則四分之而十分亦盡矣蓋皆舉成數而約計之也市中飾僞之物民及商賈工皆有之故合十者之中各居二焉皆在所禁也解者泥於有字之說必以爲十有二者十又二也十有三者十又三也故卒難通

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非謂取具於尸服之息也蓋幷所征布而言之耳財用亦非謂凡國用也蓋謂當用泉布者耳其義不明則王莽王安石以之害民亡國

遂人五溝五塗之制六遂阡陌之法也六鄉當亦相同於遂言之者互相備耳都鄙井田溝洫之法又

與此不同見考工記匠人之職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

稍人掌邱乘之政令言稍以包縣鄙也四邱爲甸出車一乘故曰邱乘周禮於都鄙軍制不具僅此畧言之蓋稍人所職實與縣師相贊而掌兵車賦役之事故縣師云受法於司馬稍人云聽於司馬

春官

宗伯職掌邦禮而以祭祀爲主蓋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故凡有事於禮及司神之官皆屬焉小宗伯

肆師佐大宗伯者也其次則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皆掌祭祀之重器其次則天府典瑞典命司服皆掌禮秩之大儀又其次典祀守祧世婦内宗外宗則守廟兆之官及祭事之職也又其次冢人墓大夫職喪則守墓域之官及喪事之職也行禮必有樂然後神人以和故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皆樂官之屬也卜祝筮史明鬼神之理通陰陽之道故

次於司樂之後而俱隸於宗伯之職太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簭氏占夢眡祲卜官之屬也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祝官之屬也司巫男巫女巫巫官之屬也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御史史官之屬也巾車典路車僕司常掌車旗之事宜次於典命司服而顧在巫史之後豈車所以乘旗載於車後之者貴賤之等也都宗人家宗人亦食邑采地之官後之者内外之別也凡以仲仕者無常數未有官職故又後之也

四望以日月星辰爲主然望祭嶽瀆河海亦可謂獨鄭康成謂偏指嶽瀆則非也大司樂掌祀祭享三禮分屬天神地示人鬼明以四望屬之天安得以嶽瀆爲天神之類乎

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而不及南北郊天地之大祭何與蓋大宗伯之掌既言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文則互相備矣此所掌神位以内外爲序既先言宗廟社稷而後及天地則非所以尊天地而失立文之體矣故畧之也

四類日月星辰也四類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兆日於東兆月於西然則兆星當於南[illegible]兆辰當於北[illegible]四類之兆未有攷以理推之兆箕當於[illegible]畢於西司命司中南北未詳

大宗伯[illegible]天神[illegible]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畧大以見小[illegible]地示[illegible]社稷而不及方澤畧小以見大者小宗伯言社稷五帝而並無天地大司樂言天地而並無社稷五帝皆互相備也蓋祀五帝禮並擬於大祭[illegible]禮[illegible]擬於地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而無社稷可服祭社稷以希冕而不及地故或謂古無祭地祭地卽社祭也然觀大宗伯大司樂皆以天地對言之其尊可知而司服冕服之等乃以社稷絞於山川四望之下則恐別有祭地之禮而非卽社也

大宗伯旣云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鄭注見其牴牾故云禮天神在北極者也禮地神在崑崙者也以冬夏至禮之祀天夏正郊天也祀地神州之神也

凡此皆附會不經不可爲據愚謂下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則是圭頭有器可以挹鬯恐邸亦或其類而字訛義謬不可攷矣

十二辰有天地人三統焉子丑寅卯辰巳天統也自夜半至日中自冬至至夏至陽生至於陽極是也午未申酉戌亥地統也自日中至夜半自夏至至冬至陰生至於陰極是也卯辰巳午未申人統也自日出至於日入自春分至於秋分品物生成人事作息是也蓋天之終乃人之始地之始乃人之終故人也者各用天地之中而參乎天地者也然陽極於巳而巳爲陰辰故陽終於辰陰始於午而午爲陽辰故陰始於未陽以始爲尊故子以祀天而丑合之辰以祀四望而酉合之也陰以終爲大故亥以祭地而寅合之未以祭山川而午合之也祖妣者生人之本也申者人統之終其位居西物之所以成故申以享妣而巳合之也卯者人統之始其位居東物之所以生故卯以享祖而戌合之也

圜丘方丘宗廟三樂圜丘圜鍾當爲黃鍾宗廟黃鍾當爲圜鍾文互也方丘南呂當爲小呂字誤也黃鍾宮黃鍾角大簇徵姑洗羽皆調名也餘倣此黃鍾宮爲黃鍾則黃鍾起調黃鍾畢曲黃鍾角爲姑洗則姑洗起調姑洗畢曲大簇徵爲南呂則南呂起調南呂畢曲姑洗羽爲大呂則大呂起調大呂畢曲也餘倣此所謂起調畢曲者蓋如唐人所傳鹿鳴以鹿鳴爲黃鍾宮調則卽黃鍾也其歌之則鹿字叶黃鍾行字叶黃鍾其餘雖用黃鍾爲宮

所生之七律而首尾二字則必歸於本調關雎爲夷則商調則亦黃鍾也其歌之則關字叶黃鍾雎字叶黃鍾其餘雜用夷則爲宮所生之七律而首尾二字亦必歸於本調此之謂起調畢曲也十二調分祀天神人鬼地示而不用商調者商爲金行殺聲也人樂當用無射而復用南呂者無射居乾維亦殺聲也蓋去商者去商調也去無射者亦去無射調也至於調中之聲則五音十二律並用不必嫌避初無欠缺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說以爲日實也故於陰陽極之時致之月有盈虧故於陰陽中之時致之此附會爲之說耳於曆義無當也蓋曆法之要惟定二至二分爲先二至定則曆元正矣必也立表測景驗晷長短之極如祖沖之及今曆之密焉此冬夏致日之說也月行有朓朒曆自秋分至春分之前縮自春分至秋分之前朓若但以百八十二日中分之以求赤道之交則不得其實矣此亦可以立表參求而今曆更得　獨用日月東西對望驗之便得二分之正蓋冬行南陸則地上之天少而地下之天多夏行北陸則地上之天多而地下之天少其日月之東西相對者非望也惟春分秋分行於中道則日月對衡於地平即眞望矣以其眞望之在何時驗二分之所在此春秋致月之說也冬夏致日者於南北春秋致月者於東西亦各以其方位爲此說者以爲獨得之秘而不知古之聖人知此久矣

夏官

大司馬掌邦政而以兵事爲主故凡兵甲車馬之政隸御僕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阨塞要害皆屬焉司勳者兵事以賞罰爲主故先之也兵莫重於馬故馬質次之政莫重於地故量人又次之繼以小子羊人於祭祀之事也繼以司爟者火政兵事之要也以險守國制勝於未形故掌固司險次之候望譏察衛□司甲故掌疆候人環人又次之挈壺氏主軍中之日時故又次之射爲兵事所急故又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因射而及故其職附

屬焉司士以治宮諸子以治國子司右以治戎右
司士所掌非兵也而屬于司馬者案王制曰司馬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即
司士之掌而古司馬之遺也虎賁旅賁夾衛王車
節服方相皆因衛車而及故相次焉太僕小臣祭
僕御僕隸僕皆侍御之官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
司弓矢繕人槀人皆掌弁甲兵器之職戎右齊右
道右爲右者也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

田僕馭夫爲御者也所謂僕夫也校人趣馬巫馬
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則皆掌馬之官司馬官之所
以名者此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以及
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土
地形勢山林川澤原野之險易而施其訓道任正
之法焉司馬之職於是盡矣都家司馬有公邑采
地者故附之

榕村全集卷之六

初夏錄一

誠明篇

性誠而已矣故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
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
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
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

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
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即誠也
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
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爲
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
誠忠也强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

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
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
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
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
誠實也草木以實種其終也成實而止故始終一實
也然非舒其枝條展其華葉則實無自成誠者德
之實也明者德之華也天包地性涵理果實之心
有華葉形者足實之所含而發之而依以立者也

故韓子曰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
古人小學大要且養其誠心而漸開明其知識猶下
種而俾舒根也及大學則遂使之明理以誠其身
猶盛其枝條華葉而使成實也夫子曰弟子職先
以孝弟謹信而後學文成人之教則修其文行以
歸於忠信傳謂草木區以別矣此聖人成己成物
之道也故朱子小學題辭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
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
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

致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
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聖人言誠又言敬誠則其心實而有物敬則其心虛
而無邪二事一心也而有虛實之德故夫子於乾
坤分言之蓋乾實而坤虛也心苟無實卽常存而
未免於空虛之弊故誠爲敬之體程子云有主則
實又云有主則虛虛實皆歸於有主誠之體乎心
可知也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中孚卦傳
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此則敬又爲誠之

要蓋誠敬者乾坤合德之謂非乾元周流統貫則
地道不生然非坤貞翕受凝密則大德亦不固下
學之功則無所不用其力也
忠信心之實也修辭立誠事之實也敬以直內涵理
於心也義以方外順理於事也誠與敬立誠與守
義其實一也而有乾坤之德之不同人心兼體乎
乾坤則存誠主敬行義皆一人之事也程子
云有聖賢之別者猶所謂誠無不敬敬而後誠之
意爾不然則夫子屢教學者以忠信矣豈非誠乎

聖敬日躋，豈非敬乎。

誠敬者，德性之事，德也。修辭立誠，義以方外者，問學之事，業也。然問學之業，兼知與行，故修辭立誠，則所明皆實理，所行皆實事，義以方外，亦兼乎精義集義之兩端。聖賢之言，或以行而包知，或以知而該行，大約舉一足以相備矣。知以該行者，如所謂居敬窮理，存心致知，則窮理致知，已兼乎踐行而爲言。故朱子以釋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曰存心致知而已。然問學之目，盡精微，知也；道中庸，行也；

知新，知也；崇禮，行也。程子雖曰涵養用敬，進學在知。又曰，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而守之固。此見舉知足以該行也。行以包知者，如中庸以謹獨與戒愼恐懼對，則謹獨中有窮理。非窮理而能謹之乎？周子以愼動與存誠對，則愼動中有知幾。非知幾而能愼之乎？此見舉行足以包知也。又有並舉三者爲言，如書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夫子所謂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中庸末章立心知幾謹獨。孟子所謂持志知言養氣。朱子所謂存養省察克治。又云操存體驗擴充，皆是也。其但舉知行者，如惟一博約，擇善固執，知天事天之類，則誠敬在其中矣。非誠非敬，將何以察理義之精，而踐其實乎？就誠敬二者，則如敬勝義勝，制心制事，居敬行恕之類，是以敬爲本者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信徙義，質直好義之類，是以誠爲主者也。又有兼言誠敬，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類。要之未有眞能誠而不敬，眞能敬而不誠者。又析言之，則誠者躬行

之本，敬者窮理之要。故夫子謂不重不威，學則不固，必重厚謹嚴以爲學，乃能得之堅固。此講學必先於持敬也。又主忠信，然後可以取善改過，此力行必本於存誠也。聖人開示學者，無如此章之約而備。

朱子言學敬知行三事。五峯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踐其

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葢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倀倀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强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竝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葢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

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如何也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其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强立不返則知其力行之有成矣然則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之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志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存主志其趨向葢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

大學篇

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

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原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曰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淆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親民爲明德功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功夫夫以格物爲誠意功夫似

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
謬者曰無惡無善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
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
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
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功夫次第也知
止與下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
子人不如鳥之歎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
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
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

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
得卽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
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
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自此以下所援引皆古本次序）以
能慮言也（繼小學有素故知止定靜不詳）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
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始終而先後之此大學之
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
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遡先之至
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

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
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
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
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
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
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
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
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
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

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
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
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
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
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能是無實也欲善者
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
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不實己所獨知非人之所
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愼獨
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

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發
其表裏之符輝光之盛成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
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
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
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也以其分有明德新民
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
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
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

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
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
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
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
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
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
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
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行坊表之著紀綱法
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

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尊似
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
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
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
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
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
朱子所言極至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
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
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善之同而盡

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
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
意槩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
槩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既言之也大抵
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愼獨也正心如中庸之
致中和也戒懼愼獨卽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
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枝離爲
朱子病矣以中庸之詳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
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與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

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
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
曰知止而定靜安即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
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奈何曰章次異
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
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
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夫後之君子正之

中庸篇

中庸一書之旨括於首章以後申說其義而已性道

教三者學之本也戒懼謹獨敬義夾持之事學之
要也喜怒哀樂中和之成位育之應明性之不能
不乘于情以見戒懼謹獨之不可已而因極其效
也兩引中庸之以見作者名篇之指道之不行至
問強申天命之性也性發於氣質而有智愚賢不
肖之分必如大舜顏淵及夫子之告子路者然後
三德備而天命全矣素隱至鬼神申率性之道也
道湮於衰晚而有素隱行怪者有半塗而廢者必
知道之費而隱而不離乎子臣弟友之間只存於

己無與於人而不害其反身修德之實然後知循
序以達於高遠之域而確然無惑於幽隱之際矣
舜文武周公申修道之教也數聖人者皆自爲人
子爲人臣爲人弟而充之至於誠神受命事天饗
帝爲法當時可傳後世自教之極也問政章乃夫
子告君之言傳心之與曾子子思孟子轉相付授
蓋中庸之書所緣以作者故以繼舜文武周公之
後而爲一書之樞要達德者天命之性也達道者
率性之道也九經者修道之教也誠明者中和之

德也事於性者誠則明矣無體之非用也所以貴
於誠也事於教者明則誠矣無用之非體也所以
貴於明也惟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者誠之極至
申致中也大哉聖人之道至有容天下言明之極
至申致和也體天地萬物之性於身者誠之至也
致曲而能誠者其次也知幾如神性之體也　始
終之運不二不息以得其性則文王之德之純也
體天地萬物之性而能盡事理精微之極者聖人
也尊德性而能道問學者君子也明哲保身道之

用也通古今之宜知天知人以善其道則仲尼之教之盛也仲尼以下又總以夫子建中和之極而由明以歸誠小德明也和也大德誠也中也至聖申前聖人也溥博淵泉而時出者川流也中節也莫不敬信悅和之至也聲名尊親無斁無惡而有譽於天下者也至誠申前至誠也經綸立本知化而不倚者敦化也中也肫肫淵淵浩浩未發氣象也達乎天德純亦不已於維天之命者也申明首章之旨至此盡矣卒章自下學立心推而及於上

達之至益與首章相發而以一誠盡中庸之道也立爲己之心以知遠近微顯之幾者誠明也由知幾謹獨而入敬信篤恭之域者明誠也闇然無色也淡無味也與無聲無臭之體其原一也誠者實也在事之謂道在心之謂性在上天之載之謂命實理自然無聲色臭味之可覩此所以爲中庸也基之以務實之心終之以篤敬之德此誠所以爲聖人之本而體合乎無極之眞也故曰至矣

中庸戒懼愼獨自來通言之雖程子猶然朱子以爲涵養省察而今又以敬義說之何與曰涵養省察之要者敬義也敬義乃朱子文集中庸首章說之語非吾之言也敬生於耳目形神之交故言覩聞者知其爲說敬也義存乎立心行事之實故言隱微顯見者知其爲說義也朱子曰不覩聞己所不覩聞也隱微人所不覩聞也則二義有感應之不同固不可混而一又敬之道通於無感覺焉息之而天命不行矣故以須臾言之而極之於不覩聞之域辨義者始於幾微之動苟焉恕之則自欺矣

故以隱微言之而謹之於獨知之際察乎表裏動靜之分則知朱子之言之審矣况中庸行忠恕誠明以及尊德性道問學川流敦化體用分發一篇之中與反覆以而要之不離乎中和二者而已中即直內之謂也和即方外之謂也敬立故內直義形故外方苟非二者夾持則德孤而道小又何以致於位育之盛乎自及門如勉齋黃氏乃謂首章功夫止於持敬及下智仁勇之德方以知行之學言之自時以來宗此以爲說者多矣至于言敬而

無別則以兩節分屬動靜又或覺其非朱子之意則以上節為通動靜而下節為靜之終動之始不知知行之學所謂謹獨者皆已盡之而持敬之功蓋舉靜以該動集義之要亦以微而包顯也文集既以敬義為言而語類又云大本須涵養中節則用窮理之功可見戒懼是敬而謹獨則已兼乎知行勉齋黃氏之說非也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可見敬貫動靜而義該顯微虛齋次崖說亦皆非

也但本文是言敬義之功之容故皆自外而內而曰不覩聞曰獨章句將言其直內方外之效以合於未發已發之意故一則自外而內一則自內而外蓋至靜之中卽大本之所以立而應物之際卽達道之所以行矣此條注史氏伯璿所疏蔡虛齋所解及王姚江所疑俱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是兩時事且如應酬一人處置一事以至一坐立言動之微皆須心存在此此直內也其所以應之處之之宜與夫動容周旋之

則務盡道理是方外也有以敬義分屬動靜及乎日與臨事者皆易於錯說蓋平時日用食息起居之際則敬德之容未著而義為之隱及乎邪正是非之關利害成敗之頃則又見其大義昭灼而徒敬不足以言之所謂平日臨事者各就敬義之盛言之而二者初不可以孤行也動靜之說抑復不同平日則已該動靜而言之臨事又指動時事幾之大者言之動無大小皆有義焉惟斐焉無感忘念之須臾未有理義之迹而心之主宰至此不墮

故又或以動靜言敬義亦所謂指其盛者類爾

朱子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頹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然則敬與知行混而為一蓋可見矣其曰昏昧曰頹墮以靜之時言也曰紛擾曰放肆以動之時言也則敬貫乎動靜而知行亦通乎動靜又可見矣蓋方其靜之中雖未有致知之事而炯然常覺者卽知之體雖未有力行之迹而肅然就檢者卽行之基也大抵敬義知行如目視足履一時並用有

此則有彼初無獨任之時徵雖稍先於義知雖稍
先於行然正如目之於足幾微之間非人執
儒先之論其在於所盛所主者而割截疆界坑塹
日時致有放神冥寂以爲敬空言講論以爲知之
失則已誤矣

仁智篇

仁禮陽也義智陰也此語性而以動靜之分言也氣
有昏明陽之爲也質有厚薄陰之爲也此語氣稟
而以清濁之分言也知陽行陰此語學而以先後

之序言也然氣稟以天命而分學以氣稟而起蓋
陰陽者交根之名知爲貞之德其屬陰其起乎元
則陽矣禮爲亨之德其屬陽其向於義則陰矣且
智之爲陽知大始者也以智爲始則不獨禮義陰
仁亦陰也何則仁以行之已屬乎所能之分故也
夫仁也者心德也專言之則不獨包乎禮義而亦
包智偏言之則禮義居仁之後智居仁之先在仁
後者仁統之在仁先者則與仁對而並行而要之
亦歸於所謂專言之仁而已夫子旣言修道以仁

矣下又曰仁義禮而本之於天人之知上仁專言
之而包乎義禮智者下仁偏言之與義禮智對者
及言達德則有智仁無禮義是又以仁包禮義而
與智對者也智所以得與仁對者以其在仁之先
也性之德旣如此故下言氣稟亦先之以三品之
知後之以三品之行言學則先好學而後力行先
明善而後誠身此自唐虞至關洛未之有改也然
達德有三而行之者一明誠二者皆歸之於誠則
明之本亦在乎誠而已矣誠者一也五常之信也

專言之仁也其在天則太極之實體而陰陽之分
不足以言之也或曰明之又本於誠何謂也曰言
仁義禮智而復言智仁勇則四而三之仁統禮義
也言智仁勇而復言明誠則三而二之仁統勇也
言明誠而要歸於誠則二而一之仁又統乎智也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專言仁則一德五常無不具
擧故孔門以仁立教而告君子修道以仁也蓋仁
有在智後者有在智先者在智後者仁之用在智
先者仁之體體者粹然心之德也渾然未發之眞

也。豈智所得而先哉。見於用。則智先仁後。智者非他。仁之端倪發露者也。聖賢之教人也。存其心以致其知。致其知以踐其事。故張子曰。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此子思因夫子之言。發此二義。以盡聖學之要者也。聖人之學。惟知與行。知行之本。在立志與持敬。然立志持敬者。亦本於誠而已矣。好學力行。根乎知恥。此立志之說也。非禮不動者。自齊明盛服始。此持敬之說也。無誠則志非所志。敬非所敬。而知行皆謬。故

三德九經。皆曰行之者一也。此所謂自誠明。

夫子教仲弓以敬恕。敬恕即敬義也。義以處事言。恕以處物言也。亦即忠恕也。敬而後誠。誠即忠也。此求仁之要。乃其告顏子反不詳者。顏子清明而純粹。故與之言克己復禮。而體用皆在其中。蓋凡不敬之心。不義之事。皆己爲之也。克之以復於禮。則天理周流於一心。公道類行乎事物矣。非仁而何。

聖人言學。隨其所指而不同。而要無偏義。不獨其告顏子。即教司馬牛者。雖偏於言之一事。然語默之宜。即所謂義而出之以難之心。即敬也。

書洪範敬用五事。夫子告子路修己以敬。似專以敬言。然自一身至萬事。當然之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盡之。皆所謂義也。而總以敬用。此所謂敬以行義。一言傳心之要典也。修己以敬。亦若是爾。子路不知修己兩字之無窮。而益求其詳。故夫子極其量而究言之。益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及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或問告曾子子貢一貫之說。曰。其指一也。因曾子推其意以告門人者。以忠恕爲說。

而夫子之問子貢。以學識開端。故以爲有知行之別耳。夫由二子所得言之。則所入誠不同。疑夫子所以發之亦異。然既謂之一。則無二。若所謂一者有異。是二之也。非一也。子之告君曰。智仁勇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聖人之本。仁者見之謂之仁。曾子是也。智者見之謂之智。子貢是也。曾子已見仁體。故能以忠恕發其蘊。子貢見爲智而未至。故待問以啓之。而亦未聞更有所發明也。竊意當時若有問者。如曾子之門人。不知子貢如何告之。使以

誠明之義闡發其意與忠恕之旨互相證明則所
以啓萬世無窮者益精切矣
周禮三德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主忠信存誠
之事道者達道也察之由之必以誠一爲基故曰
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敏德者好學之事書曰
惟學遜志務時敏是也學問思辨爲篤行之地故
曰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孝德者舉孝以該衆
德也此躬行之事也孝德在於身則能知人之逆
惡而有以化之此治本也不曰以爲治本者通上

下也蓋道者對性之稱曰道本則知至德之爲性
行者對知之目曰行本則知敏德之爲知下三行
皆孝德之行也而至德敏德無間斯知孝德之爲
行矣成周學校教學之綱如此
顯諸仁仁即德也仁在内而顯之則日新此德之所
以盛藏諸用用即業也用在外而藏之則富有此
業之所以大此天地之誠明明誠也夫易聖人所
以崇德而廣業者何也凡人性之智極其高明其
崇如天而人性之禮極其敦厚其卑如地萬物發

化不出於天地之中故言崇廣者未有過於天地
者也萬事之理亦無不出所性之内聖人以易進
德修業則智禮成性存存不息而道義出極於崇
廣而不自知矣蓋德進於心則所知者高大光明
而有以致道之用仁之所以顯而日新也業修於
身則所行者切近精實而有以立義之體用之所
以藏而富有也此聖人之誠明明誠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曰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用以知而利德以用而崇知以德

而化然則欲從事精義者舍德奚本哉故夫子欲
修德以講學默而識之而不息於學誨之事也又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
易則易知以其知之易也簡則易從以其能之簡也
所以然者誠也誠不二故易誠無爲故簡惟至健
而無息者爲能體此惟至順而有常者爲能行此
易言盛德大業崇德廣業則上下同流天地疑其
不可易至故首則以易知簡能爲言終曰德行恒

易恒領如是則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忠者易恕者領也

孟子篇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所爭者心之生與熄爾告子之心以熄而不動以熄而不動故雖根心而發之言與志爲用之氣皆以爲無與於心也孟子之心則以生而不動以生而不動則言心之發也氣志之用也孰者而非心乎哉所以然者告子之於心逆而制之也孟子之於心順而充之也

逆而制之者以本有之義爲外而不事且速其不動而助之長也順而充之者有事於本有之義至於久而自然不動也蓋義理者心之所固有而心能生之物也心固生物然不以其所固有者而充之長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孟子之學原於見性之殊而究於事心之異謂性無仁義故外義外義則失其所以爲心而何有於言與氣惟知性者則操存吾仁義之心而言者道之所寓也氣者理之所乘也無非心也故不得而棄之也然告子之心

所以亦至於不動者極其強制之效而泊然無所思寂然無所擾所謂以熄而不動者也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彼自謂得心之本然窮心之至妙而聖賢視之其心已枯絕灰滅而不足用非復本然理義生生之心矣豈不反以害乎心哉聖賢之心周流乎事物其於不動非意之也理義充于心而浩然其無所疑浩然其無所畏卽欲以事物搖惑之而不能故見爲不動焉耳爲告子之心者不得不外乎言與氣也外義故也爲孟子之心者不得不

兼乎言與氣也集義故也然則言亦氣也何以別乎曰載心而行者之謂氣言之在氣尤其精者也精故不混於氣而與氣竝論且特論之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己之言然於人之言亦然如是則無以知人詖淫邪遁之言而已且爲詖淫邪遁之言無以知人蔽陷離窮之心而已且爲蔽陷離窮之心以蔽陷離窮之心發而害政害事無義可知矣於是而責之以養吾浩然之氣以得其所謂心豈不遠哉是氣也賁育黝舍亦有之何也言誠如

賁育黝舍之氣則告子之賤之者是矣而非所謂
吾浩然之氣也是故不動心一也知氣而不知心
者黝舍賁育是也知心而不知氣者告子是也心
與氣合氣與心合者曾子孟子是也所以然者以
本然之理義養之無氣之非心也夫志氣者合之
斯爲一析之斯爲二孟子志氣之辨蓋爲告子言
之也

象山姚江之譏朱子動曰義襲而取想告子之於孟
子亦然故孟子說之曰吾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者告子意謂義襲而取者外義也
不知義者也不知義故不知言而不能集義以養
氣皆一事之病耳然告子意中疑儒者以義襲取
氣非謂以襲取義也告子意中如此而孟子譏之非
告子襲取而孟子非之也象山姚江以孟子斥告
子襲取於本指頗乖矣又曰襲義則文旋復反是
兩失也夫告子之外義蓋外之而不求也非求而乃
之於外今以錯認而因以朱子爲告子義外之學
是徒以自證其遺棄禮義之偏而果墮於告子之
域也然陸王謂朱子襲義告子疑孟子襲氣意雖
不同而適相發蓋告子謂氣爲襲取於外者正其
謂義爲襲取於外者孟子直究根源不復指其暴
氣之非而斥其外義之謬也

心者本體之妙也氣者所乘之機也心之生理乘於
氣猶苗之生氣乘於土告子守其虛寂之心而猶
以之自妙正如宋人指其枯槁之苗而猶以之自
功蓋其以戚爲生以槁爲長以無事爲必以忘爲
助眞後世釋氏之學之比豈知心離於氣而生理

絶苗離於土而生氣熄矣向來謂無事而忘者一
病也正而助者又一病也夫四者之病正相因耳
以芸爲無益於苗而不芸者卽其助之長而揠之
者使其不助之長則知芸之不爲無益也使其知
芸之益則必不助之長也

七篇所言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操存
涵養之要也而以爲多於發用累於本體何也曰
凡此篇所謂心者皆仁義之心爾故曰放其良心
曰失其本心也良心也本心也卽仁義之心也仁

義之心放失之後追求復之是之謂求其放心非體驗無以發其端非克廣無以盡其實非操存涵養亦無以爲體驗克廣之地也操存涵養體驗克廣皆學問之道皆所以求其已放仁義之心而已夫豈以求放心者爲以操存涵養言然後由此以進於學問之道哉且孟子所謂操則存者即求放心之說其意皆兼乎敬義之兩端存養亦孟子之言其意亦猶是耳朱門曰操存曰存養者往往借之以對省察克治之目殆斷章之取而非孟氏之

本意也然則明道之言非歟曰明道之意蓋謂學而能得其本心然後日克月明上達而不可禦其與伊川之言一而已矣若援以合於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則於思孟全書之指殆弗深考者耳

孟子之後識聖人之道者董氏而止爾益孔子之言道也莫大乎言仁義禮智施於五倫之際故曰修身以道即達道也曰修道以仁達德之總名也仁者人也至於知天則推仁義禮智之施之輕重先後以釋修道以仁之意也益仁也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義禮智皆仁也親親尊賢五品達道之總名也親親莫如父子尊賢莫如君臣由父子而殺之爲兄弟皆謂之親親由君臣而等之爲朋友皆謂之尊賢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長幼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錯也故夫婦人之所以自別禽獸生理之原也父子主恩故仁以親親爲大君臣主義故義以尊賢爲大禮自父子君臣之大以行於親疎長幼上下之間故等殺由禮而生也夫是則人倫備矣而事親爲之

首故曰不可以不事親修道以仁而仁者人也不知之何以體之哉故曰不可以不知人人所以爲人者其性天命也其倫天序也故曰不可以不知天知人知天者智也仁義禮所由以行也合而言之則亦統於一仁而已故曰修道以仁也惟孟子知之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智之實知斯二者惟董子知之故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樂

循理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循理謂修道處善謂安仁仁義禮節皆善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天知人也智也明善也蓋性之德仁義而已仁義經而禮智緯之行之者一信以成之聖賢論道無以加此

韓子引大學斷自誠意先儒或譏之殊不知大學以誠意正心爲治家國天下之本而其知此者謂之知本謂之知之至佛氏不知此者也故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此於立言之指旣然而又深得古

文之意韓子所謂善讀大學者也道易明而敎易行者本於性而已性者仁義也其文易書詩春秋總言之也禮樂刑政對老氏言之也士農工賈以下對釋氏言之也仁則順而祥愛而公義則和而平處而當以生以死以假以享然則修身治天下果不出於禮樂刑政以之爲己四句亦對老氏而彝倫日用之質雖生死鬼神之理不能外之矣生得其情四句亦對釋氏約曾思孟子之指以成文故程子謂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程子謂退之以博愛爲仁爲非蓋譏其擧用而遺體然以愚觀之欲以一言盡仁體未有善於博愛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生廣生夫此卽博愛之謂也程子曰仁生理也朱子申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夫此亦博愛之謂也論語立人達人程朱以爲狀仁之體夫立人達人者博愛而已言博愛則體用具擧固無嫌於體之遺也行而宜之意亦如是蓋行者用而宜之者心故周子亦取其語

曰愛曰仁宜曰義愛宜心也愛宜之德性也朱子曰愛者仁之情仁者愛之性然則性情一也而以愛言仁者豈有病哉

曰博愛之謂仁至一人之私言也言道德不離乎仁義而老子離仁義以言道德之道自周道衰至孰從而求之言老佛顯行孔道不著擧之於口而仁義無所從聞筆之於書而仁義無所從考今之爲民者六言情游士農工賈之外今之敎者處其三言鼎立儒道之中農之家一至民窮且盜則是六

謂民之爲蠹也古之時民者多矣至晉而爲夷則
釋參儒道之爲禍也然此一節自分四節古之時
至無爪牙以爭食也斥老氏之非禮樂刑政也君
者出令至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斥釋氏
之棄父子君臣民事也帝之與王以下又原老氏
欲爲太古無事之弊傳文以下又究釋氏欲治其
心之失生三代後及夷狄之教之云皆指佛也其
時佛教尤盛故其辭而闢之尤嚴且切如此夫所
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言道德仁義之大用盛

效蓋老佛之所欲撤而廢之而其功化與我殊爲
者堯傳之舜以下則言此道傳授之正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至篇末乃言反經滅邪之方也

榕村全集卷之七

初夏錄二

通書篇

通書四十章皆錯綜以闡太極之蘊然其義各有攸
當而前後諸章蓋互相發首兩章言誠誠即太極
也所謂無極之眞也無極之眞有善無惡首章言
其在天者而一通一復爲四時之紀萬物之命次
章言其在人者而一動一靜爲五常之本百行之
原也三章四章兼誠幾言之三章言凡人之幾有

善有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也四章言聖
人之幾有善無惡所謂無欲主靜而天下之故常
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也五章又以凡人言之以
明五性感動之旨也六章又以聖人言之以明定
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後九章乃言爲學變化氣
質至聖賢之道七章言有氣質之性而師教不可
不立也八章則言必聞過知恥以爲受教之地九
章則言必窮理知幾以爲入聖之門十章則遂言
學聖之至必如伊尹顏淵而後可也十一十二十

三章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十四十五章所謂學顏淵之所學也十六章申太極前半篇之意動靜者陰陽也化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陰陽互根也神也神之所以不二者以其理之一也混之斯爲一闢之斯爲萬神理之妙乎萬物而不可窮也十七十八十九章言樂樂者樂也自然之極也其本亦在於淡而已此中庸尚絅圖說主靜之指故二十章遂言無欲以申太極後半篇之意二十一章又言公明以申明通公溥之說也二十二章總

理性命言之實太極一圖之體要與指微已至此盡矣以後雜申前文之意而已二十三章申志學也二十四二十五章申師也二十六章申幸也二十七章申思也二十八二十九章申務實也三十三十一三十二章皆言易以申首章性命之源之意則命之源誠而已矣乾損益動章言存誠而愼其動也家人睽復无妄章言愼動以歸於誠也此蓋易忠信立誠之道敬義夾持之要而首數章言誠幾道德愼動者皆聚之矣三十三章又申顏子也三十四章又申文辭也三十五章所謂蘊之爲德行也三十六章所謂行之爲事業也三十七章又見公能生明以申三十六章之意也三十八三十九章言孔子者立人極之人也四十章言蒙艮者自童蒙至聖賢皆以主靜爲學之本也通書四十章豈徒發明圖說之蘊蓋學庸語孟孔顏曾思孟氏不傳之絕學存焉

周子於圖說曰無欲故靜於通書又曰無欲則靜虛而動直或疑靜虛之靜非主靜之靜非也蓋無欲

故靜靜虛靜虛故動直靜虛乃動直之本故曰主靜也所以無欲者則自存誠謹幾而來存誠謹幾則無欲而誠矣一者無欲也誠也故曰一爲要也聖人曰中正仁義明者則曰明通公溥中禮也正智也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以靜而義正者爲主此易貞下起元之意所謂利貞者性情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神明其德者也仁義智所以爲靜者董子謂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當於道上行之時則萬物

已藏斂成就是置之空虛無所用之也人心及乎義智之分而萬事收斂則亦截然而止澄然無爲矣明者義也通者智也公者仁也溥者禮也此之明通公溥重在明通主靜之意也至養心亭說所云誠立明通則又以誠立爲重蓋以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則誠立誠立則明通明通則公溥不待言矣二者文雖異而同申圖說無欲主靜之指故以周子之言前後反覆而自相證則得之矣夫動靜時也聖人之道未有偏焉者也其所以靜云靜云

者靜之分雖陰而主乎陽動之分雖陽而主乎陰故人心寂然則神明爲官動而感物則形體迭用善惡生於形體之交而人心紛於有感之際此衆人所以常因動而失性聖人所以必主靜而立極也乾之元不爲首坤之貞以大終皆主靜之義也艮背之辭尤二聖之微言故周程屢述焉

邵子云天地之數五五位之中有無體之一有不用之一以人心言之則五者性也無體之一者信也專言之仁也不用之一者智也蓋信土德也該五行乘斗氣其在天則太和之一元之運乎四時故曰誠曰仁惟人所以目之而已智水德也四時之運惟冬不生然生物之本在焉智於四德猶是也此知所以爲行先而誠所以爲知行本蓋不用者用之根而無體者體之極也大由邵子之言則不用者之由朱子釋周子之說則不用者之一然義猶半用而智全不用也易言利貞者亦曰自利以歸於貞而已矣

定性書大公順應者敬義之學也內直故公外方故

順而其所以能然者敬義也書雖不言然語錄言之所指繫累穿鑿之非而歸於主敬明理者卽此書之義疏也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乃怒時之敬義推之他時他事莫不皆然矣書中引艮背者言其無所繫累也引惡智者言其不可穿鑿也繫累而失本然之心穿鑿而失自然之理皆緣無敬無義故耳無所繫累穿鑿則靜亦定動亦定蓋無欲而靜虛動直矣此周程相傳家法也張子之問有偏於靜定之意故明道以是發之呂與叔蘇季

明道橫渠者也吳日問於伊川欲於未發之時求中似亦會聞靜定之說而索之過者故伊川之答季明以爲未發不可求有心求之則是已發矣惟是平日以敬涵養則自能有未發之中而有以爲發之本及季明屢問則又以爲必於已發之際觀之蓋能以義制事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所則此心自止而不動矣夫涵養久而發必中節者靜以善動也物各付物而心自止者動上求靜也敬義夾

持動靜互發而必以敬且靜者爲先此則主敬主靜之說也周子以仁與中爲動義與正爲靜蓋存之以仁而後能動而中處之以義而後能靜而正故朱子曰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自周程而朱心傳之要莫大乎是矣

自宋以來格物之說紛然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溫公司馬氏之言也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藍田呂氏之言也以求是爲窮理上蔡謝氏之言也天下之物不可勝窮也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在我龜山楊氏之言也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又曰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武夷胡氏父子之言也格正也物事也去其不正以歸於正則又近年姚江王氏之說也古注之說不明而諸家又紛紜若此此古人入德之方所以愈枝也程朱之說至矣司馬氏王氏不同消而姑舍是餘諸子皆學程門者宜乎各有所至矣然朱子之意猶謂程子之言內外無間而本末有序非如

諸儒者見本則有薄末之心專內則有遺外之失又或以外合內而不勝其委曲之煩皆未能得乎程氏明彼曉此合外內之意及積累旣多豁然貫通之指也雖然程子之說則眞聖門窮理之要矣而施之大學則文意猶隔蓋大學所謂格物者知本而已物有本末而貴乎格之而知其本末者天下國家也本者身也知天下國家不外於吾身之謂知本知本則能務本矣此古人言學之要大學之首章學記之卒章其致一也象山陸氏之言曰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講明也修身正心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又曰學問則無窮止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瀆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愚謂陸子之意蓋以物有本末知所先

後連格物致知以成文其於古人之旨既合而警學之理尤極深切視之諸家似乎最優未可以平日議論異於朱子而忽之也就諸家中則龜山之說獨爲渾全蓋雖稍失大學淺近示人之意而實聖門一貫之傳也故朱子之詠延平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卓其緒龜山是承

象山之學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講明亦言踐履所謂與朱子異者心性之辨耳象山謂卽心卽理故其論太極圖說也謂陰陽便是形而上者此則毫微忽之差而其究卒如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江之學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於心理二字往往混而爲一答顧東橋書引虞書斷自道心惟微以下而截去上一語晚歲遂有心無善惡之說夫心性之原旣差則志其所志養其所養講其所講行其所行二本殊歸其道使然今言陸王之學者不謂其偏於德性而缺學問則謂重在誠意而輕格物此亦朱子論近世攻禪若唐檄句驪守始者類也張子言釋氏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聖人則

因誠著明因明致誠愚謂果誠則無惡明之理惡明者其誠非也故程子曰旣無義卽敬豈有是處然則陸王二子之敝其應辨析者固在心性人道本原之際不在講學持守知行先後之間也

太極篇

朱子釋太極云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氐其訓皇極曰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訓雖不同而義相貫蓋凡物樞紐乃其至極無以復加之處而其以爲根氐而外者必無不與相似是亦所謂標而準之者也

夫天地之間物化同流無一不肖其所自生者故一瞬猶似晝夜也一晝夜似望晦也一望晦似春秋也萬物精魄似水火也水火似日月也日月似天地也蜎動吹噓華實瑣細莫不有所類焉莫不有所像焉雖然此皆形氣之屬耳則於兩儀四象而有者也兩儀之爲儀四象之爲象取氣表其象萬物所則效之者非所謂極也極也者純粹以精之理至眞而無妄至善而無惡其爲物也不二其爲道也不息此所謂天地之性而萬物得之亦各一其性有若以之爲根氐

標準者然比之兩儀四象則無聲無臭爲之主宰綱維至極而無所加於其上故曰太極也皇極之爲極亦以人君能盡其性而足以爲臣民則傚天地聖人之性何非極乎其至不能爲萬物萬民之則不足以爲萬物萬民之則亦未可謂極乎其至矣是故未論圓首方足五行之秀者也卽橫生倒生血氣之倫皆有人性皆有天地之性顧人不參耳且夫人性之善於何驗之從古及今不知其千萬年也天地之爲天地無有他事生萬物而已生生也不生則成其所生而又以爲生生之地也觀天地之爲天地者天地之情之心可見矣觀天地之情之心者天地之性可識矣邵子謂天心無改移夫其心之無改移者以其性之不可改移也其在人者則亦以心之發知其性善而已矣至於鳥獸草木良知良能之所發見皆足以驗其區區之善與人同得之天地而初無殊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聖人所以對時育物參天贊化與太極合德者也

理氣雖無上下先後之可言然所謂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者自超然形氣之表性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具也由此觀之道器安得謂無上下陰陽有終始天地有混闢而其性終古不移故混兮闢兮終則有始由此觀之理氣安得謂無後先近代多譏朱子不當以先後言理氣因之上議濂溪動靜生陰陽之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則不獨上下孔子之言生陰生陽亦孔子之言也安可以言生言先後者爲二子病也且上下先後

皆非判然兩截之謂如無性何緣而有氣如無氣性亦不可得見氣者性之所生因而爲性之用一而二二而一韓子所謂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者也故孟子曰配周子曰妙合皆言其不離之中有不雜者存也以人心論之無喜怒哀樂則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故中庸言性道以四者發未發言之孟韓言性情表裏相應此所謂不離者也仁發爲喜而謂喜爲仁不可義發爲怒而謂怒爲義不可情自情性自性故聖人言道心又言人心此所

謂不雜者也跡近代疑者之意乃以氣之流運而適中不偏者爲理故羅氏則曰理在氣之轉折處見蔡氏則曰以太極爲陰陽之本體不如以爲全體之爲安二者所見正同此如以喜怒哀樂中節爲性語非不是恐未究其根源若真知性之爲性則知周子之言朱子之言爲無弊或問性既善何以乘於氣而有不善曰形而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道者器具之理器者發用之材理皆善材亦無有不善然理一而已矣材則取備以備用自紛紜錯

化巧歷不能窮也然者多寡而偏正生矣又性無形氣有迹有迹則又有精粗醇醨之異譬之五味皆旨也或不備或多寡失其齊則變而爲惡味五色之相參雜也亦然且色味既有形之物則必有蒂萼莖淡濃厚淡薄固不能以均齊也人受天地之中陰陽五行會萃均和得其正者也物則偏而不能全乎天地之性然就人之中又有正而偏者爲愚不肖之不移物雖偏而亦有偏中之正故有形類性情與人似者又人得其秀其氣清粹物得

其粗其氣昏駁此又性之通塞所自分也如四靈之屬則雖偏而清粹者故其性特異人而得其昏駁者反之

太極猶種也二五者根幹枝葉也所生之人物則穀實也種之中含根幹枝葉今於種子中有松葉幺荷者是也及果穀之成則皆其種而已矣樹之道在成實天地之道在生人人與物同生也而種之美者爲故天地之性在焉惟天地之性在人故人心渾然太極而獨肖乎天地自是而發之形神

交五性感萬事生焉是衆人之陰陽五行萬物也
寂感一中正仁義行萬事定焉是聖人之陰陽五
行萬物也如成質之後又自為種而生生不窮此
人所以曰天地之子繼其志述其事而終其功而
天地爲古今之化舍人事則莫大焉者也周子之圖
既首尾之於一極矣然於人極而兩之者抑以人
自生於父母之後而其視天地也則闊乎與我其
不相續是故於氣化形生而兩之明乎受之於天
地者此也受之於父母者亦此也受之天地父母

同乎一性其全而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嗚
呼此西銘之指之根本也二人不相見二書之作
不相謀以其義之至者論之則西銘之作所以終
太極之意惟其不期而同此乃所謂同也康節之
書又曰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
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
矣人之道則盡之於聖人旨哉斯皆極至之論

人物篇

太極行而為一陰一陽之道所性具而有見仁見智
之偏日用飲食蠢蠢不知則又其每下者中庸有
智愚賢不肖之分周子有剛柔善惡之等孟子韓
子有才品之論張子程子又有氣質之說皆根原
於大傳之意而有詳畧賢智及剛善柔善皆才品
氣質之清而淳者但偏耳愚不肖者惡者則是得
其粗而駁者足以蔽衡乎他端之美而不止於偏
而已或有愚而稍淳厚不肖而猶聰敏亦不足以
言賢智也領人雖有虧蔽而終異乎禽獸之虧蔽
人於類屬土土中氣而備五行故人實受天地之

中而完五德其偏極者益德之甚少而未嘗無禽
獸則無之者也譬之烹飪五味全具或加鹽鹽盬
桂少則似未嘗廢於禽獸則撮其一齊不特寡少
而已以形體論生人之類必備五臟必備五官手
足必備五指禽獸則不能具五雖甚而五臟五官
有不能具者是故人雖愚可使智雖惡可使善其
蔽虧者清濁淳駁之為爾其本固在也夫其根伏
者滋之雨露則可以繁陰其火宿者對以薪草則
可以燎原聖賢之教人復性而已未嘗使增所本

無也禽獸則因所明者而導之因所善者而順之因所能者而用之偏蠹者無可補完之道塞甚者無可終開之理蒜亦不能增其本無故爾龍麟鳳皇聖人比德焉其得氣清且淳矣而以人視之猶偏故言與天地相似者非人莫屬也

草木之生子也至繁禽獸次之禽獸之小者無知者如魚蟲之族生子尤繁其大如犀象牛馬靈如獼猴之屬則不能也人之生比物類尤少此所以為最貴夫人物亦天地之子也惟天地能廣生

人物而兼愛之人物則不能故禽獸魚蟲之類不能篤於天性固其氣之偏塞亦由生繁而情不專也然飛走者孳伏乳哺天性之愛其初不與人殊卽若魚蟲之孕蓄矣俗謂凡魚產子之處其所流傳至生育之期必來故處又如草木開花之候移栽則土俗謂花愛了然則雖至微至繁而性之不可汨亂者自在也至論其等則又不但人物性有厚薄愛有差分卽天地生人物之初亦不□繫故繫氣之生與精氣不同其愛繫氣之所生也亦不

亦其愛精氣之生者之厚故草木以食禽獸禽獸以養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而聖賢莫之非神明不之惡也精氣之中其稟得高厚之氣者爲尊崇富貴又可以駕使服屬一切卑賤之倫尤爲天心之所眷顧然必皆能善承天意知自貴於物則勸修人職知尊在民上則敬代天工斯可以自異於民物而能體天地兼愛民物之心必使之各得其性而後可耳不然則是暴殄天物害虐蒸民亦曰天之所厚其可乎韓退之原人篇以人統禽獸而

曰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以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擧遠

草木叢生於山澤開榮落不相侵害禽獸則有齧嚙爭奪比之草木不如多矣然亦飢則噬怒則爭欲饜而棄忿平而釋人則其願無極其怨無終留贏餘於子孫結禍釁於數世毒積家邦害及民物其不如禽獸遠矣然則天地之性何爲以人爲貴乎蓋凡不善之端皆緣善者而反草木不能相害亦不能相利也禽獸之類如蜂蟻之擁其上烏鳥之

哨其親同羣旅居之族相嗅咻者比比能然此禽獸之靈賢於草木者也若人則自五倫親愛推之可以睦族黨䣊鄉鄰其大者至於澤天下其功用幾與天地並豈可與血氣之屬一日而語哉惟其全能之備也故擴而充之貴於萬物而逆而反之則其惡亦非萬物比也此如富厚崇高之人可以遠施乃爲善之具而驕淫矜夸者藉以濟惡覆不若窶人丐夫得厭而止無厲於人不府章功也禽獸性之善者終古不易人則世變風移不能常保

其性何與曰所能者多故不專所習者速故易變禽獸之善者終古不移一則無習化之變一則所稟偏而專也此如一人專治一藝一人兼通衆藝其一藝自然歷久不忘又如兩人皆不純善而一聰黠所習愈多其善愈損其勢然矣然孟子終謂人之性善不與物同者物明於一而暗於他不能與天地相似則不足以言善不足以言善者非謂無一端之善不足以語於純粹至善之本而得乎天地之性之全也由斯以觀孟子之於性也豈所

謂論性不論氣者乎其論人性也正如禮所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傳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正以其稟氣賦質獨完且粹所以謂之善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人皆有之若禽獸則或有其一不能皆有或稍有之而長而忘之久而棄之矣如謂孟子之言性也以天命之本言也論理不論氣是以未備如是則天命之本一而已矣人何人物之別之有而孟子以爲異於禽獸以爲必不

可同於犬牛者故獨所謂智愚賢否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不以爲性似乎離氣論理孟子之意以爲賢否智愚相差者小均是人也則皆與聖人同性若非若犬馬之判然不與我同也若果聖人不與我同性則我之耳目口鼻所悅所嗜必皆不與聖人同如犬馬之飲食居處不與我同類而後可今耳目口鼻所悅所嗜一一與聖人同獨至其心其性而有異乎哉是故雖愚可使智雖惡可使善非若禽獸之愚而必不可使智惡而必不可使善也

雖係才有異而亦孰有能盡其材者乎苟盡其材人一之己百之人十之己千之則亦未見力不足者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材善故性善智愚之稟其較不多故曰近也不能盡其材而性奪於習則有倍蓰有無算故曰習相遠也是故孔孟之論性之在人者皆兼氣稟而論者也氣稟即材也韓子所謂有三品者蓋原於孔子上智下愚之指是故以孟子獨言善者爲非聖人之言至矣故言相近以槩人性之皆善又言不移以處間生之善惡

賢人之言則必合之而後見聖人之意孟子得其所謂相近者韓子得其所謂不移者夫以稷文王羊舌越椒之生蓋間値者也乃其所謂生大聖不數生大惡亦不數者也欲以爲常品而易性善之說則過矣雖然韓子雖異乎孟子之說而亦可以補孟子之意以合於孔子之言且其曰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明乎人雖下愚而與鹿豕之蔡不可制者異矣彼其所以可制者則以人之爲性者五雖反於一悖於四而五之爲五自在也朱子中庸解天命之性兼人物言之其言氣稟亦曰人物之偏正通塞以及賢愚之昏明厚薄理雖詳密而不可以是論孟子之疎蓋孟子所謂人性正以其得乎正且通者而謂之善昏明厚薄之材可以學變故曰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材者也非孟子不言氣稟而所謂善者純以天命之初說之也夫自孔子至於程朱所言詳矣其閒猶有不相知而相議者然皆得聖賢之學而無不同同乎見性焉爾所見同故其所以相議者不能相病而適相備然

而猶相議者何也偶失其意於語言之表古人所以貴乎親炙之歟

人心篇

人心道心人形也道性也心居形性之閒形性妙合而心爲之主故有道心又有人心也性者生物之本也故自心而上之通極于天命之德則曰道心形者物生之迹也故自心而下之發見爲耳目口鼻四肢之情則曰人心無兩心也別爲人心而曰危者蓋形氣之用衍之可以流而爲惡而失心之

夲然亦不得謂之非心也故曰人心危也其後孔門謂之人欲天理益人心惟有欲也是以危道者理也理原於天無聲無臭是以微其告顔子也曰己曰禮此則又指夫人欲之私天理之實之所在也夫公天下之欲不爲惡惟有己則私耳理涵於心之謂性見乎事物則爲禮而可循而禮斯實矣雖然發人心道心之指未有賢於孟氏者也其曰仁義之心所謂本心良心也卽道心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者也其曰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

於聲目之於色所謂人心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耳目之官亦心也而非所謂本心者故不得爲大體其論消長存亡也用道論之也道心爲主之謂存人心聽命之謂長反是則消亡矣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鄕非歎其不測之妙也正謂理難著而欲易流微之至危之甚也周子曰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形生神發所謂心也五性感動則道心與人心幷合而其發此善惡之所以分也故曰幾微故幽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果而確無難焉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此哉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則是自體驗而表出之益自謂得周子之傳以推明孔氏之意張子又曰心統性情者也此又深合虞廷之旨一語傳心之要也

自漢以下儒者以氣質爲性故程子爲之說曰性卽理也言氣之中有亘古今不易之理是之謂性不可以氣爲性也自是至今日雖人能言理實未免於以氣爲理故宜爲之說曰理卽性也言氣之中

有亘古今不已之性是之謂理不可以氣爲理也太極圖解朱子傳道之書也其曰太極動靜而生陰生陽也曰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言太極本無極而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曰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誠也性也朱子所以言太極也卽其所以言理也由是而賦於萬物故爲萬事皆此理爾此性爾故中庸首章說以人物之生

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又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夫朱子之言理也如此，後世猶有謂其窮理之說爲支離者。

在人者率性爲道，天地何獨不然。一陰一陽之道，亦天地率其至善之性而爲之者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言道則可以對待言，若性則不可以對待言。性者渾然一無極之眞而已，然則言性以仁義以四德，蓋亦自發用之後，而推原其本體分爲名狀之云爾。性則沖漠無眹，易有所謂兩且四者哉。是故聖賢惟以善名之，不可加一辭。率之斯爲道，散之斯爲理，故有塗轍之可循，條貫之可析，此性道之說，太極二五體用之分也。

性之所以爲性者，善而已矣。性之所以爲善者，仁而已矣。在天地則爲生物之本體，所謂大德曰生者也。性從心從生，說者謂與心俱生，非也。謂心乃能生者，心之所以能生是之謂性，易爾向與反言中庸，至於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人云其生物者即其爲物者，歎其說理之妙，詞省而意足。故易言天地而曰繼之者善，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孟子言人而曰性善，又曰仁也者人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韓子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矣。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旣生矣，萬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朱子解中庸，謂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夫仁義禮智有存有感，喜怒哀樂亦有已發未發，是道心人心皆包乎動靜以爲言也。而聖賢之論，乃以靜爲性，動爲情，則道心人心亦可以動靜別之與。曰，從乎性者，性情皆道心也；從乎形者，人心也。可以言情，不可以言性。是則道心包動靜，而人心則以動言而已矣。夫有形則有知，有耳目口鼻之官，則有聲色臭味之好。雖未接於物，其本固在也。以爲動而後有何也。曰，人心之方其未發也，耳目口鼻之官

統於大體喜怒哀樂之用涵於一中是形性之未分者也人也卽道也卽人卽道則不謂之人心動而以人從道則亦不得謂之人心矣惟其不能以人從道而竝行錯發於日用之間於是乎有人心道心之異而危微分焉中庸所謂未發爲中猶畧言之也孟子發其指又曰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則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梏之反覆然後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所存卽未發之中也道心也至于不足以存則未發之中亦亡矣禽獸者雖未交於

物而所性之本已失人而如此故曰違禽獸不遠矣此中庸所以必先於戒懼以致其中孟子言操存者雖不專以此言而此其要也周子之靜程子之敬其原悉出於此

天地篇

文中子曰天者統元氣焉地者統元形焉人者統元識焉又曰氣上形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邵子曰形氣交而神處乎其中三才之道也是二說者初讀之至精之論也苟以辭害意則謂天地者徒

坱然塊然之形氣而至靈之神識乃存於人之身不但於理謎謬且大有害於存心行事不可不知也天者氣之宗也神者氣之靈也所謂帝者其主宰也天之功見之於地其成形者皆天之氣成形而有知識者皆天之神人者所生之物藹類中之一頭以其得中氣而最靈於萬物天施地生其精且秀者在此故推之以配上下而爲三才豈謂其更靈於天地乎哉或以書以民爲天之聰明視聽何說曰民者天之所生其聰明視聽卽天之聰明

視聽也緣此遂謂天無聰明視聽可乎記謂人者天地之心者與曰此非以天地爲血肉之軀之謂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人又萬物之最能繼天地之志則天地之心實在乎此故又以人爲天地之德孝經以人爲天地之性合此天地無德性但人受天地之中與之合德而得天地之性者人爲貴周易言天地之心書稱天心帝心不一而止張子亦曰天地之帥吾其性然則天地豈無心者乎周子圖說以

萬物萬事對爲天地之生萬物也如人之生萬事也天地生萬物而一物各有一天地之心猶人生萬事而一事各有一人之心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上帝者主宰也祭者地示者效能體事者也鬼神之在我爲魂魄精神太極爲性陰陽動靜之機爲喜怒哀樂之情萬物則爲萬事人類則爲三綱五常之正

日月天之耳目也其所迫近則爲發生其所遠離則爲揫斂凡地中溫肅生殺之氣造化萬物者皆因日月之所加臨謂如人心造化萬事皆緣耳目而變苟耳目之所不加萬念萬事亦無由以起矣或曰天地自有生物之心人心自有應事之神如謂生物之在日月而萬事起於耳目之官則坎離先乎乾坤且孟子所謂小體大體者誣矣曰日月天地之精神發見者自然與天地之精神相應也猶之耳目人心之精神發見者亦自然與人心相應也日月之氣因天地之氣而有而又能以其氣爲

天地之氣耳目之神因人心之神而有而又能以其神爲人心之神如雌雞之暖氣外氣也卵氣內氣也內氣待於外氣煦伏而生非待於外氣煦伏而有也是之謂內外相應之理孟子小體云者非外之也正謂耳目之與心相應恐其誘之而化故欲人之以本心爲主則耳目之用無非所以善養其心耳四勿九思之目皆先以視聽蓋謂此也此義不明故有謂耳目牿心而必離見聞以求道者

問人事之感也天心安在哉且何以窮其流弊而不反之曰氣之爲也其有甚有不甚則人事之召也天心豈變哉此猶人之病也其有甚有不甚人事之召也人心之明豈以病爲安乎[illegible]稱咎求一德仰作以主宰觀因乃求民之[illegible]大心何以眷以求之[illegible]地之大也治亂同乎曰寒暑朝暮有不同者矣東方之日西方之夜也極南之暑極北之寒也人事作息猶稱其極豈有同者乎然同乎朝暮寒暑之理而已以此推之古今之治亂與衰亦不殊是自三代至今地之南北東西殊下自

繁盛而荒蕪自阻深而開闢者多矣況九州之外者乎故有同體之興衰有一處之興衰未可一槩論也此如人心所注其事則與樹之生氣偏灌其葉則茂要之一體中事流行變易不得不然豈有兩心哉

或問鬼神之理曰萬物之存化萬事之生滅一也事雖往矣其跡象未嘗不在於心雖久而忘矣而觸之未嘗不復記憶此豈人心又有藏往之處鬼神之爲德同如此爾鬼神者二氣之靈也人乘二氣

之靈故其生其死亦謂之鬼神然聖賢之生死則又與蚩蚩者存沒不同凡生爲人死爲鬼其常也聖賢之神與天地之神合所謂在帝左右主名山水爲世無窮崇祀如曰蓋因此理維繫天地故其神寔于天地之間附之人身之夫行義事自然與精神念慮相爲固結非汎汎然旋起旋滅之可同也昔與友言明有聖賢幽有鬼神其人以爲天地間既有聖賢又必有神明皆聖賢之神明也初疑其語未然既思之乃有理如五帝五神本五行之

氣而以太皞少皞諸人爲之土穀自有神而以柱棄配之及詩書言三后在天王有丕子之責于天周公欲請禱祈不爲虛誕蓋天地開日星河嶽無盡之精爽然皆不能離理而孤行開闢以來無窮之理義皆自聖賢發之其神靈合於天地無足怪若至於經傳備先致有致無之說蓋莫非鬼神也天地聖賢祖宗是當致有者淫祀怪神是當致無者近取諸身是謂存理滅邪之法或問常伸者爲天地之神如耳目心思之靈日出而不窮也人雖

聖賢及屈而歸亦人鬼之類爾似不可以聖賢之神爲天地之神曰非聖賢之神長在蓋聖賢之理長在也其理天地之理則其神天地之神雖既屈而歸而與常伸者無異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注言其精神上合于天也卒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主於理矣

韓子之原鬼也以爲無形無聲無氣如是則所有若神而已然而或有形於形聲於聲者則有二一鬼一物鬼者人鬼也其降於物而有形聲也昔民逆

於倫感於氣召乎禍以取之物者物怪也其接於
物而有形聲也或禍或福或莫之爲禍福而已矣
韓子其知鬼神者乎謂鬼神無聲然而與人交之
理其或與人交者物也然則古今之惑於鬼神之
說者其亦召致物怪而已故其作謝自然等詩云
云

性命篇

元亨利貞太極中之四體也純乎善者也賦於人爲
仁義禮智亦純乎善者也發爲喜怒哀樂則不能

純乎善矣自此而爲吉凶悔吝自此而爲理亂與
衰皆人事乘氣數之所爲非盡天命本然之理矣
自仁義禮智以上屬天自喜怒哀樂以下屬人自
元亨利貞爲仁義禮智是由天以之人自喜怒哀
樂爲吉凶悔吝理亂與亡是由人以之天由天以
之人者天與而人受之故斷自此謂之天理由人
以之天者人感而天應之故斷自此謂之人事
或問天之元亨利貞發爲春秋冬夏亦氣也陽從陰
伏亦氣之過也何爲專以理言天乎曰舍陰陽之
用也氣行而不離乎理則專言理可也陰陽從伏
暫而不常所謂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不足以
爲天地之病也人則過而不知節溺而不知返遂
失本性故以是爲形氣之罪耳又問理亂與亡春
秋冬夏之大者也生民一消一息草木榮落之大
者也故邵子謂元會運世猶之歲月日辰也奈何
以理亂與亡斷爲人事曰理亂與亡固即春秋冬
夏也惟人之所稟令所職大其修悖之效迥然與
萬物殊故往往言天而以人對草木者順天之序

與化同流而已人則不然其盛也敗禮敗度其衰
也圮類戕物以至于天地之和而猶不止也而生
生之道幾乎息矣故一年之生殺人運之息耗皆
天也草木順受者則謂之正命可也人蓋有不能
順受者不謂之正命也從氣然升沈如草木而
已亦不盡乎所受之道非天地所以生人之意不
只謂之正命必也如聖人與道致合撥亂扶衰然
後合乎天地生之心而可以作元化究於其本
然者非有所加也故以順爲順夫盡乎順之道而

興道致治撥亂扶衰則順之顯者也

世術以星盤干支推人休咎曰某度某運應凶應吉此於理益有之然吾彼皆世之人矣如吉也善人則加修中人坐享而已惡人必將而益逞如凶也善人亦懼而加修也中人苟安而已惡人必因以避焉故善人之福必有餘祥而其獲禍也輒不善人之福非福而其遇災必重或間如此則惟中人順受焉爾不善人之不善而餘殃非順也善人之善而餘福亦非順也以善者天地本然之意所謂

正命也為善則適得其正命何不順之有禍之有餘非餘也亦天地生生之心也惟君子為能逆迎善氣焉爾中人之於分也則已不足不善人則又逆而悖之故孟子不但以順受為順受而必以盡其道為順受不但曰夭壽不貳而必曰修身以俟之而後可以立命也張子之言事天也曰存順曰從令可謂順之至矣然苟未知命之為命則其存而從之也猶未盡乎順事之理也必也知富貴福澤得氣之厚矣而天於此將責吾以公之從其坐享之也分得貧賤窮戚得氣之薄矣而天於此將試我於艱非欲其苟安之也深察乎此則知所謂天地之命與所謂天地之性天地之心一而已矣而君子之順事乎天也非恃祿而全歸之亦安能泰然禍福惟天而吉凶不亂乎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心也非正性也所以明強弱之多寡厚薄氣禀也非正命也世人皆以人心為性惑而不相非皆以氣禀為命委而不治也故孟子指示之曰性之真者通於命命之真者通

於性言性而不本於命言命而不本於性非性命之真也君子不謂之性命也今於耳目口鼻四肢之間極其聲色臭味安佚之欲如世俗之說以為性或可耳敢曰天命使之然乎故徇性則逆天命矣君子豈以是為性哉今於人倫天道之際能盡其仁義禮智聖之分如世俗之論以為天實命之亦可耳敢曰性與人異乎故委之命則失其性矣君子豈以是為命哉然則君子所謂性命者可知矣天命之謂性也物與无妄之謂命也無有不善

者也無有不正者也或曰嗜欲之不得爲性則旣聞之矣若夫氣稟之命亦命也以爲天命者超於氣稟之外則是有兩命也且天之賦人以性也亦言乎自然之理物各得之爾豈眞有如君師之命諄諄於冥漠之中者耶曰天之於人固不若是諄諄也而豈無意哉義理之命不能不行於氣稟之命之中而非有兩命也天之所以爲性者卽天之所以爲命也天性至善而不雜故天命有善而無惡其稟之有昏明强弱之異遇之有厚薄多寡之

殊此則氣數之爲有不能盡如天意者然而至善之命則未嘗不行乎其中故昏明强弱之質未嘗不欲其一之也厚薄多寡之遇未嘗不欲其齊之也有能盡性以一之立命以齊之然後爲克當天心而於天命之本合矣誰謂其有二命哉或曰朱子語類似以孟子言有命爲有定分者如何曰亦一命而已矣天之生民久矣偏多偏寡者有之乎貧賤者固宜守節安分富貴者豈無節可守無分可安乎人或氣於[illegible]於子孫

或[illegible]分利嗇於名嬴於勢位嗇於德義皆有造物乘除其閒幸而多取之者誰乎此亦與其初至善之命適一無二者也命者令也傳天之意者也賦之初者天之成法條貫也定之後者天之顯賞明威也不濫不僭者蓋與生初之命相爲終始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也中閒雖有氣數用事之時然正命不存焉故君子不以知氣數者爲知命而以知定理定分者爲知命也

或問長平四十萬卒命耶非命也曰亦孟氏所謂非

正命也蓋天之生人原無必置之禍之理生人而立之上固欲其安之全之非欲其刑之殺之卽時假手而刑之殺之正所以欲其安之全之也但旣假之以生養之權則反而爲虔劉斬刈亦其勢之所得爲四十萬人者同柏翳之族殺之非天地殺之審矣豈特殺之非天地也水旱瘥札亦人之感也得爲正命也哉或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趙之卒豈皆抵冒桎梏而自取者乎曰盡其道者桎梏死者乃兩端言之也固有

不能盡其道而亦未必其自取浮生浪死如草木
禽獸者此則視其所遇之幸不幸如孟子所謂巖
墻之下是不幸而頹壓者其大者如長平之事是
已雖與自取有間矣而亦未得為正命惟聖賢則
能預遠於巖墻之下順受其正也即不得已而知
禍不避雖凶亦吉決不與鳥獸草木者泯然同歸
矣

西銘有一直一橫之理直上父母也橫出者兄弟也
直上天地也橫出者民物也人能孝於父母者未

有不能愛其兄弟者也人能善事天地者未有不
能仁及民物者也愛兄弟者父母之心也故能心
父母之心則不患於無愛矣生民物者天地之心
也故能心天地之心則不患於無仁矣西銘言民
吾同胞物吾與也而後所言者畏天樂天之學不
及乎博愛兼仁之事蓋全乎其心之德則愛之理
固在其中矣故程子以為仁體朱子以為示我廣
居也窮神知化知天之事也無忝匪懈事天之事
也底豫歸全待亨順令當貧賤處之若一生順

殁安浩乎無愧立命之事也以理言之謂之天兼
氣數言之謂之命而要之性天德命天理非有二
也故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
又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
同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自孟子言性與命
後未有西銘正蒙之深切著明者

喜怒篇

貞元往復天也喜怒攻取人也吉凶治亂天道之常
實人事之致也何也夫乾元資始四德迭運純矣

粹矣善矣此之謂天德人以其元為仁以其亨為
禮以其利為宜以其貞為智故曰命而性以其仁
為喜以其禮為樂以其義為怒以其智為憂故曰
性而情以其喜為吉以其樂為吝以其怒為凶以
其憂為悔故曰情而遇命而性自天以之人情而
遇自人以之天自天以之人者斷之為天理自人
以之天者斷之為人事或以人事之不善何從生
也曰心者通極於性故性體者交引於物故物人
者心不能主宰於其身故五性感動而善惡判矣

然自憂而喜也陽也悔而吉者應之自樂而怒也
陰也吝而凶者應之必也有所吉斯爲能喜矣無
所吝斯爲能樂矣無所凶斯爲能怒矣有所悔斯
爲能憂矣必也喜其喜斯爲能仁矣樂其樂斯爲
能禮矣怒其怒斯爲能義矣憂其憂斯爲能智矣
必也能仁斯喜其喜矣能禮斯樂其樂矣能義斯
怒其怒矣能智斯憂其憂矣必也能喜斯有所吉
矣能樂斯無所吝矣能怒斯無所凶矣能憂斯有
所悔矣非獨身爾在世亦然理亂盛衰者喜怒哀

樂之象也治則盛盛則亂亂則衰衰則復治矣衰
故憂而悔治故喜而吉盛故樂而吝亂故怒而凶
樂與怒相反而實相生也盛與亂相遠而適相因
也人不能有吉而無凶世不能有治而無亂天行
也而曰人事云者人事之所爲可以趨乎吉凶治
亂之數可以移乎吉凶治亂之機雖春夏秋冬之
爲貞元往復寒暑災祥息耗亦以治亂之大運而
消長故曰天道之常實人事之致也
憂喜有節不節而已雖樂與怒可以病已傷物而刑

害臨之故古修身遠怨者微忿窒慾其要也然中
庸言喜怒哀樂禮運又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
言之其目不同何與曰此猶性之有四德四端也
愛之發爲喜惡之發爲怒欲之發爲樂懼之發爲
憂中庸目所發禮運則兼存發之之具言喜怒哀
而無樂者究於喜也樂根於欲憂根於懼此二者
其屬夏冬乃陰陽之所以變易交代者故憂之繼
以喜也恐致禍也樂之繼以怒也欲敗度也中庸
戒懼以存天理之本謹獨以遏人欲之端如是則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矣此之謂以情治情性其情

者也以情治情者何也曰懼亦情也而可以存理
焉可以遏欲焉可以治喜怒哀樂之情以其爲陽
之始心之復也懼以終始者易之道也敬以成始
成終者學之要也故中庸不日之發情之中而特
以爲存省之綱也義亦至矣
而子以禮運喜懼是非以情與中庸稍違又異
何也曰傳者概言人情而子則言其發於內者其
實一也惻隱愛之情也羞惡惡之情也辭遜欲之

歉也是非惻之情也愛以惻隱然後喜中其節矣惡以羞惡然後怒中其節矣欲以辭遜然後樂中其節矣懼以是非然後憂中其節矣以貪嗜爲欲利害爲懼者反是四者之循環相生也曰怵惕而惻隱愛生於懼也自羞而惡惡生於欲也辭而遜則愛心爲之也是而非則惡心爲之也或問禮爲恭敬似懼智爲知覺似欲而類每反之何也曰性之情皆天也情之情者人也欲本生於智之覺而情近乎仁懼本生於禮之恭而情近乎義及其存於人而交也不

至於大懼不懼也不至於大欲不欲也故懼必叢於惡之極而欲必積於愛之溢君子之性其情也則於欲也懼之而已矣懼也欲之而已矣欲也懼之是謂閑邪之心所以復於性之禮焉懼也欲之是謂存誠之心所以復於性之智焉復於性之禮懼而無懼也終不懼也已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復於性之智欲而無欲也終不欲也已所謂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

榕村全集卷之八

尊朱要旨

理氣

氣也者何也陰陽動靜明晦出入浮沉升降清濁融結盈乎天地之間而發以降命曰離是而有理焉孰從而證諸夫陰陽動靜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出入明晦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浮沉升降清濁融結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不異之爲常有常之爲當然當然之爲自然自然之爲其所以然是

故皐陶謂之天伊尹謂之命劉子謂之天地之中孔子謂之道謂之太極程子朱子謂之理程子之論道器也曰道上器下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朱子之論理氣也曰理先氣後然理即氣也氣即理也是二說者果同乎異乎今於程說則體之於朱說則疑之其疑之何據曰理氣一物也而朱子二焉一物並有也而朱子後先焉徵獨疑之且斥之曰是不明理者也且泝而上之曰是出於濂溪益太極無極之誤實啓之者也爲此言者蓋江右整菴羅氏羅氏之學自以

為宋氏之粹與姚江異夫朱子而於理不明則餘奚取焉濂溪之無極既非則餘奚善焉為宋氏之學而前無周後無朱明於姚江奚尤焉虛齋蔡氏雖不敢訟言攻之而疑與羅氏同噫彼謂理氣有定質也先後有定時也然則孔子所謂上下有定位也耶彼以朱子所謂先後者介然有理介然有氣然則形而上下其亦道器相偶如天地陰陽之屬耶其固甚矣是故上下無位者也先後無時者也雖無位不得不有上下雖無時不得不有後先知此謂之知道明此謂之明理然則其踶程說何也曰以其為夫子之言也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烏能信

心性

主於天曰理也氣也主於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之二者之在天人又一也一則不離一而二則不雜詩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書曰道心惟微夫曰天事則陰陽化育具焉曰道心則是有心矣是氣也心也而以為無聲臭焉微焉則理與性之不離於斯與不雜於斯與是心也又曰人心惟危果心之即性則何危之有與即心即性異氏之言也後之君子或述焉始於陸盛於王整菴羅氏既詳理氣之說則與心性而混之其於陸王也抱薪而救焉愚乃以孔孟之言折之孔子所謂仁者人也心性之合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心性之合也然且有不仁之人有不仁之心是心不與性合也心不與性合而曰即心即性可與不可與是知孔子所謂人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謂人為仁也孟子所謂心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非謂心為性也或曰姚江之說謂心自

仁心自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不然者非本心也以是謂即心即性殆可與曰其言似其意非奚不曰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不然者人心之流也則心性之辨明矣彼麗於孔孟以為名也其意則謂心之體如是妙也故以覺為性以覺為道必以無為宗以無為宗者道亦無矣故無善無惡心之體姚江晚年之說也其異於孔孟之旨又奚啻焉

氣質一

知心性之說則知天命氣質之說何以故曰知人則

知天夫性無不善而及夫心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天命無不善而及夫氣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或曰無理則無氣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也亦理也與歸之氣者何居曰理統其全氣據其偏全乎理者中氣也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雜糅不齊之氣而理不受焉理者當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當然乎否乎當然者常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常然乎否乎驗諸五行焉有火有水有金有木不相無之謂理然且

有偏火之氣偏水之氣偏金之氣偏木之氣氣之偏者亦理也而非理之全也喻諸五常焉有仁有義有信有智不相無之謂性然且有偏義之心偏仁之心偏信之心偏智之心心之偏者亦性也而非性之正也凡正理正性者樂而不厭久而無弊今使天之五行偏則萬物死矣人之五性偏則萬事隳矣其使萬物死萬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氣之偏者爲之也理則全而不偏惟中者近之故論道者貴中

氣質二

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謂之雜糅不齊之氣然又有厖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偏於仁則無義是物也無義矣且無仁偏於信則無智是物也無智矣且無信若是者何氣與過不及之說不得而名之豈又有無理之氣與曰否氣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駁夫非無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駁者也則不知其爲仁也夫非無義也得義之偏者也義之粗者也則不知其爲義也中則合仁與義抑且粹然仁矣粹然義矣降而中人焉偏於仁不足於義非仁之

至也偏於義不足於仁非義之至也降而庸惡焉豈無所謂愛不得謂之仁是無義也并與仁而失之者也豈無所謂果不得謂之義是無仁也并與義而失之者也降而禽獸焉豈能無所貪而去仁也遠矣豈能無所決而去義也遠矣夫愚前者之說舉中人而止者也未及乎所謂庸惡禽獸也庸惡禽獸益氣之愈偏焉愈粗焉愈駁焉故厖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比而觀之皆所謂雜糅不齊之氣夫以過不及名之焉乎不可哉

氣質三

或曰氣則既偏矣於性善乎何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偏之極矣而理未始不全賦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於氣之偏故微而不能自達或感而動或學而明或困而覺然後微眇之端緒可得而見焉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無也向者鬱抑蒙覆於勝負屈伸之勢然昭之可以明廓之可以大何則其根在焉加以雨露糞壤可以繁陰矣其火宿焉動之以薪草可以燎原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

之交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中之謂也若物則不然得氣之偏者甚矣甚則缺於理而蔽於性間有不可殄滅者千之一焉雖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則制之其美不能自達者人則遂之收其利遠其害於以當理而若性一也是故孟子所謂性以其分之殊者言之其難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中庸所謂性以其理之一者言之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又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

智仁勇

陰陽之氣有中偏故有虧全陽有精粗故有清濁陰有粹駁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駁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虧全者全體之中偏也清濁邪正一體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其生人物也得其清濁之為明昏得其邪正之為美惡得其厚薄之為強弱得其虧全之為畸行完德明之謂智昏之謂愚美之謂仁惡之謂暴強之謂勇弱之謂柔畸行之謂材完德之謂聖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陰陽全體目之曰道流行者不偏故言善也賦予者雜糅故言性也仁得陰之粹智得陽之精凡民蠢蠢粗而且駁君子大中之道宜乎鮮也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民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此意也或曰中庸智仁勇與性之仁禮信義智同與否與曰言智則舉義言仁則舉禮得

清之氣厚於知薄於行其於性也智義多而仁禮少得美之氣厚於行薄於知其於性也仁禮多而智義少理乘氣而運行陰陽其與氣而消亦有陰陽得清之氣體陽而用陰靜而明之理多得美之氣體陰而用陽動而正之理多理合而成道氣散而成質合而成道故完散而成質故離心於性氣於理天命氣質以是觀之

知行一

朱子之學曰知先行後何据曰非知之艱行之艱也

博於文約之以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知言養氣也始條理終條理也知天事天也皆其据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叅陽先陰後陽知陰能陽爲神理爲心陰爲敝迹爲事四時之氣動於北生於東盛於南止於西然則人性之德動於智生於仁盛於禮止於義然則君子之學啓於智存於仁達於禮成於義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姚江王氏曰先行後知彼見聖賢之語志也語敬也皆在學問思辨之先矣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然後就有道而正焉又曰尊德性道問學又曰闇然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然後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先求其放心又曰涵養在敬進學在知之數者其亦先行後知之說乎夫無求安飽志之屬也弟子之職重威之容撥之屬也闇然爲己之心志之屬也尊德性收放心涵養其心敬之屬也志與敬之爲知行先也朱

子言之矣若夫行之不爲知先也非朱子之說羣聖賢之言也非羣聖賢之言性之德天地之理也志與敬其三德之勇乎五常之信乎四德之乾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主於一而行於四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知行二

王氏之言致良知也謂專務體察乎身心性情之德志同無惡於天下今之君子奚病諸曰王說之病其源在心之即理故其體察之也體察夫心之妙也不

體察夫理之實也。心之妙在於虛。虛之極至於無。故謂無善無惡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謂心自仁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是故遺書史畧文字。掃除記誦見聞。以是爲非心爾。非道爾。夫書史文字。記誦見聞。不可去也。書史文字。無非道也。記誦見聞。無非心也。古之人不曰觀理曰博文。不曰求道曰格物。博學然後篤志。切問然後近思。離經然後辨志。敬業然後樂羣。博習然後親師。論學然後取友。知類然後通達。操縵然後安絃。

博依然後安詩。雜服然後安禮。內外無所擇。本末無所棄。苟曰徒爲博則遠矣。夫窮理求道。而又奚擇焉。奚棄焉。王氏曰。樹之初生。刪其繁枝。人之初學。除其雜好。夫謂無益之文章技藝。豈直初學爾。終身除可也。非讀書窮理之謂。吾聞種樹者。刊其條。傷其根。其枝繁。其根大。學聞以養心。不聞以害道。孔子之學。一則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以貫之。而何害於道。若種樹而必芟其枝者。小芟而幹不大。大芟而樹死。望其修喬。不可得也。

立志

立志何也。曰。知行之總也。立志然後可與共學。致知然後可與適道。躬行然後可與立。知盡行至然後可與權。志道故志立。知深而德可據矣。行成而仁可依矣。知行皆化而藝可游矣。學未有不自志始者也。大學之教。必視離經辨志。然後敬業樂羣。然後至於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孔子之聖。自志學始。然後立。然後不惑知命。然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立志者。播種也。敬者。灌溉培壅之喩也。致知力行者。謹察

焉。勤治焉。稂莠荑稗。無雜我種。螟螣蟊賊。無害我稼。學不先於志。猶無種也。志立而不務知。若苗之有莠。恐其亂也。知而不行。若害吾苗者不能去也。不始終之以敬。若灌溉培壅之不加。或槁焉。或有苗而不碩也。或曰。子謂志於知行。如三德之勇。五常之信。奚當焉。曰。志立則果。志立則誠。不果不入。不誠不久。故言立志不言立誠可也。

主敬一

朱子曰。知者學之始。行者學之終。主敬者學之所以

成始成終或曰大學言格致知也誠正行也誠意正
心何莫非敬而別敬於行何居曰敬者動容貌謹威
儀正辭色斂心志必有事焉而在乎用其力不用其
力之間行則遷善也改過也誠意之屬也節欲也懲
忿也正心之屬也用力之事也誠意正心莫非敬者
以見敬之無乎不在而爲知行主若曰敬直行之事
爾則是致知無敬也而可乎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敬義皆行也不及知也中庸言戒懼慎獨戒懼
慎獨皆行也不及知也何也曰敬以直內敬也義以

方外者不精義而能方乎知行兼之矣戒慎恐懼敬
也謹其獨者不知幾而能謹乎則知行又兼之矣是
故有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有敬與知對而行在其
中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易之直內方外中庸戒懼
謹獨是也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中庸尊德性道問
學程子之涵養進學是已以敬者合內外貫動靜是
故動而覩聞敬也靜而不覩聞敬也動靜之間所謂
獨焉亦敬也子以謹獨爲行之事何與曰思而無邪
敬之足矣非然者必察聖人之心敬之足矣非然者
必治不察不治前此之敬有所不能守後此之敬有
所不能施力行之功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謹獨而
已矣曰言知言行言敬聖賢之學恐不枝離若是奈
何曰深耕而播之糞沃耘耔而農好勞與基而搆之
棟宇塗塈謂不如穴處者易與其名煩其事異至于
良穫安居一也中庸以智仁勇修身又曰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主敬之謂也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
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威敬
也固學知也存誠而擇友改過行也是故非朱子之

說孔子之說也曰中庸首章言戒懼後謹獨末章言
內省後敬信何與曰此成始成終之說也首言戒懼
後謹獨所謂敬以成始末言立心知幾內省以歸於
敬所謂敬以成終中庸以敬舉兩端居其中者賢不
肖智愚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至聖至誠也皆知
也行也反覆於知行而始終之於敬朱子之學可不
謂躪中庸之庭而入其室者與

主敬二

周子曰主靜程子曰主敬二賢之言孰爲全孰爲偏

曰程子舉其全周子曰其要乾之學也敬也故其彖曰終日乾乾夕惕若艮之學也靜也故其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動靜者時也流行者命也夙寤不顯酬應萬物而無邪也嚮晦安身閉塞萬動而不息也推之作止由是推之語默由是推之發慮息機由是是之謂居敬然陰陽相生以靜爲本故貞者事之幹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寒沍之極雨露之所施日夜之息云爲之所起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

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程子又曰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察於此二者可以明於乾艮之說矣察於此二者可以通於敬靜之旨矣雖然學何以主靜其必由敬乎靜非息滅之謂而虛明中正之謂虛明中正靜而覺也靜而覺故動而止靜而覺有動也動而止有靜也動靜互爲其根心之妙敬之符也不敬則梏梏則擾而無有乎理義之精不敬則隳隳則肆而無有乎理義之實皆且隳泯滅者乎無動者也擾且肆放逸者乎無靜者也神存則变神去則不交陰陽不測之謂神存神之謂敬故周子曰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又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又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又曰無欲故靜味程門之言敬也亦如斯而已矣二子之學其何異之有

要旨續記

向以當然者言理故謂陰陽動靜之類終古不易終古不亂是乃所爲當然當然之爲自然自然之爲

其所以然也以其不偏謂之中以其不雜謂之善自以爲此論當矣至於藹然而生肅然而藏則以是爲落形氣而未之道也既乃思之大易言貞元孔孟語仁義皆不離其藹然肅然者而性命之理存焉且使所謂陰陽動靜者無可愛可慕之實徒曰不偏之謂善爾則是土苴木札剸蕢而食可以療飢木葉鞹衣緆囊而衣可以適體也是天地之間盡汎然無情之物所謂道者不過自動自靜出入乎機而偶與自然者會此其與莊老之學相去

幾何而於吾聖門之道遠矣乃今知所謂善者即藹然者善也即肅然者善也有藹然之理故有藹然之氣以生物是生物之理善也有肅然之理故有肅然之氣以成物是成物之理善也中也者所以完此善者也非謂中善也譬之粱肉之爲美而食之過焉則傷綺縠之爲溫而服之多焉適累粱肉綺縠自有善焉苟不至於過傷生累體之患何由生哉仁義於人膏粱也綺縠也體之以中則與天地相似也

舊專以中字推明善不善之由於義不差而實有未備要當兼中正而言之正也者體之純中也者用之交以易言之乾坤純也坎離交也以天地言之動靜之氣互爲其根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交也陽庶不遠[illegible]不圓南則極融北則極冱純也純矣交乃可得而言正矣中乃可得而論舊說所謂精粗粹駁所謂中偏意亦相近得氣之精則純乎智者也得氣之粹則純乎仁者也於是而猶有見仁見智之偏則中之[illegible]起焉是故陽而不純於陰而不純於陰此雜而不正之爲病惡所從生也陽而不交於陰陰而不交於陽此過而不中之爲病也亦惡所從生也朱子論人物氣稟有所謂乖戾雜糅之氣益雜糅則不正乖戾則不中也然天地之理正則未有不中中則未有不正過焉者不足謂之正雜焉者不足謂之中陰陽之純者必交交則未發之中也陰陽之交者必純純則本體之正也中正二者渾融合一而不可分道之所以一而神也張子曰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

義又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糅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嗚呼盡之矣

先儒曰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故仁統禮而智統義也夫以元亨利貞四德之序言之則仁禮陽智義陰今反以陰德而德諸陽以陽德而德諸陰無乃揚雄褒機所以見攻於朱子者與嗚呼可謂何

矣夫不曰體陰者用陽體陽者用陰與義智者輕清而具生物之理故體陽然其流行也靜所以爲陰也仁禮者重濁而行生物之事故體陰然其流行也動所以爲陽也易不云乎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又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中庸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皆智義陽仁禮陰之證也或曰智者冬也陽之始也禮者夏也陰之始也若仁決不可以爲陰義決不可以爲陽也且夫言

仁則義爲對言智則禮爲衡而孔門多言仁智何與曰智固陽之始而自義之斂而之內則固智之根也禮固陰之始而自仁之動而之外則固禮之本也蓋言陰陽者未有截然而不相用亦未有介然而不相入苟智而非義是虛知也雖有明覺而理不具焉非天德之所謂正苟禮而無仁是虛禮也雖有節文而心不加焉非乾道之所爲通是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此分剛上而文柔賁之所爲文明以止也沖穆無朕無一物

之不體也此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艮之所爲篤實光明也陰根陽陽根陰或以陰爲陽或以陽爲陰有定理而無定位夫亦神而明之則可矣智仁德也內也禮義理也外也故言理者禮義言德者智仁云

學有知行本於性之有智仁既畧聞其說矣所謂志也敬也於性之德亦有合與曰敬者性之禮志者性之義敬出於禮而近仁志出於義而近智然則敬與志何以爲知行本乎曰行乎智仁止乎禮義

天也成德者事也由乎禮義以成智仁人也學者事也天德則以貞元爲始人情則以禮義爲端是故大學之教格物智也誠意仁也正心修身禮義也夫子所謂智及仁守莊涖動禮亦其序也小學之教則幼儀子職作其恭也則古稱先定其志也敬已成矣志已立矣於是明明德於天下故曰敬志本也或曰天人殊乎曰天陽也其德無私而知大始故始於智也人陰也生而有欲無禮乃亂故始於禮也義何以爲志曰有所羞有所惡斯之爲

志無欲其所不欲斯之爲志或曰敬者德之輿其在智也則炯然貫在仁也則怵然動在義也則肅然正無非敬也而可偏於禮言乎曰凡四德者迭爲之主智及之是主智也修道以仁是主仁也義以爲質是主義也敬以直內以禮制心是主禮也夫偏言則禮專言則敬其實一也孔門之敎以仁爲宗以禮爲要顏氏子大賢也其一言授受而曰克己復禮爲仁其餘雖不言禮禮固存焉雍得之爲見賓承祭之學遲得之爲端居敬事之學商得

之爲灑掃應對進退之傳參得之爲容貌辭氣顏色之貴中庸之言道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易之九卦首曰履德之基也是故古之學者必從禮入降禮則志義志義則知性體仁而道不遠矣聖敬日躋動容周旋中禮而德斯至矣故敬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偏一言則禮專言則敬其實一也

敬志知行四者之序其猶有徵與曰莫聖於孔子子之自述也曰志學是志也曰立是器於禮也曰不惑曰知命曰耳順是日新之智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既熟之仁然從心所欲而志始成不踰矩而禮始中矣是志也敬也成始成終之驗也其言先志者斷自十五言者始入大學焉敬之事其前此矣俎豆之嬉成人之度有諱者夙就而況夫子乎若自其學禮之成言之則在志後也曰子以是爲學者事矣曾聖人而若是乎曰天人不相離也且夫天之爲天也夏之養不厚則秋不實矣秋之實不穫則春不生矣志也者種也敬者灌漑培養之

階也聖人者其種宿焉是故曰至而生衆人則猶窶人之田也或蕩乎其未有種也不培其基不穫其種稼雖勤是滋惡草而榮稊稗也是故聖庸者難易之分也無異同之事曰其成始成終奈何曰百穀草木之所謂種者以是始焉以是終焉灌漑培養之勤亦以是始焉以是終焉小學之所以成始也一握之粟也大人之所以成終也千箱之穫也

或問子以敬與志爲三德之勇五常之信矣今又以

爲禮也義也如何曰三德之勇五常之信德之敬與志也專言則貫乎三德載乎五常而偏言之則智仁之成也禮義之位也中央之土也秋冬之閒也敢問禮義何以爲信勇乎曰言信者實爾矣言勇者果爾矣百穀草木之成者曰果焉實焉百行萬事之成亦曰果焉實焉於時爲夏秋於人爲禮義時至於夏秋是物物有天也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其性情于是實矣固矣人至于禮義是事事有人也而人之所以爲人也其性情于是乎實矣固

矣實矣固矣之謂信之謂勇是故智仁進德也禮義居業也顯諸仁藏諸用天之德業也智崇禮卑道義之門（智崇道之門禮卑義之門）可與幾也可與存義也人之德業也德進矣非業無以實踐而要其終故曰信也勇也蓋聖於論道者夫子夫子言仁言禮言義矣而繼曰智仁勇不及禮義明以智成仁仁統禮義而要諸勇也言智言仁言勇矣而繼曰明善誠身不及勇明以智成仁仁統勇而要諸誠也其曰好學近智則知之說也曰力行近仁則行之說

也曰知恥近勇則志之說也曰齊戒神明法服禮動則敬之說也是故非吾之說朱子之說非朱子之說孔子之說也或曰三德五常之說亦既聞之矣敢問時之夏秋人之禮義物物有天焉事事有人焉而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也性情之確實堅固于何見之哉曰今夫木其實之未成則所謂本者氣未固焉理未具焉比其成也一粒一粟各一全樹也而生生者之根亦以翕聚完固而不洩且因是以知生理之全也是標本一貫之道

也（保合太和物物之太和即天地之太和）然則勇也信也智仁之終也敢問其所以始曰莊敬日強閑邪存誠始也健而無息純亦不已焉終也

子謂敬行之近也志知之近也先敬後志毋亦姚江先行於知者類與曰知行猶陰陽然陰陽者不可爲首而如環斯循也惟所主者爾故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靜爲本也曰顯諸仁藏諸用是顯爲先也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始統終也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是以終爲始也夫主於知

則先知主於行則先行善論學者雖宛江之說不足以爲道病不善論學則雖朱子之說其病道也多矣以入德之户孰爲正曰言小學則先行而後知也言大學則先知而後行也言成德則又先行而後知也小學之說是持敬辨志之說也大學之說是擇善强行之說也成德之說是自誠而明成己仁成物智之說也蓋夫子之言弟子職也曰孝弟謹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矣是一說也聖門之教文行忠信博以文約以禮又一說也智者不惑

仁者不憂程子曰進學之序也仁者不憂智者不惑程子曰成德之序也又一說也所以然者天道始於智仁終於禮義又根於禮義而爲智仁也是故學所謂敬云者小子之造以是始焉聖德之躋以是終焉或者有見於是也是故言之復也雖然以是施於大學則踈大學之教諸乎小子未至於聖或者之說遺其中而舉其上下者也夫以小學局人則病以聖人望人則難是故使人不聞大道之全必斯人也夫使人不知量而自聖必斯人也

夫揚雄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而異户韓愈謂不自孟子而之聖人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吾於朱陸王氏亦云

或曰由子之說則告子也陸氏之徒也必其居敬持志而知行未加焉爾蓋孟子之闢告氏也我則知言彼勿求言焉我則養氣彼勿求氣焉而於所謂持志者無識朱子之譏陸氏也曰問學功缺而於所謂尊德性者無識故曰知行未加焉其居敬持志一也曰似矣而未盡也夫告孟之差也朱陸之

異也在乎心性之源不合仁義之實不著非夫功之偏而不舉說之畧而不全云爾夫隆禮由禮之謂敬非所謂坐攝本心者也夫衢道望道之謂志非所謂乃凝於神者也故夫子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又曰志於仁夫是之謂敬也志也皆有所操持循習而日可就皆有所標準㨿效而歲可期告陸所謂敬也志也恐鄰乎攝心者也凝神者也苟或似之則釋氏之說非孔門之說也孔門之說自居

敬持志至乎彊學力行程則分矣而塗不二也彼其括捲仁義則必不志仁義注解賢聖則必不志賢聖不志仁義賢聖是凡講問禮義較說詩書皆末也外也告陸之所簡而棄之恐爲心累者也如是以爲敬敬其所敬如是以爲志志其所志則如是以爲知知其所知如是以爲行行其所行吾於理也性之彼於義也外之吾學本天彼學本心告子之說似矣而未盡也

榕村全集卷之九

象數拾遺

河洛之出有先後其理則不以先後而間故圖之道數具乎易焉書之道數亦具乎易焉書之道數具乎範焉圖之道數亦具乎範焉

圖之左方陽內而陰外猶先天之左方也其右方陰內而陽外猶先天之右方也陽爲主於東北猶後天之東北也陰爲主於西南猶後天之西南也

先天陰陽也後天五行也陰陽先乾坤故書之上九者乾也下一者坤也自乾而次八爲震次七爲坎次六爲艮自坤而次二爲巽次三爲離次四爲兌此先天之卦位也五行先水火故書之上九爲離火下一爲坎水自離火而生艮八之剛土自艮土而生兌七乾六之二金自坎水而生坤二之柔土自坤土而生震三巽四之二木此後天之卦位也其序則東北西南皆互其宅焉

書者參天兩地之數中五爲人位洪範之建皇極而參天兩地者理取諸此也圖者天奇地耦之數中

宮爲太極太極之全體具於人矣洪範之效天法地而成位乎其中者理亦備諸此也

書之五行逆而相克制而用之之法也洪範之於五行逆而制之者理取諸此也圖之五行順而相生因而敍之之道也洪範之於五行順而敍之者理亦備諸此也

圖之數以奇耦各相次爲始終書之數以奇耦各相乘爲始終故圖則陽數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自南以終於東也書則陽數亦自北以終於西也陰

數則自西南以終於西北也圖則有順而無逆書則陽順而陰逆圖之陰陽其長也皆順其消也皆逆書之陽其乘也順其除也逆陰其乘也逆其除也順

圖之一三七九也二四六八也皆順而數之也故曰河圖左行書之一六并而爲七也二七并而爲九也四九并而爲三也三八并而爲一也二九并而對一也四三并而對七也八一并而對九也六七并而對三也皆逆而數之也故曰洛書右行

河圖之本一繼以二三繼以四六繼以七八繼以九互爲內外迭爲賓主然於陰必反易之者陰陽同根而生造化之體也分方而治造化之用也

洛書之本一三九七位於四正二四八六位於四隅以參相乘以兩相加然於東北西南必反易之者陰順陽行造化之體也陽順陰逆造化之用也

先天之位乾與坤對坎與離對震與巽對艮與兌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先天之序乾與兌同生於太陽離與震同生於少陰巽與坎同生於

少陽艮與坤同生於太陰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後天之位水與火對木與金對土無對而以剛柔自相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後天之序木生火金生水惟水不能自生木其閒有土焉火不能自生金其閒亦有土焉是木金皆土所生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先天圖位天上地下日東月西不可易已山起西北澤注東南不獨九州爲然今自西北度垣山之脊

亘未知所止也自東南浮海茫洋相因亦未知其所止也雲與東北則雨雷氣動而風從之也雲起西南則不雨風氣動而雷不應也皆自然之位也先天之震巽其本位也後天之巽從震而動者也故東南風亦雨風非潤物者也而曰潤之以風雨蓋謂春風應乎陽氣者也後天艮在東北山脈所盡也兌在西方澤氣所鍾也澤氣所鍾故水源從此出

先天後天其乾坤南北交易先天著其體之常後天

探其用之根也後天之乾不直居子而居亥者進而當絕續之交坤不直居午而居未者退而避正陽之位此不息之命所以流而承天之義所以著也乾坤既易故以其位居離坎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乾之用在離坤之用在坎也離坎既易故以其位居震兌火之鬱雷則發之水之流澤則豬之離之用在震坎之用在兌也震兌既易故以其位居艮巽雷動則山與雲澤積則氣生風震之用在艮兌之用在巽也艮巽以其位居乾坤

者山者地之所以上交於天而蓄其氣風者天之所以下交於地而化其形故所在有山則氣聚萬物遇風而形化

風本天氣也天交於地故一陰潛伏而天氣噓焉則爲風山本地質也地交於天故一陽隆起而地氣升焉則爲山雷本火也上有重陰壓之則奮而爲雷澤本水也內有積陽驅之則散而爲澤觀卦畫皆可見矣天地水火四體也雷風山澤四用也後天卦震與離兌與坎相交於四正乾與艮巽與坤

相交於四維者以此

天主日地主水猶人之主精神氣血也天與火爲同地與水爲比雷電合而章澤中有水故先後天四位者可以互換若夫雷之應也以風而艮居之澤之感也以山而巽居之風資天氣而坤居之山資地質而乾居之此則至理不可不察也山合澤故能蓄洩而雷之氣自此應焉風助雷故能吹噓而澤之潤自此行焉故近山者多雷近海者多風周官東則景夕多風西則景朝多陰者此也天氣上

剛近地則柔而物孚化焉則風反爲地之橐籥地質至柔接天則剛而氣升降焉則山反爲天之鍵藏洪範以風屬土古人登山而升中者此也是以後天之卦錯居先天之位而各得其所

水潰土則舒其浮華所以生木也火爍土則縮其精實所以生金也若木燃而火發金潤而水出則皆未有以見夫土之功又播五行於四時而觀之木溫火熱陽勝陰也金涼水寒陰勝陽也土爲和氣陰陽之中也一歲之序陰長而已過於半陽長而

未及於半是陰勝陽也爲秋爲冬以配金水陽長而已過於半陰長而未及於半是陽勝陰也爲春爲夏以配木火惟冬春秋夏之交陰陽消長方平易所謂泰否之卦也是陰陽之中故以配土呂氏之中央也則缺其一焉京氏之四季也則多其二焉故言五行之義者亦莫精於後天也

論後天自然之序則震坎艮乾宜居北東者也巽離兌坤宜居南西者也長少既敘而乾生坤成不亦善乎然而震必與乾易兌必與坤易則造化之妙也乾居東方始矣而非大始也以終爲始如圜之無端然後謂之大始坤居西方成矣而非作成也當一歲之中致養之勞盡焉然後謂之作成且亥月則雷氣未動也未月則澤氣未竟也何能使造化功用各得其所

人知天心之動爲化之初也不知寂然不動沖漠無眹爲命之續也聖人所以希天者此爾賢人所以希聖未達一息者此爾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吾於其圖位見之矣然猶曰戰乎乾是故聖人不

廢克己之功己盡無我然後能與天地相似也

艮德最近乾以其靜而無我也巽德最近坤以能制其伏陰而皆順乎剛也是故先天艮巽之位後天乾坤居之

艮德最近乾然所以靜而無我者震之動坎之習險先之矣故曰戰乎乾又曰自强不息巽德最近坤然所以動而及物者離之明兌之說終之矣故曰萬物皆致養焉又曰含萬物而化光

震之交離兌陽娶妻也巽之交坎艮陰生子也娶妻

則成乎父道故受之乾焉生子則成乎母道故受之坤焉是先天之序也有長男則有長女之配故震巽居先爲娣從之故受之離有嫡有娣母道具矣故受之坤餘則妾御之流也故受之兌由是則有繼嗣而成乎父道故受之乾坎艮子之末長者長則又爲震而當室矣是後天之序也

天尊地卑君相之位也日東月西卿士師尹之職綱紀朝政者也雷風山澤宣播號令承導德施以鎮奠方隅岳牧之任也是先天之位也君居無爲嚮

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臣則致役爲君養萬物焉震巽者承其命合於先離兌者竭其功施於繼坎艮者告其成事於終是後天之位也是故圖象設而彝倫敍矣

乾爲首五官之所宗也坤爲腹四體之所會也震爲足陽之所以動也巽爲股陰之所以伏也坎爲耳內光也魄之所以載離爲目外光也魂之所以營艮爲手次於震之陽動而不離其處者也兌爲口次於巽之陰欲而著見於外者也養身者導陽自震艮始故手持足行則欲其動也坊陰自巽兌始故男女飮食則欲其靜也頭容直體容端然後天地位焉視思明聽思聰是以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圓者天體方者地體凡物有端圓則無端故曰不可爲首也其義必用九者圓之根在心以坤之二而翕者取之也故曰乾元用九知乾元无首則知所謂心之妙矣凡物方則止故曰有終其義必用六者方之根在角以乾之一而直者取之也故曰直

以方也知直方則知所謂德之隅矣凡圓者最大方者次之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然至於積方則亦大矣故曰直方大

一成點二成線三始成面而推之形體亦無所不通者矣

一一爲一不可分也故其形圓而爲天二二爲四其分明矣且其形方而爲地又爲三角於圓中以參天爲斜弦於方中以兩地故一四者天地之體參兩者天地之用也

置百數於此洛書之九與一對八與二對七與三對
六與四對五無對而自相對蓋開方之原也
天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蓋自一至五衍之
爲五十五除天一地二爲數之始不衍衍三四五
之數則五十也三衍爲勾四衍爲股五衍爲弦三
數之併又不能成方故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
者七之衍七者三四之合也三四者勾股之率故
亦爲方圓之率凡圓之內外生方及方之內外生
圓其積常圓四而方三故四十有九之積方也內

合圓積三十有八半方得十四圓得十一也又內
含方積二十有四半圓得十一方得七也
三者圓天數也四者方地數也五者參兩之合人數
也七者三四之合亦人數也
以圖書言之五居中五之中心一數尤中之中也以
大衍言之中心一數亦中之中也蓋圖書大衍皆
有奇數奇數必居中故圖書之中一人位也大衍
之中一亦人位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成
位乎其中矣書曰建用皇極易又曰掛一以象三

皆此理也
掛一象三而又與扐合以象閏何也曰象兩象三二
義也象時象閏又一義也以象兩象三而推其後
則揲四歸奇當爲萬物之變化以象時象閏而原
其始則分二掛一當爲歲積之起端故曰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窮此一義
也又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此又一義也聖人各舉以包兩義耳唐一行曰
人處天地之中以閏盈虛之變是欲參合二說則

非也如其下文旣以策當期日又以策當物數豈
亦可合爲一說乎
一行大衍曆與孔子之意頗異大畧蓋以分二象二
氣也掛一象閏分也揲四象一月四弦也至於左
右扐餘則又不以象閏此其所以異也後人因之
謂特初變掛一象閏而二三變有扐無掛嘗竊固
之歲故曰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細尋理法亦
其[illegible]閏[illegible]其以一策當一月之實弦則不及七日
半而掛一之閏分十一日有餘則溢於策數之外

矣掛一之分十一日有餘僅初歲之積耳而違以當有閏之歲則又未成乎一月矣閏數出於四時之餘今言掛一於揲四之先則又失曆法之序矣是不惟非經意而其言自不察與劉歆三統律曆皆傳會之論也

今變一行之說而通之曰分二者分一歲爲二也覺成數之有餘而先除之則掛一者象氣盈者也以每月四平弦計之每弦整七日半則揲四者象四時十二月者也合氣盈與月朔之虛以積閏歸掛

一之奇於餘扐以求爻故合掛與扐皆象閏者也

今曆日用九十六刻蓋得易之眞數八卦六爻互相乘之數也以十二辰爲節晝之極無過七分夜之極無過七分天地之中陰陽之正也過此則爲天地之外域陰陽之偏氣故先天圖自復而反推其積數陰七分陽五分自姤而反推其積數陽七分陰五分二至晝夜之極也自同人臨之開比遯之閉而反推其積數陰陽各六分二分晝夜之平也

景行摘篇附記

祭諸葛武侯文 李興代劉弘作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前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蒸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身招而褰裳管約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藪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蓋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室跨帶我邊方縱橫我北面馳驅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

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顚夫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徽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皐則伊寧比管晏豈獨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殁貴有遺

格惟子之助移風來世咏歌餘典懊夫將屬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雖可究矣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斯覩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之髣髴挺形響之有餘神而有靈豈其識諸

祭韓文公文 李翺作

孔氏云遠楊朱迭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魅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

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竝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罔辭于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于大常聲彈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

漢唐之間王佐不生而斯文喪程朱所許以為庶幾三代之英者漢則武侯唐則文公而已二李之文推崇揮發尤極其至故特錄隋王仲淹有言千載而下有能修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能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嗚呼仲淹之志則大矣然其名迹若明若昧蹟有羣疑如

武侯文公則其事業文章揭然昭天壤也後之讀者可以興矣

周子贊 朱子作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二程受學周子然未嘗推以繼道者抑孟子顧學孔子而姑舍子思之意與至朱子乃尊以先覺而以繼往開來之統屬之祠堂記所敘尤極推崇益比諸河洛開天之盛而推五星之聚以為應運之

符末乃云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廓大而推明之由是而淵源分明為此學者如知宗泰山而仰北斗朱子之功大矣今按伏羲畫卦自陰陽以下神禹敘疇自五行以下蓋理與性不可圖而象也圖而象之自周子始抑太極之本體同天地之所以為大而超然于陰陽之上矣而其下之在人物之身者則亦與天地同其大而曾無毫末之虧也雖受于二五錯綜之餘而亦超然非形氣所得拘而曾無毫末之雜也嗚呼非見道之明知性而知天

者其孰能與於此夫圖人物之性一之不足而加兩焉似乎贅矣然天地以性賦之人者也父母以性傳之子者也父母近而天地遠故事父母人所知也事天地人所不知也若由氣形化之說推而上之生民之初孰父母是則其與乾坤混合無間有不必聖者而後知者矣此又周子指示最親切處張子西銘蓋專發此指然周張終身未嘗相見書亦未始相聞也蓋心理之契所謂若合符節者嗚呼此所以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也歟

程伯子贊 朱子作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 朱子作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於伯子則贊其德性之完成於叔子則贊其學問之平實也蓋瑞日祥雲和風甘雨感於人也深規矩準繩菽粟布帛濟於人也大感速也恆久也不

可相無者也

張子贊 朱子作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子雖[illegible]比[illegible]用功于時道既成矣一日見二程遂撤去之謝[illegible]且[illegible]獨[illegible]又力學十餘年然後學醇道高程子[illegible]後儒皆[illegible]不及也夫辯克者有我之私辯則[illegible]見之蔽[illegible]賢者以下皆不免焉張子之大[illegible]人不[illegible]此[illegible]二程

兄弟與之往來論學，攻切直諒，有若施之門下士者，而先生沛然受之，如決江河。嗚呼，此非大賢不能也。先生於二程為表叔，而年長以倍，名又先成，鼻比之擬二程，殆過之耶。

邵子贊 朱子作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邵子之易，深於陰陽消長之際，而其功之在於後學者，傳先天之圖也。故特以探月窟躡天根贊之。月窟天根，姤復兩卦也。

司馬文正公贊 朱子作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溫公居洛，嘗古製深衣幅巾閒居服之。○按程子云：吾閱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也。又云：世之議論無事者多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異氏者，特張子厚、堯夫而已。蓋二程所排訐，首張次邵次馬公，則深服其躬行，而知德有

徵詞焉。

周易原象贊 朱子作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覩。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明，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前所序者即邵易先天生卦法也康節以前未有爲此說者率以爲聖人畫卦先定乾坤而復使之交錯而成六子一每生二之秘蓋千載未發也然其說具於夫子繫辭傳顧不察耳其分出震以下之位爲文王之學尤極有理深於周易者當自知之朱子此贊盡用其說而曰邵傳羲畫蓋信之確也

述旨贊　朱子作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旣開

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敎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曁末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旣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此贊極其精粹不可不深思潛玩○漢以來說易者直以聖人作易特爲道陰陽消長造化之妙耳雖知其資於卜筮然不以爲本指也至朱子始以伏羲作易正爲卜筮而設其時風氣未開民俗

淳質未知趨避吉凶則筮使之知所趨避而已曁乎中古淳質瀉而詐僞滋趨避益巧但知有吉凶而不知有義理則失伏羲敎人之本意故文王周公作彖繫爻示人以中正仁義之歸故曰其衰世之意耶蓋因俗化之衰而補道之使其淳也然文周之緼莫之能發是以易象僅存而大義乖仍浸淫于術數孔子於是推極文周蘊奥之至隱發揮道德性命於十翼之中然後知易果非占卜之小數而義理之微言也由此言之伏羲敎人趨吉避

內之心，卽其敎人舍惡從善之心。文王、周公中正仁義之敎，卽其使人不迷於吉凶悔吝之敎。夫子發文周之心，闡義理之微，卽其所以復羲皇之秘極前用之道也。世更三古，敎以時施，然其爲心豈有二哉。自溺於文辭者旣不察夫立象之本，拘於象數者又不適乎典禮之中，易之道[illegible]以棼棼而幾乎熄。非周程發其理，邵子傳其象，朱子復推卜筮之指，以還易之本敎，則雖欲知四聖之心，其孰從而求之。然至于今尚有執朱子三聖之易不同

之說而欲各以意求之者，其蔽比於肆且拘者而滋甚。彼蓋不善觀朱子之說而以[illegible]意之失也。故此贊之序三古源委相接而卒之以四聖一心，此可以爲朱子之定論矣。

警學贊 朱子作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旣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此章論讀易之法最爲緊切，[illegible]者也。字求其訓，句逆其情，毋寬以略也。[illegible]適其平，毋密而窮也。不寬以略，故毋固而以爲可；不密以窮，故毋强穿鑿以爲通。至於自表達裏而一

以貫之，則[illegible]矣。理定而體無[illegible]潔淨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也。當事來而用應者，精微也。[illegible]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程子之[illegible]然後[illegible]旣備矣。[illegible]以易爲說理之書，[illegible]滯於實而有所[illegible]由暢旁通之妙，必待朱子[illegible]斯無[illegible]矣。然[illegible]朱子之[illegible]本義[illegible]而未及[illegible]假我數年而[illegible]聖人於易[illegible]而已矣。

敬齋箴 朱子作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此指子所曰整齊嚴肅中之靜也亦故也當四句靜中之敬矣以敬爲中之心對越裏之事也擇地而蹈亦成人之事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此亦所謂整齊嚴肅之中動之敬也言四句動中之靜所以謹其裏之存矣四句動中之敬所以謹其表之發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此指子所謂主一無適亦無事時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心常中矣心存於內故他無所適當事猶言遇處也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亦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亦有事時之敬也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心常專矣雖酬酢萬變於外而主守不失故曰監也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無事靜也有事動也而就其中又各有動靜表裏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此以靜而有者言蓋有斯須之頃而不敬則私欲乘之而發疑冰炭火周俞天飛倏忽變化莫知其鄉也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此以動而發者言蓋公私義利之幾不有敬以察之則毫釐之差將成天壤之謬可以至於三綱淪而九法斁矣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靈臺心也

此箴雖言敬然首段所謂防意如城次段所謂萬變是監後段所謂毫釐有差天壤易處則正中所謂隱微之處而必謹者乃義之事矣蓋敬義雖相對而敬常爲主故中庸所謂戒愼恐懼者敬也所謂謹獨者亦敬也此箴所言中庸之義說也

克己銘 呂與叔作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朱子以己對理言之呂氏此箴以己對物言之然其下云心見帝則同歸于天則即所謂理也蓋天理之中本無物我而忘我忘物則天理在其中矣且對物言之於仁之味尤爲貞切也

小學題辭 朱子作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天地四德人性具焉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悌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性無不善故情之感物而動者各有條理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甘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性者根也道者枝也小學所以培其根也大學所以達其枝也所謂修道之謂敎也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灑掃應對入孝出恭所以養其誠行之事也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所以致其明知之

事也幼小則眞淳未漓智識未開故其敎之之序如此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窮理致知則善無不明力行自修則身無不誠德旣長則聰明開而克己要故其敎之之序如此天之明命我與物所同得身旣誠則兼有以成物而合外內之道矣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成己則德崇矣成物則業廣矣然非有加於性也盡已之性盡人物之性適所以復其初云爾蓋性者根也散而爲萬理萬事者枝也至於盡已盡物各得其性則如枝葉之成實復返于根也實之成也適肖其種而已豈有加哉世遠人亡經殘敎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鄕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玆秉彝極天罔墜爰輯格言庶覺來裔於乎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維

聖之謨小人不蒙至治之澤故鄕無善俗君子不聞大道之要故世乏良林下者溺於功利之習故利欲紛拏高者淪於異世之敎故異言喧豗

此辭卽約大學序之指以成文也

榕村全集卷之十

序一

進讀書筆錄及論說序記雜文序

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
御乾清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惶懼
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乙夜之
覽又不敢以虛
清問謹以讀書筆錄數十條及論說序記之關於學者

十篇繕寫為一卷進呈而恭為之序曰臣惟學之於
天下大矣自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傅說
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敎學之相半
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
聰明才智之士所不肯留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
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足以君則繼成
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于
治道有如此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以帝王之學與
儒生異臣以為不然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
自娛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
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
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
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
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
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為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
然皆習焉而不留過焉而遂化詩文字畫曆算工巧
莫不精其道焉而無所滯於心其所以潛思實體朝

講夕誦積年累月而不懈寒暑風雨而不休則非堯
舜之道不使陳於前也非天人性命之書不以遊於
意也臣愚無知竊謂
皇上非漢唐以下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
於聰明之不足局于聞見之孤陋四十無聞歿身為
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挹卷趦趄顛越無地然臣
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孟誦師說
而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

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統之與治統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序堯舜以來至於文王孔子各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而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

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猶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進易論序

臣惟易之為書也大而言之則六經之原天地鬼神之奧也切而言之則動息語默酬物應事修之吉而悖之凶蓋有不可斯須去者然其為書始於卜筮之設而根於陰陽之道故玩辭必本於觀象而不為苟言占事必由於極數而不為苟用非徒以象數為先也象數而理義在焉於戲易豈易學也哉欽惟

皇上講學勤政宵旰不息則應乾之行厚德深仁視民如傷則體坤之道進君子退小人則察乎否泰之幾憂盛危明則儆乎日中之戒

皇上之體易者可謂至矣神武不殺固已見諸施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已受其明效

皇上之用易者可謂神矣乃者

特命儒臣以此經進日進講仰見聖智之默運上符三古之心傳歷數近代以來未有留心於性命之原研慮

於大人之際如我

皇上者也臣與易將二十年幽居潛玩之餘不無一得然生質愚陋不足以窺絕學之全間或紀所知繫之刊本每爻以為異日精思明辨之地中遭流亂未究厥業僅有易論數篇大抵皆理義象數之淵源易之所由作者也茲逢

聖世不敢自匿管則螢爝之微照大陽雖不為之增光然而積草加寸之勤亦將以之炯炯自秘此臣今日獻書之喻也伏惟

皇上裁其可否而進退之臣又覲夫序卦雜卦皆以未濟終篇非欲其終於未濟也謂夫雖當已濟之時而常存未濟之心此則所謂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言以蔽之終日乾乾是也伏惟

皇上垂意焉

進大司樂釋義及樂律論辨序

臣惟古之王者治定功成則必有作蓋非苟爲彌文以飾觀聽而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不可以一日

不行於天下是故尊卑上下截然有制民志定而遜讓之風行者禮之實也君臣父子歡然相親人心和而敦厚之俗成者樂之意也篤其實而衆其文厚其意而修其節則禮樂之用所以著因其節文而求其實意則禮樂之道所以存自漢以來禮樂崩壞不合于三代之意者二千餘年而樂爲尤甚蓋自諸經所載師奏篇章器數律呂之昭然者而紛紛之說終不能以相一又況乎精微之旨所謂與天地同其和者哉臣逃竄空山之中僅以十三經自隨閒以暇日參

取經文之及於樂者會萃成編深思極索追求古人作樂之本與夫聲音旨趣之同蓋有互相發明者自大舜后夔以至武王周公若合一契信乎大樂之必易而今之樂由古之樂者斯言不我欺也居常別爲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諸經之文爲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爲輔將以下成一家之言上備有司之采條貫已具潤色未完其已脫稾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辨數篇竊不自量繕寫爲一卷進呈伏惟

皇上純誠至孝舜之所以感神也於鑠王師武之所以求定也文德武功巍然煥然今四方粗靖稽古禮文之事殆當相沿而起昔魯兩生謂禮樂百年乃可興也予竊疑之蓋兩生知高祖之輕儒術故爲是言以避召命耳若夫禮樂則豈可一日不行於天下而必待百年不可知之化哉今四海靡靡風俗頹敝等威無辨而奢僭不可止聽斷無法而鬬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鬬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敎和愛以導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

講之豈可一日緩哉記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神而明之者本也舉而措之者文也爲宜搜召名儒以至淹洽古今之士上監於夏商近稽乎漢唐以降考定斟酌成一代之大典以淑天下而範萬世臣雖區區末學猶將執持所見與諸儒上下其議論焉至於建中和之極者一人之事專其業精其藝者世官之守非微臣所能知也

諸史提要序

我

皇上稽古好學不遺鉅細故於六籍經傳之正訓洙泗濂洛之微言既已潛神研精得其心法於千百載之上至於萬幾餘暇則自列史諸子專門名家文辭詩賦靡不究心以下及類書紀事會萃彙集之編亦必遐蒐廣採以補其缺畧討論稽攷以正其疵謬良以文武之道小大並識孔氏之門博約兼資將使學古者不憂殘墜而修文者有所折中其所以嘉惠天下後世至無窮也

皇上念六經之外惟史學最切史學之醇以朱子爲宗故於通鑑綱目之書既已時勤觀覽指授翻譯俾滿漢臣工知奉爲理亂之通鑑矣然則諸史之精粹豈復有出於是乎况昔北宋臣韓愈紀事提要之旨采自司馬遷以下迄於五季斷章摘句加以訓釋三千餘年間之語事實旁雜俚諺班班然雜見錯出故曰提要也

皇上以授故大學士臣張英稍加增補繕成完書十年後英子洗馬臣廷玉請刊刻以重

上命而終父志顧以此書規模未足以當

御序而轉奉

上命使臣各以言弁其端臣惟諸史之大者如歷代明君賢臣之所謀議建立與夫治亂興亡之變人物典故之詳司馬氏朱氏之書備矣是書之作蓋約畧搜擷用助學者聞見雖不能加於正鑑之外然亦所謂補綴罅漏收摭遺軼者也

皇上乙夜勤劬遴編稗乘罔不周覽如日月不棄螢爝之光山海不辭塵露之細故雖此書所紀單詞隻句若無當於大體者而循其言行可以見其心迹而知其

人聆其風謠，可以察其時俗，而論其世，務無適不足以弘

睿智之光昭，而增

皇猷之允塞也。臣光地謹序。

大學古本私記舊序

大學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審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葉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垂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紛，至今未熄，皆能獨以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嘗貌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默契者。間考鄭氏注本，尋繹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於衆目中，而致爲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掔，自託於据經詁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

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陋生，挾讎競責，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閼拒者，則今日之聽瑩於胸而援鶉已竟，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

大學古本私記序

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連有纂置爲異論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誠意致知正心誠意，其詞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前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之詭異，得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其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哉！以愧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

者其閒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於錯亂數簡之閒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通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據汙不至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

中庸章段序

中庸之旨朱子推本于唐虞之相傳者至矣又攷之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者中也恒者常也中而有常蓋上帝所降之命而民順之以

爲性者也周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亦中也彝亦常也此詩言性命之理與堯湯同歸旨也惟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常而不變故其發見于事物流行于日用者莫不肖其本然之故因性之中也故道亦中而無高遠難行之事也因性之常也故道亦常而無新異可喜之迹也聖人之教所以建人極而萬世不能易者豈不本于是哉子思子作書之意蓋預知夫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爲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告子相詆然猶不能遏其衝迄于周衰諸子藉亂至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爲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二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闢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寖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抹之未亡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爲功大抵知子思子之爲慮深也二程于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即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于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地讀章

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說復觀近代講解之所由淆亂自宋元之閒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故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閒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速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中庸餘論序

中庸餘論者不敢以其論麗于經者也凡四十六條

葢雖推索經指宗述儒先而附以己意焉又曰閏秋錄者昔壬申之夏雜記所得名初夏錄今增損爲中庸餘論而其成也庚寅之又七月也嗚呼昔之意氣猶盛五十學易自謂未晚故曰初夏也今老而衰歲云秋矣讀聖賢書自視不能爲緇序嗣音之人庶幾日月之光靡以微嘒四時之統緒以餘分及遲暮奇扐之年以終竟其不忘之志故又寓意于茲名

詩所序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教皆以詩首爲其近在性

情察於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虞典夏商之間詩不概見豈其代遠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爲盛矣今攷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教之至也其篇皆以文王冠惟周公之詩自爲國風傷世業勤王家協周室之所以安危上配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爲風六月民勞以下之爲雅王德降焉政俗衰焉然下則有

撫己言傷之音上則有憂國陳善之作葢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教在乎人心故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其究歸於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爲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爲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衰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爲東遷楚茨以下爲幽雅載芟以下爲幽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創說者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觀大雅

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緒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爲篇纔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孟子曰頌其詩者必論其世今失其世則又將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旣知得所之其然後竟未其次何逆其志抑名號而不可厭也是文從而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於人情之和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篇爲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邇而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

實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而可哉

洪範說序

洪範之書文雖少而與四聖之易竝傳先儒釋洪範爲大法意頗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俱陳者即此是也然則尚矣聖人所言天道王事豈有加于此哉更越秦漢其義未章故劉歆班固但擬以道災祥而已近世稍覺其陋自宋王荊國曾子固蘇明允皆有書其後蔡氏以師門之學傳之然猶未盡也地自始讀而切疑之中間嘗以意爲之說而識心未熟信疑參半

繼讀西山眞先生衍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怡然理順有會獲我心之歡顧其於經意則既得矣至推本於洛書之出對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根則有先儒所未發者其他繁文細義前輩亦多疎闕自念用心之勤旣歷三紀舊草在笥不忍棄也庚辰歲嘗付刻於保定署中不敢多以示人逢同志者時出就正而已既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又九疇自中分別爲箕亦未審當間以暇日稍就增刪依文訓釋蓋欲庶幾於平實簡質而病未能也旣成仍并舊稿存之嗚呼先聖之所以咨嗟而詠歎覆而陳者其微旨豈易窺哉亦以寓吾鑽仰沒身之志云爾

周官大司樂章詳序

三代之道存於今者書耳經書所言皆當日行事之實也其有格之於事而不成推之於道而不合非經之過其無乃求之者失其理與夫禮樂之用同歸而樂之原本標委學者蓋難言之以予攷其竅幽釋滯之故與其道和之效其大致可知已而所以爲難言

者毋亦鍾律損益累黍之求灰琯之驗乎其亦可謂緩於本而急於末舍其甚明而務之不可知者也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者天地之情也其用不可斯須去身其官於人器於物蓋畢而措之耳予悲夫此篇者蓋樂崩而僅存經亡而先得垂二千年而亦未有攷者以至諸律旋宮之說五聲八音和樂之文率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徒爲紛紛豈不惜哉予是以討論周官之意參伍其文存其所可知以謂後之作者而欲追三代先王用樂之迹而因以神而明之

之益不過是其有不合於前儒者則擇之於經經不
可見則索之於理夫樂之亡雖已久矣而好古深思
之士不絕於世安知異日之無足徵者乎

禮記纂編序

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
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
禮記冗而無序學者病之久矣是記之興其於漢之
中世戴氏兄弟掇拾蒐補於煨燼之餘戴聖所得凡
八十餘篇中間雜以秦漢之言其弟損益之又加粹

焉則駁駁乎孔門之咳唾珠璣矣然亦不能以皆醇
也予嘗讀斯篇病其紊亂記識之雜既講貫之弗
理也爲之約而序之溫習之便云爾夫古者小學之
教成人之始故先之曲禮少儀內則三篇人道莫首
於冠昏故冠義昏義次之愼終追遠民行之大故喪
祭又次之言喪者凡八篇而檀弓曾子問雜記附焉
言祭者凡三篇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達於鄉黨州
閭則鄉飲酒投壺射義次之由是而達於朝廷邦國
則大傳明堂位燕義聘義次之由是而周於衣冠

珮之制與夫行禮之容儀則深衣玉藻又次之自曲
禮至此爲禮記內篇禮運禮器以下學記樂記以上
或通論禮意或泛設雜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陳
王者政教之務要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靡所
不講爲禮記外篇嗚呼三代以禮治天下如此其盛
也雖當千百載之下湮滅斷爛之餘猶有存者而
宏經大要可考而知以正聖功以與太平取諸此焉
足矣抑予所易者篇次耳居嘗以戴氏之篇既非周
孔之舊當日採輯其於章句文義亦擇焉而弗精尚

爲之詳論條理成一家言抑猶作者未竟之緒與予
竊有志焉而非其任也

禮記考定篇目

曲禮　少儀　內則　冠義　昏義　喪大記
喪服小記　間傳　問喪　服問　三年問
喪服四制　奔喪　檀弓　曾子問　雜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郊特牲　鄉飲酒義
投壺　射義　大傳　明堂位　燕義　聘義
深衣　玉藻

右內篇目

禮運　禮器　經解　坊記　表記　儒行

緇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文王世子　王制　月令　學記　樂記

右外篇目

附大戴記四篇

武王踐祚　曾子大孝

曾子疾病　曾子天圓

禮學四際約言序

古禮湮廢，不可盡知，又多不行于今世，故其追而攷之也難。蓋儀禮缺而不完，禮記雜而無序，自朱子欲以經傳相從，成爲禮書，然猶詳於禮，大未究厥業。然則後之欲爲斯學者，不益難哉。余姑撮其大者要者，畧依經傳之體，別爲四際八篇，以記禮之綱焉。其詳且小則未暇也。又采小戴儀節於前，附王政大法於後，而通爲之序曰：四際八編者何？冠昏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也。易曰：有天地萬物而後有男女夫婦，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措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有冠昏而夫婦別矣，有喪祭而父子親矣，有鄉射而長幼序矣，有朝聘而君臣嚴矣。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蓋不可以一日廢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綱維五典，根極五性，通四時，合五行，本於陰陽而順乎天命。有冠昏而夫婦別，夫婦別然後智可求也。有喪祭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仁可守也。有鄉射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禮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嚴，君臣嚴而後義可正也。先王之禮，哀樂之情無不中，慘舒之節無不得，故紀綱人道之始終，而天地和焉，四時序焉。學者學此者也，灑掃進退而非粗也，盡性至命而非遠也。小學以始之，大學以終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書也，雖未能究先王之典，守幾求禮之門戶者，得其端焉。

曆象要書序

曆象一書，自少小以好奇之心學之，益久而茫然。此學近無師授，又予未習爲方圓勾股乘除之術，故其

通也甚難七八年間來往心懷紬繹此乙巳之冬以書卷餘暇留究斯學搜極緊亂摘厥窈微三月在容山之中遂有端序矣綱自羲軒迎策而此術與三代之衰機祥中廢故自秦以前如迴[illegible]茫然聊以知其源派而已太初而降卓卓顯者將十有餘家中間技蔓米鹽人各各爲深博無涯涘此等家之皆數然取合天行沿革異同之大致又烏可以不攷乎予故纂諸家之要附以他書論之合者將以備一家言而猶有待焉茲編也其未詳未信者爾

卜書補義序

古者卜筮皆有書卜書非易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陰陽之在易備矣惟五行之說則詳於卜書而其籍已廢昔者夫子贊易而八索祛卜之亡也其始於此與下及漢魏以來京焦管郭之流猶能明五行之學以推祥衍忒今其遺術往往有存者然體兆不傳故弱附之於爻卦由是而蓍龜之法亂予讀洪範周禮而有感焉博考諸書心知其意然而年世則已遠矣莫吾徵也發其序陳其槩遲好古者取裁焉使蓍龜之用不相濁則卜雖亡也猶存

離騷新說後序

余九歲季父授以此騷故至今上口不落一字長觀諸家說其得失亦漫不皆省至其竒忽無情意者偶亦入思何讀字識力所未暇也前數年嘗刪秦漢古辭無如屈離騷參同之竒見欲創通章句聯成一編後選漢以下列代詩又欲追風雅始變之源以騷繫後庶幾猶那之志發月侵尋終焉往凡茲行舟中友人有相促就騷說者盛暑暴下展轉於疢中爲之

粗疏語脈而已訓詁有所未備況其深者乎嗚呼原何時也千古之亂於斯爲極而假所言不詭於經將之以誠欲是以歷世貴之雖大賢亦悼焉古者始舉宵雅肄三欲其念識君臣之義也原有雨牡皇華之才邂逅不辰音非和正然以視周褒大夫閔時念亂繁霜十月無以益其哀矣學者讀其書論其世豈不亦嘅然於人生之大倫而足以興哉吾徒生於明盛而欲爲其幽思愁其寓物憯猶無病而呻儕居者徐遠尚爲姻而固不能得其情狀之眞切姑存所感而

俟世之知原者知焉

九歌新說後序

舊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閒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旣放竄伏其域懷抱憂思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蓋有鄙俚媟褻而無文者因作九歌之曲王逸之序云爾然其所釋原意參錯傳會言不中倫者多矣辯證一一正之自太乙以下皆以事神之恭況己事君之敬以神人之接之閒喻君臣之交之難惟山鬼一章乃以鬼自比

而人則君也以此意讀之大義則得矣愚觀屈子蓋繫荊之一人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離騷之篇陳古義則治道三代名臣何以加玆至所託言取類上自象曜風霆雲雨下迄地域山川中錯人倫族氏草木禽鳥之芬芳靈穢與易象稱名風雅與物無異自說文者乖姝於是有引喻失義故言無章者非屈氏意也推是以類九歌則離騷之外篇耳故天神尊上則以喻君司命爲太乙之佐湘君河伯非天神之倫則以喻臣玩其辭潛其義凡莊重嚴肅禮樂威儀備者君之族也凡投贈親昵遊從暱宴者臣之族也中宮經傳之離騷者亦不失其尊卑之體輕重淺深久近之序嗚呼以愈迷志斯爲衍之矣騷言高女下女佚女宓乃宓妃少康若尤於扣神東君見之是時襄旣繼位讒佞高張無攸於赤反之眷眷猶如此蓋無日不幸其君臣之一悟邦家之再興也若言言而以爲怨舊君懷昔懟原方悲其西羈之不暇怨懟奚施焉故今刊史定其文指本於性情之敎以俟知者

參同契註舊序

參同契者三道同契也三相類者三道相類也三道者大易黃老丹經也魏伯陽作參同契以敍大易祖述黃老之旨發明丹經之要又曰以爲略於篇纖微未備故復作三相類一書互相證發備述悉義須簡相補齊根共蒂葉對枝當卷首尾完具未經缺亂之書也道流淺近未能窮其文理輒復益以枝離采摭流末之陋衍釋古人之言此與魏氏檢衡異端之指正相反矣近代好事之徒復芬然有述己所不達則思竄易錯簡以就偏見於是而此冊坊書始無

完本深跡學者迷誤大端有數焉一曰畧知書之前後辭理多同而不知其本爲二書而相混淆二曰知別有三相類名目而不解其爲何題遂以意妄說且有改爲五相類者三曰知魏氏有三道之言而不知分書爲三篇即知有三篇而不知二書之皆三篇也四曰有强分三篇者而不知三篇之外有語有辭有直指丹火之要有序明述作之繇是以亂而區之其辭不類五曰知魏氏爲丹火而作是書不知其兼明易道故自二書首篇便雜以爐鼎繁言變理大道殆

而不論顯與叙文之意相左六曰知書之託諺名號悉有所指而不知其借物譬寓者殊多即其名字坎離稱喩熒魄文似碎僻義無雜淳附以曲雜乃增謬妄此六條者是其大凡至于微言奧義各在本篇末能悉擧也若乃此書重於道藏不奪儒流者其源濶亦有數事一曰邵氏之學朱子以爲秦漢失傳而乃外丹竈之家密相付授意似有指愚攷魏氏談易拈六卦應月十二辟卦應時益即漢人納甲卦氣之舊誠未知與康節先天同否要不可謂不相背者二曰乾坤者心學也自魏晉以來拘於君臣之說而失之虛言陰陽無所取類又失之由魏氏魂魄之指可省身心之要一性命皆事物其理至深所謂龍虎者固周易龍馬之偏辭也一以所言皆清淨之宗修煉形神之事不與世義相涉其中至言則所警於末學甚多余始讀其書無所契領後避亂荒山益復反覆一日誦所謂千周萬遍者幽處無事之中依而倣之以代歌謠久乃似通其文意者中間與人譚及而每被嗤笑謂不持行無師授而發元竊誠足破口也終然

喜其文辭欲與離騷並爲之注而病未暇茲歲之春乃爲友人逢勉成之其次第用漢魏叢書本復朱子本似爲近古至其章題則脣末者所分朱子本無是也今中斷二書別其篇章犁然可觀參若復舊中間斷句偶有錯互亦稍爲移置仍各注明其下以重變古焉

參同契章句序

參同契者參之而同契也三相類者三字之義疏爾魏氏作參同契以歌叙大易之文祖述黄老之[illegible]

明丹經之要又自以爲闕畧未備復作三相類一編互相解判今尋其文意則昭然矣而更二千年未有知者心之不達則竊易舊簡以就所見故此書獨無完編所見數本皆甚殊不特篇章至碎句亦更亂之矣惟漢魏叢書所載似是原本間有竄互不多也獨其不知中斷二書及截立標題亦庸末者之妄二書之終又各敘述付授之源自而指囑學者之密要所以亂三篇之文而導其宗指之所歸觀者皆忽之密之故爲釐其章句稍加疏釋俟後世有魏氏起者更以訊之

序二

韓子粹言序

韓子之文之學非漢以下其周之褒譏切於孔氏之徒者乎故言其繼孟子者非獨文家如歐蘇稱之雖二程亦云然學自濂洛後眞儒輩出於今益光矣譬之日馭公其啟明乎譬之行旌公其慮無乎若文之一道則其至者簡質明鋭以視西漢能者遜乎過之八百年來聲希響絕不可追矣公言學聖人之道自孟子始吾亦言學古之文自公始雖然公平生不以文人自域而公之學由文入者也故其所甄愛以訖者莫傳於今不廢朱子所謂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公蓋不自掩焉今摘公文授子孫輩則擇其發於理濟於事者而文之簡質明鋭亦似非他翩酢所及欲令後生識文章之正的且以發明公之雅志嗚呼公欲削孫揚之不合者附於經有能用公之意釐公之書者則度越況雄爲不少矣愚謂非其任也

二程子遺書纂序

前年視學時，曾刻朱子語類四纂，以示生徒，又恐觀者苦於南北方言，故爲之離句讀，稍加批釋，然取舍之間，複漏尚多，至今以輕妄自媿。程氏遺書讀之尤久，手所纂錄，又已忘其幾也。雖然，其取舍未能精詳則一耳。爲既出朱書於前，子弟輩謂且并刻以損童蒙欲讀者之勞，益句讀批釋，比朱稍詳矣。其精蘊所在，不恥不類，輒爲發明一二，及其師友之間，淵源明脉，議論出入，後學指爲疑案云者，亦頗用臆測，而概未必其是也。退之言纂言者必鉤其元，自韓子沒，不見其所爲纂言之書，甚矣，述之難。與深於此學者，不鄙而講而正之，則又幸也。

朱子語類四纂序

自始讀語類，苦其已多，於是芟冗重，錄精要，以備忘遺。取舍失中，過輒稍覺，或增或省，至是而四。前年從弟輩請刻之楚中，余曰：此非千慮不可，未之許也。視學畿輔，朋友間有欲布之者，曰爲其門目部分之約，易於尋檢，士子等進於經書之便，其又下者，敷衍論對策有司，抑其根氐也。余既冊存錄之末，當[illegible]有

童蒙向余索書，無以應之者，率勉所請，刻以詒之。若夫美成在久，則雖終身反覆其道，慮有未窺焉爾。

榕村講授序

吾家子弟輩，授諸經畢，卽令稍涉近世儒先說理之文。雖今之學者不崇此，然而幼志趣舍繫焉。吾懲夫晚出之爲俗駢，末申角輒已笑宋人之爲腐，且陋矣。此外有關焉，非特講解文字間也。雖然，前代成弘先輩，未有不與此者也。前代風氣之醇，人物之盛，必曰成弘，自好異者不能改評也。其時之講解文章，出於是乎？抑如後之出於子史雜書，旁及異說者乎？理蘊於聖文，施於經，古謂之不雅馴，故未論聖人之理。漢唐而宋，合者誰也？聖人之文亦未易與之並，引而偶舉，王守溪以韓文成句對論語，帖然也，出是則配焉而不類。然則後起之文，非患其不擴子史雜書，以後代言語附於經也，患其不類焉耳。詞句如此，義理何如哉？講解文字之所關涉如此，趣舍何如哉？此集所編，是前輩以配經書者也，故幼者講授自此始。

古文精藻序

余始銜
命視學則欲摘刻唐宋四家文畧以惠遠僻之士不能得書者會友人宦江西請竣斯役未久以恤去稾亦在焉校士一年甸南旣畢每見下邑孤村之士果限於荒僻不能得書或師承無資而終身不曾見古文一字即見亦不曉爲當讀則余前序所謂剽剟於郵學坊賈之餘其氣體卑凡殆非才之過者又豈非教者之責與今欲廣刻而力未能且患讀者之未足於目力也遂自史漢以來六十餘首有筆勢文采者刻以

貽之使稚年晚出讀而知好焉則自將求覽其全博其趣捐覽熟講無俟於余也

韻箋序

近日爲詩文者避繁重就省約率向坊賈市小本以取聲韻惟唐律專本韻者則已至於古詩古賦銘贊歌篇第据近代庸謬者之說或曰通或曰轉錯戾顛倒至於齒舌脣喉不可復辨夫古之詩韻以今韻校之固多通用然自今視之通也古人則各有部居門類何通之有哉今取古人未嘗通者通之上不合於古中不準於唐以水土之雜淆天地之眞音奚可以重所習而不變也彼古韻之出入於唐韻者其源有以如風閉口字也當屬侵而在東今抵齒字也當屬眞而在庚此唐人誤也今緣一二字之誤遂謂抵齒閉口二部與鼻音皆可通也蓋有中州士庶偶而寄版荆蠻者據之以爲齊楚一家豈不遠哉近日惟長洲顧炎武寧人氏能古韻心通其意而又援据極博足以徵之故援其韻譜凡唐韻之可通不可通者悉註於本目之下其曰通者古法也曰不通者時誤也又坊本收字大窄落漏甚多且平上去俱用者只

收一處尤簡而不便於稽考今所收幾及廣韻之半與其留之案偶笥中亦可以檢尋辨別如昌黎所謂畧識字之意云

易義前選序

前朝取士尚經義治經宗師說易之先傳義並行後乃朱說獨用或問余曰獨用其可乎曰周程張邵起而易道明朱子之書紹述乎四家參尋于方外而又自得於心中之以卜筮之說也或曰今之執朱說者

卜筮之指誇傷尤甚何與曰三代學術所尊詩書禮
樂四者而已易之籍掌于太卜非學者所務也是以
秦漢之閒齒於種樹醫藥其流爲風雨占候蓋去古
未遠相爲習沿若此其以爲性命之書而首乎六經
是吾夫子所以發義文之蘊惠萬世無窮然亦豈嘗
離卜筮之指而空言設敎云乎輔嗣以來謂易以空
言敎大儒不免焉自朱氏之說行然後知易者象也
因依象類以喻凶吉而已易者占也繫之占決以斷
違從而已以言理之文讀則牴牾而義疎以象占之

意求則簡易而理得其說殆與孔子相備而烏可嘗
也明代經學專精遜昔易之一經勦說尤多然方其
中盛講貫未衰制義之文蔚然可采說卦爻者知其
足以涵天下之有詮繫傳者知其足以一天下之動
擇其詞義之醇有漢魏學者所未發者焉夫其勤不
如漢魏而醇則過之豈非先覺淵源所漸故雖性與
天道可得而與聞也與夫一代文章知其盛也由經
學師說則識其後之所以弊矣署中欲選易義而苦
無底本就坊刻文徵若干首選得若干首貲於[illegible]

故華實兼而又序其源之出於治經者以告子弟輩

名文前選序

制舉之文可傳乎曰可其原蓋出於義疏之流而稍
叶以俳儷者也其法雖起於熙寧之新學然觀洛閩
以來訓義講說用其體者多矣蓋窮繹之學以剖析
爲功故譚經之文亦不以櫛比爲病也由是觀之制
舉而能有發於聖賢之遺有助於儒先之說雖與義
疏注解佐佑六經可也前代自洪永之閒設科取士
以經義爲先至於中世王錢諸家輩出而其道始盛

今擇其至者則不過熟讀章句或問大全之書專精
於先儒之說而已以故其取材甚雅馴非洙泗濂洛
之精華不收也其持論甚敬謹非孔孟程朱之聲欬
不貌也其傳神寫微細非聖賢之語脈文意則不敢
搏合控勒而縱橫以騖騁也從之讀者以爲質此如
成周之季謂先進野人者以經義初指授之既極彬
彬無以加已嘉隆以後異說盛流師傳毁棄材則兼
收夫子史論則出入於秦漢又其甚者則佛老之緒
餘糟粕而已至於破體壞法踔躪顚倒尤韓子所謂

雜亂無章。而轉相夸毗。侈爲至極。從不知經義設科之意。初不如此也。我

朝始復表章經學。尊重儒先程朱之書。發而復用。斯文之運。蓋將跨越前代。雖然。觀前代制科盛衰之際。蓋古人所謂採風聞樂。正變之林。治忽之徵也。論者其可無辨乎。是選也。得於正嘉以前者多。而降萬理法之未漓者。附焉。目之前選。

己丑墨選序

己丑禮部試。余承

命典斯役。中忽被病。瘖瘂狼籍。坐起枕蓆。以卒厥事。不詳不精。與初意違。至今自恨也。然文之大體。則已與同事者熟講去取之衷。故諸子之文。亦斐然而可誦。予孫嶲以觀風請。爲摘其尤清腴者數十篇授之。而告之曰。人之材力心思。一而已矣。然高下質文。其運有遷。極其變。至如時鳥候蟲。哀樂殊響者。何也。蓋斯文之氣。晦明通塞。爲之非盡有司士子之過。雖然。習之則業有素矣。取之則衡有定矣。衡之不審。而業之不慎。又豈非有司士子之過哉。漢唐宋明之盛。未有不澤於經術。使其文雅馴者也。故大爲斯世之休徵。上爲國家之和應。然要不出於經明行修。則文不期醇而自醇。易曰。咸速也。恒久也。轉移變化。其機甚速。而沉浸醲郁之效。則所謂美成在久者。其道不可以不養也。今

國家所以教士至矣。所以待士厚矣。士而昧於至教厚於自待者。其必自文章之本始夫。草木之華實至微也。然察之者可以候春秋焉。無亦擇之精守之正。放淫濫而近體要。撥枝華而存本根。沐浴於久道之化。而莫不有以自貴。則科舉之作。雖與禮樂同流可也。

己丑前後場合選序

己丑會試。予與同事者極力欲返之清淳。且以觀人學殖。非兼之。後場弗盡也。故命長題展役漏。欲使各竭其才。而戒閱者慎搜焉。中抱疾痾。不塞其初意。雖然。披事後。士友議論。則或以清淳許之者有矣。夫極清淳之至。必也。通經學古。理明而氣盛。今學者於是未知其優焉否也。然其心聲和正。則有爲之兆者。蓋

國家久道淪洽。人文方與。而

皇上稽古正學粹然一以孔孟程朱之道訓迪磨厲以故潛移默易蒸蒸豹變而不自知使由此進而遊上之豈非韓子所謂天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與予姪華葉是者欲約取而揣摩之故檢前後場凡若干篇以授使之畧知風尚而益端其趨非開選之全也

戊辰武會試錄序

科目之制始於周官鄉大夫之職所謂三年攷其德行道藝以禮禮賓之而獻賢能之書於王者夫德有六行有六藝亦有六而射特其一耳及觀古人所以取士則試於澤宮中多爲雋與於祭升於朝賓興之後以五物詢衆庶一於射乎取之臣哉稽經義國家大定之日亦旣敦崇文教彬彬向風矣而蒐田茇舍寄之於民祈爵興賢用之於士文之以禮樂重之以祭祀本之以仁義中和孝弟婣睦而終不廢乎文武竝用之指故在詩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其在書曰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蓋帝王所以制治保邦牧賢育材古今同軌也我
國家鑒古定制文武之途治而不改然攷之歷代課試

法久則或視爲具文而武爲甚
皇上手削大亂親致太平治法精微無不洞究天下利害靡不周知凡文武進士第於有司者益
臨軒發策
御圖張侯校技售文必躬必愼揚臣於廷拊代書翰林爲之長率因已循省薄植夙夜恐惶矣歲戊辰秋欽
奉武會試武闈之
命大典攸存職競累息愛於前試之久與副考官臣阜同考官臣烜臣儀傑臣本立臣若璟等互相誡飭期於詳愼虛公以無負使命益上爲
國家論材司馬之職攸當而下推風心雖欲忽且怠焉有所不敢也並取舊例取文理優通者中式如額敬錄其文若干首以獻而竊於篇端以諗多士洪惟我
國家敎育之厚登庸之選非錄其一日材藝之長苟欲其身而已蓋將因文以觀行緣材而致德必也愛其身而後可以爲上必也心乎國心乎民而後可以服官矣文武雖殊其致一致益未有不能致躬以捍衛
國而可以稱文亦未有不能宣德意助皇仁而可以

言武先事後食聖有謨訓忠愛廉潔臣之常經也其於或疾痛同閒甘苦不共使民屬其宮卒苦其帥是之謂長貪以斂怨或知民而不知有兵知兵而不知有民無一體之公有交祈之勢是之謂崇勝以樹私斂怨樹私非封域之福作朝廷所以使諸臣文武憲邦之意夫一旅之寄一汛之守至近也然提之以廉鎮之以靜行之以肅則士卒和焉民生安焉盜賊息焉是百里之中三善備矣推之一方則一方靖焉推之天下則天下謐焉益至州火萬里無枹鼓之驚恬乎不知兵之爲兵而民之爲民此無他文武各舉其職而公忠體國之效也我皇上所以待士甚優所以撫兵恤民甚至諸生亦既見之矣乾行於穆淸之上而化馳於絕塞窮島之區一帝三王不賓之地諸士亦旣聞之矣以所學于昔抒所志于今眞所謂千載一時者矣諸士勉乎哉夫宵雅肄三始進而告以靡盬靡及之義臣術是謬有爾說而忘其言之作也是役也知武舉則原任兵部侍郎今降五級候補臣成其範監試則御史臣錢三六

郝惟謙例得備書

辛未會試錄後序

國家之運昌亨治洽化孚我皇上武功赫濯文德涵濡遐方異壤莫義嚮風之衆悚志恪心九州之內幽闇阻深咸蒙德教蓊自近古文明之盛未有溥被蒸變若我皇上之煥乎巍巍者也士生斯時得以經術自進稱附于古者以禮禮賓之義宵雅之歌大觀之象鳳昔之所諷詠樂玩而身親見之可不謂千載遭遇之隆而受甄與頒之臣因得以仰承樂育之化獻賢書而掛名於其末抑又何幸也歲辛未會試天下士於禮闈上命臣玉書臣廷敬與共事而以臣光地與臣士[redacted]式被命之日工席裁啓寵羅驚眩徹以累息竊自惟念臣以濱海賤士叨植樗林際會聖朝天光照掖叨陪禁近濟陟卿班夙夜矢心報恩無地前歲戊辰會試武進士既荷皇上特遣衡文茲復欽承簡命校士春官循分揣躬感愧交并旣入闈扃鑰畢於是

二三臣者與臣迭相告誡古者卿大夫爲天子擇士必得其德行道藝之實而無容私焉科目之設有謄書糊名以曲爲之防斯固臣子之恥矣若又以其物色之私意行於謄書糊名之中此爲負吾君乎負天下士乎亦負其炯然方寸之心而已矣夫厲臣節者莫大乎謹幽獨之私端士習者莫先乎慎始進之義冥冥墮行萬事瓦裂既已自誤其身矣而士之因緣以得者他日又將敗檢行私更相汲援以謂吾昔之進身固如此也是不惟自誤而以誤天下之人材苟

有鬼神安所逃罪故夫今日之役臣節之所關亦士習風尚之所繫可不謹與雖然臣與二三臣者亦祇知自愛而已矣至於學有所不逮明有所不周誠不敢以自必畢晷繼膏窮二十日夜之力大抵理求其當且切詞尚其雅且醇體尊正而無乖氣窣息而無囂竊欲靜天下士子之心以贊和平之治于萬一此臣等之區區也夫臣等之學之識既有所域而士之文行又未必其相副然則欲爲
國家得人而稱
簡命之意誠不敢以自必然臣載稽經訓在易萃升皆有孚乃用禴之義蓋言引士而進之者必精誠無私采拔側微如禴祭者致其敬潔芼水陸之蔬而薦之也其在漸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蓋言士之始進若能安於義命不失其正則能奉公殫職端己化民也
國家闢門升俊山林草澤之士莫不翹翹然動其心豈非所謂聚而上者之時乎臣雖愚陋固不敢不與諸臣者竭其用禴之孚矣若夫多士之進則固自今日始無亦繹進正之文思鴻漸之戒學以不欺爲本行

以不染爲操介然獨立而不驚乎形勢之塗職思其受而不營乎非分之事知生逢
聖明游於道德光華之下之不可以自棄則其闡有司之言必有惕乎不以空文視者厲志不回清修確守豈興焉仰德業行誼之所成就真可不玷科名異時揚棫樸菁莪之休者且將因其人論其世其有司實與有榮光焉

己丑會試錄序

康熙四十有八年歲己丑會試天下舉人

皇上不以臣光地不才命與臣廷樞爲考官典司試事恭
惟
國家養士垂七十年正道久化成當乎人文極盛俊彦
克生之時是歲又以推恩拓額應貢士三百人於廷
是臣得以殫精悉慮以人事君可不謂幸與顧狹陋
膚末之學旣不足以稱量錙銖疾病衰羸之軀又不
足以檢衡微細不詳不精慚恨慄仄旣竣事例應錄
試文之優者進呈
御覽而又得推

國家所以敎養之意爲訓士之辭於篇端臣文行不能
爲諸士矜式正古人所謂餅潟罍空者是以反己而
愧生揚聲而語窒雖然親承
聖明之訓廸者不謂不勤對揚
天子之休命者不謂不屢以所見於今稽所聞於古則雖
暮且遲矣亦願與諸士共勉之而已蓋進退之際聖
賢重哉其言之以至近代名臣偉士能豎豐功盛烈
於他日者其深器遠識莫不於始進定焉夫學者存
乎己遇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幸之不可徼愛身則知

行之不可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
並受其福所謂我者非井自我蓋行路者之辭也行
路之人爲之心惻曰是井之淸矣可以汲矣幸遇王
明吾儕豈不並受其福乎故夫子申之曰行惻也求
王明受福也言行路者憫惜之深祈願之至也夫使
自惻之而自求之則何渫之與有雖復汲之而何福
之可望哉後世之士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生矣又
其下焉無挾而逐於外則將無所不至矣公卿大夫
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爲速化之術

以落其學植而喪其志氣此豈所謂愛之護之歟其孰
而食之哉爲士者旣以是而自進爲有司者又以是
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爲固然有欲矯之者反目
之以不情疑之爲不信此非其待人之淺其自待者
薄也始進如此而欲其行己立身厲於末路以無負
聖天子之任使人知其難矣諸士今日者釋衡茅而躡通
顯此豈無高議遠猷可以相語而猶區區焉追論于始
進者以爲今日之士異日之公卿大夫也今日之取
於人者異日之取人者也其介然一節者固善矣苟

有一二焉微溺於俗焉其亦勿重自反而遂爲不改之過旣以自玷其身又以誤天下之英才使其進之不正而

國家不獲修士之用其所維繫誠非細故且又見夫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德而心非蓋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爲隱伏崎嶇以樹此不可告人之恩哉韓愈之送齊皥曰吾知齊生他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蓋自其未達而相期以鴻漸羽儀之事可謂直諒古之益友矣昨者

天子臨軒選擇慨然顧羣臣曰三百之中不知佳士能有幾人

睿問諄詳未敢悉書爲諸士告也諸士其亦必有聞矣生

聖世被知遇厚自砥礪以上副作人之澤而下且無貽科名羞顧不美與臣旣爲諸士愛其終身而尤以飾節自聳懼動色而言庶幾詩人靖共爾位相勖之心云

家譜序

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爵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播也有達者則以其秩祭無達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敬本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祀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以冬至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之裏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禮缺有閒矣吾宗斯其近古者乎若夫譜之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爲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而榮之所以貴貴也

繫之傳紀而彰之所以賢賢也三者備矣然後昭穆序焉名分嚴焉勸戒彰焉嗚呼自樸祖以來二百年餘所以維繫糾結而不忘歷代有修明功豈鮮哉革命前後四十年間乾道變化巨室凋零衣冠宗廟之貽譜牒與繫之續殘滅銷沉於兵火流亡所在而是繫吾祖之澤某址依然文獻足徵殘屬散而還聚詩日散而復興先君子恭承祖志始出人[illegible]之中靡有室家皆廟是首先靈旣改塋及于宗於是蒐拾遺乘屬仲父以經始是譜也成於癸丑之冬遭閩大亂未

刻以頒。先君子拳拳貫志焉。越己未夏，仲季二父擬舊文而盡心諏宗老，以遂事。修改研摩，益備以精。兄弟外親之强力通敏者，又相與校而成之。族人赴義，資足工良，於是而譜與宗二者俱煥。光地讀之泫然興曰：宗譜之修廢，家之興衰之占也。夫家替於睽，隆於聚。宗與譜所以聚其睽而使之有統也。夫是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嗚呼！祖宗崑岷也，孫子河淮江漢也，合而分，分而至於不可復合，自非有疏瀹者而道之歸，勢且相衝相激，相齧相觸，渙散橫流而不可止。故夫親疏不敍，恩義不修，而斁倫圮族，終于離且乖者，何以異是？由此言之，修宗譜者之功，不在禹下。其亦可法也夫！其終不可忘也夫！

序三

南溪書院誌序

尤溪者，朱子所生處也。朱子本婺源人。先公羈宦生朱子於閩，而遂家焉。少因依劉氏兄弟，居於建陽而學於崇安。後之人不忘其生處，故尤溪有韋齋朱子之祠，及所謂毓秀亭者。南溪書院則宋理宗所賜額也。光地嘗一再經此邑，登陴望文公山，䆗突畢肖。堪輿書又載其在婺祖墳，術者豫占之曰：當生一大賢，聰明如孔子。然亦知其遠去家鄉，而自他有耀。嗚呼！豈偶然哉！舊有南溪書院志，紀其地山川奇勝，朱子幼所嬉遊，長而往來事蹟，以逮祠亭廢興，列代至于斯而記詠者，并其譜傳，捃摭成編，乃宗建所未備。其苗裔族居此者亦多，今奉祀博士及祠廟勅額，

天子推恩建陽與婺源等，獨文公山蹤跡，光地曾承

問及之，奏述頗悉。前撫臣道覲，曾

賜扁符，命揭尤溪祠宇，而仍留建陽，蓋尤溪僻非孔道，將命者訪問未的，而身亦隨彫沒也。今大吏又捐邑文

題請
新賜且將修葺祠亭表厥故址而攝邑事通判楊君既獨新鑄秀亭又討論南溪志而損益重刊之楊君篤志丁[illegible]六爲政有德於民而尤勤勤文獻若此司馬遷自謂明易象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是以至東魯入廟堂高山興慕低佪不能去千載上下有志之士不有同心哉以余適里居來索言余故樂爲序之

無欲齋詩鈔序

詩之格歷代屢變然語其至者則不離乎虞書言志

莊子道性情之說苟其志高矣性情厚矣雖不能詩固所謂風雅之宗也漢魏以降陳思靖節之詩獨卲千古者所處皆不逢而二子者志甚高性情甚厚忠孝發於中節義形於外慷慨纏綿而不可過故其超邁之氣淳古之質非夫搜章摘句者所可庶幾在唐則曲江杜陵由此其選也夫聲病之說興而古志之功隱律切之體盛而性情之道微君子以爲删後無詩者蓋有激乎其言之而豈眞謂彝秉生厚可殄絕於天地之間哉明季前輩忠節鹿公純忠至孝苦節清修平居尤萃學於講學問道化行鄉里今子孫收其遺稾有古律詩若干章無非至性大義之所流溢夫詩人之欲工者刻畫風物鏤鉥肺肝晨理機杼日炭成文然求一語入人之深而不可得何者彼其胸中無是也觀公詩如操筆直吐者而宛轉曲至使讀之者若親見聞其義形之色憤慨之聲深情遠概猶足以敦澆振懦於無窮韓子有言此眞得詩意餘外徒績紛故余謂論古今詩之高下者但當以人定之孟氏所謂頌其詩知其人論其世不易之論也

孫北海五經翼序

余始讀書翰林問舊人舊事於師友間或告之曰此地北海孫先生前朝遺獻也年八十矣而論道著書不息子其見之乎先生與蔚州環極魏公厚余於是修後輩禮從公謁見望其神氣清健如五六十歲人獨兩耳偏塞然有所問叩輒酬酢如應響益所謂能以目聽者古之眞人與先生在前代遍友天下士所與深契則劉念臺黃石齋蔣八公數人爾故余之假歸也先生以書送之曰某平生師友盡在閩中謂黃

蔣也顧明之季年學無師法橫騖別驅議論大駁其宗指皆與程朱相觝排雖劉黃諸君子不免先生獨斷然以洛閩爲宗尋其厲階戎首以爲異學論與姚江侶之也故於伯安學術言行摘抉批繩無所假借晚於諸經皆有著述而斷斷然朱子是翼曰吾翼朱者所以翼孔也畿內學者其後如魏柏鄉張武承皆確守朱學柏鄉盡黜宋人書而武承攘斥餘姚不遺餘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余視學時其孫瑛以教職日進見慨念前輩期待之故喟然懷舊又十餘年以

其經說請序適

聖天子昌明正學之會而邦畿首善之區諸君子殆庶侯之春華而先生尤爲剗盡之碩果余固亦受

天子之道化而與聞於斯者於是乎書

王恥古文集序

晉江恥古王先生少負大志奇傑卓犖自爲諸生時而文章意氣已不屑於今人又從鄉之先生講學聞道要焉先生雖聲華奕然然苦於章句蔡縕不克顯革之間仳離尤甚人事遭逢之厄先生更嘗爲之故

先生之立朝也進則指陳時事退則蒿目民艱自立國根本紀綱風俗之大至于刑名錢賦漕輓邊儲繇役徵調外及南徼北塞軍伍之虛實敵情之向背靡不周知被遇

先皇眷顧殊異凡論列奏對多所施行方將大究於用而

先皇遐徂又七年而先生殁矣粵丙午鄉薦謁先生於京師時先生投閒已久然傷時論事感切動人民生疾苦有所聞見雖身無言責必遍謁卿貳臺諫激以大義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至死而不忘也時以策論

課士先生私發策試予惓惓以强藩悍將世及爲憂官貪民怨釀成揭竿爲患及甲寅之變距先生之殁且七年所在用兵卒如先生料余是以歎先生憂國之誠經世之智其所籌畫縕抑鬱而未施者多矣先生有古今淵源之學而切於救世詮經論史多未遑暇是編尤蒐拾散軼先生之僅存者爾雖然先生之所建明於朝擬議於家酬酢於寮執之間者其大致如斯後之欲知先生者猶有以攷焉先生之子三人皆與予少同學且爲姻親先生既殁事繼母處兄弟

古人所難其孳孳力學尤足以不隆先生之緒可謂有子矣閒爲予言先君雖不大用而文章學術不可無傳今者區區殘缺之餘存十一於千百予其序而行之予雖唯唯而先生子貧不能致程鄉令王君先生猶子致書敦促捐貲鳩工毅然以表章爲己任余惟先生之志行德業蓋不必以文顯其文亦不必以予言傳然以弱冠受知之深景仰之久今日之役不可無言且感令君之能以興學之暇留意於此表而出之可以爲俗吏風矣

梅定九曆學疑問序

曆學疑問梅子定九之所著也先生於是學覃思博考四十年餘凡所撰述滿家自專門者不能殫覽也余謂先生宜撮其指要束文伸義章逢之士得措心焉夫列代史志擬及律曆則几而不視況一家之書哉先生肯余言以受館之暇爲之論百十篇而託之疑者或曰子之强梅子以成書也於學者信乎當務與曰疇人星官之所專司不急可也夫梅子之作辨於理也理可不知乎乾坤父母也繼志述事者不蔽乎動靜居息色笑之間故書始曆象時物禮分方設官春秋以時紀事易觀於陰陽而立卦合乎歲閏以生蓍其所謂秩序命討好惡美刺治教兵刑朝會搜伐建侯遷國之大濬川名牝之細根而本之則始於太乙而殺於陰陽日星以爲紀月以爲量四時以爲柄鬼神以爲徒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則觀於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聖之多才藝而精創作必稱周公白大司徒土圭之法周髀蓋天之制後世少有知者漢唐而下最著者數

家率推一時一處以爲定論其有四出測候踰數千里則已度越古今而未能包八極以立說海外之士來之眞謂吾書之所未有微言既遠汨汨棼棼可勝詰哉梅子閔焉稽近不遺矣而源之務索其言之成則援

熙朝之曆以合於軒姬虞夏洙泗閩洛泯然也此固我

皇上膺曆在躬妙極道數故草野之下亦篤生異士見知而與聞之而梅子用心之勤不憚探賾表微以歸於至當一書之中述聖尊王兼而有焉昔劉歆三統文

具漢志子雲太元平子以爲漢家得歲二百年之書也彼劉揚烏知天皆據洛下一家法而傅會以經義云爾今先生之論羅罔千載明
皇曆之得天卽象見理綜數歸道異日關家編次必有取焉七政三統殆不足疑亦書體簡質平易不爲枝離佶屈吾知其說亦大行於經生家非如太元之覆醬瓿者而終不顯矣先生之歸也屬余敘之余不足以知曆姑敘其大意以質知先生者先生績且爲之圖表數術以繼斯卷余猶得竟學而觀厥成焉

儲廣期文集序

余丙午鄉舉與計吏偕來是年貢士法以策論易經義過吳門市坊間選本讀之獨賞儲廣期先生魁江南文穀梓之中口無絕減吳文之卑也久矣至應舉而益卑何則風移體變有所謂時好俗尚者雖豪傑未免趨之則可以百年累世莫知其陋也先生獨發攄其所以學於古者而不閔有司豈不賢乎哉余後登朝而先生窘於外不久引疾且甫及中壽終故未獲相見然於五策時能記其鏗鏘常以爲蒸嘗之絕響又三十年其子在文出余門乃得先生文稿觀焉居嘗論文之道至歐陽三蘇而格律一變然其英華才俊亦非五百年來規矱者之所髣髴蘊古人之爲文也沉浸乎經籍而涵知乎世義樹立於志氣之高蕃衛於行檢之貞夫然後沛然出之而不疑夫然後昌然言之而無愧其波瀾曲直節族高下工於是者有才存焉然語夫浚其原原其根則未有易夫前說者已先生之文其於歐陽三蘇迫而似之矣抑其譚經史剴利弊則鑿鑿乎玩之深者也講之素者也余

獨欽其廷對揚言有忠鯁之風其他書疏簡劄多直諒之氣其廉涖出處之大節又足以酬其言而發明其志蔚州魏先生吾所敬也顧於先生惓惓親重沒而爲之幽碣惜其用之不究尺幅之外若有餘哀嗚呼吾信蔚州用是以益知先生也世之荒淺庸虛脂韋沒溺汲汲乎欲以文自遁後世者其遠不侔於古人信非才之罪吾非能文者也而在文懇懇欲吾序旨不已余感弱齡誦先生文今得盡覽其篇牘而備聞其志節爲述夫先生之文之所以進於古者非特

才妙也。

韓慕廬制義序

慕廬韓先生之文行於時者益久，摩摹而擬似之，卒不能肖，以爲先生之言，姿成之者也。余初以爲然，荒落二十餘年，適銜命有督學京畿之役，一日從先生索稿觀之，諸纔十數篇，悵然以向者未見先生之文之備爲恨，喟然歎，論先生文者爲非，益古之能者，未有不久于經子史集之道，而淩厲轢躒，自爲家以名一時者。黃鼉公孫之對，

韓柳以下至于歐蘇制策論議之作，今觀之則古，在當日則皆時文也，不離乎侍問應舉世之所需者，而卓乎跨時耀後，豈數子之才實然哉？觀數子所以自致自名者，史傳及彼所敍述可見也，莫不探源以盛瀾，援根而發華，此與潢汙朽枿，滿除枯榮者異矣。而又以數子之才爲之，故不可及也。先生沉浸於六籍諸史，旁涉子書文選，列代文章之體，靡不討究，故雖於舉子藝也，一意之設，必有所自來，一材之用，必有所自采，令讀之者想其參差流擇之苦，而不知其有淳然翁萃之易，意其爲造端此處，引曲致幽，而不悟其特變化於經傳箋疏及昔作者之微言眾趣。夫是以論其先生者徧天下，得其體勢之新，詞令之雋者，其能者也，此何異于庭階之下，竊其音聲，忘乎律呂者比也。余恐讀先生文者未知所以學先生，故論古人所以爲文之指，必也深求其本，窮極其變，如柳韓之告翊與中立者，然後可以仰時文而進於古。夫知時文之可進於古也，善學先生者也。

劉益侯制義序

言制義者先王錢，非獨其體朴茂也，其究心於或問大全諸書，亦非唐瞿以下所及。隆萬之際，理益醨，故體益卑，論者不知反本，而專升降於格律之間，末矣。學語孟庸之理，未有精于朱子者也，是故有明三百年，崇而守之則淳，背而去之則離。夫當其崇而守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而猶可以淳，況能得其意者乎？近年學者，益有句談字議，儷枝鬭葉，以爲朱子意在是矣。嗚呼！此其所以佐姚江之鋒而遺之禽也。朱子之於程子，文義參差者十之五，然不害爲傳心後

之推淵源者亦曰如合符節無間言焉此眞所謂能得其意者必也遡本窮源求諸經質諸聖存之以公心折之以公道以朱子之所以師程者師朱然後理可明而意可得觀益俟劉先生之制義其庶幾者乎不知者拘於俗解習說必駭其異也若深於朱子之學則一字一句皆朱子之所謂而明者而又何異乎前代朱子之書功令雖申而表章未至今

聖天子躋其祀釐其編以統一道術嘉惠學者益必有融會深造躪庭入室以爲鄉校弟子倡者先生殆其人

而益編殆其端與

楊賓實制義序

辛未之春承

命校士得江南楊子賓實者其文浩如春江之潮而獨遂於理知其非恒士也爲之不寐累夕既乃見其人叩爲學之本末賓實果能不惑於時而有以用其心者嗚呼科舉之學識者以爲敝也久矣蓋

國家功令使士子傳註是遵格式是守非同束天下之心思才智而使之不得逞也將率天下尊經學古遊於聖賢之路不導之以濂洛關閩之書則不得其門而入焉至於體製則有王錢諸公其變極于歸胡而止非無厭卑趨高蕩然破前人格律爲之顧經義之文主於明理明理之文主於深厚簡切平易疏暢而惡乎以才氣之使人務爲文詞之華而不盡心理義之實又豈設科之初旨哉賓實發第後讀書翰林館課之暇益研精於大全性理諸編每越夙昕夜則所見必益超絕其視向所爲羔鴈者亦糠粃已聞獨慨然謂此益

國家之與士相求者而平居所爲曾無足以發明聖賢之旨於焉一律以古人進身之義豈能無愧潛玩理奧有契於心輒成一稾曰聊備遺忘而亦寓吾未敢遽棄其羔鴈之意也積有篇帙南人將募梓之而賓實取於余余曰賓文之運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歷代文章猶是也故恒以百年而一變變而不復其始今賓實之文復於王錢歸胡何其驟也以此戰藝於宗工之側或思暗投而能必之流俗之卑乎雖然賓實既曰吾非以爲文矣如是則俗之好不好無害者於

世不請於世亦無損吾何以贊子而徇募者之干哉
蓋古之士者不敢自是而闕其業於四方所以求益
也將為已是則同卅而相感學不孤已其或異於是
也必始而詬既而疑理義人心之同則卒於合未可
知也南國學者最盛而其言亦最庬以予文試之三
者之人皆將有遇焉盍姑付行之吾以觀風焉抑吾
觀賓實之文非規摹王錢歸胡為之也其理足其氣
盛其辭直以肆不求似而神合此殆發於心聲動乎
氣運非偶然而已詩不云乎魚在于渚或潛于淵將

必有勤修圭蓽之下應
聖天子尊儒崇道之化者異時正學方興文明之道進而
逾上王錢歸胡又不足云也

成絅齋制義序

制義之業其來六百年至今沿而未變然前輩之樸
既不足以悅夸靡之心末流之穴又有以成厭倦之
勢於是稍有才者涉之淺棄之速曰此非傳世業也
吁學而先以傳世為心吾知其所謂學者文者詩者
所得可知已夫無所得而期於傳者其傳可冀乎學
者之學期於有得則制義之根本六經也其門戶先
儒也講誦而思索之固即漢宋所謂專經之藝窮理
之功也其習為浮虛而卒與古背馳者不猶遠乎是
故知欲傳世則視售世者有間矣知求自得則視傳
世末也吾所為汲汲焉勉子弟以制舉業者欲其藉
此以通經焉循是以辨理焉耳況非吾之私心也
國家之令也經尊而理明則人心淳而世道泰歷世之
科目為有用而平日之佔畢為有益矣吾友成君絅
齋示予所作數其高者乃能發先儒之意餘亦貌先

民而遠似之質其素業乃知留心於經而研究於儒
先之說者形之於議論動止皆與華靡者異故其得
力則自制舉入也制舉其可輕乎夫苟篤是而不舍
焉則所得者益深所就者益卓不離乎章句佔括之
中而道在是矣

己丑房書選志集序 代

為文貴清而賤濁何則神氣盛則清衰則濁也水之
源盛故雖挾滿汙驟塗泥而不渾及其源塞流斷則
與潢潦沼沚同觀葦茂萍青無益於穢也人之盛也

耳目言貌清明盎溢，或衰病則反是。繁詞縟飾，無益於昏也。雖然神氣者物之主，而有所以主乎神氣者，則其道大而說長矣。以文章一事論之，詞氣之清，由于神氣之盛；神氣之盛，根於義理之明；義理之明，本於學術之端，與人心之正。是亦道大而說長者也。

國家養士七十年，尊經崇儒，以一天下之趨，於是人文之成，蔚而逾上，彬彬之運，不期而然。己丑之春，十五國鄉賓者與計偕來，余忝分校焉。榜發之辰，聽禮部吏唱姓名，則余平日傾心宿仰之畏友爲多。覆檢其文，又喜名實之無相謬也。諸君釋褐後，富有以寔藝相投者，大抵與閩文氣味皆近，理真而詞健，格整而辭和，昏緩浮囂之氣，礬然收，肅然靜矣。閒與同學成君綱齋，精搜而詳擇之，得三百餘首。或疑其才氣浩瀚，辭藻淹茂者，反不錄焉。余曰：是選之意，欲揚其波而使之彌清，故不得不有所棄也。歌舞之後，與之挹山水之觀，粱肉之餘，爲之進清芬之味，固宜有歆然與盡者。然及其氣之平，神之靜，亦莫不樂此之崇遠而味長也。然則豈獨作文者發於神氣之流露，文者

亦關乎神氣之效。余故敘之，以寓鄙意，且以問南中之故人。余言狂乎否也？猶有多名下而文闕焉未之見者，庶幾續此而贈我，以兼金乎。

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先，閩之莆人。九世祖諱旺者，始自莆徙居宿遷，歷葉萃處，邑人目爲西南阡徐氏。徐氏之世雖不甚顯，然詩書不絕，宗支𤥨然。八傳有令璞先生爾珍者，以宿學貢於廷，生用錫，始領鄉薦，歲與計偕，名行藉甚。茲譜其所手裒錄也。把讀之歎曰：人之所以貴於萬類者，知本也。古之人其世官世祿者，既有廟制宗法，以綿承于百世。然而天下不盡爵祿之家也，非爵祿之家，則薦而不祭，禰而無宗，源流之義，何所篤諸？吾意三代盛世，所謂民版而登于天府者，必天子諸侯爲之類族合屬，使息耗有所稽，氏姓有所別，親疏有所敘，飲食婚姻之禮有所行。當是時，所以使人重其本者，不待人之自爲之也。後世口率出泉，則在官之籍，規漏者多，能保置守，無復安居本俗之基，則轉徙流移，不可復計。於是乎源遠末分，人忘其祖矣。

世之君子蓋然傷心創爲家譜之作以懲泯厥世此
其樂生返始根于天性雖更越時代去其鄉里而猶
能審求根實望桑梓而敬共者是哉乎仁人孝子之
用心也然自漢晉隋唐之閒族姓而僭王勃杜甫之
流皆盛推遠系至總數姓而爲弟昆者其果有所考
邪其僅據氏族之書而傳致之也猶有所考不亦善
乎如傳致氏族而云云也恐有藉之以依附明德之
苗裔攀緣貴盛之宗支者是以近代篤本之君子尤
能謹之梅子定九之序是譜獨引歐蘇者是也徐子

之記可謂簡而慤矣地承先君子之志修譜於戊午
己未之閒不敢推于忠定延平亦不敢蒐羅郡里之
疑似者竊幸有合於徐子雖然猶以核之不盡爲愧
是故披斯編而重有感焉抑徐子爲余言宿邑南北
之衍且地當黃河下流沭沂諸水之所奔射萃滙吾
閩莆俗爲七閩淳異日吾其歸與亦太公封于營邱
之志也如是則吾與徐子爲鄉壤徐子名成而來更
爲閩之大宗八世而自祂有耀者蓋不占而已矣今
之序也且以爲券

馬氏家譜序

馬氏之先江南六安人也明季徙居寧夏遂世以軍
功顯至今日爲陝西土望族矣太原總戎衛閩君者
余巡撫直隸所薦士也君辛未武進士其年余以兵
部侍郎知貢舉及君官深州適撫標中軍乏人遂奏
請以自助凡屬役纖輔君悉與余俱於是
天子稔知君之材武且機警謹密堪大用也三年之內不
次擢拔至專閫焉君一日書來以其家譜屬序余閱
之歎曰有此也夫天之佑忠節者爲不爽也馬氏自

六世恭毅迹至七世蒼淵公以薊鎮總兵官屢建邊
功皆命總理關寧軍務統轄五省援兵加太子太師
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蔭三子世襲錦衣衛闖賊之亂
三子者皆以謀興復事洩先後殉難嗚呼父子之不
負國恩何如宜乎天者之大其子孫也入
本朝衛閩君之父某公從大軍討平川雲限於年未究
厥月今君兄弟各承
國恩擁雄鎮東西相望屹爲長城其餘昆季直禁宿衛及
第出身與兵從戎者布列中外皆異日腹心八牙之

遜時人以爲業而烏知夫勇烈忠貞久而不磨則其欝積旁魄能令後人以功名事業顯於時者固理數之冥符前代之已效嗚呼其未艾也哉抑余撫直隸君不余疏下余以其兄弟往來家間皆相勗以忠孝廉潔無一語及私者此尤人之所難藹藹乎儒者家風也以是推之其根深其流長其輝皇建豎于他時者必且倍于今日余聞之風謡慷慨秦地固然而兼葭蒼序所謂澤以周禮者則如君之一門是已余是以欣然承委而爲之序若乃譜系之紀又君之所以推尋源本克篤不忘以敦厲其子孫者雅意盛矣尤可書也

榕村全集卷十三

序四

吳將軍行間紀遇後序

我
國家誕受多方集命旣固至我
皇上而內鉏叛亂遠拓疆索雖在窮髮之中絕塞之外阻滄波限大漠爲兵威之所不至使命之所不加莫不遣發專征親頒
六御羈緤繫組前後致之闕下稽近代文德武功之盛未有如是之赫然巍巍者也大勛旣底九域乂安
聖明不自以爲神武之力推恩酬勞久而彌篤其在元庸者念滋甚益歷指三十餘年之閒名績昭章如古之登於冊府圖畫者不過數人而吾閩水師提帥吳公其一也公自壯歲從戎兩浙卽值三逆變亂當是時海嶴之寇皮須嶠越江湖其勢猶遠而耿賊之兵則已出僊霞而駐衢婺旁散於西江沿海以分我師海孽助之結連搖煽如浙江不守則東南財賦之地有呼喻之危故議者謂三衢用兵獨此爲門庭之急其

後亦以閩關不守耿鄭破亡滇粵遂以次誅滅則此其明效顯證也公是時初佐戎耳且以閩人之故頗有讒構之者而能以忠勇自著使王將軍制府提帥以下皆推誠任之無所疑猜公又所向摧鋒績效驗白卒能披海道之窾以先霞嶺之師用區區裨貳之職而姓名功次荐聞於
朝大吏元戎爭先進達公之遭逢行間固已奇矣及爲
總兵閩中正
廟堂經畧海事之會時則自重臣宿將至於道路之口

言海可平者百無一焉靖海侯施公旣銜
命而來乃亟引公自助公於施公里戚也言無不盡而施公亦委心聽之自有明天啓初載而海患萌蘖至是六十餘年矣四世相繼樹本深堅又旣據臺灣之遠扼澎湖之險舟檝便習風潮飄忽嘵嘵者大以爲非官軍之利及二公斷以不疑以六月發銅山衆又以爲天時地利咸犯之然二公算旣定謀旣合自始接至於破敵僅七日閒盡燒其舟船奪其島嶼海之驍桀精銳一朝殲焉又復大開恩信縱釋俘使之還諭兵民動以禍福爲傾巢進取計賊窮迫無所容竄逐猶首納欵舉土降附斯役也論者謂自古海外立功益至我
朝僅見也
天子嘉悅公功晝接殷優賜賚重疊以東南旣靖俾帥於西控馭巴蠻夷民帖服旣又以濱海重任非公不可
九重以江淮氓庶爲憂閒歲南巡察視河務公與南服制水陸二閫公歷專之恭遇山海清晏
撫朝覲

行宮恩禮便蕃殊加於昔公於是感眷顧之隆循平生之蹟以暇日記憶成編題曰行間紀遇以地爲枌榆親串使以數言跋其後地披讀終編其成功於艱危萬死一生之狀足令觀者驚愕悲喜而至於今日寵
命始終備極渥注則又使人感然於功名之際而益知
聖朝之盛德爲難名故公此遠不曰紀功而曰紀遇益上以自幸千載之遭而下以無忘當日羣帥知待之雅尤古人所謂勞謙君子厚之至也用是應命而謹書

之。

費副將詩集序

吾友費君業儒既就而艱於有司請班定遠傳慨然慕效焉戊辰余主武進士考試旋讀殿試卷以費君爲第一人。
天子拔弓馬上者故落第八君與蔡方麓學士少同學相好發援文武大魁亦盛事也自後就戰偏裨然不忘講藝詩詞字畫皆愈工其詩則鮮于辭病精于律切雖矻矻爲此道者不能過也向年投余以詩其卒章

曰猶聞李供奉曾薦郭汾陽嗚呼汾陽亦武舉也值時清平無驅馳戮畧之事師其忠純可矣君詩篇傳聞靖海施侯際遇故云然侯成功亦於筱咸君今尚未也

施怡園五十壽序

余始識施先侯于京師維時島嶼未靖造膝相咨于風潮信候生涯斷港所以審進退料彼己皆屈指恢恢軌先處其成敗于坐立頃未幾
天子用公爲帥果卒平之覆按舊言不失銖黍用是策勳拜爵與國同休茲自史冊來成功于海外者千載一時也東南巨浸連天諸蠻大小島遠近相錯風船貿易彼此機防而內地失業奸桀結徒剽害南風時發北抵青登雖鄭氏芟根旣去撿備難疎以故先侯受命永鎮俾夷兹有所畏懾其卽世也
天子深難爲其繼者侯諸子皆能而第六子怡園公今督水師實繇侯事
當宁明茲日月非苟用家世委畀而已怡園少讀父書其起家自裨而專皆有勳勞可紀定海之役親搏劇寇於巨浪間不遑爲之魂奪是故廷之議鄉之評以爲

能酬
國恩而嗣父業者怡園無媿也怡園初自粵帥調移旣至則清營汛葺樓櫓防制嚴密加先侯時尤以拊循之邦必於族止要束族人家從無敢色加於閭里者治海兵民是以大和歲丙申地適蒙
恩休假鄉人相率來請謂是季秋爲公五十之朝循俗求所以祝釐者庚戌之歲余始通籍是春拜先侯五十晨焉今其子又五十日月如流余老可知然以葭莩

之託久而念亂之意同故知公家本末者莫余爲悉雖平生罕作壽言而不得辭也史傳所紀惟唐禹卞李氏宋魯國曹氏父子先後以授節居藩伐在國家名先載秉先侯臺澎顯績不在泰大南唐下今時無淮蔡之奸而地有秦夏之重閥瑋之勳非怡閭其孰修之夫述上恩推世美相期以一代之完名則祿在其中而壽未有艾此老者視嘏之迂辭而亦羣親友厚望之志也夫

顏哲人七十壽序

己丑春會試及期余實奉命總裁試事將發而山東顏生紹標與焉紹標者復聖顏子六十有八世孫也於戲吾徒讀先聖之書限前修之莊遠猶有過其地望其鄉俯仰其山川草木而不能去者況於其子孫哉幸而遇其子孫也無所持人待將張之況於大行足以自通有籍於朝而有望於鄉國者哉是故君之得顏生也喜而於其尊人司教君干賜言也義不得辭也司教君以康熙丁卯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久之乃就教職長山長山故下邑自君勤於訓誨而學者蒸蒸興起比歲稱盛焉余又聞之戴君不獨司教君賢也其孺人呂氏賢以德配故其一門之內恭順慈孝雍然也祥氣召祉子孫滿前森然也諸子皆以才賢奮如紹標者博學能文則既信于師友閒矣餘且顯世未艾足以彰君之家學內行爲有本也余既以戴君而允君之賢而又知聖澤之所流

世崇道之所感明德有後者天之契千秋必返者古之常君之父子力之爾祖相之其爲賢也無疑矣君

有積學長材今年七十矣而卑栖學署祝嘏者必將今而大之而我則異於是揚子雲云必欲駕其所說則莫若使羣儒金口而木舌夫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蕭然陋巷之夫爾安定在湖州而太學行其法安在師儒之爲卑位也伏生申公年九十餘授帝者經安在七十之非尊也司教君其必有以自得於紹標又當思夫顏子之位所以光於王侯顏子之壽所以敝於天地者則又他日不朽其親之道也

代家君李父壽仲伯母序

歲丁未季秋爲吾仲嫂氏浹甲之辰親知子姪咸謀所以爲嫂祝者叔弟兆慶季弟日熺曰吾兩人者其不可偕衆以有言也夫葢古人敘昆弟之愛至於儐籩豆和樂且孺矣然必曰禦侮急難云者志其初也乙未丙申之間吾兩人罥羅大變仲氏身履行間冒白刃抗誠厲志譙羽嘵音以至事不葢其妻兒置度外循頂及踵靡所惓戀者篤天性之親也而嫂氏之自處與其處兄不異兄之自處承先子投艱之後積誠盡瘁用能葆未彫之和氣以出家於湯火而活我

諸昆其亦難矣方是時以爲天性團圞則後是甘苦榮瘁可以勿計而轉盼間十餘年於此矣履常蹈順逶蹐登茲其亦可以祝矣顧覆於予心若非代言者所能發吾辭也是吾與若者區區之私之不可偕衆以有言也季弟曰乙未之事於今十二年矣夫星歲於是而一周天道循環吾門或者其將大大必始自仲氏家難之首庸也今兄方厭衣冠之婪競雅有溪山之意浩然來歸然吾察其目光爍乎如有營視其氣貌則屹然若有繫命於其躬者揆其年葢東山之釋烏裘也未久而平津再策時相近也意者天將老其材大任其身耶嫂氏摯於昆季驩於妯娌明達剛斷有丈夫風姪妳大節勇于從義而膝下孫穎若硎之方發是又皆有以葆未彫之氣弗懈益淳者於以昌厥後而迓純禧不遠矣叔應曰然於是相與作而歌常棣斯干之詩以爲嫂氏壽

仲父母八十壽序

康熙丙寅之春地還朝拜於家長僉曰行矣勉之吾屬皆老未料見期地曰否卯之秋伯母耄期吾拜舞

焉越春伯又耄期吾拜舞焉于時聞書戲視耳緬念三春之暉感愛日之義懷伐木之燕賡雨雪之詩誠難全矣行或使之許與君躬進退者命家庭宴語敢云必酬哉

聖明不世恩私踰分控情歸里適與言稱昆友羣曰茲盛節也無爲而贈於公卿天性私言可以樹背地乃抃且言曰益天道十年而變厚德茂晏而昌不陳艱難不知假易也不矜晚暮不審恒理也丙申丁酉際家多難伯勞於戎母顇於室計其年適丈耳越十年地

乃得鄉舉爲報言焉又十年丁巳閩事沸羹周旋危險踵伯之蹟至今十年伯與母耋矣抑又始爲報言焉益三十餘年門家之恐懼數矣風雨既靜日月既舒眉壽依然升堂舉斝斯惟吾先世善澤所積蔚生人瑞緊亦惟伯因心則友樂義包荒伯母明達慈愛篤厚其祥以有今日光地竊聞之伯自弱年才華驚郡國克其精藻志氣旃厦帷帟未足酬也屬鼎革無所遇年五十得官又棄之以隱初先兄一人舉一孫堦除之下猶子子焉觀者曰能世不在多盛福不在

貴斯於天道或然而非應施之極論也今兄有子三姪有子四兄姪先後拔於鄉貢於國姪又秀而能文千里之足雲霄之毛吾見其班矣伯高卧二十餘年而光鬱然而望巍然同郡薦紳之外自當世以學行稱魏瓓極衛爾錫諸公莫不亟慕願交形之聲歌序贊致音問不絕故曰修於實者豐於名闕於身者發於後天人之道應施之符如佳穀焉穫遲彌多如貞松焉節闌彌茂諒言之非虛懽言之不作今日有焉地方以假覽居閒日戒壺觴從伯叔樂慈堂包荒諸

母怡然伯酣飄戲言若家不事舉業攻古書且不能俯仰於時自我始悔誤若曹矣雖然他日有達者其以吾爲不祧之祖地曰唯唯地雖幸逢世拘其樸學知於春華人集於菀我茹其萋實惟家世之教雖然適不云乎時久者天定獲遲者稼良伯其加餐彌性享黃髮之期斯賢者知師不賢者知慕比及期頤地將載筆颺于時天益券矣獲滋多矣言彌長矣

季父母七十壽序

曩昔吾季父季母誕日之晨光地嘗爲言以壽維時

中原四斂閩郊不開光地獨私爲猶辭曰吾族將昌與明禮法與文教舍叔其誰哉又曰其膝下修業齊整有端緒是不於其身必於其孫子越十年而其言悉券嗚呼此

國之神靈祖考之休祐而種學累行之符灼灼明著地於是益信也蓋昔者吾先君子老而皇皇於仁義構燬址攻殘牒披荒墳收淪孤嫗嫗乎凜凜乎抗顏以格物之非蓋有駭且怒者而終則翕然以聽服則羣子弟鄉人爲文會指授點最月有課程里之後生是

以知奇時地益未籍於朝則寔以嘗公犯侮而直義
既乃生需
朝命又十年游以崇階褒及幽翳鄉之人無知不知皆曰
邁德之獲也今吾季父之繼之也吾又何間焉合祭
綴食不愆其節晦朔筵几雨露松秋不廢其時垣極
封焉譜表纂焉宗人憚之必力於禮鄉里化之漸遠
於頑名聞郡邑屬以古黨正之事指譬直曲莫不各
饜其情以夫鄉射之餘論古課文以親而遍雖酒食
讙讌其於敦論詩禮未嘗去口津津如也季母天性

和柔內言不踰閫老措支出過於所生然且明義禮
篤施愛何有何無贊叔豪舉今其子孫嶄然名於庠
者三最幼者甫學文便岸異叔之後且大施於時魄
兆著矣由前之說謂宛結於華年必收功於晚晏以
叔之學之行信之由今之說以其所已券責其所方
昌益又以其身其孫子及先君子之事決之也王正
初吉七十俱躋地之詞何以加焉詩不云乎好是正
直介爾景福傳曰福之興無不始於室家揆是二者
得天之契昭然見矣抑地閒之百年旦暮也二[illegible]覽

夜之晷不過七十故生七十者古人以爲稀然鐵勒
之書有最高晷焉晝幾百分夜幾百分陰陽之純也
季父秉清剛之質循其少老行靡阽韋而母慈和婉
變極女士之道陰陽之純氣備矣理至者其數從之
後三十年請復以斯言券

族子世寬壽序

昔吾先君不爲崖岸之操亦不爲翕翕同行不軌於
正所與處者非其類蓋未嘗以顏色假也晚得吾族
子世寬與之返往而氣行如合符兩無違志凡十有

五年如初焉世寬之爲人吾稔知之矣少而異兄弟
依母以生家故單薄凡所以爲衣食百須皆克自成
立者也跡其阜貨自細而鉅其起家自約而豐多出
於什一之計而未嘗取較於錐刀之末當歲災歉中
谷化傷民負逋越境以免索負者設置眾以追其償
世寬不獨舉委其傳別而又陰爲行糧以資遣之蘇
是衆樂其誠將去者先來告期以歸所有利不較而
義磬盈焉以視夫今之操券而籌甘心於三倍之利
而不顧天行之消息以自豐者其於相去義利何如

也吾先君概宗祠之久燬首聚族人經紀其堂室世寛於此時又獨斥私財治其寢門改作東西兩序而遂稱奐然焉以至郡東之祠郡西之廟先君次第修舉庀材鳩工世寛悉心從之世寛前時嘗僦屋以居而勇於公義如此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世寛非性能而樂之安能動與禮合乎有以五行術推君始生干支王相謂其某年有咎世寛不惑爲善益篤掩骼施食除道平梁凡可以濟人者爲之至于今康寧未艾長者列於上舍幼者立於膠庠夫天

道遠人事邇吾未敢操券而必得也而其遇災修行與夫罔有斁忌以樂慆憂者抑又遠矣今春令序爲世寛設弧之辰內外親戚欲吾言以張之吾與世寛於世爲諸父不能諛又不可以諛者也所以言者蓋念吾先君平昔愼交於世寛始終焉且使其子若孫登堂覩喜之餘思致此之不假易以深其源而大其凋培其根條收其實則所以昌大其家者蓋不止於此也

跋

刻韓文考異跋

韓文考異近年無原本皆散入篇句中者而又或刪減增益之每令讀者有遺恨焉　家藏宋刻遭兵火遂其文章所存者則考異也其嗣君後與予言及因屬以家書郵致爲之付梓京師仍監其役惜乎未觀厥成而下世矣徐友壇長遂任校讎之勤字畫簡誤雖已登板必刓剔補備務合於正以視舊本之體完善爲多書計十一萬七千九百餘字內有補註作行書塡洽字名則此書疑是文公

門人張元德所刊定尤非近本可比　又爲予言其先人嘗得朱子手記與蔡西山答問之語曰翁季錄者秘藏多年與此之韓文並時失之厥後訪求人間則不復得矣可勝惜哉

引

重修蔡虛齋先生祠引

昔明之中葉士大夫講學論道之盛比于宋南渡時維時北方之倡者莫著于河津而月川涇野之徒前後相望焉南徼學者則康齋發其端其徒餘干白沙

相與張而大之然二子者同遊康齋之門而所學迥然絕無毫髮似其後遂有姚江王氏標新立異一時靡然宗之其聲華遊從之盛又非從前諸子之所及也吾閩僻在天末然自朱子以來道學之正為海內宗至于明興科名與吳越爭雄而成弘間虛齋先生崛起溫陵首以窮經析理為事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講其於傳註也句談而字議務得朱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蓋有勉齋北溪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評是訂故前輩遵嚴

王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于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峯陳先生次崖林先生皆以里閈後進受業私淑泉州經學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此以知吾閩學者守師說踐規矩而非虛聲浮談之所能奪然非虛齋先生其孰開之哉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尚趨向駢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疑淺說通典諸書則行於海內家習而人尚之翕如也故嘗以為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詁專門授業終身不背其師言者漢儒之學也師心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孰淳孰薄後之君子必有辨之者自鼎革至今吾閩苦于兵亂學士咿唔僅以應舉先正淵源之學荒焉地褊不自量方將以山林餘暇與同志之士誦鄉先生之遺書蹈前修之典刑庶幾耶與卒章之志同官莊子素思適以書來厚相讚勖嘐有感於予心三復之餘慨然永歎其後以蔡祠見燬告且曰願與予倡而新之予宜弁數言以

質士友余惟斯文之運無往不復吾鄉積亂之後必將復有嗣音者焉紹續正學如宋炎興明成弘時然則表章先烈使來者有所觀瞻其事誠不可已願與諸友勉之

梅定九恩遇詩引

梅先生定九曆算之學超越前代蓋昔者僧一行郭太史之術至矣然當時西學萌芽而未著故二子不得兼收其長為有恨也近年徐文定公及薛儀甫王寅旭諸賢始深其道然於中土源流反有忽遺惟先

生能會其全而折其中故其學大以精而其言公以
當先時地會以其曆學疑問三卷獻之
至尊蒙獎許焉歲乙酉南巡還
召見舟次者三皆
賜坐移時垂問道數精微甚悉先生既出
上謂地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其人亦佳士惜乎
老矣連日賜
御筆扇幅頒賚珍饌臨辭又
賜四大顏字曰績學參微爲閏四月二十八日蓋自前歲

西巡惟關中李顒中孚承此曠典
熙代以來并先生兩人而已中孚以老疾不能對而先
生燕見從容榮寵其歸布衣三接史冊僅覯後之觀
者不徒知先生以絕學被遇又足以仰窺
聖人之閎奧建用皇極而兼明夫隸首商高之業爲天縱
極軌也先生南旋在朝鉅公素相知及聞名者作爲
詩歌以美之地覩覩厥盛故敬紀其事以爲之引

母太夫人七十徵言引

家慈姓吳氏世山居有渾樸餘風及年十七歸於先
君維時先祖妣姑舅無恙家伯叔同母者四人庶出者
二上承舅姑下處兄弟妯娌一以和敬爲主謙謙詘
詘以卑損之薄物細故以義忘之睚眥啟稽以忍消
之行之數年上下稱順易然其天性敦篤非但柔婉
善下者比故奉先祖妣湯藥甘旨必誠必信疾病極
其憂喪祭極其哀撫兄弟之子皆若己子至老爲子
孫道舊事未嘗不潸然感惻自鼎革來四十餘年閒
關亂尤劇既窶且貧崎嶇多難或衣被不完或饘糲
不飽或遁荒逃野風雪飄搖或被陷遭纍劍鑊[illegible]

家慈皆身履其艱堅忍劬勞善念益篤歲甲午乙未
山海交訌慘戮遍野惟先君子聚衆自保賊莫敢犯
于是鄰附鄉邑依托者殷衆先君子既悉力捍患而
家慈躬爲粥以食來者前後以百計推衣辟舍至於
事平不勸平生百凡節約惟教子讀書不懈延師至
家敬如神明饌備或匱授餐必豐諸子於他事或假
借至惰游廢學則動容勸誨或飲食起居不樂必得
其悔艾而後已甲寅之變艱虞萬狀處之泰然今光
地迎養京師雖怯風霜戀鄉土然以大義自裁未嘗

幾微見於言面王正之月實惟皖辰鄉之先生長者
敎曰母之敎若如此今子有列於朝而次者猶於鄉
叔季未可量不能徼大人先生一言以榮其親亦爲
子之恥也敬述敎言以干知己覩得鴻篇樹之北堂
與[萱]色長茂榮且罔極

榕村全集卷之十四

記

皇帝親耕處恭紀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春省耕畿南巡視宿麥勞勉農人巡撫臣光地及境內文武諸臣扈從以行維二月壬申

聖駕次于博野因東作之興念稼穡艱難躬秉耒器帥功竟畝臣令知縣臣開銓勒按其壇場表識

聖蹟追維自古盛帝哲王皆以農爲興德之本周禮王籍

掌之甸師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參置保介御者之閒其在成王親與世子出觀農事又爲饎以饁之嘗其旨否不以命之從行之臣雖頌矢歌聲傳至今洪惟我

皇上聖德神功度越有周克勤小物爲億萬年子孫之貽謀其作典常播聲詩者非一邑所得私也然

聖蹟所存則博野小邑其名一旦遂望于寰內非常之幸茲自建置所未有又近在郊甸臣光地適爲長吏帥屬耕耕攝官承乏與際寵榮焉爰立貞石具紀其盛

以垂無窮臣又竊惟受事之日即得內府耕織圖之
賜今茲扈從特被
殊錫復得臨唐太宗書勸農詔
天章一軸仰窺我
皇上宵衣旰食必以務本力穡是先庶幾益求黎民所急
竭誠謀度時請
聖謨訓勅以獲於成則教農趨時方由博野而始臣光地
既躬送
聖駕遣歸郡邑諸臣皆以此申戒之用并銘勒以自勖

御賜急公尚義扁額恭記

康熙乙未八月越朔四日辭
陛至熱河奏請八世祖森當前朝正統年間捐貲賑蘇州饑後又從官軍平江西福建寇亂經聞於朝旌義
賜爵平生好施與官府學舍橋梁道路多所建造前史為之立傳乞賜
御扁以為世之急公尚義士民之勸蒙
聖俞九日內侍捧
御書扁額出即用急公尚義四字二百餘年義烈獲賁
天章祖德之厚
君恩之隆凡我後嗣其無射於人斯

御賜女宗挺節扁額刻石恭紀

高祖母林氏遇賊殉節事在前朝嘉靖癸巳距今一百八十餘年明季知縣施某曾以旌表詳請於巡按而未上康熙乙酉四月
駕南巡歸臣以直隸撫臣迎於舟次連日召見書史政務旁及稗逸靡所不講問以高祖母義烈之事聞遂蒙
賜一額曰女宗挺節令立石於赴水之崖相望五十步許

御筆親揮龍鳳蔚躍幽光映耀比之有司循例為坊門者何啻倍蓰且是地也士女千羣朝夕競渡觀瞻諮問風化攸關非獨李氏一家之舊烈新榮而已事蹟之詳具於家傳茲特恭述蒙賜日月以示後人

御賜在原至誼扁額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臣以謝理吏部尚書恩至京初九日
內殿召對畢臣乞以私事陳請
上可之臣乃稽首頓首奏曰順治乙未丙申間臣一家十二口陷於賊質以邀重貨臣伯父日燝自遠聞難間

關來歸不顧生死身當賊慷慨引義繼以涕泣不煩
獨生賊大感動禮遣之然猶拘其弟從子如故日燥
憂憤嘔血乃募鄉壯合家僮百餘人夜刼之覆其大
巢復連鬬四月悉拔出臣家男女大小賊黨盡平
時貝子王奉命平海駐閩嘉其功賜諭稱奬加賞賚
焉日燥起家恩貢生後至京考授通判未仕嘗書終
老臣父兆慶每念日燥急難誠篤私囑臣曰他日能
通顯者必章揚伯父事吾瞑目矣今臣受恩逾分已
極而先世奇節未著伏求
聖筆一字之褒死骨不朽奏罷蒙
聖主頷之越六日召臣至南書房命內臣捧
御書日在原至誼四大字以賜臣稽首祇領之下竊惟天下
士大夫民庶孝弟貞烈之行荷褒錄者多矣顧皆
循故事陳丐自有司施行然猶邑里生華珉石永煥
日燥以區區友義上邀
宸翰發其幽隱此視東漢趙孝淳于恭車胤兄弟之死義
格凶頑前史爲之立傳榮耀什伯過之豈非當旌門
表宅比哉其天下臣庶力爲本行者又孰不聞風感

激況臣及日燥子孫等其銜恩刻骨顧宜何如報也

御賜在原至誼扁額刻石恭紀

順治乙未先君與季父同居山砦中一夜陷强賊獨
先君一人逸餘十二口悉擄以去索贖重不能厭也
祖以憂逝父毀瘠不支待盡而已仲父自遠奔至恤
與難俱亦嘔血幾殆旣而曰徒悲無益也則治行將
赴賊陳大義不幸以身共之親疎苦援不爲止遂褰
麻抵賊壘激慷慨道所以爲弟姪請命者渠魁爲
之感歎飲餞送迎其爲然纍繫終不釋於是閱歲矣
有僧欵門密白盍以死求生乎賊所踞山巖巖不可
上然有一面陰背極險不爲備者募壯士夜刼之質
其魁則弩可返矣仲父練家僮幷傭食者纔百人涕
泗與謀衆皆曰願死丙申四月九日夜天大霧先登
二十八人卽天已曉遂吹螺由捐魁帳賊出不虞又
霧原不辨人狼狽奔竄拔崖下者無算出季父弟兩
人餘繫於他山魁亦走擄賊於是徵合遠近所部將
萬餘人仲父用百人者據其阻日與之戰以一當百
無不摧者自夏至秋小大百餘鬬賊散亡畧盡卜口

以次劫歸地與次弟鼎徵實殿七月七日也時閩方
有海思大師疲焉故山寇投隙起盤三縣者已十餘
年官軍既無暇收服續成書生上下皆奇其事征閩
貝子以諭褒獎將官焉而仲父辭學使孔某詩於衆
曰李葆甫文事武備見於天下矣仲父僅一遊太學
署通判職而歸老林邱泥書史以自樂終年八十有
八康熙癸未地撫直隸陞吏部尚書謝恩因燕見奏
聞當日事蒙
上嘉悅賜在原至誼四字

御筆以旌其家且命臣以軍門偏將贄送嗚呼自二叔不
成而急難之道衰東漢君子有爭死於賊者史者傳
之以爲盛節且曰是光武明章之烈也仲父本行可
紀遭逢
明盛表厥幽光益所以磨厲風化豈私臣家而已其孫
鍾寧受之將立石墓次而今亦殁矣霰雪相仍舊事
淩湮孝友之風式微可懼後死者不述將無聞者矧
是異數實所干丐恭紀碑陰以授其次孫鍾崋曾孫
清頭等練日敬勒

御賜敎忠扁額刻石恭紀
父天植忠孝其汲汲於祖宗族屬之事者墳廟無不
修祭祀無不舉停喪無不掩忽祀無不續綏其饗飱
而是之急天性然也甲寅之亂父君臣之義甚篤濡
身有萬仞之顛抗節有俯仰之禍積病三年惟憂用
殞康熙乙酉四月光地扈
駕河干
聖主顧詢舊事因
賜父一額曰敎忠凡

御書例不系款茲特爭其左餘云賜某益異數也乙未告
歸陛辭又問所欲得字八世祖丐扁之外爲父求兩
柱語有
命擬進竊用唐人成句杜甫云一病緣明主王維云終身
思舊恩以爲父叢雜三年實錄荷
恩隨奏爲賜然杜句頗更易緣擬時避病字今不敢改也
嗚呼表碣神道凡刻琢爲觀美者今既破俗停止獨
此
綸襃恩榮宜勒貞珉以示來裔惟古人揚先行者有損無

增故可以存信親疏及見聞父事者甚多必知光地不敢一字欺其
君親也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刻石恭紀
恭惟
皇上道與堯舜禹湯而相紹學則洙泗關濂而同歸攻撫萬方之煩心傳千古之秘而且窮象數之賾隱討唐都洛下以無訛攬文藝之菁華裁漢魏江東而還雅顧天縱之睿智實兼多能而聖作之文章悉源性道以是萬幾一日之暇獨宗六籍諸儒之書雖游戲於

墨池必翱翔乎學海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前後凡數百本歲二月南巡守臣扈
駕涉天津屢蒙召見因出
御舟中所書二軸以賜臣謹拜手稽首祇受而寶藏之伏惟二編爲近世學術淵源比之上古之圖書中天之易範也歷代雖經儒者之表章然必百世以俟聖人而大著昔者朱子爲圖說首句說增兩字累欲請之於朝刊改而終弗獲及其論西銘則爲林栗彈劾以去道之難明書之難傳也如是今我
皇上篤嗜深契與絶表微
宸翰所揮天章所賁昭玆來許千古有光在
皇上則爲以聖而下學於賢將天下皆知沿河而東至於海斯文之幸千載一時儒先復生不知何如其慶忭也愧臣凡陋弗克欽承恭紀
恩退勒之貞珉以惠天下學者
御書戲綵堂恭紀
今

天上宸翰流天下然自先聖先賢名山古刹而外耆舊禁近及宣力文武諸臣乃能得之惟年壽高者其子孫爲之祈則往往俯允蓋優老教孝之心如此其盛也吾友徐善長以詞翰起家出入禁闥三十餘年於分得沾光寵所難者太夫人壽且康善長忠而孝和氣參會歲晏華榮倬彼
天章古樹之背是以士論耀之舊遊慰心焉歲癸巳三月
天子以萬壽日加恩臣民肇行養老太夫人又得與宴於
皇太后宮賜賚衣服纓黃珠飾悉從厚夫學者以章句自膺

至於受知明聖勸講賢英躡鱗附翼有託不爲斯已榮矣況有皤白之親同沐眷遇入振鷺羽出展烏私此固先生朴誠純忠之效而母夫人所爲淑惠幽貞恩勤育教以有今日者亦可由其子以知其母矣在漢鄒枚之徒以文學侍中兼聞故事故史稱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賈董傅諸王又不時入對或就其家遣問是皆儒學遭逢之僅者而先生兼之宋張齊賢之母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賜子存問歆豔搢紳流輝史冊此又邦家之盛事非獨門內之寵光也孤露餘生撫飾歎慕本吾友之命而感

明時錫類之恩使南陔愛日之笙歌與蓬萊頌禱之章竝時作也爲撰戲綵堂恭紀

御書廉平堂恭紀

天子勤思上理以澄清獎吏道而猶病夫逐名者之入於僞也尚氣者之出於激也僞則不誠而人不服激則不和而人不安如是者以立乎中外猶未足以宣德意助皇明是故訓迪百官每於清正而和平者諄

以今都御史劉公其人也都御史之職在於清風紀粹執法持平又正其官也茲額之賜

上之所以嘉其人重其官而欲舉其官者與吾儕士大夫忠於不廉廉者又往往不誠不和而有二者之病雖然亦有朴而非僞者也厚而非激者也而猶不能使人服且安焉則以理之未明事之未達或見己是而失虛公或矜細節而乖大體是以古之人孳孳講學至於老而不倦蓋知夫明理達事如彼其難也夫階之稜謂之廉廉之角謂之隅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言君子物身之有稜角也然其下所廢則曰溫恭爾乘嘉爾言若捫十子舌行無怍於爾室此其全心爲之內太和爲之表體忠行恕而無幾微非人心所安者夫如是故平公年七十餘矣而好學篤志有衛武之風庶幾乎明理達事以克其誠而導其和則

聖天子之訓可以無負大法小廉之可可以無愧雖然

上之訓非獨爲公言也蓋欲使吾曹見之者交相勖勵以贊太平之治故余於公之請記也愛莫助之又懼而思焉身雖退豈敢忘以名行終始

御批曆學疑問恭紀

壬午十月,扈從南巡,駐蹕德州,有
旨取所刻書籍,囘奏匆遽未曾攜帶,已多係經書制舉時文應塾校之需,不足塵覽。有宣城處士梅文鼎曆學疑問三卷,臣所訂刻,謹呈求
聖誨。奉
旨:朕留心曆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發。二日後承召面見,
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

帶同宮中仔細看閲。臣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庶草野之士有所取裁。臣亦得以預聞一二,不勝幸甚。
上首肯。越明年春,
駕復南巡,遂於
行在發回原書,面諭: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
上手筆也。臣復請此書疵繆所在,
上云:無疵繆,但算法未備。蓋梅書原未完成。
聖諭遂及之。竊惟自古懷抱道業之士,承詔有所述作者,無論已。若乃私家藏錄,率多湮埋。該羅至曆象天官之賾,尤世儒所謂專門絕學者,益自好事號奇之徒,往往不能竟篇而罷,焉能上煩乙夜之觀,句譚字議,相酬酢如師弟子。梅子之遇,可謂千載一時。方今
宸翰流行天下,獨未有裁自
聖手之書留於人間者,豈特若洛下之是非堅定,而子雲遺篇,所謂遭遇時君,度越諸子者,亦無待乎桓譚之贊歎矣。既以書歸之梅子,而為敘其時月因起,俾梅

寶奉焉。

上諭泰山脈絡恭紀

臣嘗因奏事罷,
上徵問泰山之脈何處生來。臣以中州之脈對,且曰:古泰山在河之南,今河既南遷,則泰山在其北,應是山脈已為河斷。
上曰:非也。朕見山脈水不能斷,泰山之脈乃自遼左而來。今金州與登州夾岸相對,幾數百里海中有山島十餘,錯落橫渡,即山東諸山脈絡從來處也。臣退而仿

思之禹貢導山自導岍及岐至入于海是一條西傾朱圉鳥鼠至陪尾是一條導嶓冢至大别是一條岷山之陽至敷淺原是一條四條之列自北而南中原形勢大畧盡矣獨疑青兖徐揚之山不在四條之内謂非水所經歟則兖乃河入海之處揚乃江入海之處也謂其山不足表識歟則岱宗嶽之長嵎夷暘之谷堯舜所測候而柴望也謂非禹跡所掩歟則禹治水施功正自兖青始故前叙九州旣以岱表青徐之域又曰蒙羽其藝且傳載禹會諸侯于會稽正揚州

之鎭也而四條之山無一及之何耶又此四條者惟北條曰至于碣石入于海其餘三條或盡于豫州而曰至于陪尾或盡于荆州而曰至于大别或盡于揚州之上游而曰至于敷淺原皆不紀其入海之山比之北條爲甚短又何耶說禹貢者畧而不講盖數千年矣今恭繹

聖諭還證古經然後知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脈絡可見者言之耳北不踰塞垣南不踰嶺徼盖其脈絡不在九州中土則禹跡之所未窮也泰山之脈旣自塞外横海而來自登萊以盡于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脈又皆自嶺外迴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盡於閩廣而北盡於江浙此兩條者盖天作而地成之以爲中原之左右藩護而推其脈絡所自來則非中原之山而塞嶺以外之山也塞嶺之上流禹所未至故禹貢於導山闕之也夫是以北條諸山盡于冀州之境者不得不長其餘三條諸山接于青兖徐揚之境者不得不短此以知聖人之智沿流泝源如此其精而聖人之經存信闕疑又如此其謹偹非

皇上乃知而發明之則遺經之指千載夢夢也臣恭惟

皇上之學無淳於道德性命之源而其暇力則自易象律曆天文地理算數聲音農田水利無一不窮其理造其妙心堯舜禹之心傳堯舜禹之道故凡堯典之曆象舜典之樂律禹貢之山川亦至是而始一明也臣不勝惶悚

重建董子祠堂記

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暨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爲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

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𡊮且蕪不修無以
動州人仰止之敬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置地於
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貲營葺凡門堂室廡齋庖具備
行舍菜隆祭及官吏士學者講肄之所皆寬然有
餘又能以扁從自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此千古之異數而鉞之勤懇
誠欵為可書也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
觀祠之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況雄
嘗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

以為王佐之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說然
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則
非揚雄以下之所及也韓氏於孟子之後樂道揚雄
至於董子同時如司馬遷相如皆有述焉而獨遺於
是是皆以華實為進退豈篤論哉自宋以來更置大
儒而其品始定於是三策之書上儗七篇而與之相
校若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其說
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
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
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
告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沒董子之學獨醇
程朱之言不可易也自是而又五百餘年以至
國代堯舜孔孟之統復合三十年間自鄒魯聖賢之區
以逮濂洛關閩諸儒毓生居寓講肄之處皆賁以
天章而鄙臣陋而董子昔里近屬畿封亦敬
俯俞下州小臣之請闡幽微顯使千載道系粲然重光恩
則遐莫垂示罔極程朱之言至是益信豈非所謂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抑適以持節於茲因木石

之役記識月日自托不腐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盛下守此邦文獻之傳庶幾嗣音有繼爰述
舊聞表新貌以告來者仍使鉞董其事而勒之祠左

重建鵞湖書院記

鵞湖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學處也昔東萊呂氏
與朱子友善又於陸子有塲屋之知見二君子平日
操論有不同者故約為鵞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兄
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為書院以祠四賢起於宋
淳祐間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

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於古者配祔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諸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爲不可及。白鹿講章。朱子至爲之避席上手謝焉。陸之於朱則有泰山喬嶽之歎。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功夫者。吾與子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辨豪芒之指。一則慮玩心高明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眞。二者於末學誠皆有弊焉。雖朱子亦謂宜捨短集長。庶無墮於一偏也。

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爲訾謷。二程張邵相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辭。今語爲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敘道統淵源。並以周程邵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爲嫌。然則朱陸之共俎豆而處闕宮也。而又何猜乎。今

天子衛道術。一以朱子爲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在學者誠宜稟

皇極之彝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潢絕港之差也。而又當知張邵及陸之於程朱。其學雖微有同異。而實相成。非若孔墨楊孟之不同室。無陷於膚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嘉靖逆藩變亂。西江適在其衝。兵燹之餘。舊宇堙圮。康熙癸亥。前令潘君某嘗一修之。今又頹敝。然君德涵以名進士來尹是邦。尋訪名迹。慨然更新。會諸上官皆留意文事。故請上報。加以獎勸。規撫既備。考落有期。適余以告歸經過。侯與邑之人士。遂詣瞻謁。而以祠記相屬。余惟爲政者首訪邦之明祀勝蹟。繼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況夫聖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對諸荒榛乎。且夫書院之建。實與國家學校相爲表裏。昔[illegible]高下鵝湖之旁。朱子猶拳拳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重修。江右故理學地。必有遊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倡明者之功。於是爲大。故不可以無書。

重修懷玉書院記

爲政者以新學校育人材爲先。然學校之新也。必先聚集人士。而務告以聖賢爲學之意。幸而其地爲聖賢所生長所遊經。則遺教流風。往往而在。於是有賢

者游政於茲咨諏舊迹興起墜緒感動奮發必倍於他邦班固有言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詎不諒與子朱子生長建州趨朝歸山則信州其孔道也是故玉山之會鵞湖之爭依動一時見於止齋陳氏之書而其故址皆在於信以今攷之鵞湖辯論其言不傳抑止齋所謂刻畫深而傷易簡矜持過而洪寄暌是一時學者猶有疑而未融於心焉獨玉山講義剖抉詳明雖因問而答而已盡乎義理之根源功夫之切要嗚呼首疏仁義之目而警以著察之效中揭性善之指

而進以聰聽之刻終提尊德性道問學之宗而兩捄其空虛卑近之弊朱門之所終日言者不離乎是而於玉山獨反覆焉豈爲一時學者設哉揚子雲云去之五百載其人若存令蓋古聖賢百世之師不必於謀面而親炙之也有志之士可以興矣懷玉書院舊有之而不修前哲風流來者無所矜式況侯榮韓以名家子來牢茲邑上覩高山仰止生菽下視城闕嗣音興嗟周爰名區於稽文獻廨宇畢備祀事孔嚴蓋將表前修於渺茫振斯文之微欲此豈世俗從政勞勞於簿領填委者所能知哉屬余伏告取道西江謁侯所爲書院者而心偉之已而宿郡治信鉛山鍾靈鵞湖所在修舉嗚呼何此地賢守賢侯之多也抵里臥病沈侯又千里馳書命余作記余惟

天子方躬聖學揚絶緒中外承風蒸蒸嚮化侯又嘗教習

禁地密近清切尤能深知

上意預聞道德之指歸則其爲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至於書院興廢祠宇學舍修斥之年月創始落成詳在侯自記中

廣信鍾靈書院記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而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說誠而推行之難從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而巴蜀之西嶺徼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爲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

天子撫禍亂致泰平永惟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思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

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澤荒遠，文教闕焉，雖以聖哲居遊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投章表以為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為者耶。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為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鵝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憩焉。太守周

君慨然遠覽，既訪鵝湖遺址，椒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宮牆，而又卽府治佳處，創為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闤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肄其中，又以為文翁在蜀，相如為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偕來，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卽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抑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為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

聖人之世，被

聖人之澤，當勉為德業之彥，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之惓惓。

安溪考亭書院記

昔朱子舉進士，筮仕同安簿。同安西北，壤接安溪，故朱子嘗往來安溪道中，喜其山水幽奇，以為絕似建

陽佳處，有詩在集中可撿也。光地於乙未年冬，告休抵里，拜邑父母曾侯，窺其新落文昌祠中，因請侯曰：俗祀文昌，蓋古者司中司命之遺，雖然，星辰河嶽，必以人配，五百年來，朱子人師也。今

天子崇重之，俾風聞天下，學者知所嚮往，地之歸也。取道西江，入玉山、鵝湖，朱子信宿講論焉者，其守上類能修舉，吾邑為朱子杖屨往來品題名勝之區，法得立祀，非其人不與也。其有待於吾侯乎。侯曰：茲吾素志也。舊有祠在庠東，湫隘傾圮，侯乃捐貲買地於文

昌祠後架後堂以棲神。而以中楹崇祀朱子。攷古衣冠。用上公冕服。祔食則復齋北溪兩先生。皆南郡產也。又拓其前爲敬業堂。與諸生課業講習。蓋志乎續朱子之墜緒。而非特復守升香。循春秋之故事而已。祠成。邑之人士感侯興起倡明之意。相與請余記其事以示來者。余惟侯之派自東僑宗學而南。宋南豐先生亦其別族也。文行之承遠有端緒。則其爲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考朱子平生爲學精察力行。謹守曾氏家法。其文章則一以南豐爲發軔。然則侯於

曾子之道。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明道先生爲顏亭銘曰。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蓋有取乎淵源世講。相爲表章之義。余於侯之茲舉亦云。侯諱之傳。字暘若。號石巖。

重修泉州府學記

泉在前代文首升名爲天下前。學者所說至今豔之。然其世升降。俗淳澆。士術人心之變則有犂然波逝其中而莫之皆省者。蓋自成弘間虛齋蔡先生。聲品廢學。洛閩是承。親炙之士。則有陳林張史諸君子。皆所謂守章句。踐規矩。不謬於古人明經篤行之意。泉之最盛時也。其後傳李許相繼魁天下。爲時文師。科第遂厯列郡。然而華繁實拔。學又一變。及其季也。則有猖狂以壞士習。怪誕以軋文體者。餘風荏苒。而吾郡亦寖衰矣。夫泉僻處濱海。爲九州風氣裔末。然虛齋以經解。錦泉晉江以制舉業。李贄以横議。天下皆靡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吾泉而可知與。蔡陳諸先生勵行淸修。有進退大節。其時風尚淳樸。閭之長老。士大夫有休官而美田宅者。衣冠不

齒也。其後則役於名利者多。又敝則破行檢。作毒害鄉閭。昔之而至今爲梗。此又鄉俗人心淳澆之判。然其所以然者。亦源乎世道學術而已矣。嗚呼。學校者四術所從出。故曰學術也。其廢其興。昔人重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蓋古學校之盛。待文王而後興也。又以佻兮達兮在城闕兮。蓋言學校之廢爲賢人君子所憂閔也。今

天子恭承道運。以六藝明摩四海。必世而再矣。周王壽考。則應在作人。固宜其合行風流。而蒸蒸者衆。地之歸

也兩浙江右聚學之區玉山鉛山儒先講肆之所賢守令類能修舉視聽一新吾郡劉侯侃來自齊魯有召南素絲之操頗瞻郡學頹敝慨然傷之此亦風詩城闕之志欲望學者以嗣音也請諸僉事黃君朝鳳而委學職陳君任賢以敦其事落成有期吾友舉人陳君萬策爲之請記於余夫學校之設遠矣古之知道能文者學記備矣重言累陳無以爲也蓋周禮在魯則問舊章諸子賦詩不踰鄭志泉故先儒舊遊理學名壤雖晦明有時然得賢牧守師儒作而興之辟

宇既修必將廷召名宿招誘有志之士課其道藝成其德業所以贊
聖天子而育材廣化者非僻陋荒遐素未耀乎人文者比也故爲道前代學術源流所以關鄉國汙隆者使返其始而維其初庶幾援古剴今其則不遠矣

宣城梅氏重修祠堂記

古者士大夫以上祭於廟庶人祭於寢故廟非有爵者不立非宗子則亦不立其祭之所逮又各有世數不敢以相干蓋愛敬之篤名分之嚴其重如此也雖然禮以義起而時爲大未爵而有世祿則祭之宗子去國支子則祭之大夫干祫及高祖而經文又有太祖之號雖五世至于遠祖則亦祭之是以近代有祀田者立廟世祿之意也支子貴者立廟代宗之義也伊川程氏又推服制過宗源四親始祖使人各盡其情雖有据經考古之士不能盡非也宣城梅氏自宋始顯明三百年科第相繼延及
本朝於法固得立廟其族齒繁盛散而遠居故在前代屢有改建而蕆久材腐溪齧其基人稍産稀曠不修

琜叫經庭士梅定九先生及其從子都御史桐崖先生倡謀經始桐崖罷於官歸鄉數年又早世故始終皆定九專其事定九貧者也好學深思拙於治生不董力之不任而根本是圖營度經費忘倦且老是以族人皆感其意順其令贊其役而考其工蓋自辛卯之夏逮今乙未栽某栽落而先生之孫達矣詩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追遠維始非君子不能又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葛藟芘其本根者而詩人以爲求福豈其心所希覬蓋根枝流貫理固如此也世之公

卿士大夫敝敝宦路幾忘其所生歲時設紙位邸旅
僅於忌日行之而已春秋雨露未嘗伸一拜於祖先
其家則斥居室盛園亭至祖宗祭享之處雖祀秩所
應得者莫之肯舉禮喪俗偷此其最大者慨念稽經
營室之文載攷春秋屋壞之戒非學行君子孰能與
之哉梅氏家廟舊址在山口中遷蒲田每就傍近改
建今則重建於蒲田中處又於祠後餘地搆屋若干
間聚族人子弟讀書課業親爲指授凡昔賢所謂義
學社倉皆有志焉其慕古如此其孫瑴成傳先生意
俾記本末示厥後人余與先生至交又念先人舊事
極相類明發慨然述所感以記之

榕村記

枝谿以爲澮曲折灌數百頃復入于谿水勢依山自
成隆窪有榕生其上舊爲風摧橫臥澗中折而復迴
翹然而橋可以通涉扶疎遠望亭亭然三也村居倫
二百步澗之南有方沼二沼上爲亭傍亭爲臺皆就
榕陰下臨潭澗蒼巖遠岫濯影清漪水族微鱗游泳
可矚樹陰深處樓臺隱隆周以垣戶皆吾甥孫氏之
所經始其北月池引入澗流有長廊疎牖可以凭俯
谿余所名也余又即榕之遠陰砌爲石臺與孫相望
炎月西曦如推翠幄又鄰而西北爲小山山之高可
四仞許下竹行源嶠之山腹滌流出于石罅結茅室
使僧居之自吾軒而至者環徑轍耶忘爲十畝焉移
四序花木雜蒔村中薜荔藤樹蔓蝕牆苑登高之所
聽眺栽秧穫稻謳歌笑呼之讙月麗村光墟烟野燒
雲靄移流長風高枝幽磬靈瀨之狀余既與孫氏子
樂此而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意在光時職
思用世扶樹鼓徵嗣音風雅使榕村之名及後諸子
之志也

克齋記

謝兄子惇在京師促膝所言皆肺腑之要一日肅然
命子曰子之歸將以克扁其齋子其爲我記之子曰
久矣哉吾之愧於斯言也奚足以記斯齋也雖然請
誦其所聞而兄是質焉昔者原憲所謂克勝人者也
顏淵所謂克勝己者也先民有言曰自知者英自勝
者雄故力扛九鼎不足勇也氣奪三軍不足威也夫

惟平旦清夜之中。而勝敗存亡之機決焉。言默食息之頃。而盛衰消長之形見焉。是故覺者不及知。勇者不及持。非天下之至勇大覺。則不足與於斯也。古人制字之義。斬心謂之慙。刃心謂之忍。故克之功。始於慙。成於忍。知慙能忍之人。外眡之。退然如不勝衣。而風飛雷厲于徑寸之中。傾耳而聽之。如震驚百里也。夫然後天機日以盛。浩乎不至於摧陷廓清而不止焉。易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此坤之終也。再變爲復之初。則陽動而天心見矣。天心者道心也。道心惟微

如砂陽茁然於羣陰之中。故非克無以有復。非戰則天心終不可得而見。雖然。不可以不養也。故六二之休。擇善取友以交修之。雖然。不能以遽純也。故六三之頻。改過遷善而不吝焉。雖然。不可以無輔自奮也。卓然以賢聖爲依歸。知我者其天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蓋至於中行獨復。而以底于安敦也不難矣。克復之義如此。反乎此者謂之迷。迷復之人。汨沒終身而不悟。覆以莊言爲蟊賊。正士爲鴟鴞。淳澆樸散。而天理蕩然。所謂用行師將有大敗。以其國君凶也。嗚

呼。吾觀世之迷復者不少矣。惟不知所謂克也。克云克云。絕嗜閉慾。以遊於方之外云哉。君子之克己也不離乎容貌辭氣之間。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故。一言之背於情也則克之。一動之戾于躬也則克之。非獨曰此言也動也。不爾。必究其所以言動者。皆吾精神心術之病。意向念慮之差。源委相生。標本一貫。朝暮簡撿畢世服膺。於以混混而放乎四海。夫何遠之有。嗚呼。此古人之言也。吾述之而已矣。述而莫予覺也。憊而莫予冀也。岌岌乎起而蹶。仆而復興貳界仁之

章。如有望而弗得也。今乃得子惇焉。而以師資是予之幸也。以對非爲甜佩。亦惟兄有藹歟之嗜乎。

榕村全集卷之十五

論

河圖論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明於陰陽之運察乎日月之紀窮乎鬼神禍福之徵究乎人事吉凶之兆故立象以盡意衍著以極變使夫知其道者則知神之所為而玩其占者亦足以獲天之祐而動无不利然則聖人之於易雖微河圖其可無作乎蓋圖者天之所以啓聖人之心易者聖人所以承天之意天人之際未有

不相符而可以有作者也自孔子大傳所列十數五位若指諸掌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究其蘊則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嗚呼可謂盡矣變化日行于天地之閒凡夫動靜明晦開闔出入枯菀存化之雜然于吾前者皆是也而其所以然之機則謂之鬼神夫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有鬼神變化也而河圖具焉然則作易之精意亦舍圖奚取哉仲尼既歿易道湮廢自卦爻之詞昭然具存固已盡失其義又況乎天人授受之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表者無惑乎其不傳也漢之儒者雖不能睎暢精微而守之未失至于有宋經學為盛而異言亦多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此之者傳之而前倒歐陽修不信大傳遂其河圖洛書亦以為無而并深之惟朱子表章發明而二書炳然自是以來其見而滋疑疑者尚不勝其紛紛也故以千餘年學者以象數之宗書契文字之祖以至于今殊未也愚學者之餘哉既知近之圖書以求其端而竊疑夫為之說者何紛然其

授也於是盡去五行生克之論獨以陰陽奇耦之數縱橫而推之逆順而播之然後始得不疑于圖書之理與夫聖人所以則之之由蓋河圖之半奇半耦者兩儀之分也四方者四象之判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為內外者八卦之交也中宮五十者太極元氣之所居也此其大設也以其分限言之則陽始於北而盛於東消於南而終於西故在圖之奇數則北東居內而南西居外也陰始於南而盛於西消於北而終於東故在圖之耦數則南西居內而北東居外也內者主之位也外者賓之位也得位為主而用事則

日進而盈失位爲賓而不用事則日退而虛夫自寒暑二氣之所以升降日月明魄之所以死生大而元會之所以循環細而呼吸之所以出入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君子小人之進退天理人欲之消長學術之所以邪正世道之所以汙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甘苦之相生憂樂之相因禍福之倚伏吉凶之反覆無一非盈虛之變也無一非內外之交也以易而言之則乾龍之潛藏而天地之心見矣姤豕之蹢躅而氷霜之勢成

矣內陽而外陰則爲泰交之盛矣大往而小來則爲斂德之時矣是故內外之位賓主之分進退之勢盈虛之理圖者圖此者也卦者畫此者也以邵堯夫八卦之位觀之則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之二陽以至于乾是左方之卦皆陽內而陰外無異夫河圖之左方也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之二陰以至于坤是右方之卦皆陰內而陽外無異夫河圖之右方也然則所謂則圖而作易誠如合符而比節非天地不能開其先非聖人不能承其繼也若夫五行之義四象之文生克之變老少之交得乎此者其於衆說統之矣欲歸夫易卦之本指其無先以衆說亂之而可哉

先天圖論

自秦而後易圖象之學不傳其在傳文可攷者則出震一章顧列八卦之位而終不究其說是故學者鮮用心焉而但緣文生義以牽繫於文字之間益易之迷所從來也尚矣其偏爲象數之學者又嘗有單傳別授非易之正如京焦卦氣之法有侯辟公卿之位措易配氣始于中孚此則揚子草元之所因曆家之所用其在漢世以象數言易者莫此爲盛然終莫知

其所自來也獨後漢方士魏伯陽作參同契之書言養生之要其首京納甲之法以震爲朔日兌爲上弦乾爲正望巽爲既望艮爲下弦坤爲晦日其陰陽進退之候似頗與邵氏先天之旨相契益求于所謂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灶之術者其指此與然以愚攷之納甲之說蓋以十干始終之位排而從之如乾爲甲壬坤爲乙癸蓋甲乙壬癸者十干之始終乾坤者八卦之始終也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庚辛爲震巽戊己爲坎離丙丁爲艮兌也伯陽又因月之朔晦弦望之分以配

合其說。（如生明之月在庚，上弦之月在丙，正望之月在甲，皆以初昏言之，震兌乾之位也。既望之月在辛，下弦之月在丁，晦日之月在乙，皆以平明言之，巽坤艮之位也。）其與先天所以得圖之法，迥然不類。然則自堯夫以前，先天之圖，其不傳於世也審矣。朱子又謂授受出自希夷，其必有攷。然而邵氏再造之功，則實與伏羲始作相配。自邵氏歿後，此圖稍出，聞者皆創獲而莫之信。楊龜山曰，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艮居北，卦氣首中孚，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凡若此類，皆莫能曉也。陸象山曰，先天圖非聖人本意，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

夫以龜山象山之賢，而其疑若此，況其下者。林栗袁樞攻先天尤急，蓋當是時尊信而表章之者，朱子一人而已。自朱子而來，至於今，翕然無復異議矣。然往往新學小生，以爲自孔子後無有是圖，而不知邵氏之功如此，其大朱子之傳如彼，其艱也，可勝歎哉。或曰，先天之圖，果伏羲之本也與。曰，何爲其不然也。大傳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如是，則一每生二者，自然之理也。陰陽交錯者，變化之妙也。其方位布列，則雖古未之見，然說卦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則其對待之體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則其流行之用也。其位與序昭然，亦不可謂於古無初也。以其數而論之，則左右二方者，寒暑之運也。陰陽太少者，四時之交也。八卦者，八節之分也。二十四畫者，二十四氣之判也。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爲晝，陰爻爲夜，二分之晝夜平，故積爻之算，至於臨遯之間，陽四十八，陰四十八，猶春秋分

之晝夜各四十八刻也。二至之晝夜偏，故自乾以前積爻之算，陽五十六分，陰四十分，猶夏至之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刻也。自坤以前積爻之算，陽四十分，陰五十六分，猶冬至之晝四十刻，夜五十六刻也。此其自然之象，自然之數，不待索合而自無不應，以視後世規天紀日之繁，增除裁補之務，其相去不亦遠乎。況于其道之彌綸天地者，不可以象數求也。故君子之於先天，斷以爲易已矣。

後天圖論

易有八卦因有八象其實則天地水火而已何則天地定位則行乎其間皆水火也水火之精則爲日月水火之氣則爲寒暑水火之象則爲晦明水火之變則爲風雷雷霆雨露霜雪凡夫騰降上下往來聚散皆是物也以易論之則天地水火之外爲象者四風雷山澤也然風則天氣之行下交於地者山則地形之隆上交於天者雷則火爲陰所尿畜而起者澤則水爲陽所驅散而下者此四象者蓋亦天地水火之交而已矣以卦畫推之乾之下爻變陰則巽也坤之

上爻變陽則艮也離之上爻變陰則震也坎之下爻變陽則兌也此造化之妙八卦之精也是故易首乾坤中坎離而終以旣未濟或曰邵氏所謂先天之圖者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固也而其有始震終艮之圖何也曰先天體也後天用也體則以天地爲尊用則以水火爲主所謂雷者火之方升者而已所謂澤者水之始降者而已陰陽始於春秋而極於冬夏故雷澤者水火之交也水火者雷澤之極也天地以水火之氣行乎四時而變寒暑雖其所竅

易風與雷相薄火之勢所以行也山與澤通氣水之潤所以升也風之氣本乎天山之形本乎地天地之用寓于二物而天地無功焉故一在坎之後一在離之前所以佐發生於東方而乾坤退處于西成之地也或曰南北陰陽之正位也乾坤有以尊也然居偏也烏乎可曰然乾坤以尊乾坤也則方正位者分也分則不可易也若夫受事任勞者時也時則有少而出長之先卑而竭勞之位於是乎乾坤有避而弗居者矣必也其受成之時乎夫受乎其成者則必處乎

其後也又何害於尊乎哉然則大傳言神妙萬物敍六卦而不及乾坤何與曰此所以爲尊之至也前言其位故列之此言其用故去之是則乾坤之在後天雖有位焉而無用也無用之用用之主也

乾坤誠明之學論

乾虛而實坤實而虛何則天者清通而妙乎象故虛以其與太極爲　也故實地者聚厚而凝乎質故實以其承天而無爲也故虛在人則乾者心也坤者形也心者神明不測所謂虛矣然其乎性之貞則實形

色皆天性也可謂實矣然涵乎心之妙則虛虛貫者誠明之學之源也誠明者合德而殊名自其心之存存也其中有主故乾謂之存誠也其中無物故坤謂之敬也自其事之有終也實心以體物故乾謂之立誠也虛心以順理故坤謂之義也無形則恐其離乎物故言心者主於性而曰誠誠者實而無不周貫之謂也有質則恐其滯乎物故言體者主於心而曰明明者虛而無所滯礙之稱也

離爲明明德之學論

離者明明德之學也故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則明明德照于四方則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然明德者何中庸所謂天命之性是已天命之性者明命也天命孔明其在於人也亦孔明然而昏明之不齊者喜怒哀樂之發發於情交於物而不能皆中節之故也二爻者中之發和之始於時則春也於日則晝也於情則喜也故曰黃離言以中為明也渾然元氣故曰元吉三爻者和之溢中之過於時則夏也於日則昃也於情則樂也故曰日昃之離言明以過中

也樂極悲生故曰不歌則嗟也四爻者中之反和之變於時則秋也於日則暮也於情則怒也故曰突如其來如言其昏且暴也害於物傷於己故曰焚如死如棄如五爻者歸於中復於和於時則冬也於日則夜也於情則哀也故曰出涕沱若戚嗟若言其哀且悔也哀則思悔則悟而本心復見矣故曰吉言循環於人心故昏明由此生禍福由此變治亂由此起初之敬者慎於始也上之出征克於終也在人心則戒懼於事先克治於事後在國家則兢業於平時擭撥於既亂中庸言喜怒哀樂致中和之功而以戒懼慎獨爲要領者此也

艮爲不動心之學論

艮者不動心之學也所謂不動者非枯槁其心而已寂然不動[illegible]變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始也外不制則無以養其中此艮其趾所以无咎也既也天君不定則內外不能從然後艮其腓所以未快也孟子曰是氣也而反動其心[illegible]於外之說乎又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見己立乎其大者之

說乎雖然知求之於心矣而又枯槁其心如告子之斷言語絕心行而謂其心不動之速是猶人之柴槁辟戾者不能俯仰屈伸而以爲尸居者也名曰定之而使明而實過之而使義其於苗也名曰助之而使長而實揠之而使枯是雖不動而何足貴乎必也如六四之艮其身然後視聽言動必復於孟子所謂養氣者也所謂配義與道者也必也如六五之艮輔然後理達氣和其言乃雅孟子所謂知言者也所謂發政行事者也至於此然後可言敦艮之道益積累以厚之涵養以熟之所存者仁義之心而非虛所握者動靜之機而非固其與曲學之言止者異矣苟不能厚其終而要其成則又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者也

卦爻辭論

易之書爲卜筮而作也而其精極於陰陽性命其顯包于品物羣形其繁周于日用感應蓋自卦畫既成而斯三者備矣後之聖人因其所蘊而繫之以辭然易之辭獨與他經異者言出於象有象而後有言義以備占一占自爲一義一占則不必其相屬義則不必其相應非若諸經之文從字順而義類貫通也神而明之則其言有典常舉而措之則其道有典禮又未嘗不文從字順而義類貫通此易之爲書所以至精至變至神而不可以淺迹膠而私見滯也學易之至者無如孔子孔子之言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率辭揆方則有典常又曰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又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嗚呼聖人之學易蓋如此京房焦贛數之賊也輔嗣康伯義之翳也邵氏出而洩圖之秘程子生而闡道之微於是羲皇之所以觀察而作文周之所以憂患而興孔子之所以假年而學理義象數如日揭然是二子之書者微朱子亦孰與尊信而表章之哉且邵子之書理精矣而主於推步與卜筮異程子之書義備矣而主於論道與象占殊是於作易之本與學易之要蓋猶有所未發焉者至於朱子一以卜筮果其要所以釋易者甚近且淺而至精之理無不存也至變之用無不周也至神之機無不寓也

使易之爲言必根於象使易之爲象必當於占片辭隻字該貫包含以爲虛而可以盡天下之實也以爲小而可以窮天下之大也四聖不傳之心不此而若合符節矣雖然名之命也辭之繫也蓋確乎其不可易朱子之釋名辭界矣賁之中虛而合物何以不爲頤噬嗑之往來而交錯亦可以爲賁萬物皆有常理何以雷風則爲恒萬類皆無停機豈必火山乃爲旅他若其名之可相易義之可相通者蓋未可一二數更聖越神之心思宜不若是其漶漫也朱子非不知

之而以爲未可臆說故因孔氏之舊而約畧其旨以俟後聖意至深也愚以謂塞宇宙亘古今一理而已矣理之所在伏羲所以創文王所以修孔聖所以翼出乎理則非所以爲聖人也苟能窮理之至則其心與聖人通性命之理變化之妙萬物萬事之幾瞭然乎心目所謂易者具吾心之圖神方智而已然後銖而較之至于石而不爽寸而累之至于丈而不謬六十四卦之爲質三百八十四爻之爲物一一見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眞有所謂擬初辭而得其終觀彖辭而識其半者則雖聖人復生亦將可以質之而無疑此又朱子所未盡而有待于後人者也非夫潔淨精微而不賊者其誰與望乎

蓍數論

天地之體數八其用數七體數八者若河圖洛書之數虛其中央則四正四隅皆爲八也其用在天而有定時在地而有常處是以謂之體也用數七者又以體數均爲十分則用者常七不用者常三譬如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加以晨昏可辨之色爲晝七分而

夜三分一年一元之數皆開於寅而閉於戌是以謂之用也易之有卦者體也故其數用八八八六十四而卦成其爲物靜其爲德方其在大傳所稱則體天地之撰而符四氣之行其有蓍者用也故其數用七七七四十九而用備其爲物動其爲德圓其在大傳所稱則當期之日而紀律之贏縮則合其說而推之四十九者一歲之策數也一歲[illegible]八日[illegible]四氣四十八弦四十八弦者以三百六旬成數而論也并其五日四分日之一者爲四十九是故二以分

之歲之陰陽判矣四以揲之月之望晦二弦具矣一歲寒暑之運有十二月一變左右之策有十二揲也掛一者在用不用之閒也在用不用之閒者何也用之以分而不用之以揲也不用之以揲而又用之以歸也以蓍之理斷之則亦用者七不用者三何取乎用者七不用者三也準以一弦之數爲七日四分日之一也盈者因氣而見故分二之後遂除其一策以爲氣盈虛者推朔而知故揲之而見有餘則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合掛與扐而奇積焉綜三歲

之閏則月成矣綜三變之奇則爻見矣大傳所謂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蓋就一變之中而取其義耳實則三變既成方應一閏之數是故策者以當日也爻者以當月也卦者以當歲也二篇之爻三百八十有四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三十二歲月日之數三十二歲之月三百八十有四其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蓋閏歲於是而一終也是以易道應之愚按自易而下如焦京揚雄卦氣太元之屬以卦爻準曆者多矣然皆增損其數不符於自然如卦氣則減震

兌離坎之二十四爻太元則增踦嬴之二贊是皆人欲之私穿鑿傅會之巧是故識者譏焉邵堯夫經世除乾坤離坎以與成數未離乎卦氣之法蔡氏範數爲九九八十一以紀氣候司馬潛虛爲三百八十五變而又減其二十則又太元之支流耳彼此相非直以五十而笑百步也蓋不知易者理義之原象數之本其循環終始與天地同流不待於割截而始配惟蓍法則乘除進退其於一歲盈虛之理實有取焉而其算亦自妙合自唐僧一行以大衍命曆以策應弦

以揲應月蓋已得其大致然其前後之說尚多牽挽又不知一月爲三十之成數與掛一爲氣盈之閏分是以推算不密而歲分尚餘於四十九策之外則其與參算四分之曆相去直一間耳愚嘗以大傳蓍數反逆推之至于顛倒爛熟然後陰陽變化之道日月贏縮之紀躍然于布蓍之閒始信古人所謂迎日推策者或得諸此夫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後之譚易者雖復窮象之微妙盡數之毫忽而不得孔氏以爲之宗吾見其益滯漫而無當也

序卦論

易之有序卦何義也曰大傳具之矣禮始于冠昏書始于釐降詩始于后妃之賢春秋始于惠公仲子之事是故易之始于乾坤咸恒也明陰陽之際也坎離者乾坤之交也既未濟者又坎離之交也是故易之終于坎離既未濟也明陰陽之交也也[illegible]家以下中孚小過以上觀其所序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文中子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夫時之相生有相因者有相反者人之乘時有因時而順之者有因時而制之者以治繼治以亂繼亂者謂之因以治繼亂以亂繼治者謂之反將治而使之治已治而持其治者謂之順將亂而使無亂已亂而反之治者謂之制斯義也通乎一念天理存亡之幾達而國家政事治忽之大微而民用趨避吉凶之細大而天地陰陽消長之常莫不有相因相反之義焉莫不有順之制之之理焉是故通于序卦之說者其於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或曰序卦之說求于十翼而不及大象也與曰自乾坤十卦而至否泰則天地之交也自咸

恒十卦而至損益則山澤雷風之交也坎離之前有頤大過焉既未濟之前有中孚小過焉如此之類豈爲於象無取哉又當以大例九卦之說推之蓋上下篇卦各[illegible]十有[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復也在下篇則[illegible]卦而至履履五卦而至謙謙九卦而至復復六卦而上篇終矣咸恒十卦而至損益[illegible]九卦而至困井困井九卦而至巽兌巽兌六卦而下篇備矣上下篇卦以三十卦爲斷以十五卦爲限九十者天地之終始也五六者天地之中數也數之極則必變數之中則必過過與變而憂患生焉是故惟除乾咸爲之始兌爲之終其餘則皆憂患之卦也六十四卦皆憂患而有作作乎六十四卦之理則皆所以審憂患之理而獨九卦云爾者其意益有深焉神明其道而不繫則於易也幾矣是故言易而局於象數者其失也膠專於義理者其失也泛

十六卦論

邵子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此

十六事者即六十四卦之中畫而互成十六卦者也十六事又生于四象之交則四象者又即乾坤既未濟之具體而微者也夫天道之消息盈虛人事之吉凶善惡彝倫之敘戮情偽之攻取制事之權衡撥道之模範六十四卦之稱名取類備矣雖然秉運者察變知幾未有大於剝復夬姤者也明倫者造端謹始未有大於漸歸妹家人睽者也審勢者度緩急權輕重未有大於蹇解頤大過者也言乎其分之一定而不易則歸於乾坤言乎其變之迭運而不窮則歸於

既未濟是故十六卦者六十四卦之樞要也學易者先識乾坤之大義以立其綱明於既未濟之樞機以審其用由是剝復夬姤尚天行而見之微漸歸妹家人睽謹人倫而辨之早量時勢而後動則蹇解其緩急之宜也守義理而不遷則頤大過其輕重之則也

互卦論

道之消息盈虛行人事之善惡臧否故爲用也其定理則歸於乾坤其變動則歸於既未濟而已故爲綱也剝復陰極陽生陽之始也夬姤陽極陰生陰之始也漸歸妹陽卦與陰卦交交泰之象陽之中也頤大過陽卦與陰卦判不交之象陰之中也蹇解三陽之卦陽之終也家人睽三陰之卦陰之終也陽六卦皆主震艮始則交於坤母孕男也中交於巽兌求其配也終交於坎從其類也陰六卦皆主巽兌始則交於乾父生女也中交於震艮求其配也終交於離從其類也探始則陰陽互根而孕育之理與致用則男女相求而婚姻之道正辨物則以類相從內外之分嚴而禮義有所錯矣剝復夬姤以天道爲人事之端漸

歸妹頤大過蹇解家人睽以人事爲天行之應剝而復則陽用事其既也交於陰有循序而禮合有逆節而情動其究也爲蹇爲解治外者以之夬而姤則陰用事其既也交於陽有役陽而致養有疑陽而交爭其究也爲家人爲睽治內者以之陽之道始於體之正故乾坤統陽陰之道始于用之交故既未濟統焉此互卦之義也

十二卦時義時用論

易之用皆以趨時而卦時以贊其大者凡十二卦稱

時者四時而稱義者五時而稱用者三夫時者何也曰時者天也有順而播者有逆而成者義者何也曰義者宜也有宜此而値其時者有値其時而宜此者用者何也曰用者可施也有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有可而用之以有功者頤大過解革何以稱時也解以生之頤以養之此天地之仁氣所謂順而播之也革以更之大過以固之此天地之義氣所謂逆而成之也非無義也非無用也而時爲大豫隨遯姤旅時而稱義何也以致豫則于順動宜以致隨則于貞宜

此兼善之義也以明決者宜于遯以見幾者宜于姤以柔正者宜于旅此獨善之義也無時不有無用不然故稱義焉坎睽蹇時而稱用何也坎非所用而于設險則固睽非所用而于男女則別此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也止非當用而于見險則智此可而用之以有功者也因其時當其宜故稱用焉何以皆爲大也曰時者天也終始萬物之道大何加與義者宜也不離道不失義大哉時之經也用者適也時則用不時則不用大哉時之權也曰盡此乎曰象天地聖人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悉之矣同此者以此類之異此者以此通之皆時也皆義也皆用也故曰易之用皆以趨時也

聞樂知德論

禮樂二者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然禮先而樂後禮以制治而樂以象成故曰於樂觀其深矣言其本於性情流乎德化其效至於淪肌浹髓而不自知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知政知德之說也且夫政與德固相爲表裏之謂非

政則德無所施非德則政無所本德者人君所躬行而心得而禮樂則皆政之屬也今以政歸禮以德歸樂何哉蓋本德以敷政則禮於是行而民以節矣以其先也故言政者歸之禮也政成而德洽則樂於是興而民以和矣以其後也故言德者歸之樂也雖然樂之所自作者非一有陳祖宗之功德者則如商之元王相土成湯武丁周之后稷公劉古公王季后嗣述而歌之者是也有象己之功德者則如韶樂作於舜大武作於武九成以象代堯六成以象滅商靡其

歌觀其舞則知其當日之事與志皆是也若乃朝會燕饗征行憯還則敘其交懽之心致其勤勉之誠道其閒勞盡下之意於以被之絃歌用之朝廷學校至於民閒鄉黨閭巷之樂則多采之謠俗之所得如周有二南邶鄘以下十五國之什漢有趙代秦楚之謳而擇其辭之美志之善可以語可以道古於以用之黎庶而以感民心以淑民身此則樂之大致然也然此四者源流之所自不同而皆謂可以觀德則又何哉蓋祖宗之德德也己之德亦德也上下交而志同

德之行也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德之至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漢氏以還四者之迹僅存而其意微矣故郊廟宮庭閭巷之所用猶是也然班固謂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則所謂陳祖宗之功德者無矣武帝天馬之歌汲黯之所不悅秦王破陣之樂魏徵之所不觀則所以象己之功德者寡矣君臣賡答之詩固多有之然頌美相悅之辭多而忠愛交勉之誼寡又未嘗叶管絃示臣庶也則朝廷學校之聲與民閒沉湎鄭衛之俗千年不變而鄉黨閭巷之音

歟所以然者其立國根本既無積德累仁之實而又禮法之不制教化之不修三綱之不正九疇之不敘太和之俗不成故雅頌之聲不興使其樂猶在也吾知不必季札子貢而知其德之涼矣然則樂之道其終不可復乎曰亦視其德而已矣[illegible]有言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祖宗功德不可誣矣[illegible]修教化正三綱敘九疇其本正矣然後取[illegible]之樂潤色其聲音累洽其律呂務使學士大夫皆能習其

文而知其意辨其節而通其道至民閒之樂雖未可以驟變然所謂默成於風俗而潛移於人心者其理不可誣也風俗既成人心既移則即今俗樂而頗采然江王氏之詩取其行孝弟忠貞節烈之行而歌舞之以興善志以勸淳風以為復古樂之漸禮樂之道夫豈遠乎哉[illegible]之不務而刻代修文之末好古之儒方且欲復[illegible]律[illegible]之間似乎俗[illegible]之算不得而樂卒不可[illegible]劉向皋陶之刑之論可為[illegible]復而歎息也

朱呂說詩論

朱呂說詩之義不同。呂据思無邪之指，曰三百篇皆性情之正，可以被之弦歌者也。朱据鄭聲淫之訓，曰所謂雅鄭者，卽二雅與鄭詩也。然則孰爲得聖人之意，曰朱得之。然則何以處夫無邪之說，曰無者猶毋也，禁止之也。詩教如此，非槩詩辭也。然以愚觀之，鄭衛之在詩也，不過十之一。淫者之詩之在鄭衛也，其灼灼著者，亦十之一耳。然則悖於禮而傷於敎，必不可云無邪者，纔百一也。何害夫全詩之爲性情之正而可被之弦歌乎。聖人於此，何不幷夫百一者而刪

之，而猶存之，曰，俗化之不知，則勸戒之不明。有桑中洧外之人，則東門風雨所以貴也。今欲旌顯幽節，必先列强暴者之罪狀，此數詩罪狀也。其俗如此，而猶有王澤民彝在焉，如晦而不輟其音，如雲而不亂其意，此所以爲性情之正，而可以觀可以興者此也。漢廣之游女，有求之者矣，行露野麕之貞人，有誘之者矣，幸而求之誘之無傳，詩人以其有之而兼載焉。固所以形惡而彰善，而又何嫌乎。以是其說與朱子少異，曰無異也。朱子不謂鄭衛純淫詩也，但謂有之而盡文以正者非爾，然朱子之言無邪也，爲讀者言也。吾則以王澤民彝之猶在，察其無邪焉，似乎折朱呂之中者。此則末學僭妄之過也。夫蓋朱子晩年，而雅自信於易卜筮、詩雅鄭之說，夫卜筮之爲本義，不可易矣，然象爻辭之根於理而用於占，則相爲本末，不可偏廢，後之君子必將折朱程之中以說易，猶詩之志也。曰鄭風之系以淫也已多，曰此亦朱子意之，而初不以爲定論也。大旨立，則此亦淺事，爾區區辨此，是亦不爭於室而噪於門也。

天九重論

西人言天有十二重，其三者不可攷校，可信者九重而已。曰月天也，水星天也，金星天也，日天也，火星天也，木星天也，土星天也，恒星天也，宗動天也。月天最近地，漸而愈遠至於宗動極焉。然又謂金水與日同天，則直七重而已。宗動者，衆動之宗也，其行不息而有常，恒星以下皆隨之而皆不如宗動之速，故古者謂七緯東行，以退度爲行度也。今所謂恒星亦東行，則古所謂歲差是也。古者以恒星爲天體，故謂之歲

著今也以宗動爲天體故謂之恒星行度其致一也凡九重者近內者西行愈遲東行愈速近外者西行愈速東行愈遲東行者退度也推算以之西行者行度也論天以之今置流于此自邊而引之旋則近中者緩矣自中而引之旋則近邊者緩矣宗動之天急旋於外若或引之其彌近地心而彌緩者勢也地之凝而不動者非獨形氣清濁之分而已蓋旋於外者必有其紐於中爲兩端之紐者南北二極是也爲中間之紐者地心是也然二極爲動宗故豎不動而懸

旋旋於其所而不覺焉爾地不爲動宗故直凝而不動氣則應焉而形則否矣要之則所謂九重者皆非質也如層雲焉層湧而升如二水焉合流而逝今觀雲之有背馳而水之有滯流者則明乎一氣參差之故矣

歲分消長論

歲分消長之說元郭太史所立蓋上攷往古而百年長一是前之歲分愈多也下驗將來百年消一是後之歲分愈少也縱今纔二四百年而其說已不効蓋

歲分又漸多矣故今之知曆者推究其根以爲由於最高之行最高者何日行最高處也行最高則見其遲而不及一度所謂縮度也行最庳則見其疾而餘於一度所謂贏度也自古曆志皆定以夏至行縮度冬至行贏度而亦未知歲分消長之根在於此也今推最高庳之度乃不定在二至自至元以前則未及二至今又過二至六七度矣凡夫行最庳之日應極疾而有遲度方其正在冬至則未及時而晷景已短行疾故也若未至冬至或過冬至則晷景短之

時分以漸而增行稍遲故也凡言歲分者以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爲率而郭太史作曆之時適當極疾之候未究其根由於最庳又未知最庳之行不定在此故疑爲歲分之消一往不復而推之將來以百年消一爲期也今最庳既過冬至則冬至之日行以漸而遲歲分以漸而增可知矣然歲分非其有增減也以冬至之日直其遲疾之分而得名爾若令自今年夏至算至明年夏至以爲歲分則歲分極少之年乃其極多之年矣以彼補此歲之定分仍無消長此又

不可不知也。

留侯武侯論

留侯武侯皆漢之傑也論者或以留侯出必於其擬應必於其會其事漢也若寄其遇侯封以行其志若神龍之變化於八紘之內而不可羈以秦也武侯者正志於結托之初自任以興復之重忘乎時之不可爲以瘁其躬於是乎疑二子者所衡之理殊所趣之致異故其出處始終大較不同若此雖然君子之於人益莫大乎論其世也留侯之君非漢也韓也雖然漢王於邂逅之間知天授之主而韓國猶存則於漢有不純臣之義及乎韓亡而歸漢而後主臣之交定矣前此之往來去就於漢者蓋古之君子拳拳故舊之心豈若戰國之士朝秦暮楚者哉九域已一叛亂已[illegible]雖都已建嫡庶已定時則謝成功遠人事[illegible][illegible]導引從赤松武侯處於[illegible]之中承三顧之寵投合之契直許與以[illegible]歸我行而其漢[illegible]假合留侯生秦興而復重[illegible]克其傾家報韓之心則將欲死

殆非所難而值其[illegible]指顧之間大業早就則躬耕之初服[illegible]之不忘其與飄然世外遊者意豈異哉論者又謂武侯弘毅忠壯[illegible]然服布四體以盡其心留侯優游講諫若有所慢而難發故一則有從容之論一則有王人之蘊夫古之君子其出也所以直己行志也然亦將以順時變[illegible]故外度其主內度其身[illegible]武侯晚年關外之節而留侯初終[illegible]在易次之六四近君以濟險而曰納約自牖无咎蹇之六二得其正應居外乎難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豈可以是疑坎四之委蛇稱蹇二之亮節哉傳曰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武侯屬蹇二之節故在外而譽不虧留侯有納約之心故[illegible]而事獲[illegible]大故一卦之義留侯武侯當之矣[illegible]以合於三代之英以[illegible]君臣之際良之功成[illegible]其高而[illegible]也則報五世相韓之[illegible]其大而[illegible]也此其志如日月之光而行有冰霜之潔[illegible]

之士贊世之流哉或者乃謂亮三顧而出而良未免於挾策干人以爲僥倖夫良有不共戴天之怨於虎狼之秦有能報之者良所從也秦項滅而良之志畢良豈區區功名之士哉故曰君子之於古人豈苟焉而已亦莫大乎有以論其世也

榕村全集卷之十六

說一

性說一

夫性也者至近而難明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難明者其以此與釋氏之言性也以爲如鏡之明[illegible]物而無不照也程氏之言性也以爲如穀之種然本生物而生理具焉是故由釋之言無者其體也其有者其用之象如夢如幻者也由程之言有者其體也其無者也

無而涵有萬象森然者也夫穀木屬也其德仁鏡金屬也其德智二氏其皆有見者乎何以決其是非哉曰元統天仁統性知元然後知天知仁然後知性由程者於經也合由釋者於聖也異吾於乾坤二卦知之矣然則仁智二與曰不二吾不曰無而涵有者乎[illegible]不又曰聖人心如止水明鏡者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illegible]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仁以智爲根智以仁爲本釋氏之學只見其寂密者幾矣所謂覺者智矣而不本仁以統之故見其物

之拘礙至於幻天以妄人世設淫辭而不自知孟氏言性有四德而舉其綱則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人心也此其以仁統之者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水之鑿如鯀鄣洪水逆其勢而不行智之鑿如告子止其心而不動矜其智而非性者無仁以統之則非所謂順其自然之故而利也猶是可以定見仁見智之說

性說二

孔子而後孟氏獨出諸儒者以明性也程朱得繼孔孟之統者亦以明性也推是則由堯舜至湯以其能明維皇降衷而已由湯至文王以其能明乾元天德而已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然文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惟顏曾以及于孟子爲聞道爲知性千五百年如董揚王韓者猶離合於其說性之難明也如是周程朱子明之矣未久而又晦其所謂說者周程朱之言也而未嘗心知之則猶晦而已矣嘗謂學者於道不疑而誦焉者無疑而言焉者繼

絅之過大於粗何則誦焉者其言存焉者其指亡也元至明初誦焉者也故無大過其後聰明之士若求所以通其指焉整菴羅氏盧齋蔡氏則謂氣外無理朱子所云有理而後有氣者非也姚江王氏則謂心外無性朱子所云性具於心者非也守溪王氏以心之精神言性而姚江善之其明鏡之喻與釋正同也夫理猶性也氣猶心也王固淫於釋者羅蔡皆據儒以觝釋而論乃相似且惡其所謂精英者而存其爐粕豈非所執又出其下者與吾故曰疑焉意焉者

之過也然則如之何曰信孔孟程朱之說而必求其指得於心焉止矣易言形上者道形下者器道不離乎器意不離乎象而終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之謂疑信之極粗耶繆耶夫焉得參於其間哉

心性說

爲釋氏之學者例以鑑水喻性謂其至虛而無不照而有與不相得也吾讀程張之書益以木火喻之謂如種之有生意焉合之而必發謂如日之有光者

積之而必耀然則性有也此吾所以異乎彼之無與
或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何木火金水之殊曰陽體性陰體陽木火陽也故其所涵者性也金水陰也故其所涵者陽也亦性也今夫石扣之則火焉今夫水滋之則木焉是其所以涵陽而體性者而何光景之足喻然則光景何喻也曰生理以喻性光景以喻心性發於陽而涵於陰水火木金之生理似之心感於實而寂於虛水火木金之光景似之火日外光金水內光者心象也非所以語性也然因金水之能受陽

則知其中之有陽矣月所以受日光者以其中有陽精也故指其體陽精者以為性則可指月之魄為性則不可金水受日火之光而能返映則知性之未嘗絕也若夫納景於虛無者猶人夢寐之變云爾指夢寐之變以為應物而曰大地山河衆生萬有皆幻也此釋氏之蔽與

仁說

性生理也心生機也生理與生機合之謂仁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然則人之為人一仁焉盡矣大傳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何哉夫一歲而統言之則元氣而已分之則春秋也又分之則四時也一心而統言之則生理而已分之則仁義也又分之則四德也元氣無不貫故春統四時生理無不周故仁統四德天地之道始于北生于東盛于南成于西然則智在仁之先者也禮與義在仁之後者也仁非智無由動故曰智在仁之先非節莫行也非宜莫止也故曰禮與義在仁之後是故君子之學始於窮理以求知者智也謹節而

孰焉者禮也守禮而安焉者義也此謂性之德此謂為人之序也昔之言道者多矣其專於求仁者自孔門始顏子之博文曾子之格物子夏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吾所謂窮理以求知者與顏子視聽言動之力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貴吾所謂謹節而熟焉者與夫子以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吾所謂守理而安焉者與仁合衆德而成名故德之成也則名之曰仁人求仁者必合衆德焉故智也禮也義也皆所以為仁也故曰仁之

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又曰甚哉仁之難成也僕焉日有孳孳而後已

人說一

日月吾身之耳目也五行吾身之氣血骨肉也風雨雲霧雷霆雪霜吾身之吹噴噓呵汗洟涕液也稚壯老者天地之一終一始也疾病康寧者天地之一治一亂也晝有爲宵有夢者天地之出明入幽光照靈秘也是故世之治也三辰順六氣和岸谷高深河嶽翕闢人鬼之分判地天之通絕王道休明而怪神寥

闊及其亂也日月告凶星辰顚隕岸谷交呑陵原倒易妖孽之變生而顚道爲民惑人之康也則清華上浮純美內蓄蒸潤營流宫衛滌溢神明舍於中宮客影沒於夢寐及其病也瞢爾而瞑蕩然而荒火升水降精竄魂府虛邪盛發而闇見不祥是故天地亂則人失其職身病則心爽其常呼人者天地之主心者形氣之君也心無病則身病何由作人無亂則天地之亂何由根故病起于心而亂興于人善醫者按脈引理以燦其府藏善治者揆時察變以抑其人倫人

治則兩儀自得心平則百體皆泰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又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身是故古之聖者致中導和體信而達順效斯術者謂之虞唐鄒魯以下世傳其方不明乎此則不足以建人位而稱皇貞大道而佐王

人說二

父母所生曰子草木實亦曰子說文者以子者孳也動植有子而生道不窮矣故人之爲天地子也天地之道所由不窮者也禽獸之生于天地也與人同然

古稱天地者不存焉譬之人則五穀也禽獸則稊稗也人則嘉果也禽獸則酸辛也夫人者中和之氣寓焉宵天地之本然則其名天地子也宜矣人而曠乎其爲人者五穀而化稊稗者也嘉果而變酸辛者也故完之與天地相似而失之者違禽獸不遠聖賢者全體所生使之爲其種者也帝王者奉付所攝使之盡其植者也樹之神器於貢天地之神器於人舍人而言天地之道者猶棄實而問枝葉必非其名而誤其種矣是故良農治圃孜孜於其地所以植之

廣也又欲其種之蕃也聖人賢士孜孜於善其身善其類欲貴天地之貴者於不毀也又欲久入地之久者於無窮也

鬼神說

或以夢寐言鬼神余謂非喻也鬼神與人其心思與動作而已矣寂記與經營而已矣動作而經營者必有事焉事之興滅物之生死也於是而歸於心休於寂則鬼神之謂也動作而經營者無心乎心寄於事者也神體乎物者也寂記於心者無事乎事息於心

者也物泯乎神者也事已而在物過而化乎化者其迹也存者其神也迹則事已而亦不復在也榮枯欣戚尋之而不可復追也豈獨生死之際神人之分哉事之滅而又興者其釋氏廻環之說乎滅而又興非昔事也其所以事者同而已矣如以迹則昨之飲茹者今可復蓄乎適之語言者後可復族乎不以迹則萬古同流者也又何賴於廻環之說乎是故天地山川精氣之物也鎮古而其存人事代化其魂之變也與滅而不熄物之精爲鬼氣爲神魂之動爲神靜爲

鬼魂聚於氣魄藏於精以是知人行於天而鬼宅於地也言聖賢上與天合者謂其昭明與神化長流非若凡物之泯然消沉存爲滯魄而已矣然則夢寐之景又何居乎曰夢寐之景亦有與[illegible]焉而非其眞也喻則鑑水之鑑物乎鑑水之光明[illegible]所鑑之物非鬼神也然因鑑水之光明而有所鑑之物因鬼神之靈而有夢異之[illegible]心思寂記之[illegible]而有夢寐之事此非鬼神之眞也是故變異之有徵夢寐之有應古有占焉而不可與卜筮祭祀比蓋此所感通

者鬼神之本體不掩而常在彼所形見者鬼神之光景或有而或無也異氏專以寐夢言人鬼則妄矣

魂魄說一

魂之靈喻人魄之靈喻鬼故魂返而歸於魄人返而歸於鬼歸於魄則無迹矣歸於鬼則無形無[illegible]無[illegible]其靈安在曰靜而常在者也其有之相感通者何曰魂魄人鬼相依而不相離者也交則爲主[illegible]魂爲主而交於魄者[illegible]是也[illegible]者寐夢是也人爲主而交於鬼者[illegible]祭祀[illegible]是也

主而交於人者吉凶警告是也。然則孰爲正。曰陽動而陰靜，陽感而陰應，故陽交者正也，陰交於陽者變也。陽交於陰，其感通也昭明而不昧；陰交於陽，其感通也髣髴而無常。然則當其無感而鬼之情狀何如。曰如魄然，靜而常在而已。其有動者，感也。感皆人也。人交鬼，固人之爲也；鬼交人，亦人之爲也。故夢寐亦思爲之致爾。有賢聖之爲明神者，若何。曰是之謂鬼而神者也。天地曰神，故常伸；常伸者無窮。人死曰鬼，故有歸；有歸者不返，是故鬼也者，非以氣類求

之則寂而已矣。如其人之精神上與天地合也，則鬼而神矣。鬼而神，則亦與天地常伸而不窮。人固有存記之事與耳目心思維繫凝結而昭昭然長流以終身者，如聖賢之天壤俱敝也。

魂魄說二

或言人之死也，形氣既離則散而無矣。鬼神之說，所謂神道設教者與。曰予未知人，則以物驗之。夫謂神形合而有知者，不謂如草木之屬但具香氣也與。今夫枯槁之屬，雖爲灰燼，未有不如其本性以發於人者也，是其魄之靈不銷也。其香氣之所觸，或經時而薰染，是其魂之靈不滅也。魄不銷，魂不滅，則雖無生榮之勢、雨露之食，而亦避風濕之漂蝕，逐陰晴而燥潤，是其靈之離而未散，微而未嘗無者也。或曰此爲餘氣之暫然者爾，豈長存者哉。曰既爲餘氣而暫之然，則爲精氣而可以常存，其致一也。故夫槁落之物也，護之則氣完，棄之則氣散，況尤至精之物也。久之則彌馨，陳之則彌寶。聖人之制爲墓藏祭享也，爲使人勿棄也；其敎人以順事於生也，爲使人可久也。曰

凡此所譬，即以體魄喻爾。吾聞古者達人志士外形骸遺肢體者，則又何藉焉。曰今有得良藥者，服而吞之爲可以益氣；得異香者，聚而焚之爲可以降神。夫人神之靈大矣，而是物者與之合體，豈不賢於斂龐以哉。我則夫人之道與天地同流，又未可以是區區論也。作魂魄說。

後天圖補說

八卦以天道言之，一而已矣。配之於人，則有兩說：一在衆人者，一在聖賢者。在衆人者，陰陽之判則形神

之分也故震者道心初動時也至巽而人心始伏矣離坤兌形氣用事道心著見者此時人心顯行者亦此時也人心既盛故至乾而不能無戰不能無戰者天理之不可息也至于形氣休歸其日夜之所息如濁水之暫澄則為坎勞艮止而道心又將發矣其在聖賢者陰陽之性則誠明之德也故震者戒慎恐懼以存其誠者也巽者省察克治以謹其幾者也離坤兌誠而明明而無不順且和也聖賢之誠不息發于外者未嘗不繼于中天德之剛純亦不已戰而無不

勝者也至于坎勞艮止則一真內疑成終成始而其道不窮矣說卦以天道言而聖人之道在其中然苟不知其在衆人者同具斯義則聖賢之學初不得其根據而所謂巽齊乾戰者亦不知其何所為而然也故復為之說如此

詩說

詩之說為先儒所汨沒至朱子而始得其意然其可疑者猶非一而足蓋先儒之說謂雅頌者朝廷之詩也宗廟之詩也西周之詩也國風自邶鄘以下列國之詩也東周之詩也二南文王之詩豳風則周公之詩也然如鄭衛之武公秦之襄公如序者之說固非盡東周矣小雅之篇所謂周宗既滅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亦豈西周之詩哉惟豳風之為周公詩若頌則有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不顯成康又足以明其非周公之作而魯頌則僖公詩也不又可見東遷之後無頌也且以事理揆之風者天子命太史陳詩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慶讓之典行故風謠達焉及其既東則天子不巡狩太師不采

風也舊矣今乃西京之采樂府之藏無一篇在者而盡出於東遷之後乎則其詩又孰采之而孰收之也如謂夫子周游所得則季札觀樂於魯而其篇什既備矣魯存六代禮樂故自韶箾夏濩以下皆具曾謂昭代樂府列國之詩太師之所掌者盡皆亡軼而反取東遷以後不隸於樂府莫之采而莫之收者以與易象春秋並藏而與韶夏濩武雅頌迭奏必不然矣先儒惟局於東西周之說故於孔子所謂詩亡者必曰雅亡也蓋既以雅為西而風為東則王迹熄自既

東故曰雅亡也近代長洲顧炎武反其説曰詩亡者直謂風亡云爾蓋西周之天子時陳於列國察其風俗知其政教而賞罰行焉此義明則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軼而與有存者則賞罰之義不明而春秋所以作余謂先儒之說既偏顧氏亦蔽於先儒之說從而爲之辭而益不可信以愚論之王者之詩必也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不獨風爲大小雅之詩亦必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西周之時巡狩述職通于天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其巡狩

也風詩作而慶讓黜陟隨之其述職也雅詩作而慶讓黜陟亦隨之凡今之風雅云者大抵此類也其東周以後之風雅則亦列國之遺俗時有偶篇京周之故老閔時思舊各以其體附之者也二南蓋西周畿內之風而不盡出於文王頌亦西周列廟之樂而非盡作於周公如此則風詩所謂甚淇緇衣雅詩所謂周宗既滅褒姒滅之二南所謂王姬之車周頌所謂不顯成康云者不亦釋然而皆可通已乎而于詩亡云者蓋言風雅俱亡也東遷以後巡狩述職不行則

風雅俱亡矣纔有所謂苟俗之歌謠故老之咏嘆然皆變風變雅之餘音而無當於明時黜陟勸懲之義則其謂之亡也固宜春秋具列國之貞淫治亂而施褒貶焉則風之指也明王事之禮樂征伐而謹僭濫[illegible]則其[illegible]周[illegible]東西[illegible]衛爲殷都故不及於列國如頌之以商繼周者非以服事

殷革命[illegible]文武周公之志也[illegible]當時紂在北方而文王之化先行於南故其詩曰南如予之說則南[illegible]取焉曰謂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蓋見詩有漢廣江汜之[illegible]風殺伐而南方[illegible]以歌南風然則二南[illegible]以雅以內以[illegible]其以此而[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多矣朱子[illegible]

如此而盡變之其不以爲怪妄變名雖然不直則道不見而古人有蓄疑之戒直其所疑以俟夫世之君子學者之事也

周禮三德六德說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則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

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與樂教胄子之司皆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爲之本故又攝養之於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學而有殊者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於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爲道本其曰敏德即勤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爲行本其曰孝德即篤於六行之謂但自民閒言之則有婣睦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

以取友親師爲要故設六行與此三行爲不同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之則道而不徒爲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所教之藝者即所養之道之實也至于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蓋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祗庸即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即孝

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卽六藝也行卽六行也忠信卽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爲道本而以學爲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爲六德以敎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克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蓋不應四

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蘊也

國語伶州鳩上宮下宮節

按上宮下宮之說韋昭以夷則無射陽氣在地上故謂之上宮黃鐘大蔟陽氣在地下故謂之下宮似矣而非也上下恐卽謂聲之高下蓋黃鐘太簇之聲濁而下夷則無射之聲淸而高也然辰在戊上而用夷則之宮亦無義理布戎以厲六師而用黃鐘和緩之聲布憲施舍而用無射淸剽之律尤無義理也是蓋

王方欲鑄無射之鐘州鳩意在諫止頗以爲渦家傷財容民實以是爲武成之終無乃啓之與愚謂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皆無射也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皆黃鐘也俗無射在夷則之後黃鐘之前黃鐘在太簇之前無射之後前者爲下後者爲上故舉其前後而有上宮下宮之名無射者乾爲金氣戰陣所宜故舜陣布戎則用之且當癸亥夜陣之時辰正在戊辰謂日所次地平之位也無射之律正與戊合因而吹之以達其氣既用之畢陳則遂以之而布戎也

黃鐘者律之初而氣之始故布令布憲與民更新則用之管極長聲極和而氣極厚以是更始於民繼周之曆所以長久其以此夫然不著本律之宮而必以他律上下爲名者蓋古本律自爲宮則可爾周官黃鍾爲宮之類是也若古本律之宮則文勢不順呂今黃鐘之宮乃別作一器而名之名也今古某律之上宮某律之下宮借其旋相爲宮者以命位猶之某之商某之角之意也古無射則先上而後下黃鐘則先下而後上者夷則本在無射之前黃鐘則爲六律之首故其立文之法如此也或曰子

之爲說何謂焉曰言夜陳則是戊而非甲辰在戊而用律則爲無射而非夷則明矣此一證也司馬遷曰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殺氣相幷而音尚宮夫十二律殺氣幷者惟無射耳此其以無射爲宮無疑又一證也大司樂合祭之樂分用十二律獨無射闕焉此與不用商聲同意以此爲一戎衣之事而示天下弗服也又一證也樂廢其聲故器久而失王鑄之以補其失未非也而當日廢而不用之旨則未必知也州鳩述牧野之事迄于旅舍此與夫子之答賓牟賈者詳

其武功文德之先後以解商聲武舞之疑正同此又一證也蓋無射之聲殺聲也周人有大事于宗廟當以無射者則變而用南呂若當布憲施舍之時而用窮秋之殺聲則何優柔容民之有哉昔王朴之樂清高故武功競而國曆促藝祖下之運祚以長曾謂武王周公之智乃出藝祖下哉獨失於牧野戎事方興殺伐之聲于是一用偃武修文之後則大祭之樂去焉維時景王蓋亦留心於樂律者而未明其本意州鳩具以本末言之蓋緩而不迫節命之體也

呂覽黃帝使泠綸作律說

按黃鍾長九寸寸以十分爲法然史記云黃鍾八寸一者寸以九分爲法也既用八十一之數則與宮聲之數合故三分損一而下生林鍾五十四之徵又三分益一而生大簇七十二之商又三分損一而生南呂四十八之羽又三分益一而生姑洗六十四之角於是五聲窮矣變而通之以爲二變焉又三分損一而生應鍾四十二之變宮又三分益一而生蕤賓五十六之變徵由是七聲備焉此則黃鍾爲宮一均

之聲也泠綸取竹爲管之初先定黃鍾之管其長八寸一分乃以三分損益之法而穴其旁除全管宮聲之外蓋自七寸二分之太簇至四寸二分之應鍾凡三寸九分之中七律成焉故曰黃鍾之宮也開三寸九分而吹之者更迭而吹不出此三寸九分之内也其全管則黃鍾其餘則黃鍾之宮所合之五聲故曰次爲含少也此管既得然後知其損益之法制十二律以參驗之其諸律爲黃鍾所生者雖以異於此管則是此管得而十二律定矣故曰黃鍾之宮是爲律

木者此也呂氏作月令十二月應十二律之外又有季夏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則黃鐘之宮自爲一管而非子律之黃鐘無疑矣司馬遷律書既未之及班固又刪其數字以爲律志於是東漢以後紛紛沿襲而直謂有三寸九分之黃鐘也獨朱子深賴引梁武之律通十三絃者以證呂氏中央之說可謂深得其理然三寸九分之云則未及也予乃記其臆見如此子舊爲此說然素不解音律未之敢信也及見琴者調絃之法其隔絃以取聲者按第一絃之律位

則餘絃之散聲應之蓋一絃爲宮二絃爲商三絃爲角四絃爲徵五絃爲羽六絃爲少宮七絃爲少商者散聲也其每絃按徽所定損益相生之法則律位也今如按宮絃太簇之位則商絃散聲應之按商絃姑洗之位則角絃散聲應之按宮絃林鐘之位則徵絃散聲應之按宮絃南呂之位則羽絃散聲應之諸絃散聲皆猶諸律之全律也第一絃各律位皆猶黃鐘宮所含之少聲也而其所按之聲與全絃之散聲無不相應者然則黃鐘宮之七聲固而吹之其與諸律諧叶者信矣又記其說以俟知音者

修德說

人生所重惟在修德德者何也吾性中所自有中庸所謂性之德者是也其本則自天地而來與天地不相似則謂之悖德易言天地有四德曰元亨利貞然統之者元也其在人曰仁禮義智然統之者仁也蓋其統於元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其統於仁也故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然則人而不仁者如德何哉

德以仁爲本仁以孝爲本凡人生來有愛父母兄弟之孳情者此其終身立德之基也然恐自幼而長逐物變化如孟子之所云故聖賢教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益加以充養之道誦詩讀書欲其感發開明於此也敬行慎言欲其維持保任於此也溫恭朝夕之際常自檢省此藹然之意常流乎此廓然之心常在乎有所偏蔽輒自消磨有褊狹輒自開拓推論父母兄弟之親故舊朋友之愛鄉黨州里之於人情常使其惻含容之意多憤疾較爭之事少如此則於仁德之

人然後禮以節之義以成之智以通之庶幾乎可以進於德之盛矣

氣水言浮物說

韓子言由於氣孟子則先知言於養氣其說同與異與曰孟子之知言也知他人之言也韓子之所謂言則己之言也己之言故謂氣充而後言成他人之言故謂理辨而後氣可充也二子之意各有所之而可以觀其學焉凡孟子之汲汲於知言者將以集義養氣而治其心也凡韓子之汲汲於養氣者將以仁

義詩書之積而達之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說

或問太極圖主靜之說曰謂仁義禮智皆有動靜此一說也謂仁禮為動義智為靜此又一說也即朱子亦自分此兩說故其仁說既以仁義禮智為性之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之發矣而圖解則以中與仁為陽屬動正與義為陰屬靜此其二說之異各有互者也然則二說竟不可合與曰人心之與天地同運而並行仁義禮智之外無所謂動靜亦如天之春夏秋冬之外無所謂動靜也故其發也而藹然周流者謂之仁發之極也而燦然有文者謂之禮其斂也而截然斷制者謂之義斂之至也而湛然虛明者謂之智仁者由內而外動之始而未離乎靜義者自外而內靜之始而未離乎動也[illegible]者陰陽之交也孟子所謂仁人心義人路是也禮則[illegible]於[illegible]則靜而發於中此二者陰陽之純也夫[illegible]則智崇德禮廣業是也聖人之心一動一靜無非中正仁義之相為體用出此四者又烏有所謂寂然不動時哉雖

然蓋有之矣思慮未起事為未交即安得不謂之靜要之此即湛然虛明之極而智之德也又豈有出乎四者之外哉知以為湛然虛明之與專屬乎智之分而與靜而仁義禮智具焉之說相背也抑以為仁禮動而義智則靜而以動而[illegible]是非行焉之說相害也則又有以為智之一說四德也以其為靜之極而四德無不具也[illegible]以其為動之端而四德無不貫也故湛然虛明之時以為專屬乎智之分也可以為仁義禮智之性具焉也可以為然周

流之際以爲專屬乎仁之分也可以爲仁義禮智之用行焉也可盖智一靜則無所不靜矣是四德之所歸也仁一動則無所不動矣是四德之所起也由此觀之二者之說果相悖乎哉或曰人心介然而寂之頃甚微卽安得而以義智並爲靜也曰以吾固言之矣義者靜之始而未離乎動而智則靜而藏乎中者也雖然非有義之收斂安得智之歸藏如此其固哉義智之爲靜也明矣是故語動靜之大分則仁禮動也義智靜也語其動靜之交介然甚微之頃則仁智交

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四德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於易曰乾元曰坤元是求端於動也是孔子求仁之說也乾曰利貞坤亦曰利貞是根本於靜也是周子主靜之說也

主靜說

仁義禮智之發有就一事而四德具者則所謂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也有因事而發而四德行焉者則仁爲惻隱義爲羞惡禮爲辭遜智爲是非也一事而四德具者如五行行乎

天之氣生長收藏相爲終始也因事而發而四德形者如五行具乎地之質溫涼寒燠各一其性也二者之致殊矣而其理不殊故凡心之初發而藹然也是惻隱者爲之也發之於事而粲然也是辭遜者爲之也及其斂之而截然也是羞惡者爲之也斂之于密而湛然也是是非者爲之也若夫感於物而分應則見入井者惻隱而已矣而可以驗其心之初發見嘑蹴者羞惡而已矣而可以驗其心之始斂賓主酬酢而辭遜形焉而可以驗其發之所施見人善惡而是

非定焉而可以驗其存之所主此五行之氣所以播乎四時而四時之氣所以寓乎五行也朱子所謂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仁義禮智之用行者以因事而形者言之也所謂仁禮爲動義智爲靜者以一事而具者論之也一事而具者根乎心之德所謂動靜兩端立天地之大義因事而形者存乎物之感所謂游氣紛擾生萬物之散殊也至於四德之統夫仁而根夫智者則合二者而皆然其一事之發斂藏之爲智頫之爲仁者固不容說矣若夫感物而動動於

惻隱固仁也動於羞惡若辭遜若是非無適非仁也此其統夫仁者也是非之極定于內者則能應于愛惡辭受而不差此其根于智者也故明道以上蔡玩物羞惡之心爲惻隱伊川以譚虎色變恐懼之心爲眞知蓋此意也聖人之心湛然虛明其爲大智也固不期靜而自靜矣衆人之心未能然也居敬窮理以至於無欲而虛虛而明通則亦庶幾乎山下出泉而聖可學矣

說二

隱逸富貴君子說

花之表異於天地間曰香曰色菊之爲物其色淡其香逸隱逸之風也牡丹之爲物其色豔其香馥富貴之容也蓮也者其色潔其香清有君子之德特立而不孤叢居而不狎有君子之行出於深淖糞壤不近君子之志也結藕成房枝華而實君子之功也品旣如此感遇亦然菊之生也百卉腓萬木枯故詩人以

與亂離大易繫其剝廬乃能對元亮霜下之酌飽屈子日夕之飧豈非所謂時之窮而節之顯道之肥而身之癯者耶牡丹之生也春物盛景風至前有桃李之蹊後有芍藥之戲足以恣傾國之遨遊極樂園之靡麗斯又所謂得志於時而光耀於世者也惟蓮之生也方春而不競正陽而始露序必藏中合必坤土律應於宮數會於五蓮於是時其花始吐及乎秋風颯颯涼氣淒淒蘭桂方競而未歇而蓮獨翩其反而銷沉擺折委翳離披溷潛泥蟠無所尋覓其還與性

如蒹葭白露之伊人上下求之而路阻且躋斯夕非消息盛衰不失其時者乎溫陵蔡介夫曰蔚隱者為高也牡朴仕者為通也匯則君子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斯亦善於名古可以繼變通之志

五帝之世如夏說

四時之序往而必復者也一治一亂之數亦無往而不復是故每數百年而盛衰之變異亦如一歲之間氣候慘舒草木榮菀之異其變焉爾若夫皇帝王霸

之道則有往而不復之勢霸之末流極於秦氏未聞皇帝之復興也故王仲淹曰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霸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如是則運窮於霸冬不復春而康節之說不行曰數百年而盛衰者小四時之運也皇帝王霸者大四時之運也康節之意以為開闢以來道有升降而皇帝王霸分焉大將以極道德功力之變而[illegible]春秋之學也易書詩春秋之學既與道德功力之變數定則天理具矣人事周矣聖人之經世道法備矣由是則行其道而皇行帝[illegible]行霸道而霸運之汙隆盛衰也而致道有純疵人之賢不賢族生也而取數有多寡要不能出乎四者以為盛衰治亂之標而春夏秋冬之序乃相仍於無窮二者之說不相悖矣然則帝道其可復乎曰奚為而不可自漢而後不專霸也蓋有近于道者矣自是而雜王自是而帝自是而皇其孰能與之漢文帝之清靜無為其有皇之心乎仁厚恭儉其有帝之意乎唐太宗之納言致治其有王之思乎惜乎其汶道也雜而取數者淺也後有作者承百

代之敝當窮變之勢卓然而更始復古以乘天命則堯舜之道甚易簡而可行此敘書起唐虞之志也

敬義說

自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大率不外乎兩端虞書欽明欽其體也明其用也安汝止體之靜而正惟幾惟康用之動而宜也禹作洪範九疇其要在敬用五事蓋自一身貌言視聽之則以至萬物萬事之理無非[illegible]者然必以敬為體而後五事之用可以各盡其職湯武因之是以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訓有[illegible]

怠義勝欲之書太甲戒王反乎此而自訟故曰欲敗度縱敗禮無義也縱敗禮無敬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亦此意也以及中宗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之恭默思道行是堯舜禹相傳心法夫子特著其旨於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云者體用兼流其德不偏也曾子之學獨得其宗其述大學主於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善去惡謹獨之說雖若專以義言者然非敬則不能謹非有本體之誠則亦不能隨事而致其誠矣蓋自養之小學已教以恭

謹之道既入大學復進以窮究之功庶幾心存理明則誘使之謹獨以誠其身蓋包乎敬與知而並進非截然而有彼此先後之殊也子思之作中庸自戒謹恐懼以致其中自誠明以尊德性以至大德敦化而同乎至誠之歸皆由敬而造之之事也自謹獨以致其和自明誠而道問學以至小德川流而極乎聖人之盛皆由義而充之之功也孟子七篇多示人體驗擴充之要然非其心惕然而存則不能察仁義之端而充廣之必矣故其所謂操存得養求放心立大體

存心養性云者以爲斯以持敬言則不是以爲有此說無敬有察識擴充而無操持涵養亦非也就其對舉言之者則存其心以操持其心言也養其性以充長其仁義言也亦敬義之事也周子通書有言存誠撤之事也下言謹幾動義之事也故後又合而言之以君子乾乾不息以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則天理明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備以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既無義則其直內豈

有是處其論孟子之養氣也以爲必先有事於敬然非集義則亦無事皆此意也朱子之言尤極剖晰蓋曰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頹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則敬與知行渾然合一相須並進亦可見矣今人以爲敬自敬知行自知行而不知其相爲表裏而未始相離也其以中庸戒懼慎獨兩節俱言持敬而未及知行者此固拘牽文義不通之說其或知省察之兼乎克治矣亦未敢訟言謹獨之即爲行又復不知其中之有

窮理之功也且以首節屬之靜次節屬之動靜則用敬動則用謹自古聖賢相傳夾持心法皆支離割裂而不可尋矣原夫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則敬蓋爲義而存不然則是異學之操其心不足尚也故不特念慮之起事物之交義於是乎在而必敬以察之由之當乎萬感不生百慮未萌而此心昭然坐立必端舉止必謹固即敬與知行夾持之效而爲應用之根歷考朱子平日用功之要及其章句或問之言微指精義可以推見惟其講貫詳密而聽問之下鮮能紬學深思以意逆志者故語類所記時多出入使覽者莫知一是之歸而各以意爲說章句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兩語聯觀之似畧分斷然其意則以爲既常存其心矣而凡善惡之幾尤必省之治之以致其謹正如周子所謂不息於誠又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者得其意而讀之其說固無弊也或問之言讀之亦如章句之指無不可通惟大學謹獨章以以意爲心之所發學者不能無偏於動之疑殊不知誠身工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靜無有欠闕非專就發

處言也蓋方其寂然未感之先而惺然之念自在當此之時動容整貌而不使有惰慢邪僻之干亦即所謂謹其獨而誠其意者若必待其念之有所著於事而後謹之則工夫有所脫漏而誠之本反失矣蓋意者心之用而主於心貫乎動靜而常存非必其應事酬物義利關進之時而後有也觀章句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則直以知爲善去惡之念當意字矣固不專就發處言也其以心之所發爲訓者蓋即所謂心之用而主於心者耳以是而推中庸兩節知其皆包動靜以立言蓋自覩聞以至於不覩聞無不敬自隱微以至於顯見無不謹也或曰子以敬義分屬中和且以後章誠明尊德性道問學言之矣今言一動一靜敬義合一而不可分則中和者未發已發子思子固分之矣曰敬以直內而主心敬非中敬而無失所以中也義以方外而主事義非和精義流行所以和也且靜之中非無義而主於心言則以敬爲體故可屬乎致中也動之時非無敬而主於事言則以義爲用故可屬乎

致和也誠明與尊德性道問學之說亦如是而已矣蓋凡聖賢之言兩端者如誠明敬義知行之屬若陰陽在天地間雖一息未嘗相無而亦各有迭王之候默而識之無以執一而廢百焉則其若相反者正其所以相爲發明而又何悖乎

松栢後彫說

松栢非不彫也後彫耳舊葉未黃而新葉青人不覺其彫也故在詩曰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新舊承繼則雖謂松栢不彫可也君子之於世也遭治亂居

顯晦歷乎逆順安危之位身之困者彫也道之否者彫也雖然其隨而生者未嘗息蓋絕于此而萌于彼塞于今而通于後也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過之時澤不潤木於是乎枯矣而其下自生稊則牙櫱條肄之萌也不猶老夫之能衍嗣續於無窮乎夫往而必復者天之命彫而必生者物之性松栢之爲萬物貴者與物俱生不與物俱彫彫者有以待夫生者此其性之異而獨足以觀天命之無端也詩曰子寧不嗣音有音之可嗣者其後彫之人也夫人以尚有典型有典型之可繩者其後彫之人也夫

同類說

物有相似者則類相同故日應天月應地晝從暑而夜從寒馬似龍也故同爲乾之象蠶似馬也故同爲星之精鳥羽如葉故依林獸毛如草故伏茅魚鱗如波故川泳蟲蚌蠃蛸之介如石故穴藏骨如血故滋血生如腎故藍腎霜降而鐘鳴者金氣至也月上而潮來者水氣升也木火相生故燧取火而於日金水相涵故鑑取水而於月男爲尸者以陽求陽也女爲

巫者以陰求陰也以氣求魂故用香爇以味求魄故用鬯臭也此言之雖上下四方之大古今去來之遠類不變則其所以相感者不變可以理推也已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矣夫人之爲人者視不服其服誦其言事之淺者也所以爲人者是在惟其相似故同類同類故感通雖天地大矣而求其與人相似者而似之則天且不違也況於其受命賦而生者乎如得以類於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而揚子釋之曰似

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雖然仲尼不易肖也七十子比於衆人則肖顏閔之徒比於七十子則又肖故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夫或肖其全體而微或止肖其一體則等而下之有髣髴其影響近似而不可得者矣如之何勿思哉

觀梅說

百花之格尤高者曰蘭曰桂曰蓮曰菊及梅而五雖然語其開之令則梅最先語其實之成則梅最夥且

五者之香皆異梅則異而尤異者乎南嶺之梅恒以冬月開不俟春至故謂梅爲寒花而爭霜雪者有矣夫陽以至日復而萬物莫之知也梅則其知之者爾傑然于霜雪之中殆非氣之强而神之靈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等彫也何取於後蓋謂新舊之葉相繼而不覺其彫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世之極亂禮樂詩書掃地而盡雖有起者而終不足徵也故守先王之道以待來者斯後彫之節相繼之義與詩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守之堅也從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言待之切也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其守也長而待也遠矣夫松栢非能自爲時也亦陽之無終絶而松栢知之爾故吾於梅亦云

詩八病說

周顒沈約等言詩有八病之說解者多不能通今以意解之曰平頭者謂首字同韻也如喝句首字是東韻則對句首字不當復用東韻也上尾者謂末字同韻也除韻脚首兩句相叶外餘聯則末字當避蜂腰者謂五字中四平夾一仄或四仄夾一平也鶴膝者

謂下三字累三平或累三仄也大韻者謂犯韻脚字也如既以其字爲韻脚則句中不可復用此字小韻者謂犯句中字也如前句用此字則後句不可復用旁紐者謂同聲相犯也如以東爲韻則句中不可疊用董送等韻字正紐者謂本聲相犯也如以東爲韻句中復用東韻字者是也周沈雖無明說以今律體推之當如此然休文有言惟上尾鶴膝最忌故律詩亦唯避此二病最嚴餘則出入者有矣

解

春秋謹嚴解

韓子云春秋謹嚴深與孟子懼亂賊莊周辨名分之旨合然他日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無乃謂聖人猶有所含隱如答張籍書所謂深其文辭以避咎者而與謹嚴之意異與曰答籍之書有為言之也若夫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則正所以為謹嚴之至也且如弒君之賊州吁華督以下莫不大書而斥言之宗國有諱禮然而不地不葬之類義例亦已明矣羽父共仲之絕罪人亦既得矣不斥言之者稱國弒稱人弒說者因謂罪累上而聖人之有恕辭嗚呼是可恕也孰不可恕也蓋春秋之為信史也從乎告訃而伸大義焉彼亂臣賊子之戕其君父肯顯然聞於諸侯哉弒不可掩也必將有所諱其辭諉其罪者矣苟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豎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與非從訃之體也將從其訃與其為失賊大矣今州縣之中有殺人者而適為貴族巨人其力足自解脫而委罪於微賤愚豎宮吏皆為之掩覆者多矣將得其大八則無

微直以微賤愚豎充之則廢法於是立疑案曰某州某縣有殺人者庶幾大致有時得而王法未嘗廢稱國弒稱人弒春秋之疑案也疎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為謹嚴之至

辨

春王正月辨

春秋夏周正之事自朱子不能決雖然此四字者不明則全經不可得而讀也釋而不思置而不講可乎哉蓋程子之說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系之春以寓行夏之志云爾胡文定祖其說而又引商泰之書以明月亦不改此則朱子疑而辨之矣愚切思之則朱子所謂並行者是也不獨十二月數為周夏並行蓋四時之序亦周夏並行也行周者以改正朔示革命故書時事頒列國則用之行夏者以般天時存古制故作禮樂垂憲示則用之豳風一詩有一日二日矣是周正也有十月九月矣又夏正也小雅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是夏正也而孟子之言十一月

成杠十二月成梁又周正也此其月數竝行之徵也周官冬日至圜邱夏日至方邱是夏時也泰誓十三年春大會盟津又周時也此其時序竝行之徵也金縢秋大熟未穫說者以謂是夏之秋然熟於酉戌者獨今南方稻田然耳若北地之禾稷則大熟未穫正在未申之月又何嫌其爲周之秋乎由此觀之則與大會盟津者又一證也蓋泰誓金縢所謂書時事者也孔子春秋所書所謂頒列國者也用周制焉所以示革命而一正朔也周官祭祀所謂作禮樂者也豳

風農桑所謂垂憲章者也兼夏制焉所以存古法而殷天時也呂氏月令固非經比然所述者多周典也此又周人之禮樂憲章不改乎夏之一證也孔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大一統故不獨月數不敢改乎周時序亦不敢改乎周也蓋自周先王之頒列國者則然而孔子從而因之若曰周不以建子爲春而孔子春之以寓吾行夏之志則不獨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爲春是變夏時自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然則孔子之書此也遂無意乎哉曰有之夫月王之月也則時亦王之時也今於月而系以王明乎王朔可得而改也於時而不系以王明乎天時不可得而移也王朔可得而改則從周之義可見天時不可得而移則行夏之志又可知以王正正天下此一經之名分所以定也以天道正王道此一經之大義所以起也故孔子之言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思之贊孔子曰吾從周曰憲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考諸三王而不謬周子亦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

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然其志雖寓而事則不可亂其實其義雖明而詞則不可失其體其道雖爲天下萬世之所折中而其分則爲昭代臣子之所遵守故通此四字而全經始可得而讀矣

尚書古今文辨

古今文之辨多矣雖朱子亦疑之曰伏生背文暗誦不應偏得其難而孔氏校對於錯亂磨滅之餘不應反得其易故吳幼清舊然斷之曰四代之書分爲二乎是不可信也近代學者則毀而出其[illegible]

足徵余曰果哉後學之疑古也世有辨古字古器者不論其法之精工之良而必曰其紙墨非也其款識非也何以異於是哉漢之儒者如董仲舒劉向醇矣博矣然而人心道心之旨太甲說命旅獒周官之篇二子豈能至之而況魏晉以下六朝之間乎若夫朱子之疑則愚嘗竊思之人之於書也其鉤棘聱牙者則誦數必多誦數多者其著心必堅牢而永久安知伏生之偏得其難者之非因難而得乎哉至於孔壁之反易則有由也蓋其甚難者孔氏既以不可悉知

而還之書府矣則其傳者皆可知者也此其所以易也又伏生之書其女口授有訛音而疑錯不敢改其書既行於漢代四百年則益莫之敢改也故難者愈難孔壁之書自其校出之時間或增減以通文意者有之而其書又藏久而後顯安必傳者之無潤色於其間哉故易者愈易然則古文云者疑其有增減潤色而不盡四代之完文則或有之矣謂其純爲僞書者末學之膚淺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方正學釋統辨

甚哉方氏之固也其言曰三代正統也漢唐與宋正統之次也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不可以爲統戕虐乎生民如秦如隋不可以爲統外國女后不可以爲統其不以爲統奈何蓋將不處以天子之禮而國號紀年稱名行事皆異其辭焉耳然則可行乎曰不可蓋聖人之爲道也通而不窮故一可以順天命一可以立人紀彼其一四海爲天下君或傳世數百年而未改而吾不謂之正統其將能乎且夫正也者非必其得之之正而後謂之正蓋異於割壤畫地而偏

焉而方氏以爲正變之義宜其惑也然則統之說何據曰一四海爲天下君傳世數百或數十年是之謂統也已莫與爭統是之謂正也已有統之始如漢高元年項氏猶未滅而與之統是自其後而與之也有統之餘如蜀漢區區在吳魏之際而與之統是從其初而與之也非此族也正統不存焉此朱氏之所定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曰新莽周武一天下矣何以不與之統也曰莽篡而漢誅之周僭而唐削焉則一代之賊也宜乎不與不與者有正其爲賊者也其幸

而免及於子孫或起而誅之而非當代而彼已儼然爲天下君則吾亦不得而正其爲賊也然則大義其廢與曰不廢彼其賊之實固在焉因而存之罪將不沒且夫偷一時之利者固將不恤萬世之名也如以名則彼知夫雖天子而罪逆且不泯固所以懼篡竊者之道也奚必奪之乎且方氏之說曰正統者子孫雖愚不肖必貴之尊以正統之禮非正統者子孫雖賢智而不足掩其惡信斯言也其祖宗篡竊而有天下子孫知其雖賢智無益也而不以君道自律而以

天下恣睢其可乎又曰非正統者用兵不曰討刑人不曰誅天下兵起不曰反信斯言也天下奉之以爲君而不得正其誅討之禮羣起而叛之而不正其君臣之分或傳世數百而上下之誼蔑如可乎不可乎方氏之意始于欲正君臣辨中外澤惠生民而不知說之弊禍之烈惟聖人爲無弊是故或去其名或存其實惡恐止於其身澤蓋廣於其路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抑揚予奪而人心服後世安之吾故曰一以順天命一以立人紀是其到

民也至大而慮世也至深

陳生說周禮辨

陳生之言井田也異哉未暇與之廣徵而極辨也但其曰高原之田無有溝洫則非矣彼徒見黍稷之異秔稻而謂無以水利爲也夫溝洫者非獨備旱澇亦以泄淫潦而限疆界也且田間必有涂徑其旁必有溝洫然後可以避沮洳利踏輪又況黍稷非能捨水者也何獨乎井田之有溝洫而以意決之以遂人既人必有一誤也謂孟子之國中爲王城律以周禮邦

中之云則亦不類謂下濕之地田不可井然八夫同井既不可矣十夫同溝則亦烏乎其可哉苟謂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云者橫斜列之而非以方置之則下濕之地斥鹵廣莫未必不可方也是先儒所謂避城邑道路市肆民居者猶有理而陳生專以濕地言之益非也其末連及兵制又似以都里閭黨與井邑邱甸分中外者不思五家爲鄰與十夫同溝法正同也若倍五則十也兵有中外又何當於田制以此攻先儒之說非柳子所謂諄諄佑予言而曰不逮者歟則

又文之曰鄰里鄉黨之民即井邑邱甸之民也在田與在鄉之異也夫既以八聯之而又以十聯之一以爲井邑邱甸又以爲酇鄙縣遂古人之法比之王莽荊舒倍爲雜亂矣徒見陳生之自爲抵捂而卒不能通其意也

朱陸折疑

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祥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

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且六經然古氏躪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

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怡身安之論親切習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爲之左矣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

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屑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知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能徵往而從周仲尼亦胡爲是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

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
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
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
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
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槩措之間猶未
免于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乎中
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推厥所由陸氏蓋見
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刋落擺脫直接乎
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

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籥示閫津以爲
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
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梧亂
學者顚倒眩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
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緜延
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者進以終其身殆有所不
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說繁而大義
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
九疇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
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脚章句爲
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
之陸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
疎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
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
始也飾其意後也亂其名靡然遂入于二氏而不可
反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葢
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褻塌唯陸子靜
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

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
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
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
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
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又曰不
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
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

對

裕觀王問無極太極對

康熙壬午年五月端陽後裕親王銜
命有事於恒山古郡職先地敬率屬祭迎謁道左旣而拜
覲於次王旣幸進而寵接之又弘錫之以教言自當
官立身之道引而彌深遂及性命之要其說微妙高
迥益有近代諸儒所未闡者焉職敬聽之下初則茫
然以迷旣有所動于中乃惕然以戚終然後竊自歎
歎知草茅迂滯之學鄙悋叢積至老其身而不自悟
也敬惟王所謂無極太極之說精矣至矣非職之所
能窺矣職所反之於身參以歷古賢哲之論而有省

焉者葢王之言曰有心爲善雖善亦私我心而不求
吉者還有凶乎職思爲善一也而以爲有心焉者是
張栻所謂有所爲而爲者也有所爲而爲安得不謂
之私心以私心爲善是圖度以求吉者也命不可以
倖徼福不可以回求故有求吉而得凶者矣有雖吉
而亦謂之凶者矣逐名而干人之忌擬利而冒世之
爭旣忌且爭禍害將至非求吉而得凶者乎幸而蒙
尊榮以沒齒席寵厚以終身然身之榮名之辱生之
厚行之薄非雖吉而亦謂之凶者乎惟聖賢則無所
爲而爲善無爲爲善者性也性之體寂然不動有意
於爲者人心之動也人心動必有對故有善則有惡
有吉則有凶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吉凶悔吝生矣
惟反之於不動以至於雖動亦靜焉則其善也無聲
無臭純粹至善者也其吉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
也王所謂一念不生一心不動先天之易無極之妙
職之蠡測誠未知有合與否而就其所見則所警於
愚昧良多此所謂如飲於河各充其量者也職曩者
承乏侍從每蒙

皇上開示理數之學今又從王啓以無極先天之秘在古
賢人猶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職何幸而生
皇上之世治媲於堯舜道極乎羲軒而見而知之有如王
者又贊道德之光華而復明之然領不傳之奧而無
以易彼損仰撝謙之美而無以副德音所遇之幸不
足以稱所學之愧則職不勝惶懼

雜著一

關雎

關雎之詩爲三百篇之首其義不可以不求也古說所謂后妃之德者固已得之但辭有未達耳如以窈窕淑女者卽爲后妃而輾轉反側之憂乃爲他人願望之詞則所謂性情之正者亦在他人不在后妃矣朱子病舊說之偏於一德故謂不如以幽閒貞靜者形容其統體則見后妃之德雖名貞可以配至尊而

爲宗廟主也然愚嘗以孔子之言思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作詩者言也若作詩者宮中之人耳雖有願望之心亦何至於寤寐反側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之辭亦豈宮人所以施於尊者哉蓋古者朝有外職宮有內職妃嬪婦御之數與公卿大夫士等所以修陰教而隆治本也公卿大夫士不得其人則外職曠矣妃嬪婦御不得其人則內職闕矣是故賢聖之君側席求賢至于積精思形夢寐世之所以盛也求賢而意不切用賢而誠不至世之所以衰也文王之興其后妃有聖德故其思淑女也無異君子之思賢臣焉不敢曰爲己助也曰君子之逑而已不敢曰爲己下也曰琴瑟友之而已寤寐之思所以擇德此所謂憂而不傷鐘鼓之樂所以揚善此所謂樂而不淫蓋秉盛德之至者后妃也得性情之正者亦后妃也如此則孔子之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美其性情之正而盛德在其中也序解淫傷二字稍失其意然所謂樂在進賢與夫哀窈窕思賢才者其說蓋亦甚善此關雎所以爲詩之首而又以其出於宮閫也則

道之造端而王化之始基也大抵六經之書至於好賢則其義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在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哀之深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樂之至也就詩言之則風之首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是后妃所以行於宮內者也雅之首旨酒承筐之貺鼓瑟吹笙之燕是君所以施於朝廷者也大雅之首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頌之首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嗚呼此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由也故愚謂二南之篇以后妃之賢先之不如以后妃之好賢

皆先之以合於孔子美關雎之意

二典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是善讀書者也是故堯典以舉舜終舜典以命二十二人終雖然正邪不竝立君子小人不兼進故共驩伯鯀之旣擯然後舜可得而舉也四罪之旣加然後二十二人可得而用也又其上則經緯天地之事故曆象授時堯典先焉齊七政封山濬川舜典先焉若其本則皆聖人之德爲之故贊堯者首曰峻德而

其效至於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也贊舜者首曰元德而其效至於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也觀二篇所紀可謂至約矣而堯舜之道備焉故曾子固謂當時史者亦聖人之徒豈不信哉抑二篇之事不同而其體如一蓋其本末先後有如前之所言則堯之道舜不能易堯舜之道天下萬世不能易也審矣不修德則不能敬天不敬天則不能遏惡揚善退小人而進君子不遏惡揚善退小人而進君子而曰致治如唐虞之盛者此後世所以日遠於唐虞之治而不可復也夫

禹皐二謨

禹皐二謨文意亦相對然禹謨中雜有益皐陶之言皐陶謨中又雜有禹之言所以分二篇者蓋言則以唱其端者爲主事則以禹謨中有禹禪受之事也孟子曰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以禹薦益於天然則禹之所尊讓者皐陶而帝卒以天下授禹及禹卽位之後則皐陶已老而死故禹薦益而將傳以位焉三人之更迭陳謨殆以此也稷契無言於唐虞之間者蓋其職專於教養民事是勤則朝廷之上固可以委之禹

皐諸人而已不與矣抑百篇之名原有益稷而今所謂益稷者乃就皐陶謨中分以備之非其舊也又安知此篇無稷契之言論而今軼之與皐陶謨允迪以下猶禹謨文命以下也天敘天秩之訓猶禹謨人心道心之傳也無若丹朱傲之規猶禹謨滿招損之戒也苗頑弗卽而施象刑以服之夔擊石拊石以終之猶禹謨之苗民逆命而誕敷文德以懷之舞干羽而格之也二典皐謨皆及在廷三凶之事獨禹謨無之蓋在廷三凶有鯀焉史者之體也皐謨有三凶而無

縣義與此同而又出於禹之言固不應及縣矣禹臯謨皆以苗民終一以見聖人之不忘外憂一以見聖人之獨務內治而臯陶賡歌叢脞之箴則又與二篇之末禹益儆滿之意相發其一時君臣交儆之盛豈非萬世之法哉

後天卦義

問後天卦義以人物言之當何如也曰造化生物陰陽者華實之分也震則種實在地而發生之時故曰出巽則枝條備矣故曰齊離而坤則葉茂而華盛之

時也華葉茂盛而果實之胎在於是故曰明曰致養兌則生意充矣故曰說雖然華葉不斂果實不生乾則成實之時也脫落華葉而復返於種故曰戰坎而艮則實熟而堅凝完足可以復生故曰勞曰終始物類如此人倫如何曰以家言之陰陽者男女之別也震則長子而當室也故曰出巽則長子之耦妻者齊也故曰齊有嫡必有媵離次於巽嫡娣之序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男女相遇家道咸理矣故曰相見如是則生育之道廣而母道在是故次坤而曰致養兌則少女也妾也家之道恩洽於賤者而後和故曰說於是震始成乎父道而為乾有繼嗣則異日又將為家之主雖母亦聽從焉故曰戰者陰不敢抗陽之義也子生而幼為中男為少男皆未成人之稱也飲食教誨以待其成則又為長子而當室矣故曰勞曰成以國言之陰陽者君臣之義也君出而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震之位也臣必潔白其心與君齊力故巽曰潔齊臣道之盛朝覲會同君南面而聽之故次離而曰相見臣之職莫大乎役於君以養民故次坤而曰致役致養君臣相說太和之治乃成故次兌而曰

說於是而臣功終矣無敢疑陽而主威孤行故乾位於是而曰戰雖然臣之功成而不居君之德尊而不抗勅天之命不敢忘勞者坎也凝天之命端拱無為者艮也故曰勞曰成而德之所以日新道之所以不窮治之所以可久而言繼也大率陰陽之義造化之本天道流行萬物同根故其理象參差而大致皆同推而言之無適不有無時不行深於易者知之爾

春秋

文微則救之以質周之季其文錚矣觀列國辭命載在左氏者可見先聖作春秋撥華爲根一字增損必有深意可以精理焉可以決事焉餘如書體義例句節字法皆可以爲萬世修文者折中韓子謂左氏浮夸春秋謹嚴者甚善荊舒號爲宋文之知所裁者而不好春秋是故以知其膚末於文也

周禮

周禮一書爲近代諸儒改易竄置眞贋相亂自吳幼清方遜志之賢皆不能免要其疑端皆生於冬官之

闕而地官所掌乃邦土之事故或則曰地官闕而冬官未嘗闕也或曰冬官錯於地官之中也然以愚攷之大司徒之職及其所屬之官雖所掌邦土而要歸於教其非冬官之誤明甚且太小司徒之章文意相從所屬自鄉遂以下官職相序亦絶不類他官攙入然則諸儒之所改易竄置者其可信乎是則何說而可曰自虞夏之間而司空之職率先於司徒舊矣舜典伯禹作司空稷播百穀然後契繼敷教其在後世則播穀亦司空職也洪範序八政四曰司空五曰司徒禮記王制說者以爲夏殷之書其文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此皆司空司徒二官更敘相成之證也周監歷代損益爲禮董正治官六典斯備其列司空于五官之末者蓋別有深意焉然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也故其敘司徒之篇猶首以司空之事合養教而備厥職惜乎司空未作而成書不可見矣

學者無由盡知周公之意又未嘗深攷沿革之由私疑形決穿鑿傅會遇不可通則悉以爲漢儒變亂之罪豈不過哉然則司徒之篇雜以司空之事此周公之舊而非所謂誤與錯也蓋周公初革官制其猶未能變古若此

王制

禹之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今觀王制自冢宰制國以下至司寇其序正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

者備矣然後以司空定民之居然後以司徒與民之德至於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敎而升之故以附于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敎於前蓋洪範言其切于民生之先後緩急則柔遠安邦之事宜居養敎之後王制言其關於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在庶政之先寔各有所當也此書上比虞典既微有不同下視周制又甚相懸絶獨與洪範則其暗合若此蓋洪範作于夏而殷人守之則知註家以王制爲夏殷之書者不謬也然

冢宰之名唐虞無是禹宅百揆冢宰職也而其自言曰奏庶艱食鮮食又曰懋遷有無化居禹貢自田賦財賦孔理纎悉則唐虞之食貨固亦冢宰司之周禮天官其職掌皆食貨之事則亦有所從來矣故曰虞夏殷周所損益可知也其詳自夫子之時而無徵然而能言之者蓋參互考究而得之爾

孝經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弊至於悖德悖禮其卒未有能愛人敬人者也愛親而惡於人敬親而慢於人其弊至於及人親辱親其卒亦未有能愛親敬親者也蓋仁孝之理得之最先而純之最全惟其得之最先也故施由親始而一本而無分者不足以言道也惟其純之最全也故事無終窮而於萬物爲有外者不足以盡仁也夫始也擧斯心而加彼而孝爲之根終也推乎彼以注玆而孝爲其極故孝也者仁義之宗道德之要孟子之距墨翟韓愈程朱之闢釋氏其源本之差正在於此曾子述聖言而曰之經終篇大意惟此二者以是二者爲綱然後尋

其職分之所當成效之所至則此經之義昭白無疑而章句之間亦無凌雜之可議也中間與左傳文相出入故先儒以爲疑然易文言釋四德處亦左氏文也左氏傳出最後大抵采摭經史雜以傳授聞見烏知非左氏撮易孝經之意而爲之辭乎

讀諸葛武侯傳

或疑武侯誠王佐也何以規取荊益爲兼幷之謀非王佐之道短於用兵淹歴年歲非王佐之才曰此鄙儒文人之論非識經權之體者也漢室傾頽盜賊蠭

起琮表以枝葉之親上無周公定國之規下無晉文勤王之舉而擁踞巴西觀望江表僭擬擅專坐自貴大此爲輔亂之徒宜伏管蔡鄭衛之誅者矣先主時方寄食襄樊衆不盈旅名義威力兩有未便然因琮琮之亂將舉國附賊聲而討之未負於信既得荊州結吳拒魏正名西征兼弱攻昧未損於權及乎先主托孤之盟已堅而棄荊土於前法正張松之謀既行而覆西州於後遂使江東求地有所執言成都攻圍未免遺議此則時事之變非武侯之本圖也故東征

喪敗追惜孝直之亡以知一德之合知己猶難昔孔子不競於隆成之師孟氏被謗于伐燕之役苟不推論時世則賢聖失圖獨三代以下哉奇謀爲短此陳壽之言也夫興大業者無近功志王道者絕小利是以罪人斯亂數載斯得頑民弗靖歷紀風移非聖人之無斷續實規其大者也觀其馬謖之用則咸攻心之言二郡之從則哀赤子之困艱難草昧而仁義愈明此其流風軼軌所以取貴於今也樂毅不急二城之下論者以爲服齊人之心管仲不究伐楚之威先儒以爲不殘民之意若藥韓彭之餘策事攻取之急謀以畏易暴而助亂界多殺不辜而得天下事雖成其本蹶矣管仲樂毅之所不爲也豈武侯之心乎

讀韓子

韓子之言道也其論道德仁義之旨甚美其闢佛老也所謂爭四代之惑比於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爲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根蠹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膚畧者與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爲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

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尙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僞又以爲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今虛是故孟子專攻楊墨韓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塞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離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曉出而承其敝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夫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與出三代之下爲夷狄之人老氏當之與吾則曰其所謂廢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又申其說以爲廢禮樂刑政者爲太古之

無爲者也棄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爲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於夷狄之邪哀後王之不能黜之正之而反使加於先王之教之上老子誠淫之始而釋氏邪遁之窮其言之益有序矣荀況之言雜駁乖離擇焉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孟氏而止而以爲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何也曰先原性後原道則爲可譏也博於愛宜於行情之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

原道者自情始殆敍文者失之與故未可譏也然則韓其醇與曰昔其於性也詳於三而略於五也詳於三故謂孟子不知品之區也略於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腴也苟求其故則知下焉者之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於初而聖人之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朱程曷譏焉於道豈獨粗傳爾乎

識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者無所爲極也太極者極之至大者也無所爲極而爲極之至大則陰陽之本也五行之宗也男女於是生萬物於是出其在人則形神之主也五性之會也美惡於是判萬事於是繁與天地合德太極也與日月合明陰陽也與四時合序五行也與鬼神合其吉凶美惡也此聖人之事也協于極而歸于吉君子之事也不協于極而罹于凶小人之事也天有陰陽五行之氣也地有柔剛五行之質也人有仁義五行之性也原夫天地萬物之所以始太極始之也而太極無始也反夫天地萬物之所以終太極終之也

而太極無終也有始終者有死有生無始終者無死無生以其生生故謂之易以其極至故謂之極易者極之用也極者易之體也

記陰符經

陰符經亦衰世之書大抵老氏之苗裔知其意者爲之也五賊三盜之云語尤險惡然其本指則老氏所謂反者道之動云爾通以儒者之言則豢養者酖毒也患難者藥石也逆制其性所謂害我之賊然而可以昌順縱其心所謂恩我之親然而可以亡德之昏

明命之融短國之興衰軍之勝敗孰不由是雖然見此機者必歸之於至靜其故何也靜雖天地之本而自人觀之則殺機也魏伯陽云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反本還寂外則彫槁非昊羲文王孰能於此見天地之心哉於是有得然後可以察虛盈之幾語屈伸之感萬象變滅不以撓其志亂其胸矣故靜者心符也見其機而順之者用符也雖曰陰陽相勝而道主於陰故曰陰符也

記離騷經　一條

前半篇自皇考命名以至女嬃訓誡直述己事後半篇自陳辭重華以至問占遠逝託意寓言直述己事者身之已經而傷其時道其志行以攄其憂鬱託意寓言者意之未已而決其時之無可爲斷之以志行之所不屑爲者以矢其堅貞書之大致也前之詞顯故議者以爲讒諂之太過後之詞微故談者以爲荒幻而不經夫怨誹而其流及上小雅先之矣覯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若至決上下之無人將遠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乎

楚辭所謂求女云者古註近之而指未明蓋所謂求女者非求君也欲其君之得賢臣焉爾始也哀高邱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繼而相下女之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位而備進用者也乃求如虙妃者而不可得相與爲驕傲淫遊而已上下相習小大成風亂國之朝其勢固然於是思遺佚之士曰庶幾其登進乎乃爲媒者鴆已毒矣鳩猶巧焉隱逸之賢安能以自通鳳凰既受他人之詒而不爲吾國媒則有娀之

佚女必爲高辛先之而非高陽氏之有矣雖然望未絕也使少康而有賢配倘所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柰何媒理之妬嫉欺蔽無異於前則事既可知而原之望於是絕矣蓋是時也懷昬而不知襄淫而失道原固灼見之而惓惓之誠不能自已焉他日天問之作反復於鯀禹啓少康之事夫亦離騷之志也然自原沒二千年而莫有明其意者方且以求女爲失喻斥爲無禮嗚呼原其益冤也哉

記握奇經

此陣法本易八卦。天地風雲者。乾坤艮巽也。艮爲山。山出雲也。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也。以四方蒼龍白虎朱鳥元武而定。四維方而主靜。故正兵布陣則用之。四正圓而主動。故奇兵制敵則用之。天地風雲。取其定位而能變化也。龍虎鳥蛇。取其威猛而能飛繞也。風以天氣下行於地故風附於天。在周易乾與巽對是也。雲以地氣上接於天。故雲附於地。在周易坤與艮對是也。前衝變爲虎翼。而風應之。風從虎之義也。風變爲蛇蟠。以應虎。在周易兌坎西北是也。後衝變爲飛龍。而雲應之。雲

從龍之義也。雲變爲鳥翔。以應龍。在周易震離東南是也。按周官司馬。自五人爲伍。至七十五人爲乘。自五百人爲旅。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以五爲陣法。此則天子六鄉六遂。諸侯三郊三遂之兵也。至於四野則經地以井。異於十夫有溝。處民以八。異於五家爲鄰。意者出兵之數。治戎之法。亦必以八爲其節。何者。凡比鄰共井之人。居則守望足以相助也。行則危難足以相救也。其歡愛足以相死也。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旦戰目相視足以相識也。如井牧之賦亦編

以伍什之法。則調發之數。雖軍旅之必準矣。故除一甸出車一乘者。數家而賦一人。尚可以以守兩之牛以合於司馬之法。若野鄙之間。田役發民。或迫脅竭作。則家出一人。必以八八之數歟。之蓋始於八家編之以同邑同邱。而成於一甸六十四井之數。此疑自古以井田制兵之法。而周家但行之野外。今周官管子。俱於四郊軍制。畧而不詳焉。是以爲握奇者。託之於風后。以大其事。意必有所祖述。爲之本。可以出於兵家。而蓋疑其僞也。所謂握奇者。兵法尚奇。故云握

奇也。以天地風雲爲正。則龍虎鳥蛇爲奇也。以天地爲正。則風雲爲奇。以龍虎爲正。則鳥蛇爲奇也。以前列之八陣爲正。則後殿之遊軍爲奇也。總而言之。則凡正軍遊軍皆爲正。而將靜時動。變變化化。不可測度。皆爲奇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此握奇之指也。雖然。餘奇者遊軍也。遊軍稱握機。與握奇通者。蓋兵家之奇。無所不在。而其用遊軍也爲多。夫所謂正兵者。利戈矛弓戟之用。習金鼓旌麾之節。閑步伐進退之方。識高下向背之地。其教養之素。至於如手足之相

捍衛其節制之重至於如山邱之不可頓撼如是則正兵之用盡矣若夫偵閒以得敵情窺望以審敵勢未遇而致師既陣而躡敵方合而出其傍繞其後我退而設之伏示之疑變强弱之形移彼己之利若此者非遊軍不足以備其用濟其機也是故養遊軍之秩可數倍於養兵馭遊軍之權或更甚於馭將此握機之號所以或專屬之遊兵以爲設奇制勝專在此也孫武之書以權計始以用閒終其得握機之用乎湯武之師未之有也作書者其春秋之後七雄之世乎

記太初曆

太初草會統元之法至朔同日謂之章交會一周謂之會至朔分盡同于日首謂之統統首日名復于甲子謂之元其日法以八十一爲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小分以三百六十五又小分之三百八十五者爲日之周天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之八百一十七者爲月之會日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冬至復在月初而氣朔分齊故謂之章也然月之周天與會日不同時故每月雖合朔而不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食太初曆法計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既日月數之終也一章之日月雖會于冬至而不當交積之二十七章則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也又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之法而少盈蓋使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未盡于日首積之三會則分釐相補復得全日而冬至交會復起于日首而無餘分矣故爲

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端必氣朔肇於此日乃得曆元之始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則復值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交會分窮而一元章矣是以通而論之冬至者氣之始凡推步以爲準焉一章之日月雖會然同經不同緯同度不同道也至于一會則同經而同緯同度而同道矣統則以得夫時之首元則以履夫日之端所又以日辰干支與夫月日星之紀而相合者也於是推之五星亦皆有會合之元焉歲月亦必有幹枝之首焉

引伸觸類原始反終曆家立元之法大抵若此

記四分曆

四分術卽後漢章蔀紀元之法葢古曆所同也四分者析日以爲四分也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四而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故一歲之積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年而氣在日端十九年而氣朔分齊七十六年而氣朔同在日端一千五百二十年而復於甲子日四千五百六十年而返於青龍歲葢日之月分有十二度十九之七歲之月分有十二會十九之七故必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之分齊四年而景復初故必四章爲蔀而後朔日之分盡八十年而甲子日冬至故必二十蔀爲紀而後日之六旬周六十年而歲運一變故必三紀爲元而後歲之六甲終所謂歲月日辰皆甲子而天與日月會於子以爲曆元者此之謂也此與三統一元之年數雖近而推步不同日法異故也然自太史公作曆書紀漢太初曆而下所列者乃章蔀之數意者褚少孫所補少孫未學太初故直取古法附之然則古曆並同四分不自東漢

始矣

記韓子原性 二條

自魏晉以下言性者高之高之則謂虛空而已言情者卑之卑之則謂邪欲而已故其於性也幾如天之不可親也如風景之不可捕繫也於情也幾如水火之不可蹈也如疾病瘡痏之不可加諸其體也雖與韓子並世如李翶復性之書猶然今韓子之言性也曰仁禮信義知而已言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而已是皆禮運中庸孟子之所言學者之所誦記然能見之明言之愨卓然不爲浮論若此書者鮮矣其曰所以爲性者五是卽程張天命之說也性之品三是卽程張氣質之說也性視其情情視其性是卽程張心統性情體用寂感之說也不知天命之實故謂性爲空虛不知氣質之流故謂情爲邪妄不知體用寂感之無間故謂情不根於性性不累乎情凡此皆爲老佛者之蔽是故荀揚之悞易知也釋老之妄難見也韓子于三說之偏折之詳矣後乃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何言而不異明乎佛老之

非甚于荀揚不辨之斥其義至精

此篇言性上接孟子而下啓周程蓋其品三卽氣質之性也而其所以爲性者五則天地之性也然旣知所以爲性者五則性非善而何性旣善則孟子之與孫揚又豈可若是班哉蓋孟子之言性也捉天命以權而掩氣質者也韓子之言性也捉氣質以權而掩天命者也孟子非不知有氣質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以爲雖有不齊之材而不足以奪其所受之中韓子非不知有天命

故曰下之性亦畏威寡罪而可制也以爲雖有未泯之性而不足以移其所定之品韓子之極推尊孟子而言性之有不合者其在斯乎抑此蓋韓子之於孟子所謂未達一息者也不然排佛老之功且與距楊墨者並矣

記韓子原道

此書大指明仁義排佛老而已然仁義之道皆出於性而釋老言道之謬皆由其見性之差也故原性之篇首言五性而主於一深得以誠爲本之意末言二氏言性之異以斥虛空斷滅之非然後道之大用流行于天下者皆性之固有而非自外至矣故原性一篇乃此篇之根氐而編文者失次而學者誦習又專此而捨彼反緣此而滋無本之疑則韓公之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何自而使後人知之哉

記韓子原人

天者四象之宗上者五行之主人者萬類之靈也故天地人並立而其餘者皆舉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故一視而同仁親親仁民愛物推恩有序故篤近

而舉遠不能一視而同仁者楊氏之爲我也而老近之不能篤近而舉遠者墨氏之兼愛也而佛近之

記韓子原鬼

神鬼物怪四字有別神者天地山川之神之類是也鬼者人死爲鬼也物者本是物而忽有變異如木石蝄蜽之類皆有之怪者陰陽不正之氣所生如夔罔兩之類是也此篇因原鬼而分別鬼物二者又因鬼而兼言神因物而兼言怪辨形聲之有無究妖祥之自起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

雜著二

記周子太極圖說 四條

濂溪太極之傳疑者多矣自朱子發明尊信濂溪圖居然斯道之統則亦若然理學之源也陸象山頗疑太極之上更加無極爲老氏有生於無之旨當日關史又妄增其文曰自無極而爲太極朱子所以辭闢攈辨至矣夫惟曰以有也故謂生於無周子非以太極爲有物也何無之推乎正惟恐人惑於老氏之說

以爲有物渾成故以無極名之又懼觀者二之也申之曰太極本無極曰無極之眞此其不爲老氏之學何疑焉夫眞者何也通書之所謂誠也所謂純粹至善也誠與善蓋大傳中庸七篇言性與天道之極也非老氏之書所有若乃首句文意猶之通書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云爾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有而無無極而太極者無而有有而有則非神無而無則非道神理之間有無之妙觀之太極通書盡矣

圖首之以太極太極者渾然一理而不見其有餘也粲然萬分而不見其不足也是故圖以四象之所以目其渾淪一理之妙也其次爲陰陽陰陽動靜互爲其根神之所以不測也其所以陰陽動靜一本於極道之所以不貳也圖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陰陽之中其內太極以此也又其次爲五行圖之五行交系乎上猶之陰陽也五爲其根也[illegible]其總會于一猶之陰陽之中而太極也[illegible]陰皇極者萬民之所象而效也太極者萬物之所肖而生也皇極有位故曰皇建其有極太極無形故曰無

極而太極然則周子圖說太極之名本於易人極之名本於範天地位極其理至周子而始明其義至朱子而後盡

諸儒之言有無對之旨超乎動靜之外者皆非周子之意惟朱子圖解得之主靜之靜即動靜之靜也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靜者常爲主焉如義與智豈無動然止是說定義理便截然而止渾然無事故董子謂陰之位在於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正與此意相合且如[illegible]一靜無動

有寂感誠神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皆是動靜對言絕無所謂無對之靜者且其所謂主靜之意惟於末章蒙艮而後見之其所謂無欲之指則於聖學一章見之聖學章言無欲則靜虛而動直不專言靜豈須復有無對之靜哉蓋言無欲則靜虛靜虛則動直是靜乃動之本而無欲則靜之本也明道答橫渠書伊川易傳皆是此意伊川釋艮卦謂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然止之而能止者止之各於其所也止之不各從其所則無可止

之道明道答橫渠問定性謂絕物以求定則愈益其憧憧而不自知惟去其自私用智之心則大公而順應靜亦定而動亦定矣張長史監試無欲故靜論中言人知靜故無欲而不知夫無欲故靜也知靜故無欲則必專其功於靜專其功於靜者釋老之學也無欲故靜則必如聖門所謂戒謹恐懼以完其未發之中者而後可爲儒者之學也此論極其精切自中庸首章艮卦象辭及圖說定性書皆當以此意求之則庶乎其不謬於聖賢之指矣伊川是恐人求靜於靜故艮象如此立說[illegible]

於[illegible]亦有說靜之章[illegible]明道書中云云

記周子通書[illegible]

蒙初學也艮成德也自初學至成德一以靜爲本焉所以發明圖說主靜之意也蓋嘗論之易卦一陽在下則爲震爲動於時爲春於方爲東於人爲面於心則感物而動時也一陽在上則爲艮爲止於時爲冬於方爲北於人爲背於心則寂然不動時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者非謂此靜之上別有無對之靜爲之本體也所謂主靜亦非謂此靜之外別有所主之

靜爲之功夫也但自其寂若未發之初性之全體於是乎具苟無以汨之擾之則主靜之學亦於是乎存易之艮象發明此理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背者人之所不見至靜之地也艮者止於所不止主靜之功也其所以能止者周子以爲無欲程子以爲敬然程門所以言敬蓋曰主一無適又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亦未有出於周子無欲之旨也至於初學未易言此然古人之教自其幼稚蒙昧則已施以整齊嚴肅之規克其精專純一之性此即

主敬之功也主敬之功即主靜之學也程朱謂敬爲知行之要蓋始於童稚之習終於聖人之歸而周子通書卒章中主靜之學必兼蒙艮言之淵源授受於此益著矣

記張子西銘

辛未會試發策問及西銘張長史答云西銘之義非專爲明理一分殊也要之教人盡性而已謂人生受形性於天地猶其受之父母必其能守身而後爲能事親必能盡性而後爲善事天地故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總以見吾身實爲天地之子而要歸於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乃盡所以事天之道是則謂西銘乃仁之體者固言體以該用言心之德以該乎愛之理也程子理一分殊之語亦因龜山兼愛之疑而答之朱子又因而析其義焉蓋非語張子作書之意專在是也及長史登第後養疾余寓中復言及此長史言此句一直一橫之理直上是父母橫去便是兄弟直上是祖宗橫去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橫去便是民胞物與因其橫出兩旁者皆與我自直上生來故須

窮到上頭方纔覺得兩邊住也因其論精切今記于此

記張子正蒙太和篇

張子以太虛言道往往不槩程子之心蓋道也者統虛實貫清濁兼動靜通有無凡子周子以爲太極者盡之矣以清言道以虛言道是道有對也不幾乎以無言道者同歸與故又爲之說曰所謂清者兼濁所謂虛者兼實如是則有有對之清有無對之清有有對之虛有無對之虛厥後胡五峰之門皆謂有無對之靜不與動對無對之善不與惡對以是形容天命之性未必不由正蒙權輿其說也然老佛之言無意主於無若曰有不礙無將舉天下而無之者也張子之言虛意主於實若曰虛不礙實將舉天下而實之者也故虛空即氣章極言老氏有生於無及浮屠幻妄天地之過程子以爲至正而謹嚴可以觀其學之精矣

記邵子觀物內外篇 三條

邵子之學最精其功最大者在發明先天卦畫次第

其經世觀物自成一家經非附義道不純師謂之邵氏之易可矣其說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爲天地之體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爲天地之用變化而生萬物則有性情形體之異走飛草木之殊其在人則爲精神魂魄血氣骨肉之身其主於肺臟則爲心腎脾膽肺胃肝膀胱之應其發而感於物則爲目耳口鼻色聲氣味之交合天地所以生人生物則爲歲月日時元會運世之運聖人所以理人物贊天地則有皇帝王霸之事易書詩春秋之經此其書之大畧也

陰陽有合有交乃邵書要妙燧取火於日鑑取水於月實星爲石天壤爲辰此合之義也日紀於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此交之義也暑多風雷寒多雨露合也暑晝寒夜交也飛草之獸草伏而毛如草之葉食木之禽林栖而羽如林之葉物類之交也魂隨神而變魄隨精而止人身之交也心肺相聯肝腎相屬肉成之交也元猶歲也會猶月也運猶日也世猶辰也則以小運之合而知大運易始於羲軒書序自堯舜詩歌詠商周春秋功過損益則以紀術之合而知經世

天地之體數十者如天有四時合元氣則五矣地有四方合中則五矣五者之中有無體之一焉即中央元氣是也有不用之一焉則又就四者之中去其一用其三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東南西皆見而北不見無體者體之體也不用者用之體也餘四者體之用也餘三者用之用也若以十除則去二而存八者體之用也又以其八而十之去二而存七者用之用也故邵子曰一年生物之數夏至之日皆止於七

分凡人事之極亦至七分可以止矣河圖具天地之體數故以十終卦者體之用故以八成著者用之用故以七變

記程子定性書

程子語類有說人緊累穿鑿一段即是定性書注解恭敬以直內則無所繫累而廓然大公矣義以方外則無所穿鑿而物來順應矣故始終歸之於敬與義此定性下手工夫也忘怒便是敬觀理便是義張子東銘亦是從敬義下手其戒戲言戲動如論語所謂

不主不成持敬之事也其戒過言過動如論語所謂遷善改過徙義之事也故其書之上文引論語此章而後以東銘系焉

記渾儀

儀有三重其外一重不動者爲六合儀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轉者爲三辰儀所以象天體圜動之行其内一重周遊四遊者爲四遊儀所以挈玉衡而便觀察蓋三辰一儀尤爲要切其儀有三環一環以準赤道一環橫跨之以準二極一環側倚之

以準日道三環交結相連上刻南北東西縱橫之宿度以水激其機輪使之日夜隨天東西運轉必使在儀之度與在天之度相應而不忒然後可以按儀而仰窺也即以木星言之今夜經天之處距極幾度距赤道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時今夜距昨夜幾度行遲時今夜距昨夜又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東西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以至日月之南北平斜太陰之纏絡委曲五緯之遲留順逆莫不皆然然儀度劃與天相準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又以遊儀挈衡管于中可以隨處低昂掛於儀之上而注視焉則儀度與天度相直不爽如盤針定於秒忽之中而外薄乎四表豪無幾微之差也古璇璣玉衡之法雖不可攷然大要當不甚遠

記星宮

李子曰術爲皆易理之發也星命雖淺近然其法初者必有說焉其術以人生之時星出地平卯位爲命宮故星宮者無定者也卯位者有定者也此與萬物

出震之義合也福祿者其盛故直巳午遷者其變厄者其災也故直未申午前爲嚮明午後爲遷昃之象也妻者身之敵故取對宮僕役者妻妾之餘故次妻位在易坤爲妻兌爲妾而皆處於西方亦其義也其尤精者子爲父母兄弟位乎亥子丑之三宮其於易也殆庶矣乎夫乾居亥子之交言乎歲序則前震之子也言乎卦象則後震之父也亥者微陽之復生爲今歲之子子者一年之始初爲明歲之父故乾之爲子又爲父者猶之木果也語實之成則前科之

子也語種之生則後樹之父也自卯而亥而生子亥子之繼子復爲父終則有始以終爲始乾之所以如圜無端而不可爲首也與坎艮于震爲兄弟有父母則有兄弟矣與身俱生者也故父父母也梅定九曰四海之域惟脉谷與中國通道故秦火之後道術散失而西方往往有聞焉西域星緯之序於易有合吾故曰易理之殘也

東里書生篇

安羅子居於清溪之源碧翠之麓漱咽巖泉嘯咏松

風兒然若有得也東里書生過別業而休焉與安羅子逍遙而徙乎椎筱之逕神流於雲物之上東里書生曰茲山壁立而峻多石而華卉不生與村落隔越人跡希踐焉夫子烏乎眷爾安羅子曰噫子之相是也以遂茲山峻而腴青泉出焉生喬松不生靡草天將雨水氣上中心蒸薄貫頂流趾然後瀰客四野而漫乎東阜當其絕壁幽阿爽風肖勿松竹高振神籟響應若顏淵子與曾孫窮巷曳履而歌商陰陽既和雲谷出布若伊尹尚父應會乘機悠然而出於巖渭之野東里書生曰善哉夫子之寓志於斯山乎安羅子曰山以石爲骨瘠而不穢故曰碧其上多大木閱四時而柯葉常青故曰翠夫惟碧故翠也肥饒沃美之地彌望皆紛華繁葩而不可以歷久也東里書生曰然再以請安羅子曰夫山之下泉出焉山之上雲興焉谿澤盛者蒸雲多而瀉若錮源厚泉與雲其互相灌輸者耶曷不息機於勝際而寂若于太虛耶雲無泉將遂滅耶泉無雲將遂竭耶相資於不相資之中呼噏於真元之始窮乎是者吾與子觀化矣於

是東里書生俛焉而思嗒焉而悟築精舍隣居與安羅子學易期終老焉

希寥子篇

希寥子學道巖上二十年故紲東溪之西與安羅子游而問焉曰吾聞子業子之業也甚勤其病矣夫安羅子曰未有得也不敢曰病曰子之業是也則亦有所圖矣乎曰不知也希寥子啞然笑曰業焉而不知所圖之謂愚圖焉而謂已不知之謂欺夫我則知之盛躬之飾擬世之資覬將之適而學是法又不然

引志勵貞姬美蘭蕙身沒名傳來世之貴夫子之業則蓄未離乎是也復托於悲命謂己惘人若有大不得己者而乾乾爲勤吾聞之峴岷之流逝者不見其西也陰陽有乘除日月行盈闕天則尸之而人謀奚爲標技之民隨世淳以雌六藝既修亂亡相躡由此觀之謂己之區區之爲濟世者誕也若夫飾節以警愚移情於南山之竹而不如其力之腐也則爲不與我按塊爨之候睎日月之光驂舵風雷而與元化翺翔哉雯蘿子嘿然者已久喟然而興曰夫子之論天

人一矣而又二之夫世有先後道有淳漓渾璞散之人則投以百藥之滋藥天者不祥爲己者不公古之至仁盡天之職而不非其躬詩云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誠未能謝役役之譏而與夫子相從于大丈之野希寥子一笑而别雯蘿子歌而送之曰四冥窅廓兮元氣氤氳往者予弗及兮來者予弗聞吾何獨憂兮爲仁斯存希寥子屬而和之曰炎蘐希陽兮翳烏呼旦西晦不留兮明星爛爛二物何愚兮終傷其泛又歌曰飲則有瓶兮木則有材混用於世兮是如世與六合淳遶化兮與道去來遂登舟嘯風而還乎溪東之巖上

臨川篇

臨川人有游於某山之洞者其洞至深游者以炬照行炬盡則返人不知洞之奥近一人者不返亭慮凝瓜久之則若有微明人久之澄若月星之明旁側傾坎皆可瞩見其至也乃燗如太陽之照琨璞之藏蛇虎之居神魅之宮三古之積埋千年之蘚範靡所不路遂極洞之趣而還越山高者千仞衆登之脊敝

焉其一人氣意休暇若無勞者問之則曰吾疇昔精力不分今者之行視前一步當其未至吾不矯首而一望前不待下地也是以心開而不挫於氣洛人有適於海賓而航海者颶風至涯覆溺舟人跳踉號呼洛人起坐如常若將有所待者而神不荒舟既島衆謂洛人曰若下無懼則勇矣敢問適者之容甚莊何謂也　人曰或者天之以死我也故不敢下希寥子聞之曰善乎二者之於道雖然大至人則不然彼且想於淵池之谷而又烏乎見彼日御於大風之[illegible]而

又烏乎踐彼且抑於呂梁之波而又烏乎發哉以與於雯蘿子雯蘿子曰否否夫入洞者心矣夫登山者性矣夫航海者命矣夫傳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心也易曰不耕穫不菑畬性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命也

衲者篇

雯蘿子邂逅衲者於湖鄉舊相識也罰其別後爲有聞也就而問之雯蘿子謂衲者曰吾聞子法人爲不善則身轉而爲禽獸有諸衲者曰然雯蘿子曰吾聞

過而不留者天之道故物而生游而化夫今之來者非昔之往者也若子言則造物者其已病乎衲者曰自爾爲也造物烏乎病坐行鬧又曰夫天地則心法爾生死則起滅爾起滅者不停生死者無端子亦烏得謂子之心之起者之來非復子之心之滅者之往者乎子亦知子一日之閒人而獸獸而人者蓋不知其凡幾乎雯蘿子不答久之而言制伏之道衲者曰從言制伏者標哉而非其本也夫學則有願力焉有行力焉願力大者行力大願力小者行力小願力完

以固則有折衝於談笑一戰而功成從言制伏者標哉而非其本也雯蘿子歎曰甚哉事心之難也衲者曰有是夫子其心子之心爾子其心子今日之心爾不以已陳之迹而誤當幾不以未生之境而存顧慮不以浮形幻影而廢大事雯蘿子辭衲者而歸書其言於几或曰我與彼不相謀也尚矣夫子於其言奚取焉雯蘿子曰斯其言有足以感子者矣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蓊者篇

蓊者蓊於清源之谷失其友也悲爽而呼之蓋三呼而有相之呼者三望之則闃無人焉以爲鬼也旁皇反走遇雯谷丈人嬉於蒼松之下蓊者倒蓊於地而噫氣焉丈人曰子何走遑而視變也蓊者曰異矣適者吾失吾友焉悲爽而呼之蓋吾三呼而相吾呼者三望之則闃無人殆鬼也與丈人曰昔者吾居於霞塲之林有行於田間者其旁有人形焉已行則行已止則止走則追至頭倒駭愕疑病以瀆死或告之曰愚哉是已之影也夫人不知夫但已而怖者已之影

今子不知夫相已而呼者已之聲夫陰陽相薄而形聲生焉是虛實之機也有無之竅也且夫疑已之聲與影之為鬼又烏知夫鬼之不為已之響與影乎[illegible]者曰善哉丈人曰吾與子言智也而未及乎仁[illegible]者曰敢問仁道丈人曰山川之現然待之則而[illegible]與焉是物而神也荒墟之[illegible]其氣者[illegible]之死而生也盡生生之理故有[illegible]生之地存生生之誠故有感通於不動之境夫晝夜也[illegible]明也應感也一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哉者於是俛而再拜起

謂丈人曰微子吾吾且疾吾五官之用始吾謂吾有聯者裝諸區爾子其寥然覺我以無極哉

太乙丈人篇

雯蘿子學於碧翠山中俯仰圖書神交千載一夕肅衣襟望北而拜再俛乃與御[illegible]象[illegible]其光煌煌視曰微臣之生而後[illegible]乃[illegible]有覺知十七之年神明[illegible]務遠紹[illegible]惟羅不反恐負明命[illegible]已[illegible]心[illegible]良見[illegible]然[illegible]光[illegible]然爰立於吾前移徙

拜[illegible]問來所由而曰吾太乙丈人也[illegible]復[illegible]曰昔劉向氏[illegible]丈人照之洪範九[illegible]丈人詔之臣之玩心天人久矣包[illegible]羲[illegible]紛紜河洛[illegible]真贋未分九[illegible]不[illegible]悠[illegible]使門[illegible]積憂於夜氛是以微臣竊疑焉以為非[illegible]我[illegible]存也丈人曰嘻子知之吾之所付於劉生者其糠粃也[illegible]精英天地所惜道寶不愛于中大而今日何[illegible]得[illegible]之以藏於名山子其齋心而祇栗哉遂曳杖而歌曰[illegible]暮子環相巡兮元黃[illegible]軫左右分兮流與翱翔植督樞

兮茫茫之闕神所都兮河流[illegible]洛[illegible]瀠兮中有旄翁不可名兮子能見之千秋萬歲不數劉更生兮雯蘿子[illegible]然丈人還顧曰環相巡者無端也左右分者長存也植督樞者化之性也神所都者物之命也[illegible]者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可名我思不遠[illegible]然而[illegible]乃[illegible]然而[illegible]心神[illegible]數日夜於是[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易[illegible]之變以[illegible]以肽[illegible]

原人

問人曰西銘備矣退之原人所謂語焉而不詳者與未達曰原人一則知三才之各有七而未知人之所以繼天地而參天地者也二則知人之宜兼愛乎人物而未知人之所以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者也此其語之而不詳也曰西銘之言人則備矣其終以存順沒寧何也曰人道於是乎至也周子圖說引死生之說以終篇亦此意也曰知死生之說如何曰非苟知之而已存順沒寧然後可以言知矣或者疑曰既沒矣又孰從而知之哉曰夫子不云乎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原反者非特原反之於身而已萬事萬物莫不有始焉莫不有終焉推事物之何以始何以終何以有始而無終何以使終而無失其始何以方始而知終何以既終而無憾於其始此即一行一事驗之所謂順且寧者昭然也所謂死生之說莫著于是也豈曰推陰陽期數如管輅郭璞之云乎又豈曰存順吾所知沒寧非吾所意乎是故一行之愜而覺夢安矣一事之適而尤悔去矣至哉朱子之以仁義言之也欲知人之何以生則仁是已仁存而後其生也順欲知人之何以死則義是已義盡而後其沒也寧推之萬事萬物其始也皆仁其終也皆義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仁義之謂也原反事物之終始則知吾身死生之說矣故又曰未知生焉知死

原鬼

或問韓子之原鬼分別形聲有無殃祥信爽則幾矣然鬼之所以為鬼未聞也曰聖人蓋難言之雖然不曰知鬼神之情狀乎於何知之以吾身之精氣游魂

知之也釋氏所謂以心法觀天地亦此意也何謂精氣耳目之精熒呼噏之氣息長存而不散者是已何謂游魂精之所交氣之所感往來而不可常者是已耳目呼噏有定體而其交感往來也有萬變耳目呼噏氣之常伸者也神也方其有交有感而所交所感之氣與耳目為體亦伸也神也既交既感事往而休焉則屈也鬼也以其紛擾聚散故謂之游魂其根本皆精氣也噫鬼神之情狀居可知已今夫日月山川之體寒暑之運萬古長存非其常伸者乎其水土之

所生三光之所感為人為物為感遇流形於天地之闢者亦非其暫焉而伸者乎聚而散有而無則非其休焉而屈者乎常伸者神也暫焉而伸者亦神也休焉而屈者鬼也以其紛擾聚散故謂之游氣其根本皆天地也曰屈而為鬼者遂無乎曰精氣之所交接者往矣而迹之留者未嘗往留之而久者亡矣而觸而存者未嘗亡焉在屈而為鬼之為無也聖賢之神與天地敝信乎曰人有善事嘉行名言至理而終身誦之者此其與耳目心思為體而偕之俱敝也亦何

異之有。

兵制

古者民與兵出於一故天子有六鄉六遂之兵諸侯有三郊三遂之兵此外又有都鄙邦甸之兵其實則皆比閭族黨井邑之民而已漢初亦然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而已其餘則天下有事乃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兵休則仍復於其故故三代秦漢無養兵之費而財用足三代則又不輕於用兵而民力裕其時有農隙講武追胥竭作之法固無患乎武備之

不修也六朝日事戰爭而兵與民亦未嘗二至唐府衛之制雖善然已寖變乎有兵之名而兵民始二矣於後藩鎮分裂始有長聚不散之兵而天下之費盡于養兵遂自宋至今不能改焉明初則講屯衛之法益以天下既定兵無事而坐食不可也屯者漢之所謂屯田也衛者唐之所謂府衛也以瀕邊之地使兵耕之而因以為世業設衛官統之職如州縣之古者寓兵於農今也寓農於兵可以漸省養兵之費而又使為兵者不至浮浪而無根此所謂不師三代之迹

而師其意法至善也今海宇承平而武備不可以不修則為饋餉浩繁而屯衛亦不可以不講愚意謂沿邊沿海形勝阨塞要害之地則重兵固不可去法當漸興屯田之利以省歲給且使漸化為土著之民以固兵心此非得廉幹之帥而用之其事不能成其利不能久也至于腹內近處為可獨師古制而用民兵何則腹地者備盜賊捍鄉井而已用客兵則地利形勢不習一也主客之情不安二也卒有變故則無固志三也惟念土兵之義以為無遷徙望風之驚有愛

隻鄉里之情有勇于自戰之意豈不爲知兵者哉周漢之臨事詔發雖難驟復亦宜使各籍之番更番來往其半在伍則其半歸耕當其歸耕之時則裁其餉給如此則合天下養腹之兵而計之而費之省者已過半矣又自宋以來兵民分殊文武亦分無事則互有猜嫌有事則勢相掣肘此而望其同心以敵愾不能也漢之刺郡之兵管于太守唐亦每使大臣臨邊此則亦其古意之未盡者倘猶可稍采而師之乎

榕村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三

算法

周以六藝教士其曰九數云者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貿易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冪積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贏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勾股以御廣遠高深此聖人所以極數之用也然古人精密之法不

傳而後世所用悉皆疎率故所謂徑一圍三徑五斜七云者不過約畧之算而其方圓相求三分進益虛加實退皆非眞數也自漢至元惟劉徽祖冲之趙宮欽爲算學之最故徑七則圓圍二十有二圓積十一則方積十四者是其約法也至於今日而新法立焉其於方圓圍徑冪積之算不爽纖毫矣而其書有所謂幾何原本者則以點線面體爲萬數之宗蓋點引而成線線聯而成面面積而成體自此而物之多寡長短方圓廣狹大小厚薄輕重悉無遁形自此而物

之比例參求變化附會悉無遁理古所謂勾股者舉中之法耳今三角法即勾股也然而有直角有鋭角有鈍角又其算也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而角度對之故量角之度以爲起數之根然則勾股有直而無鋭鈍其數起于邊而不起于角豈非有待于新法以補其所未備者乎其用之則以八線之表八線者亦古人所謂勾股弦也今則變勾而曰矢且有正矢焉有餘矢焉變股而曰弦且有正弦焉有餘弦焉其在圓外之股則曰切且有正切焉有餘切焉變弦而曰

割且有正割焉有餘割焉八線相求互爲正餘故舉一則可以反三窮三則可以知一舉一反三窮三知一者則今之三率法是也三率之法即古者異乘同除之法而其立法加妙用之加廣則非古人之所及也欲通新法者必于幾何求其原以三角定其度較之以八線算之以三率則大而測量天地小而度物計數無所求而不得矣

曆法

曆象之法成周以前尚矣而其法之詳不傳自漢以下作曆者七十餘家要其立法之大端則定氣也定朔也步五星也推曆元也蓋氣定則太陽之躔冬夏之晷不差矣朔定則閏餘之分交蝕之度不失矣五星之步明而遲留伏逆陵犯之期可覆而知曆元正而七政交會之本可坐而致此其立法之大端也然去聖踰遠道業殘闕故其術以推測而彌精攷究而彌密蓋至於今而曆學無餘蘊矣定氣之法古謂天周歲終而已不知所謂歲差也至何承天始知之而立爲歲差之率然其年數則或以七十五年或以五

十年或以百年迄無定論惟郭守敬謂六十七年者近之今新曆則不謂之歲差而謂之恒星行度蓋自有宗動之天萬古不變而恒星亦行乎其中故不能以無差也郭守敬有歲分消長之法然非歲分之眞行消長也日行有高卑有遲速冬至之日適直速度則是日之晷刻減而見爲歲分消耳新曆推得最高之度不在一處自至元辛巳以後最高漸過夏至而東故其歲又已自消而長此則郭太史之所未知者已定朔之法古者案日月常行定爲經朔而已然月

有本天高卑遲疾之行焉又有去日遠近遲疾之行焉其變尤多故新曆之立法尤密步五星之法古者以遲留伏逆別爲段限王朴謂其遲速也須以漸故破段限而立裹次之法當已然五星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蓋與月行無異故新曆謂七政終古平行本無遲速也但日則但有本天高卑月五星則有本天高卑又有去日遠近月則高卑遠近之分微五星則高卑遠近之分大故日有贏縮而其遲疾不如月之甚月有遲疾而無所謂逆與留者此則其所以

同異之由參差之變又古但有五星經度新曆則并緯度有之凡皆古人之所未講也定曆元之法自漢前後志始而歷代沿焉然歷代之曆皆數十年而遂差而能使萬年之前千載之後入其軌轍乎故郭守敬破而不用而新曆亦然此豈非由捷簡易不事支離之法哉至于里差之說具于周髀而其學不傳已數千載郭太史分方測候二十七處其于里差詳焉然終局于地平之說故其法不能通于四達新曆以地爲圓體南北東西隨處轉移故南北則望極有高

下東西則見日有早暮望極有高下而節氣之寒暑因之矣見日有早暮而節氣之先後因之矣推之四海之外四方上下可以按度而得其算援象而周其變其說與周髀合不獨自洪以下步渾天之術者之所未到而實則聖人之意乃千載而一明也然而法既妙矣而神明之者存乎其人故隨時修改損益求中者人事因爾天道亦然今有三角八線諸法固已極測算之精微又得其人而觀候修正之欽天授時之功有不超越前代者哉

西曆

新曆有理奇而法著者數事一曰天圓而地亦圓四方上下皆人物所居各以戴天爲上履地爲下也其說與周髀冥合且渾天之術本謂如卵裹黃焉有卵圓而黃不圓者乎一曰天有九重最近者月天也稍遠則日天與金水天又遠則火星天又遠則木星天又遠則土星天最遠則恆星天其外則宗動天也楚辭天問曰天有九重孰營度之然則九重之說舊矣一曰惟宗動天行有常度不獨日月五星右行恆星天

亦右行也其說則曆代歲差之說是也二曰日月五星各有天而行皆有輪雖望之麗天而實循輪而行其理如珠運盤旋渦隨水亦雖急轉長逝而復自作迴環之勢葢日月五星所以有贏縮遲疾者此也一曰月與五星有本輪又有次輪葢本輪以從天而次輪以法日在小輪之極遠者月疾而星伏在小輪之兩際者月紓而星留在小輪之最近者月遲而星逆葢日尊天月與五星尊天而又尊日也一曰金水與日同天而其兩輪包日葢二星之行異于三星去日

極遠不過數十度耳不能與日相望也古人莫察其故今言其輪包日則理通而法得矣一曰月有倍離益五星一合日而遲疾一周月則一合日而遲疾兩周又五星之小輪跨本輪之內外月之小輪切本輪之邊其法皆以實測而得之凡此數事初若創見然或符于古經或軌于自然之理數其說不可易已至於有赤極又有黃極有最高又有最高之行理尤微妙事愈難明愚嘗妄意不獨黃有極爾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也葢樞紐長繫者惟宗動為然觀極星之游極漸遠則恒星又有極可知矣日月五星則其明著者也最高者古謂長在夏至而已然自至元辛巳作曆之前實未至夏至也今則又過夏至而東矣郭太史立爲歲分消長之法而亦未言其故愚又妄意夏至最高則冬至最卑最高極遲則最卑極速今言歲分者斷自冬至終始其日之日軌速而周星易則見爲歲分減耳非眞有消長也辛巳之前最高向于夏至而未至故郭太史以爲日消自時厥後至于今乃漸長蓋最高又過夏至七度矣然則太史之術

其疎乎不知消長之根在最高之行故也

記南懷仁問答

康熙十一年某月見西士南懷仁懷仁深詆天地方圓之說及以九州爲中國之誤其言曰天之包地如卵裹黃未有卵圓而黃乃方者人以所見之近謂地平坦而方其可乎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之處爲然懷仁與會士來時身履其處此所謂地中矣愚答之曰天地無分於方圓無分於動靜乎葢動者其機必圓

靜者其本必方如是則天雖不圓不害於圓地雖不方不害於方也且所謂中國者謂其禮樂政教得天地之正理豈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臍之中也而卒必以心爲人之中豈以形哉讀吳草廬土中之說因偶憶及遂記於此

愚又案天地度里不可窮極算術紛紜莫適爲宗洛邑土中之說固未可信然以曆理推之地勢差異晷景當殊南北之極濳見絕判西法稱赤道之下二分午表無景是冬夏數均也昔人有至外國

者熟一羊頭而夜已曙是晝數常嬴也今法南方四時晝刻每多于北又況乎其九州之外者乎晝夜不均非所謂中然一歲之內絕無短永陰陽消息其序虛顯揆之於理亦未爲中也如此則惟中國之地晷刻嬴縮與四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又其中之中謂之中土理宜不誣以是知經所言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信乎其爲至理而非虛說也

聖人作曆之原

聖人作曆爲順天以授時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時而寒暑四時運於不可見於是而紀諸日月星辰之行是故察日之出沒而晝夜明焉察月之盈虛而朔晦明焉察日之發斂而冬夏明焉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寒暑晝夜者天道之綱民用之本其驗繫乎日星是故定四方候昏旦測晷景望中星而分至啓閉無所爽其候焉此所以曆象日星也朔晦望弦雖非民事之所關而聖人亦欲其參合而無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又

所以曆象月辰也葢曆理之精微未有過於堯典數言豈非萬世事天者之法歟其具必曰曆與象者說者曰曆紀數之書也象觀天之器也有曆而無象焉不可也所謂象者大畧有四一曰儀璇璣是也葢天體渾然日月五星經緯異道遲速異勢其間離合遠近不可以目力齊也故爲儀以窺之立經緯之環列縱橫之度轉而望焉以知躔離進退之詳伏逆遲留之變則雖尋徑之間而大體無所逃其形矣二曰管玉衡是也雖以儀窺天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復以管

正之橫於璣之上而凝眡焉則宿度星辰皆可以不失其位矣三曰表土圭是也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四曰漏分日爲若干刻而節水下漏以數其刻蓋凡儀管表晷之施於用者皆以是爲測候之準焉四者互相參質以求天驗之詳夫然後可以紀之於曆而頒之於天下蓋唐虞三代之遺法其可攷者如

此

規垣宿野之理

北極周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二規之中相去一百餘度其最中爲天之紘帶紘之內外三十度許爲日月五星之行謂之中規三垣者北極爲紫微垣在尾箕天市在翼者太微紫微爲宮寢位蓋本居所之義太微爲朝廷位蓋取嚮明之文天市爲明堂位蓋因出震之理此或其意之可推考也若曰某星爲相某星爲將某星爲后太子則吾不知也二十八宿分四方者蓋以雲漢升降定之雲漢陰氣也列宿天中也雲漢之氣與列宿始交於申勢極于亥降交于寅沉化于巳潛明于午陰氣循環於是爲著故四維之限因以定焉陰氣之升爲西爲北陰氣之降爲東爲南天之道也古今知列宿之分而不知其所以分或者乃以日躔所次而目之不知軌轍東差十分易位卽復南至長在虛危而祖沖之所謂春曉義方秋麗仁域者亦不可得而强說也宿象分列則東者發生之象南

者文明之符西者兵刑之屬北者空亡之鄕抑或其理之可求者也若曰某星爲箕中之糠某星爲房中之鍵則吾又不知也星土之文見於周禮雜出於內外傳諸書其說舛殊不可究竆至一行而始有兩戒河山之說蓋水土之精上爲雲漢雲漢之經乎天如山河之經乎地也故以山河爲限而後區域可分以雲漢爲章而後分野可名列宿之在天中猶九州之在地中也列宿者日月五星光曜經焉九州者禮樂五常人文萃焉故列宿者九州之配也江河之首發

於岷蜀秦隴之墟尾没於渤碣揚吳之境故雲漢升氣交於井鬼爲秦蜀分雲漢降氣交於斗牛爲揚吳野此又或理之可通焉者然至於晉燕衛齊以負海而跨河得乎雲漢之升宋鄭楚周以四達而弘衍位乎雲漢之降語其繫然者固不可得而盡知矣又況南疆日闊而宿度不移河道既改而星土莫遷則分野之書吾又安敢以殫而信之哉是故觀察天地而爲理之所不可推者君子闕如也知爲理之不可推而必隨聲附和莫自白其眞僞之所歸其不反覆眩

亂者幾矣無乃非易簡之旨與無乃非窮理之學與舉天壤可名之星爲座數百爲星數千或連絡爲體或單舉成名各有攸司官曲具備是果何從而定之又果孰從而察之與夫曆數有常而步之術不免於差至於妖祥荒忽而莫之詰窮者則轉相祖述而傳之以爲信嗚呼其亦與於惑世誣民之尤者與

天人參合之道

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協五紀念庶徵而已五紀者天之所爲庶徵者人之所爲天運人從不協則睽人感天應不念則亂然所以協之念之者一因乎自然之理豈若末世之凌雜米鹽而放於荒誕也哉夫一歲之有春秋冬夏猶一日之有晝夜也日出於寅沒於戌歲開於寅閉於戌故行夏之時者所以儆民之春生東作而惕其夙寤晨興是以天事始於子而人事始於寅夫晝刻每多於夜而陽功常溢乎陰故爲之法曰陽三而陰一此生物之心也自然之道也上下四方各有辰次日之出卯入酉上下之辰然四方之辰亦然其出寅入戌出辰入

申亦如之此變應之妙也自然之道也出寅入戌爲陽侵陰出辰入申爲陰侵陽往來又使不越乎東西之三辰而不至於南北陰陽太少之位也自然之道也陽進則晝長陰盛則夜永天變日効不爽毫釐貞觀貞明之極也自然之道也此豈人之所爲也哉皆天之所設焉爾若夫微驗之理則洪範亦言其概矣王省惟歲爲主氣之柄也卿士師尹維日爲紀氣之行也庶民維星爲衆多繁附而處氣之中也故王道失則天亂而寒暑易庶政失則日月亂而錯行

百姓擾則星辰變而示異故曰周末無寒歲秦世無燠年王道反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詩人所以刺皇父也民勞則星動民散則星稀史氏之言其必有考矣夫列宿麗天附天之氣而性質各殊或則好燠或則好寒蓋不但箕畢之於風雨而已猶之八方五土風氣不通民生其間嗜欲不齊故政令之順民而施如氣候之應節而至日月從星則氣候得而天道正矣卿士師尹從民則政教舉而王道行矣天人相應故觀夫庶徵之協否而乂之明不明賢之用不用民

之安不安可省念而知也蓋聖人之意其可推者如此至於辨星土察星變望雲物紀祲氛各以類占用詔天戒抑亦理之所必然若乃星占末說轉爲枝蔓則是溢乎正理而爲術之流矣之畫野分地其物產風聲之可紀者大略也家區而户別之雖造化不如是之刻離也故不能以無辨

等韻皇極經世韻同異

等韻三十六字母沿習已久然其所以區別之源多莫能明其故吳人有強調其方言備此諸母者察其口中之音亦不過四聲有清濁耳且仍不能具三十六之數也至康節經世書分爲二十四音析爲四十八行通其意者亦少今案字之音母皆止於二十四部子分清濁發不論有字無字皆存其位此所以有四十八也等韻亦分清濁聲而於平聲有音無字者不載故或清濁兼存或存其清或存其濁此所以止於三十六也二十四母者影曉爲喉音見溪疑古云牙音今案當爲鼻音端透泥爲舌頭音今案來字亦當附此知徹爲舌上音精清心爲輕齒音照穿審爲

重齒音今案日字亦當附此非微爲輕唇音邦滂明爲重唇音此二十三音者等韻經世之所同也中間清濁皆有平聲字者影與喻曉與匣見與羣端與定知與澄精與從心與邪照與床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邦與並而已如溪透徹清穿滂則有清而無濁疑泥來日明則有濁而無清此經世兼之而等韻所以或存或闕者也然等韻則以舌上音孃字足爲二十四經世則以重齒音日字比例輕齒音爲二十四此其徵不同者要皆有濁無清之聲也是故二十四音

之中有清濁具者十二不具者十二不具之中有清無濁者六有濁無清者亦六二書同異之故此其一端矣其部居離合前後亦兩有得失經世以疑字爲音與曉字喉音爲同類明字脣音與影字喉音爲同類不當合而合此其所失也當以等韻爲正來字本舌頭音日字本重齒音等韻以爲半舌半齒而別之於後不當離而離此其所失也又當以經世爲優也至其前後之次則等韻蓋以鼻而舌舌而齒齒而脣以歸於喉深得自下起元之意亦非經世所及要之音之

止於二十四而分清濁者則一經世之攏爲同類異行尤易尋別也

榕村韻書畧例

古韻書不可見而其散於經傳者足徵也顧氏寧人之論備矣後代益詳於韻而等切之學興雖其字音韻部間或與古差殊而其條理可尋其同異沿革可推何則音生於人心今古不殊故也夫色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故音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用也前世爲韻書者未知五音生生之法故雖區別有倫而迷其本始惟

國朝十二字頭之書但以爲首五字使喉舌齒脣展轉相切而爲同聲音備焉蓋於韻部以麻支微齊歌魚虞爲首於字母以影喻爲首獨得天地之元聲故可以齊萬籟之不齊而有倫有要也從來爲此學者部多首東等多首見蓋失其本矣惟鄧子於聲類以歌韻首列而辭曲家每字收聲皆歸影母者乃爲得其遺意然鄧之諸部既不盡合而度曲者只悟收聲不

知其爲生生之本故亦不能舉而措之而皆通也然收聲之法攏爲六部此則確爲聲樂本要而

國朝字頭亦合焉神聖復生不能易矣今譜亦區爲六部別爲十二行以首五字究轉相生爲百二十聲於是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得其位性術之變窮於此焉韻有有聲無字者等亦有有聲無字者訂韻之有聲有字者三十六就唐韻而增損改入之也母之有聲有字者亦三十六依等韻而分別論說之也然所據者皆今日同文之音也攷之唐宋閒則已別

稽之於古則又殊蓋是編之意存乎明韻而已非隨時則不通非諧俗則不悟若夫究心小學者將以窺文字之初辨點畫聲音之始則有諸家及寧人之書在此不能具也

翻切法

自東冬江陽庚青蒸眞文元寒山先佳灰蕭肴豪尤侵覃鹽咸諸部皆可以合聲爲切法如都翁爲東希陽爲香幾鶯爲驚之因爲眞孤灣爲官沙安爲山低烟爲顛呼隈爲灰西腰爲簫溪憂爲邱妻陰爲侵他

諳爲貪之類皆兩聲合成一聲不用尋其等母韻部便可曉然但上一字須檢是首攝何字所生必以其字切之下一字則歸其韻之影母字乃得兩聲諧叶或上一字有音無字則借其字之上去入字或下一字有音無字則借曉母疑母字以聲氣猶相近若如古人切法則遠矣惟支微齊魚虞歌麻七韻乃首攝之字生天下之萬音者故可以切他部而他部不能切七部蓋七部之字皆天然獨音非兩聲合成故也中間惟麻韻鵶哇等字可以支虞部中字切歌韻字可以虞部字切則以鵶哇等元是支虞反切麻部所生而歌與虞聲韻開閉同類故也此外凡七部中字皆應借本字之上去入爲上一字而下一字歸本字影母切之影母之字仍借曉疑可也

南北方音及古今字音之異

等字三十六其本二十四清濁平聲具者十二有清無濁者六有濁無清者六合之亦十二故總爲三十六音也然就清濁具之中南北方音又不同惟影與喻曉與匣心與邪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其爲清濁

相配南北尚相近若羣定澄從牀並則南音爲見端知精照邦之濁聲北音爲溪透徹清穿滂之濁聲也故北具清濁十二音之中南北同者六不同者亦六攷歷代韻書多從南音所以知者以上去入二聲叶之可見也至于知徹澄孃之爲舌音今存者幾字耳餘三字則皆入齒音不知自何時而變惟閩廣人則尚有之攷邵康節經世以知徹二字列於齒音之後而以孃字塡對日字則意其時已畧如今人音但不知輕重齒之外當作如何取此聲也又敷字今人讀

之只是非奉一類不與微字同類在古音必當別故
風字爲方馮切豐字則敷馮切則是非敷有兩讀而
風與豐爲兩音也此類與世推移皆有不可以時音
概者

卜書補亡凡例

洪範卜五占用二

古書紀陰陽故用二卜書紀五行故用五

周禮太卜掌三兆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
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

玉兆瓦兆原兆者占龜之三書如連山歸藏之類
也卜之有體猶筮之有卦體之有頌猶卦之有繇
書曰體王其罔害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即此
百二十之體也史傳所引鳳皇于飛和鳴鏘鏘專
之渝攘公之羭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如
此之類即千有二百之頌也體所以有百二十者
自五而乘之再倍爲二十五又倍爲一百二十五
其中有五純體焉體純則無生克而不占故止於
一百二十也頌有千二百者每體以十日占之吉
凶各別故極於千二百也卜書在漢初猶存至京
房輩併卜筮爲一法故以五行布於六爻之間而
亦以十日起卦雖借易爲用而其占決休咎悉卜
法也王仲淹以京郭爲亂常此其一端矣

洪範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占龜之五兆也古人以火灼龜故詩曰爰始
爰謀爰契我龜其所上之烟氣有此五種雨者烟
氣濁暗水之兆也霽者烟氣清明火之兆也蒙者
烟氣微濛次於雨者木之兆也驛者烟氣斷續次

於霽者金之兆也克者烟氣交爭倏明倏暗土之
兆也凡鑽龜之法先傳以墨而後鍥加之故水火
相薄而氣升焉其或火過則焦火過則不食墨二
者皆不能成兆主於其事不可爲而不占也

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一事兩而卜三龜者卜必三鑽猶筮之有十八揲
也初鑽得五之一再鑽得二十五之一三鑽乃得
百二十五之一此時未開書何以知其吉也三鑽
皆不焦而食墨故曰一習吉也及開書而其頌辭

又吉故曰乃幷是吉也後人不晤三龜之義而以爲使三人分卜者非矣洪範所謂三人占者既得體兆之後使三人互相參決如傳史趙史墨史龜之比爾

春秋傳晉卜救鄭遇水適火

此傳諳卜書之爲五行尤詳也若蓋以爲水而遇一火謂之水適火也水遇火則必滅火如兩水相遇則不能相勝齊太卑之後火之祀也宋爲子姓水之位也故曰利以伐姜不利于商

又筮短龜長

古人重卜故周官雖兼立卜筮夢之法總以太卜之官而傳又有筮短龜長之說人以陰陽五行其致一也然陰陽簡以該而五行詳以備自四時五方甲子分野物族事類莫不以五行求之而可見此其所以爲長於筮也然易經四聖之後理義象數其發之也無餘而用之也無徵此所以列于經而孤行而卜法殘廢

論曰凡數皆起於洛書其四正者參天之數也次自一而三自三而九自九而二十七自二十七而復於八十一也其四隅者兩地之數也故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復於三十二也其中宮者參兩之合也故自五而仍得二十五自二十五而仍得二十五至于無窮而不變焉三者盡天地人之數是故先王之設官分職體周經野象之在朝象天故外則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列內則有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職在野象地故有八家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之制國中象人故有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以定民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出兵戎之法若其制作垂後則樂律者用天數者也易卦者用地數者也卜兆者用人數者也揚氏用天數而陰陽訛司馬氏用人數而五行溷皆非其本矣

一百二十五體除五純體凡一百二十每體三變三百七十五變除五純體之變凡三百六十當朞

之日此與三鄉之除里長三軍之除卒長考其數相同也。

變止於三犇位之上下內外事之始終偏參五行參差相錯有入體者有不入體者案其上下加臨之位視其始終更代之序別其生克喜忌之情參之歲月日以辨王衰視其所占之人坐位以定賓主視其所占之事逢時以決休咎亦可以施諸民用矣。

詩選凡例

古者同書攷文雖未聞有四聲之說而韻部分明六經秦漢以上書皆可見後世四聲等母於韻學不爲無功然案其部分則自江左之末及唐人而既亂矣然唐人律詩自守功令其古詩則凡所通用韻皆於古未遠特古今字聲間有出入者爾自宋及明所用全錯上異詩騷下反隋唐韻之既乖叶諧安在此大關節不可不正也。

古人詩平上去三聲皆通用其入聲則多轉爲去亦或通用也今既有四聲平仄分用亦自諧聽然平聲清揚入聲短速則與上去兩聲微別若上去兩聲相差至微今南北人多不能辨者作詩時須案韻本尋撿則古詩韻脚兩聲固可通不獨漢魏之間唐詩間亦有此也。

近體詩句中每字平仄固有律令然五言偶句第三字七言偶句第五字皆用平聲者正也間用仄字則下字仄聲必易以平若適當兩平疊之偶句則此體不可用又當變而通之於和句用平聲爲對可也然此體在唐初亦不拘惟杜韓柳則極嚴謹至五言和

句首兩字七言和句第三第四字遇下字應用平者上字必不可用仄

三百篇備諸體漢初樂府亦備諸體但樂府五七言者多此即後來變體之漸矣安世詩甚古列國謳吟亦多抑揚慷慨後代詩人轉相規擬然古劲終不如也陸象山有言康衢之謠擊壤之歌高文大冊有不能及中林之夫漢上之女碩儒宗工有不能企性情之所濡俗化之所漸時運之所驅是以君子論其世焉漢承秦後元氣肇淳故其詩文雄深雅健非後代

所復及雖然佚蕩悲惋之音多而肅穆平寬之意少以彼霸心之存王澤之竭固與雅南殊化異也誦讀之士可以觀矣

古體無所不備然四言其大綱也故以四言首之存古也韋孟傅毅曹植張華陶潛王勃其志美其詞文以嗣風雅亦庶無愧

長短句體之雜也區爲一部別於粹乎五言七言者也內如退之琴操與古爲化矣用韻則未離乎唐爾鮑明遠行路難蒼勁奇峭詞家之絕調

蘇詩深厚李詩慷慨更號之首佶乎不羣其擬作者風格益高也建安之詩氣體疎宕張陸以下衰矣擢其稍特拔者登之卑織弗與也陶公爲賢人君子所棄不可改評鮑明遠河汾病其哀怨然自詩人振筆之妙未有如之者元畢子山可稱時藻比之陶鮑筋束緩矣陳拾遺張燕公以氣雄李供奉以才敏若杜工部韓文公之詩源遠流長則千載之兩人也其餘名家各自斐然清音俊筆則王孟標新深情雅裁則韋柳擅林皆此道之能者故後世有述焉

而淡古詩比興敘意或稱引古人則直道其事不類後人采摭塗附或至于連篇累句以爲工也且俳儷未興故其氣能揚發離則雄直而曲至建安猶存斯體及晉宋之後始變

古詩不貴俳儷且爲其傷氣爾詩與文相表裏皆自東京魏晉以下而寖變也韓門論文則謂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鬬葉顚倒相尚

榕村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四

文廟配享私議

祀典之議紛紛也而於文廟爲尤難蓋非有明淵源之學等百世之識究斯文授受之詳者則未足與於斯也三代之閒蓋有釋奠先師之禮然其所祀者何人所舉者何儀已不可得而攷矣自夫子以禮樂仁義之教爲萬世文治者宗是以東京以來有立廟舍菜之典貞觀而降崇配享從祀之文宋元修之至於

明而備矣然而從祀諸人者宋元有益而無損明則多損而少益嘉靖之閒大肆升黜自吳澄而上卽漢晉諸經師籩豆登而出廡廡者亦過半矣將以謂非乎蓋諸君子學行容有未醇也將以爲當乎則宰予冉有蓋有不粹於道者何以晏然堂上之尊七十二子未必盡深於學也何以不殄東西之祀況乎漢晉諸儒者雖無絕世之德而有傳經之功夫苟於經教無所表章儒術未有發明則雖以諸葛忠武之才論者以爲伊尚之亞猶不得進而班焉諸君子承秦滅學之後區區修救殘爲户牖以待後人苟以後世之光大而盡廢之孝子慈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故愚以爲七十子當祀則諸經師亦當祀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此嘉靖之典所以爲未安也抑又有未安者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商之三宗周之文武百世不祧上同太廟不以相土鞠陶而下爲嫌也周邵程張尙乎千載之餘聞知聖人之道而使班于伏戴爲堂之流則景行之道微而尚德之風泯夫曰以世次爲後先則子思孟子亦豈當在冉閔之前哉今欲

準酌舊章釐成祀典以弘右文之規禮至重也欲濫而收之懼其後學之觀聽混淆于表章之過欲嗇而裁之懼其先正之風流湮鬱於評論之苛揆之以三王祭川之義則漢儒不得不附于先賢之以子雖齊聖之文則周程不得不食於後愚以謂是皆有以處之而無庸此紛紛爲也定爲配享於堂之禮顏曾思孟二程周朱位列于左皆亞聖之才命世之英有傳道之任者也冉閔游夏董王張邵之倫位列於右皆大賢之次名世之彥有衛道之功者也文廟之南吏

立四祠各爲垣墉東西相向一曰及門之祠以祀七十子一曰傳經之祠以祀諸經師其二則皆儒先之祠以擇夫學行之端醇者祔之仍勑天下各立私祠于其鄉焉夫如是則亦兼收而不嫌于濫喬取而不病其苛矣配享左右以世次相對旣無後先之嫌東西四祠自爲垣宇亦無復年代之議其於道德名分之際豈不兩全而無憾也哉以是仰答聖賢之歆可以遡源流於旣往以是光昭人文之運可以動仰止于將來庶幾于風敎之原有所裨助乎姑以俟夫議

禮者采之有司也

記配享私議後

朱子語類云祀享只當論傳道然則將來若有折中大典者當稍放朱子精舍釋奠儀而損益之以顔曾思孟周程朱張九賢配於義爲允然自冉閔游夏之徒亦皆聖門高第故或拘於河海之源流時世之先後則雖漢唐儒者猶不可以後賢躋況於親炙之者乎愚幼時嘗妄爲之論以爲文廟左右當列爲及門傳經二祠以祀七十二子及漢唐而下有功于聖經

者春秋舍菜各於其所至三年而大祭則周程張朱退就後賢之位而羣以世次爲序畧如周人時祫大祫之制蓋當其大祫則凡有功德如文武者配食太祖百世不遷然亦退就孫子之列以明順也顧舍菜之外又有大祭則經無明文列代之所未經不敢意爲之說或於天子視學或郡縣新立廟宇之日行之亦無於禮者之禮也聊紀於此以俟賢者是正焉

家廟祭享禮畧

古禮之壞久矣其漸有因其本有根雖有賢人君子

討論而服行之然所謂不尊不信則久而莫之從也固宜況乎復古之難而變今之不易則凡所討論而俾存者亦多賢人君子區區餼羊之意自其身不能盡行而望人之從而行之尤不可得也禮莫重於祭而大宗小宗之法不講者且數千年夫無大宗小宗之法則源遠末離無所統攝分不定而情不屬雖有儀節之詳將安用之是以鄉異俗家異法有身列薦紳士類而迷妄苟簡至于犯分悖本而不自知嗚呼其隨俗而安之乎抑區區講論行其宜于今者而不

甚遠於聖人之意庶幾存古道之什一於千百也歲乙巳家廟始成先君子將率族人修歲事焉於是講其禮曰此古所謂大宗者也當有明時族中先輩長老亦放古而立宗子矣然而有數難者古者無祿則不祭故庶人薦而已所謂禮不下庶人是也其時卿大夫家非世官則世祿皆朝廷賜也而宗子主之故得以其祿祭今皆無之則宗子無祿也柰何猶備大夫士之禮以祭父爲大夫子爲士其祭猶不敢以大夫況庶人乎難者一也古者宗子爲朝廷所立故其

人爲一家之宗而必嫻於禮法今則有樵採負販使之拜俯興伏茫然不省知者矣而柰何備盛禮以將之難者二也凡爲宗子者以其爲族人之所尊重冠昏喪祭必主焉故祖宗之神於焉憑依今則輕而賤之者已素一旦被以衣冠對越祖宗人情不屬而鬼神不附難者三也是故世變風移禮以義起今人家子孫貴者不定其爲宗支也則不得拘支子不祭之文而惟斷以無祿不祭之法且近世褒贈祖先罔不擇宗支授之褒贈之所加則祭祀之所及授以二法

人情無可疑者雖然古之遺不可棄也蓋緇布冠之廢久矣而冠禮初加用之中霤之號遠矣而五祀之名沿之說者曰不忘古也宗子之法先王所以尊祖敬宗聯屬天下之深意今雖廢安知來者之不復興乎是故使祿於朝者執爵奠獻而設宗子之位參焉其祝告曰主祭孫某宗孫某蓋權以古今之宜勢不得不出於此也寒家族人極衆既有始祖之廟則又將使合族均勞而伸其敬於是又有直祭孫者其位亦參於主祭孫宗孫之末而祝版并及之此余家廟

見行之禮然也難者曰宗孫亦貴而爵位下於支子則柰何曰稍相亞者則先宗子遠相懸者則先支子也其家而適無貴者則柰何曰無貴者則無祿矣不可備祭禮也雖有祭田而非世祿必也殺其牲豆籩其儀節彷彿乎古之士禮稍優于庶人而已或者尚可免於僭妄之咎乎其主祭則以何人曰使有衣衿而行輩長者爲之或并無則以宗子也凡前所講者皆爲大宗也若小宗之禮則在今日尤有至難者蓋旣祀其四親則必以高祖之嫡長爲小宗而其勢無

異於前大宗之所云矣然始祖不祧而四親迭祧其事體不同一也今士大夫家始祖多有廟而四親無廟各祭於其家而已其事體不同二也故人家之祭四親莫不高曾祖同而父異或高曾同而祖父異高同而曾祖父異泯泯棼棼已非復古者小宗之舊矣此則余家未能正之姑且徇俗無可柰何然猶高之忌日則就高之宗子而拜焉曾之忌日則就曾之宗子而拜焉要之大宗不立則小宗益無所附麗而据依雖有宋大儒程馬張朱諸賢固未嘗極論於此故

曰至難也然則為今日之禮者何如曰古禮不可復則存其意焉而已始祖四親於古固不得人人而祭自伊川程子之說曰人本乎祖始祖皆可祭也服制及於高曾則祭享亦如之四親皆可祭也此固所以因世變順人情而為後世折衷然以程朱所行考之朱子則不敢祭其始祖曰疑於僭伊川遺命乃有奪宗之言謂已之官法得立廟也然則大宗小宗之祭自二賢行之而後學益疑於所從夫大賢言行將為萬世法豈其有偏見私意哉以愚度之朱子避亂而

僑居於閩其族人遠在婺女故朱子不敢獨祭其始祖以安於禮籍使當日聚族而居而其族人已設有祖廟如今人之為者朱子豈得廢之而不祭哉吾知其必從伊川之說無疑矣伊川之奪宗學者尤惑焉曰侯師聖之言而非伊川之意然自唐以來官尊者法乃立廟立廟自伊川則必以伊川主祭故曰奪宗也但不知所謂廟者大宗乎小宗乎如大宗也則惟伊川生存乃得主祭若其子孫為無祿人則亦不得世其祭矣以理揆之必也其小宗也蓋四親之廟自

已立之則子孫尤可以世其祭以終于已此亦所謂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也故於今而斟酌二賢之意則始祖之廟如愚前所云者蓋庶幾焉何則謂之始祖則其子孫衆多必有法應立廟而可以主祭者矣且既踞不祧之位則其廟固始祖有也有之則不可廢故其子孫得更迭以其祿祭無所嫌也若四親則親盡迭祧而廟非一人之廟高祖之祭及其元孫以下則廢之矣故祭不常則廟亦不常必使法應立廟者立焉而使其子孫猶得以主其祭迄于已之祧

而止如伊川之說固亦變中之正也猶以爲疑則亦參以愚大宗之說立廟者主祭而仍設小宗宗子之位奠獻祝告同之其亦可矣若乃五世之中無應立廟之人而其勢不可聚則各備士庶之禮以奉其四親而亦當於高曾祖之忌日各就其宗子之家而先展拜焉庶幾古人之意未盡湮沒而可以待夫後世之作者

小宗家祭禮畧

古者宗法之行宗子祭其親廟自天子而下降殺以

兩蓋大夫僅及于曾適士僅及于祖而已伊川程氏祭禮始令上下通得祭其高曾祖禰爲四親廟以謂祭法由服制而起今喪服及於高祖則祭亦宜及之實得人情之安王巖叟稱其有制禮作樂之具非虛語也然祭四親者亦止於宗子而已五服以內之支庶則因有事於宗子之家非家立廟而人爲祭也然古者無田則不祭祭用生者之祿是祭祀必大夫士而後具明矣古所謂宗子者皆世官世祿者也今貴達者未必宗子而宗子或夷于氓隸宗子之分與祿既不足以配其四親而支子有爵俸者反絀於不祭之文而不得伸其追遠之愛如此則程朱之禮又窮故曰三王殊世不相襲禮今之禮僭亂極矣後聖有作雖復緣時損益可也非天子不議禮吾人身爲大夫士行之於家去其僭妄紊亂甚害理者而已吾家大宗之禮又當別論以四親言之我於先人爲宗子而祖以上則非擬之於法得奉禰祀而已然小宗之法今世亦不行吾家舊所通行又皆不論宗支輪年直祀吾分既足干祫上及高曾又恐將來之官不能

常與直祀者之祭食君之祿以豐于昵恐非先人之志故今所奉祀並立四親幸今聚族祖里伯叔每歲直祀高曾祖者吾咸與焉然退而修四時之事亦必並設高曾祖考之位而申祝獻焉非僭且瀆貫則準以情分而有所不容已也吾家大宗時祭舊止春秋其奉祀祖考者則否止於清明七月等俗祭而已吾思古人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蓋春秋之義大矣怵惕悽愴之心自近者始不當於遠祖獨行之也若欲以清明七月俗節當之則清明爲

春暮七月爲秋始迎來太遲送往太驟亦失禮經之意今欲定於二分之月別卜日爲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則循俗煎餅焚楮如家禮俗節之祭而已況家禮尚有四時之祭皆用仲月今春秋而外有冬節薦餅可當冬夏二祭其禮稍殺於春秋可也又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祭爲吉禮而忌則喪之餘也今俗廢春秋吉祭而反於忌日飮酒食肉謂之受胙吉凶溷雜非人情殆不可用今逢忌日亦當稽朱子家禮及語類所載變冠服不飮酒食肉終日不

宴親賓志有所至乃近於正生忌則不然禮稍殺而情稍舒可也墓祭原起於奠后土之神爲祖考托體於此歲祭焉所以報也今祭墓者豐於所親於土神輙如食其臧獲而已簡嫚之極必干神怒故今定墓祭牲餅祖考與土神同奠獻則依家禮先祖考而後土神自內而外非尊卑之等也此數者皆大節日苟失禮意不可不正其餘如元旦五月節中秋重陽節此等皆可不拘豐儉循俗行之所謂事死如事生節序變遷皆寓不忍忘親之意

時祭春秋用羊豕冬夏或一羊一豕禰忌日及生忌日俱用羊豕高曾祖忌日用牲餅生忌日用牲菓元旦清明七月除夕用牲餅端午中秋用菓酒或一餅俱角黍月餅之類墓祭祖考土神俱用特羊或特豕俗祭禮皆陳餅饌酒于祖考之前并進湯飯已畢然後主人酹酒于地而畢親賓以次拜而遂徹不思酬酒于地之義謂何以謂求魄於陰則當求之而至庶幾享之不當于神具醉飽之後而後求之也今當奉數饌於神前便行祭獻之禮寧可親賓迭拜而進饌

未終不可羹飯旣成而祭酒方始蓋古禮之復也有漸今時俗超簡未能驟行三獻之繁或堂事狹隘親賓至有早晚又未能齊同行列以正迭拜之失故只得主人先行讀祝降獻之禮止其始終而已其有行列參差遲速庇止則自旣灌而存者吾亦未如之何若夫酒令飯殘以須親賓之至而後降獻則斷斷乎其不可也

近代多用寒食上墳然稽之古義廟者神之所棲墓者魄之所藏也春與陽氣俱來則神之伸而廟祭宜

殷秋乘陰氣而往則魄之歸而墓祭爲宜然八月方行時祭恐或人事物力不能兼舉古人報上功以建亥之月今定以十月掃墓庶爲得之

直祭非古也然今欲均勞逸且使祖考諸子孫婦皆知蘋蘩之義而皆於宗子之家行之亦未爲失

五祀禮畧

古者惟大夫祭五祀然則五祀之祭士庶蓋不得而兼之也然今雖編氓之家醮祭天地禱祀河嶽尊神僭妄無所不至則家祭五祀乃得其宜而反於五祀

之祭簡嫚媟褻付之婦人奴婢而已是古者必大夫而後得行之祀典今則士庶人之所不屑必擬夫古天子諸侯之祭然後用之俗之悖謬越禮莫此爲甚故有家者于祭五祀不可不講也上古穴居野處鑿其最中之處以通明而雨亦溜焉故曰中霤以其最中是以爲一家之主後代易以宮室而仍襲中霤之號不忘古也其在于今則當之者梁脊是已居一家之中爲一家之主其神屬土古者士大夫之家門皆南向戶皆東向蓋東西陽也南北陰也堂之門自外而入偶而屬陰室之戶自內而出奇而屬陽也惟天子之室左右有房則左右中間皆宜有戶故在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言西南者著天子所獨也其東戶則大夫以下所同不必言也大夫士之制西室東房房向北主婦所居即所謂北堂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是也室戶向東主席在西牖之下詩曰于以用之宗室牖下是也蓋古者門戶並祭戶陽門陰今作室者率以門爲美觀至於東西兩傍出入之處亦不設戶陰盛陽衰豈其所宜考以五行之內冬宜祭井然月令其祀行而不及井者蓋古者數家同井不

能家有之故易以行或以行爲門外軷祭之處恐非也冬乃收藏之時豈宜爲出行之祭蓋兩階之下屏之中間有行焉雨集則水所注今俗呼天井是已故以代井祭也如家有井者則必祭井無疑五祀之祭今世簡畧已極考之古義則必躬必親不可委之婦人婢僕乃合禮意惟竈神之祭婦人可攝行之而使廚者執事門戶井神之祭子弟可攝行之而使司門者汲水者執事中霤最尊主人在家則必身親而使

子弟執事可也祭五祀之時月令有明文矣今俗祭土神用二月政木尅土傷之時祀竈神以八月又金盛火衰之候皆失其理也今定依古禮二月祭戶五月祭竈六月祭土神八月祭門十一月祭井其禮用牲魚五奠爵如家祭之禮

樂律

樂有聲有律而聲又有正聲有變聲律又有正律有變律有正半律有變半律數者備而樂之用周矣正聲者自宮聲之數八十一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

者是也變聲者五聲相次隔一律則其音和隔二律則其音遠角徵羽宮之間相隔二律故又自角轉生二律以補其欠所謂變宮變徵者是也正律者自黃鐘之管長九寸積數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損益相生而窮於仲呂者是也變律者仲呂反生黃鐘不及九寸之數謂之變黃鐘焉自此而又損益以生十二律者是也正半律則取正律而用其半也變半律則又取變律而用其半也律之所以有變有半者則以宮聲最尊而商角徵羽不得陵焉故黃鐘為宮則其餘六律皆以正聲無陵之患他律為宮則臣民事物不敢陵君而或用半焉或用變焉所以避陵越而順五聲之序也且備清濁而極中聲之變也雖然樂律之本皆起于黃鐘則黃鐘一律要矣黃鐘之管長九寸者定論也史記言八寸一分者變一寸十分而為九分以便于相生也呂令言三寸九分者謂別製一管以為律本名曰黃鐘之宮自黃鐘八寸一分至應鐘四寸二分長短之間相距三寸九分于是即其間穴而吹之以備黃鐘七聲以為十二律取

聲之準而已其實三說無以異也黃鐘圍徑古無明文然即周髀漢斛之制推之則其面羃當容九分其積實當得八百一十分由是以羃積而求圍徑則黃鐘之實數得矣蔡邕孟康言徑三分圍九分者非也胡瑗蔡元定以羃積求之徑不止於三分圍不止於九分者是也然胡蔡之算亦以徑一圍三之法定之殊不知徑一圍三者古人之疏率以量田地則可矣一管之微其發氣之妙轉于毫釐杪忽之間而可以若是其約畧疎闊乎故必以祖沖之密率算之然後

黃鐘之徑圍積實可定也若夫古人之尺寸今已無攷故或求之累黍或參之古斛量權衡之屬此雖博雅之一助而實非制作之原本必也如蔡邕所謂不如耳決之明程子所謂以上下聲攷之必得其正者乃爲極至之論葢音樂生於人心而成于治化人心和則中聲可定治化感則雅樂可興而又博求知音之人折以明經之士使鏗鏘鼓舞與義理之實同歸則千年之誤可正一代之樂可成

課王生仲選

讀書以窮經爲本以明理爲至窮經所以明理也然六經之規模宏闊而辭義簡奧故必以學庸語孟爲之階梯四子之心傳不繼而純粹云亡故必以濂洛關閩爲之門户舍此不講而厭常喜新飾詐矜愚或以經書爲習見而自匿於釋老之門或以章句爲陳言而自炫於詞章之耀綴能榮華其言小成其道君子猶羞稱之況以吾所遇亦未見荑稗之有秋而春華之可采者何則唐宋以前聖道久熄而儒學未興士有求道之心而不逢先覺有立言之志而莫適折衷故雖遁於異門淫于末學而其人皆實有過人之志尚過人之資器百倍於人之攻苦非心知其不可而欲藉此以自逃者也其時緇釋之徒皆切實理會身心而以詩文得雅名者又未嘗不淹貫於經書之義但以去聖既遠羣言淆亂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非其罪也今人之弊則由心疑濂洛關閩之非真宗有不欲依傍之意且見其說理明白遂并理而卑之譚經平實遂并經而易之更加以苟簡成習功利成風一寓目於譚經說理之書又畏其勞心而惡其

羸己也於是欲托他門以遁跡借末藝以蜚聲此其用心與唐宋之人何如而所謂異端小道者又烏得成就哉今日須以此爲大戒由濂洛關閩之書以進於四子由學庸語孟之道以達於六經學庸語孟濂洛關閩不可一日而不精思熟講者六經則或且窮一經務令透徹達人安性以漸兼通若貪多泛涉則又徒爲衒名而無益於得也

課諸生

資高者頗能聰明解悟質厚者亦多肯埋頭讀書然

及其至也聰明解悟徒以長其傲慢輕忽之心理頭讀書只以成其卑庸凡陋之智此皆其志向之大差心術之至謬所以高高下下其究同歸求一豪傑之士而不可得也凡經書聖賢所言皆先以辨志立志志道志學此處若無根種源頭保其榮華之隕不終朝而汪洋之潤可立待也學在不息不息在立志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由於嚮道而行當道而至也農夫之志在於有秋商賈之志在於三倍今學者徒志富利則與農夫商賈何異況其歸於損人殘物

豈若農夫之食力而商賈之謀分哉須思為士者如何是志如何在家成得孝子如何在國成得良臣如何居鄉而謂之德行如何仕宦而謂之事業先有自任之重之心而後繼以自省之勤之力此之謂豪傑之士也

摘韓子讀書訣課子弟

口不絕唫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此又公自言讀書事也其要訣卻在紀事纂言兩句凡書目過口過總不如手過蓋手動則心必隨之雖覽誦二十遍不如鈔撮一次之功多也況必提其要則閱事不容不詳必鉤其元則思理不容不精若此中更能考究同異剖斷是非而自紀所疑附以辨論則濟知愈深著心愈牢矣近代前輩當為諸生時皆有經書講旨及綱鑑性理等鈔畧尚是古人遺意蓋自為溫習之功非欲垂世也今日學者亦不復講其作為書說史論等刊布流行者乃是求名射利之故不與為己相關故亦卒無所得蓋有書成而了不省記者此又可戒而不

可效

答王仲退問目四條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說者以氣質淺深言之固是然人之資質合下便有此三種根器有人於事理極理會得容易然曉得便了無喜好之意則索然無復餘味又有人亦知喜好而不根於心無躭著不捨一段精誠則或他好有以奪之便不能久於其道役而不厭亦不能溫故知新日進无疆

惟上等根器纔知學便有樂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如嗜麴糵者雖有飯可廢如有山水花石之癖者雖至於傾家財以供遊玩不悔也此方是眞種子二程從此入手故明道晚年欲著樂書想是爲發明此意耳

姿性有鈍敏不可强也雖然亦視其志之分數何如耳如有十分志向則其誠必不息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則亦無微之不入無堅之不破凡溺心於邪者必有鬼憑之專心於正者必有神依之管子曰非

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道家之言曰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王荆公云方其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所謂神物非眞從天降地出乃是自家精神靈爽之所爲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此理至確惟在有精進之力無退悔之心有廣大之願無休歇之期古人有大就者往往是鈍魯人不足爲憂也

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人須終身藝之如農夫之終歲而藝五穀也藝五穀者每種必盡其勤方其盡力於此不知有彼也若來年未蘇而又長彼黍雖有上農不能兼施此須立課程爲之每藝一經必盡自家分量務令徹底方休藝之之法一曰熟誦經文也二曰盡參衆說而別其同異較其短長也三曰精思以釋所疑而猶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去所非而猶未敢自是也能於一經上得其門而入則諸書皆同室而異戶者可以類推而通古之成業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

吾斯之未能信信字須玩味若說是自信得有仕的

材料則如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有以自信者何以喟然之歎獨在於點然則所謂曾點漆雕開能見大意須離却仕字看須體會斯字是何所指斯者此理也觸處皆是此理不知者固已瞢然知者亦終是信他不過既是信他不過則習俗足以移之時勢足以奪之私情足以牽之事變足以亂之以之自守雖有存焉者寡矣以之應用欲其沛然也難矣故夫子曰篤信好學便是信字實際今人皆能道信心信理信天信分實則信者幾何時常以此意自檢察便是漆雕

開一派學問也。

答鍾倫見問目三條

道心是未發，人心是已發，此語似創見，然確不可易，當更精究之。試思謂未發中有人心，於理安否？然謂道心是未發，人心是已發，措語自未妥，須云未發是道心，已發是人心，方穩耳。著欲根於愛，愛根於仁，可見著欲自著欲，愛自愛，而仁自仁矣。非然，何以一物而三名也。若論其根，則豈有離情之性，離人心之道心，卽曰已發未發，已發豈不根於未發乎。

誠敬只是一物，然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可見只是一物而相首尾矣。蓋誠由敬入也。然雖相首尾，相表裏而不妨並致其功，何則？敬是不慢，誠是不欺，恭儉豈有以聲音笑貌爲哉？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敬以持之於外，誠以主之於中，內外夾持，而學問之本立矣。重威章便是如此，須體貼向自己，勿牽纏於語言之細。

經綸是體道，立本是盡性，知化是知天。體道由於盡性，盡性由於知天，又體道故能盡性，盡性故能知天，亦相首尾之事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然。看四書最不可著辨動靜存發等字，蓋孔孟口中無此也。若論心中頓放，則頓放許多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便是道，頓放一團仁義禮智便是性，頓放一派元亨利貞的全體便是天，是天也，吾與子莫不有之，而能如聖人之浩浩否也。然則其所知可知矣。

榕村全集卷之二十二

書後

書項羽本紀後

班史其司馬氏之流哉。然班史傳王莽而司馬氏紀項羽，何其謬也。君子曰：羽不足道也，彼嬴秦何以紀焉。秦本西陲虎狼之邦，蔑禮義，弃仁信，專用威武力戰數百年而取天下，志既逞矣，乃悉除絕先王之道，欲以塗塞抑遏萬世，至今二千載其跡未湔，此其亡國猶未足晉隋比，而罪於后羿王莽浮矣。故后羿之惡誅之者不必夏家，王莽之姦何必更自劉氏。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討之，豈以其曾一區域猥列實繫哉。秦既無道，享國又淺，覆之者雖非宗周之裔，要亦共工、羿、莽倫爾。故董仲舒、劉向皆以為大漢繼周，班固言秦莽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別諸五德之外，以為閏位餘分，豈不卓哉，豈不卓哉。

書漢書諸侯王年表後

封建之事，自子長、孟堅據漢興亡而為之論，其時前懲秦弊，後鑒莽禍，故一務述前書以救弊相持為大也。比及曹魏，流弊未支，旋坐亡之勢，有宗室皆同者，續班馬之議，汔於東漢之亡，反覆言其宗之戚，尤加詳焉。謂封建非聖人之意，始於唐柳宗元，于後文人之論，史氏之評，各推極利害，不能非一。夫追究古今制度，不原聖人之本指，而徒較其末流，以定厥弊，皆未可以為萬代之折衷也。況於利害亦未周。昔彼漢有王莽之專，而欲望救於諸侯，與唐有宦官之禍，而欲推咎於藩鎮，是無異肝膈之內膺，而求手足之強弱也。故曰[illegible]生，日月西頹，濁耀苟王政不綱，則視疎離畔，於是而較得失於封建，不亦末乎。是故君子不為私家之議，而定萬世之經，衆言淆亂折諸賢。聖哉朱子之言也：封建之行，一則公天下以為心，二則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三則有土地人民之愛而尚簡之意不失，四則無更代變易之煩，而善政之傳可久。至于王度式微，諸侯放恣，此則由來者漸矣，豈法制所能防哉。自漢以來，雖周公居洛之心，外孫大人一尊之貴，中少漢宗久任之治，下鮮蕭曹協和之規，并牧閭閻而不復學校，由是乃不舉地水之

比無間。嶽瀆之祀忽諸。此儒者所以歎爲苟道。而明王賢佐之所慨然思興者也。何暇區區焉比擬形勢之重輕。圖度天命之久近哉。

書後漢書西域傳論後

按此自佛說入中國後論佛之第一篇也。朱子嘗言韓歐之闢佛以禮法。張程以道理。而從容其施爲變換之實者。宋景文公唐書李蔚贊也。余謂蔚贊亦佛書翻譯差殊。多華人剽取莊周列禦寇之說。以佐其高者。其言誠當。故朱子作釋氏論。亦盡用其意。然如范

史此論。曰誣異之甚。曰好大不經。奇譎無已。而推其源。以爲道書之流。極其奇幻。以爲鄒莊之比。則凡景文之所疑者。范氏先之矣。自來無述此論者。豈以范之人卑之耶。然其家學乃自武子而來。武子儕二王於桀紂。則於佛說必有所處。惜乎蔚宗溺於時。雖用其意。必猶有所依違於其間也。且其洞奮超通道西南。而闕然無述。同佛之有無。猶不可知。此尤足爲尚奇好異者之戒。今中國有人。其姓孔。其名某字某。其言其行事炳明簡册。如吾高曾家譜。此眞可信而篤執一之可疑者。顧捨而求諸似有而無之人。若曉而肤之書。誠韓子所謂好怪者而已矣。羲農黃帝。聖人也。夏殷之禮。聖作也。以其荒遠無稽。闕畧無證。則夫子闕而不言。況乎來自遠裔。不可詰窮。理絕人區。事出天外者哉。

書蜀志後

余讀蜀志。未嘗不憮然一歎。夫劉氏立國微矣。然四五十年之間。人盡其用。大抵清素節約。忠毅果烈之士爲多。且一二之士。皆蜀產也。豈信其時才則美哉

蓋劉葛君臣之間。推誠樂善。軒豁無猜。惟才是取。同有親故疎逖。而孔明方秉澹泊之操。厲鞠躬之節。以先之。史又稱其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夫如是則雖貧夫弱質。孰不奮起。況巴上山川奇麗。文翁以來。世習文教。因以禮義毆之。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才爲世用。有勇知方。因其所也。夫以區區之蜀。而殫用其材。抗衡天下。乃有餘裕。若治天下而猥曰無人。豈不[illegible]哉。

書韓子原道後

韓子以博愛言仁程子非之謂衆用道體也愚謂當
合原性考之則知其言之精當不特無可議而已性
者體也道者用也原性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
曰義曰智曰信而七情在其外此韓氏所以言性也
愛列於情博愛為仁以情言也有情而後有道中庸
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韓子繼性而原道則言仁義者舍愛宜而何以故曰
性者與生俱生者也情者感於物而生者也感物中
節是謂率性之道博愛也行而宜也皆仁義之發性

之用也是以繼之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之名實
固如此今次韓書者先道於性故其章首仁義之云
如無所根本者苟先讀原性以觀原道則可疑者釋
然矣其篇次應更定以合中庸語道之序
韓子引大學止於誠意朱子亦譏之愚謂此韓子所
以能識大學之意者也大學之道推之至於正心誠
意盡矣身由是脩家由是齊國天下由是治且平中
庸孟子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一也是故
於道至於成至矣大學之格物致知蓋中庸之明善
而所以誠其身者也不在誠之外也故大學古文曰
物有本末即物也知所先後即格也在是皆以修身
為本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即物有本末也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即知所先後物格而後知至也象山
陸氏引物有本末至致知格物為一意以證為學講
明先於踐履之事其指固如此陸謂存誠非朱倫獨
此一義愚竊以為其精蓋有會格物之義既明則其
經以誠意非錯簡也王伯安始復古文又陸學也不

知引此而自為之說何哉誠者聖人之本也明者誠
之端也異氏不明理而自謂誠則折之之辭當止於
誠意正心不當上及格致其所以治心而外天下國
家則不能格物之由也故韓子引經不完是韓子所
以為識大學之意者也

書韓子送王含秀才序後

隋唐間有文中子王通者講道河汾據中說家傳蓋
異賢之流也然隋史唐初作也又謂作史者魏徵之
徒皆其弟子乃曾不推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故其

行跡到今疑之然觀王勃詩及劉禹錫輩所論其決有斯人明矣禹錫固韓同時況其書實有過人者程朱子皆以爲荀揚不及也韓子獨無稱焉何哉醉鄉王績字無功文中弟也韓子悲其[illegible]蹟謂不得如顏曾遇聖人故使今文中之[illegible]學之以爲命世使其然也醉鄉之所遇亦幸矣韓子何以悲之乎司馬溫公以子讀其書誠好學篤行之君子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反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朱子以假卜筮象論語及妄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

殆福郊福畤之所爲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亦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也子謂兩先生之論皆篤矣韓子識書之眞贋其平日不道意或如此又惡傷於厚也而託醉鄉以寓意故伊川曰退之責人甚恕其曰荀與揚也猶曰大醇而小疵

書韓子進學解後

此體文此篇與揚子解嘲千載稱絕矣解嘲中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勢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卽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綴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此篇謹嚴[illegible]奇法正葩等字並極[illegible]要眇故未有不精於經術而能文者

書柳子厚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後

柳子廢錮益自奮故其文日進識亦日廣其矯然[illegible]既蹶而思所見堅永柳諸書牘皆可觀也此書往復之數千言古來辭命之費未有方之者然無餘言冗字一意反覆以終竟其說孔子曰辭達而已此其庶幾道之不傳學者以是爲施各如其說之淺深雖幾似之分而[illegible]其所爲盡心也柳子曰方內而圓外[illegible]以[illegible]小心祗懼敬戒皆爲圓外之事而引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孔以實之夫

指則歸于欲行其道而為此以售世嗚呼是何識聖人之末也且以是為圓然則所謂方于內者又何物豈詩書經傳但讚列聖之外者而不及其內者與吾謂凡柳子所稱列聖之事皆其內者也不恭讓不小心不祗懼不敬戒則幾所謂罔念作狂者而聖無由以聖聖無由以聖則彼方乾乾翼翼以理其心之不暇而曰吾將以售行其道不亦遠乎柳子之為是言凡以藥揚生之愁撿局而慕縱肆故進之恭謹之道不踰矩之說如是則是方也非圓也謬方圓之實而

號不美宜乎無以下揚生之心而息其喙也易曰敬以直內列聖之事皆敬也皆所以直內者也若夫外則義以方之而已未聞以圓也由柳子之說則是義以方內敬以圓外也何其與易之意異乎無乃有撟敎不循于其中而為是不得已之恭讓而所謂敬義者皆失乎然則圓之說果無施乎曰于易有之圓而神方以智精義入神則神圓而智方聞所以為方非方圓兩擬也或曰論語稱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柳子之言或出于此曰三者皆由內以方外之事非義內而禮孫外爾夫圓外之說行其敝也脂而不慙吾故曰以意為說而不考于相傳之道之過也

書王荊公答司馬諫議書後

公之銳志强氣此書可以觀矣惜乎公之論於心而疎於術也夫起千年之積弊復往古之明規非精於術者不能也自謂術之素矣非公於心而盡於理者亦不能也公以其所學者欲試之行乃謂世莫加焉然周公心法治要布方策者甚多顧獨取其制度之末漢儒解釋之誤者以為據不可為精民議洶洶而

不采多聞直諒之友濫於朝著而不諮不可為公且盡彼夫立功名破俗論齊法令矯民情者商鞅之餘喙非聖人之至訓也

書曾子固梁書目錄序後

自子思子言性又言道所以護中庸索隱怪者至矣至孟子之時有告子者立說以賊性而楊墨之徒盛其言以害道於是性善之指無父無君之辨反覆累申而不厭何也乃更秦漢以越六代而至於唐則性道之不明已久其言性言道者獨韓愈為近之若李

翱復性書乃反同於釋氏之意可翱與愈謂切素其作此書自位爲不廉矣而如此況其他者乎愈之言性也不離情其言道也根於情而成於教其匪是而言性曰雜佛老而言者也匪是而言道曰是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予讀曾子序梁肅以爲幾中庸孟荀氏之旨者與中庸言至誠盡性則能盡人性物性而與天地參也其言聖人盡道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動而世爲天下法曾子祖其說曰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

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於外者皆天下之達道故爲之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於人情與之同吉凶而防憂患者莫不一出於人理嗚呼其論美矣夫情與性何生生於性也彼所謂得於內者可行於外不可行於外者亦不得於內矣其論中庸合內外之道者與李翱復性則黜情合中庸曾子之言觀之情不可黜也韓子曾子之有得亦是所以爲賢也黜情者助釋老而爲之攻者與

書蘇子由三宗論後

殷有天下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無逸之獨舉三宗何也曰爲其享國之長久也秦漢之主蓋有祠神仙求方士以庶幾其長久者矣其志皆以天下爲樂而欲永享其逸也而周公言此乃歸之無逸則知聖人之壽將以勞天下非以逸其身也抑因以知聖人之壽蓋以勞天下而得之非以逸 身而得之也何則其功德之在世故有以格于皇天也而以逸而壽者非天意其嚴敬之在躬則有以疑夫正命也而

以逸致壽者非天道以天道合之天意則夫强志氣屏嗜欲不以外物賊乎其內武王所謂恭則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己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冥默之中有以申錫之而不容已夫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蓋自學士大夫實欲清心積行累善皆有行之而輒效者況乎帝王之生其受氣也尤厚而其功之所及德之所被又非可以尋常福報論者哉無逸之言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疑命之說與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人曰保

惠庶民也鮮鰥寡其格天之說與益必其敬天勤民而後爲無逸之實也不然若梁武帝之清淨齋戒不可言從于耽樂者矣而其受禍乃如蘇子所譏又獨何哉

書王守溪性善論後

性之說自周子以誠言之程子以理言之至朱子而辨論反覆幾無餘蘊矣數百年來凡講訓之書計舉之文誦師說摭成言未有以測其是非也中間有憤悱不自安者出焉而求以識性乃反不勝其背馳之

甚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近代講性命之學與程朱異者曰姚江王氏其同時以學名而不與和附者有虛齋蔡氏整菴羅氏制舉之學爲一時楷而能熟於或問大全之書者有守溪王氏余少讀虛齋蒙引見其拘拘焉疑於朱子理氣先後之說大指蓋曰天地間皆氣也無始無終者也安有所謂理先氣後者哉至求其所謂理者蓋曰凡氣之運行無過不及者是也朱子圖說曰太極者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則欲更之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全體也意以爲言全體則運行不偏勝之意可見而云本體則不可知也後得觀整菴困知記其疑與虛齋同其大指亦曰氣之外無所謂理者而已而又曰觀理者觀於氣之曲折而已至其果於自信遂詆朱子而上及濂溪則與虛齋之退然有疑者又不可同日論也夫整菴當日號爲而崇於姚江者而其說乃如此則其所以失者何也曰失皆在於不敢離氣而論性王氏以氣之靈當之蔡與羅以氣之運當之也吾之所謂性者非靈非運離氣言之而未嘗無此則所謂本

體所謂大原實驗之在陰陽五行之中默識之則超乎陰陽五行之上者也守溪之論性曰天地間徧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也姚江之傳守溪與是爲稱首夫釋氏之說尊靈覺於無上守溪以爲隨氣而有其陋必爲佛所嗤也姚江佛者而亟稱之亦爲以言性之說合於虛齋整菴所譏又出其下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守溪又引夫子之言曰心之神明謂之性以吾所聞是聖也非性也此未知其誰是然既不出於大傳論語之篇

先儒未之引用也則闕而不辨可也

書鹿太公家傳後

班固謂四豪者五霸之罪人也漢之俠者又四豪之罪人也豈非罰其赴難死黨而不軌於義無益於公與東京之季倚乎公義矣然亦有仰聲挾氣爲之者不根於忠懇之誠不出於醇厚之德則於儒者之行猶遠故論之者曰一變至道也鹿氏父子祖孫粹然儒者其服官居鄉潔修亮節暨乎投難死毀代有傳紀太公則介乎其間終身不仕頹然若一耕夫耳當魏忠賢縻滅善類之際中外仰息回焰燄波靡不專爛於斯時也能爲申屠太邱之事亦庶幾賢矣而太公護持營救歸骨收孤曾不慮吹毛之及己卒以誠心厚德神之相之雖有害幾莫之能發此其所處較諸古人不亦優乎或曰不在其位而犯其難於中道蹙乎余曰不然周党之銀食王者皆若臣也發狗恤宗周之刺况公之父子皆朝列非隱逸出遁者比詩曰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况其佐父以清直而勖子以勤瘁至視其子孫殉身以殉

忠孝而悲慨交胸大義槩然則公之平生其非逐名矯節而無怍於聖賢也決矣其諸隱德細行具傳中不悉論茲特論其大者以風焉

書家譜傳後

諸公在隆萬間皆一時之選也雖奉當善揚祖德然諸公廉然其聲可以觀仁矣蓋吾祖之仁洽於鄉顯於國斯足以不可泯也今吾子孫千餘指有惰游食舊以老嗚呼仁之遺不其遠哉山之鬱雲以澤物也雨於山而草木潤滋天地萬物旋應之道如環在循智者昭昭乎見之仁者亹亹焉行之豈有替哉譬子孫於祖如草木於山焉山之澤不潤故草木不敝然益自栽植茂翳以蒙覆陰潤山之澤其愈不止燔焚斫伐澤且竭矣而亦何可恃之有是故今日之稱祖德也不以幸而以戒

書先公遺帖後

鄭康成云天不與人誠者先君子平日如是忽於人而家神前八叫下[illegible]不應者此事地等脫難後先君子每每言之是時先慈夫人

亦夢神告汝家出賊須初夏初秋耳至四月九日伯父始刼賊巢拔雨口七月七日合門生還皆顯異也明年丁酉八月朔父又夢大父與同郡先正蔡虛齋先生合居壁間語錄盈滿記其語云其書非可意定故隨時爲靜中功夫不可知爲何祥然父生明季士習披猖之時動以先儒詬病乃獨多蓄程朱書及同郡蔡林諸公講說諄諄教授諸子精誠交通殆非偶然者越七年癸卯之冬地鄉舉削歸父一日忽曰科目行有變汝等讀書俟之明年果改策論而地丙午

以是售亦未知其感何魄兆也是冬又夢入關侯廟見有偉然丈夫翔步者或指曰侯也父拜問前程事曰屯初一爻牢記在心父曰非盤桓居貞之云乎侯曰固然至甲寅閩中大亂逆黨日以利害相刼父曰神鑒在斯乎可不勉諸時二賊多誅責不從己者甚更爲釘鑿之刑以威士大夫父拳拳一意憂危彌厲嗚呼不肖遺孤之免於隕其宗非父之教祖考之餘德而神明之顯佑與父平生孝誠不以自居動曰神庇也此紙季弟藏之後三十年地捧讀於京師哽塞

[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回念少壯幾何而今白首蒿棘之悲欲[illegible]安枕敬書其後以示孫子

策問

己丑會試策問

問先儒論學之旨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踐行此三者爲學入德之方亦即所以主庇民之道是故其敬純則所以不欺幽獨靖共夙夜者在此矣其理明則所以通達治本周悉世務者在此矣其行粹則所以潔己奉公憂國體民者亦在此矣我

皇上學貫天人道符堯舜於近代程朱之書尤惓惓表章焉良以其標持敬以爲宗揭知行以爲要有默契於聖神之心者也夫義理不窮則於賢聖精微古今事變不能知也踐履不篤則於特立獨行遠大投艱不足賴也然必先之以敬者何與敬爲知行根氐朱子論之詳矣而或者以推知行爲支離提主敬爲增添然則朱子之說其亦可尋源極委而親切言之與唐虞命臣必曰欽哉傳曰君臣主敬則敬之一言於事君尤所重易之乾言誠坤言敬程子又以言則

無不敬無乃存誠者即居敬之實與二字所以分合之旨又何謂也夫修身致主同條共貫多士涵濡
聖澤數十年於茲所以講於儒先而爲自獻之資者必有在矣其抒所學以對

問周官之法溝洫以防旱潦委積以備凶荒蓋統天行人事之消息而爲之計意至周也我
皇上於河渠水利之要窮極精微曩者南北二河悉經
聖筴指授濬渠修堤環千里水澤荒區淤爲沃壤矣又推之江浙列郡使大吏巡行相度因地勢高下建閘啓閉潦有所洩旱有所資詩所稱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者何以加焉復以積貯爲生民大命常平之外又推行社倉之法無非所以責成有司加惠元元廣蓄備而深拯救也夫河渠之大者患其潰溢則隄防宜急小者慮其壅淤則疏濬宜勤常平之貯於官者則主守之出納宜嚴社倉之貯于民者則鄉正之選擇宜慎將無溝書之詳者存乎法行法之善者存乎人歟我
皇上宵旰民瘼慮周萬世而有司奉行良法未能盡著成

效者何歟漢召信臣之水利耿壽昌之常平所以使民稱便者其要安在朱子之社倉行之數十年而一縣無憂荒歉者何道之遵也諸士異日皆有民社之責者其矢心竭慮以對

問經道汙隆與世盛衰故漢唐宋明之興莫不敦尚經術所關可謂重矣我
皇上所以尊經崇道者獨至而且篤信周程張朱之書以統壹諸儒之說經學之盛千載一時也夫經者天下之公理非一家之私言故有後人發明之功不可誣者亦有前人傳述之勞不可泯者考五經傳註朱子于定易詩二者而已夫京焦卦氣孰與邵圖王弼清虛何似程傳朱子宗程邵以作本義其視前儒淺深醇疵之致可以約畧指數歟齊魯韓嬰之詩不傳而毛氏孤行其說果盡孔門之舊歟考亭東萊之辯孰爲得失也餘三經者朱子未有成書而或者盛詆尚書古文以爲僞作而或春秋二傳以爲謬於聖人之意至於黜儀禮疑周官莫不推之爲漢儒之過也夫禹謨伊訓說命傳記之所稱引可得而詆與春秋三傳夫聖

散逸，可得盡書與？儀禮、周禮，周公經世大法，可得與？且雖戰漢儒守先待後之勤，朱子嘗屢稱之，後學紛紛之論，其果有當歟？夫溯聖經之源流，辯先儒之同異，信而好古，以仰贊右文崇道之化，學者事也。其數陳所見於篇。

問：歷代史書多有律曆一志，所以授人時而興王道也。論者謂二事相爲表裏，理則然矣。然其立法紛紛，從來靡定。至我

皇上曆數在躬，聲律身度，以故天官之職，超邁古今，其於律呂隔八之法，圓徑之數，莫不審究根源，考定密率，誠千古疑誤，至今日而始明者也。夫曆法古稱地平，今則曰地圓；古立歲差，今則曰恒星行；古推贏縮，今則曰高卑度；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則曰星輪。非今之故爲異，實測則然也。其所以然之故，可縷而指歟？黃鐘律管，司馬遷曰八寸一分，班固曰九寸，呂覽又曰三寸九分，諸家果不同歟？抑未嘗不同而其說各有所與？胡瑗、蔡元定知密率圓徑之非，其所定律管則仍徑一圍三之率也，不遇聖神，孰審其真與？此

律曆二者皆生於算，古算術有勾股，有弦矢，於以割圜測弧，亦綦密矣。今則有勾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之形始全；有弦線矢線在圜之中，又有切線割線在圜之外，而八線之用始盡。二者之算，又皆歸於四率，而比例以得之。其理精微，以視舊術迥異，其致者與夫禮樂曆象，儒者宜知。九章之名列於六藝，多士或言其理，或陳其數，以仰佐制作之盛焉。

榕村全集卷之二十三

講義一

鼇峰講義有序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安溪先生還闕，道過三山。世遠時應中丞陳公聘主鼇峰書院，九郡之英咸來就學，因率諸生請先生於講堂，於是陳公暨學使車公咸至焉。環鑑亭而觀聽者幾千人。世遠請先生教言以開誘後生，先生讓於陳、車二公，二公遜謝良久，世遠復舉性理一章以請，先生曰：子爲諸生講之素矣，諸生豈有疑義相質者乎？世遠頓謂諸生前問難，先生誨示明切，諄諄不倦，聽者克然若有得也。講席既散，諸生願記之以備觀省，垂永久，因與同學陳君萬策及先生從子鍾旺、孫清植同憶所聞，條之如左。受業南浦蔡世遠謹書

陳生羅登問未發之中，程子謂不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李延平謂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未解其義。曰：朱子初年說未發之義，謂日用間人要俱是已發，但就裏有天命之性一層，便是未發，後來見程子有所謂未發之時，方疑未發有箇時候。年四十後遂變前說，人自有思慮未起耳目未交之時，未發已發恰有兩箇時候，不得以日用間皆爲已發也。程子所謂中不可求者，蓋以未發之際著不得求字，求便有思索，有思索便是心已動，不可謂之未發矣。延平觀字須活看過，非是另有一心以觀一心，只是時常提醒此心，不令放逸縱情，要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有涵養工夫，更不得有思慮以雜乎其間。蓋人心至虛至靈，本自光明，惟存而不放，則此心常在也。

問上蔡所謂常惺惺法者，即此謂與？曰：然。惺惺中自有未發之中在。敬字原自通貫動靜，如當無事時而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此涵養也；至見大賓承大祭而敬行乎其中者，亦涵養也。蓋見大賓承大祭人多打起精神，惟當無事時能自提撕警覺，敬所以無間斷也。其實雖當應事接物時，涵養之意何嘗不在？凡其中之澄然清明者，即是存心，即是持敬，不可專指涵養爲屬靜一邊也。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至君子必慎其獨，舊說滾成一片，[illegible]不覩不聞所以必戒

懼者益不覩聞雖甚幽暗然莫見莫顯即在於此是
以君子慎之程子亦因此說朱子始分作存誠謹幾
二義其理最精誠傳心之要也下節章句自戒懼而
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即是由動而推至靜所謂敬
以直內也由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由初
動而推至動所謂義以方外也方外直貫至應物處
獨只是幾之方動事之起頭自此謹之無乎不謹以
至於事理完當皆屬方外之事朱子分此兩節以兩
故字作眼道也者三句恰對莫見乎隱二句是故君

子以下對故君子必慎其獨二義既明凡經中所謂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所謂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理皆如此直內方外所謂內者即心所謂外者即事
凡義利公私是非邪正皆就事上見得敬只是收斂
此心使常醒覺自然清明在躬若昏困便是不敬事
至然後有義利公私是非邪正之可言件件剖別處
置停停當當便是和便是方外問周子誠無爲幾善
惡其旨如何曰亦是此意無爲不是萬慮休罷之謂

只是實心實理徹始徹終初未涉事故曰無爲幾是
由靜而動之介是非眞妄皆從此判此處審之既精
而後事爲不至大段差錯所以謹獨爲要也
問格物之義陽明固爲異說但程朱所謂窮至事物
之理者事理儘多從何處下手曰舊說解格作來溫
公解格作去如來之說則當作感召天下之物如去
之說則物是物欲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之物
言能去其物欲則心體便自虛明陽明以格爲正物
爲事正事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凡此諸說自然

非是程朱以格物爲窮理當矣然亦須就要緊處格
將去如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倫中平庸無奇何
可思索不知就上須大段與他思索一番方得透徹
子孝臣忠如何方是孝如何方是忠大有事在物物
各有一性性即理也物性猶吾性也物各有牝牡雌
雄是其夫婦之性如燕哺雛雌雄代至飲食之恩也
羽毛稍長引雛習飛教之義也是其母子之性同
巢鳥獸無不相得相和是其兄弟之性類聚羣分是
其朋友之性就中必有爲之雄長者是其君臣之性

蓋物雖殊而性則一此處窮盡便見得萬物一體窮然有民胞物與之意而所謂牛之有道取之有節此心自不容已至如草木臭味種種各別此則醫家之所宜悉而非儒者急務陽明因見一竹推格不去遂不以程朱之言為然殊不知格物原非止留心於一草一木之間而欲其忽然頓悟然苟因此遂廢却格物工夫則何處可以著心乎大學所謂格物中庸又謂之明善孟子又謂之知性蓋格物只是明箇善明善只是知箇性

王生世仁問性反之別如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性之者也行法俟命者反之者也竊疑行法君子豈必因干祿而後經德不回此處何從分別曰謂之行法則是有法在而君子行之也性之者聲為律而身為度不可以行法言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蓋子由言聖人之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者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間冠昏喪祭之等依樣做去所謂行法也

史孝廉大範問為己為人之義學者最宜辨今日諸生聞聽如何是為己切要處求詳明剖示曰象山喻義講章最為親切所宜熟看為己非是使人不仕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君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何嘗不仕蓋父母望子之心君子致用之學得科名膺爵祿亦是分內事未便是為人只看他意思是何如且如諸生作為文章只求心得便是為己打量去行世沽名便是為人為官而思所以濟人利物亦是為己必自為身家之謀方是為人然為官而為子

弟謀田宅者此固為人若訓飭子弟使之循規矩秉禮義能自守其家業雖是為子弟謀却是為己要之只須義利之介辨得分明而已問南軒有所為無所為之說是何如曰南軒之說須看得活凡人做事豈有無所為而為者即如為己亦是為著自己便是有為但人許多事體須做出來豈不是有為只是為著理之所當為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為孺子南軒所指蓋謂涉於私心而為之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耳

元亨利貞

臣謹案元亨利貞者天之四德也天德雖無形而於
春夏秋冬見之蓋方其春也生意初動萬物資之以
爲始而此生生不窮之理周流貫徹實統乎一歲之
始終是則所謂元也及其夏也生氣滿盛雲雨交作
萬品之物悉流其形是則所謂亨也至於秋則物已
成就其形之所成與夫氣之所稟用之所宜者乃物
之性命也至此莫不秩然而各正是則所謂利也至
於冬生意收斂而太和之元氣渾然包涵于內有似

爲復生之機是則所謂貞也以春夏言之生意動則
必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秋冬言之性既完
具而情之發生者已伏乎其中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以春生之氣之統天者言之則氣之初動藹然一生
物之心是之謂乾始是心也無所偏私於其外故動
而能以美利利天下無所留滯於其中故靜而又能
不言其所利也於是而總贊乾德之大曰剛健云者
謂其元亨之時流行通達莫之能禦承始亨而言也
曰中正云者謂其利貞之時收斂堅固莫之能搖承

利而言也曰純粹精云者謂其生物之心肫篤而
至純潔白而至粹微妙而至精蓋無一毫私僞之雜
無一毫偏倚之駁又無一毫形迹未泯渣滓未融之
粗也此又承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兩句
而言臣惟聖人之言天德於此盡矣是以帝王體之
動而法天之元亨則德澤旁流民物各遂其生其在
卦象則九五一爻兼統六陽而居尊位如乘六龍以
御于天有以興雲氣而下土者是已靜而法天之利
貞則大化既成民物各得其性其在卦象則九五居

尊上下順應如一人首出於上垂象端拱而萬國宅
遠太和翔洽者是已夫以一元生成萬物故帝王亦
體元以育正萬類所謂體元者體其生生之心也生
生之心發於性之自然無所爲而爲者也其存于中
也無計功謀利之意其及于民也無市恩干譽之私
亦如天之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焉故天德卽
聖學也聖學卽王道也易言天德曰爲玉爲金詩言
聖學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先儒言王道曰如精金
美玉皆所以謂其至純至粹至精非如俗學之名利霸者

之驪廣疵累之未消而粗猵之未化也臣愚見如此未審是否

消息盈虛

臣謹案消息盈虛亦於時見之春為陽氣之息夏為陽氣之盈秋為陽氣之消冬為陽氣之虛息則盈盈則消消則虛虛則又息也在時序為消息盈虛以世運言之則曰治亂盛衰治猶陽氣之息君子道長民物孳生如歲之春溫厚之氣行而草木萌動也盛猶陽氣之盈人民衆多物力豐阜如歲之夏炎熱光明而品物繁庶也亂猶陽氣之消君子道憂民物殘耗如歲之秋肅殺之氣行而草木摧傷也衰猶陽氣之虛人民蕭條物力耗匱如歲之冬寒落慘澹而萬類彫枯也是故易之取象以天道之消息盈虛儆人事之興衰治亂雖然一歲之消息盈虛天爲之也天爲之者雖有生長收藏而於物無傷其消與虛也乃陽氣斂息之常正所以爲發生之機也一世之盛衰治亂人爲之也人爲之者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其亂與衰也至于逆天理而悖天心人道或幾乎熄矣是何

也天心之仁萬古不變而人欲之肆橫流無窮故若其衰亂之極復開治運如沍寒之後再啓陽春此天心之不變者爲之也由此觀之治生于天者也方其盛治之極變爲衰亂則民物相殘而與草木之順化凋落者異矣此人欲之橫流者爲之也由此觀之亂生於人者也

吉凶悔吝无咎

臣謹案人事之有吉凶悔吝亦如四時之循環也吉爲春吝屬夏凶屬秋悔屬冬吉者祥和之氣故屬春然吉之後必有肆意徇情之事而可羞吝者亦如春後之有夏陽盛既極微陰萌生也凶者慘殺之氣故屬秋然凶之後必有悔恨感悟之心而圖改悔者亦如秋後之有冬陰道既窮一陽來復也恥過作非可以招禍故吝必致凶亦如夏後之有秋陰氣漸盛必至摧傷也改過遷善可以求福故悔必致吉亦如冬後之有春陽氣漸長以致休和也吉者必有所得凶者必有所失悔者必有所憂吝者必有所虞虞者安樂也吉凶其已著者也故曰言乎其失得悔自凶而趨吉

吝自吉而向凶其未形者也故曰言乎其小疵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焉則如四時之有沖氣也又如五行之有土也人無日不在吉凶悔吝之中亦無日不欲避凶而趨吉者然避凶之心勝必至於害而苟免趨吉之心勝必至於利而幸邀惟君子之心則不然曰吾求无咎而已求无咎者修其可吉之道而無心於獲吉至于既吉而其惴惴於无咎之心常在也去其取凶之道而亦無意於避凶不幸而凶而其怛怛於无咎之心常安也是故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者

所以能无咎之機也悔而无咎則可以至於吉矣吉而无咎則不至於可吝矣吝而无咎則必不至於凶矣凶而无咎則亦無所可悔矣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凡此者皆以常理言爾天下固有作惡而獲吉修善而遇凶者然此其變也非常也變者不足以勝常者故曰貞勝貞者常也言以常者爲勝也天地陰陽亦有愆過然而以常者觀示也日月光景亦有災薄然而以常者著明也天下之動氣數參差人事錯揉固紛然而不齊矣然既以常道爲勝則其所常者豈有出於一理之外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成湯曰天道福善禍淫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之謂貞夫一而其道常伸於千古者彼夫回邪之福无妄之災時所偶致不久而復其常耳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乎一此易所爲因貳以濟民行者也

易與天地準章

或問易與天地準以下言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事

無與於易何也曰章首以易字冠之則是三節者皆言易也首節自易與天地準至情狀是言易之作盡天下之理也準者則也效也所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是也蓋仰而觀象於天俯而觀法於地則知陽明陰晦陽施陰納幽明之故可通而易中之晝夜有自來矣遠取諸物而原其所以始反其所以終則知陽變陰化死生之說可悟而易中之進退有自做矣近取諸身精氣聚而爲體質之軀魂魄交而生思慮之變則知陰靜陽動陽伸陰屈而鬼神之情狀可測凡

易中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莫不自此通矣自與天地相似至能愛是言易之既作體天地之性而與之相似也陰陽剛柔仁義是三極之道性之蘊也天道光明而下濟故易之一陰一陽周遍無方而其實理皆濟乎事物者天也地道順天而有常故易之一陰一陽旁通不滯而其定理皆截然方正者地也天以理爲主而涵氣數之變故易中三極之道有以樂天理矣而復可以知氣數之命此其道所以不憂而與高明者遊也地在氣之中而含生物之性故易中三

極之道有以處氣數矣而復有以厚所性之德此其道所以能愛而與博厚者體也自範圍天地至无體是言易之既作至天地之命而範圍其化育之功也萬物者化之迹也易之理陰陽迭用能曲成之而不遺晝夜者化之機也易之理陰陽互根能貫通之而周知所以然者化者變易而已天地有存主之神合一不測故其推行之化通復不窮易之神合一不測如天地之无方則其易通復不窮亦如天理之无體也大抵此二節是申第一章變化進退之義故第一節以進退晝夜言也第二節以陰陽剛柔仁義三極之道言也第三節又合陰陽剛柔仁義進退晝夜而統言之也

堯典　五條

厥民析之類驗之於民也鳥獸孳尾之類驗之於物也然百穀草木之生落榮枯乃時變之著者而不及之何也蓋言東作言西成則是專主耕穫之事爲重而百穀草木皆在其中矣

堯時冬至日在虛今則在箕矣古法皆以爲日行有差實則日行無差也其所以差者由於恒星有行度

耳古人以恒星即爲天體亘古不運而日月五緯之行有速有遲新曆則以亘古不運者爲宗動之天一氣渾轉無光象者也恒星與日月五緯皆行於其中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奇金水附日亦日行一度火二日行一度木十二日行一度土二十八日行一度今恒星則六十七年奇乃行一度因恒星之行最遲故人莫之覺而以爲不動耳惟恒星六十七年奇而移一度故日躔之在恒星者亦六十七年奇而

差一度今改歲差爲恒星行理異而法同也
王氏充耘以寅賓之類爲曆象日星辰之類爲曆象
星者極確然未言曆象月辰者在何處也盖曆象日
月星辰一句是總綱分命四節則曆象日星之事也
汝羲曁和一節則曆象月辰之事也日紀於星而成
歲故有分至啓閉之節月會于辰而成月故有朔晦
望弦之分分至啓閉者民事之所關也故以定其節
候爲先務朔晦望弦雖非民事所關然亦於天道相
爲經緯而于庶政相爲紀綱者非有以參合而整齊

之則亦五紀亂而歷數乖矣是故測日晷考中星是
所以曆象日星而使分至啓閉之無失節者也推交
會置閏餘是所以曆象月辰而使朔晦望弦之無失
期者也必至是而後曆事就故上云敬授人時而此
以定四時成歲結之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似當專承象傲而言盖諧
之一字非所以用於事親而姦之一字亦非所以施
于父母也大父母之不愛舜以有象耳使舜不能與
象和諧則益拂父母之心安能孝乎故能和諧于象
者乃其所以盡孝也象之姦甚矣縣欲格而正之適
長其惡耳舜惟以和氣薰烝而嘿治之而不格正其
姦惡如孟子萬章所述之事雖未必有之然亦可想
見其親愛和厚而無幾微藏怒宿怨之心也
人不能順於父母者由不能和于兄弟也不能和於
兄弟者由不能刑于寡妻也故凡人之情有妻子而
友愛薄友愛薄而孝道疎矣堯聞舜之孝友而又聞
其有鰥故曰我其試哉欲試其旣有妻室而能孝友
之不衰也

舜典 六條
濬哲文明則非睿明而聰誠者比也溫恭允塞則
非象恭者比也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則非方命圮
族者比也乃言底可績則亦非靜言庸違而績用弗
成者比也一一與堯典相對
正日正字非用力字盖如正月之正乃是日之端首
謂一至二分之日也此處不差則其餘皆不差如五
器孔說亦有所據然於如字費解不若從傳
肇州節疑卽使禹治水之事肇非獨訓始如新肇

修人紀肇造區夏皆有整而理之之意即所謂九州攸同也封山即所謂九山刊旅也濬川即所謂九川滌源也其州數與禹貢不同者疑舜之前原有諸州之名舜始定爲十二至禹治水又并爲九未必舜之肇州在禹治水之後也殛鯀與禹是一時事如此則無嫌於在四罪之前矣

經理山川及明刑兩事最大故舜首重其事而其後必使禹皋陶專掌之四罪一節上係明刑之次以見刑法之服人心下起咨牧命官以見用賢之先去惡

也如堯典亦先記其辨共驩伯鯀之奸然後能咨岳以舉舜義例相似

以服字對宅字似當爲衣服之服如黼衣之類是也三就應氏可備一說然對三居言之亦當以古說爲愈

陳氏以命字爲君命與傳義異然命即言也納言是官名納兼出納在其中言兼命在其中如今勅旨與章奏自若視之則皆國家之政事均謂之命可也

人心道心

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兩句分別極明白然試於人身驗之則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逸所謂人心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所謂道心也二者同出於耳目口鼻而有天理人欲之辨何哉蓋聲色臭味作於耳目口鼻者也恭從明聰則雖發於耳目口鼻而非生於耳目口鼻者也無主守是者而使耳目口體徇其聲色臭味之好是心役於物也性制於形志受命於氣是之謂人欲之流有主張是者而使耳目口體効其恭從明

聰之職是心役物也形制於性氣稟命於志是之謂天理之正譬之一家主人用事而妻妾子弟奴僕聽命分職則所爲莫非正理如妻妾子弟奴僕各行其志無所檢束則人人私意用事矣又如一國大君制命則百人百辟各於百官有司莫不守法奉令惟理之從不然則上下各行其私政事豈有不亂者哉就耳目口體中分別理欲其大致不過如此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蓋此意也大聲色臭味耳目

口體之所欲也恭從明聰則豈爲適耳目口體之欲而然哉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其本然之理當如是也南軒張氏曰無所爲而爲者爲天理蓋此意也

蒹葭

序者以蒹葭喻秦俗白露喻禮義闕矣何不曰蒹葭者守禮義之士而白露者爲秦俗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蒹葭蒼盛而霜露既降則惟有晦隱以善其身而已是以影響昧昧若恐聞於人而混迹人間初不異乎衆也

下泉

洌彼下泉說者以洌泉喻褻政蕭稂喻下國以非詩意易曰井洌寒泉食泉之洌者宜乎溉良田殖嘉穀也今所浸者苞稂耳苞蕭耳苞蓍耳此所刺與候人同意蓋爵祿不加於善士而患澤不下於良民皆亂國之常也如是則何爲而念周京乎以王命不行故小國無政若四國有王如郇伯者奉命布之則陰雨之所膏者黍苗彼稂莠蓬蒿安得奪其潤哉

常棣

常棣思兄弟也首章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次四章皆申其意蓋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則原隰之裒惟兄弟求之而已朋友有同患憂歎之情而無不反兵之義則急難禦侮亦惟兄弟赴之而已曾是無喪無亂安寧之時而謂兄弟之好反不如友生乎故曰莫如兄弟也後三章則言友于之道凡兄弟之情不親者乾餱之愆而妻子之言間之也常人孺穉之時兄弟同食同嬉故其情相篤長而日益遠焉則疎矣故必籩豆酒食日相飽飫則兄弟備在莫遠具

邇而無異於孺慕時也常人未有妻子則其情專一有妻子而不同心則骨肉爲之離間故必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同調則兄弟爲之聯聚不但和樂而且耽慕以終身也然則致兄弟之好者必宜爾室家而無有忿爭之事樂爾妻帑而無有離異之端然後兄弟之情可終人試究之圖之此豈不誠然乎哉後三章之意如此與舊說異

伐木

伐木思朋友也然其後及於諸父諸舅兄弟云者此

詩蓋與常棣相首尾。常棣之詩，戒於朋友不如兄弟矣。然朋友者，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以德義相成就者，暗昧而即高明，若出幽而遷喬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然而世之朋友多所謂酒食游戲相徵逐者。故有薄其所厚，而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矣。必也友朋之雖自父舅兄弟先之，友朋之樂，與父舅兄弟共之。然後親疎厚薄不失其倫。所謂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者，其相孚之誠，相成之義，亦不能舍此而見取於賢人君子也。是故常棣之詩，得伐木而其理始備。

鶴鳴

鶴鳴之詩，蓋取友求益之道。鶴鳴聲聞，誠則必動，易所謂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也。在渚在淵，心同跡異，易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也。樹檀矣，又有蘀穀焉，尊賢容衆，易所謂包荒也。石以攻玉，取益無方，風所謂采葑采菲也。上截是一意，皆言其志合道同者，下截是一意，皆言其弘收節取者。

白駒

白駒，勸隱之詩也。賢者之去，同僚惜之，故欲縶維朝夕，而喜其貴然相顧，然又決之曰行也，使爾為公為侯，則憂深責重，暇豫未有期矣。韓子云，子之中棄天脫事羈，是也。優游者，猶豫遲迴之意，言其不必優游而可以勉決其道。思士大夫之相勇於去如此，其周德之衰乎。亂章乃望其音問之常通，此則朋友之情也。

小宛

鳩一生九子，以為兄弟之喻。鳩飛戾天，喻人之能自奮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耿，達於明發，則其守身之

志決矣。惡旨酒者，以顧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中原之菽，蓄其種也。螟蛉之子，肖其類也。草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於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中有懷二人之意也。桑扈而啄粟，塡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惴矣而戰戰兢兢，惕厲深也。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彌至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申各敬爾儀之意也。

蓼莪

蓼莪思親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傳曰，父母既沒，欲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欲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蓼莪孝子其斯志也夫。父母有善而不能繼，不猶蓼蓼者莪之一變而爲蒿蔚乎。然則劬勞生瘁而生我者，不能無忝所生，是亦可哀也已。缾受酒於罍者也，缾罄則罍恥。子受身於父母者也，子而無善可稱，則是爲父母羞辱而已。故寡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之久，哀之至也。

失其怙恃而銜恤靡至者，情也。念其生成鞠育而思報其德者，義也。南山之茂，而飄風搖落之，則其草木懼不滋矣。父母之年，而奄然奪之，則其子安能成立乎哉。穀，善也。害，傷也。人莫不善，而我何罹傷。人莫不善而我何不終。蓋終篇皆有自責意焉，如徒曰遭亂感時，則寡味矣。

楚茨

楚楚者茨，始言祀先祖，饗神保，降神迎尸之事也。繼言賓客助祭，共爲獻酬於神，三獻之事也。笑語卒獲，非如人之笑語。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於是見祖宗之如在，則所謂笑語卒獲者矣。繼言工祝致告，飲福受嘏之事也。繼言送尸徹而備言燕私，則祭畢而燕於寢之事也。祀事之始終大致盡於此詩也。

旱麓

瞻彼旱麓，終篇多以時物起興。旱麓廣大，則榛楛濟濟矣。君子有愷悌之德，協於山川，福祿之生也，亦濟濟焉而已。有玉瓚，則黃流注之。君子有愷悌之德，比

於金玉，福祿之降也，亦舍是安適哉。然而愷悌之實作人是也。物各從其類，而君子善類之宗，故韓子以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此愷悌之實也。清酒騂牡，序其事也。有干祿之本，有愷悌之實，然後可以修祀事而祈大福矣。有柞棫之林，則民之所燎也。有君子之德，則神之所勞也。此祈福而神報之之應也。條枚正直而葛藟附之，君子修德而正直感通，其求福也，豈有邪曲之行哉。終于祿愷悌之意也。

臣工噫嘻

曰工噫嘻。祭稷詩也。句龍主社而棄主稷。三代共之。
周家受命。推后稷爲太祖。郊祀配天。則社稷之祭。不
敢斥言后稷。故呼保介之神而祝祈之。先儒所謂農
官之副是也。先嗟嗟於臣工。代神命人之言。後嗟嗟
於保介。代人祈神之辭也。春之既暮。麥秋將至。故欲
其助上帝以錫康年。使我得率衆人以觀刈穫。後章
又言自周公相成王。制禮秩祀。而旣昭假于爾有神
矣。故爾當率是農夫。以勤耕而終事。蓋其生也專職。
則沒世主之。二詩繼思文之後。故知爲郊社相附也。

嗟嗟噫嘻。稼穡艱難。念民命而發歎。夏有雩祭。取於
吁者以此。

樗村全集卷二十四

講義二

論語詩三百章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思皆
無邪。亦非言詩之辭義無邪。蓋言詩之爲敎。所以禁
止人邪心而已。無字亦[illegible]當與毋通。夫子言詩三百篇
而其爲敎。則可以一言[illegible]其義。不過禁止人之邪心
而已。夫先王之敎。詩書禮樂。孰非所以收放心養德
性之具。然至於諷詠優游。感發興起。使人之邪慝自
消。則未若詩敎之切。詩之爲敎。人事洽於下。天道備
於上。然其要所以道性情。使人以勸以戒。則蔽其義
者。未若思無邪一語之精也。此思無邪三字。與毋不
敬語氣相似。皆當作戒詞看。則文意自然明白。詩三
百。亦刪後之詩。所以垂世而立敎者。纔道詩字。便有
詩敎二字意在裏面。而非尋常詩話絃誦之詩也。若言
作詩之人思皆無邪。則如鄭衛許多爲什序文。淫以
[illegible]之辭。然猶有[illegible]意。終不似[illegible]則若與不可通
也。朱子雖以[illegible]反覆[illegible]其[illegible]作此。然終當曰

未指出二章與字作戒詞故使文義解釋之間亦多
勉强而終無以破東萊之疑也

點爾何如節 二條

夫子與點處註當分作三段看有得於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云云是一段乃言前之所以[illegible]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云云是一段乃言中之意思而其胸次悠然云云是一段乃言外意思[illegible]當日之意不過以已未顧仕但就目前之境而樂焉說目前之樂而志存焉如此而已推其所得力則必其

見地透徹世間利欲無所入於其心故能超然自得如此且以其言外之意觀之則又浩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流得所之妙故程子以爲已見大意又以爲是堯舜氣象皆自他人觀之如此耳非是點胸中便備塞了許多天理又著了一段堯舜氣象也

夫子問言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而點絕不及用知之意答[illegible]時可不顧[illegible]於先發其胸[illegible]其子者之撰非是抹了[illegible]曰何傷乎或出或處亦各言其志也點亦言其志之所以樂之所寓此與漆雕開不願仕之意同而點高明和樂有狂者之風漆雕開沉潛篤實有狷者之操故夫子一說而一與之而程子以爲皆見大意也

點也之樂固可以庶幾於顏氏之樂然春風沂水之樂則與[illegible]簞瓢之樂不同何也顏[illegible]本無可樂顏氏之樂不以[illegible]簞瓢而改[illegible]有何可樂點也之樂則以春風沂水而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往而不存何[illegible]其所言之[illegible]則見其胸然扣樂而有對時育物之意故知道者往往有契於其

心推而極之則以爲堯舜氣象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節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下文解釋當云蓋均無[illegible]安無貧方與上文義相對今乃不然又添出和字傾字此[illegible]聖人立言之[illegible]有家而解者往往失之故爲之說曰均則無貧矣何寡之足患均而和則非但[illegible]而安則非無傾矣何貧之足患此何取其文意相足而已未得聖人立言之意也蓋凡多寡非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無寡也富者多而貧者多

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爲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者蓋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雖或有寡不至於貧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其和可知和則有無可以相資盈虛可以相濟並可不至於貧矣此古人所以貴于均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蓋安則內變不生外釁不作雖或不免於貧而決不至於傾矣夫爲國家計者慮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而況於寡乎此古人所以貴于安也

孟子不動心章

或問不動心章曰是必先知告子之說而後有以得孟氏之意蓋告子之事心也以爲吾儒之事心者外也或患在於語言文字而以識見知解爲心非心也或倚附於綱常名義而以氣魄精神爲心非心也故其說謂若不得於言則但以言視之可耳而不可求之於心蓋求之於心是以言爲心也不得於心則但於心求之可耳而不可求之於氣蓋求之於氣是以氣爲心也其學自有明心之法而不在於識知見解之間自有定心之術而不藉於氣魄精神之用最與後世釋氏之道相近故能倡性命之說與孟子爭衡而不動心之效實既且速稊稗之熟先於黍稷之秋也曰孟子之事心也如何曰孟子之意以爲氣魄精神之用較之於心雖有本末之[illegible]若心以知爲體以思爲職奈何以言之不知者而以爲非心乎且究極言之志氣亦一體而相爲本末非截然二物也故曰志至氣次云者言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卽下志

壹動氣之說也蹶趨之所動者氣也而心亦震掉驚悸者久之況夫卒然之臨積盛之勢其氣之動有萬於蹶趨者乎此則氣壹動志之說也志之當持而氣不可暴也明矣暴猶害也害其氣者失養者也以直養而無害明不可暴也譬之樹然志則根也氣則枝也撥根則傷枝然拔枝則亦敗其根也譬之水然志則源也氣則流也塞源則從流然壅流則亦潰其源也由斯以[illegible]告子以氣爲非心者亦皆蹶心者[illegible]以孟子所以異於告氏何也曰孟子不以言[illegible][illegible]心故

必知言也。不以氣爲非心，故善養其浩然之氣也。至大至剛，以氣之本體言也。其所以塞天地者，配道義者爲之也。氣與道義渾然一物，告子之不知氣而外氣者，其原生於不知義，乃外義也。告子見一切之義以爲皆安排裝綴而有，故視夫人之義生於信，亦以爲假區區之義，震厲敚王而生，皆非心也，皆非內也，故不足事也。孟子謂我之浩然之氣，是集義而自然生者，非借義而可掩取者。蓋此借義掩取之人，其行必有不慊於心，而氣隨以餒矣，安能如是其浩然常

存者乎。告子乃獨不察於此，而以義爲外，以氣爲非心。我故不獨曰告子不知氣，而曰告子不知義也。是故人之事心也，但當有事於集義，而不可取必於心，又不可忘，不可助長，則庶乎其可耳。四者相因，然其病在助長而極，告子之外義也，無事而忘者也，其弊我人動心也，取必於心而助之長者也。宋人以有事於苗爲無益於苗，故揠之以助長於苗。告子以有事於義爲無益於心，故制之以助長於心。孟子之意若曰：苗則槁矣，其先人而長者，是宋人之害其苗也。告

恐心亦槁矣，其先我不動者，豈非告子之害其心乎。蓋後代釋老之學，棄捐倫理，而立定坐忘，直指人心而成佛見性，其道寔然正與告氏同歸，而皆孟子之所大戒也。彼方以爲心學次成，而自聖賢視之，其心則已枯槁而不足用矣。曰：貫取亦有正助之病否？曰：固是。但襲取是襲取氣，其所助在氣。告子不求於氣而直取必於心之不動，其所助在心。襲取氣者較粗。曰：其以持志爲言何也？曰：此因告子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之云而言。告子之不以氣爲心，故不得於心，則

但當強制其心而已。持志者，制其心之謂也。夫持志之功，吾儒亦有之，但吾儒所持者，義理之志，持之之功，貫動靜而不偏。告子所持者，空虛之志，持之之功，偏於靜而無用。是則不待究論夫氣，而所謂持志者亦已非矣。孟子不之言者，以方較量志氣而未暇及。至下所謂無事而忘，正心而助，則正指其持志之誤，而不動心之適以害其心也。曰：朱子或問之云，及程子之說，似以持志爲敬以直內之事，而集義爲義以方外，信乎？曰：以字義觀之，似矣。細尋文義則持

其志者卽不動其心之別名也然氣不在心之外則養氣之功亦不在持志之外也告子持其志而必外其氣者空虛之心也孟子持其志而不暴其氣者養理之心也是告子以遺氣者求心孟子以求心者養氣也以求心者養氣而氣之成則爲有補於心此所以其道一貫其用同歸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持志之事養氣之功不動心之要也若曰何者爲敬何者爲義何者爲事於義何者爲事於心則恐觀者割裂穿穴紛如亂絲而不可治矣曰告子

之亦得爲持志者何也曰程子固言之矣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夫學豈有義外之敬敬外之義哉釋氏無義焉有所謂敬就其近似而言之耳故程子又曰既無義以方外卽直內豈有是處也告子持志何以異是曰孟子之喩志氣交動而有取於蹶趨何也曰凡氣之動於外者兩端而已一則衰減而不能持也一則方盈而不能止也如蹶者之傾跌失容如趨者之喘息未定皆是類也天下傾危入此之時[illegible]也趨也大抵

而氣有不擾且亂而心有不惶且惑者乎曰詖淫邪遁何謂也曰以正路喩之詖則稍偏側爾淫則一出一入於此雖彼界之中也邪則棄大路而趨小徑遁則陷草莽蔭荊棘而無所於歸矣蔽陷離窮以此意求之則得之矣曰此其爲指人言耶己言也曰人言己言等言也孟子所謂知者他人之言也然而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則自知其言之不易也告子所不知者亦他人之言也而況入於詖淫邪遁而不自知矣是故其不動心之病生於外言與氣外言與氣之

病生於外義外義之病生於不知義不知義故不能知言外義故不能養氣於是而能不動其心者秖以害其心而害及於政事而已或曰告子既無事於言而何詖淫邪遁之有也曰夫言與氣焉得而無也釋氏以謂發去語言不立文字矣而荒唐之說洋溢而狂怪以謂不著色相無所滯礙矣而張皇震撼伸通變化之譚方且以爲大道此與告子之詖淫邪遁正心助長正相似且告子雖不知言與氣之不得而無也至所欲無者莫如也欲無義不得不以言與氣爲粗

而外之故自謂知言善氣以下舍曰告子不知言不知氣而曰不知義云

禹掘地而注之海節

尚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其治水之規模次第也蓋先使大水歸海而後使小水入川則下流既通而上源自滌故禹貢紀治九州之序始於冀兗次及青徐揚然後次及荊豫以終于梁雍者此也此節言掘地而注之海即決九川距四海之事下文所謂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即濬畎澮

距川之事也蓋前此者懷山襄陵水不行於地中今行於地中而有江淮河漢之名則泛濫之水各有所入而無復浩浩滔天之勢矣當水未入海則蛇龍居之民之大害在此掘地注海則逐驅蛇龍而放之先除其大害也然山林川澤險阻之處鳥獸盤踞以害民者尚多必待水由地中處處循軌所謂九山刊旅九川滌源然後險阻盡平而鳥獸之害亦消矣先有而後江淮河漢先蛇龍而後鳥獸各以害之大小輕重言而施功之次序因亦可見下者為巢避蛇龍也上者營窟避鳥獸也得平土而居之則二者之患亡矣

周室班爵祿章

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二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大國之上卿

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位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

中屬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二節

以五品五常配之則父子主仁而屬春君臣主義而屬秋此二品之純仁義之正也兄弟近父子而殺於父子則主仁而即義朋友近君臣而殺於君臣則自義而即仁故長幼之序主禮而屬夏[illegible]實在仁義之間其禮之節處則以文夫婦之分辨乎事實故朋友又言信而屬中央土也

君臣而道開乎父子。父子兄弟天合者也朋友君臣人合者也夫婦男女而體則是人合之終是生父子則又為天合之始也明所生於天地知白別於禽獸
者自此始其道亦仁義參焉故主智而屬冬此二者
又陰陽之交仁義之互藏其宅者也天地之陰陽大會[illegible]
則不別故狄繼之[illegible]西母白兄弟也參為人[illegible]統體之天婦人倫之大別也[illegible]以聖人皆其會而為其體用[illegible]此
言仁義禮之施親親賢賢以及等其[illegible]達道
者備矣於智不言所施何也以知人知天者智之所
施也知人知天者乃專言之智猶修道以仁乃專言

之仁故無專屬也雖然知人知天者何哉知其所以
生生云爾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此生生之原也知人知天者亦知之於此而
已西銘亦以天地父母推究然後有以明體性之所
自來則智之為知人知天而分屬乎夫婦者其道大
矣又豈若以居室之近屑屑言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有人問前知之學聖人不貴而中庸稱至誠之道可
以前知何也曰貴者理也不貴者數也理與數二乎
曰理者天之意天之意當知者也數者天之事天之
事不當知者也有人於此於子親而厚凡子之所行
所為者彼必知其意焉則子悅之何則人之意本有
不欲人相知者也況天心之至公乎若子之所行所
為者彼必察其事焉則子尤之何則人之事未有盡
欲人預知者也況天機之至幽乎夫知子之意則
事有若相反者而彼不疑也而觀子之事也明察乎
之事則意有若相反者而彼不知也而逆子之意也
甚斯二者天人之故也子何擇焉曰易言極數知來

何也曰聖人者知天之意又察天之事者也雖然其
察也以迎不以豫或天既動焉或人既動焉因而推
之是之謂迎若天未動焉若人未動焉從而推之是
之謂豫迎則幾之有兆者也而濟民行也豫則術
之無端者也而民惑也大矣是故京郭之流占諳
之亂常人衆端之學程朱猶不尚焉者此也其人曰
子之論可謂高明

周子太極圖說六條

周子言動靜在兩儀先蓋自漢以下說天地皆多如

此謂未分天分地之初當有瞬息不停者為元氣未
嘗死之驗橫渠所謂坱然之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然後浮而上降而下以分清濁亦此意也然此直懸
揣之耳兩大未生固莽然所謂存而不論者矣孔子
作繫辭傳先言天尊地卑之定體次及雷霆風雨之
鼓動寒暑之運行其贊易象也亦以天地定位者先
之然後及於雷動風散六子之用此則聖人之言天
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乾坤毀則
無以見易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氣之流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者質之對陽變陰合而生五行者質之對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者氣之流陰陽則先氣而後質五行則先
質而後氣者何哉曰動靜元氣之呼吸喘息也元氣
不窮喘息呼吸不窮兩儀則清濁判上下分明而
後有者也夫未生五行則五者之名何有五者生矣
故以其氣上配於天造化則然其荷於五者而已也
陰根陽陽根陰於動靜言之兩儀之互其根滅者可
以觸類而知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於變合見之四時
之行其交根者可以不言而喻

圖解所謂生之序行之序者當善觀之愚意謂當云
推其所由生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指其所自盛則
木火陽也金水陰也生之序與行之序皆然如此則
四時之分明五行之性得而於朱子之意亦不相悖
矣

五行各一其性偏所從起也五性感動過所從生也
過而不已則惡惡者過之極而已矣然則人生而靜
之初純粹至善何惡之有哉至哉周子之言天人之

際也天地五行以生萬物形神五性以出萬事萬物
終始於天萬事生化於心一也此貫三才合一之機
窮理盡性至命之源也

天有陰陽氣也四時具之矣地有柔剛質也五行統
之矣人有仁義德也五常該之矣自無極以下立人
極以上三才之蘊備矣故特舉大傳之言曰陰陽
剛柔仁義未及太極也而所稱引則此周子之意以
為太極不離乎此也夫獨陰陽剛柔仁義則無所謂
太極況離太極而更有所謂無極乎紛紛之疑可以

釋矣。

朱子謂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生之說也陰也柔
也義也物之終也死之說也。仁愛乎。曰其義精矣。萬物
終始於天。萬事生化於心。萬物不出乎陰陽剛柔也
萬事有出於仁義。以陰陽剛柔仁義之道皆從
知形氣死生之說而已哉。所以發其之理可體而驗
也。

通書誠上章

誠者天之所以爲命。而人之所以稟焉。聖人之所以聖
者。蓋性而已。非有加于性之外也。故曰誠者聖人之
本。此句是一章之綱。以下皆發明其意。乾元者。天地
生物之心也。萬物各得其心以爲心。是誠之所自來
也。故曰源。乾道變化者。二氣五行之錯綜也。人得之
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品質一定。不相假借。是誠之
所以成也。故曰立。天一元生生之理。固無有不爲矣。
及其變化以成萬物。則雖偏正通塞。推稱不齊。然
有是性。則莫不有以[illegible]義。故統而[illegible]
者也。繼即資始之謂。[illegible]人人賦[illegible]也。成

即各正之謂。謂萬物並有於天地之間。莫不有性也。
引此二句。正以發明上文之義。至是而性之說明矣。
又言其在造化者。元亨乃太極之動。實理之流行而
通也。利貞乃太極之靜。實理之歸根而復也。此二句。
是言天之所以爲命者。乃性之本也。其理皆具於易。
故曰性命之源。

通書動靜章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即張子所謂兩在也。所謂合一
不測也。動靜以陰陽言之。互爲其根者也。陰陽一神

也。水火以五行言之。互藏其宅者也。五行一神也。所
以然者。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惟其理之一。所以其神
不二。神也者。其天地萬物之至一者與。理也者。其天
地萬物之所以一者與。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
神。妙於陰陽者。此神爲之。此理爲之。自五行而下。
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各一其極。而焉者。亦此神爲之。
此理爲之也。

通書聖學章

通書言作聖之功二。一曰思。二曰無欲。思所以致知

而窮理無欲所以養心而盡性此卽程朱知行之學也

通書理性命章 二條

物各有理然物顯而理微故其彰者卽其微者也非通微之睿孰能明之哉氣質之生有剛柔善惡之殊惟善而又得剛柔之中者則合乎性之本而至矣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故萬者本於一一者散於萬理具於物之中彰者至顯之象也微者至隱之理也性賦於氣之內剛柔善惡稟氣之偏也中者受衷之

正也命立於理性之原一實萬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是萬爲一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知顯之微可與窮理矣知偏之中可與盡性矣知萬之一可與至命矣此章之文至簡而深凡程朱所言性與天道一皆權輿於此

通書精蘊章 二條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伏羲之易是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文周之易是也謂太極陰陽之本蘊涵萬事萬物之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illegible]以盡其言故曰發惟其理之精也故爲五經之原惟其蘊之富也故天地鬼神之奧盡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邵子所謂先天之學是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邵子所謂後天之學是也邵子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心迹二字出文中子不如所謂聖人之精聖人之蘊者[illegible]也

通書乾損益動章

乾乾不息於誠主敬存誠之學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謹幾克己之學也主敬存誠則中庸所謂戒懼謹

幾克己則中庸所謂愼獨此章所謂愼動者卽謹幾也然必於乾損益之外又特申明之者所以致丁寧之意

通書家人睽復无妄章

大學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卽大學之指也前章言存誠以克己此章言克己以立誠首尾相爲聖學盡矣

張子西銘

塞者天地之氣也化也帥者天地之心也神也化以
迹言故曰亦神以心言故曰志所以述之繼之亦曰
踐治於身體道於心而於體性之本然者有焉至於
窮神知化則德之盛焉爾未能知化則不愧屋漏行
合神明踐道之事也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其
爲子職者以之未能窮神則存心養性事親天若禮
道之事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求以□是者以
之

榕村全集卷之二十五

頌

皇帝省方頌

皇上撫宇之二十八年念九域安寧疆理及於方外區處
民繁阜成惟亟且吏道澄清士俗淳朴既坐照于九
重之上穆清之中然稽古神后不廢時巡采風詩聞
謠誦旌賢黜幽施勸懲之典視民好尚知其淫辟奇
衺而設教焉是故望顏承幸而爲之歡忭歌舞服誦
異神而爲之寂靈恪恭又象詩書禮傳之所昭垂是

爲制治保邦誠民凝命之本爰以正歲八日再巡省
方扈侍之臣僅餘三百芻茭之峙郡邑遂靡供臣謹案
王通云古者巡狩而國不費民不煩護衛少而徵求
寡也方之
聖代毫末無取徒旅不驚豈特少與寡而已哉甫涉山東
預免明年正賦至江南池舊逋駢
浙江
詔蠲除叢蠹風厲禁飭凡十餘條
皇上所加意于黎元甚厚所在循良吏每擢以右職嘗詢

不拘賞舊勞錄死節
皇上所訓迪于臣工至隆禮代宗優撫祀南渡浙水親祭
夏后氏之陵返
駕鍾山奠明祖而展拜焉
皇上所施敬於明神甚恭河淮二瀆利害之說自古棼然
在京時羣臣表請臨閱
上可其奏於是往返相度躬親指授
聖謨之遠洞若蓍龜
皇上所勤懷於國儲民命至悉抑臣聞之聖人之能感人

而莫不悅者仁也誠也臣等觀
六御所經坻民擁聚雷動稽角趨迎者懽呼追扳者賈涕
芹菽之貢無異私親蓋書有父母之文詩有子來之
頌亦言其誼均情等耳從未有皤老髫稚依戀轍跡
之間日以數十萬爲羣者竟三千里投懷繼膝眞如
赤子之怙慈愛臣等乃今所謂見而知之者詩書所
稱未足云也非天下之至仁至誠誰能與此乎哉攷
周詩樊之章般之章言時邁巡狩之事皆有頌聲傳
之無窮

皇上戢文者定六服承德蓋熙熙乎懷柔褒對之世矣臣
於是時代貫清班而且歷受
皇上超遷眷顧不世知遇臣實叨之每念
高天厚地曲成一物之恩中夜汎瀾未知所以稱塞在諸
臣之中才藻最下言詞最拙不自度量作爲頌詩與
衆旅進知無能圖繪日月之光明竊比葵藿傾向而
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命
皇清奄奠萬邦攸函攸賴靡不率從天命我

皇大
皇清之烈篇勺內狃遂鈕外蘖殘惟甲子九域大定東禮
嶽宗百神受命溥觀其疆至於南紀茲巳之春肆浹
五祀民氣日康民志日臧
皇謨孔兵
皇心如傷爲吏其肥爲民其腓爲風其微爲俗其非
六御不嚴三辰不練載馬省方曰民之見知民所天寬租
已貢加惠東人爰覃吳會知民所父惟牧惟司我進
其良顯貪者誰而露瀼瀼含靈華沾或謳于庠或抃

干闓或遡于津或拔于犴順彼春陽天施同洽黃流瀲灩南下清淮今昔之義或潞或排孰抉羣昏而我
皇斷以涸揚豬以回徐淮積于宛委思夏后之迹朕方心其心有不翼翼思厚之風錐卑之恭天祚我盛德夫安有窮萌萌者黎其性孔明曷比匪仁曷格匪誠蕃越之裔餘三千里夾路緣隈千萬赤子扳撫聽戀言出涕垂非發天衷而孰使之臣之所聞國惟民視相厥歸
皇如怙如恃臣之所聞天在民心相厥歸

皇猷淵舊林臣之所聞民緊德懷我
皇之德海蕩嶽崔神人既洽迅首歸路
皇極萬年昭回百度

表

進朱子全書表

竊考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朱子全書總六十六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道光載籍統承四子之傳
德備文明象應五星之聚非爲一時而出樂有
叡聖之知果不虛行殆同親炙益繼天出治職兼總乎君師而稽古右文功乃隆夫作述五百歲之遥源斯在二千年之不緒聿新臣等竊惟危微心法肇自伊耆終始大成集維元聖中閒言天言性者則有禹皐成湯言德言學者乃由阿衡傳說丹書垂乎敬義虎謩著夫中和逮洙泗而發揮無餘歷漢唐而明昧相半迨至濂溪默契道體親授二程爰得考亭剖析精言

兼綜諸子斯文賴以不墜後學由此弗迷然其道運興於江左惟其書流行於海內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編則剝蝕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心典極累朝尊異之隆文待乙夜校讐之久如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
心畫義文
身符夏度
功邁文煥猶兢兢業業以勅幾

仁熟義精方矻矻孜孜而論道
詔朱子爲諸儒之醇粹不難以聖而下學於賢故其書爲
六籍之津梁將俾沿河而東至於海崇其禮秩方自
廡以升堂薈其遺編乃命官而授簡發凡起例無非
稟
聖心之裁成提要刊繁逐一經
御筆之刪定雖至微文碎義周覽甚詳轉注諧聲摩求必
當迨寒暑未嘗輟誦於萬幾之餘夜漏晨壺不閒
停披於寸晷之暫是用規模畫一條理分明自小學

大學以開端漸及四書六藝合道德性命而一貫極
於聖德王功文約而彌該義備而不複權衡取舍必
得其肯綮之精次第後先一準於施爲之序歷選六
百年來編朱子書者其得詳畧輕重之中誠未有如
我
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毫聖聖相承如合符節
孰能與此哉加以
親製序文冠諸書首大義微言之秘啓發靡遺發蒙覺世
之方會歸一致於是頒諸宇內使儒林有入聖之階

棫布在學宮凡來者得窮經之指要敎思若風行而
而化從志自谷應而鐘鳴臣等章句習深經籍道遜
生逢
堯舜尚慚比户之民少與魯鄒誰是及門之士纂言不如
韓愈惟荷詔諭以成編拔萃遠遜更生幸藉指撝而
識字身逢道化之盛奮而忘愚名掛與讐之端榮以
爲愧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進性理精義表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性理精義總若干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進
呈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文明式煥五百年道運重光

刪定聿新億萬載儒宗有統契聖眞而行王事沿近派以泝遙源惟道術一歸於醇信羣言必折諸

聖臣等竊惟伏羲始畫中涵性命之精堯舜相傳顯抉危微之奥是以孔門垂教推本於執中鄒嶧揚風求端于性善聖賢心法千古昭然理學源流其來尚矣下不雜于功利故管晏不免事業之卑高不入於空虛故鄒莊大爲賢智之過秦漢而下申商黃老代興魏晉以還釋典禪宗相煽推其言厖而道散皆由學絕而風微爰及周程首尋聖緒輔以張邵悉闡天機太

極建圖依然易卦之指皇極經世益取洪範之書體仁孝者莫如西銘乃孝經之要義發性情者莫如定性本貝象之微言以故朱子之生得因五子之師承上遡六經之聖制一倡羣和無愧當日鄒魯之風蓋有謂必先實啓于今唐虞之運也欽惟

皇帝陛下

道行天載

德合健行

學緝熙于光明

治允升于淳古初踐基于大寶日披篇以窮經中制觀于四方尚投戈而講藝默成性命之理允矣單心坐徹天人之宗判若指掌以今日行仁義之有效知古人論道德之非虛凡宋儒皆獲表章乎朱子尤加尊異斯實前賢之厚幸得蒙

後聖之深知謂性理大全之書修於前代永樂之際采摭甚備而芒擇未精門目雖多而部分失當恐學者貪多而無益使斯道反晦而不明特發

宸衷重加纂輯務合揚粃粺而取精鑿故記錄之汎濫在

所芟不欲醨元酒而和太羹故衍說之支離在所棄約其義類如綱在綱切於進修猶階有級詳而有要簡而無遺雖屬羣賢之成編亦存至當之精義學必課其純雜之辨治必酌於古今之宜一稟

睿裁盡經

皇斷縱使諸儒復起必奉

聖明以爲折中矣

陽弁序文頒行學校從此學者先河後海悟斷潢絕港之差望牖入宮識宗廟百官之富學以從政人心正而

人材興習焉成風大道行而大化茂臣等業同蝕蠹
技比雕蟲叨服章逢倩夜有慚儒行徒仰佔畢白頭
未就賢關謬受役于編摩幸日親於指示與聞
至教倍雄況之非與取成
聖心允游夏之莫贊遂使臣等枯株朽質賴新蒸以舒光
腐草微明乘陽蒸而發照遵道遵路思無玷于前修
是訓是行期有立於聖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擬清文鑑書成刊行謝表

伏以
鳳篆龍書天啓同文之治
金繩玉字弘貽一代之風經
睿智以裁成功參造化
聖謨而采擷理盡包羅遊韻海之經緯與黃鍾律呂入字林
之錯列日觸琳琅一字昭回萬方作覩臣等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圖書肖象文字始興卦畫肇
開書契爰作象形會意歸于指事以盡物情假借轉
音純乎諧聲而窮風氣司徒所掌與六德六行而並
頒行人所司必七年九年而 協藝雅鄉校之小學
實爲王化之大端故漢庭之學童試史必諷萬言吏
民上書皆通六體然而義沿支流之失人趨簡易之
歸史籀倉頡之章變而造隸凡將急就之作續以纂
編厥後形體差訛土風相謬平上去入之分部猶限
偏方齒舌喉脣之切聲未叶正始韻英作於天寶有
百五十韻之新加字學成於雍熙以二十一字爲獨
得部畫夫唱和之法用補中原雅音周德清卓子之
書實開洪武正韻要以九聲統遵世變風移制作不
親家殊人異未有句譜字識盡語言義理之詳門別
部居極律呂聲音之本如
今日之盛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濬哲在躬

文明出治
規制齊乾坤之矩量
經緯同日月之輝光舉六籍之宏綱經文復旦撮詒傚
之機要道業常新以至冊府藝林罔不窮溪涉而求
照乘旁及天官地志一皆罄荆石而得連城固已極
典學之盛隆仰崇文之大化矣惟是
圖書之重實爲昭代之文出納所關風行于中外紀載
攸係典垂于億年雖爲上下所通行未有綱目之條
舉篤行蠶序既鮮問字之揚雄舊德遺民亦少疑年

之終老凌焉忘舊久漸訛眞將爲一代之成書緝至
卅年而未集于是
躬勤策討親定規模分領于羣臣旁稽之書蓋大開四庫
包括三倉與治同興言必存乎訓戒稽古徵事義必
貫以典謨下該草木蟲魚無煩注推精極道德性命
寧異詮經部分爲三十六區自成義例溯原於十有
二母冠以提綱蕤字頭之貫原與五音六律相表裏
而建字之法實取偏傍協韻而折衷是以一經
聖裁聿成鉅典窮事物之要將以治萬民而察百官推聲
氣之原直可通大樂而回正雅者也於焉幷之
御序其欽玉麗之章頒之庶僚同凜金科之守斯誠
聖天子繼志之善勞瘁窮年故使我
國家受命之符光昭萬世臣等職忝校書陋慚識字手
提一槧未曉方言目覩七章無緣正讀沿流忘本誤
有甚於豕魚集實採華識莫明夫豹鼠審音辨畫猶
難列于蒼史之林弄墨燃脂徒自擬于抄胥之職祇
拘裁決稍效編摩伏願
文化彌隆

淳風常扇
心畫微妙淋漓筆墨之先
性道流行洋溢文章之內同倫同軌數三重以徵民天
文人文察二儀而化世則如天垂象恭仰日月之華
與化同流莫竟乾坤之蘊傳弈祺以無極邁前古而
有光文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謝以

聞

擬平定朔漠方畧告成刊布謝表

伏以

皇威遠暢極萬里以揚旌

聖武遐宣垂億年而作範超金匱玉鈐而上獨握元機得五權三至之微自操常勝有征無戰功不待於浹辰以擴爲安道永存乎方冊用昭漢烈式示儀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弧矢原於易象義取

諸睽鳥蛇始自軒圖數符于井合六卿而作誓首嚴左右御馬之方命九伐以專征莫大進退金鉦之節凡以民必敎而後戰師以律而始臧仁義與節制兼行文德並武功共煥鬼方罙入殷宗不憂勤勞玁狁興師周后用申奮怒萬全而動獨斷乃成漢武登漠南之臺躬操武節唐文駐莶年之城親擐戎衣未至犂庭仍然阻固猶且功光史冊志見歌詩爲行邊之美談成陟迹之勝事然或運籌在己師武須人封山而還聞登臨于去病呈圖以進志方畧于營平宋擬金弢未嫺玉帳所以禦戎新鐵輔自傷生等邊有穢聞于作牧未得伐謀之勝難收水定之勳未有勤九大之上以發機功成衽席極窮荒之外以稽顙烈照縹緗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乾健天行

震威雷動

春生秋殺鼓萬類于洪爐

賁勸刑威躋斯民于壽域方行天下來自昔不賓之臣化偏寰中拓從古未闢之土能沙漠郡固已一尉候于兩東青海朱崖早見混車書于南北顧茲蠢爾自絕故土翁張蜂蠆之毒堀强雞鹿之塞席修郅奸致其叩款以歸朝敢逆諭言投禹偕狂而啓宇而且搖動邊鄙煽誘外藩潛渡瀚海之區闖入烏瀾之地既敗刎以遵約復反覆而渝成勢將難圖罪在不赦于是

皇赫斯怒親總六師我武維揚躬臨絕域身先士卒不避

風雨勤勞。指畫軍儲。預籌駝車轉運。密勅東路。爲左
犄右角之形。分布西師。作首擊尾應之勢。重兵旣壓。
文告疊頒。三面視發。尚拓陝峽之綱。一朝脫兎。竟羅
肅肅之罝。震
皐旅以宵犇。遇伏師而晝竄。僅以身免。盡喪軍資。朔漠遊
魂。知餘灰之不燄。廟堂深計。稔根本之務除。於焉再
駕而至鄂爾多斯。三駕而至狼胥山麓。招攜黨羽。遏
絶路途。致部落之盡歸。旋元兇之就殪。自茲要荒輿
職。絶塞同風。雖周之詰兵治戎。振王威于薄海之外。
漢之撞鐘伐鼓。朝藩國于淸渭之濱。曷克方玆。未容

喜言也。爰以兵非得已。須知創業之艱。謀必務成。欲
使臨事而懼。
特命載筆編纂成書。凡論兵措餉之規。無遺纖悉。及發策
决機之要。必究精微。累紙連編。歸於神武不殺。推世
行遠。總合耀德休兵。弁以
王言。即序事而存儆戒之意。勒成大訓。如成功而作雅頌
之詩。誠合典之不刊。仰
謨猷之無斁。臣等幸叨班列。未歷戎行。讀閫外之春秋。有

恢壯士感兵鈐之問對。俯愧書生。准右紀功。嘗極慚
於唐雅。燕然勒石。志切陋夫漢碑。虛縻紿札之榮。妄
希寶錄。盡運籌之妙。難測神機。伏願
不戰屈人。
止戈爲武。
弘通安遠來之德。
普容民畜衆之仁。
大化涵濡于域中。生成覆載。
湛恩洋溢于方外。血氣尊親。則荒磧沙陀。無匪同懷之

赤子。刻垂寒露。盡爲世享之外臣。占風雨和調而知
聖人。窮日月出入以崇
天子。職方長琛賮之貢。宗社永磐石之安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疏一

蠲充疏

臣李光地謹題爲密陳機宜事臣自二賊搆亂以來
逋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至于再三臣抵死固拒幸
到于今未汙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孱危尚未知草莽孤臣復能幸全腰領以再
睹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
于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徼

天聽惟
皇上垂察焉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
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斃而賊之勢亦窮矣
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留此一方濟目持
久恐粤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
審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于漳潮
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疏耿逆
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
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以
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
信等處漳潮連惠州黃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
兵既守深險而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
贛一路爲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
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潛轉而向汀界贛州至
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
至此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
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
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

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
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
救而汀州漳州地界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
皇上密勅總兵官留意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
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
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喪鳥湯雞然葵
藿之心猶見太陽尚幾幸於萬一倘有可采伏乞
容察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惟
聖明照亮

覆平糶倉米疏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詳請循例咨明事該臣看得存貯餘剩米粟原係題定每年春間發糶秋後買粟還倉康熙三十八年應糶米粟經臣循例咨請發糶戶部移咨以秋收果能一定買還應令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據守道高必弘呈稱平糶米粟實爲濟民善政各屬秋收之後自能買粟還倉即偶遇薄收亦不過稍緩時日至於不肖有司那移虧空出於意外未便以後日難料之事置良法於不問仍請援例題請發

糶等因前來理合具題謹題

請借倉拯濟贊皇疏 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借倉貯拯濟窮黎事該臣看得贊皇一邑深居山僻向因紙糊套匪類爲害附近居民悉多逃避乃于去年荷蒙

皇上德威遐暢撫安寧謐盡屬良民而昔年逃避者紛紛歸里但此輩失業既久資生無術若不設法拯濟勢必轉徙流移茲據守道高必弘詳議暫動倉糧借給牛種籽粒俟秋收還倉等情前來臣思積貯米穀原因拯救窮黎起見今贊邑歸里之民既鮮資生議動倉穀借以牛種籽粒似屬允當謹題

條陳清查錢糧虧空疏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請嚴虧空之法以除積弊事臣嘗荷

皇上天恩畀以重任竊見目前因循之積弊未有甚於虧空者也夫賦稅有民間之逋負米穀有雀鼠之耗蝕即或地方有萬不得已之事因公那移亦所不免然此等皆爲數無幾法雖難寬情可原宥惟是有不肖各官不問公私任意侵那動千萬計至歲終盤察之

時或將銀錢那新掩舊或將米粟借指支吾更有錢糧不清假捏完報其盤察上司多牽于情面囑託不即舉發至積年不清又知失察有革職之條遂不得不扶同支飾以倖一時故現任官員各項悉報無虧奏銷盡結實在及陞遷事故無不人人虧空者上司復懼有處分之例多將歷年虧缺倉庫捏作現年揭報以圖脫卸迨參究之後又應本官與發由爲庇護無論盈千累萬止以那兌公用擬罪其至重者不過以擬流準徒定案塞責積習因仍視公帑爲私藏萬

一地方有賑救災荒之事，必至倉貯皆空，誠不可不立法申飭，以期釐清宿弊者也。謹臚列三條，以備

聖明採擇。

一雜項錢糧應同正項盤察也。州縣府道收貯錢糧，于地丁正供及常平倉糧之外，如不入奏銷案內之承追銀米、減糶漕糧、各案餘剩、核減存貯一切錢糧，經手之官以為考成可以挪掩，該管上司亦以不在盤查之列，任其抵飾，移彼補此，滋弊無窮。似應將此一應雜項錢糧責成該管上司于盤查

正項時一併照例盤察保結，則項款肅清，而挪移之弊杜矣。

一盤察例限宜量為寬展也。上司盤察屬庫，例責年終，而所轄地方遼遠，盤察一處動經數日，且定例時限甚迫，勢不能親身周歷，何能嚴察屬員支飾之弊。嗣後應將年終盤察之例，酌量寬展，請責令該管上司于所屬本年地丁正供及不入奏銷案內一切雜項存貯錢糧，自該年十月起至次年公銷以前，止于此半年中親至轄屬秉公清察，如有虧短，立行揭報，若現存無虧，據實出結，仍具結奏銷。後有虧空發覺者，即照定例治以失察之罪，則期限舒徐，可以逐項周察，道府各官利害切膚，未有不知自愛而甘於扶同徇庇者也。

一虧空審明挪移之後，當分別錢糧多寡以定罪，以示懲戒也。官員虧空錢糧，挪移之罪，律例雖有正條，但止擬流、准徒，而本案革職者例得免罪，別案革職究審虧空者，遇恩赦熱審，又得寬免減等，法輕易犯，致無顧忌。嗣後應將挪移之官如其數上千

百，挪用有據者，仍照現例擬罪外，如錢糧挪移至五千兩以上，或倉糧及粟折米至六千石以上者，無論已未革職，仍于滿流不准折贖，不得以雜犯准徒各例完給，即遇恩赦熱審等典例，亦不准減免，庶人知畏法，而帑藏加謹矣。

請定穀本難秋糴之例疏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七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循例請糶餘米事。切照直屬米粟除撥大中小州縣分別均貯米石之外，餘剩留存者頗多，而各處倉廒缺少，收貯不固，其高阜地方不過

露積散堆低窪之處每多潮濕蒸爛所以米穀屢報
虧空者固係不肖州縣任意侵那而因歷年浥爛以
致耗折者亦不少臣查每年俱有春賣秋買之例原
以平市糴吏陳昔也近雖康熙二十七年小有收穫
二十八年各處豐登然至青黃不接之時農事方殷
市集頗稀無業之民未免難於貿易且春夏之交地
氣潮濕米粟腐爛正在此時發糶餘米蓄於平價使
民之中而寓推陳出新之法宜每歲常行者也向例
咨部題請屢經部覆以致允行之日或以愆期臣乞

自今年始
勅部著為成例每年值應發糶之候只咨存案不用題請
乘春糶之米秋成如數買還年終盤查不容虧短皆
有報部文冊似可循行無弊謹題

請開河間府水田疏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備陳濱海水利更請幹練能員仰
祈
聞以課後效事切河間府昔稱九河下流近代因運河
堤岸南北橫亘出海之口更窄其水自西南來者大
水如滹沱滏陽泜小水如大陸澤所受之水及正定諸
山水皆合流并勢由獻縣河間經青縣靜海以入于
淀而與十五河之水並出於西沽之一線源大末小
勢易橫流是以直隸水道之宜講者惟河間為最臣
近因修子牙河及築大城河間獻縣等堤岸採撫見
聞參考形勢此一帶原屬窪下水鄉雖復歲治隄防
但足補苴萬一倘遇潰決仍付淹沒非有變通之策
終非永賴之計查南方水田之法行之畿輔往往有
效蓋著涿州水佔之田一畝當錢二百尚無售者後

開為水田一畝典銀十兩即今淀中浮居村莊歲收
蒲葦菱藕之利無旱暵之憂其資生未嘗減於高地
也臣愚謂濱海諸縣上下一帶水居之民正宜以此
利導之其可與水田者效之栽秧插稻之法其難以
成田者則廣其蒲葦菱藕之利使民資水以為利則
不患水之為害矣至於獻縣交河等與正定接壤之
處係滹河之上游若能修治溝洫雜與水田則水勢
漸分將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利即以除水
之害也然舉行方始若非有熟識情形歷經試用之

人使之實心任事，恐托之空言無裨
聖政。查管河同知許天馥，籍貫江南，諳曉農事，現居河職
源委，周知前曾任文安知縣，敎民修治水田，聞此數
年文安水田，猶且半縣。乞
皇上將許天馥特授河間府知府，即令於職事之暇，興舉
水利，三年之後，課其成效，以為功過，或有微績，以廣
聖世愛養之方於萬一也。伏乞
睿鑒施行。

條議學校科場疏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遵
旨議奏事。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據戶部筆帖式
德明齎到禮部轉通內閣文開：大學士伊桑阿等奏
上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河道總督張鵬翮、湖廣總督郭琇、
廣西巡撫彭鵬，此四人處著將部院揀選筆帖式各
遣一員，限期前往，將郭琇條陳學道事務、鄭惟孜條
陳鄉試之處，經九卿會議事宜及禮部議覆滿普條
奏科場事件，俱令抄齎往，令看九卿禮部所議者，得
其當否，若何施行，方得無弊，永遠稱善，著各殫心詳

議，務期歸於盡善，仰其本付遣去人員齎回啓奏。伊
等皆居官素好，行己清廉之人，此事若瞻徇諸臣情
面，不務求盡善，殫竭乃心，從公議奏，則伊等一生讀
書，制行俱有忝矣。欽此。欽遵，并禮部抄疏到臣。仰惟
皇上加意作人，澄清士路，既嚴主考同考之處分，又重學
院學道之甄選，今復因督臣及滿漢言官條奏學校
科場之事，九卿禮部業經議覆，仍
特諭臣等，俾各殫心詳議，務期歸於盡善，此誠堯舜清問
之盛心也。愧臣所見凡近，不足以窮利弊之源，求至
當之歸，贊襄文明，增光大典，獨念今日遭逢
聖代之盛，實由昔時草茅佔嗶而來，學校科場，是臣等進
身之階，若有知不言，則為上負
聖明，下忘所自。茲將督臣、科臣、臺臣條陳及九卿禮部覆
奏，分學校、科場兩項，一一議明，有未盡者，仍列臣愚
昧之見於後，仰候
皇上裁鑒施行。
遴[illegible]學政弊端，如督撫司道之需索陋規，知府之
要挾包攬，以至情面書札、乞恩討賞之類，誠如督

臣郭琇所陳業經九卿議定處分督撫司道知府及該學院道等嚴例此時正當天下歲考百弊叢集之際誠宜作速通行直隸各省嚴飭督撫司道知府及學院道等官實心奉行以除積弊者也臣愚又謹推廣四條以備採擇一則學臣宜絶考試也學臣職司文教不但考校之日務須秉執清公而教養三年尤宜竭盡誠悃近來得此差者不能盡教士之職以仰贊育材之化揆厥所由蓋因人品之未樹亦緣學植之久荒欲推所業以及于人

而不可得也今

皇上方簡任清端之士而人之心術操行或難遽見仰請于點用學差之時自翰林官以下皆令到

內廷考試窮日之力試以一書一經一論一策擇其文理最優議論有本者

欽點差遣則學醇者行必不悖且教士衡文取諸素業自不至漫不關心迄無成效矣仍乞于試日

皇上臨軒親命題目以杜預擬及

陛辭之際仍加

天語訓飭庶幾日愛一則教職宜稍清汰也學臣之有教官猶督撫之有府州縣官所賴以宣教承流者也閒冗庸陋則學校日以頹廢而斯文無從興起臣請嗣後選授教職其應選前一年宜令各省督撫會同學臣查明挨次將選之人若歲貢年甚老耄眼目昏眊不能動履者給以職銜令其休致捐納人員年未三十稚幼輕佻難以服衆者且令需次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有全無文理不能成篇者亦應考驗令其休致造冊先期咨明吏部

按所存扣以次銓除至於現在教職亦令督撫會同學臣按此三款詳慎虛公酌行澄汰庶幾司鐸之席可以漸清一則士習宜正也自賄買風盛文武生員多不識字無行義之人其賄買衿頂之意不過以爲護身之具故保官告官抗糧包糧興滅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衆惡甚衆其讀書識字者所行便不如此是賄買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漸壞也今除學臣納賄處分經九卿議覆郭琇條奏已定嚴例外臣愚請

申禁直省文武生員敬遵現在頒行學政全書條約關有切己之事並許子弟家人代告若乃出入衙署上書陳呈保留官長包攬錢糧唆証詞訟者悉犯明條地方官立行詳革仍乞
勅下禮部撮取學政要語推廣舊時臥碑詳明剴切作爲誡條更立新碑各學明倫堂務令學臣地方官及學校師生恪謹遵守庶幾閉戶讀書安分守己之人衆而習俗日變人才日出矣一經學宜崇也

皇上表章經術以正學養天下士而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以致士子荒經蔑古自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其能者不過讀時文百篇勦習雷同僥倖終身殊非
國家作養成就之意前歲
皇上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穉見聞一新胸中頓明古義此則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己得宜令學臣于考校之日有能將經書小學講誦精熟者文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仍與補廩以示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
聖世文明之化又臣見士人能通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弘通今者經題目至少以致每年科場論題重複雷同似宜通變

一嚴科場弊端自
皇上將敗檢考官嚴加處分大小臣工稍知ム　愛者當無不惕懼警省又念大臣官員子弟夤緣倖進恐妨貧寒之路

特諭諸臣嚴另編字號均數額取仰見
皇上天地無私不遺側陋甚盛典也至臺臣鄭惟孜監生回籍之疏給九卿議覆在九卿之意以爲國學觀瞻之地不可虛無其人其論誠是也然數科以來冒籍奔競之弊信如臺臣所云大士習江河未可驟挽故後輩樂於苟得先達意在樹私始進不正終身堅立無不苟且則暫令回籍以稍息奔競亦救弊之一法也然每年順天南北監生各有應

中額數如今就本省鄉試而不帶同原額未免有
不平之嘆朱子議貢舉學校云欲革奔競之弊則
宜均諸州解額而稍捐太學之額臣謂正宜采用
朱子之說將每年監生應中額數均之各省量增
其本省中額俾各歸試惟現在八旗教習及內閣
中書兩項仍准在京鄉試勑部以人數另編字號
酌量取中冀競之風似當少息其非鄉試之年各
項監生仍聽其照常到監考職庶不至虛無其人
也至禮部議覆科臣滿普請除鄉試之弊一疏稱

直隸各省鄉試時將三品京堂官以下一併開列
等語臣愚謂各省或可仍由舊章惟順天都畿重
地勢利環集宜如部臣議將三品以下開列聽
皇上特簡大臣差遣蓋身既列在大僚萬一不公不法
致受辱如李蟠等之事
皇上即寬其處分亦當愧恨不敢自齒于衣冠之類矣
至房考亦將京官外官盡行開列恭聽
欽點又嗣後旗人漢人點名授卷後即入號房不許混
亂行走及踰牆找尋代作等語俱應如部臣議以

塞弊端者也臣愚又復推廣三條以備採擇一則
容首告也查得每年分房考官亦有頗知自愛而
逼于勢要不得已而收受者嗣後如有此等勸收
關節之弊應許房考揭實出首即與優敍如此則
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似亦可稍懾營競者之
心也一則嚴外簾也近來鄉會二試不但有換卷
倩作之弊且有帶人到場中代作而本生空手閑
坐直待交卷者又有稱僱一人頂名進場而本生
身在場外者此等大弊不能察出則外簾之官虛

負職掌亦已極矣臣前年提督學政考校八旗時
親見貢院牆垣破壞卑矮巡綽軍人及瞭望守門
人役無一非受賂代爲傳遞之人也此輩下人惟
利是嗜無法可以禁止惟知貢舉之部臣及外監
試御史大破情面竭盡精神關防稽察庶幾不致
恣行無禁若聽徇縱容漫無防檢勢必外堂收受
之卷半屬假倩內簾但就文取士雖有至公之人
難免誤收矣臣乞嚴飭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察嚴
肅盡絕此等弊竇仍于鄉會試之後特遣一二大

臣會同禮部禮科，將集中式之人，當堂覆試一義，驗其眞草筆跡，是否符合，且觀其文理之通否，與原卷相對，則假傍之弊，似可稍除矣。一則儒士宜斥也。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歷年作弊，皆由此等。蓋分卷之時，某卷分入某房，既可以暗行其奸，而十餘房考官，心腹未孚，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臣戊辰辛未兩年主文武會試，深知此輩情狀，近經言官論奏，裁革部覆未准。臣竊以爲扣數塡名，寫榜謄錄之事小，而積慣

作弊壞亂科場之罪大，似宜永遠革逐，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以上學校科場兩項，臣謹就愚昧所見及者，遵

旨議明，附以微臣管見，自知凡陋，無確當之議，以報

聖明。伏祈

皇上恕其庸愚，臣不勝戰慄惭惶之至。

覆馬厰疏　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遵

旨覆，該臣看得八旗馬厰地畝，臣先經與守道高必弘會同各都統臣佟吉辛玉等，分翼查勘，覆奏準部文稱，除二十二年丈過准其納糧地外，將現今厰內開墾地，從何年開，有無納糧，行令查明等因，隨檄守道仍照原案清查，除東翼馬厰餘地數目，未經各都統查明，臣業咨準部覆另行扣限完結外，其西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厰內餘地，原係臣同都統查清之項，臣專委河間府知府許天馥清查，該府親至滄州鹽山靜海青縣天津文安大城霸州武淸楊村等各州縣衛，會同地方官，細查餘地一項，有現在水佔不

可開墾者，又有從前無知愚人，舍自己塉薄之田，偷墾餘地，因無收穫，旋拋荒者，更有三十八年秋後搜掘蝻種，於蝻子生發之處，遍地耕犁，竟似開墾，無人承認者，除此等地土外，其可耕餘地，河間府知府許天馥，因去年十二月內奉

旨，耕過地畝，馬厰無畜馬匹，能有幾日牧放，已經耕種地畝，仍著給民耕種，欽此，該府遵布

皇恩，勸民不必驚懼偷墾之罪，投首認墾，現在民人認墾餘地三萬二百一十六晌零，至部臣行查開墾情由，

查無知愚民因自種糧地域薄窪下舍自己之田令
墾餘地原未多佔漏糧所當仰懇
皇恩寬小民從前開荒之罪使之各安耕種照則輸糧至
現今水佔及旋耕旋地翻掘蝻種等地現今無人承
種容臣繳各該州縣相視有可耕者陸續召勸擇地
報墾照墾荒之例陞科目下轉貽東作除東旗查明
另題外應將西旗查出願耕餘地先行奏請使小民
及時興農以副
皇上憂恤黎民之至意者也再查正黃旗餘地今年四月

閒臣準都統移送咨奏清摺開地係三萬四千九百
九十五晌零隨據地方官冊報地數相符續准戶部
咨開餘地係三萬七千三百二十五晌零今知府許
天馥查報地畝正與四月閒都統移臣存案清檔又
地方官冊報數目符合又鑲紅旗餘地四月閒都統
移送咨奏清摺開地係六萬五千六百七晌五畝隨
據地方官冊報餘地六萬六千五百五十九晌今續
准戶部咨開餘地六萬九千八百七十四晌今知府
許天馥查報地畝正與四月閒地方官原報數目相
符此二旗餘地部咨所開數目與當日會丈原奏及
地方官冊報少有不符臣已咨明戶部將都統原奏
清摺抄謄各覆以便備細核對在案應俟查明之日
求入本案完結外將已經認墾餘地花戶起科糧銀
細冊俟查造到日送部并將現在分別已墾未墾餘
地總冊咨部查核外理合具題伏乞
睿鑒施行

請嚴定承審虧空處分疏 康熙四十年五月初八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請嚴承審虧空處分之例以除積

玩事切惟錢糧絲毫為重虧空殊干法紀臣近經條
議清查之法嚴定處分在案但虧空之官固當嚴行
治罪而承審之官每多積月更年寧受遲延參罰終
不肯定見侵是那之案查承審侵那並非承追賠產
難於完結者比如問官果能秉公察訊其是侵是那
何難片言定讞無如積習成風臣於虧空各案雖屢
行嚴催屢次參處而承問各官展轉推延如前撫臣
沈朝可等所參滄州王洪逵交河縣金廷宣懷來縣
白有試已經三年臣任內所參開州沈家諧高邑縣

吳東智等案將及二年俱未完結一遇限滿守道仍不過以州縣承審遲延揭報塞責凡此弊端若非本管上司素有瞻徇縱為州縣所挾持者不敢據實明正其罪則必州縣央托權勢壓制上司不令據實審結上下相徇一味以遲延僥倖巧脫若不再行嚴定承審處分則案件終難完結臣請嗣後凡虧空之案專責守道於部文原行到日嚴督府州縣各官務遵四箇月定限將是侵是那情由作速審明招解如於四月限滿不能完結者揭參遲延後又有四箇月之限

鞫訊非難更當上緊催審勒限完結若再有以承審遲延報參者應將本管知府一併揭參俱照易結不結嚴例議處以除積弊再查被參虧空官員多非潔己謹慎之人承問者當以錢糧為重據實審擬懲一儆百近多虧空大槩藉口於修城池葺倉廒濬河渠葺學宮等項公事那移為詞豈有操守不謹虧蝕錢糧之人反能留心政務若此者乎不過借此以減其侵欺之罪又明知言無情理巡撫勢必駁覆若一經駁覆又可以遲緩年月而中其遷延僥倖巧脫之計令若定承審之嚴限而不禁絕其假捏之虛辭仍難以清件結案嗣後似應嚴飭守道以下承審之官務必確實審辭如果那移因公有據者方許從實開具如係假捏將承審官以徇縱例嚴加議處仍應通行申飭以後地方官果有欲修理城池倉廒完葺學宮開濬河道者雖係私捐亦必通報巡撫守道而後興舉則虧空之後無所容其抵飾審問不煩駁詰而案件得以應期結清矣理合具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報河工完竣疏 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恭報工程完竣情形仰祈

睿鑒事切霸保文大一帶沿河水淀州縣地處窪下歷被水患仰蒙

皇恩軫恤修築各處河隄為民除害臣等去年所修子牙等清河已報完工外今歲承修永定河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開河築堤并釘樁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堤樁埽工七十餘里又子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當口等處兩岸堤工五十餘里并雄縣去年水佔民地

未完工程二十餘里，於二月間恭蒙
皇上巡幸，訓飭臣等及時興工，臣等欽遵親行催督，至四
月內垂成之時，又蒙
聖駕周流察視，指於永定新河放水暢流，臣等扈
駕後，復將各堤土工埽稍有缺畧之處填補豐滿，今俱
已完工訖。又四月二十一日恭遵
皇上視河時
特命永定河石堤之下接修樁工一百餘丈，及南北岸堤
速行動庫補修，又修大城南堤，并河間獻縣等險工，

以上工程俱務於發水前先竣。臣等欽遵，查接石堤
樁工原限二十日修完，南岸坍堤原限十五日，北岸
限一月內完工，今臣等將工料銀兩星夜解交分司，
責令色爾渾、齊蘇勒嚴督興工，俱可先限早完。又新
築大城南堤及河間獻縣等險工，臣等已發銀委員
及時趲工，俱不日即可告竣。欽惟
皇上德比神堯，勤深大禹，念水鄉流居之民屢被淹澇之
苦，
特命開河築堤，無間寒暑，屢煩
車駕，臣等欽遵
聖訓，各項工程一時並舉，仰賴
皇上至誠感格，指示精詳，清渾等河土工樁工共數百里
先後告竣，現今沿河各州縣田土涸出，二麥豐收，士
民謳歌，
聖澤廣同覆載。除此後保守之法另疏恭請
訓旨，并堤岸道里、用過工程物料錢糧俱俟查明另行報
銷外，謹將完工情形特疏奏報，謹題。

請裁河兵疏

臣李光地謹題，為請節錢糧預修築以濟河防事。該
臣看得永定河南北兩岸設立河兵二千名，原備險
工不時搶修防護之用，今據分司齊蘇勒、色爾渾呈
稱，一年內工程緊急，惟桃汛、麥黃、伏秋汛時候，此時搶
修防護更急，時或十日半月不等，遇水勢洶湧，埽墻
樁纜斷，每工必須二百餘人，各工將河兵按數分派，
工程一時並舉，其綁纜縛繩、運土運料、捲埽堆埽釘
每工只得八九十名，不敷所用，更兼兵丁遇緊急工程
率多逃竄，以致堵禦不速，及水緩停工，嚴冬無事，則

又坐食靡餉請于二千河兵中揀擇存留八百名每工均派三十名為釘樁下埽守堤鑿冰之用汰去其餘一千二百名若各工遇一切工程於附近村庄僱募民夫充役即於所裁兵餉銀一萬六千四百餘兩內動用餘剩者解還道庫再原築大堤奉

旨傳來勒限一年保守人員賠修者甚少且互相觀望延挨終難告竣并請勅項及時修築仍向原修之員照坍塌丈尺之數追補如有本工賠修者仍准賠修等因條議前來臣查額設二千河兵按工分派俾修無

事之時坐食靡餉頗覺其多至遇搶修險工又以分布不能敷用且所募之兵凡於夏秋需用時每避勞逃竄似應照該分司所議揀選年力精壯熟悉樁埽有籍貫誠實者八百名分給各工以為釘樁下埽守堤鑿冰之用其餘一千二百名全行裁汰餘餉銀一萬六千四百餘兩于工程緊急時僱募附近民夫充用至河兵餉銀例於房山等十二州縣內撥解今除應存八百名兵餉仍照舊例外其應裁兵一千二百名多餘額餉若仍令各州縣征解恐緊急時緩不及事似應仍解道庫令分司於需用時呈請撥給可也再查保守原修堤岸人員賠修殘缺處所者止十之三四其不行賠修者輒延挨是比比多臣屢行咨勘業經彙疏題參在案今春汛將至亦應如分司所請暫支正項錢糧令分司督率各工核實修築完固仍將用過錢糧于原修之員照依坍塌丈尺應賠數目於本旗及各省原籍追補還項如有赴工賠修者仍准令照數賠修庶河銀無事虛糜修防得以及時矣理合具題

疏二

請嚴定承審命案處分疏 康熙四十年十月初一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請嚴承審人命之例以杜弊端以免淹累事竊臣蒙

恩簡畀畿輔重任日以鰥曠職守爲兢兢惟吏治民生之要莫如錢糧刑名二事倘積案不清曠日持久未有不爲叢弊之藪者臣前因屬員錢糧虧空其是侵是那之處積年不行審明曾經陳請嚴定承審期限

之例已奉

旨欽遵通行在案伏查刑名中最重大者乃命案盜案而命案又與盜案不同葢盜案內或有渠魁未獲等係提拿或有賍證未明須待質對更有官役人等挾仇扳誣賄買銷案指良爲盜等項必須反覆研審眞情原非可以速結之事至人命一項雖有謀故仇毆之分然斃命告官之日原被証佐多係同邑同里之人承問官立可勾拿質審如眞兇果有脫逃未獲又例不扣限非如盜案未經獲賊先行勒限緝拿者可比所以命案從前原與盜案俱扣限一年後因人命易結改限半年在案今各州縣于人命事件告官通詳後或已犯證提齊情是眞實而乃塵積一二年不行招解且有賄囑道府托故翻駁改招易罪等弊以致命案久懸每難審結臣思命案若兇犯證佐已經到案承問官秉公察審斷無難結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之事或爲權勢制壓或以利慾薰心故爲遷延遲緩以圖出入開脫之法且又事當重大耳目難欺一則牽於財勢一則怯於公論遂致延歲月意在

監斃原告以滅口完案者更有聽惡役借端苛索無故牽連鄰里株連無辜名爲研審眞僞實係借命居奇者種種弊竇總以命案限滿不過以遲延題參而承審有司罪止罰俸未有嚴定上下處分以致任意稽延歷年積歲事久則要挾營求者愈多獄淹則庾斃死亡者益衆而且波累良民匍匐千里羈留一二年不得耕商生理者一案之中動以十數誠不可不嚴立承審限期以求速結而清弊端也臣請將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專責巡道嚴催府州縣速行完

結如初次違限不結指參仍照常例議處外自參遲延後又有四月之限儘可審解如再有不結復行揭參遲延者必將巡道府州縣上下承問各官亦照臣題定承審虧空新例以易結不結嚴行參處如有聽訟不平鍛鍊失實等項另行嚴查究劾庶命案無久稽之虞而刑名之弊可清官吏之奸可破囹圄可無幽滯而良善得以安生矣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覆廣平縣不可築堤疏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欽奉

上諭事恭惟

皇上念切民生修防水利近以永定河清河各處工完沿河田畝漸次涸出復念廣平縣當漳水之衝其田上多有被淹特差臣等察勘此誠己溺己饑之盛心也臣等查勘得廣平縣係歷年積水所佔田地拋荒頗多今臣親看得該縣東西水淹之地長六十里廣七里俱生野雜蘆葦百姓歷年未能耕種經今道府縣又勘查明被淹田共二千一百四十一頃零但該縣一帶土鬆河深從來漳河遷徙不定開河則旋淤築堤則旋塌詢之鄉紳士民咸稱不可築堤且所看漳河經由之處所淹不過 縣如以前曲周肥鄉成安等縣水淹地方今皆已涸出其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之縣耕種維艱該地方官亦惟有仰希

聖恩於被水鄉村暫除一年錢糧容其將就食近縣之民招回墾種如明年河道遷流水勢稍涸則所淹田畝悉可耕種下年卽行照舊起科如明年水勢未消則仰乞

聖恩再蠲一年總以荒田墾種之年卽爲起科之限而一邑數十鄉村之民可以稍蘇矣臣等愚昧所及伏乞

睿裁

覆漳河分流疏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欽奉

上諭事臣等欽奉

皇上面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歸運則於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再往詳看來奏欽此臣等遵奉

諭旨查看得現在漳河分爲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之
魏縣元城縣流至山東舘陶縣地方歸衛入運一支
由直隸廣平縣至山東邱縣地方復分爲二其一俗
呼老漳河自邱縣東北分流經直隸之威縣南宮棗
强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方至青縣杜林木村與
完固口之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其一俗呼小漳
河亦自邱縣西北分流經直隸之鉅鹿廣宗平鄉至
寧晉與滏河會又經束鹿冀州與滹沱河會由衛水
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一支自完固口流至青

縣會老漳河至鮑家嘴歸運一支經河間大城爲子
牙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
支歸運一支歸淀然歸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
支水勢獨强約其水勢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
則此時漳水一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
虞子牙河亦得分殺之勢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臣等竊觀此時水勢惟經寧晉冀州會滏河
滹沱河一支最爲深通其歸舘陶及青縣入運之兩支
水勢頗淺或恐將來淤塞臣等議得應令所經由各
地方官每年於水未發時分段挑濬臣等按季察視
務令此兩支俱疏通無滯以殺小漳河之勢如遇水
大時仍用挑水壩等法逼水分流庶幾北不至擁滹
沱以侵田南不至合衛河以害運臣等愚陋之識未
必有當伏乞
皇上訓誨指示遵行

請與直隸水利疏 康熙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請興行水利事臣惟畿輔荷蒙
聖慈濬河築堤蠲租除逋連年五穀洊登蹕下塵之地俱

免湛溺白叟黃童無不歌謳
聖衷竊繹今春
聖訓深慮天行難恃申飭臣等預爲之謀誠古帝王儆戒
無虞之盛心也臣惟屢豐者天心眷顧之常而備豫
者人事綢繆之責查北方土性往往苦旱爲多然麥
穀黍豆之類原屬旱種稍得澆灌便獲收穫非若南
方純賴稻田必日日浸潤者比也直隸泉源甚饒隨
處可以涌溝灌田若近河鄉地則又可築壩通水引
渠廣溉至於無泉無河之處勸令民間鑿井亦足以

濟水利之竅再如正定府之隆平寧晉冀州順德府之任縣保定府鉅鹿廣平府之成安廣平肥鄉大名府之内黄南樂濬縣等處人苦於地窪水多各有應修應濬大小河道必消其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利也顧此興利大事必激

聖諭下頒乃可鼓舞吏民課其成效中間更有旗民鄉紳豪富之地故意阻格者又有接連鄰省地界愚民爭執不容修濬者如係奉

旨事宜自然遵行不敢違撓又通溝鑿井修河等事雖出民力然多有貧民開濬無資者敢乞

聖俞暫借道庫量行資給如借至十五萬以上則容臣等三年捐俸補還十萬以下二年補還五萬以下本年補還再查近京處所通衢平野輦轂所經不便多行開鑿至於各府州縣窮鄉僻壤似皆可一例施行但事關通屬利病臣愚陋之見恐無足採伏乞

聖明裁定謹題

覆糶積貯米石疏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移咨事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準戶部咨江南清吏司案呈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内閣來文内開戶部議給事中徐賓條陳州縣所存米石之事折本大學士馬齊等奉

旨頒借存倉一案關係甚要徐賓條奏之事著抄寫行令各省督撫俱照所奏應否可行之處各出意見明白議奏欽此相應抄錄條陳原疏移咨各該督撫欽遵施行計粘抄一紙等因到臣臣欽遵查得直隸各屬州縣現存米粟以粟折米共不過一百萬六千五百四十九石一斗二升零總數既自無多卽各州縣中

惟南宮南樂長垣三縣過二萬石其餘多者皆不能滿二萬之數少者不過數千而止耳如有賢能官吏設法收貯以時晾曬亦可免浥爛之虞而不致有虧空之事今如將米穀糶銀繳庫旣恐日後一遇薄收價値騰貴買穀艱難又恐地方有司一奉賣銀解庫之

旨借名米穀陳腐相率以賤價希圖收受動煩增駁臣愚謂積米太多之處如南宮南樂長垣各縣可照科臣所陳各存二萬石餘者易銀繳庫但此繳庫之銀不

許其咨呈賫交。似應于每年各屬撥給兵餉項內，就近將米穀搭放，其餘州縣存貯原不至甚多，仍舊加謹存貯。至每年出陳易新法非不善，但地方官吏奉行未必有方，樂虛之民不願借糶官米，則有勒買攤借之患。如遇荒歉，則秋成賠補之時，追比紛然，民且重困。今既多貯米穀之處減其額數，則各處所存米穀皆不過數千至一二萬石，仍嚴飭地方官設法收貯晾晒，倘值收成歉薄之年，應行發糶者，呈詳題請可也。理合具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覆虧空霉爛米穀例疏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准戶部咨福建清吏司案呈，移家本部案驗江南清吏司案呈該臣等
會議得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上諭大學士馬齊等：各省府州縣經管錢糧官員虧空倉俱理合照定律處分賠補，其虧空霉爛存倉穀石者，既經賠完，仍行治罪，似屬太過。且各州縣存貯米穀甚多，倉廒不能盡貯，在各處分貯，且南省地方又係潮濕，米穀易至霉爛，爾等應與九卿會議具奏。欽此。伏惟我
聖主洞鑒下情，
上諭詳切。查存米穀年久，不無虧空霉爛之虞。嗣後凡官員將存倉一應米石虧空霉爛者，該督撫題參，仍照革職留任，限一年賠補，賠完免罪復職；如逾一年不能賠完者，解任再限一年賠補，賠完仍准復職；如二年外不賠完者，照定例擬罪，著落家產追賠可也。康

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題，本日奉
旨著行文各省督撫等照此議行，可否之處，各定議具奏。欽此欽遵，相應行文該督撫欽遵施行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存倉米穀霉爛係緊要虧空處分，定例甚嚴，荷蒙
皇上諭念虧空霉爛米石，既經賠完者，仍行治罪，似屬太過，復命臣等定議具奏。臣竊繹
上諭虧空霉爛米石者，蓋謂因米石霉爛以致虧空者耳，非謂任意侵蝕至於虧空而可與霉爛者混寬也。

也自倉貯米穀歷年俱經行令加謹收貯至新舊官
交代之時又例有開倉盤驗其參雜粃糠及陳腐不
堪者皆鼓煽揭補然後收受是則本官任内黴年
霉爛或所不免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二耳今若不計
虧空多寡皆准其留任賠補則不肖官員或將米穀
盡數侵盜藉口霉爛亦未可知至於停俸留任之時
則又功名心重此一年之内必至私派瘵民以補空
缺以臣愚見嗣後如有虧空發覺詭稱霉爛者令該
管上司核其所虧分數如于本州縣存貯額内虧三

分以下者應如部議革職留任限一年完補復職不
完者解任再限一年完補仍准復職其虧空三分以
上者不准混稱霉爛仍應以虧空倉庫論照例解任
審明侵挪除侵欺按律處分外若果係挪移能於解
任一年内如數賠完者亦免治罪仍准復職此兩項
人如限内不賠完者照定例擬罪著落家產變賠如
此則官員既沐
皇上體恤之仁又不得因此而耗倉儲於平時累閭閻於
事後似于積貯稍有裨益也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汰河工冗員疏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三日
臣李光地謹題為請汰河工冗員以專職守事竊照
永定河設立分司筆帖式等官定例三年限滿保題
議叙後于康熙四十年九月内奉
旨筆帖式等官保守年限從今春為始滿日查明保題欽
遵在案今二年將滿容臣另行查明具題外臣查永
定河兩岸設有分司二員正筆帖式十八員副筆帖
式十八員把總四員及情願在工効力之人甚多雖

保守河工需人料理然員冗則難覈其賢否責專則
易課其功過如多容年幼不經事之人夾雜其中不
無糜費錢糧貽誤修防之弊臣愚謂此等正副筆帖
式似應俟其今年限滿之後量行裁缺其收發錢糧
保守工程應留用幾員之處令分司自行酌量揀選
呈臣題明永為額設此外俱行裁去倘分司瞻顧情
面仍將才具不堪與幼小未諳之人混行保備貽誤
河工者應將分司嚴定處分以責實効惟是直隸清
河因無歲修錢糧將工程交與地方官保守永定河

既有歲修錢糧又有分防筆帖式等官所以地方官並無責成但河工於搶修要緊之時如催覓人夫採買物料非州縣官和衷協助或致呼應不靈嗣後永定河歲修遇有催夫採買等事似應令分司足發價銀與沿河之霸州固安永清東安等處協同催備如分司發價短少應行參處如州縣催備怠玩推諉貽誤者亦降清河一等定爲處分之例庶地方官與河員有共相保護之責其于工程似有裨益也臣再有請者永定河雖有兩岸而河止一道且兩岸相隔不遠衆目可周若將分司裁去一員只留一員總理河務似爲責任專而無彼此偏脫之異是否可行伏乞

睿裁

請發倉賑借仍酌行平糶疏 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特請發倉賑借仍酌行平糶之法事看得直屬今秋低窪州縣報被水災經臣將永清等處被水民人題請賑借米穀并將明沿河災甚地方如有應賑應借之處察明報部等因具題部覆奉

旨行令查明作速賑借并有應賑應借之處察明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據守道宜思恭呈覆前來臣查得永清寶坻廣平安州四州縣及大名府屬各州縣已準部文行令分別賑借其餘沿河窪下州縣經報災者如霸州薊州玉田武清梁城所慶雲故城鹽山南皮青縣滄州[illegible]州靜海天津衛雄縣新安大城以及永清縣之小惠家莊十二村等處再有不成災而亦被水如吳橋東光阜城任邱高陽寧晉唐山曲周雞澤清河等處經臣駁察明白皆應分別賑借以恤窮民但臣伏思今歲米價比常頗騰發倉以濟貧民之食

其施有限而平糶以出富家之穀爲惠無窮今除被災稍甚無力買糴者仍應分別賑借外其餘所存米穀俱令道府察明實在數目交與州縣確訪時價量減價平糶如價漸平即復量減務令富室不得擅囤倉之[illegible]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如地方官出納不清災民不賑濟而妄報賑濟及借出米穀假捏[illegible]至明歲倘有民窮不能還倉者除勘該州縣賠補外仍行從寬至平糶所賣過價值皆節時解交道府至秋成時領買實儲其價值務須比時值遞減[illegible]

差二二十錢之間方許開報如有與時價大相懸絕
借口穀貴者必係官吏侵蝕入己仍行追賠參處可
也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覆社倉疏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四日

臣李光地謹題爲欽奉
上諭事戶部會議社倉一案奉
旨這事情著差人問直隸巡撫去欽此欽遵臣恭惟
皇上念切休養深求備豫之方既於直隸各省設立常平
倉儲復考古社倉之制分貯鄉村不使有司經管恭

繹
諭旨直隸地方有滿州庄頭可會合數村立一社倉其管
理社倉事宜令於庄頭內有伊等願付托之人選出
交與收貯若係民人村庄公設社倉則於民人內伊
等願付托之人選出交與收貯誠爲區畫精詳可以
廣積蓄而裨民生者也臣自去歲奉
旨後即通行各府妥議詳籌鼓勸輸將因去歲適值米貴
之年富民出穀未能甚多據現在報到永平宣化保
定正定順德等府米穀等項二萬七千一百一十二
石零尚有順天河間廣平大名數府未經冊報約亦
不下一二萬石如今年夏麥秋禾俱獲豐登則好義
願捐者必益衆矣但立法之始應有成規除旗民村
庄俟冊齊日分別單地設倉收貯看守另行奏聞外
可否分上中下歲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舊貸新下
歲量口發賑并應否令地方官勿得預其出入之權
但令主其事者每秋後開單報官俾有鉤考伏乞
勅下九卿詳議面請

睿明裁決指訓庶可以遵守奉行貽永利而不至於滋擾
弊也臣謹就直隸現行之事條對其各省或土俗不
同事宜各別應聽九卿行查臣謹奏請
聖裁

辭大學士不允恭謝疏 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

臣李光地謹題爲恭謝
天恩事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準吏部咨爲微
臣叨恩非分冒罪控疏瀝籲仰冀
聖慈俯察誠悃以紓微臣忝竊之咎以安微臣報効之心

事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已有成命不必控辭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移咨到臣切臣學淺才庸起家寒陋早歲叨登科
第歷受
聖朝厚恩謬列清華洊膺卿貳自承
特命提督順天學政繼以巡撫直隸前後九載力小任重
愆過多端中間如水利農田河渠堤岸及一切備災
振窮之政皆籌自
聖心井有成策且復屢煩

鑾輅巡閱郊畿凡地方事宜莫不面承方畧而臣奉行無
狀績效不彰難逃六計弊吏之條況值二考黜幽之
候恭逢
皇上仁同覆載念其爲久次舊臣蕩滌瑕玼保全終始
恩光下照
寵賚弘施眞求之千載而難逢矢之三生而莫報者也伏
念臣自守土外吏躐長六卿非分所安至今惕息玆
乃欽承
新命俾佐綸扉

恩出踰涯懼深覆餗昨披瀝微悃仰凟
聖聽實出悃愊之私心非敢襲控疏之陳迹復荷
恩旨下逮慰諭有加感戴慚惶踢無地顧庸虛之陋質
踰凜淵冰撫衰孱之微軀重虞尸素惟有仰承
聖誨勉竭駑鈍依附
天光幸完晚節上覩
皇上萬世無疆之盛化下酬微臣平生未報之恩私而已
爲此具本奏聞伏候
勅旨

萬壽六十謝恩疏康熙五十二年二月

固山貝子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八旗滿州蒙
古漢軍諸臣九卿詹事科道公同謹奏爲恭謝
天恩事欽惟
皇上至仁性植景福天申躋一世於春臺享萬年之曆服
大德得壽聖有明徵昌後燕天詩歌炳煥玆者恭逢
萬壽六十自近畿遠省暨於海澨邊陬老幼扶攜稽首
下盈千累萬祝
聖躬

天此眞發于愛戴之公心故不覺其歡呼之同願自三月朔日起至二十一日日霽風和塵霾不挂
輦轂所經萬姓跽伏焚香塡塞道路咸得仰覩
芝宇俯愜葵傾蒙
皇上賜席數千張沿途擺設醉飽
天恩普及凡隸逮至祝頌事畢二十二二十三兩日甘雨應時淋漓普徧貽我來牟兆啓豐穰臣等愚昧有以窺天意人心上下響應斷斷乎其不爽也更蒙
皇上軫念遠來官民於二十五二十七等日舉行養老之典且使臣等在朝滿漢大小臣僚齒及格者皆得與

焉
皇上御門親酌臣民老者酒又
命諸皇子皇孫執爵傳觴遍行勸侑二十八日又宴八旗年老婦人數千於
皇太后宮中隆儀渥澤振古稀聞凡兵民男婦年六十五以上者
門緞匹銀兩有差又進臣等於內六十五以上者
賜煖涼帽袍褂靴襪寶硯各有差時所稱般賚之恩亦

之燕衎嘏之錫未足爲喻也至於舊臣以詿誤落職者
皇上憫其年老還以原官使完晚節其中大臣有逮事
世祖章皇帝者則復
特加宮保以示殊恩故事恩詔封廕止於現任
特旨准休廢在籍諸臣亦得均霑此皆歷代之所未有也
皇上又手撰諭旨示天下老人以朝廷優養之恩實爲草野風厲之本俾各歸家教導子孫力行孝弟以篤風化之源以興禮樂之基

訓辭深厚臣等跪讀之下莫不悚然動心竊伏念臣等生際明期躬逢曠典一日之所未聞者今日乃得親見千載一時欣幸何似況乃共沐
恩波光榮逾分感極生愧又未知枯朽之身何以仰酬雨露於萬一也臣等不勝懽忭感激之至謹合詞具奏
稱謝以聞

進方畧疏

臣李光地謹奏爲纂修方畧繕寫已竣恭呈
御覽事臣等恭惟

皇上聖德神功超越前代。
御極以來內收叛亂外靖內殘絕島窮荒靡不鄉命糾眾
固已輝煌史冊照耀古今矣乃者厄魯忒逞其跳張
擾我邊鄙屢違明旨致犯天誅。
皇上欲詒中外之治安不憚
聖躬之勞瘁三臨遠塞盪滅元兇自茲萬里朔漠之區同
奉五服要荒之職功尤邁於曩昔事宜播之無窮臣
等遵奉
綸音纂修方略祇憑記注用効編摩不敢虛飾一詞庶

幾徵信萬禩惟
淵謨睿慮非管蠡所能窺而
大烈鴻光愧覲揚之不盡臣等謹率在館官員人等云云
恭請誦讚
聖躬疏
固山貝子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八旗滿洲蒙
古漢軍諸臣九卿詹事科道公同謹奏為大孝之尊
養已隆
聖躬之調護尤亟伏乞勉循古制俯順輿情事臣等竊惟

太后違豫
皇上憂焦以致頭暈足腫仍勉強親詣寧壽宮看問。
皇太后握手心傷復移
御幄次於蒼震門內衣不解帶輾轉中夜未曾安寢。
聖躬因而勞瘁頭愈眩暈不能支持臣等不勝恐懼合詞
奉摺懇請回宮奉
旨朕昨住帳幄因體不能支今暫移房舍欽此臣等既未
遂回宮之請又恐
皇上至孝純誠

皇太后脫有不虞必欲盡情盡禮仰惟
皇上春秋已高又值時適抱恙倘哀勞不節此臣等之
所大憂懼也臣等謹按禮稱六十不毀
皇上聖算已逾七旬矣夫力不能養則有菽水之恨養不
逮年則有風樹之悲古今孝子緣此傷痛今
皇上富有四海以天下養而
皇太后卑躬上壽受備物之奉者幾六十年是
皇太后之福。
皇上之孝皆極古今之所無言念及此

聖情亦可以寬慰矣至於禮之儀節臣等雖愚豈不知
皇上孝思維則爲萬世師然考漢儒鄭康成最精於禮其
論因有大憂而君有疾者使子執事朱子深以其言
爲是議之於朝卽朱子謹禮終身及暮年有疾遇家
祭祀坐視子孫拜跪而已此皆禮典之明證前輩所
已行伏乞
皇上深抑
聖情俯稟古制如有不諱之事
命諸皇子悉心經紀凡拜跪行走一切勞力禮節

聖躬切未可身親萬分保攝以仰體
宗社之重以上慰
皇太后之心以下慰朝野臣民之望臣等不勝迫切懇款之
悚之至爲此謹奏

榕村全集卷之二十八

劄子一

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伏讀諸臣所進
御纂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竊惟朱子平生著述除注釋
諸經諸子如四書集註或問易經本義啓蒙詩傳儀
禮經傳通解太極通書西銘註以至韓文考異楚辭
辯証參同契考異諸成書外其門人所編文集及語
類又不下數百卷弘深奧衍與諸成書相爲發明明

永樂間所采入性理全書者殊爲未備恭遇
皇上特命儒臣依倣門目逐類增入自此朱子譚經論道
以及講世務評人物之言披卷粲然無復遺憾誠
聖代表章之盛規儒林折衷之要典也謹詳諸臣所編皆
出文集語類二書而諸成書孤行於世者不復采入
最爲得體卽明永樂間性理全書所收亦據文集語
類二種不敢離析成書也但閒諸臣採摭尚有易圖
說楚辭註一二條此類似應刪去再詳諸臣名段下

所註俛有語類文集等字樣又有朱子經濟文衡性理小註及朱子節要朱子近思錄等字樣臣愚謂經濟文衡即就朱子文語編出者似不應或謂之文集或謂之文衡也。性理太極圖等小註即是節取文集語類附入者只宜於性理本篇中采載亦似不應纂入他處另立小目名色又明邱濬有朱子學的高攀龍有朱子節要近年汪某者合二書為朱子近思錄此等書皆出於文集語類之後所采俱在文集語類之中亦似不應另立名色臣愚竊謂性理原文每類

皆應悉仍其舊其下註六字云以上性理原文其餘續添者出文集則註明文集出語類則註明語類而總註四字云以上續入此外諸書名色總不出文集語類二書之中似可無庸分別伏候

聖裁

進朱子全書首卷并請改定書名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四月十二日蒙

皇上面發朱子全書首卷一冊并稿本一冊命臣按原本

左都御史臣吳涵編次仍與原任大學士臣熊賜履商議酌定者欽此臣等即會同重加校勘增改註明語類若干條文集若干條其出自文集應註明某篇者亦逐一註於每條之下今另將首卷繕寫進呈恭惟

皇上躬膺千載之道統默契列聖之心傳於近世儒哲尤特重朱子之書自深宮以至巡省無不留神覽閱其選擇之精折衷之當識非臣等謭陋所能仰窺萬一伏候

皇上睿覽裁定發下臣等又伏思

御纂之盛典益分別門目以便學者誦習所以嘉惠天下後世至明切也書名應否改為類書統候

聖裁以光大典謹具摺奏

聞

進朱子全書第三冊并請改祭祀神示目劄子

臣熊賜履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五日蒙

皇上發回朱子全書首冊次冊凡四本臣等祗受捧讀其

第二冊內簽二處謹已欽遵改正仰見
皇上覽閱精詳無微不到臣等雖校讎數十過不能及也
所有校畢第三冊相應一幷呈進內有論祭祀神祇
一目臣等切思上篇既有祭祀祖考神祇則此篇之
義已包之矣今篇類及性理大全復以祭祀神祇爲
目似涉重複且神祇者謂天神地祇皆尊稱也細尋
此篇所論多世俗怪神土木淫祠之類則統以神祇
之號似亦非宜臣等謹擬改爲雜論祭祀鬼神未知
可否旁貼浮簽統候

聖裁謹具指以
聞

賜諭停覽朱子全書覆奏劄子

臣熊賜履李光地恭請
聖諭七月二十八日學士等自
行在寄信到臣等內開七月二十八日傳
旨前發朱子全書第二冊第三冊後籤有目熱多淚一切
奏章照常批發而朱子書尚未能細閱仰見字亦未
曾寫近時存養目光今已全愈仍當朝夕披覽臣等
可傳諭大學士李光地知之勿謂朕久疎文翰也欽
此臣等恭惟
皇上念典之勤前超漢宋心傳之妙上接唐虞不特臣等
曲學末光難賡二雅即古來理義象數盡炳中天矣
而猶宅衷彌虛遜志時敏就將不倦動强無虧偶因
觸熱而停披卽以惜陰而賜諭跽讀之下備見
聖心退誦之餘祗增臣愧伏惟緝熙者日月之運傾向者
葵藿之私仰祈頤養
天和稍紓

容覽俯徇誠款庶遂瞻依臣等不勝感激懇悃之至

條奏朱子全書目錄次第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前發本月初二日南書房發出朱子書一封
御筆批此書送南書房交大學士李光地欽此臣祗領檢
讀已欽遵指示改正訖所有繕就第十二卷至第十
四卷謹送交南書房進呈伏求
聖誨臣查前進呈目錄內其讀書法及讀經讀史等尚原
在力行殺人人倫等題之後臣愚陋淺見切惟讀書

窮理乃一事也。故朱子行宮便殿奏劄有云。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此朱子告君之定論也。然則讀書法與讀經史諸題。似應與致知相次。不應在力行之後。又有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一題。原在力行條下。臣愚切惟明辨乎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際。實致知之事也。辨之明。知之眞。然後行之果而守之固。則此題似亦當與致知相次。不應在力行條下。臣謹移其序。繕卷進呈。但恐愚昧寡識。於理有悖。伏乞

皇上明賜指誨。以啓迷蒙。或應仍舊。即可改正。另行繕寫。

臣又更有請者。查原目錄內。首十數卷論學之後。即繼以四書六經諸儒諸子歷代人物等目。然後及於治道。臣切惟大學格致誠正。與齊治平相爲表裏。孔子告君。達德達道。與九經相爲經緯。益天德王道。同條共貫。自堯舜禹湯至我

皇上。皆然也。臣妄謂首十數卷論學之後。似即宜繼以論治。而論治諸目。則宜以奏疏爲首。然後以君道臣道吏敎兵刑用人理財等目次之。如此則開篇數十卷之中。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然後繼以四書六經。以發明之。又繼以聖賢諸儒諸子百家。以折衷之。又繼以歷代人物。以參考之。似爲得先後緩急之序。而使天下後世學者。知爲學爲治之出於一。不作兩意推求也。臣雖知臆度狂妄已甚。今繕至四書。暫停候

聖旨明訓。或可援爲治道。或應仍舊援爲四書六經等類。統容臣遵訓行。臣又按朱子當日有手自紀錄與蔡元定講論之語。名曰翁季錄者。此書自宋人罕見之。然近年家有此書。後因兵火失落。

則只猶傳於人間也。恭遇

聖駕南巡。乞

旨下獻此書者給賞。倘幸而復得。以備朱子之微言。則萬世學者幸甚。臣煩瀆

聖聽。不勝悚惕之至。

命移商熊賜履朱子全書條目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臣於本年六月初二日。奉

旨朱子全書。令[illegible]與熊賜履李光地纂修。今所奏

日係次序有未盡一之處著李光地移會熊賜履商
酌妥當畫一奏明然後將書呈進又於本日奉
旨此書完竣欲發與熊賜履看若到彼所有所辯駁則從
頭更張必致擔閣而書無完期矣須乘此時商酌妥
當則趲日纂修方無遲悞欽此臣即以其書并詳列應
商條件連前後諸款書卷專差家人前往江寧府投
遞熊賜履家今得其回答手劄於七月十七日到京
其到在路知行處數卷臣已依熊賜履舊目編纂經
往路復留去人住三日一一看訖今恭呈

聖覽乞
[illegible]發指示所有向後目錄臣恐路遠難以零星商議總列
劄後俟熊賜履逐條批定今得回字令臣於重復處
酌而刪之謹將熊賜履回答原劄附呈
聖覽以後編纂庶幾畫一無復參差以仰副
聖明鄭重責成之意臣不勝戀慕悚切之至

請發朱子全書磨對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奏參

御纂朱子全書所有未完各類謹繕寫爲八卷恭呈
聖覽通計全書凡八十二卷其目錄次第遵依
聖諭以四書六經爲首然後分類編次自理氣以下至于
詩文而止奏劄及自序序跋兩類舊目所無皆遵
旨添入者謹將目錄一卷一併呈覽臣竊惟朱子之學粹
然孔孟之傳誠有功於人心有裨於世教元明以來
雖家誦戶習然未有傳其心嗜其書躬踐其道於修
身齊家之間而實驗其效於治國平天下之遠如我
皇上者所謂先聖後聖如合符節孟子之言信不爲誣此

書之纂條條皆經
皇上歷閱斟酌刪有筆畫及句讀訛謬隨貼內簽命臣改
正而後入奏
[illegible]首以四書六經文分門類足見朱子平生精力盡在
經書而其他之指而闡明之平生議論無非源本經書
之旨而發揮之朱子之學即孔孟之學一披卷而原
委昭然矣
聖見高明尤非從來諸儒編集以流傳於世者所能窺
萬一也臣愚昧淺識一一稟承

聖蘇繕寫成編次第進呈已畢然此書關係甚大伏乞
聖明裁定之餘召臣面諭可否有臣愚陋未能通曉者因
得隨事面請逐句記憶以便遵行又書之卷數旣多
前後恐不無重複參錯更乞
皇上全覽後盡行發下容臣通融全部一一磨對如有重
複參錯之處更改抽換另繕進呈庶幾不至謬舛以
干罪戾臣不勝惶悚

進校完朱子全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前因臣承修朱子全書告竣面請
聖旨乞將陸續進呈卷冊盡賜發下俾臣從頭磨對其目
錄次第奏
旨改正者逐處改正或因篇帙浩繁前後有重複參錯應
抽換者逐處抽換荷蒙
俞允將全書發下已兩月餘臣謹細加覆閱逐類編摩所
有目錄次第悉遵
明旨釐定卷數內有重複數十條及遺漏數條俱已更換
補備訖凡爲卷八十三分作五十五冊裝成八套相
應恭進
御覽仍將奉
旨折請
旨條件開列于左
一性理語類諸書所分門目原以理氣太極陰陽爲
首臣面奏
天語朱子平生功夫在於發明四書六經須以四書六
經爲首臣仰見
睿識高卓邁出宋元明諸儒萬萬片言之下遂命朱子

之書規模一新矣謹遵依序列編纂然後繼以分
門云
一朱子有萬言封事數篇竭忠愛之誠心實理亂之
龜鑑若破析分入各類則無以見其立言先後本
末委曲詳盡之致臣面奏
天顏以爲自爲一門不可破析
聖見高明又從來編集[illegible]之所未知也謹遵依另
立門目以封事[illegible]以副恩綸
官講禮退[illegible]亦不破析

一臣於
聖駕避暑前請
旨於疏後於朱子內外任之後荷蒙
聖兪今遵依列序
一臣於
聖駕避暑前請
旨治道中所有細目次序頗覺雜亂似當畧倣六曹職
掌次第編列荷蒙
聖兪今遵依更行寫定

以上數條皆係奉
旨事理其餘篇目先後繁簡俱是能賜履在時與臣斟
酌議定者無所更改
一理氣門類下細目先以總論次太極次天地次天
度曆法次天文次雷電風雨雪雹霜露次陰陽五
行時令次地理潮汐臣愚見竊謂陰陽五行時令
似應接太極天地之後蓋周子太極圖說首言太
極仰繼以陰陽兩儀五行四時也天度曆法似應
接天文之後蓋有日月星辰然後有行度然後有

曆法也地理似應卽繼天文天度曆法之後蓋有
天文卽有地理也雷電風雨雪雹霜露似應在地
理之後蓋此數者不可謂之天文乃地氣上交於
天絪縕聚散於兩間者則當附天地之後也然臣
所見未能確當故原本不敢更改謹別寫二冊另
封以
聖明裁酌或可采則乞發下南書房詞臣檢對換入如
無當於理則仍用原本統希
皇上裁定施行

進朱子全書刪節幾條箚子
臣李光地謹
奏魏廷珍王蘭生梅瑴成傳
旨十月初五日奉
旨朱子全書已看完這部書皆妥當惟吾與點也章太多有
可刪者就刪去幾條欽此臣謹遵
旨覆閱此章所收果屬冗長其間說曾點實能爲堯舜事
業處亦似有過當恐門人記錄朱子之言不能無
異謹摘出六條以簽貼之

聖裁十月初八日奉
旨其次致曲章問其次致曲修隨其善端發見於此便就
此上推致以造其極發見於彼便就彼上推致以造
其極與引蘇軾數語其意有似乎釋氏所謂專用想
於一處而不他適者見李光地說與他仔細想若於
道理無害就存着若有啟人疑惑處就去了欽此臣
仰見
皇上辨理之精入於毫芒非臣等粗淺之慮所能至也細
看後數行以仁義為言又似不礙儒者功夫乞

聖裁十月初九日奉
旨易首卷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條註云丙丁合辛壬
合有錯否問李光地欽此臣按十干日數丙與辛合
丁與壬合今云丙丁合辛壬合意未明白
聖鑒極是一一合字似當改作與字乞
聖裁

覆發示圖象第一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九日蒙
行在發到臣易學圖說共三件仍奉
上諭朕近暑山莊常多幾暇參河洛數目偶得數之合於
古書者有幾條欲問通達易理者無一人知道朕留
心易理最久且明若細察可以知朕之用心矣但易
理無窮失傳已久此圖此論未必甚當況自己之意
見不敢即為是如有此論自然明白若未合於理者
直言勿隱倘有此須可用者朕再細察另畫圖樣併
用法開列寫去欽此恭惟
皇上聖學淵深妙極道數發遺經之閫奧探皇古之端倪
蓋有歷代鉅宿名儒所未能測窺者臣章句末學所
知不踰文義之近忽承封示

聖製圖書之
[illegible]今[illegible]存且[illegible]以[illegible]伏讀連日茫不得
其[illegible]如[illegible]井蛙之遊滄海目眩心
[illegible]道而[illegible]欲從之末由也已頃
聖[illegible]條[illegible]明立象以盡意[illegible]要以盡言俾臣下愚亦得
按圖循文粗見髣髴至於賾理精義尚多未通恭遵
明旨敬附所知逐條開列于後其愚蒙未曉[illegible]旨亦因奏

請
聖誨自省於高深無所發明惶悚累息言多舛差伏乞
聖慈矜恕
一天尊地卑圖次第相乘得天地始終全數臣恭繹
此圖正與司馬光潛虛圖樣相同但司馬光衍河
圖數一一得一二二得四三三得九四四得十六
五五得二十五六六得三十六七七得四十九八
八得六十四九九得八十一十十得百合之得三
百八十五數雖有合於易爻三百八十四中合虛

一之理但天地之大數猶未全也今以所得乘數
遞旋相乘極於三百六十二萬八千八百然後天
地終始之數周而無餘變化盡而能事畢矣
三皇歲數邵雍之說得一元有十二會如
一年有十二月天開於子如一年之子月陽氣回
也地闢於丑如一年之丑月土膏動也人生於寅
如一年之寅月庶物萌芽也儒者取此以證三皇
之說故謂天皇十二人是十二會全數各一萬八
百歲者每會一萬八百年也地皇十一人是從丑

會算起去子會而言也亦各一萬八百歲者每會
亦一萬八百年也人皇九人是從寅會開物算起
至戌會閉物而盡前去子丑後去亥而言也亦各
一萬八百歲者每會亦一萬八百年也據此說則
當依綱鑑補作一萬八百者爲是但據此說又須
改古書十三爲十二方合又一本作人皇兄弟九
人合四萬五千六百歲按九會之數九萬七千二
百年今以開闢至中天折半算得四萬八千六百
年亦須改古書五千爲八千方合未知是否

一河圖衍六倍之數臣恭繹圖象河圖四面之數衍
以六層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且縱橫與天
地之數無往不合可謂妙矣人亦未可贊其化亦
起自河圖北面其西之少陽其合於北也太陰之六
其東之少陰八合於南之少陽七皆得三百六十
今玩
聖明所衍則其西其北之數得百八十亦老陽老陰之
合也其東其南之數得百八十亦少陽少陰之合
也蓋象所謂當期之日者實以此爲根原此朱子

所未言至
[illegible]上而始發者矣
自少受經於文義多所未通前儒訓解亦未詳晰
如尚書洪範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切疑曰行月
行與經列宿而獨云月之從星何哉又禮記禮運
篇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
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又
切疑天有三光日月星皆懸象於天者也今獨云
天垂日星而以月爲天地之和何哉積累年猶

未省豁今伏讀圖說乃悟所謂月之從星云者不
獨謂風雨陰類月實主之蓋其行度一日而離一
宿故以二十八日徧歷周天二十八舍此則月從
星之義也又悟恒星與七政獨月與人最近故凡
萬物[illegible]皆以月爲[illegible]
[illegible]上所謂月者乃內守係於下土居中爲人者豈非天
道[illegible]精微不傳之蘊哉惟月爲天地之和故人
爲陰[illegible]之[illegible]孔子禮運特揭之[illegible]於是可通矣且
[illegible]上之發明人道又不特此也蓋亂諸圖皆以天地之

者之數合而成人因悟洛書四正四維之位其一
三九七順而左旋以相乘者參天之數也二四八
六逆而右行以相乘者兩地之數也中五特立而
自乘爲[illegible]乃大[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合是人位也人爲天地之
心而[illegible]又爲人[illegible]中五曰建皇極
明乎天地之性今具於人[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標呈
極建則上天下地之理於此[illegible]見觀之古所
謂三皇者即皇極之皇也天皇云者猶言天之帝
耳地皇云者猶言地之祇耳人皇云者則正謂繼

天地統萬類之主洪範所謂爲天下王者是也其
所著人成之數不過推元會以見三才並立之原
於未隱數以示皇極配天之無疆古書多隱語故
神[illegible]其說如此[illegible]有兄弟[illegible]與泐泐穆穆於
義[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道悉統
之人皇是以後[illegible]之[illegible]河洛之秘要
[illegible]
[illegible]

淺論揣度妄言譬如捏眼生花總非實象乃知庸謬淺
慄良深伏乞
皇上裁削開示
覆發示圖象第二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九日臣因奏摺奉
御批卿之所看極詳摺內有洛書四正四維之位其一三
九七順而左旋者參天之數也中五特立乃天三地
二之合人位也等語正在第二次發去圖中所有之

理卿未見之前已知之矣不用朕多諭今將大圖隨
報帶去卿再細察便知又
批自三三圖至十十圖在算法統宗內有其理全無欲此
臣謹按圖代讀歷移移辰未能得其端緒恭惟
皇上躬上聖之姿性與天合而且探賾索隱積慮功深豈
臣愚下淺陋一二日之間所能曉了潛神累夜略見
端倪但恐億度之言不能破中謹條列所見恭求
聖明敎誨以指迷嚮
一大圖所衍河圖全數有微圓積數之法有平方乘
法有立方乘法逐位注明逐層細斷算術源流已
盡於斯然從來爲算學者率於本源未徹惟我
皇上心通至道卽數窮神寫天象地形之眞發太極三
極之奧做結繩而作天尊地卑之圖若綱在綱有
條不紊不獨採算探賾者通之其用至博而窮理
盡性者得之其妙無窮矣
一微圓逐層積數與三三至百子八圓相爲表裏然
則微圓積數者三極之天象也八圖者亦容方之
地形也天圓地方之象天三地四之數皆於是乎

顯矣
一臣謹按三三圖皆卽洛書之數神禹所爲敘九疇
也從來說洛書者皆以五行生剋言之惟三三兩
字最得其妙蓋神禹所敘者三才之理而又三其
三以爲九疇也
一臣謹按四四圖者易互卦之數也易卦有六十四
以中四交互之只得十六邵子所謂四象相交成
十六事者是也
一臣謹按五五圖者古龜卜之數也通卜之數起三

五行洪範所謂雨霽蒙驛克者是也重之爲二十五又重之爲一百二十五周禮所謂其體百有二十者去五純體故云百有二十也今其法雖不傳然洪範周禮注疏尚可攷

一臣謹按六六圖者甲子之數也干支相乘究於六十六其六而一年之數周矣

一臣謹按七七圖者蓍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止於四十有九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日法四乘之得一千四百六十一以月法三

十除之得四十八十分之七四十八者蓍之揲策也應三百六十日之整數也十分之七者蓍之掛策也應五日四分日之一之盈分也故孔子繫辭傳以之象二氣四時朞月閏法蓋爲此也

一臣謹按八八圖者卦數也易卦有八重之爲六十四

一臣謹按九九圖者算法之總數也數有十而用止於九蓋至十則還於一而十無位故也此數之所以乘除消長而無終窮隷首造九章與伏羲畫八卦同功者以此

一以上諸圖者天地文理粲列于其中羣聖制作蓋因於其內頗自理數之學分裂而聖人之奧不傳至我

皇上然後天人之道一以貫之歷數在躬造化在手萬幾之暇研極深微羅列諸圖闡厥原本自羲農以來不傳之精蘊揭於中天矣

一十九歲一章氣朔分齊每歲十二月得二百二十八箇月并七閏月爲二百三十五也圖中下層硃

書十九上列墨書二三五恐是此數

一二十八歲七閏日之法及圖下層硃書二八上列添墨書二字皆未能通曉始以妄意揣測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三百六十五日整日也四分日之一者奇分也奇分積至四年又成一整日古曆法謂之景役者是也四七二十八故零分之積至二十八歲當得七日此二十八歲七閏日之說也二八兩字之上添注二字者蓋以月之十八日週天之數計之則一歲凡十二週天又餘

一日四分日之一也若以適天十二爲一歲則每歲只得三百三十六日計二十八歲之中得月適天之歲二十八得月適天之月二十八得所餘之日又二十八而七日之閏分尚在其外因歲月日三者皆二十八故圖中注三字於二八之上或是此意未審是否伏乞

皇上明白指示

覆發示圖象第三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一日臣因奏摺奉

聖諭七日來復的意思大槩有了未必全是卿十分留心朕以理數爲根件件要細察圖還有好些若全發去念御閱內事多有年紀之人恐累著所以卿摺字到時纔發去欽此臣謹將發下圖一幅說一冊熟讀精思僅得彷彿蓋天人之道極其廣大而理數之學窮於幽微雖蒙

皇上前後以圖說開示再且指彼略能明其大意然至於聞一知十以達於性道之淵源觸類引伸而準乎天下之能事則非微臣之所及也況臣素之所學僅能記誦經文解說訓義拘於末習迷彼大方是以連日伏觀

聖製始則駭而驚繼則疑而思稍有所得乃欣然以喜但初嘗習而似是未必義理之誠然恭逢

聖明不敢自匿謹陳疑悟之端雜以膚見之論伏候

聖誨以啓愚蒙

一臣伏讀七日來復之說乃知前日圖說不特以十九歲七閏月二十八歲七閏日而盡來復之義也蓋七之爲數乃曆算之根何則天三地四者理數之原也勾三股四者算法之本也以天三地二言之則五數者二三兩數之合也以天三地四言之則五五之積者三三四四兩積之合也故五爲人數合德天地而與之相配也三三之積九四四之積十六五五之積二十五并之得五十然開而方之則不盡一數而止於四十九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自聖人以四十有九定大衍之數故方圓圖積算法莫不以七而定蓋方者徑

七則圍二十八四其七亦數也圓者徑七則圍二十二三其七而有餘之數也由是以起方圓之積則方積十四者其中含圓積必十一猶之二十八與二十二也圓中又復含方其積必七半外方之積數也然則大衍之數七七四十九者豈非曆算之根乎若以其理論之則乾之太陽窮於九而震之少陽生於七故在易坤震之卦曰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又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凡言吉利之占皆以七日言之則七者又豈非陽生之始天地人之心之

會乎顧理學至微而數學至賾是以從來未有發斯義者我

皇上以天縱之智加極研之功深原根源創爲圖象臣愚初聞之茫不省其意指伏思累夜粗覺開明然所覺僅止於此顧譬如鼴鼠飲河自謂腹滿豈足以議夫萬里之汪洋哉

臣伏觀天尊地卑圖與七日來復圖實相表裏蓋天尊地卑圖數則四□□全數也七日來復圖數大

行之用數也河圖之數除其一二三爲三才之尊位自四至十凡四十九數則大衍之筭也夫自四至十其七位而七居其中故七者中位也四與十合爲兩七之數五與九亦合爲兩七之數六與八又合爲兩七之數分居六位而七七之數備矣

臣伏觀易卦加倍圖窮盡精妙眞從來所未有蓋自太乙肇判分而爲二其第二變爲四象則左一右一者純陰純陽也中間二者陰交於陽陽交於陰也三變爲八卦則左一右一者純陰純陽也中

間則陽交陰者三陰交陽者三也第四變爲十六象則左一右一者純陰純陽也中間則一陽三陰者四一陰三陽者四陰陽相半者六也第五變爲三十二象則左一右一者純陰純陽也中間則一陽四陰者五一陰四陽者五二陽三陰者十二陰三陽者十也第六變爲六十四卦則左一右一者純陰純陽也中間則一陽五陰者六一陰五陽者六二陽四陰者十五二陰四陽者十五陰陽相半者二十也其數與此符而有條而其理則尤有精

焉者蓋左右之純陰純陽天地之象也中間陰陽相交四時五行變化之象也易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乾坤爲易之門謂如門之左右兩扉一開一闔而千變萬化於是乎出入也以此圖括先天之要可謂數顯而理明法簡而道大者矣

一臣謹按陰陽之數雖各居其半然陽饒陰乏陽多陰少故數之有餘者必歸之於陽其不足者必歸之於陰此非聖人以意爲之蓋造化扶陽之理天地生物之心其本來如此也故乾坤二策當朞之

日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則七月而有奇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則五月而不足此邵雍所謂開物於寅末至戌初而後閉物者今

皇上復以晷景之景日距地平之度推之其數尤爲吻合其理尤爲神妙

皇上以扶陽抑陰撥亂開治進君子而退小人者昭於此圖見之矣臣愚昧無識篤求

聖誨

覆發示圖象第四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八月初十日蒙

御批奏摺俱留心河洛久矣見得甚透知理明識遠此事非卿萬不能辨其是非但筆墨不能盡處甚多容朕回宮面諭而前日所發河圖未看又

批圖還未定次序前後有此參差於此臣未得序而從幼雖受易經而乏師承教時常默識久久精究萬未一窺伏惟此經所言固皆道德性命之奧然其淵源實起於圖書苟象數未能精通則義理亦無根據自壬

午之冬

聖駕南巡臣扈從至德州

皇上指示算法大畧並賜

御修秘書雖以算法入愚者不能竟其說而啓教之下粗知意味故於方圓句股之形參兩乘除之算畧能辨其縱横而數其一二以之與河圖洛書卦畫蓍策相證益不竟相爲經緯而若合符節也是臣雖白首窮經實賴

皇上聖誨稍得端緒今又蒙前後發示諸圖契悟精深制

作詳審通理數天人而一貫合羲文周孔以大同臣
何幸得以垂暮而窮域外之觀以下士而與見知之
列上賡遭逢之幸下慙學業之疎惟有恭披圖象一
一規摹祗誠名山永爲世寶動觀靜玩或者蹤愚而
必明俯誦仰思幸免無聞以終老謹將旣悟大端開
列于後自知未必有當伏求
皇上批駁教示
臣謹按物之圓者每以六而包一虛其中則六也實
其中則七也物之方者每以八而包一虛其中則

八也實其中則九也陽實陰虛故九七爲陽數六
八爲陰數然則陰陽之純者獨七八耳九雖老陽
而實積方之所成則陽已將變而爲陰六雖老陰
而乃積圓之所得則陰已將變而爲陽易之七日
所以爲純陽八月所以爲純陰而用九用六所以
爲陰陽之變者此也今伏觀
皇上所立之圖三角者雖數九而象乾然三角之形裁
成句股則一變而爲正方六角者雖數六而象坤
然六角之形復一圓三則又一變而爲渾圓矣方

圓相變天地相銜圖中無窮之妙如此
臣又謹按從來說圖書者皆以五行相生相尅立論
雖亦理之一端而其說頗涉淺蓋河圖所蘊乃陽
奇陰耦二氣流行之序而其中數則太極也洛書
所具乃參天兩地方圓相包之形而其中數則皇
極也太極者周子所謂無極之眞是也皇極者周
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立人極者是也此羲禹
畫卦敍範所以爲天啓文明之運而爲世道統治
統之宗也今所建天尊地卑一圖其外之三角形

則陽奇而天參之數也其內之六角形則陰耦而
地兩之數也最上一點則在天爲太極之象也最
中一點則在人爲皇極之象也此圖貫合圖書之
理混而一之者也非
皇上身膺道統治統之傳而心契伏羲神禹之妙其孰
能與於此哉然河圖洛書所謂太極皇極者皆以
中五之最中一點當之
皇上聖圖其上一點在第一位中一點在第七位臣愚
以爲與中五之理實相貫通何則天雖有五氣其

[illegible]一元也人雖有五常其實一誠也故一與五無
異也天有五星合日月而爲七地有五行合陰陽
而爲七人有五性合健順而爲七故五與七無異
也孔子曰禮始於太乙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大
圖之最上一點在第一位者所謂太乙者也其最
中一點在第七位者所謂七日來復而見天地之
心者也易範之理千載同符河洛之精微形一貫
皇上所闡圖書之奧指妙義大約與周子太極邵子先
天相爲表裏信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有聖人出
焉而此心此理同也伏乞
聖明裁敎

松村全集卷之二十九

劄子二

進周易啓蒙幷請定書名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承修易經其首卷啓蒙四篇已畢謹繕錄恭呈
聖覽又臣前後所蒙
皇上指示象數之精微誠不傳之秘奧但臣井蛙之識不
能盡窺所記憶
聖訓恐有差錯不敢輒附本文謹別擬爲圖表論說另作
一冊進呈仰求
御筆改定將來系啓蒙之後可以發朱子未盡之意實易
學之幸也其乾卦以下臣卽陸續編修次第呈進仍
求
欽賜書名以便繕寫時恭題篇首臣更有請者經傳次序
奉
旨依朱子本義元本編次但外間坊肆雖得此書臣雖畧
知其意尚恐或有舛誤乞
賜發內藏宋板本義俾臣檢對數日臣卽另措恭繳

進啓蒙附論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七月二十二日魏廷珍等傳

旨新編圖象二冊甚好李光地易學功夫極深所見者大於前發去諸圖中採取數條發明其故卽包括無窮非他人所及也至先天變後天圖朕近按卦爻排出尚未暢發其理若發與李光地看應否幷存或擇取其一必有確見附論中洛書開方圖與本法稍異須再斟酌又本月初一日奉

御批此書原非朕本意多是問西洋人之舊書案來若論數有可取者近日也就爲難但各處有關於易數者總發到卿處酌量今欲改書之名覺得太大了以啓依古人理斷纔是欽此臣前後所擬撰圖說具呈

聖鑒茲謹從頭編次先圖書次卦位次蓍策次卦變次占筮之序其冬書開方說非本法臣初意只欲借此明其理前今謹

旨改正至於西人諸圖其算法合處俱非自然之理指原到此非如近代譚象數者附會穿鑿全無理致也臣又只存其綱要寥寥無多似不必更加刪削

御製先天變後天圖理蘊精深非元儒胡一桂舊說所能及也臣反覆精思其理直與元進天地水火說相表裏蓋八卦歸於乾坤而離坎又歸於乾坤不極其用之變則不知其體之一也但臣所擬圖說殊爲膚淺又恐有錯誤處

皇上於天文地理妙極精微非臣等所能測識伏乞

御筆一一改正使臣等亦得與聞秘義不勝幸甚臣又因此思先天乃後天之根故又增先天卦位圖說一篇

蓋雖先儒亦已道然其四維卦之理則實微臣數年來所聞於

皇上者故敢附著其說或有差謬恭求

聖諭又古人迎日推策則蓍數實與曆法符合故孔子於易未嘗及曆法也而獨於大衍之數言之必有微指臣謹據唐僧一行大衍曆之說而頗刪其附會者存其本根以與繫辭大傳之言相應仍迎日推策一篇并求

聖諭又自圖書以下諸圖說當只尚有未詳備者今多所

增益改定伏乞
聖鑒之下，逐一指示是非，從下更改，臣不勝顒切。

覆發示陰陽動靜圖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八日，編修魏廷珍奉
旨發下河圖洛書陰陽動靜圖二紙到臣，欽此。臣所擬舊稿專主陽不易而陰易一說，雖似不悖於理，今觀
御製新圖，陰陽互爲動靜，上下左右，反覆縱橫，無不適得圖書之位，不特此二圖之秘，於此盡洩，卽先後天圖

義及凡易中陰陽剛柔交易變易之妙，無不權輿於此矣。恭惟
皇上性與天通，心由神契，故能指示纂要，大發造化之蘊。至于如此，豈微臣膚淺固滯之所能窺萬一也。謹復數過，誠爲大易第一要義，欽服忭舞，不能自勝。但所擬圖說尚恐粗略，不足以發明
聖意。伏乞
御筆增删改定，以惠萬世，臣不勝幸甚。凡例應增一條，一併呈進。

覆發閱周易要義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二日，蒙
皇上發下周易要義一套，命臣領看，欽此。臣查此書卽是十三經註疏中周易疏義，但稍有删節耳。蓋唐太宗旣命孔穎達等爲易經正義，後又命長孫無忌等删取其要，以爲要義也。今修書只看註疏，則此書在其中，謹此覆。

奏明周易折中承修大指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此番承修易說，乃擬稿進呈。
皇上親加裁削，將來爲
御纂之書，垂示後世者，非比書生撰作，可以放言高論也。臣本
旨祗懼，逐條擬議，凡所採錄，必其深者，根極道德性命；其大者，維繫倫理綱常；卽其細者，亦須於物理事情曲中精切，非意文義脗合符會，然後許與收入。其有援引古今，牽合象數，浮泛無根，冗雜無倫者，並不敢多

取以固
聖覽蓋此書從來說者頗多中間儘有眞僞相亂難逃
聖鑒也惟是臣氣逐年衰過用精力便生症候所奉
旨看詳各項未免稽遲旬日統乞
皇上慈恕

謝周易折中列銜改承修爲總裁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二日侍講魏廷珍傳下
聖旨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列銜將臣承修字樣改爲總裁
欽此臣伏惟歷代修書多是儒臣承詔編纂及書成

投進即與頒行未必皆經覽閱也今此書自開編下
筆片辭隻字悉費
聖心大義微言盡歸
明訓無間晨夕下至春秋採賾鈎深旁搜遠紹其裁定之
精審檢校之勤劬非臣等所能庶幾於萬一也臣忝
承修之名已極榮悚
聖恩易以總裁下情不勝踴躍惶懼之至謹具摺稱謝以
聞

進性理精義凡例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承
皇上面命修纂性理大全書且蒙諭以修纂指意臣恭繹
聖旨擬撰凡例七條繕呈
御覽恐未有當乞
皇上逐條改正發下使臣恭爲科律便可循行編次刻期
告成也又臣思性理自分門以後文義明白不費講
解惟前面成書中如皇極經世四象圖聲音圖原注

未明學者恐不得其門而入正蒙觀物律呂新書亦
有一二處須提明者故臣擬凡例第七條謂有未明
處畧加案語此一次未經奏
旨並乞指示可否或不必增添則此條可刪又書名并修
理精義人員亦易揭開列請
旨再此外錄二三四四諸圖象實皆洛書之蘊宜入啓蒙附
論但其算法宗
皇上指誨臣已粗作不其理致密思索竟日方取其稿
示

年中裁定須於
回緣後進呈又何國宗魏廷珍等所交曆法明原數冊臣
亦才暇逐一推敲心力短淺數項未免挨次料理伏
乞
聖慈矜恕外有繕完周易折中下經十二卦共四冊相應
一并呈進

覆催性理精義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九日翰林魏廷珍奉

旨所進經書俱已校完如性理修成著即進來欽此性理
現在編啓蒙家禮律呂新書三種因此三書原本繁
多今遵
旨約取節要以便學者又恐既從簡要其大綱節目或有
遺漏故定稿之時未免再四推敲又中間混襍行從
制樂有度數處亦須一一稍攷計算方可以附錄成
為此稍稽時日目下已脫藁現在日日繕寫於月內
恭呈
聖覽謹先具摺奏明

進性理精義學類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
御纂性理精義除前面太極通書西銘正蒙觀物啓蒙家
禮律呂新書八種為諸書成書此外應分門類編輯謹遵
旨以學居首次以性命理氣之說而以治道終焉臣謹看
得前代永樂間纂集此書頗覺疎率其中冗泛者收
采太多精要者反有遺漏以至所分門目殊為破碎
引用姓氏間或謬錯欽惟

皇上重纂新編嘉惠學者奉
旨務須選擇精義芟去繁文臣謹遵依
明訓詳慎收採計其篇帙大畧僅當舊書八分之一其有
諸儒格言裨益六經而為舊書所遺者亦謹遵
旨補入其門目太多則從并省引用訛錯亦與更正又
程朱語錄本係問答之言其間不無鄉音俚語恐不
便於學者誦習故遇襯句虛字可省去者亦畧加刪
節以就雅馴以上各例臣雖祇遵
成命然學識粗淺深以不能得當為懼今謹將繕完學類

先呈
聖覽其餘各類亦俱已脫槀付寫即日續進伏祈
皇上垂覽之餘細加駁示其有不當之處容臣一一更改
臣雖蒙
恩准告歸然此書一處未穩臣一日未敢行不敢苟倘以
圓完編伏惟
聖明照諒家禮一冊經前奏明暫留細校今并附進

進性理精義治道類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

御纂性理精義除經節次進呈外今有治道類繕完恭進
所纂門類止此向後道統人物詩賦之屬奉
旨不收伏思之深爲潔淨也臣惟此書萃宋儒之精英貫
理義之淵藪關係甚大臣雖遵諭
旨詳慎采輯然學識膚淺多有未當伏乞
皇上俯加駁正明賜指示俾臣得以逐處修改庶成大醇
無疵之書有補內聖外王之道天下不勝幸甚所有
原發下凡例一冊并姓氏一冊目錄一冊謹附恭進

臣前所進諸卷俱是挨次編集繕寫今書成分卷須
畧計其篇帙多少以定卷數故目錄分合之處與原
書頗不同恭候
聖覽裁定如今目錄不謬乞發下原書得以逐卷區分添
上標題庶無參錯臣不勝顒望

覆塡寫經世聲音圖滿文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武英殿翻書諸臣奏
旨塡寫經世聲音圖中滿字移商于臣臣未敢臆斷謹臚
列數條具摺請

旨
邵子聲音圖是用古音若以今時官音對之恐不合
似須用古音爲是
滿書無四聲即平聲亦無淸濁今所對滿字重複者
多應請作何分別
等韻有三十六母邵韻有四十八行以今音對之則
今音所缺者多即如疑微兩母必不可缺者而今
京音無之故滿字亦無之則此兩字無音可對

古人有閉口音，乃今詩韻侵覃鹽咸四部，在滿字則
乜乜乜一頭是也。浙江江西閩廣閒，此音尚存，直
隸及他省皆無之。邵子七聲中後兩行，即是侵覃
鹽咸之韻，如對以京音，則與眞寒刪先等相複，似
應以乜乜乜一頭之字對之
如知徹澄孃四母，原祇舌音，而近代俱以知徹澄三
字混入齒音，與照穿床三字無別，若以時音對上
則失古人之意，似只應註明緣由，而闕其音。
部書黑圖者，原是無聲無音之位，無字可對，其白圖

者，雖有聲音，然音之同類者多，未知邵子當日欲
用何音，似只仍舊存虛圈為是
惟反切之類，則漢字無音者，俱可以滿字叶之，將來
修韻書時，用此法極當。

覆樂律數表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四日，舉人魏廷珍、王蘭生、梅瑴成奉
旨回京會試，到臣宅見臣，云恭請
聖安，伊等具述
皇上體氣強健，神志清明，而且涵養之厚，溫為至和，藹然
如春風之被萬物，渢乎如秋月之麗層霄。伊等雖日
在威嚴之側，而常遊光霽之中，眞新進之奇逢，而觀
光之盛事。又述
皇上躬自校對朱子全書，夙而不輟，一字一畫，悉費
聖心，至於格言至論，則再三嘉歎，為伊等指陳講說，移晷
未休，歷時不厭，草茅下士，誠未能仰測高深，然想自
古好學樂道之君，未有如我
皇上比者。臣聞言之下，抃喜欲狂，沉痾遽起，非獨為一身

遭遇幸，又幸斯世斯民之有所覆露，而千聖萬賢之
有所憑依也。至伊等學習樂律，臣亦細叩宗指，據伊
等所受
聖諭，云樂者必以黃鐘為本，以黃鐘為天地之中聲也。夫
天地之聲寄之於人，而人之喉，自最低以至最高，不
過十餘聲而止，所以及今之歌曲之音，不絕於天
下，而笙管琴笛之類，即與之相應，則所謂中聲者，自
寓乎人聲樂器之間，但人習而不察，則以為微妙難
知耳。今定長九寸，圍九分，容黍一千二百者為黃鐘

既與古法相合而驗之現行樂器或有用黃鐘積加八倍者有用黃鐘積加四倍者匏笙之管或有用黃鐘積八分之一者形雖不同而實皆與黃鐘暗合至塤篪編鐘之類亦皆按黃鐘分數加減而聲可得此黃鐘所以為萬事根本也又受

聖諭論樂莫要於審音審音莫難於半音蓋相去全音則辨之易相去半音則辨之難能辨半音則全音不難知矣又受

聖諭聲之應於絃者以短長為差故倍半之聲得以相應

至於管音既分於長短又分於粗細必用積實加減八倍之法而後相應蓋線與線體與體之比例各異也又受

聖諭古人論樂言高下必言疾徐有高下而無疾徐非樂也汝西人有五線六名以辨高下有八形號三遲速以別疾徐其說深為可取又受

聖諭宮聲君也宜居中位何以宜有濁聲在宮聲之前其清聲則在商角之後與濁聲相應恭惟

皇上心得　通博稽廣覽指示之下伊等未必盡記其詳

然器徒梗概則所發於臣之愚蒙者已多顧臣未嘗一審樂音親樂器與調燭以為聲光安能得其真案所取信者自幼讀周禮禮記國語管子呂覽淮南史遷班固之書以及朱蔡師弟子之所講論其大且要者質之

聖言而皆合耳其精理實用曲折細微尚須面蒙訓誨庶窺萬一也廷珍等又出

御刊數表示臣其用法以加減代乘除以加倍折半代自乘開方即數十乘方皆可以一除而得之其用誠為

簡捷至扣其造表之法則伊等咸誦

聖訓所謂中比例者蓋以一與十用相乘開方法至二十餘次得真數之二以一與十之假數用相併折半法亦至二十餘次得與一相對之〇三〇一〇三兩數既得餘可類求此數表之根原非

聖明孰能啓其秘與真隸首之別傳九章所未載也臣雖不能算然奇書秘冊覬得什襲家藏以符能者伏乞

皇上恩賜一冊俾奉為至寶臣不勝希冀秋深氣爽初製

天和微　臣引領縈結之至

命魏廷珍等寄示學習樂律所得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五日魏廷珍等奉
旨將伊等學習樂律所得大概寫與臣知臣閱竟不勝讚
嘆竊以秦火之後禮壞樂崩故漢文帝詔及制作則
謙讓未遑武帝策董仲舒問及樂事然亦曰鐘鼓管
絃之聲未衰而已未嘗深探原本也哀平間所討論
乃王莽劉歆之爲東京所用乃公孫述之作其不足
取信於後明矣江左離亂派派棼棼唐太宗又不信

樂律之事至宋仁宗乃留意於此特命胡瑗等考古
定律及書成而藏其副於名山後世有述故稱賢主
焉然黃鍾制度歷世迄無定論朱子蔡元定相與折
衷攷正各爲新書今以十七史樂志觀之未有若此
書之簡而明詳而有要者也顧鳩工制器非貧士之
所能審音協律非儒者之所兼是以理雖著明而用
則茫昧此眞所謂百世以俟聖人得其人而後興者
與恭惟
皇上修德行仁勅幾興事其所以致中和在治忽者至矣
故既竭耳力焉而又參驗於器數之間既得眞聲矣
而必取證於儒先之說遂使數千年失傳絕學一旦
可以見於施用而不爲空言非天所命其孰能與於
此哉臣前日蒙
皇上發示新製律管及命工所造風琴吹而按之使臣細
聽臣雖不甚曉了而亦心覺其和諧記魏廷珍等所
述
旨論古尺當今營造尺八寸憶前歲
皇上遣官立表量地自京師至德州約極高移一度而地

差二百里合之古人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之說正
爲古尺得今之八寸也夫既參之縱橫之黍而合攷
之上下之聲而協而又有天地日月之度足爲根據
此漢志所謂天効以影地効以響者悉和會於今日
矣臣之愚昧竊以爲信而有徵古者禮樂百年而興
我
朝受命將逮百年矣伏望
皇上勅下太常以新聲比校舊樂如新聲渾厚舊管清急
即以今日所定立賜施行實太平之基歷數萬年之

待也抑臣又有愚見仰求
皇上裁教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則樂者行於民
間非獨朝廟用之也後世縱有議樂事者與領有司
施之祭祀朝會而已至於教坊詞譜則端人正士往
往鄙爲俗樂淫樂而莫之談孟子以今之樂由古之
樂也古者民間歌曲卽如今優伶之所爲故雖小民
可以感動歡欣而風俗爲之移易臣幼時觀作戲者
至於忠臣孝子貞夫節婦難者老孺稚無不沾襟焉
惟近年所演唱專取其鄙褻荒唐者而俗樂亦亡矣

宋人太常雅樂及教坊俗樂皆以有司領之猶存古
意倘取今之詞曲禁其鄙褻荒唐而文以忠孝節義
之事其底本則採諸史書稗乘有姓名事實不今虛
無者於以風諭黎庶是亦返樸還淳鼓吹休明之一
助也臣前奏對時畧及之而未盡茲因大樂之成復
瑣屑瀆聞未必可行惟
皇上恕其妄言不勝幸甚

覆發閱韻譜式樣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四日接王蘭生來札內開六月二十日奉
旨發閱韻譜式樣臣反覆詳看其韻部次第及等切法律
皆有條理盡古今韻部惟
本朝十二字頭爲得天地之元聲符一代之古法今崑
山樂工及士大夫識韻學者僅得其部分有條不
紊然一槩沿唐人之舊以東冬江爲脣首終不如
本朝字書冠之以[illegible]一類其音與支微齊魚虞歌
麻七韻相對實能生餘韻而不爲餘韻之所生推之
切字則亦能切餘韻而不爲餘韻之所切臣愚陋無

知常竊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若修唐韻自應
且仍其舊不必更張至修今韻似應以
本朝字書爲根柢一如發下韻譜次第庶獨昭我文明
誠爲與古符契伏候
聖裁至三十六等母以見溪爲先
本朝字書則以影喻爲先齊作等韻者置喉音於後以
爲歸根還原之意然亦不如字書揭之於首之爲當
也此一事則或且仍等韻先見溪羣疑或遂先之以
影喻曉匣似乎兩可伏候

聖裁王蘭生又將所承
旨諭高麗囘囘喇嘛諸國音韻與古法合者研寫來說葢
佑元音天籟薄海同歸非
皇上天亶聰明好問好察孰能博採殊方異域之言語文
字以驗此理之同哉恭遇
神聖之朝覩稽古攷文之盛臣不勝欣幸中間有應商量
數字臣另寫字與王蘭生俟其察明轉奏臣謹具摺
奏覆

覆發閱王蘭生所纂韻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二月二十九日奉
旨著王蘭生將纂的韻書送與大學士李光地仔細看閱
過具摺啓奏欽此王蘭生所修韻書臣於前歲乞恩
囘籍之先曾經奉
旨與王蘭生商量斟酌今看得蘭生所修其大體似頗潔
淨但聲音之道微眇臣與蘭生等俱淺陋不學且局
于風土不能周知古今語言文字之變亦不能備悉
九州方音謠俗之殊但據古人成書數種畧爲折中

而以
本朝字書爲之根本恭惟
皇上睿聰天授兼綜方域內外以及四裔之音無不入耳
立辨通其異同之故非臣等下愚之所能窺也謹摘
書之大凡數條恭請
皇上指示可否
一三十六母及四等四聲之類自江左隋唐以來已
極詳備惟是字韻部分則至
本朝字頭書始爲派別支分各從其類自來韻家及

俗樂聲譜亦有窺見一二者然終未能覩其源流
也何則俗樂之家雖或知有部分然所分部不免
皆從東冬韻起惟
本朝字母第一頭所對者乃歌麻支微齊魚虞七韻
之音此七韻者實聲氣之元萬籟之所從出能生
諸部而不爲諸部之所生能切諸部而不爲諸部
之所切是此七韻允宜列爲韻部之首以明爲大
地元音更唱迭和以盡往復之變如十二律之有
黃鍾卅閒所謂能生他律而不爲他律所生者也今

應否仍依一東二冬之舊以存不遽變古之意獨
於凡例中特發明
本朝韻部之精當使後人知唐虞三代之絶學實嗣
音於
聖世是否相合乞
聖裁
一歷代反切之法蓋用上一字定母下一字取音兩
字相求而眞聲得矣然此必知等母者乃能辨之
初學童孺則不能也惟

本朝連字之法兩字相合即得眞聲不待知等母者
然後能辨也蓋其上一字乃第一頭之母所對歌
麻支微齊魚虞七韻之音以其能生諸部而爲之
根柢是以能切諸部而無不諧協也今應否兼存
古人反切其後則以合聲正之其有音無字不可
合者則借傍近之聲代之要其上一字必取於歌
麻支微齊魚虞七韻之中不似古人雜用諸韻也
至歌麻支微齊魚虞十一部聲音之本非他部之所
能切今應否借本韻平仄字以自相切乞

聖裁
一反切之法其上一字古人亦雜用諸母字甚至有
不論平聲之清濁者
本朝字書第一頭以阿厄衣窩烏五字喉聲爲主蓋
凡聲皆出於喉然後傳於牙舌齒脣之間及乎鼻
舌齒脣之聲既終人未有不收聲於喉者今下一
字取音應用影喻喉聲叶之然後兩音合成　音
渾然無迹惟至喉聲有音無字無從取用者則間
取傍近之聲代之是否相合乞

聖裁
一影喻雖爲諸音母之本然古法列之於後而以見
溪羣疑當先今反切取聲雖以影喻爲重至於每
韻中列母應否仍先以見溪羣疑存不輕變古之
意乞
聖裁
一等韻舊分列四等者以聲有開口齊齒合口撮口
四呼凡同此四呼之中者其音皆可通用此三代
秦漢之古音也唐人又紉別之爲東冬以下諸韻

此則律詩所用唐家一代之音也今仍用唐人部
分則每韻之中四呼不能悉備然亦有備二呼至
三呼者如東備合口撮口支備齊齒合口麻與陽
備開口齊齒合口之類是也今似應存而不廢以
見一韻之中讀法不同而皆相叶則古音亦因可
想而得矣是否相合乞
聖裁
一古今音不同如韻部中江字古音讀與東冬為類
今讀與陽為類字母中知徹澄古讀與端透定為
類今讀與照穿床為類數字古音與非字異讀今
亦讀為一類此等近代元明韻書多混而一之似
非存古之意故音雖從時而其部伍則猶仍舊是
否相合乞
聖裁
一韻書所收字樣必須煩簡得中以便學者考究凡
經史子集中用過之字皆應收采臣與王蘭生等
學皆狹陋不能淹博仰候
皇上選擇臣下中有博涉經史兼曉六書本末者分同

採摭使之備而不冗約而不漏庶幾成書仰副
皇上詔修之意是否相合乞
聖裁臣愚蒙但據所見陳奏恭候
皇上指示
覆發閱程宗舜皇極總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正月初九日翰林臣趙熊詔奉
旨捧出程宗舜所作洪範皇極總數交臣看閱欽此臣伏
惟易之一書經四聖而後備非後學所可妄擬也自
漢揚雄作太元以擬易故班固譏其僭程子朱子皆
以為疊牀架屋無用之書也厤之關朗之洞極二十
七象司馬光之潛虛五十五行無非踵襲揚雄之陋
摹倣聖經朱子亦嘗於洞極而辯其偽於潛虛而嘆
其拙矣蔡沈受業朱子之門不應於朱子歿後復仿
此書其八十一疇[illegible]與揚雄八十一首無異乃復
深詆揚雄之失似無以服其心也明永樂間修性理
大全又不應采此以繼周程張邵諸書之後故學者
疑其必有妙義深理重加穿鑿如程宗舜此書就八

十一疇中又復益以七百二十九疇以擬周公之爻仍有疇譯以擬孔子彖象文義俚淺道理荒唐姑且不論但其僭經干聖之咎似不可訓恭惟
皇上學際天人傳列聖之心
睿覽之餘難逃鑒照臣謹具摺覆

覆駁諧聲韻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南書房奉
旨發下諧聲韻學五冊交臣看閱欽此臣看得等韻原有三十六字母今此書刪去其十五只存二十一母蓋

等韻備清濁之聲而此書不分清濁故也聲有清濁自古已然故宋藝祖中原雅韻明太祖洪武正韻雖韻部有歸併而清濁不改邵子皇極經世又增多至四十八母雖亦有音無字者而兼收之略與等韻同異然於清濁之辨亦未嘗稍渾也此書清濁不分可否通行伏候
聖裁又每字母中所收平聲多見入聲入聲多是平聲蓋此二聲北人多不能辨故有此誤若編爲成書似須用古今韻書參對庶幾平上去入不至譌錯又字樣多係生造似亦當用六書所有之字乃可行遠至有音無字則倣邵子之法直空其位可也統候
聖裁

進樂律琴律圖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皇上發下朱子全書俾臣從頭校對并敘卷頁次第者臣現在細加磨勘倘有重複參錯之處即改正抽換如有遺漏一二亦即以類補入俟完畢之日裝潢進呈

恭候
聖明裁定所有樂律一卷謹先行繕寫進備
御覽臣愚昧無識私以朱子之意作樂律旋宮琴律旋宮兩圖但恐學無師授未必與古人有合臣不能自知一并呈求
聖誨臣不勝惶悚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

劄子三

辛卯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海濱微賤遭遇

聖世厠名清華累蒙

皇上不次之恩由編修蹴陞侍讀學士又陞內閣學士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歷通政使兵部侍郎督學京畿未經報滿遂受巡撫之命在任四年餘復陞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又二年即陞今職是臣一生除授皆出

聖心特簡非臣階級依次之所宜受也前後居官庸碌無狀荷

聖主寬大含容察其疎愚恕其罪戾在巡撫任時自念封疆重大繁劇之區以臣菲才必難稱職幸逢

皇上每歲巡省郊圻必使臣瞻覲

天顏曲垂教誨凡地方興革事宜一一皆有成命可以祗遵矜憐保護之下遂得苟全身名今[illegible]於

[illegible]間優渥錫予便蕃尤非感頌之所能罄也每與同官張玉書陳廷敬等共述

恩遇以謂生平有數知遇之感被數十年極隆之眷未報酬於涓埃之末恒跼蹐於高厚之中徒有夙夜鏤心死生刻骨而已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坐起甚艱行步益苦累蒙

皇上賜臣再造鐵帶支持數載實荷再活之恩然每至演[illegible]趨蹌班聯陪侍俯仰拘攣動移當度雖臣之軀命甚微而典禮觀瞻之場所繫于

國體者至大今年已七十血氣益衰三月間患苦痰喘不能入直辦事老病侵尋即欲請避賢路因念東廷敬乞休未久不敢[illegible]若辭副以張[illegible]滿[illegible]

聖心方在軫念[illegible]又[illegible]君臣之義[illegible]敢[illegible]又求

聖[illegible]六月末旬盤踞至闕已經具摺奏聞翻日餘生勉自鞭策療治多方發物禁忌未敢少懈不料餘毒蔓延屢發屢熾至今兩手硬腫七竅俱廢日腹血多至數升淒[illegible]終夜不寐服

餌涼劑元氣因以消耗始知明𤻲癖之疾馴有腹心之
憂邅延床簀遂歷半歲綸扉重地曠職如此其久縱
君父包容不加罪責臣獨自安於心乎是用仰干
天恩許臣謝退臣不敢便離
闕廷欲望祖息病軀俟十指畧能伸屈所承修朱子書
即當次第收拾彙冊進呈中間修[illegible]有應面求指示
者更乞於蒞開
賜臣一見逐件請
旨裁奪以便遵依改正恭繕成書臣然後取次歸里臣雖

家二十四年自臣母以至兄弟子嗣死喪相繼臣父
死於閩亂之時淺土窆封與臣母猶未合祔臣長子
亦未埋葬臣之諸孫幼小不能代臣襄事皆待臣以
安土又臣母有應得卹典亦未經該部請給
皇上所賜臣祖母林氏女宗挺節臣父兆慶敎忠爲額並
須臣到家方可恭諏時日設立懸掛臣爵祿逾分自
惟鐘鳴漏盡之年萬一家榮不逮於泉壤爲鄉里所
笑嗤臣雖死亦愧恨於無窮故敢干冒陳情覬邀
恩命上得無玷于崇班下得自完其私計臣之銜結尤爲
無極臣知遇既出尋常恩施皆踰格外身雖歸老豈
俟忘
君倘抵家後幸邀日月之蔭天不至增加筋力僅支喘
息纔續尚冀扶曳萬里瞻望
殿廷伏乞
許臣不待奏請輒自來京復得一覲
天光以申葵藿犬馬傾向戀慕之私臣倘年至頤下此足
矣臣未敢即具正本赴通政司投納者臣受恩深重
一旦以區區之情鳴于

君父之前非獨難爲言亦不忍言也謹先繕奏摺仰干
宸覽倘遂
聖俞方敢具本請
旨伏乞
皇上垂憐鑒照施行
乞休奏
御批恭錄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五日蒙發下臣所具奏摺欽奉

御批覽了奏摺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近來全無如卿等
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早晚回宮
當面再說欽此恭惟
皇上至仁大德養育群生誕膺萬年之福大賜餘照
覆露臣工凡先後在廷諸臣多得以保全功名終其
身者而
聖心篤念耆舊猶日有加無已家人父子之情溢於言論
臣跪誦循環之下誠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受
恩至重敢不竭勉衰邁以報明時直以展轉病患以及半

載素餐曠職內不自安故敢具摺陳情因及瑣細家
務蒙
皇上溫諭下頒且許以回宮賜見臣欣喜無極迫欲咫尺
天顏覽承
諭旨但瘡毒近日更甚滿體盛發上及髮際不能勝任衣
冠不能動移數步
聖駕回鑾未得與諸臣俯伏道左恭請
聖安悚息憂懼不能自已容臣調治旬日畧可勝衣移步
即詣闕

御前恭聆
天語然臣自延醫服藥總不如坐湯之有効恨前日識見
短淺所請日子不多以致未獲全愈今欲再乞
天恩賜坐湯一七或二十日臣稍能就車轎即扶曳以往庶
幾服體可望而
聖有期臣不勝感恩鳴謝惶悚待
命之至

御製朱子全書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七日傳示
御製朱子全書序一篇臣伏讀數遍切念朱子之書在前
朝列之學宮著爲功令泓正以前家習戶誦經學醇
明則明之所以盛也嘉隆以後王守仁等異說汨之
浸淫至于萬曆人[illegible]語文字詭怪百出此明之所
以衰也然則朱子之道關乎治道是其明徵矣然方
其盛時亦惟學士書生相與講明未有南面之君深
嗜篤好積數十年沉潛體味之勤以衍其道以傳其
心而且實[illegible]於躬行驗[illegible]於政事[illegible]於[illegible]功[illegible]巍

然煥然而猶兢兢業業與治同道由濂洛關閩以承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如我
皇上今日者儒家言五百之運術家言上元甲子之歲今
日皆適當之自非天開文明聖賢之道將亨不能及
此也 惟
皇上好學深思稽古服道眞所謂得之聖性又加聖心焉
者天行之健則百年如一日地載之寧則萬邦如一
家四夷來王而無怠無荒庶績咸熙而不與有則此
固非儒生修身苦節著書垂世者所可庶幾而獨惓

惓於宋學之淵源信其可以致君澤民而興太平之
業使朱子之道湮鬱於江沱而不得施者煥然如星
日於今日躋治大成 堂刊書中秘之殿表章之盛
可謂不爽至於
御纂理致之深氣格之厚無一字而不合於天心無一言
而不本於王道其敎數千載而脉絡分明近如一息
也可以仰
聖學之淵源統緒之傳其累千餘言而元氣恭滿如
貫徹可以卜

聖謨之我恆服之永久古人謂文追典誥謨稱皇王非
聖序不足以當之矣臣光地膚淺末學乃蒙
聖序亦尚及之掛名篇端自批不腐又未知何幸而得此
除恭錄寶藏外合將原稿恭繳臣無任誠懽誠忭謹指奏
以
聞
御製周易折中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一日編修魏廷珍捧出

御製周易折中序一篇奉
旨交與臣看欽此臣伏讀數過恭惟
皇上承千古四聖於一心綜歷代群儒之衆說摘其指要
合以編篇理明義精故其立言簡而當學粹道粹故
其持論公以平久無枝辭尚體要包涵櫽括曲盡
漢宋義疏之純粹深淨精微直與周孔經傳而輝映
誠非經生末學所能措一語於其間臣不勝欣服佩
誦之至至臣夙分承修之役然微言大義悉稟
聖裁凡纂一心開示由指小自簡分以迄成書逐句進呈無

一字一句不經
聖明酌定者。臣得與聞。至教挂名簡末。已爲大幸。乃蒙
皇上序述篇中。獎許逾分。片言華衮。非不附
明聖以增榮。一日鉛刀。未免細能必乃知愧。臣光地無任
感悚慙汗。謹謝
天恩教誨成就。以
聞。

御製性理精義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
萬壽嘉節。不得詣班拜舞。謹具摺遣家人齎奏。蒙
御批發下。家人以五月二十四日至家。臣恭設香案跪接
叩頭謝恩訖。內有另封文字。臣謹啓函捧讀。係
御製性理精義序文。臣伏誦數十遍。仰見
皇上理造精深。詞尙體要。躬行實踐。學已達於性天。緝熙
單心道實。兼夫聖哲。總其條貫。以勒爲成書。約歐指
趣。而序於編首。並嚴備重論極。皇上潔淨精微。體絕
聰。貞三代訓誥之文。非秦漢以下。范濂無躓枝葉
叙根者。所可比擬也。鄉村人士稍有見識者讀之。咸
謂性理二字。向者習而不察。一經
聖明闡發。始知性爲道源。理爲實際。體用合一之指。昭昭
乎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又除另繕。家謹藏外。應將原
發稟本恭繳。另黏題於中恭奉
聖旨一條。係
命臣還朝。着臣另差家人齎摺向
旨外。謹先將領剳
御序情由。具摺由總督滿保處代奏以
聞。

御製論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某日。傳示
御製先天後天論一篇。五言排律一首。臣恭讀之下。仰惟
皇上道通極于伏隱。學緝熙于光明。默契傳心。直搜河洛
窺龍之秘。優游翰林時。矢卷阿梧鳳之音。邵子謂畫
前有易。刪後無詩。非我
皇上執克窮圖象而標風雅哉。論剖别精微。其究體用之

分也能使道德參同無所託於開物成務之正其推理數之合也能使膚儒曲技無所遁其枝離傅會之偏蓋尺幅之中而二千年易學之絕續明晦同異淺深如指諸掌臣等不特欽
聖學之廣淵而且服
聖言之簡當雖復窮年著述沒世呫嗶亦不能措一筆而贊一詞也詩格從深厚其寫景寫情則盛唐人之體也其阜財解慍則有虞氏之音也臣竊謂論宜列之典編以繼翼傳詩宜被之弦管以紹南風私心雀躍非敢容諛也除恭抄存案頌讀外相應將發下原案恭繳臣無任欣幸之至

御製論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六日傳示
御製理學論一篇湯泉應候詩一首臣反覆奉誦切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事物之理即吾心之性也吾之性即天地之命也然欲盡性至命者必自窮理始此大學之教所以先於格物也世之言理者多傷於繁碎故或拘牽文義摭拾名物而不知會通于性命之真言性命者涉於空虛故或直指人心好言超悟而不知實驗於事理之著是皆不能合內外之道而得聖人之指也我
皇上推極理之本原至於天命率性而以格物致知窮其至理之當者爲盡性達天之路蓋合大學中庸首章之義而一以貫之不但朱子宗指不爲俗儒曲學所亂臣愚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嘗觀朱子平生著書最重者大學大學之說最要者窮理百餘年來陳獻章王守仁輩破除窮理之論而易以認天理致良知之說故士無實學而世無實用闢之者又但滯於名物粗淺文義支離之間亦安能有以正之哉
皇上此論宜刊示萬世以廓清洙泗洛閩之統緒現在刻朱子全書大學已將告竣臣謹請以
聖論一章特系大學之後其於道術人心誠非小補湯泉詩情意懇惻音節高妙蓋
聖心無日不與天地民物同流故觸景怡情莫非眞機之所灑發非學士詞人敢望其規製也臣愚素不能詩

然生逢唐虞成周之世飽聆[illegible]頌之音[illegible]枯
腸奉揚
聖作鏞鏞之下雖以[illegible]其為頗厚何如惟冀
皇上[illegible]其老朽荒拙不勝幸甚
[illegible]記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奉本月初一日傳下
御製[illegible]暑山庄記一篇[illegible]孝經衍義詩一首賜臣[illegible]看臣
再四伏誦竊以

皇上性定而神全故其發於文辭也浩乎若江河之沛思
湖而意美故其發於文辭也盎然如天地之春含英
咀華而無文人雕鏤組繪之陋源經本史而無[illegible]者
[illegible]同之卑記文[illegible]敘山川眇八荒之在抱鋪陳
[illegible]循[illegible]象而同流日月氣[illegible]當
[illegible]其光華草木禽魚依
[illegible]澤而翔泳於茂[illegible]使臣等不在扈侍之班[illegible]羽之下者
皆可以想像而如親見之焉其歸在於[illegible]因
本[illegible]邦比類興懷寄情獨[illegible]終[illegible]雖[illegible]臣

佩服[illegible]非頌言所能仰贊也至於
皇上仁孝天植形為詩歌故能以數言而括全經之[illegible]
[illegible]由於歡心和氣之深濟世臣時不出地甚天
[illegible]之大無惡無慢舉斯心以加彼而愛敬成乎不[illegible]
不危超于彼以汪濊而[illegible]存心[illegible]為[illegible]
故敘及於無方借古右文以[illegible]而同[illegible]
此皆
皇上之所躬行身體換之先聖[illegible]經而同符者也
帝膺作[illegible]賓闢世誼

聖自敬德溥勵民風臣私心感悅不能自已謹具摺恭頌
以
聞
[illegible]御[illegible]成扇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奉本月初一日南書房傳
[illegible]
御[illegible]
[illegible]

行在惟有瞻望雲日慶祝
聖躬清和乃蒙
皇上以犬馬寒賤爲念錫之佳篇被以薰風而且
親書調息之良箴開示延年之要道臣雖不能服行古訓希羲農湯沐之民猶將欣披誦臨觀免爲仁壽之化臣不勝感激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示晚將軍吳英詩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王掞恭請

皇上萬安臣光地爲具摺請安并進書本月十五日本
御批朕安書留下了詩二首卿同大學士王掞看欽此臣光地掞等恭捧
天章再四熟讀仰見我
皇上眷念舊勳始終優渥誠爲史冊所不經見然皆出於居安思危之意推心任下之誠故溢爲詩章者情意溫惠訓詞深厚宜與彤弓之什照耀千古大風之歌未足云也臣等謹手寫敬藏外合將發下原稿恭繳臣等不勝欣幸

奏明閱指議稿未敢盡題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切修益通倉一事係臣等傳
旨九卿理應列名但臣詳閱九卿所開捐納條款似太繁碎亦有當日爲用兵賑饑一時權宜之計從允准議者今昇平在運正鄭重名器之時似今所費不多似未可以彼時事例槩行今日況其途太雜其位太賤雖市井負販之人用一百餘金加一監銜再用千金便得知縣之職層累而上再用數千金遂至道府而

未嘗一日辦事也臣所見同鄉之人有口未生毛目不識丁便已收民者或剖百里之符或擁道之節而其爲童騃無知自若也似宜於遞呈之時別其出身之良賤分職之繁簡其年貌籍貫之真偽考其文移書判之通否且令其所出貲果足以濟公家之用而不至於低賤易得以褻
天朝爵祿之尊庶於
國體民生兩無虧損九卿但取赴納之多未加詳審似未能仰體

皇上澄清吏治愛恤民命至意。此案會議經月，臣以閣務不能每日在班，及至定稿，臣心未允，惟亦曾對同官言之，是以未敢書題，相應具摺聲明，乞

皇上鑒臣惓惓愚誠，非敢違衆立異，俯垂矜恕，臣不勝感激。

覆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日者張鵬翮等所審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蒙

皇上聖明洞鑒，

諭旨周詳，臣等已欽遵會議，具摺覆奏訖。臣又伏思之，臣等細繹督撫互參究內，兩面多屬虛詞。蓋張伯行操優才短，以之理煩治劇，糜闇事務則有之，然皆非有心之過。噶禮身為兩江總督，於斯供於科場取供之理，總緣二人素不相合，激爲過當之言，必欲務竟其事，究無實跡，徒使封疆大臣以互圖之詞互相汙衊，恐於

國體有傷。臣愚乞

皇上斷自宸衷，將二臣作何處置，或者嚴加懲處，放過餘長，出於

大心，總無偏黨。至科場一案，壞亂已極，士氣沮喪，切齒騰沸。今張鵬翮已往福建察審數大案，來往稽時，延及冬春，則

萬壽大慶已近，爲臣子者亦所願以此等濁惡之事塵瀆

聖聽。臣愚乞將一干人犯著解來京，發刑部嚴加鞫訊，則盡三秋可以結案，官邪破而

國法伸矣。臣愚拙無識，不勝冒昧惶悚之至。

賜熱河菜蔬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本月初九日，總管王朝卿傳臣至南書房，奉

旨頒賜瓠茄蘋菊及醃菜等物。臣謹叩首祇受，膺之益先，然後伏食而品嘗之。恭惟食瓜斷瓠，

聖主撫時令而繪豳風，遂使場人之獻頒及老臣，微臣敢忘兢惕，謹具摺奏謝以

聞。

報雨澤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伏惟旬日以來甘澤時降節序當大小暑之中實一滴萬金之候也又聞山東河南俱已霑足江浙福建等處亦皆洽和可以仰慰
聖懷稍紓憂軫頃日伏盡秋生涼熱翻至萬望頤養
天和厚培海內臣民之福臣不勝欣幸

賜菜品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遣家人奏摺恭請

萬安奉
旨賜安仍交家人帶回菜品十罐賜臣臣謹北向跪受合家品嘗以飫
聖恩伏惟
聖德茂育百穀用成故蔬畦之茹競獻其青葱而實臣之頂下頒於尸素臣不勝感愧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草荔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一日蒙
皇上發來北水果一包賜臣嘗之仍
諭此果産於甯古塔求移於興安大山移栽熱河遂致蕃茂臣伏思題一草一木之奇
皇上必不遑遐遠致之上用而況於人乎所稱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臣根無文藻不足以歆味其旨耳至此果香味果可與荔枝相彷臣脾病月餘鼻不識薰蕕然蒙
賜啓視孔竅忽開遽聞香氣可知馥烈非常也

皇上錫之嘉名自此便當諧入異品千載流芳草木猶需遇時臣益自幸其遭逢之偶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玉泉山水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奉差內侍問及臣病臣具摺謝
恩蒙
皇上御批發戒委曲詳盡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臣雖不明醫理然從前遵行

聖祐歷有成效惟有益加謹疾使脾氣滋生以延犬馬餘
齡於
聖世而已又蒙
皇上特於中官每日給臣玉泉山水傳示之下益深悚慄
前歲臣患瘡瘍賜之海水以滌煩痾今者偶病中虛
又錫甘泉以潤湫底沐浴聖德飲酌知源惟
恩施已極於江洋而報効曾無於涓滴感激之私實與愧
懼俱長謹望北九叩具摺恭謝以
聞

賜佳菓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十日
行在兵部發來黃包一具到臣奉
旨云云欽此臣俯伏感悚不能自已竊念臣自夙歲受知
到老益荷憐念年來血氣衰憊諸疾雜發乃氣候所
當然蒙
皇上俯注天心備加救護
賜醫賜藥以至食物湯水之類無不自內給發艱於行步
則每命參扶使於晨興則暫令憩息自古人臣不恐
倖邀之
恩數臣獨何人而身叨受之茲所
賜佳菓性味非常服食數次腸胃俱寬草木異滋更重以
天厨之法製此炎帝所謂神而化之尤能延犬馬之齡
不特卻病也退念昊天之德崎嶇餘景何路報酬惟
有仰師
皇上之聖學於千古而有光私祝
國家之歷年永萬祀而勿替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謹

具摺恭謝以
聞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一

劄子四

乙未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海濱微賤遭遇
聖世廁名清華累蒙
皇上不次之恩由編修躐陞侍讀學士又陞內閣學士改
翰林院掌院學士游歷通政使兵部侍郎督學京畿
未經報滿遂受巡撫之命在任四年餘復陞吏部尚

書仍管巡撫事又二年即陞今職凡臣四十年來除
授皆出
宸心特簡非臣階級倖次之所宜承也前後居官庸[illegible]無
狀荷
聖主寬大含容赦其疎愚恕其罪戾矜憐保護之下遂得
幸全身名以至今日至於
恩[illegible]優渥錫予便蕃尤非[illegible]之所能[illegible]也臣久嬰[illegible]
疾而漸劇又因[illegible]年前瘡毒發體[illegible]
[illegible]休致蒙
旨云云欽此臣伏讀感咽竟日沾纓不能自禁既復奉
面諭以內閣見在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賜
賚頻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皆日月雨露之所暎潤
也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臣復叩申前請又蒙
皇上以承平日久修文務先理學精微經書說雜特
加刪輯以惠萬世
御纂朱子全書繼以[illegible]經性理諸編皆煩
聖心裁定臣所承修惟易經性理猥以淺劣末學二三年

間荷
聖上殷勤指誨字酌句議縷析毫分每一經駁正則能使
愚蒙豁開昏翳立現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出下喜
[illegible]年餘生之有意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知
其有補於臣心[illegible]今稟承
[illegible]例[illegible]背將大[illegible]心臣今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
之道而凡所[illegible]經綸[illegible]優游[illegible]追奉對多少儀節
聖上[illegible]矜[illegible]今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
母於闈亂之時[illegible]封淺土與臣母未得合祔臣母之

沒因臣在京守制應得
恩數亦未蒙部給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久者暴露
已倘十年臣孫幼小未能襄事臣以草露風燭之齡
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梋於溝壑而泉壤未沾
夫哀榮爲情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
君父之前允臣休致歸葬微臣得遂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
之恩不勝感激之至臣伏念人生所難値者太平之
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至於身受特達之知心迹無
閒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來未有如臣

之幸者也臣晶野老扶杖以觀化也葵藿傾葉以向
陽也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暭而倾心
聖明者信是野人聞花之不如爭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
忘
君躬衰茂引年實非不獲已伏乞
聖主哀而憐之[illegible]不勝[illegible]懇待
命之至

乞休得
溫綸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切臣以衰疾乞休實出於萬不獲已上疏之後累夜
反側不能自安蓋身[illegible]不[illegible]年衰則須引退此
臣之義也然隨[illegible]而如天之德未報此又
臣之情也本月十一日恭聞
聖旨卿才品優長文學素裕寬弘休容得大臣之體自簡
任機務以來恪共清慎益著勤勞今雖以老疾乞休
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請且賞倚畀共樂昇平柰
因壤骨肉之分亦係一生之要事覽給一年假事完

卽來京辦事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欽此臣捧讀感
激流涕雖親戚僚友見之莫不爲臣悲喜也伏念臣
以海濱賤士白壯歲卽受
聖明特達之知延及晚節有加無替爵祿之餘教誨成就
本榮貽也而疎策之此於良乘本被櫟也而綸劄之
此於佳材滴衆
君倣恩同父[illegible]
以榮其歸恭念不忍[illegible]
天品之優厚一一非微臣之[illegible]何修而得此於

聖世哉再念
君父矜惜之恩至於如此爲臣子而敢頃刻懷安非人類
也但恐頹齡已迫而痼疾久嬰不如此生有分復見
天光與否倘託
皇上天地洪鈞之庇喘息猶在筋束佇立雖不能効力班
列尙覲扶曳萬里瞻覲
聖顏以畢餘生之願則臣雖瞑目不朽矣除修本赴通政
司謝
恩外謹具摺先此稱謝以
聞臣收拾諸書完明且調理脾疾稍愈卽赴熱河交繳書

籍詳請
聖訓拜叩首
陛辭請明就道臣不勝感激戀慕之至
陛辭回京奏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允回鄉趨
行在謝恩辭陛蒙

皇上欽賜寓館什日賜食兩次又賜見六次敎誨諄遲雖
父母循復之慇無以爲喩所最驚心者臣以微菲賤
士通籍四十餘年出入中外毫無報稱從前
恩遇隆加慚懼已極今茲老病求退愧恨尤深乃荷
皇上恩旨錫之褒嘉
御製餞詩錄其微節古人有云文追典誥議極皇王一言
旣出孰敢改評臣誠不足當此然
聖明終始保全之厚歿身何可忘也又
命諸王及大臣詞臣賡和成篇播之朝端永爲家寶加以

重賜扁聯義取詩書
皇上所以策勵老臣者備至而循省平生無能[illegible]焉
聖旨之萬一汗顏踧踖尤不自勝臣祖臣父臣叔臣[illegible]臣
百脉以後善奏聞傳家
御[illegible]扁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門以迎[illegible][illegible]而遂此次
聖祖恩施命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而循分讀書處爲
家法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酬[illegible]奏之德聊
存寸心而已不[illegible]任[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
武英殿諭臣回家木刻書并且收拾行李書籍於九月

刻何內買卉登程北向叩首瞻戀無極禱祝
聖洪與天同壽謹此具摺恭謝以
聞

賜食物紅稻恭謝摺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六日南書房捧出
皇上恩賜臣燻細鱗魚一匣鮮鹿肉條一匣另紅稻一石
即叩頭祇受隨奉薦祖先均霑
天深切臣以鮮

聞到熱河旬日之內朝饔夕飧悉飫尚膳此從古黎羨
稱飫之人所未經見今臨行匆匆猶蒙
皇上念及遠自
行幄馳
賜珍鮮春注深恩有加無已其時適有同僚數人送臣
者在坐莫不歎息咨嗟謂
皇上篤念老臣如此其至也紅稻果種出自天貽臣謹推
錫予之意試之兩熟之鄉使萬世須后稷者亦無此
疆彼界不獨臣家子孫服稽先疇誇為盛事而已謹

具摺恭謝
聖恩臣不勝瞻仰感慕之至

報到家日期摺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八月初十日在熱河叩首
陛辭至九月初三日出京初九日開船遄望
闕雲日遠戀
主之私殆十萃寐緣水行遲滯而臣以衰病之軀遇江湖
風雨則多停宿直至臘月方涉閩境一路見浙閩年

歲甚是豐熟閭閻安堵枹鼓不驚至武臣仰體
聖意場汛撫處處修整器械衣甲亦甚鮮明此皆
皇上德威遠暨故能使戰艦從風若黎食福也臣託
皇上天地只庇長途無他疾病但兩耳益聾自是老人氣
候抵家後一營私事已畢當仰遵
聖訓調攝休生庶幾勉力猶能少報于萬一以
天光見天顏之至願伏祈
皇上為社稷蒼生保重稍節憂勞為萬幾之勞優游頤性迓
無疆之休海內臣民不勝厚幸

萬壽節恭賀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恭惟

皇上運際中天德符隆古民心歸而帝命彰雨暘歌徧而曆數悠長益有超千古之事功則必有冠百王之祿壽此自然之感應在書洪範無逸在詩天保卷阿皆可徵也恭逢康熙五十有五年三月

萬壽陽序布和羲躔舒景萬物於深同兆庶之照風永錫增加協升恒之純嘏河圖數周而洛書方始皇極福斂而天壽同流頌禱覃於深陬瞻依及乎蠕動臣謫以家居未得與廷臣蹈舞拜下遙望

紫闕徒有心傾幸父老以祝三多臣民齊頌聞山川之呼萬歲卓木同聲臣不勝懽欣慶幸之至叙在人未敢奏表謹具摺稱賀以

聞

萬壽節進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恩賜假歸里以客歲除夕抵家隨於本年正月初三日具摺報明矣

前又總督滿保代為封奏茲臣一路所經風煙八閩火萬里雖大相聞延及閩浙[illegible]太平極盛之世雖福建上游人清民貧然家亦以久長之規人興禮讓之化所致

聖明遠照文武咸若兵民和安家給戶足觀臣二十年前還朝之日吏治民生黌舉學校又覺燦然一變矣臣以慕菌身載

殊恩日與鄉村耆老歌詠堯舜之澤攜古遺迹史乘希覯性是戀

未敢更舉今夜當此拜疏之辰未與班聯之列萬里瞻戀不勝[illegible]得家藏舊板書八種俱係臣[illegible]其中[illegible]乃其平生致苦[illegible]乃[illegible]久俱此板故此[illegible]人[illegible]則亦[illegible]一一[illegible]若然究未備此其似[illegible]

乙夜之覽也緣閩中僻陋舛有收藏[illegible]無精善之本可

慮臣不勝惶懼依切之至

旨催還懇乞展限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准翰林魏廷珍手劄內開閏三月初八日召魏廷珍至清溪書屋

皇上親交摺子一封著給大學士李光地家人帶去再傳

旨他去年除夕到家其家事皆係目下八九何月可完事完後著於十月或十一月起身赴京若遲至二月間可到冉傳與他北方住久北方高燥南方暑氣熱難受

著善為保養再荔支性極熱亦著少喫當日朕初食荔支味好久覺極熱故不令進送此皆朕所親歷過者著傳與他欽此

皇上眷念微臣不待假滿速使趨

闕又憫其衰老起居飲食之節教誨備至臣伏讀涕零望北叩頭謝

恩訖切臣夙受

恩知獨深且重河嶽之潤涓埃未酬陽春之報寸草難報徒以衰老辭職非敢艱難政事重地義應引身辭職安有寵妄私事瀆控下情籲乞歸里恭蒙

衷情俞允而且

大誥諄諄褒勉有加命其假滿復來在

君父垂念臣子如此為臣子者苟一息之僅存何忍不重

覲扶持一覲

天顏以畢餘生之永願乎臣原擬於明歲秋間就道今奉

明旨當即束裝但臣私家之事纔得兒媳前歸去臣妻尚未安厝間俗得地甚難乞

恩寬數月俾以三冬買地妥當便可以籌事妥之子孫即

於明歲開春登程赴

闕矣又念臣忝列政府進退之間頗係

國體有下情劄與魏廷珍代奏亦恃

皇上恩知深厚故敢斗膽冒罪如此也伏乞

聖明垂照臣不勝恐懼待

命之至

報明途中患病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遣家人奏摺後臣隨收拾行

裝以二月初十日自家起程望
闕神馳恨不得往日飛至瞻覲
天光也祇以人以前裝未畢一行出門後成行承[illegible]之一
路[illegible]之氣二月中旬[illegible]
舊病因之大發中常復發[illegible]以
繼晝至次日早飯後猶未殊病中自思幾不敢有朝
天之望荷蒙
皇上如天之庇幸而更甦自此趲程進見
紫極日近晨夜引領載欣載犇但衰老之軀加以病後

誠恐水陸之次買藥問醫躲避風雨較以常程不無
遲滯心切於
日月之旁而身羈於江湖之濱夢寐不寧無以自寧謹先
差家人齎摺奏明伏乞
聖慈矜其老病俯垂寬恕倘到京不能及避暑之前卽當
星赴熱河
陛見臣不勝慚懼惶悚之至
[illegible]
臣李光地[illegible]

奏臣自二月初由閩起
闕緣途中屢患疾病舟輿遲延不得遂其瞻仰逼切之
私經具摺遣家人奏明幸達
聖覽及舟過臨淸接京中家信內開五月初八日
上諭魏廷珍為字與丁[illegible]李光地早晚
到來夏至以前到方好夏至以後[illegible]已熱往
熱河來一路山溝甚多恐雨水[illegible]以行走大學
士不比尋常之人且有年紀甚有關係欽此伏見
皇上哀矜老臣至於行止顧慮悉入

雖庶父母之慈有不能逮恩私隆厚更刑希罰但臣急于
一覲
天顏特誠夢寐難俟此由行水發之候舟途次阻望雲色
以為行止或遇涉水未收卽於旅店暫延以待消退
仰體
聖心不時[illegible]
皇上同天之庇自然保護[illegible]
收拾衣裝卽便就道謹再具此行奏聞[illegible]之
至

賜示輿地全圖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五日蒙

皇上發下輿地全圖賜臣看臣謹捧到寓處披開詳看上準天度以定道里既廣袤之不差下盡地域而究山川尤源流之易見至於岱宗一脈貫穴青齊渡海而來黑水三名確有雍梁長河之隔此尤曆代史志之所未講專門名家之所未明非

皇上擅仰觀俯察之智而紹伏羲之心求一統無外之時而陟神禹之迹斷不能周徧精詳如此也從此傳之萬世不特昭

本朝之聲教覃敷圖王會者多其紀載抑且息從來之經史聚訟述皇輿者有所折中矣謹將原圖恭繳伏乞

皇上賜臣 [illegible] 臨水為家寶不勝 [illegible]

中朱子謂江浙閩廣山脈處而限下苑未

旨命臣具奏臣隨奏摺請

旨未蒙發下今精義已刊刻成書伏乞

皇上御筆或定或刪去此兩條再搜別條補入或詳作案語令學者無惑於未了之說統候

聖諭遵奉施行

丁酉熱河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康熙九年通籍荷

皇上豢養之恩垂五十年中間陞轉俱越常調比及近歲以來

恩施益厚眷顧益優在旁人視之莫不為臣欣幸而臣夢寐惕然自量材德淺薄不足以膺非常之福況晚節末路古人所難誠未知犬馬餘生終能苟全身名於

聖世否也前歲陳情乞休復蒙

優旨慰留命其私事完畢來京辦事微臣伏念受曠世之

恩者不可守拘私之節苟喘息僅續無非報

國之年豈敢以衰老力求休罷惟是臣下體殘疾日劇一日加以耳聾目昏精血衰虛六氣易感內閣重地百僚具瞻誠恐奏對不聞

綸綍之音趨蹌有失棠儀之節在臣身之事甚小而

國體所關實大是敢冒昧籲控於
君父之前乞將臣缺簡授賢能庶幾要職不致久虛至於
臣萬里聽
天寶係葵藿傾依下情不能自已倘邀
皇上許臣留住一年半載以竹卷帙不多之書
賜發一二種或修或校以備
皇上教誨施行因此得以時近
天光以畢終身之永願尤臣所禱祈而不敢希幸者也伏
乞
皇上矜憐垂察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丁酉湯山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自通籍至今五十年立朝之久受恩之深罕有
皇上教誨成就之篤眷顧朝列罕有倫比徒恨犬馬向衰
心長日短加以身嬰殘疾燃燭班聯故前歲冒誠籲
恩丐休林察仰蒙
皇上聖旨溫俊錫假二年俾理私事仍令作速還朝復供
要職此前代所謂再入中書之榮史冊誇耀臣誠何
人而得此於
聖世家居一年雖在夢寐之中感激之私與恐懼交集蓋
自知德薄榮厚報少施多荷負晚成愛之有虧則孤
負天地父母之恩於無窮此螻蟻之忱不敢自隱於
日月之下者也本年二月自家赴
闕七月擬熱河恭請
萬安誠不自料垂盡之齡果能復來重望
天光自悲自慰更復何恨惟是衰臣羸殘聾瞶之態日甚
月加
聖見之頃難逃
睿照雖
宸慈矜憫賜之以休憩扶掖格外寬假而微臣上念
國體之不可不尊下思職事之不可不舉耳目手足之
用既衰則掃揚趨走之節必愆且時伎作大典所係
臣在熱河具摺面奏奉
旨令回京日再發
臣至京見敢冒昧瀆冒懇伏乞

聖慈准解戎務別簡賢能庶誠臣尸素之罪可以少寛微
此誠得伸鞠
洪鈞茍延視息大期未盡莫非瞻依結戀之年臣不勝懇
切悼懼之至

戊戌四月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於去歲七月間赴熱河
陛見具摺以老病乞休奉
旨著於回鑾日再奏及十月間臣在湯山迎

駕賜見之頃臣復請
旨本
旨著於萬壽後具本欽此仰見
皇上矜憐老臣犬馬餘生終始保全之至意嗣值
今入冬之後以不意天變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私之
時且
聖躬勞瘁成疾臣日夜憂懼寢食不寧亦無暇為草芥微
命計矣近日從諸臣後奏事仰瞻
皇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縷私自狂喜知天祐邦家
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自
本朝閣臣辦事未有如臣之耄老者兼以殘疾不能步
趨近又兩耳全聾每奏對不聞
玉音惶汗竊背至於在直議事或本
旨與九卿會議之時答問殊不相應不特同僚竊笑即臣
內顧亦自憎嫌臣聞知足不辱若老不引分則招惹
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
深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幸荷
皇上矜憐准其休致臣應即具疏陳辭但王掞時方以病

在告闕內乏人臣俟王掞假滿入直之時擬繕本赴
通政司投遞謹先具摺奏明伏乞
聖慈俯察臣不勝惶悚懇迫之至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劉國昌

夙聆貴邑令名，欣悅企慕，來諭諄諄，連牘累紙，其所稱引者甚多，然以恩育生之意觀之，三十年來迄無成績，徙令沿海生靈千里爲墟，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邦乎，何其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客秋亦嘗不揣寒陋，發其端緒，事雖無成，區區之心可矢也。曾請於康親王議撫故云云 今者諸公驟勝之餘，志氣方驕，固未足以語此，然恐將來亦有悔禍之日，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鞴歸寶于王家，此事非區區無其至誠，亦莫有擔負也。日下又何必相遇乎，且吾所以重滿上者，備他諸耳，老親在其安心以俟，勿躁。此恕彼由傳論殊無怨望之為有服則歸寶于王家兩句

與友人

所示搢陰保諸編，未能逐條細撿，惟學庸粗讀一過，諸所發明，悉由心得，與世之勦說雷同者，不啻相遠也。大學古本，稼書不謂然，然親賢者之所存，此不勦古文章次，又不悖朱程宗指，度越姚江之說多矣。石本經傳之分，不必太拘，如此兩節，反自天子以下三節，即所以引起結斷格物致知之說。雖未知其是否，自可修改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與方蔡諸說並傳，未爲害道也。獨二書中所講論援引，則區區有欲相譯覆者，未能細論，見槩而已。尊錄云，戒懼惟一也，謹獨惟精也。又云，戒懼正心也，謹獨誠意也。夫舜言惟精惟一，而子思反之，其意安在？曾子明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矣，今如以正心爲致中，誠意爲致和，則云欲致其中者先致其和可乎？餘如尊德性道問學等處，皆是此段話頭，申明到底，此恐于程朱

學的不能無差，惟明者審擇焉。蓋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行之果，行之果，故守之固。朱子曰，致知以落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所以成始成終，程朱之言如此，是二子之學的也。知在行之先，敬又在知之先，此大學之教所以雖始格物，而所謂涵養敬附以立其基者，已於小學發之，非無其本而直從事於此也。中庸之戒懼，持敬之說也，其慎獨則兼知行以爲言也，尊德性道

問學意亦如是然程朱所謂敬云者。立乎知行之先而未嘗不貫乎知行之中。亦未嘗不周乎知行之後故知則曰篤志審問明辨愼思。行則曰愼獨曰誠意是敬貫乎知行之中也。大學誠意之後而有正心。中庸內省之功。繼以敬信。是敬周乎知行之後也。聖賢之言敬者。或先或後。或卽存乎知行之中。皆有條而不紊。而不可以失其序。亂其名者也。今之所謂更尊稱以戒懼爲存心爲尊德性之事。以愼獨爲致知力行爲道問學之事。則此書前後通貫。而於程朱本旨。亦

不相悖矣。此尊錄中大節目。所願訂正而歸一是之歸者也。大抵程朱之學。直接顏孟。眞所謂先聖後學若合符節。至於文義章句之閒。後賢有作。不妨補備。如朱子於程子。可謂傳心者。然解釋經書。如語孟易詩之類。纖微委折。豈盡同哉。大學中庸。宗程尤篤。而訂正尤多。蓋其精且至者。無不同。則雖更相發明。乃所謂其揆一也。近世於其所謂傳相繼者。往往不盡心焉。而輒爭於一章一字文義之更定訓釋。以是爲尊朱則末矣。此愚所以不識先生古本之作。而惟竊願於其學脈加之意也。

上猶氏衛先生

縱觀目前之宦勢多攘集。大懼學素消而復危機。朝夜惕息。於今日人之所易。地之所難。是以凡百艱虞。非師門則不能諒也。歲試大破人情。毀然不顧。以既厭者然。此都自董黙巖題革學院供應後。一輒一踣。官役皆得藉口以相要制。御之不可。亢又不行。剛柔兩無所施。始知此老蓋名之舉。未嘗甚也。非月後內外頗紫信諒。然胥役及四方奸吏。亦繁有徒。無非窺伺投抵。以相欺誑者。一有不察。便當坐受其過。僚友亦將有所執言。而不復原其心矣。此所以一日未竣。時時恐懼也。學規不拘。擬做古人歲試。只從剔弊實而已。科考則戒童案有能誦三經二經或經書圖者外。許及小學全讀古文百餘篇。及熟者。文理畧通卽與入泮。試大約計之。此科者四五十人。扶取二分之一。以勸讀學。今當府皆欲推此行之。且命家上胸有數本經書也。一行沉埋時文中。舊學全須溫理。吾師積年深造。大業有緒。明歲夏秋間。都人之便倘

得賜示一二以發愚蒙也所刻一二種小書皆示生
童者不足呈教惟朱子語類四纂一種須就正將下
方駐順廣覬獎蓋近京圖籍賫奇耳

與張長史

昨論及戒懼慎獨而合謂存省兩功夫貫徹日用不是
只在獨知之處兄即云注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物之際即此意也深服教婉因而更加尋詳則於
注兩條始得其解始歎朱子之書綿密深確疑駮者
固粗疎不足道篤信而爲之疏釋者亦或未得其意

也蓋自戒懼而約之兩條自史氏伯璿分作四條而
于姚江以爲朱子之意誠如是也蓬廬識撮謂動靜
固强分矣今乃有靜又有至靜之中有動又有應物
之際寔不益支離哉此固錯會朱子之意故也惟蔡
虛齋爲之說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
一讀以下十六字一句讀下蓋言自戒懼而約之必
使其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守不失以自謹獨而精之
必使應物之際無差謬而無不然以是致其工夫在
約字精字內不是推之至靜之中應物之際也後謂
之致也僕得讀蒙引至此慨歎以爲精當今因兄言
思之則虛齋亦有未盡者虛齋是以存省分動靜自
其發解時文便如此恰似戒懼工夫專爲靜而設而
獨之外無所謂應物者也蓋朱子之意誠有四節特
不如伯璿伯安所謂有靜又有至靜之中者耳今戒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是自覩聞說到不覩聞
也戒慎恐懼自是動時事自到靜中而此意常存謂
氏所謂常惺惺者爾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
際是自隱微說到顯見也動靜隱見分爲四節而非

如史王之所云也但中庸文意俱從睹聞顯見處說
來以見其功之至純至密而朱子立言乃如此者若
主敬而存天理是本源功夫故必返諸寂然而其體
始具省察而防人欲是末流功夫故必推之萬感而
其用始行理氣如此人將以兩項分屬未發之中已
發之和故一則自動說到靜一則自微說到著朱子
之義可謂精而論亦巧矣準是以觀章句之義則觀
聞動也不覩聞靜也中自然所謂至靜者也微獨知也
顯見則物也更無所謂應物者非此悟可見收

東此心非復有更約於此者謂獨即精也所辨明理
欲非復有精於此者致守實義乃在無所偏倚其守
不失無所差謬無適不然十六字之中務存養省克
功夫必至於此然後淵明。原無後無間而中和乃
極其至耳兄思之以為何如

答彭學士

家下蓋子牙河一段誠有未合目前形勢者如留家
橋水：一二分臧家橋水有八九分以為單七分臧
三分乃傳聞之誤又雄縣任邱自受順天保定河間

之下與滹河無涉又漳河未合滏滹之先已分為二
支既合之後又疏為二支此處似須詳明又廣平縣
被滏專係漳水乃在未合滏滹之先滹沱之水不能
至廣平縣也謹將原委大略臚列四條於左伏惟清覽伏
惟垂擇大抵
聖明數載精神目水定河而外惟留心滹河一帶漳河即
禹貢所謂降水也其川瀆不亟亟疏浚況至冀州又
與滹沱並流滹沱亦係渾水性亦…以之分成
入臧家單家兩支皆其末流也成家…

天河貽害八州縣已十餘年自
命築堤之後六年以來生民衽席矣此段洪恩似宜據
實紀載至於漳水未合滹沱之先初入直隸之境如
成安曲周肥鄉廣平諸縣向占受患蓋沱數縣地皆
沙土所以容易遷徙先時河都泥當處至近年全
河悉入廣平一邑水流到此歲為多大所以民地多
被河佔
聖主鑒察民疾苦豁除地賦以需永潤民始有更生之樂此
漳河上游未流兩大關節也其應如何敘述以表

皇仁伏想諸先生自有鴻裁

一漳河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一
出長子縣鳩山名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有
合漳口在林縣境內東至磁州廣讓村自豐樂鎮
而東至臨漳之西北流入成安之西南入直隸界
一漳河入直隸現在分為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
之魏縣元城…流…山東館陶…入運
一支由直隸廣平…至山東…復分為二
其一俗呼老漳河…分流…之威

縣南呂棗强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至青縣北
杜林鎮與完固口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又其一
俗呼小漳河亦自邱縣西北分流經直隸之鉅鹿
廣宗平鄉至寧晉與滏河會又經束鹿冀州與滹
沱河會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一支
名單家橋河自完固口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
家嘴歸運一支名臧家橋河經河間大城爲子牙
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末流所分四支三
支歸運一支歸淀

三先因臧家橋一道水勢深廣湍悍而河間獻縣上
流之堤岸不修大城靜海下流之堤岸久壞故夏
秋之間水發淹漫不獨四縣之民田受害而水勢
所注[illegible]縣文安霸州保定各州縣俱一片汪洋人
民失[illegible]己卯奉
聖駕[illegible]城[illegible]道士民迎
駕[illegible]力[illegible]各[illegible]靜海大城獻縣河間一
帶堤岸查行修築兩堤以護[illegible]獻文大[illegible]六
州縣田廬而東堤以保靜海青縣[illegible]

兩岸對迫必有一傷復命於東子牙堤上游廣福
樓地方開河一道分水入淀由是水勢暢流兩岸
完固五六年間八州縣田土盡涸收成豐倍歌咏
聖恩出昏墊而登衽席矣
四至康熙四十年又欽奉
上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纔好若并而歸運
則於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爾等再
往詳看來奏欽此遵奉
諭旨巡看河源至臨漳縣十一月在玉泉山摺子啟奏
查漳河現在分爲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然歸

運之三支水勢頗弱其歸淀一支水勢獨强約其
水勢三支之水僅可以敵一支是則此時漳水一
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虞子牙河亦
得分殺之[illegible]
聖諭所云[illegible]淀一支强而深通入運二支弱而淤
淺[illegible]等議得所[illegible]由各地方應令[illegible]於水未
發時分段挑[illegible]等按[illegible]此二支[illegible]
通無滯以殺小漳河之勢如遇水大時[illegible]小

壩等法，過水分流，庶幾北不致挾濟氾以使田南
不致合衛河以害運。臣等愚陋之識，未必有當。仰
乞
皇上訓誨指示遵行。奉
旨知道了。

與湖南巡撫趙松五

羈繫職守，各天一方，音素雖疎，然心神則無日不相
拳切也。荊南要區，古稱蠢爾之地，積歲背馳，故
特簡清德治之。二年以來，績效立見，誰謂洞庭彭蠡之外

頑不可化哉。令弟頓致清華，無階上搏，謂非
聖明曠代之知，不可。勵節酬恩，自是尊兄家法，方愧恧步
趨之不暇，無容更綴一辭矣。弟久在畿輔，未得釋負。
衰老殘病，兩者交攻，偃枕而接將吏，幾不能自支持。
而
聖恩以其豢養之久，未肯驅遣退黜，尸素速罪咎。此心
惟可爲知己者道耳。有以提省鞭策，尚祈因風指示。

答柯城張相公

素蒙摯愛，所得於前輩先生，如水而彌永者，平生一
人而已。獨是語嘿出處之間，心儀之而不能步其後
塵，爲愧此，則氣質學問爲之疵累。雖承先生終始不
棄，然而一龍一豕，固不待後世而品題定矣。
新恩荷驚，曉節滋懼。又不得先生者朝夕瞻仰於班行之
末，以觀型而寡過，瀕遠茲高小子方履，先生豈可徙
喜其一日之適，而不錫之訓辭，以覺悟其終身也。近
又新有亡兒之痛，今所撫者煢煢諸孫而已。誦王荊
國詩所謂夢事中年變，生涯老自羅者，不知涕泗之
零落也。因思厚德如先生，亦復經此，甚毒，矧行負神

明者耶。獨冀世兄言行悉準家法，衆望翕然，此深爲
先生喜者。惟先生知其發於真悃而非諛詞耳。遠惟
爲吾黨自愛。

與李成裕先生商酌朱子書名目次第書

本年六月初二日，奉
旨朱子全書則係緊要，交與熊賜履、李光地纂修。今所奏
目錄，序有未盡之處，著李光地移會熊賜履商
酌妥當，畫一奏明，然後將書目進呈。欽此。切地前摺奏
段條二，謂讀書乃窮理致知之事，擬次于致知之後。

二謂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亦窮理致知之要[illegible]
次于致知之後三謂學之後宜卽繼之以治以見[illegible]
學王道體用合一之意凡此皆據地淺見仰質
聖明不敢自謂有當也今讀先生書札疑則仍舊目次序
亦無甚[illegible]完本
[illegible]覽如尚有未當亦[illegible]又於
本門奉
旨此書完竣欲發與熊賜履看若到彼時有所辨駁則從
頭更張必致擱閣而書無完期矣須乘此時商酌妥

當則擬目纂修方無遲悞欽此仰惟
皇上訓旨至為明切地敢不小心[illegible]以竣厥事但先生
既在達理有所疑不能[illegible]臚列數條求詳
確指示以便如式編纂
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禮樂治道內又有禮樂[illegible]刪去祈

詳示
一治道內有宗廟宗法二目語類所無惟性理有之
然性理無禮經一門故以此二目附於治道今全
書目錄既依語類列禮經一門則宗廟宗法字已
悉在禮經之內[illegible]刪去祈詳示
一君臣一目語類[illegible]然性理所載朱
子語僅二節[illegible]對吳[illegible]交求舊稿已收入人倫
類中其所批文集內采入君臣一條則出奏疏今
奏疏已另編則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謚法一目查語類文集性理三部朱子並無片言
及之者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節儉一目性理所載僅一條乃在道千乘之國章
采出今既有四書語類此條應歸本章而吳總憲
舊稿所批文集采入節儉一條查亦出奏疏今奏
[illegible]另編此目似應刪去祈詳示
一[illegible]目錄有老莊釋氏又有戰國漢唐諸子性理
目錄則但有老莊以下至[illegible]釋氏今全
書[illegible]以禮[illegible]附[illegible]蘇軾[illegible]不如

附于老莊列之後似從其類應否如此祈批示

與楊賓實二首

自聞太翁之變未能以一紙奉唁兼慰孝思道遠希便加以病憊支離塵忙交廢情理之疏廢者多矣負疚何言河上之行乃藉以省親疾且得親湯藥飯含之事終天無恨若神明有以相之不獨見天心佑善亦以知雨露霜雪莫匪

於慰遺江干彌古浩蕩也區區以衰疾之軀孤居邸舍家門亡兒營厝之事亦復無人經紀京中親友

近更寥寥以此胸次悄無佳況雖孔孟周程之書未嘗釋手而霽月光風之趣亡矣易稿重改一過所存萬十之一其規模體制亦與舊不同恨未與兄對面商確以決是非欲寫一編相寄亦非倉卒所能辦也讀禮之暇幸于此書更一留神俟其有未貫通疑信參錯然後合併折中庶乎彼此之間互有啓益也近于三篇先謄去試爲細閱一過以爲何如有未是處即逐段劄記覓便寄示年月間倘得陳情不[illegible]擬當即預期相報觀會我於鉅山揮手之間致[illegible]何日以此

宿抱徐惟斟酌思爲存神揚勵不宣

又

南北睽違接札乃知又有讀學之戚存吏慘怛緬想孝思哀毀情何以堪然各享大齡又兄適以行役寄遠與古人耳近地就養者無異晚歲餘景及奉清光而湯藥飲殮一一躬親無憾此可謂純孝之感鬼神者爲之布置安排非人謀所及也由是而推之人生禍福修伏大小如斯吾儕益可以坦然而遊於憂患之域矣惟兄嗣息未展深用關情然爲德不孤終須

發越其宗嘗聞有華溪老人者艱于生育六十而始生子衆人笑語不知華溪見子勝衣否後壽九十六其孫以是年舉于鄉猶及見之稗野記識長老傳聞如此類者甚多也衰疾日劇退息之念魂夢爲勞日復一日未得好機會蒼蒼者雖知余亦必有自然氣候皆此稍俟心中自[illegible]然亦只聽命適然也勞頓之下心神錯然今年所修晚明答輒復不愜于心以是久未有脫稿文字易說改又十來遍與兄處者稿頭面全非筋骨亦換又薈爲二編一則依經釋義

不入旁意。一則發揮凡例，推說精蘊，篇帙頗多，見已就緒。稍加一重推敲，卽畧敬手矣。先抄乾坤二卦奉覽，字句亦尚有商量處，然大致如斯矣。中庸亦分二編，一章段，一餘論，尚未脫稿，然承索無以應，諸友將此備禮。異日有相見期，會得假旬日面論，庶有長益耳。

與梅定九二首

保陽悤悤言別，兩懷惶苦，非復疇昔披對胸襟，至今猶不堪回首也。弟之涼德，幽負神明，不敢尤怨。先生

忠厚徵於表裏，口不聞言人過，何戾於陰陽之和而罹此毒哉？古人有言，名者美器，造物忌之，故明遠無子，乃得中壽；堯夫晚娶，僅以延年。先生異日名家傳世，當與二公同乘除之數，或有可之者。弟則學仕皆負初心，將與蕭艾委腐，若但以世間所謂名位者準折天性之傷，當人[illegible]心，可殘疾窮[illegible]而學問深重，未能引去，又恐膚寸[illegible]排其根，悅仰末路之難，深可憂懼。此與先生投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萬也。數年來著述雖有數種，[illegible]有合之

類有意以爲不可不成者，卽後學所不可闕。精神稍健，當并自爲之。來書謂體氣[illegible]前，此處公有鬼之，凡此等稍有條緒成者，煩令孫寫出，先寄。遠期爲絕學自重。

又

違誨條及五年，雖音問間歲一通，終未知將挹德範面質奇文疑義之可以開悟蔽也。然日無夜，魂魄不念家山，而交且漸滯，明歲卽懸車之期矣，猶未能自保獲踐古義否也。先生山林日永，得遂卒其大業，以

知修文述古自有天命，更知此來體氣清佳，未減於昔，未免之緒，鬼神相之矣。凡屬有造，無不欲幸弟舊約，[illegible]獨於易學汲汲欲終初志，然[illegible][illegible]，日知未足，就其有者，[illegible]無述作之才，而頗有自知之審。故此[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未能萬一，然[illegible]明增改，故亦不忍便棄，[illegible]諸友重爲閱[illegible]，[illegible]人所以[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且求暇[illegible]日且務細

爲刪改務使文雖淺畧而無謬誤非欲以示他人也
欲稍決疑惑而隱之于心也倘有舛錯亦求標出不
宣

答安卿仲弟

來斷去後我又病嗽稍月且有弱總之衰明已及署
失調度使使六氣使得勝理以衛而入府藏其餘保
攝猶可自主至於衛犯風寒涉走疲敝則與化宜相
爲終始無所施其官節之力也頗有陳情省察之意
然奉

旨編朱子書本幾須畢此乃更擬議弟行取恐格於大臣

子弟成例要之功名天定以我不生驗之一毫不由
人主張且隨分及物自思猶勝曹署但觀人情事勢
以爲行止之決可耳固不汲汲於進亦不可犯古人
所忌之戒恰當其節方合出處之義鶚一上官禮貌
未衰學校農桑之事尚有可爲亦了其微誠者謂道
受於一方不强以博一鄉相聯必好許而方書無用
如僻理致淡平者仰前後漢人物志傳亦好觀中
間有許多可師可法之事使可印證今日進退行藏
也我此一年間甚有疾病災厄雖然摧感亦不敢忘
戒懼雖然任運亦不敢廢調攝知晚節末路之難將
封安身補過其餘可倘來安之耳此近狀故相聞

答魏君璧王振聲

諸兄來

旨學習樂律能通其意聞之不勝狂喜近代讀書人於八
股外無所知曉諸兄倘非遭遇

聖明安能開口出聲而譚禮樂之事哉僕雖看過樂書盡
是故紙空言負與所謂刻舟雞黃扣槃捫燭之
爲愚者也前在暢春園

皇上賜觀律管兼聆吹按之聲微能知其和諧終未諳其
要妙所望諸兄盡心學習他日悉以告我耳此事千
載絕學非

皇上生知大聖安能使理法大明於今此殆天意也已且
揭諸

物下循行滋僕雖不知律而且

累上前後之所發揮制作甚有根據故此諸安言或不至
隔絕倘陂也諸兄已能辨音否泰習用等小節不用

純則爲足金氣之盛又不用太簇爲是黃鐘商聲式
參驗之果有清厲殺伐之音否空言無益須有徵乃
可信

與魏君璧二首

十日相聚頗慰所懷來[illegible]尤進也謹
飭收斂臨岐數[illegible]大尤當以醻
聖恩爲念不獨身名遐禍幾已也仗年已[illegible]此不
敢自必況耳益聾殘疾益下脫雖延視息亦未知五
官四體明年復作何狀荊國詩云我老孤國恩紓草

以爲期惟于善事主有知無不爲千里[illegible]肱
我思之此刻不暇和答借此數句以寫吾心可也

又

自客歲東九張家灣解纜直至涂從方入里門若水
程雖[illegible]中間又有幾段陸路[illegible]不住淺須選
風方須停歇當時悠然不[illegible]而後知行路之艱
也浙善
[illegible]御海[illegible]人民[illegible]
雖猶辭闕[illegible]

江西歷覩玉山鵞湖朱子講道諸處至武夷瞻拜
御扁紫陽精舍以歸雖筋力罷倦而耳目蕭爽自幸老作
太平之人兼[illegible]祖考忘乎疾病枝離之在
身也茲以
萬壽節未得隨班叩首特差家人[illegible]恐
聖主垂問賤軀形狀地方光景附此奉達不宣

與浙江巡撫徐耆長

先生爲邦方恭輿望大洽韓子所謂[illegible]於下風竊自
增氣草木臭味因其愛惜其行藏也弟離山一十八

年得蒙
恩休老爲幸至於寵榮有加則非始願所期念與先生世
誼相知中間契闊風類過百如寐今弟老而先生亦
非少壯日月本光江湖遐遙悲歡交并傾竭何極
自今再來計日是山而來行濡滯于今始達境上開
[illegible]使[illegible]然知先生之代數[illegible]無異弟之預
祭[illegible]也不宣

答[illegible]尚

東[illegible]吏事之暇[illegible]朝

朝邈直觸寒冒病者，猶倍蓰相校耳。王司馬云亦相
憂至意，益恐宦途之累，愈積則愈深也。凡兄自滇南
以至來東，前後所屬望於弟者，非不備悉雅意，然未
嘗不歎待弟之厚，而規世之人也。而賢兄實闕難行
之事，區區薄劣，又非其人也。中間有從□不得致親
友相尤望者，皆傳說之誤耳。且人所至視為□意欲
吹噓而置之青雲之上者，無如同懷之兄弟為最，況
埋公車二十餘載，耜鄉亦以措大終矣。雖無奇才異
等，然嘉魚涉獵經書，通算法，耜鄉能背誦十三經而

解其義，比之今日名下，亦非無一善可稱者。縱弟避
嫌，親之嫌，何不宛轉營托，向升要路，而使之卑棲漢
水之濱，投老湖山之上哉。區區衷曲，不能自白，姑舉
此證，以為不知其形者，視其影則可知矣。而猶云云，
是兄待弟之過厚也。前賦一道，當留為吳越燕應，誰
敢與之爭衡。茲石齋云吳兄往往輕閣音，希翁為齊
弱久矣。如寒谿之魚，聚而相濡沫，無益也。至於說一
事，原本亦唯散而無與古今來，始有定論也。鄉東南
以際天人之學，究為斗山表之闡發，服此論紙之以

倡□律呂，窮萬物之變，然識者□為兩昔莫之衍用。
令言南服侏儒，吾士為甚。弟前書所謂闔人而欲同
天下之文者，恐亦未發而已破朝士之口矣。兄之規
時也，不亦左乎。信□之□，但泊欲以垂暮之齡，觀幾
兩退，而思得古心模範，如兄者相與吟詠山谿，優游
餘景耳。誠恐吏路傾仄，異時有負所以之言，是以
前書直而無禮。誠知其過，今凱來示，知綽有餘才，況
慰何似。罪累之身，餘不足計也。臨風騰溯。

與滿鬼山總督二首

前小摺煩勞使者萬里投遞，感不去心。至荷

御筆批答，又
旨命省視老朽存沒之狀，跪讀悚切，至於零涕。弟自抵里
數月，竊見民俗無甚凋瘵，官邪頗有畏憚。近時賜雨
應節，頃收此皆聖明所化，已高屬勞致勤民之效也。屢
承下問，又復思維，不有以助治化者，惟是上習久於
暁真民風亦極險詐，詞訟千紙，未有一真。彼此傾陷
捏假萬狀，倘或通飭有司，必須洗滌論理，勿避強以
違豪富之好，亦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務令訐告

稀少閭里相安則風俗之歸厚也有日矣此自明睿
所最洞晰者老生常談徒成贅論也近日訓誨自家
子弟姑以家法治之俾終無悛心必藉威嚴懲戒當
列名拎衆望爲我一清實切地也不盡馳仰

又

价回捧讀尊示具見台慮之詳浙久旱淮稍蘇然
惟海濱頗苦若近山諸邑如敝縣者則可稱豐收也
兩浙屢有潦患今又重煩尊神發谷賑糶之外似無
長策當年南隸亦有兩府罹災捐俸煮粥借庫銀五

萬買粟平糶但所差州縣印佐官須極老成慈愛而
又精明幹練者甚不易也明府籌畫周詳兼有徐撫
軍協議自然能爲一方造福下問所及愧無以仰贊
也不宣

答陳滄州中丞四首

明府爲行清修得名[illegible]治躬之要而[illegible]廣德
心以後人民物爲念移於來茲而乞郡小民之福也
[illegible]門未有以[illegible]流俗化風俗日[illegible]而不
惟禮義廉恥[illegible]人才非之[illegible]知以崇而不檢

以[illegible]民亦陷於游而習於奸風聲日下殆非旦夕
所能還返也司土者學使司民者郡縣今
聖上特重其選意有在矣明府曷若引學使郡縣諸君與
之上下議論學校則清貨賄絕請謁以外如何可以
成材興學郡縣則[illegible]以外如何可以厚
俗移風令之各盡其心而各條陳所宜行者明府虛
心採納而實意鼓舞之精誠感動之下自然有風草
之勢比之就士民而家喻戶曉者萬不侔矣區區老
生常談聊以備高明之擇惟裁教之至書院師長一

席在宋元閒實與當路者相扶持誠得其人造就不
淺昨歸途見南浙江右所延致者猶讀時文不教爲耳
求稱其任難之又難閩中先正風流久已墜歇學植
淺薄者固無以服衆即稍有聰明開見而習爲侈靡
無高志遠識者恭居終日其淡漠者更深也潭清蔡
翰林世遠有嘐嘐慕古之志其人不下秀才一片名利
心者不同所讀書又知以朱程爲宗務史諸家漸能
涉獵所見紳士未有過之者明府若欲引與其事更
請[illegible]切劘之乃庶幾於教學交收其益也弟抵里

來見自家子弟及鄉黨間習染深重未暇與之論上
聊為立規約數條然其大甚者如慢刑守法而已
謹録呈覽曹亦望推行他處但恐將來有頑梗負恃
非賢東里老所能化者須藉威重加之循循故願預
知之也君鼎受
恩深重祗稟同心倘有教誨無悋嗣音不勝顒望

又

价同多煩裁答儒雅風流溢于墨楮敝鄉自蔡虛齋
陳紫峯林次崖諸先生後實學衰歇至明季而大敝

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復古終無望矣若徒
課文賦詩為制舉之業應而已雖使科名盛如吳越
恐非明府所以振起有成之本志也蔡關之志尚不
凡既嚴招致惟授以規撫文第實主相與設誠而致
行之朞月而變三年而化弟老矣庶幾猶見閩學之
興豈非數百年而一時與不宣

又

向詆舒炎緬想仙鄉風俟於茲為烈況名賢自有性
分清薰啓處安和可卜也朱子今書前承制宙惠小

一部茲周易折中校刻之工尤為良善此二書
上意在廣播雖有發在學宮者而庸鐸束之高閣士人了
不見聞似須許坊賈刷印行貨先以百十部付之後
其鬻盡更許源源繼刷有好事者樂觀有此時間中則
漳州士子最有高興每販古書者至漳未當不售盡
也惟高明裁之餘惘嗣布

又

衰疾已甚坐立俱已艱難無論宣力徒以
聖恩逾分盡勉扶曳一望闕庭用盡餘生葵藿之心來書

盛有獮引不但德不逮於古人亦自覺漏殘聲稀非
復大扣于雲時也明府以醇學清修有度袁鎮自是
七閩蒼生厚福過承沖挹誠未有以助勸堯君之於
俗化竟訛由於長史攻教之不[illegible]以貨利為高
下[illegible]學步[illegible]為陳言而莫留意則昨日閩已久之
明府[illegible]甚深[illegible]異數于茲矣或者振動懲創時行一
二於寬大寧靜之中吏治明[illegible]用意猶不知
可為新政之一助否今日[illegible]候
眠食格言長路當以書紳附謝不盡

答江蘇巡撫張孝先

先生清風貞固，披拂□是，故令士民謳思，輿命上達

蚍蜉之賊，莫能謗傷，風聲所訴，無不仰頌

聖鑑而私喜賢路之不崎嶇也。弟衰老荒敗，於辛尤切，屢

廚諭教，不勝潮洲之真，直以衰病廢眡，朝班未能親

承講論，早晚倘邀

天澤，授老林邸，維舟閶闔一晤，候特是所夢寐繫想者也

未一

與浙江學使汪荇洲學士

去歲舟中夜話，兼撿課牘，殊慨然望今日之遂與命所

謂神之聽之，文章有神者，果矣。到京後累承折華以

為僕薦。自客冬下

國郵各以職典斷多未去之躬，[illegible]

照材育，然所屬者，[illegible]心，使上下無弊可摘，非特

遂志於目前，浙東西所以風流兩浙，百世不忘者，在

是矣。論文之際，以真品實學[illegible]當有與起者。

前此[illegible]成[illegible]以

最後[illegible]

係自然，儒效彰明，俗下精咻，盡不足信也。僕衰頹已

甚，勢不得不力匄歸山，偷於桐水三衢之間，重獲邂

逅，豈非厚期，預節數字相報，蕭然未悉

傳

孝子王原傳

王原直隸文安人也父徇於明正德中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呼者不及門庶幾活孤兒猶可安也遂逃出不復返是時原方在抱稍長從塾兒學有嘲其無父者原歸問母故而泣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原慧甚爲母計策移居邑治中開設酒飯店舍多作襪履諸行色所需物遇他方遠客

至則或貨以襪履或雞黍肉炙之不受直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身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過嘗若道途邂逅者否爲兒跡訪所在生死不忘德也居久之無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既去流落何所誰知之者無爲之子相繼作鰥兒使我後從汝游則已不得父兒不得母也幸有婦婦可以爲兒養母兒誓覓足迹幾半天下日乞食兒腹跣足走日南北去來雖距家百里不歸望積十餘年無倦倦一日渡每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爲湯和之乃甘適一老父入而驚寤老父曰孫子頻憊若此何爲者原以情愬且語之夢老父曰吾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原喜拜謝去而返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十有皆遍已而至輝縣帶山者有寺曰夢覺原心動曰吾夢其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卧寺門外有僧徒見之詰知其爲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而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

安曰吾徒寓有文安人者盍出與敘鄉井乎相問姓名則即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嗚呼世果有鬼神乎無鬼神也苟有鬼神則一念之孝爲宜捷于枹鼓何乃淹歷時歲無殁存之問者十有餘年始告以兆哉夫惟神不能離人而孤行故必待其力之盡誠之極然後幽明響應此鬼神之情狀也父稍長曾即儒曰吾棄家絕意久矣何須復返宗族哭不甘守僧莫不感動相與勸其父曰若不歸丁口兒子婦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乃同還里門夫妻子

母復殺鄉人爲之嗟歎至于今宅里墳墓必指孝子名之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族氏科名繁盛迄易代不絕

贊曰孝子生不識父稍長而哀慕不已匍匐顛頓百身殉之此天常之厚義合古人惟習于名教勉强者也近年浙人有兄亦因貧去不返[illegible]成家[illegible]妻子單身尋覓南北東西所涉萬里數年而得之黔中其事可與孝子作配忘爲何人嘗記異日當搜出與孝子同傳庶幾頑者感薄者愧百世之風豈必夷惠哉

銳峯和尚傳

銳峯和尚者俗姓楊少爲儒業稍長激於家法内變薙髮依僧在順治乙未丙申間年四十頗能談詩賦詩與予諸父相往還一日大寇林葉坊余家十二口以去索贖甚峻聘繫擄楚者年餘僧謂余仲父曰是望不可厭也寇强而驕有玩心夜覆其巢家可奪取也吾徒某能識賊山後路彼爲[illegible]而[illegible]亦作[illegible]隨之出賊不慮萬一幸濟亦用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而受法於其師稱悟道偶邂逅溪亭與余語余問人與禽獸環復轉生信有是乎僧曰不足問也佛法所以觀天地者用心法觀而已矣夫人晨蘇後迎間變滅萬念爲人者屢爲禽獸者屢矣又問悟與修孰要者僧曰發大願力爲要大願既堅悟與修皆進乃可語爾又問佛說所謂了心性者如何曰除[illegible]記問其指曰心不存惡亦未存善又非昏昏然不省覺者是除善惡無記是後居余鄉之南山間亂時危苦無聊數登山訪之或竟日話所言皆能發人心意計度世

事成敗人所以處置患難甚有中機者匍月下山與吾徒遊默然終日坐言笑因物雖面肉穀籍於前日食一盂飯則止閒飲厭惡色凡喜與人異故則稱衣自笑然而强之亦不復作詩[illegible]句年八十[illegible]而坐而終

顧寧人小傳

顧炎武字寧人吳之長洲人自幼博[illegible]識好爲蒐討考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illegible]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秘義無不攻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頹

址有古碑版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獨得余始官庶吉士嘗相遇為半日話時余於音學無曉也寧人舉大指示之曰古者同文聲與形應凡字旁從某音必從某後世不悟音誠反謂古書為叶皆非也唐韻承江左末流部居悉紊分合之間紛不可治今當以詩易周秦之文為正質驗字旁分者并之合者離之使古書無二音然後得復其舊予聞言猶未省了家居數載追尋言緒未達者自以意為之說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沒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所意者幸不謬然寧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蓋平上去三聲雖有差互猶得類從入聲則雜亂尤甚如人經荒流者不第鄉貫不可復追姓氏族系皆不自別矣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語聲形者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刻序自寶秘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尚有日知錄數十卷識大小覆同異辯是非亦有補於學者其徒潘耒刻之閩中衛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

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經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閻百詩小傳

余聞百詩閻先生名久矣撫軍熊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漫華顛末為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與古文形聲尚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間者若大者為讀經源流循其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寔寔是非之跡則罕有從以受學置之而其孳賾就簡而自恬於謭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為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衆綸羅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極核間有出新意掊沿說者究其指歸本末悉有所據依趙贊蒋志其與汪鈍翁辨[illegible]者見山蘇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為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illegible]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illegible]遂終老嘗不得大清[illegible]上下折中贊經史之方微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慨夫老

歲日遠孤學彰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自余登
朝後識面者長洲顧寧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
知名者尚有二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各皆博
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illegible]門名家者就
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尚在而先生[illegible]日凋
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矣覽周易爻象之數大雅典
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痛歎先生[illegible]之
原子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爲而其學行大致則道
志其焉聊寫予那頌先民之思俄司馬氏何[illegible]居反

體爲閻先生小傳

施將軍逸事

施將軍名琅閩之晉江人值明亂少而從[illegible]以[illegible]道大
學[illegible]與公[illegible]知事不可爲[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大臣仗義守死而
[illegible]何有[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君[illegible]行矣既之[illegible]黃公
去明亡寄食海上鄭氏嫉害公不相容因公艙中欲
殺之公以計遁脫鄭遂殺其父若弟公歸
[illegible]朝[illegible]功數[illegible]大帥[illegible]名入爲內大臣

列伯爵余素未深知公一夕就公燭下話道及順治
己亥年事余曰社稷之靈也令賊不頓兵城下驅而
徑前者是誠可危公笑曰宵何向余曰循山而東奈
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illegible]逸又懸所在
雖嚮應作聲勢實觀望不[illegible]之功也縱涉此地與
官軍交戰[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兵[illegible]堅城
浙江而上所過不留而[illegible]名[illegible]與
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于今日矣棄
舟[illegible]之便而徵攻圍故知賊無能爲也余以是知公
能明年

天子以海患久未熄復起公提督水師專平海事越二年
余[illegible]公小[illegible]中而[illegible]余曰公出師
[illegible]此月[illegible]衆[illegible]不[illegible]公必[illegible]也何也公曰賈
[illegible]也夫[illegible]風日夜[illegible]夜則更[illegible]自此至澎湖舟
戴[illegible]行[illegible]貫[illegible]尾[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島嶼[illegible]到
彼[illegible]一戰奪之[illegible]與[illegible]風浪飄[illegible]軍
[illegible]以戰[illegible]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
[illegible]以[illegible]聚而[illegible]不過七日舉

之必矣甫北風者從寺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
皆候月觀何日開當有颶風亦偶閒歲不起此則大
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國軒為彼魁傑設以他將守
澎湖雖敗未服也必用此役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
則勢屈勢孤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數以為平矣公
笑曰何相信也余以賊為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理
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月十
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剋勝果在
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謂選拒慮而望見

甚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擲翻金案歎曰天命矣海
行占風者以雲起為風兆雨則雷則收云劉收後乘小
舟走至臺灣是時鄭從戰舊者亦必納土惡如公料先
是明李鄭之祖芝龍海大盜也歸誠後貴顯當朝京
師過蒙山有異人為決本末事語甚隱然意若赊
土撫孤爭稱南面者未云余羿鳴龍種消公寧内生
其專征又以辛酉年龍種者喪節子孫也余十五六
時便聞斯語後二十餘年而驗
贊曰此余所聞見於公者將其子若孫不如也公以

功雖引伐爵及後裔史臣當有傳故紀其逸事云爾

書吳伯宗尋弟事

吳伯宗山西稷山縣民弱歲喪父母兩弟俱幼相依
一日其少者忽失去伯宗訪求數年不得其次者忽
又失去伯宗哀切不能已遠近尋覓稍有音問則以
負販為名不憚千里庶幾得之後其少者得之都中
為商姓人僕高遇之頭項有疣其兄也乃識之曰吾
為子善撫以待予方求次弟有行來時可併歸也時
已微聞其次之信乃在寧古塔將軍所部下寧古塔

者北夫遼陽盛京尚數千里爛冊天明墮指裂膚之
地
國家所以處罪人也伯宗慨然與其季別曰吾得仲則
偕返不返則併吾之妻子屬子矣乃貲郵則出入有
禁限伯宗奉以計達至則訪其弟果在也赴將軍訟
之使命下將領質焉中間伯宗忽遲把不敢將領怒
而扑之血被面伯宗徐曰民非敢與官抗適見吾
弟者以吾弟者皆天法不宥一人此夫不幅不立官
則民兄弟良家子為奴人誘掠萬里投命官不急明

其冤而以罪囚相待俯伏詰訊民是以不服將領意悟且懼其還返關額曰之將軍而歸之自出關至入歷三時其在寧古塔止冬月節候極寒足凍盡見骨兄弟相扶數日行冰雪中僮仆幾不能起嗚呼其懇勤可書也李子曰兄弟相失相求人情之常非高行也自俗化之衰倫理日薄兄弟尤甚及父母之存而有尤閒不相能者逮乎同氣而分當則競財產貧則計錙銖妻子奪之外人間之漸而陌路不如故寢原隰急患難者聖人猶以爲情之至而系之經也伯宗

之求弟久而篤勞而浹及其出關計不之省則之死而不怨人盡伯宗世豈有手足相忘之事哉伯宗頗識字嘗於旅店讀論語至父母之年則歔欷哭失聲嗚呼小宛之衰興於明發能友者未有不厚於孝者也伯宗雖農民在京師相國澤州陳公高其義既與爲禮又爲詩七十六韻以詠之縉紳士友多就見之若夫農之秀者則升爲士古之制也黃伏茅容路側排父以內行之敦爲有道者引識之於賢者名士貴丈彌篤余誠未知伯宗志質何如然顧伯宗自此永昆弟之好無使異日鄉之人曰昔之求之如此其勤也而後乃稍衰且曰兄之念之如此其至也而弟乃不類則雖沐澤于詩書文以禮樂而使鄉黨嘉尚以終始宅里之表于政其舍諸

行狀

吳愧菴行狀

君之歿於京師太翁實眡焉親見予之病亡憂戚勞亂幾無以自勝一夕進小子地謂之曰吾哀而不節神明荒矣又父子之親也屬辭爲難夫交兒之久識

兒之深舍子其誰矣兒命雖夭而行有足稱者子其述諸抑猶吾兒之志與地不文者也又不能爲與爾與君交異尋常不得以拙於文辭謝聊述吾所知於君者靡一字溢美欺死友于幽冥也君諱曾芳字孫若第南宮後自號曰愧菴曰吾學行未成而亟臻茲聊以志吾歉也自其五世祖恒菴公來皆世修儒業文行蜚聲處者仕者操持特古以爲常君生質清明神與灑落自太翁以淵源之學著述遐訶無異而飛君侍側有所聞然居恒不拘拘呫嗶纂組而凍解冰

釋發於天機篇成而人見之畨莫知其所以然也丙午舉於鄉五策簡要明剴易人所難丁未試春官僅得而失庚之役令甲一變矣君在舟車中始爲繇經談理之文隱括合體度中程式聲色詞華燦如也遂振鐸取高名其天材卓絕如此性行至孝出於自然無矯飾自太翁太母咸其誠稱之無異辭者比與太翁周旋道路爰及京邸太翁少恙則跪泣爲之不安一餐茹歆偶失調度則憂形于色晴陰愉拌捫摩慰撫務使體適而心懽焉其胸中無宿物慍喜隨所觸

過而輒忘與人交開口見肝肺或爲人謀必竭其忠樂道人善不許人惡及夫聲色睚眦卒能理遣不固所以報也性坦易恥修邊幅外視之若絕無稜崖者而實有觚隅不苟爲破節事姿識通朗善察人情僞曉暢事機然實知大體執大義非小黠爲錙銖者比也吾於君中表兄弟辱傾知者最深自往歲同鄉薦循是以來四五年閒行住必共藹藹之後繼以新姻指天爲媒合若天作成進士後與君並擬清華之選試詔東閣之下君乃竊謂予曰予得失無足齒然得

幸相從假三年優暇讀書論理以補吾欠是吾願也既不得遂則又曰吾別子而歸所憾者此耳至彌留垂絕猶以是相感歎嗚呼其所嚮乃如此而身彫零不得致也遺命者其果有知耶嗚呼哀哉自革至歿神氣清整言身後事不亂若豁然于去來關者憶丁未春試日之前地夢仙樂降康迎君亡信宿之夕又夢君來相見執手升階陰颯盈堂君撫予涕泣嗚咽不能任尚所從來云得假于帝者送之出戶擁喝甚都嗚呼君之精魄靈氣不與土苴腐散無疑也男兒

修短命矣如君者未獲世之滋垢而速返清虛夫復何憾獨其家貧遺兒小煢煢之親投以劬勸抱孝思之大戚隱幽憂于九京乎昔從游廓不水數而況于生死形骸也乎如此者哉君既辱予知死又予屬知我貧也知我不利于時也君于予矣取尙有鬼神覘予相見耳矣君年少未有設施于世故約畧其行實諸親友既以哭吾私亦莫使化者泯無聞焉

先太夫人行狀

嗚呼不孝光地等誠薄釁深不獲更徼休福以引吾

母年於數年生死長訣摹虔極天聞報摧裂荒迷哽
塞獨念母壽登八十強半在貧賤患難中際窮不作
遇險而脫晚乃大蒙
國恩褒封二至見其子孫科第三人八十之辰尚能强
起受家人拜適一十日病困呼子婦諄諄教誨凡七
日夜而乃瞑然而合此在古人獨古德者終始孤策
既無光顯之才誠孝之感緜惟推不盡附孫皆生平
孝慈寬厚達節明義有以致之將邀大人先生垂錫
片言用耀幽隧雖在昏積不可不忍死以有述也母

姓吳氏安溪儒族吳公參贊女年十七歸先大人
逮事舅姑以敬以愛最能得父母驩心處娣姒閒終
始以和忍羣莫閒言鼎革後閩中多故山寇海[illegible]
無寧宇母隨先君轉徙避地至于危巢深箐猿狖之
家皆托足焉先君剛正而母仿之以和柔故所遇而
安雖有鳥獸蟲蛇不擾不驚如是者幾二十載曾祖
以下兩世未葬惟先君彷徨日夜卜兆開壙惟母營
謀拮据佐之兵燹後村落焚燬先君未有棲止亟構
一椽以依先神亦惟母節嗇萬端克竟其事家極貧

窶衣食之入悉爲葬塋祠宇祀田費至饑餓無怨聲
流離中未嘗有使諸子廢學內雖餓空館餐必具雅
不樂諸子濫交惟儒衣冠者造户雖不告豫酒肴爲諸
子不學[illegible]見於色[illegible]則曰吾貧不恨矣光地
既[illegible]成名官翰林[illegible]假歸[illegible]道[illegible]閩以
毀[illegible]地一[illegible]居[illegible]以[illegible]心光地
避而野處[illegible]綿於[illegible]而[illegible]地[illegible]
至尊父母實教之大[illegible]收鄉[illegible]明年又[illegible]所屬
縣皆淪陷光地守一村與郡[illegible]相犄角如湯鑊釜魚

坐待爛耳時先君既背母絕無兒女子怖畏態歸里
走散母獨與光地俱且曰汝惟義之爲吾不[illegible]也於
是密請兵於親王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要領之不暇[illegible]又[illegible]以有今日[illegible]荷
[illegible]
[illegible]孝

友愛之言也無及私瑣者嗚呼母之始終大畧如此
母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六十之年翰林庶
吉士封誥適至七十之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封
誥適至今八十之年翰林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封
誥又適至
綸綍臨門皆與懸帨不相先後[illegible]中間如大義若有冥
符之感焉惟孤光地弗獲[illegible]十年來色養無狀居官
又無勤勞大負慈母拳拳報
國之訓而今而後雖自悔責其將何及孤露餘生纔未
卸[illegible]滿[illegible]而報酬又何施[illegible]
[illegible]大未可追已大人先生有以哀[illegible]而[illegible]其拙先
親不朽孤等死且不朽

墓誌銘

代仲父爲朱氏姑墓誌銘

余兄弟六同母者四女兄弟三同母者一即妹也妹
既適朱氏吾母以少小愛之故存思[illegible]病沉[illegible]歸
則爲之[illegible]
父母[illegible]

腆而加愉其事兄雖父弗[illegible]嗚呼[illegible]於是爲能愛
矣入朱門克幹其家其才優旋[illegible]走於亂屢還與兄
弟相依[illegible]死於茲又十餘年間[illegible]繼之妹夫又繼之
[illegible]已[illegible]當[illegible]以兄妹心而亦速殁其命
而雖然自外有行則[illegible]今又以時
[illegible]弗克合[illegible]藏于斯[illegible]之首
雖命則然抑亦吾母與妹之志也[illegible]妹生於某年月
日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咸化甲上黃肚
[illegible]之銘孔崙時日孔[illegible]其姪孫不能備[illegible]兄弟亦
不能觀也紆碑于壙聊[illegible]日月而銘之曰
[illegible]不[illegible]又以兄弟藏[illegible]先世之松楸魂[illegible]此宅[illegible]
歸于朱以永其麻

[illegible]翁氏墓誌銘

余[illegible]一[illegible]爲儒外其有行義材
幹魁傑拓落以[illegible]于鄉里游大人成名者尚數十
[illegible]猶[illegible]也余[illegible]知[illegible]世若又
有[illegible]一日父子
建[illegible]所述於

足二作矣卜居有期下我幽礎余曰誌墓非古也況從於而親以屬則宗以敘則尊且婦人無外事以不出爲德吾烏可與此[illegible]爲辭克幅而已乎蓋古之爲志也譜日月備世系爾也雖然吾有所感焉不可以已昔者吾鄉俗之厚也不可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不識禮義女子攝夫職把門戶有大事公[illegible]丈夫避居使婦人出而尸之暇則相從宴會[illegible]爲[illegible]大譏切旁及當世之務其外人弗之禁又從以[illegible]嗚呼豈不痛哉古人曰福之興莫不起於室家道之[illegible]莫

不出于閫內以吾所聞而母事姑恭良人以孝以順子之翁家貧好客而中饋無讁蠶織時躬稼田圃收其泉絮菜果麤衣塗手不辭爲良家婦可謂賢矣昔君子之[illegible]母寡居勵志[illegible]而翁而伯叔下成子之母之德又如此此福之基也可不勉諸廷[illegible]而受之[illegible]

[illegible]陽節流[illegible]陰[illegible]

終朔子世澤

族子世寬墓誌銘

吾族子世寬卒後之四月其孤夙光等以狀謁來告且泣而請曰先子昔厚于從伯父[illegible]大夫竊又獲愛於叔愛之斯錄之矣願得一言[illegible]將以寵諸幽乃本其生平而誌之曰君諱世寬其字也號[illegible]父[illegible]碧公[illegible]洪氏撫孤四人君爲叔子稍長能自樹立有長才以勤[illegible]起家爲望人俾宗母生[illegible]其孝養後痛其父不逮[illegible]公祭田俎豆之宗

祠以榮之[illegible]推其有餘流民之來於吾鄉飢者與之食貧無[illegible]者界之欑林以百數先大夫辟新宗祠君亦舍財攤爲廊廡完好其內外山行水涉慨然動心爲橋梁以通[illegible]爲道[illegible]者徒者多德其利焉於是[illegible]以禮[illegible]

[illegible]

君未嘗有所厚薄疏數君亦悉意與從事壯惟一先
大夫屬纊之辰距大斂已將一日君來哭拜四體俯
動嗚呼君今亦殁矣姪親也故人舊也是將反于幽
冥莫其原隱感痛先大夫所以終始于君生死之際
烏可以無言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
年六十有二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某里之原甫鄉
許磔宮後牛角壠坐乙向辛兼卯酉銘曰
嗚呼吾姪孤幼是丁爲爾自隱以底於成孝心爲
質上逮宗祊施而不窮哀此獨氣衡達是卹嘉魄
於塋銘吾述之爾後之成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年二十而歸余姊安靜寡言笑親族雖莊其淡
然莫能指其口過以爲求昨正家質實何有何係哉
太夫人必躬親之而夫人佐焉逮余著朝籍僅一請
急省覲而值闖亂七載憂危殺以先君謝世艱其萬
狀及兩顛覆州保作扞樂卿與偕焉嗚呼何可忘也戊
戌後予出十餘歲相隨公勃中堂北府而冑橫未
護夫人自備百費並扣核屋門堂兩室不斂不醵無

然就成焉母太夫人之喪余留京守制自宅恤至安
厝凡百哀勞皆夫人率我諸兒纏紉其後乃將子孫
視余官余聚首七年護長子喪以歸又五年而夫人
亦繼撫矣嗚呼夫人以子貴累荷
國恩寵被品服拜錫私庭世俗所豔也而其始之輔
中爲諸子殤折摧悲實終身無樂況北夫婦之際其
孰能知之夫人姓林氏歲貢進士葦技公之女生於
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子二令子
巧歸買地葬夫人於光得里形家以爲吉夫人其安
之銘曰

同穴之義著於經誰謂後死者撫棉以行于硯有
歸予心罔終爾慈受福我後生

家男偕侍墓誌銘

兒名鍾倫字世得生而聰慧四歲未讀書先能識字
解千字文覽篇有見示等字只其父其疾病婢僕侍
背夜臥亦遺稿不解衣扇爐下密爲經史十能
時文與詩其不肖所作作等亦與與而風多病乃余
宦於官又代事相其勞家小作四十四而天爲有姿

性而不能克之如古人要其可稱於家鄉者蘇老陵
皐度祖母之封自得吉上嘗貲勸劇哀叔沒而推與
之禮考舊畜孤嫠併憂困能別而有恩指摘鄉邪義
動於色此親疎有述不以父子之私也癸酉舉於鄉
余視學及撫軍於直隸皆從入閣命至而兒已病甚
咫尺不能同行朝暮馳急馬相訊飭色起而旋反諸
醫去猶能詢我安候而瞑聞變裂胸慟可勝哉初娶
黃氏先逝繼娶何氏則今合祔者也後兒九年殁獨
爲長媳撫諸孤風雨之餘不覩寧宴故尤可慟也今

以某年某日葬兒與何氏於本里土名成道院前望
諸先墳尤近父爲子志非情所堪也歲壬子余感異
夢關兒當特上青齊者一科未足厭茲兆也嗚呼或
在其關齋銘曰
崗汝堂祔而風山阿人能弘道其如命何有根者
必滋焉以榮其柯

施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昔余請急時正當靖海將軍靖海侯施公下臺灣之歲
其用兵本末悉所聞覩若乃遂擒賊渠預料援計目
艘揚帆而前直奪澎湖以扼要害凡其蕩掃六十年
盤互積逆不旬朔而功成者皆準以氣節風候晝行
夜泊之宜參以敵將敵兵彼己強弱之算詳慮以坐
籌而神速以決機雖文淵之圖隴右指畫山川鵰舉
之定揚么逆料時日不足遠譬也故公海外動伐人
盡見之而其曲折深密則余知之尤詳又二十餘年
公去世久矣地代賡綸靡公嗣子襲侯爵世范通門
請曰范生母張太夫人所生男子二定海總兵官今
陞提督廣東全省總兵官世驃者與范實爲同懷太

夫人以是春二月終于定海官署念先人舊交微子
莫與志其墓者余病且不文一切應酬俱斷絕然枌
榆寧靜嘗於公有微管之歎且深交至戚義不容辭
乃據狀而掇其畧曰太夫人張姓系出閩之同安望
族也而端莊幼嫻女儀年十六歸于施公嫡媵雍和
終公之闈侍養洪太夫人尤能得其懽心及公留京
爲內大臣宦家素薄太夫人至鬻簪珥親女紅以佐
家使公無入室憂而又日夜訓子讀書十餘年無倦
色公街

命粹香水師平海則夫人二子皆已束髮能從戎夫人勅
之曰勿以年幼而忘請纓之志殉文報
國在此行也事定之後公封大爵世襲罔替遺疏以范
嗣封而標白山東濟南參將歷擢以至專閫官位亞
品極顯公之武夫人往來迎養其間諄諄教誨無異
幼少時嗚呼觀樹之根柢其枝葉條達而實繁必其
資者厚也公諸子皆負有文武自振於時夫人撫之
一也而其所生則又卓卓成就如此厥考功烈之所
貽內德純茂之所鍾於是乎不可舍一論矣夫人累

以子貴受一品封及迎養定海恭遇
南巡特賜
御書錦堂萱茂扁額以為光寵炳革之前總戎君以軍攻
自陳
御前褒賞夫人猶及見之戚戚涕零呼總戎囑以忠孝而
沒嗚呼二子踐哀可以無恨矣夫人生于某年月日
卒于某年月日今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夫以公
之百職勤勞歷致將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非其所
所謂德如鳴鳩者而匡衛又謂[illegible]

家則其名〻有象服昌大厥嗣不亦宜乎銘之曰
南陽擇術合[illegible]貿留福厚厥積是以世昌握節分
茅寵蕃紛紜載此天光游於九原今彼純懿復歸
于坤我碣諸幽以兆其子孫

祭文

祭河神文

年月日告于永定河[illegible]源[illegible]河[illegible]入伯河十五河

之神曰比年

聖主勤念民災,屢修堤岸,荷神休佑,[illegible]民[illegible]安,[illegible]溢之塌,蠢獲豐稼,明德遠矣,神功懋焉,今[illegible]入夏以來,雨澤孔多,挾以吞噬,洪流河防,往往危殆,雖天道之有愆恒,知神心之無悔,怒伏祈垂慈,秋令肅以金風,淫潦

不降,駭濤不張,千里坊墉,永爲民蔽,完者以固,缺者以葺,無隳靈功,幽翼

聖世,我吏民其敢懈歲事,以忘神貺,謹以剛鬣柔毛清酒之奠,望伸禱祈,尚饗

告關侯祈雨文 首

維年月日告于歷代加封大號漢關[illegible]之神曰,維神義勇於昭,靈威有赫,[illegible]

[illegible]

炎光尚熾,[illegible]

[illegible]俯[illegible]僚震恐,每聞殷動之聲,未獲滂沱之賜,昨

首行

[illegible]朝成

命各行虔禱,俯思祈望,于神孰依,[illegible]

神千世萬世,[illegible]名山[illegible]神得[illegible]之星躔,月

[illegible]神得回之呼,俞陰陽,[illegible]之氣,周洽中外,立觀沛若之施,用濟斯民,敷以佑我

國家,不勝懇切,以待靈命

又

自春及夏,時雨未足,來牟[illegible],稻田暢茂,求神休祐,[illegible]下種[illegible]尚須雨澤,[illegible]日以來[illegible]未得沛然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一簣之功,[illegible]神賜[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可[illegible]久[illegible]不[illegible]

告[illegible]文 首

維[illegible]名山川[illegible]春

自人日以後,陰雨連[illegible]秋將

至懷沈浸之爲災又恐播穀非遙或延伏之互乘
惟一方有祲神人同憂敢丐神靈力收荷靈烟蒸民
命迄用康年地與紳者等不勝合誠祈禱之至

又

今歲自春徂夏每以稱事仰干神聽輒賜雨暘曰雨
而雨麥稻豐穰緊神之賜茲冬秋及既稀碩大堅粟
於前有加如得一月無災庶幾千家有望俯且以來
沱雨頻降誠恐黃熟之後遇霖澤以更作又慮積陰
之餘致大凶而隕穫恭惟烟雲滿望豈人力克致茲

休宜令京坻興歌庶神功終竟敢事亟收浮潦用濟
祭場邪人不勝幸甚地拘疾未能親叩神前謹遣弟
某代伸祈禱謹告

丙申四月九日祭關侯文

順治紀年乙未之歲大寇攻家老幼係累時余童稚
從父之季叩禱神前蒙簽三獸三之又三至于十二
其兆不改云家無恙神且余從于我家內身方在囚
𡨚得幾會循豫狐疑或祈之贊兩由是日仲父爲帥
從賊高山有賊無路三月以遥鉦鼓聲沸內間小歸
係兹迎救果符前兆蓋誠有智自是以還相我無貳
迭中精英誘濟奔恐設易之忠示目之瞬瀕危以安
若惟神惠大挽千支六十相配是年月日豈敢忘隆
越代咸通神理昭昧沈想幽明天命是畏潔牲薦酒
樂侑神醉小大稽首其聽祺瑞赫赫厥容其儀顯位
保我終始無作神愧

丙申七月七日祭關侯文

昔家遭難乙未夏季丙申初秋纍釋係累母夢神言
斷無死理立夏立秋乃事終始四月之九迄於七日

十口纍歸於是宗神許活我又肯適我寒家何修
公以爲可六十年間靈爽相追謂余不信驗以風雷
建余仕路蒲荷神禦投老休居不忘深省今夕何夕
雨過新涼爾時高寒漢亦有光迴念是日甲子當對
爰截豚牲以答慈衛兵戈之中父仲罷戎季則同繫
閭子于囚鳴傷思勸傷鵠壯歸神務既專家風未墜
今俱還具在神左右說何來而備神以衛其有存者
元戎六甫出入戰場日作家譜子我出是羅拜于前
村童雜劇聊以暗闘女罷機杼牛不服箱神且遨嬉

綸[illegible]積

御賜忠公尚義扁額恭懸告文

年月日敢昭告于小宗初祖旌義賜爵梭菴府君之
靈以維我祖厚德大樹爲家發祥自少至老積善于
光鄉閭錫[illegible]命上達於[illegible]以大夜
徐費崔借賜在前朝省采于史傳而當宁未聞於褒
嘉光地遽以求休邇遐面
聖奏揚祖勳逮宗
錫光遠有耀歷久彌彰積善餘名昭乃天道昔人自

嘉功德者一勒山上一沉漢淵何似吾祖
天語昭揚銘在嶽麓表厥宅里祠廟高縣瞻仰萬衆今歲
吉日奠告恭掛伏惟祖靈祇受歆喜於戲丕裕後昆
光廣舊德繩念爾祖貫勉新猷凡我子孫有不力田
孝弟守禮義之是守者匪我族類祖其明譴

丁酉還朝臨發告祖文

年月日敬告于四代祖考妣之靈曰地以年例巧依
催科
乎假令又前期
旨[illegible]至于再三畏此
僭書義不敢緩遲勉飭裝卸以今日啓發松楸戀重
廷闕恩深二事交胸藉古不寐恭惟祖父德澤庇後神
靈在天忠以光明完其名節使之進退不謬於古人
之義兼以[illegible]進稍修吾祖考之遺[illegible]有方出則必
告伏惟垂佑不勝懷慕之至

祭阜卿叔弟哀辭

伯兄自官署致哀辭於功受貢生叔弟阜卿之靈曰
嗚呼人亦有言莫如兄弟若我同氣之數人又非尋

常之可比蓋自幼而艱危齊吞身于虎兕歷奇嶮於
未經因大幽之無底我以居兄備受撞拉汝尤攖寃
行刃必擬衆祖考之遺祜脫性命於斯須非家門之
[illegible]祖有生之理乎既稍長而學業問次以攻[illegible]
自[illegible]大將紗出頭角于隊魚甚我兄達而滿[illegible]
[illegible]于倉卒汾揚波而浮鯨山伏莽而張[illegible]戎巢
衰以從戎爲儒衣而戰血爵滿百[illegible]而猿蝠盈萬之
馭鋒夜阻而於山谿畏憂命之難弘弟持盾以不退
賊戕視而不改發遊詩散以追悔[illegible]而破滅自

是有役弟悉代之內嚴里鼓外濟自幼聞于朝遴選有期田園迂癖十畝自嬉嗚呼自我再還闕庭一十八秋念我月生旬云無恐昔因老母之須奉後綠汝疾之未瘳從致汝以遠全人揣以汝病癒篤哀之不具今原隕島是來躡欲母其可道言曾為之而又焉尤嗚呼吾之此來卜負聖恩下輒履素徒周情於所親歲紛紛其間赴廢我節之哀詔寄吞命之水慕矧諸父與諸兄皆濡盡夫風露

痛越島之北栖望嶺雲而南訴有幸返於松楸何術起乎泉路信吾行之負於神明伸骨肉[illegible]愁於禮數豈獨哭汝而悲長沾纓於屺岵敢不念先人友愛之言使汝恬然於兒女之顏嗚呼哀哉汝其知之

告亡姪倫文

嗚呼吾[illegible]而聰敏稍長而醇孝十歲以上祖父母父母之疾憂務從出於天性湯藥烹煎必身親之其於諸水火之節雖婢僕之求於侍奉者不能及或慍其幼小恐而驅之暫去而復來予於汝分不啻[illegible]成人如一日也其於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悉能推父母之心致其敬愛疾病患苦匍匐救之見義而疏財行推食解衣予[illegible]以行之為樂不獨無難色而已吾嘗其至性如此而又穎慧能文汝爲期之以大就之事不謂其行業未成而僅止於斯嗚呼豈非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得天之罰者[illegible]淪於冥昧之中耶病革矣與吾言既而寄我以書拳拳於改過遷善並異日之有所立有所聞者垂絕而一語不亂嗚呼齎志以沒汝其然矣以汝之學植文藝家鄉

行蹟文而張之[illegible]在人後雖然吾有志於行古之道雖先世美行猶不願為夸飾況子孫乎親友有問吾以汝之行者吾辭焉惟戒汝姪輩以汝汝之書存汝遺文吾幸而未死撫汝之孤嗣而教之苟一一有所成立以繼汝之志則與汝之自力以傳者無異而汝可以不[illegible]嗚呼哀哉汝以三月十一日亡於保定於為二十五日柩至京師[illegible]於西門僧寺捕我缺堂不得伸其哀四月初四日乃得[illegible]柩 伯 慟焉嗚呼父子之親至是而魂神始交初六日昧爽我祖西郊

假寐桌中，汝來相接，汝不勝悲感，而但憂吾憂，吾亦知然忘哀，而開汝以前路，謂上天下地，其理則一。苟性靈不泯，豈以死而遂滅，汝聞吾言，頷首以[illegible]一卷，似欲詒汝子者，未問而僕夫躁呼，吾驚然[illegible]覺矣。嗚呼哀哉。異氏之法，名曰超度，是耶非耶，果其有之，夢中所言，乃第一義矣。吾當[illegible]補[illegible]汝亦當體之於其無所不之，[illegible]當則[illegible]依輔余之[illegible]相酬之後，百年[illegible]殊，知合并其有時。嗚呼哀哉。

贊

易贊

易之爲書，源流已遠，至于近今，爲說家滿，衆是紛紛，心錯綜聖言，紛錯執執，其要我論，理統則折諸賢，胡心是師，曰余單傳，折中賢者，又以聖斷，聖雖[illegible]矣，微辭有斷，聖欲加乎，愚者須[illegible]從有日，學不發乃已，編繹[illegible]觀，求可知，姬公有[illegible]文王，我師故知斯名，始自[illegible]安[illegible]有倚[illegible]已[illegible]爻[illegible]位之[illegible]

爻，斯通其次，釋爻片言，摘抉夢寐，周公如合符節。大象之立，推類廣引，或離卦義，皆卦之綱，載稽三傳，祖文宗周，又通其象，使理周流，復總全經，通論其要，易簡之精，乾坤之奥，河洛範衍，諸卦圓方，繫辭義例，學易典常，廣大精微，著明深切，如網在綱，若車有轍，厥後三篇，出自河內，隱象[illegible]數，明昧首定其類，次變其通，亦之雜之，獨長斯務。

顏子喟然歎贊

顏氏庶幾，大聖一息，觀於喟然，其意可得。夫子誘教，兹時三千，知其善者，曾有幾焉。詩書執禮，與飫其說，識其爲我，斯足以發，求盡中道，由[illegible]終[illegible]有休之志，無日之新，日力不足，日[illegible]可勝，是不能[illegible]其才之罪，嘗之飲食，知味[illegible]之發[illegible]易至，顏子嗜之，口子[illegible]顏子[illegible]日子[illegible]曰好學，[illegible]之神[illegible]不[illegible]才[illegible]大[illegible]由於[illegible]因勤，[illegible]欲[illegible]依[illegible]復未由[illegible]以才[illegible]顏[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欲[illegible]未由[illegible]

直溯筆頭妙不容言孔至七十從心不踰矩欲知之門
如毫髮許孔顏之從其欲則同所嗟莽者中道從容
竊顏之心在於兩欲罷無修從從無止躍此外惟貫
任重道悠了思纘之全者無休孟子亦然所願孔子
壽夭何疑修身以俟我假以賢雖在不息不息之至
便是大德讀顏此章此語於通作超常說則隋佛宗

諸葛武侯像贊

王佐不生于茲千載鄒魯聲聖靡遇其配六恐星併
其跡那芒欲修厥業而世未昌岌岌戲造鼎運難移

聊使先生爲臣之師先生不降蕭管並極霸圖施張
邈矣王澤先生之道足俟後聖紫陽伊川莫敢改評
誰追軌躅誰識容光我撫史書以命長康

關侯像贊

操號義士瑜曰虎將堤允忠信蒙稱鯁亮超羣絕倫
勇而知義誠非韓信黥彭可方周發開關死而無悔
不使季路仇牧居上拒江東如叱狗俯河朔若吞象
摧良卜萬報曹以去大慰中州人士之心沒林不亡
與劉垂成幾慰故都父老之望功有毀敗[illegible]

渭水秋風空齋恨殺渭濱宇宙大名直並垂於漢相

朱子像贊

堯舜之道二典備垂孔氏六經至秦而灰漢唐之間
道隆文喪董韓王楊晨星相望宋之中葉其學大醇
及乎夫子程周紬尊聞聖之蘊發世之蒙稽天
獨執其咎刊去枝葉務見本根救粟麻絲至味大文
肆開堂戶示我奧宅苟有能者便達天德於戲五百
之運歷古而同建武貞觀一時之功天爲萬代金口
木舌夫子之生于湯有烈方明之初一術專師風流

篤茂夫子是貧說說汨之於聖則畔夫子道微貞元
亦散鉄陵嵩華越彼平岡孰能涉海而棄舟航夫子
之道與時屯泰婺女之墟光燄長在凡我后裔瞻仰
來茲古人有言心嚮往之

謁朱子武夷精舍贊

道斷堯舜昌於夏殷不有夫子孰索究倭絕學有繼
源洛濂閩朱子不生諸家亦湮婺女之鄉斯文所屬
有耀於他宅此夷曲俾我後人如夜斯燭彼巘者墳
望陟相續五十餘年鑽仰未光窮[illegible]

微卉後春。援我手强。蝘蜓非類。祝我聲嘶。愛莜罔極。夢寐嘅只。自棄高山。受侚德否。庶幸暮年。瞻仰視履。先生有靈。式遄其軌。

菊花之隱逸贊

采采黃花。于彼霜下。誰其尸之。晉之逸者。喻彼生時。春過夏殘。秋風拂衣。白露爲餐。粲粲芳蕤。今也蕭艾。不有幽香。巖谷何賴。

自贊

瞿瞿而每涉於驚波。蘇蘇而終已以勞歌。惟哲人之玉於礦。信乎頑石不足以礦。獨丹鉛之有辯。或在陰而平澹。吾聞之也。高山仰止。不知景之無多。

箴

勸學箴

易與詩書。最務精熟。二禮三傳。隨分誦讀。西京東京。文極醇厚。唐人之雄。曰韓曰柳。北宋文章。於唐有烈。歐蘇條達。曾王峻潔。擇其尤者。含咀英華。將來融洽。不名一家。諸子之粹。亦可采焉。荀卿論學。莊子譚天。仲淹中說。子雲法言。偉長中論。康節外篇。與[illegible][illegible]雖

于作心。追酌疵小大。默而識之。周程張朱。至爲精粹。孔孟通津。經書正鵠。易通正蒙。性書學論。以逮雜問。微言至訓。並須熟講。益以精思。篤嗜深契。尚友遐師。義理昭明。庶幾不畔。窮經觀史。靡不貫串。猶有餘力。列代詩騷。搜春摘卉。以詠以陶。如是讀書。方有根氐。文學德行。實相表裏。

惜陰箴

武公九十。猶曰小子。伊川涪還。聰明未止。須知聖賢何故如此。後之學者。志逐氣衰。日昃之離。云胡不擢。心無退法。乃與道歸。待文而興。匪直也民。廢於中塗。千載同淪。自知是勵。昔人所尊。先病後瘳。益喻曉節。人能自新。鬼神所悅。新之又新。咎戾斯雪。榮華頓穎。誰其免之。消息盈虛。委命于時。惟是善惡。不可不思。一夕之疾。便仰顏色。樊鳥爲牛。心焉安息。一朝終身。君子是擇。念來無端。書之無終。天者雖明。我也無具。分陰可愛。上哲亦懼。

誡家後箴

少小之時。謙謹是尚。動則畏譏。言則懼議。做不可長。

志不可蕩，使人視之如璞未錫。毛許有古纖芥瑕纇，
帝子佩觿，古人所嘲。柔顏捫舌，賢聖衍涉。別爾小子，
而敢矜高。父祖艱難，供爾衣食，便自放肆，而忘撿飭。
性既漓薄，質又乖逆，從何不爲敗類凶德。湖山諸子，
驕慢成風，汝等又然，恐替吾宗。今與汝約，改過於此。
再罔悛心，吾不爾容。

銘

御賜研銘 有序

御書以靜爲用是以永年句恭書其後

靜而延年，仁者之厚。我
皇克之，箴此座右。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

砥石硯銘 一名松花石

用汝作礪，牛角相屬。元德既升，巧匠斯琢。賜等夏后
之璜，價重荊山之璞。

旋心羅文研 至難得友有餉余者銘之

廓然虛心，方兮圓神，此老氏所謂其中有真。非求以
指爲之爲者，以取妍於人。

歙石研銘

後爲子朱子之鄉，歙石出焉，茲其所以可貴而頗
稀傳。世所謂能得其真，以爲堅潤殆過於端，惜方競
紫金，終而次知寄吾之元。

月印清溪硯記

此硯前代宮藩府中物，乞於陵門之家，匣以藏，題曰
月印清溪。遭亂兵燹，登舟百物棄於獨，內豎歸取
研，比至而追兵不及矣。流落民間，然猶懷研不忍棄，
後爲劉君太乙購得，今以贈予。劉君時讀書翰林，能
詩博雅士也。

詩

家居寄友 乙丑年

昔也歲十一章始擢春明第讀書二十七吾子最年穉
頎然玉未剝祇見石巍礪又如未調馬往往肆踶嚙
惟我識兄眞同襉多卻避稍稍論經書兄從質凡例
或其中所感有泚下沾袂至于三年久直諒無所畏
不是中根剛翻覺魏徵媚困頓已必千憤悱人無二
先聖思狂簡卓爾見高致我去省晨昏兄追本之深

夜飲張家灣盤欝手自斟摻路號失聲茲情安可替
回首鑾經春妖星明造次閶闔閉不開君友道茫昧
兄見蠖丸人扣擢共拜跪云汝非臧獲嘉爾壯士誼
七載更相逢悲喜不能視徐徐抽舊緘篋笈定新義
兄輒折我角我且感兄氣我有[illegible][illegible]心悱之未能遂
假兄爲賦兆指則若乾坤巽及小人明聃與錫類
勿復古蔡功心恐常却惠細憶出京師兄役圻野外
悠悠竟長河濯纓有餘眷明神鑒昭蘇星行四清厲
念子何當親離憂惨中肺余季不幽都崇兄何足小

持何古絕句怒見相思淚知我遊所懽問我何所遺
我近營一區乃不在高鋭平野出清漪密葉交垂蔭
窪突自然有曲折參差曾側右爲小山今始覆一簀
欲起地下脈來高穿石滴下有三株榕其初本一植
此物遇摧傷者十便爲命不知何代風顛狂南北吹
遂令不斷種夾澗相樛纍蜿作雙橋通聯成一幄翠
喻我二三子炎朔生而異雖然齊幽根盤盤一水離
何用寄所欽歷録收我筍謝翁居閶門夢我來册秘
其間第二章一經而九緯檢押盡琳琅芬披蚪蚪字

上言翁不知下言夏后氏一一恭獻
當扆宛如夢所紀未必虐末學不謬作者意二三篇河內文
陋哉講師譏前輩謝泰和近年王詠譏穿穴各短章
區區重補綴難忘三益心頗有四方志限迹吾未能
嗚呼名山閟吾于千古交直道証氣類將傾鍾于聽
江山假人與庶幾决否然用自知已未批糾付知音
從此跂予望

遊成雲洞 戊辰年

溪深樵路微峯迴石勢盡涉亂度雜沓捫崖窮遠引

村火薇烟樹居然成異畛寒褋釣沙黃奇石劃山磔
發花限霜飈淸聲絶蟲豸昔我營玆村高天風息緊
修途節又弭南巡步方窘白日照歸烏和風罷征隼
況兒且邊書取次浮名泯有願斷金芝無心聯玉筍
一諾在山靈
皇旨為微允八風正鳴條四節時在蕤賓五六日暮
命歸軫時同遊長幼凡十一人
甲子南巡恭紀己巳年衍聖公命題分作
燔柴躋岱獻舍菜戾宗祊獻愷方於洙升中告厥成

巾車陳
法駕大馭儆行旌望望觀風意遲遲采俗程徒遵時邁
述邦有登封名嶽瀆公侯配山河帶礪盟懷柔均載
德設險竟銷兵目擊波臣順興言禹績宏蓬臨牛女
次還覩虎龍城禮致鍾陵重心忘桑折輕雨風吹泥
旆白浮淇寒英訪道思方切崇儒意獨誠宅仍生所
里堂儼夢時楹入廟巾芹薦降賢肅鼎嘗師存宜禮
拜
帝用作歌聲泝統休公旦傳新偉孟卿豐碑齊岐立巨榜
纖高擎先後昞明典存亡感至精恭惟
大學寶共聖賢非枯植舒皇猷泉源啓睿情人如根不
朽天與水流行微義昭雲漢貞珉列瑰瓊章懸羣象
仰兒動百神迎匪獨斯文煥時當大道亨
家山公兒以南海神廟碑見貽漫賦學韓體癸酉
年
吾宗宮庶探嶺梅銜命秩祭廣利迴走勞道途亡言
與乞得韓碑驚復猜此文熟誦四十載曾聞故刻尚
崔嵬年深豈免點畫缺觚稜應久混莓苔入眼了了

從以讀想像鐫工初下錐公之此時自潮海量移楚
嶠方徘徊鱷魚驅去鬼神避衡嶽延佇霧雷巨靈
辣息仰忠德文章一字卻千災碑成自合歲稔熟孔
公德政亦堅哉岐陽石鼓埋荒草吉甫山甫知誰哉
岣嶁山頭隱科斗聖跡茫昧公所哀豈如此碑垂千
載文完字好光皚皚當日慕古多憑弔安知天壤大
名開吾從辛苦同羈宦巾月繙緗對寒煤一尋再開
動光彩有若岱頂披雲堆字兼顏柳存隸體陳淶何
人亦不灰嫚名澆腸便屬賦即事標題與己[illegible]　熙

紅日儵晻靄颯颯乘麟自天來

送唐偕藻宗丞致政 丙子年

先生其湯鵝寥廓不可羈有似無心雲翩飛返岑嶠
曩者辱鄉賓相看各盛貌如何素鬢滿杜稿若同調
山鳥問歸意嶺花向人笑我來揖瀨高用子吉相勞
屈指到霞浦晚色正炫耀陶菊媚秋霜柳搖衒夕照
海霧避山樓谿風親野棹孰測眞實蹤平合爲者悼
往歲不自知其談陳與鄙時哉惟先生斯觀象之奧
漭雨晴陰沉款扉以行告撫迹祇合辛檢篇方廢蓼

未能餞青門何以慰長道旬日託邛山顧執侯芭掃

歲杪戚友頻集寓齋同限韻四首 丙子年

一年光景疾於箭四壁殘紬空復存手縮無心開古
屐步頻有客對芳尊南中遇臘尋氷雪野外終冬有
火爐何爲霜風簾幕裏非關誦讀不窺園
天涯冬晷動寒風串戚依依對影同羈旅十年雙鬢
白鄉賓何日共披紅地連碧水人非遠釀識金蒲酒
倍工南嶺臘前梅蕊發他時莫負訪春融 鄉同年陳宜亨川家
人邑出金蒲名酒

羈宦躊躇忘歲月筋骸遮莫響南園徂年髩逐銀毫
長一夜庭空木葉繁霜厚兼貪凌老瓦月寒偏肯照
貧門與君邑里還葭附連榻聯編理細論 陳介石同縣姻親雅好譜易
其職冉冉到除邊而月風霜特地全同志卽今爲勝
日高情自古付流年休入蟾影强如斜報歲春光不
計錢便是枯腸搜索盡無那霽色又連天

送杜大宗伯致政與諸子限韻 庚辰年

先生在朝著荊國之純璧胡然遂抽簪太室方嘗麥

比者轄中樞守立接孤柏眞氣克以厲獨覺寡物役
晩出欣服霖託附比蘿薜晨夜春風中日月豈知積
有時同吟咏申之討墳籍每造拜賢郎得我賢賓客
醇意何薰人薄夫不能釋三月帝京遊桃杏正紅澤
許字出前田鏡檀將可擇先生發吾藏閒月勞寢昜
頃刻成工妙至今有餘跡賤子自憂艱二春遊廣陌
先生每思顧賤子慰居索塵勞又叫岌夢寐想風格
攜杖就追隨北望西山碧元臣旣拂衣顧我何補益
迢迢嶺越絕扁舟何日刺權公文道所鄭侯仙遊昔

借問祖青門，千秋誰燀赫，遲任惟求舊，典型詩所撫。
先生塹行行，贈禮在朝夕，東觀有遺編，上庠貽簡冊。
蒲車行殷路，阜比非久隔，炎曦爇天動，夏噂連雲穫。
驅馳久頓頓，思公聊捲席，風雅蚤說詩，行藏晚學易。
臨風懷寥廓，何處尋六翮，從來世二公，未曾厭清白。

梅定九自南至，諸子從學中西算術，悟性強力，各有所造，以其暇日談文賦詩，喜而有作 癸未年

交我十載前，惠我十載後，幽諾未云踐，晤期固非偶。

徐魏響然臻，陳氏集昆友，雖無廣亭樹，兩軒舊槐柳。
雖無飲廡幾，滄易致佳酒，緊我煩受暇，朋來共晤語。
或從步華池，秋風驛路口，年運邁荏馳，六藝使復久。
諸子意未褻，斯文幸已厚，吾少也無能，今老亦奚有。
忽見弟子師，古道生白首，涼色入新郊，素光昇遠藪。
唱詠日未厭，中篇夜還趣，王事驚我璵，先業賴茲守。
況復喜晴霽，披衣望星斗。

新安舟次 甲申年

撥霧追星入海堧，荒管盡處水連天，平生不作登車

夢，八載何曾穩枕眠，吏部祇應抽手版，蘇州詎忍剩
餐錢，書綸有味身將老，歎息宣尼欲假年。

劉子青藜太乙以前代內府寶研見遺，其款云月印清溪，與友覓韻，有賦而失稿矣，劉子索觀不得，詎是歌韻即復古此 戊年

略昔汴州亂，賢王亦渡河，客苗中器相失，所愛頗
登舟，還遺貴道程，遂蹉跎流落數十年，舊事記不磨，
猶能古硯識，明月印清波，劉子中州秀，好古劇沉痾，
邂逅得手把，感慨爲哀歌，昔之寶行篋，贈我情何多，

若是刀劍似，映燈犀月難，清溪是吾邑，嘉名喜無譌，
余生家所娯，對此良摩挲，明承太乙惠，將奈七畧何。

讀唐宋名人詠諸葛武侯詩，與諸子限韻三首 丙戌年

武侯[illegible]德，潛臥天地否，一獻渺無儔，名淳猶有恥。
閭身管樂則，居後乎人爾，遇主頻三顧，託孤寄千里。
皆人因財狼，一民悲有死，臣佐久不生，此心誓以此。
才矣成者略，器大斯儉禮，所以人賢度，抑抑以[illegible]已。
不見烈如火，但見平如水，惠政流甘棠，佳兵[illegible]云

厥公茅廬初躬耕沒則已霸猶或都祭百代頑者起
前華盛謳歌微辭安足齒雲羽動儀型高山勞仰止
載覽季興編一竟三歎唏
賢聖三季後十九生也否或以晦遯禍或以遯遠恥
武侯居南陽其志聊爾爾公威能一郡士元非百里
公則笑無言不遇寧守死無奈龐馬推姑且管樂比
宣曰卭已恩難者訪賢禮一洗虛聲厚幡然不爲已
欲吹西歎炎力挽東流水主威移董耽中嬛食螬李
竭股言若茲鞠躬事則已恩結渭河深恨逐秋風起

興人爲悲謳伯氏痛沒齒晉武求遺裔劉弘表居止
豈獨異代人仲達亦嗟唏
漢業自桓靈運長小人否管寧之遯東侯印田疇恥
之子亦南遊獻罷長莞爾英英豫方牧階身無百里
元龍固盛推二虎願同死片席定大謀繾綣莫與比
竭然卜年心來疇三晝禮在田欲及時輟耕豈以己
出師重於山刑國平若水八八軒后陣三千呇繇李
大器夙既成清風流不已前輩共心傾來者尤興起
知深鮑叔牙論定習鑿齒但言名世生誰覺霸圖止
禮樂未應興吞魏何足唏

梅 丙戌年

江春幾夜回送色上高臺素藥寒先動輕香暗自催
迎風飛玉遍灑竹和鹽來正憶南溪畔低枝映水開

寓有盆梅因檢林和靖詩前人以爲絕調聽念

故山悵然有作 丙戌年

春風朔地見條梅夢繞家山白玉堆背面移松將竹
伴南中少雪有雲來巖泉片片流香去谿島枝枝踏
粉回漫道此花非隱逸西湖半畝爲誰開

舊淵梅株倫所手植愴然傷悼 丙戌年

雨露沾身纖作潤風霜落子苦難栽爲悲聖叟憐苗
秀亦詢荊公擬木摧樹藝十年何所託馨香三嗅有
餘哀他時獨撫盤桓處乾死酸心老茂才

又口占

歲云秋矣落其實月不淹兮忽已期祿閣有文無訂
漠鍾山投老得悲詩夢長的是幽靈殺心折能堪攻
事遺後死猶思戊子女何年買畝作清池

四弟生日得詩三章贈且朔之 丁亥年

發于窮經久且專蘭陵心法兩俱全焚膏繼晷恒終
歲次次循環不記年曾見東吳碩文學近惟吳下顧炎武能通十
三經大義人言北海鄭新傳宮坊陳介石常戲呼弟康成公殷勤堪老變
相就夜夜篝燈說一天
六藝經秦竝失門就中周禮故崩奔陸餘文武二三
策賴得康成什一存行寔更因難路廢道亡便以不
經論可寧此是吾家事倖彼仙宗弈葉孫
子之近壯始昂然發憤垂帷似老泉貞疑無私知必
世弟連不得志於有司丈夫有念靡窮年後生茂起須家法我

老衲選望子傳今夜吟成三兩句持歸誦與子孫賢

送友人外艱歸 丁亥年

毅才能名世所希況堪經史道方微幾年旋詠播齊
愛兩度
若恩捕翅飛養志離憂人北闕傷心長恨草春暉九京此
日應含笑持慰傳傳素韡歸

六叔父至京喜而口占 丁亥年

戎馬當年海國多霞關嶺嶺兩嵯峨一九重蹈丹心
苦卅載相看雪鬢皤杜曲幾驚湖耆舊枌榆幸得久
婆娑今來要鍊眞堪喜碩罔軍勤老伏波

蘭 丁亥年

楚澤當年九畹滋修莖末比建溪奇空山行跡幽無
侶長路香風送不知出林來常味減幾經龕種奈
根移問心何處通一品折與懷人贈數枝

送四弟用京江相國原韻 丁亥年

此夕亦何夕鳴聲驚客少長逃雲外由遠點天邊破
茲物知大序飛止相鳴和如何一孤翻云有簡書荷
成業頼不仕文中子吾不仕故成業予無悲坎軻誰爲脫羈羇

使子寬然卧徂徠已千秋淇澳餘萬个昔人猶躊躇
謀迴非我偏臨歧與送別未路思補過共言且分飛
無令雪引泥

疑經世用康節體 戊子年

我觀今古代治亂何多還當其否閉時乾坤亦慘寒
謂此帝之爲帝豈若是殘如口陰陽運則帝乃無權
緣此世疑聞天問發其端揭來狂馳于瞻仰訴且寬
我言莫詬休帝仁無閒焉斯皆陰陽爲帝心良以慈
今我有一說我說古未言人事如弈局天造如弈盤

苟非極其勢何以解其紛則知天地心無異聖與賢
內吉同憂患儆役百岩艱事變盡更問天能乃周全
斯斧有从坂逆流有齊闕不識箭師意徒然怨負翔
不喻開緊理嗟此行路難扶持固多術至義亦容傳
道業相支拄用待大化運譬之觀奕者局盡乃可觀
元會往不返此理尚未然

讀坡公朱孝子詩 戊子年

人而無父母四海無所歸此心孰不然此事何其稀
一則久而忘不爾他而移貧疾多失養況乃際流離

歷覽孝子傳壽昌行可歆至今優伶輩能使婦孺悲
摧斷孩提日稍長走孤羈卒下烏鳥羽來棲庭樹枝
自古有荼毒所傷在分飛不得存亡問安忍刻木為
感入三千界慕伸五十時自身簡緩較一念徵皇祇
我讀坡仙贈似未到精微微引區區者豈有至心祈
嵩姑與伯姊連損抑何訛世間有此等須仗少陵詩

友人讀參同契 戊子年

異迹多推漢皇家亦已束修來成九百惜處得三同
術法參元秘聲詩入古桐談紀諸聖後厠籍列仙中

胥宇驚鏞鷄冰天限夏蟲由來龍善變自昔鳳高翀
歷劫惟金在單傳是火攻神山青未了白日去何窮
凝息含元氣噓吁滿大風冥觀曾化水坐借鳥貪籠
結志思騎鶴馳心又送鴻冀君無退轉早曉上衡嵩

清明日周易四勿詩 戊子年

泰陂喪決勿恤勿憂喪貝勿逐勿恙无妄之疾
勿藥則喜損已益人勿問其酬我觀古人志務自修
禍福不計何況恩仇今人之心利害橫流圖度天命
廢設人謀有者欲聚去者欲收殺人除患責報無休

繫以天道美止贊庶可以盆火畏溺自投若屬陰雨
無過綢繆欲御寒冬無過添裘勿嫌歧歧浮游不留
浪苦濟物道由崇邪凡百君子玩易於周補過无咎
心說日俊

賦得盛夏草木長和諸子厲志之作限韻 戊子年

四月初維夏松茂薇亦剛欣欣齊天澤田野又已蒼
農夫勸服耨汗下戰所當遷遷婚學徒念此則由勝
彼不營作勞哉森將何營石我儒道執老大氣乃從
人生山為後嘗如度秋陽南昏日以述西風日以涼

斯時與言邁景促道路長及此曬初晴庭院積餘涼對時懷壯屬鍵戶探幽藏逸興縱橫飛今古在一堂鬼神將來會千秋惠我光唐風有遺詩其無以太康管子戒懷安齊姜激謀桑聖賢不勤止一念亦作狂所以騷人悲撫壯棄芬芳

端午詠懷用老杜韻 戊子年

廿載長爲客天涯一病人東山虛刻屐下澗[illegible]綸蓄縮平生志蹉跎聖代臣流年多感慨千古共酸辛此日天中節微雲塞上屯羲和初正夏 書以正仲夏 日月

始交泰 五月辰在鶉首秦分也 一片三湘浪千秋二女神興哀招[illegible]鼓動潛鱗遺事荊巫遠悲歌郢雪春誰憐荒[illegible]但覺歲華新紛我南陬士朝天北闕頻幾歸梅雨染長討帝京塵鼎實慚無素[illegible]與[illegible]餘忠作屏幸有德爲鄰屢省[illegible]佩[illegible]今在運何處整冠巾

又口占

風雨多佳節端陽忽似秋綴過猶剪紙[illegible]垂老耽經味開編贈日憂靜中先子句寒暑任[illegible]

[illegible]非同意[illegible]時爲語中功夫此[illegible]人四十年前寧中語

遊楊氏園 戊子年

清[illegible]度[illegible]舊黃[illegible]石行泉注曲堤獨手栽花兼插柳誰家載酒去[illegible]辰[illegible]眞難得薄暮浮雲又散將[illegible]此翁無世法[illegible]然[illegible]倒忘衣裳

七夕限韻賦苛欠日直中閣坐因欽[illegible]期屈悠然有懷復用前韻兼勖諸子 戊子年

帝門方廣闢天牖當如攜將雨動山川水上無高低賢聖有側陋君子固樂棲獨行道則爾爭先衛[illegible]逃馬骨

九方歎羊皮[illegible]光處感動不言蹊中人[illegible]雄者[illegible]往[illegible]夜[illegible]高樓一摧[illegible]今日矜嘶時雨忙春[illegible]修身原不[illegible]貪野相呼去還爲自在[illegible]生竹[illegible]受國精心待思賢極目[illegible]道隆應[illegible]象[illegible]者初秋節纔[illegible]至中西不堪陪步勤部事起新題

長城懷古和友人 戊子年

列垣竟逶迤屹爲中原衛[illegible]

不封躍將九常爭野人塊古昔事爲縻䝱防邊其崇
誰爲萬世謀閭巷自破碎至今歷連寨往有灰石在
後來躡迹者臨邊亦已非思古拊髀嗟懲後刺心悔
德義信干城尊卑殊外內跳踯天所驕潰亂神斯磨
豈知有道時干戈長戢戢威武務露寒聲名窮日戴
場候鈐核猱猛將單車代繫頸組究頑稽顙印競佩
卽見受降城延連起耕耒堙塹歌未休與亡千百態
三駕城中清一怒天下對瀚海卽溝渠遺代安足塞

題關侯像

胄綠多義烈公聲自悠緬域外欽英風何論禹所甸
事當草昧時歸依識繫莫相事王霸圖力疲龍虎戰
餘焰誰其吹南陽一巾扇壁畫現宛洛隱以上將薦
故委吳魏衡俾公當一面渡可討已窮浮江事中變
敗盟楚甲起監國殺人畔怒浪排二州悲風弱漢沔
昔在保陽初闢亭佃源獻夢公與武侯再拜容相見
想像季路勇彷彿觀纓弁代貢禁害多精靈儼遊現
豈況五十年從此護持遍以慈念神民齋心未餘絢
朔望整冠裾晨夕禱私願公其啓我衷何過少[illegible]也

閩家駒多犖若喜而有作且留紀贈 戊子年

八月中秋夢或祠門庭來眾然開書吉奏從與計偕
告宗白明始經營祖德閟於今丑八世陳仲卜方諸
諸子何爲者
君恩祖澤哉懸知爾父母顏允髮髮時親鄰羊酒賀告墓
闢荒萊甕宦忽聞此嚮權陽幾[illegible]解[illegible]催促候酒力
花容蹇祈以古人心惕惕念哉培我今蒙積厚無功
逋二能每慚先人苦宵終明發儀祿既不逮養志行
日以頹姿義叢高感仁華華黍來休祐德所承福基

稱之胎集未未足吟系淵衡磴苔諸子亦念此無爲
天[illegible][illegible]使六位吉孝能百行該省年閱人事榮落
風[illegible][illegible]不如不畏天命安可回茂負屬當聚爲闢
的[illegible][illegible]衞以宛鳩詩[illegible]睆鳴和喈

題吳禮科行樂圖 戊子年

我猶及見公朝立二時器觀盛容咸揣摩利弊苦諫
草同宮從丐勝膏肥闕山眾子敎白帶已入文史四
面闘公朝抗疏
陛下聖哲開羅網各飛飛逆藩債帥專讟攻家家淡食遊

而非誰能觸發陳氏苦此事猶得鄉評鎭亂起坐知
公不免公已前期與世違吾鄉俗化輕先達公之功
德獨唏嘘況我附葭兼忝識獎我少長由我非即今
逢人多假借蓋念古老無所畏損公大節示後嗣長
康小卷爲公揮

韓文公 己丑年

吾觀近代士於古務相適誦讀兼草草指摘又已疏
有如唐韓公鄙爲詞章儒傲若齊管大卑視滕與邾
昔人亦有言湖海非雙鳧適此儒先後孰不拋其餘
況乃躋咀凌未能去皮膚奈何坐自貴動擬昆侖渠
韓公生是時胡不一致諸玄元國之祖西方代所遵
翕然並斥逐怵心人鬼無揚雄似孔子宋世猶諫鋪
截取自孟氏無見乃云乎六朝況唐世儒學不能驅
公與極其藪然後識典謨謂公流弊者亦由公之疏
尊周如其仁距墨理者徒法施於吾人索垢爲區區
親見貌位者不怪舊所由張籍但知文波以大賢呼
李翺庶高第開首論揚朱

農民苦行 己丑年

四民最苦是農家食無兼設衣無華過歉已傷熟亦
病坐視大賈居贏邪不受公廩但富室場登早已來
分瓜天行卜八無盈數私租豈有毫釐差朝廷時有
蠲優詔由吏錢多不上官衙或逢縣役富者免追胥伊
向農家榻初春指畝貸升斗償强收息數倍貽年豐
未足塡貴負化離荒歲又何嗟衡炎旨雨敢辭遲但
恐乾溢及桑麻粒食之艱自古志豳風綴景正而葩
前代賢君識此意治效輒得史臣誇
聖朝寬恤無虛哉詔辭深厚漢文加歎息作廿人長苦殷
勤示儉國無奢欲使大官知穀貴不矜元老歸禾嘉
周書無逸陳座右憂思鰥寡至日斜寓言喜業爲國
本
聖祚應與姬曆遐

賦得閑字常自閉沉心何用寫 己丑年

昔年舊谷去偶爾爲時舍居然謝負逸遊蒙雲峯下
翻笑浣溪花不足知音者長疑勸駕多何因招隱寡
未上五湖舟果秣萬里馬別洞屢移文羈棲成久假
豈少近郊坰無心出遊寫花前龍鍾來躑躅塵從野

驕足金鞍施枯桁湛露灑閒閑非關病省梳勤盥把

賦得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限韻 己丑年

廿載燕郎邇帝居西山遥影擁琴書前郊露重枝先拂緣畔烟消草未鋤長日誰能呼暑渴流年徒自省空虛汗漫不是無佳蔡素食優游愧有餘

喜仲弟至作又每屢之三首 己丑年

江漢宣卑難久留一行作吏豈能由雖無最課曆徵拜幸免棄功入例收回首不貪魚穴美翻飛恰值塞鴻秋家駒在側猶堪慰小宛繁音續未休

廿年紫禁此淹留始信行藏不自由卻羨埃塵一載後便將江漢一身收新詩舊卷抽風晚雜竹閒花砌露秋拚得榕村權鎖閉連床未覺雨聲休

成雲洞裏白雲留幾度移文蒞有由木落山空須一掃梅肥筍嫩未曾收離魂渺渺終成夢寒露瀼瀼又洗秋但得
君恩紓倦鳥行行余季亦來休

和王姚江火秀宮示諸生原韻二首 己丑年

平旦陟高岡岡高日又晚上頂本是眞人居欲憩求陰路彌遠左右履迹蒼苔斑多少先登人非緩余疑方未歇卽爲爽曲與天泉爽曲幽幽九折坂天泉半灑雲外天泉洞老仙語朗朗總欺人原當胎氣未完足雷霆發亂來驚春丹成淡泊守規矩暫見狎鬣訝龍鱗我與往還四十歲回望故山新又新羅火如銀

一片白案上徒有明憩塵殊無許多留傳訣坐知光景萬非眞自從東京入佛後例尙正議助怪神先生便是廣成子安在別人都已死橫將生死作分疏打斷虛空無乃此

宜聖當年尙假年偶求可載此眞傳萬形不是周遮過大極如何恁地圓只可占將後死者休來突過古人前操戈同室堪嗟嘆恨不當身與黨先

中秋催月 己丑年

徵出潮頭影已新別庭延望早通神一年佳賞長如許此夜偏光別有眞看颯而餘堪濯魄朦朧雲際使翻身桂花欲伴黃花發寄語幽宮淨掃塵

蔡聞之尊人雙壽 己丑年

南浦扶輿浸海波風流近代發黃何 明王黃石齋何元子兩先生俱

滋湖龜山舊得中洲派湖南中丞張公灝道吾聞翁從之遊湖府新增人
太學朴翁爲羅原教授張公延入省會書院俯作師長更喜熊丸知母敎郎
今鳳羽已天摩雙星齊向陽春曜朋酒賓筵喜氣多

詩二

翰林陶君尊人七十壽以詩書未能歸迎致京師用仲隱慕二月初吉同人畢集畢觴余亦詩以賀之翁尚今未赴應舉也 庚寅年

寒白家聲凌晚汶西江清節舊風流學弓今已通金馬理劍還能上斗牛書錦補將羈北闕春花扶板耀泉州知翁用世心猶健此日賓筵自壯遊

二月七日仲弟生辰詩以祝之 庚寅年

回憶髫童繞如昨相看鬢髮已成蒼庭羅五子書成拾履有三王孫主辰二月吉初春雨霽上紆景滿夜光長駐期齊倒吾諸欠聯日飛鳴繞舊梁

題汪千陂黃山採藥圖 庚寅年

滋山源流遠岷峨發崔巍峽而通荊州江風入嶺梅山中自有嶺之味廻還而都會又發脈生江行生氣亦悠哉旁魄非凡境草木得未栽吾友汪君子告我採藥求勾吳異代事後偵殷商衷吾子生

明聖何病獨作個回首上章歲春風拾履襄同補十九人

取次已塵埃望子大先業好勇宜致哉式忠與寶山
仙霞爲之媒中有翠靈洞夢寐日幾迴所願如吾子
至今未得諧安知不如今予志亦行灰壯子出氣意
欲勸又停杯孟語致衆由人訪我闕山隈

王孝子詩 并序 庚寅年

有明中葉霸州文安縣孝子王原者父以貧苦避徭役逃家去後久不復返去時孝子在孕稍長問母始知之慟哭求出門迹父所在母未許也既受室即堅辭母行徒步數萬里歷十餘年乞食爲僧

迴神則叩頭哀禱至於感異夢遇異人卒得父於僧寺中如所占兆遂奉父還家力耕以養父子皆眉壽延乎孫曾榮貴至今不絕前輩多傳其事者余覽而悲之爲代孝子詩十數章以綴本末又系之以歌寓一唱三歎之指焉夫南陔白華之什表有音無辭然序者以爲皆孝子之詩也余意必周之盛時俗化醇茂有至行著聞而不以文見者作其蓼莪屺岵之什以抒其哀而後之人爲之播其愛思被於絃管原王化之本彰人倫之教者余今者之作亦東晳補亡之義而長歌之篇則眉山蘇公所以累欷於壽昌也

一

哀哀生不辰幼小失嚴父嚴父去何之爲憂猛於虎

二

七歲識人事慈母告我知使我痛欲絕慘裂中腸悲

三

無父吾何怙從父母誰養抑哀度日月不覺年華長

四

弱息可陪茲孤子當求父亦有倚門悲傷心去不顧

五

生當與父逢死當傍魂飛宇宙雖茫茫幽明必有歸

六

使尋逢多年跰足走萬里日食仰朝烟夜宿荒山趾

七

逢神即有禱遇人但告哀東入田橫島白浪兀崔嵬

八

清晨感異夢覺來向人說老者語梅余從頭爲分別

九

莎根本附子和之苦後甘應有會合喜行行且踰南

十

辛苦至中州寄食覺寺僧出文安人爲敘同井誼

十一

相問姓名聞父子驚悲倒兒認父不識小字猶分曉

十二

父言已絶念無面返鄉村牽衣投地哭哀感動沙門

十三

誰言僧無父殷勤爲我勸幡然發同心感彼大悲願

十四

抵里叩荊扉慈母幸猶強驚子來無死且得父相將

十五

喜極哭復語閭里亦橫泗聞說古來人果然有此事

十六

但願大椿茂歲歲萱花開躬耕吾能老不望樅書來

右代王孝子詩十六章

文安孝子二百年奔葉之孫宦中翰非夜聞言歎且

嗚今朝得聞前人傳父子誠然是性生亦緣慈愛日

相見世間孩幼失怙恃忘情絶念更無算孝子心傷

無根義鮮民之生死所願尋訪一去十年踪周游何

止天下半自古完名乞與人必令諸苦皆塡遍天公

憐無退轉心指點路途出夢幻今昔同初高皇時給

諫侯公救父難彼父在髙身可歿者生死無音信

中葉風勵道寂寞艾將行誼當辭不求孝子

門使捕魚蝦老陵龍獨有神明感至德孫枝茂衍科

名游我鞏承之撫邦畿往來洄溯文安淀鞅掌未暇

聽風謠愧不表彰誠覥面雖無文采勳法宮長歌庶

作薄夫勸

右贈王孝子歌

壽高翁不危九十翁有弟牧驢魚家遠去年 庚寅

綺里采芝逃東陵伊種瓜高風同百代語默道未差

徐淮俗化異奇俠隨笳華笑談海客去然諾楚人誇

世出世間事二難并一家千秋高士傳雪映黃河涘

卽今九十老綜理及魚蝦心知地行僊翻嫌耆考遐

今我如一夜應識五雲賒

仲父破賊拔家難於今五十餘年矣欲爲家傳
紀其事而未成偶因爲文安孝子詩慨然念
先世舊德屬韻述其梗槪且寄家後六叔父
及弟姪輩 庚寅年

我歲十四五乙未丙申年山海正搖蕩四郊盈氛烟
避地高山頂巨岩掩其巓與家悉纍去季父亦在焉
父雖脫身走骨立形僅全吾祖以憂隕遺恨子孫還
伯父時適出更有官事連驚聞家喪亂崩回哭柩前
與父握手泣何以救艱我效東漢人輕身赴其艱

妻兒牽不顧直入虎狼樊慷慨陳詞義賊帥欷歔歎
備禮送之歸骨肉終未完至心忘恐怖危事轉機關
此後樹不同擇居巖與閒三窩安永德四出延漳泉
分收要地路高據揷天翳官軍屢失利爲徒寶有繁
自從鼎革來至是已星環伯氏召家僕益之備與佃
涕泣以情告甘心願喪亡來夜劫其巢巢嶮兩又漫
百人造寨下廿八爲登先霧重晨昏迷深遠且頭
旣知入死地大呼戡賊盤非夢賊驚起不能辨衆寡
頭蹌塡崖谷妻孥全衆摘余季來無恐死季父得 先伯 此詩孤

縶猶舉尚有七八口被羈在他山賊氣憤怒甚邊已
賊殊啗余時在賊中見之魂魄爽兵敗便榜掠刀刃
頭上旋且戰且議贖又許歸其族賊云我無家不足
相準權無那害氣究勍寇一朝居篤夫當自棄有似
卯投拳當以十九人父伯同孤墩千賊凌曉至勢無
復生存仆旗殺其將十里窮追奔此事尤奇異鄉人
到今傳孟冥迄初秋小大闘百番係因盡拔出兇餓
一時滿伯父卜之彥聲籍弟子員每入文場會之草
擢枯當奮起爲急難衞疑上儒冠文武聞天下諸公

賊有七八後名氾文在公與僚友書云對御用文事武備見於天下 哀戚患難中
爲詩啓年發揚然深墨色銷盡渥丹顏一家隷也力
三縣聯無堅良有神道庇豈非誠所專當道敍推
功成絶因緣揭來遊太學後去縣家園別駕拂衣謝
巾車下澤閒書史淋日夜修束寄絲紛我祖當明初
入世九功天顯行戊戰海換僧從平江伯軍功得授官小
千方家居適值開沸然亦以濟下佈黃閣驟超遷伯
也誠高蹈時論何恝然奇節未章表懷之心怏悒昨
者無示繼奏事

清門乘開陳始末從容兩刻詢在原嘉昔日寸野逸
聞天巨膀褙
宸翰深恩負九原命遣偏裨送鄉衆爲聚觀國編未敢望
家乘庶華爛沉思孝友後必有本支賢我今如不述
蹟久事將湮況濯流風徵末遠忘根源薄物多訴詐
觸眼互睊瞷儻憶前人厚足令鄙夫寬他日詳紀載
爲詩發其端

世祖賜栢鄉座主雪江獨釣圖恭題 庚寅年

側聞長老說

先皇館閣臣寵如家常政職之外通謔笑有時揮灑翰墨香
吾師曾得當軒賜子孫奉之寶金鋪
元首玉明不絲綸寄又欲臨淵振天綱果是兩朝爲舟楫功成
謹先入滄浪莫言五相一漁翁寧相漁翁一綵垂鍵
戶著書五百卷歷與渭水論行藏盛世君臣能勝事
尺幅烟波有耿光

讀漢留侯唐鄴侯傳 有序 庚寅年

留侯鄴侯出處語默大致相似然自漢史則以鬼
物爲疑唐舊書遂用詭厲余觀二子固非黃石大
所者比然所謂亦各不同方外之言殆古人隱曲
深心未可括迹議也

嬴焰烈已極不獨殺韓私禍石引風來九域亘離披
二子誠逸民豈忍坐視之要諸三古後奚必唐具期
相印輕於銖侯封比丸泥攘袂執降疏則有舌刀機
呼吸存亡關卻似閑點棋坐呼采芝叟復誦種瓜詩
幾回思寒兔拜出整重離此是賢人心神仙固詭辭
自從屹則來下逮華山希身授帝者法不爲帝者羈
是或一道衕於義不相疵我論兩先生如惠復如夷
史家好奇僻書了只毛皮唐人亦觀取瑚璉骨所嗤
何況東方翁立德不純師

[illegible]秋月有問 庚寅年

不愛春光豔惟貪秋景清前年多濁物月色倍還人
場圃覓收拾術揚優設莫旬斗以畫 西成應時熟京
各道秋買命洽重中足歲 秋奏蹇 饑
不堪茂 侍刑 魄滿增他夜霄中正兩辰
山花迷曆日黃菊敘人新

走張常平司夜歸得城東 四年

鈴院鵠沉沉偕今事檢校琴奕灰爲彈孤燈懸秋羅

閒夢到幽蹊千花向我笑中有十丈紅知公爲領袖
病夫何碌碌承風采餘佾旋門北斗司共本明離詔
職掌同犇波西園一般類如何便歸飛占我家山妙
淇澳萬蕭森嶧陽雨修竹淘[illegible]林無泥銀廊廟
司敗一片心東皇萬里照惟有[illegible]門人含情淘不離
早晩踰梁山陰陽進爾洟

讀明季魏孝子學洢贈虎太公百韻詩摘四十

韻 庚寅年

明褒當晩進時事沸於湯亂象成郊野深根起廟廊

蠅營淆白黑龍戰混元黃占得守宮兆羣揺蠹者茁
昏君迷二豎秦國棄三良虎上攖婁漢清流泄木朋
祖宗傳祚累節[illegible]壞成行慘裂開闔魏廝殘縉左楊
帥家誅宿舊提建出留貞[illegible]紛[illegible]敢忠備自[illegible]讓
緹縈誠可憫張儉豈[illegible]藏[illegible]家子宋[illegible]成路傍
上書嗟聽遠避迹畏[illegible]挺投命明知衛抽肝[illegible]
閒情皆懇款[illegible]及鍛僞猶切元凶憚終羅成性命
詩辭盈百韻才藻歎兼長宜作明之瑞如何遘不祥
瓊英灰烈焰碧蕙殄秋瀼漫說身無𣁋[illegible]云行[illegible]芳

不亡是聃壽何處論彭殤龐氏傳忠孝燕臺擅芳望
自辭批衮闕偉績佐嚴疆千也遲溯父翁言但死王
太公故韋索義問滿衣裳交盡南州彥亭齊北海香
奉常怡暮景閒老事高陽雨化江村雁風移易水鄉
承顏仰稚幾蒿目激中腸他日抓拔碎空身白刃當
賢郎哀毀甚魏子後先相始悟兹亭訓無心海內颺
平生多與訟變故忍忘將直爲憂同病非因救有喪
草枯憐臭味孤允痛悲傷任俠寧堪擬求仁庶可方
山戎表孤竹呂渦刑汝箕臣子垂千祀幽燕有耿光

斯人良繼躅況我舊來陪感彼蓼莪作賡歌爲變商

中秋喜月 庚寅年

昔年排五甸所祈風雨和每逢節序月頭俏問謡歌
三五殷秋仲來憂占麥禾往往深夜望白露濕衣多
貴重信神理不謂民言訛今夕復中秋孤愁今其何
游絲沛不掛纖淨一天波足日鮮音下恩旂湍滂沱
海郡直乾卦千家橋上科轉米三十萬節府爲臨料
茲宵涉來無雨櫻或纖過喜氣指新霜豈爲檢檢顯
即見三登治吾老卧邨阿

李巨來母吳氏六十壽 庚寅作

草廬舊望在江洲。婕妤曹家世業修。永夜燈光兼紡讀。由來壺教即箕裘。斑衣綵逝春暉渺。彩軸綸音歲晚收。好把護花高樹肖。明年甲子又從頭。

擬古詩十九首 庚寅年

蘇子卿懷李陵

熒熒陌上花。經霜著根蒂。人生義與恩。蠻貊不可棄。蓬轉入邊沙。所分長委翳。回飈忽天來。吹我上雲際。故友盈觴酒。殷勤為我置。短舞復哀歌。淚下霑襟袂。

嗟子慕奇勳。終怵神明忌。自非上聖人。達節安得冀。

武侯躬耕言志

我生逢離亂。避世來南州。四體聊且勤。正為衣食謀。中原戎馬暗。徵管何時休。天王狩洛許。厥咎在諸侯。耕夫亦何龔。場功歲晚收。稂莠紛不蘇。誰謂我無憂。

又續梁父吟

我昔瑯琊日。行吟悲晏子。今此輟耕來。居然寄百里。歲歲欲東征。苦無精銳士。先生相齊國。一日遂然此。晉楚方彊大。時欲彊我鄙。民感區豆恩。爭為陳常死。

公室正睽孤。漫言以禮已。

陶靖節懷古

五世生韓家。扶比趙魏老。一朝西風動。武穆枝葉掃。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張子亦何歸。避迹甘枯槁。不待擁立時。預識商山皓。偶乘少年氣。平沙奮一擣。意外逢真人。因緣攬素抱。奇會非邂逅。辟穀良須早。

張曲江歸韶州

海嶠搏飛來。科名慙我設。曲江中道侔伊呂科既乏匡時資。寧敢忘歸潔。皇路雖清夷。吾道每彌節。冀人樂已逾。衆

女更相說。鄙夫抱狷介。生還固無缺。翻思忤王鳳。又曾戢石顯。余身豈憚殃。誠懼駭機發。贈汝繞朝鞭。恃有祖宗烈。

杜工部居夔

文翁既已去。相如病奈何。溯游夔子國。坐望巫山阿。襄王名跡卑。先主顧命多。古編增感慨。近事日蹉跎。蜀嶂有洩雲。蜀江能興波。飄零乃如此。卒歲但浩歌。

又聞郭令公提回鶻

我有八哀詩。昔為寵亡族。郭公方朝宁。未敢入題目。

曩者二京淪，收功兩年速。掉臂行艱危，無心避蒺藜。顛沛義益明，晩節誠尤篤。片言拜花務，杯酒卧廬蠖。宗袞伏忠信，下路濟傾覆。名配尚父尊，兆叶大人卜。庶幾叙西戎，從此靖荒服。詩史病江干，無才頌方叔。

韓司馬從軍

宣王既平淮，桓公亦侵蔡。苟非以兵車，到今民何賴。列朝姑息恩，違宦老成態。書生憤欲絶，偏緩擬將壞。但令渠魁殲，不望通侯拜。

又撫山東過華山

我昔登華巔，慟哭憂陸死。今來諭强藩，日行四百里。引分有重輕，匪我前怯耳。孝子不登高，臨陣無退靡。

柳子厚與劉禹錫論詩

退之文最奇，往往似周漢。能爲揚雄抑，仰劾孟軻忠。詩亦大破時，自言格一變。天秀綴枝柯，所恨放直幹。古人不相師，終然存體段。

又柬韓退之

少小不自量，失身誠有之。雖然懲過重，叙與仁義期。柬吾從子斜，仲由比季斯。亦云行吾道，遂貽君子嗤。

魑魅爲人禦，鬼神諒我知。願言出三物，釋此同道疑。

种明逸見希夷

我志薄時尚，覊紲非所求。遯跡華山下，養親具薪蕘。側聞山間人，繼季乃其儔。聖祖混中原，抗不事王侯。乾坤理一貫，水火道雙修。長夢周川撥，回余飲寒流。顧視五代亂，升沉擬蜉蝣。眞龍既受命，一笑萬事休。松風正屑屑，山路轉悠悠。雖無[illegible]姿，結願有滄州。

范文正登第後

韓子齏鹽飯，我乃親嘗之。讀書日得一第，秤然更憂思。

宋承五代敝，爲道老首脂。七習今未振，致主當何時。翩翩鴻漸羽，所貴樹之儀。絳灌盟中未，坐使賈生悲。

王荊公與曾子固論文

歐公文之彥，親炙自紆徐。近出縱橫家，源流取蘇。懸知百年後，應然皆步趨。尚存古人體，惟我與爾夫。柳猶未足爲，何況敫其餘。助哉曾夫子，共味六經腴。

又鍾山書懷

夙有家食尚，中路聖明偶。俄然忘薄劣，欲以丸納牖。豈足裨無藝，婦公去我久。零生何不量，處己良已厚。

狂瀾方滔滔，豈易挽之走。但知霜雪嚴，詎待陽春後。望誠負蒼生，怨乃及朋友。投迹鍾山下，日夜訟愆咎。雅衰四裔俗，俗敝人鮮飽。器窳蠹莫知，甑存綆已朽。氏范是多盤，貌言革三就。我憶白露詩，願將周禮救。同禍不我察，棄我如敝帚。鑠盡聞是金，所哀樹百畝。寄語商新昏，無易發吾笱。

蘇長公贈劉器之

退之在潮陽，不覺大顛下。云能外形骸，衣服為之卸。況我同道人，意氣相凌駕。及此共遷流，鐵石乃君亞。海外之友生，傾心向日夜。謂我浮華姿，無亦虛假借。

朱泰使還朝

燕山十六年，不料復生回。悠悠涉淮泗，西郊已漸開。休兵雖可喜，誰言兩莫猜。憶在彼中時，資禮數月陪。客問何音耗，新自頤昌來。仇讐不足弔，豁稱安在哉。不望麒麟閣，頤參御史臺。歷歷述所見，仁聖豈無哀。深恐和戎人，未是魏子才。歸心何鬱紆，歸步正徘徊。

岳倦翁謝改國史

先臣誠好勇，殉國昧知幾。匡復親承詔，精忠獨建旂。雖張難與並，白檜更何譏。異修當朝泣，深冤列聖唏。九原猶勃鬱，五嶺返羈鞿。日應南庭影，春秋炳白暉。名存身不死，功隨節彌輝。史子安能報，中興仰帝畿。

真西山謁建陽祠

生于夫子鄉，髫齡未負笈。幸此北當州，習擬山溪涉。鄒氏升所生，相望猶幾葉。今我升儒宮，高第齊然接。既游璣玉英，花露豈足獵。同里兩文公，楊億方蘊文公浦城人吾將安卒業。

春日西郊泛舟 辛卯年

田朱北田家，諸父皆嗜佐。買舟具殽核，邀我泛清渠。孩演日所經，車馬何喘吁。風埃洛城外，何似首鑑湖。是日天澂點，餘寒頗甦疎。愛似南溪水，晶光照髮膚。合思魚在藻，捕魚行禁應傚柳依蒲。太液通西吶，深溝寫平蕪。扁舟思曲曲，綠繞似姑蘇。藉花升遠岸，行樂到浮圖。諸子雜遊興，老者忘痾軀。及反修禊事，是日為清明比歸路滿風雪，薄晚風動連年看夏苟。春朝此遊孤，長望山之阿。所思天一隅，信美非泉石。聊樂出闉都，主人善評客。權言日未晡。

怡園雅集排字 辛卯年

度起當儒毅折東湖文翰征歲易新姿東風破舊院較岑景已迷夕峯根未斷午氣納寒輕疲身獲欲偸繁陰鷄香開茂密鳥啼亂句律欣共搜心迹憐全判德音抵蘭芬低回撫歡既

送唐大禾歸省 壬辰年

綠浪泰參華之子循陔去白頭望班衣應倚庭前樹巧匠忽袖手遺誰寶館署俗下但雍波豈憶南山霧此行盛祈業來只光文部況是古人心不以二公顧

都雨湖邊舟花風墻上路無窮惜別意轉作羈人慕投老負君親素餐已孤露慰薦賴友朋栖遲付良晤愁人今奈何風萍促離聚邀恩抵故邦去來幸一遇更望後生鼎鼎方未慕振刷步清爽廿使流年誤吾歸山之阿寓我以佳句

壽梅定九先生八十 壬辰年

去聖三千遠六藝日以湮專家多墜緒絕學少傳人往往振奇者紛綸失道眞坐令殘陋輩嗤斥設云云我識梅先生倏逾二十春始見浩然博繼歆黃焚綜扣其生平書累世莫問津秉鉞在邦畿館置城之闉後生頗知問我老又誰陳獨念千秋業名山猶可分誰能師老耼存之俟子雲金薤一毫芒梨棗已繽紛寶氣騰星斗天上動至尊連日乘仙槎輝光薄紫宸授官臣已老賜勝顏其門別來又七載音素常諄諄蜷頭滿長幅龍馬想精神堯夫室一堵欲學范希文衣冠鮮此志無力故足珍借問今何其丹書出渭濱

泗衙泯默而古節高賢賢有孫能傳業文質已彬彬況是連床話歲歲同風辰當朝盛制作官曲一齊論吾知先生壽有如川方臻上之佑五更饋醑為國賓就其老嚴藪戶外屨亦遁惟恨千里隔無因奉酒樽春風九十度祝哽及茲辰始蘇作麗地杖屨每逡巡頗訂明年諾相遇菊花旂

題成絅齋所居圖 壬辰年

城南有鳳樹頂君每來洗草樹昭生秋蒹葭明寒沚靜者厭卑高蓬居乃鄰此繪事寫幽襟歌篇勤運耳

子佩十年初鄉賓他日始名獲渾無心學荒砭有恥
悠然思溯洄何人秉周禮

題高氏望親廬 壬辰年

予房負可氣此地遇石公君親事既畢然後從赤松
高士諸生雋幼慕出樊籠頗[illegible]之嗣白[illegible]君亦未終
適館投荒發卧不設茵茸云有萬里游欲令抑流凍
夜視如東拔髮出蟻蟲親喪婦已産一慕若騰空
孝子哀求索歲行又關逢君留有[illegible]吾吾去不可蹤
其兄今大耊儒俠淮泗東君理猶應存遨嬉八紘中

以茲孝子思爲作望親宮屬我紀其事高揭碑之豐
我本學士未論薄崆峒嘉君無弱節足以厲卑風
天上有神仙不離孝與忠聞者休詫驚爲爾詰參同

劉西谷館丈宿負詩名罷官乃益攻苦遂造古
人妙處方期鼓吹大雅俄疾不淑同道歎傷
余久𥅎病喪不親哈追作挽詩寓爲盛世惜
才之意 壬辰年

芬芬植春卉幾人獲其畬非啓山川閟終當壁霧遮
劉子雍川雋異乘風池[illegible]秦風古悍勁濟之以柔嘉

名聲久藉藉而我日星車未能發籠笥已向傍人誇
會建行李節來觀析木墟迎我西沽西水澱漾日花
識事[illegible]何議文帝屬益加何殊永柳者芝菌擢寒葩
近日数上陳館閣開詩衙君材尤茂出清泚露文砂
二公相繼老代匠有絲麻
聖世誰潤色朝著佇朝搬歲內隕三星茲行豈龍蛇風騷
齊委翳人物發深嗟孤旐幽都暮荒東嶠嶺斜玉樓
知何處詞會失專家北地才難久西都文喪耶不鄙
謂余老披心共酒茶百韻篇在手寶之瓊瑤華君沒

我方病大招無挽些書此寄吹篪白露正蒹葭

寄六叔父 有序 壬辰年

六叔父七十壽辰擬爲詩文以祝職鞅鹿鹿三年
而未就今朝接律[illegible]爾成章仍是敍述艱難非祝
嘏體也雖然言於尊親者無文而叔父至性奇節
所以取重名賢倡詩在吾宗則首行後於曾者其
大致易以加茲既用奉寄又將[illegible]彼能言者詞韻
兼成排[illegible]俟他日納致尊前貽示子孫有孝友天
植者尚得以論其世也

叔夕少奇假善悟不就書稍長從所好高下遂去茲
適值閩中亂奴隸亦節符叔以俊傑名儕輩盡招呼
吾叔茫然笑云我病在軀坐視恭兄歲三歲猶可活
我時一丸蠟無路至幽都上擢筆拄杖下哭浸童雞
向叔咨度之咨言忠必輸汝迹不應露吾頗致謹乎
再遣未能達身送我僕痡夜走迹城險直上贛關孤
拜表西江介取道鄱陽湖歸來成血胝半截卧呻吟
王旅既南下及我莫憂虞排浪扼鯨蛟依山搏虎貔
團鄉勞子泰哭庭劇申胥中丞阻白鷴將軍滯石珠

支橋通馬道枕席過師徒代我控辭章遂上機密疏
元戎權爲將班超便棄儒西部東渡海専閫衡山陽
拊吹長游詠輕裘獨曳婁非久丐身去不與非誤俱
忠智故吾叔章逢就有逾收蹤從松石浪迹恣枌榆
書畫已工絶聰更事鉛朱經義數十篇風格繼唐羅
以茲課孫子騰汗有三姝幼學尚多事飛鳴方後圖
前歲吾面
聖覲間尚憶初人生終始節完全世所無少小問災患相
將兩素翳白楊傷滿望寒柏只孤株癡夢歸杖只猶

遨想巷衢聽依應有日預此寄區區

壽蔣子遵母五十　壬辰年

吾友何屺瞻設教姑蘇城其徒八九輩盡爲天下英
或能熟紀載或能妙唱賡既更撡共華驅之以窮經
柳州有家法韓門互自名擬此渾無迹曳匆何須驚
就中制藝者直踩王錢庭曰金又曰蔣梁德如轄輕
古人亦今爾何以學易成外則功師長内則恩父兄
蔣生有賢父厚叙薄經營既知所日嚴周該誰寧馨
孰言芝無根醴水源自清橫塞他日事即此爲親榮

今朝北堂舞下奏南陔笙百歲茲方半正似月絙平
我歌致所望不復作聲鏗

題汪荇洲館丈把犁圖　壬辰年

贊風魯齊賢昔有王磐者便章政事堂躬耕懷孟野
此是一絡事如何知者寡遮莫下畦荒塵埃紫陌馬
嗚呼乘馬騎牛會有時君今此志尚慜期阿昆賜日
采藥去黃山移文未許歸白髮青蓑春雨外一幅長
康爲我拌

夜坐不眠念修宗禮迹志　壬辰年

我先君子天常性生篤厚源本推溯宗祊裒俗之中心焉禮經 我祖之終其日猶祝祝之不靈先君乃誓立廟修墳怡然而閉 兵燹之後祠燬墳荒所以我祖念之不忘先君誓止永言皇皇 皇皇多年其志乃就頹址桷新壇邱松茂割田立守蒸嘗是脩乙巳元日聚族於斯肇行一獻咨度禮儀于今四紀姓咸循之 宗子法廢爰并存朔值年均勞奠獻以爵三人居中跪開嘏祝 爲此禮者非曰貴貴載稽古義無祿不祭左宗右直以昭穆位余家主祭三人有爵者居中左宗子右直年盖有爵則得以其祿祭宗子以存古直年以均勞也其序立則以昭穆尊卑爲前卻若宗子貴而又直年則主祭只用一位 大宗之祭長至春元始祖先祖論取伊川尚有春秋沿舊以禮有明時宗中先達率於大宗祠祭春秋先君增以長至元旦實與伊川論合然春秋如舊有其舉之未敢廢也 此外小宗各遵其格法得立廟自厚於昵五世則遷自純於嫡今達官封贈及高曾則法得立四親之廟然五世之中須以是者之宗子宗孫主祭雖旁支又有貴顯自復立祠爲宗則可不得於小宗廟主祭盖先者之澤未斬也與大宗之禮不同 大體既具細文未修凡我後人置此條悠羅宦於外有軫心愛 老貧國恩宜禮而退服古於家庶咨來裔鄉邦族耆聚此

講肆 從禮之外詳始慎終冠昏喪祭君問去留有敬無替此 斯降 又有情多諒宜其意惟貴可與難思可究減損用邪忠亦究宜右 徇俗與非道古尤難事不悖大義則稱先厥雖艱哉損益之間 有弟勤[illegible]能前二禮我將即之討定大指述作宗規以詒我里

詩三

御書篤志經學額賜韓學士菼恭紀

六籍如列曜迭出經上古暨周始會元珠璧聯一纏
漢氏燔灰餘蒐勤頼網取文章最深厚至今不敢侮
貞觀盛疏義詳客理訓詁鬱爲經術文元和差可數
宋德隆嘉祐尊經自廟宁自時六百年斯文得統緒
聖代復皇初四術崇規矩不有國元龜誰校觀白虎學士
南州來

宸衷久所佇平生焉不學經義其垢堵采擷極菁英涵育
井苴茹根華共一貫軒豁累門戶再召清夜勤二接
晝日舉一朝下
天章白額忽開宇蟠拏蛟螭翔騰擲鳳鳥蹴鶴此優伉豈
門之播鐸鼓舊儒龍頭垂十載吳江曲芙節何高潔
深恩卽酬補
聖瀚翰林技儀以凌霄羽還代夔龍司是冬止假武夯府
與賜金褒兢未榮汝藉爾文道行始信經學勞
皇言孰改評朝賦漫白譜況復采巴歌誰能扎不腐

反鮑明遠放歌行

天物天用之委意孰爲非冥冥良足慕未必如我懷
越絕烟霞外山川翠練開龍口生花細魚須拂水來
飛飛春游燕渺渺銜泥埃繡戶如已入忽與時命歸
豫章在南山度者云可材幽幽盤壑底而無棟樑猜
棲遲何以晏三遲生荒萊豈乃昇余掌更欲表雲臺
無心作解難順命且淹迴

榕村初構二十韻

歲星初伐國月令未攻鮫弱水封三海烽烟直四郊

田橫客已附公旦誥徒勞萬里狐狸穴誰家燕雀巢
風颱傳鼓角驛路滿弓弰意與無斷絕高深窮突坳
一丘嘗未足隨巷網掛梢所遇識之表聊爲來者嘲
申以見特異遠海色相句迴門盤籠根淺石爲小鹿
使人驅石砌神女指曲從抄紛什將[illegible]跡尚膠
衙門楚峻崔世室及吹鐃曲會色[illegible]衝[illegible]蓉枸
阮公田患與宅相築沛[illegible]傀[illegible]淒[illegible]復淆
輕芬淡溼蘼微氣咽清雯絕嶂孤雲迴三什[illegible]暢
時從長者飲或與狂夫呶彈節紛華路放心汗漫交

其二

石塘當曲水異蓬閬潑鮫宿昔既幽棲終身戀近郊
迴流清且淺盤幹老而蟠屈折通孫岸繁陰託一巢
傾義滿石線鉄虵懸孤哨聚石開洲渚因垌出突坳
雨過潤欲滴烟宿翠堪捎靜夜潺開瑟飇風厲發嚆
畦分楚國佩圃雜揚州包坐蔭人親鳥伏茸犬似麃
假山穿竇細直角插筠苞菡萏香分醞荷支腋此膠
風流留木鐸感遇漢金鐃歌罷皓衣翁暝還黑樹梢
薇彪寒暑變激別而隨轂源徵思何處摩同跡又淆

冥心入遠羽倏歘起清爻守拙天應允長疎人未嘲
春漣雙影動晨逐一聲啾寄訊市朝客息機巖岫交

思哉席上卯事

繁條結緒風新軒每蓬陽陰晴生變態萬象起亭毒
之子世茂心竊懷欠相在而氣傍慕多盛歎欲起粟
主人肯再偏晒網晨來偏同閒時幽思詠古尊所欲
君有五色絲我是柔下蠅六宮品允黃無乃幾同谷
翩翩何與楊齊心解朱襦孫陳角犄然誰分久相牴
史兄廿年攻古色紛歷錄詩滿老杜胸杖護新眾見
久陰煩中更今日興還饒兀兀喜呼傷錄但攻玉
坐側銜杯弁酣擬武帝樸吟苦入枝梢步閒觀爺揭
微颸動清陰幽孀灑烟滌欲借魯陽戈西崦彌羲馭
鎖日浩忘歸勿愛荼然趣方今發刊心搖搖亂風蘇
驚鵲役命寵微光美節衡我與二三子願言超季俗
一慕哉農真况卻兹周縛況此靜鳴吠並食
寄思沃我韮殊潸見清修同所勖未妨大雅編留作聖唐
曲自從鼻疾除疑有攫斤劚荷麗日飄香莫厭荒瓢
綠

待月

茂樹晚忘歸高梢燭碧緋詩成前夕話吟向今宵暉
娟娟起風葉遲遲清炎滅東方渾未素零露已霑衣

榕二首

南方有佳木冬夏常青青脂可雜金碧文能擬畫屏
幽根依澗叡長幹老郊垌意色今如此中應藏白靈

其二

獨有榕村榕低垂前古風孤根吹不斷一水渡還通
假職人何意傾危神者功每須風雨會流韻滿谿中

又掛字

濃綠曛庭戶繁楷淩水天眼看搖落盡好似青陽偏
蘭蒲伴芳草清秋急所蟬洽洲長結陰吟詠有孤篇

搆榕村草堂用王介甫招約之賦方韻

吾甥孫氏子小城阡之曲門外一桁塘疏頭後竿竹
村外烟火深路口麗荷覆卧雲古樹動選雨春晴綠
維時四郊閑吾豐於焉築閒情滿鷲栖幽心寄游目
有榕擢著地旋生非一木分枝身已猗問根人未熟
雙椅曾涉川合幹擬芳屋我行蔭煩暑或來憩霜曝

仰聽高巢喧下俯微鱗逐惜哉羈代網不得騖孤躅
夙究老少徵天路邈何夙犬馬戀恩長翁鳥雙日速
旣興三逕花飛帆六月觸甲子竟妖星桁榆吾已足
逃此荒十畝居然灑清瀆今滿窗碧今冰擢千紫玉
疎雨移時聞西曦亭午縮霞苑擁山阿穿源下淇澳
畦中無數蔬雜以伊何蔌地湧九仞峩天虛十里矚
勝境九行叢覓腸悠荀蓿蜩分葉露餐龍共蘭苔謖
羅下正望山陰晴時候各結者度外交來此園中續
佳賓不須邀良夜惟所卜洛下多雪眉東山富絲肉
首樹眞悠哉傾葵尚跼促方今盛棟樑蹔委樞下轂

賦得雨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

一村烟色泉潺潺亦有前人得句同夾水對開幽事
滿雙姿枯老踏花通傷心渺渺廬圍外鶴羽翩翩錦
畫中此地更令詩點綴吟成月上四山空

賦得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一首

對坐新花池鯀變淡遠思有心虛易感柑美氣何遲
道與冬暖藤招朋拙鬬詩盈盈一水外吟罷隴西籬

其二

林臼追勝事晨夕泛秋光老色人先賦菁姿句入唐
疑否逃只桂結子與金剛更有幽蘭滿霜輝倍鬱蒼

題魁星畫像

魏始爲圖畫遂流遍九州嶄然人見角高作天之喉
彩筆生春夢寅花占上頭清宵陪短燭坐佇唱雞籌

酬泰山和尚見寄

冉冉今秋又送將山僧期我意何長勞番爲貪機
緣千古人纔著手㑹（僧書中以叔德齊寳爲諭）亢終罔極行
年四十已非强西尚來抵移文久要繞仙歸何處還

送施少保南征

七載經營後帝心廑八荒南車周譯至樓櫓漢威翔況是門庭寇詎容卧榻旁臨軒思宿舊高宴陪明光服遠知無戰安瀾更不揚丈夫懷報德豈獨眷維桑

諸葛武侯排字

蛙聲居漢路朱歷久騰黃割踞三分會玉藥亦飛揚奇才龍草廬英心乃自藏抱吟遇所託孤嘯悲榮光孰令辭高卧卻教勒斜陽瀟洒將麾際綸巾傲豪強秦隴奚難收回瀾且一方秋風渺魂魄排泱計林桑闕河陳後非萬年感以傷片言識拜獻後世幾西梁

諸葛武侯步王荆國韻

後人於古老易地遂唯黃炎季忠武侯論者每推揚嗚呼公不作千載無行藏受託白帝城東征斧鉞光區區控三巴步卒馳咸陽仲達四十萬風靡畏其強尅日還舊都流星沒西方以死殉先帝咬咬慘黃桑我讀公遺文胸臆填悲傷惜哉漢業傾虛有大廈梁

張留侯步王荆國韻排字

發憤驚萬乘低心捧素編寂寞五君恩泣涕當流連邂逅遇真帝去留每閒閒傾危在倉卒應之何其寬漢庭茅社開託疾畦頖年奇言圯下人相需數[illegible]遷一起來采芝手正重[illegible]出處有深冝覽者以為僊區區形貌間世多司馬遷

嚴子陵排字

漢家弘濟艱難時渺渺鴻飛有所思舊學未煩明主戀幽懷已結滄洲期空臺漠漠江初冷驛路蒼蒼客寄奇今古低回鷺鳥恨別來斷壁傲秋危

陳希夷二首

元埋浩涯大象藏於密夫子洞幽微千載無與匹其殆茂窆在或疑商周逸鳳歌狂然來鶴馭安且佶[illegible]生欲成生代衰老子出明滅三墳道賢者識其軼又如殷父師同時紛有秩周邵得諸人前乃無旁弼獅豨泝西道紛華若素質先生卧未醒白雲滿空室

二

先生生唐末早結桂華根一自九州亂逃人抱其醇易道通消息丹經淨魄魂虛聲紛以謝林壑浩埋真

拂枕長高卧。鳥鳴山花𤇆。浮遊凌四海。所遊皆成仙。老爲清時出。心總相宜。寒爐火飛洞室。天風野鶴翻。傳及李之才。千秋起百原。白雲滿西谷。紫氣迪函關。

新搆小亭排字

凭流倚築俯新谿。落照移陰。是林泉無待買。近多詩酒頗曾癡。疎殘愧晦。頁洞霖度野池。拂席攤書還暮眺。淨淵平浸數峯低

榕

十畝之間。有榕三根。三根惟一。其植則分。根不摧兮。

何以三植。枝不根兮。何以條肆。彼風能摧。彼枝能根。摧者其天。根者其人。既根在人。摧亦天意。欲令遠揚十畝之繁。

泰山新泉和韻

泰山天下望。峯有號金泉。猶不立成澗。登封此告虔。胡茲崇頂秀。彼舊名鮮。空煬柄靈異。拈枝澀前。一齋祈望者。昔者法師賢。一自上人至。再開絕消。孤絲豈獨往。一片心相牽。解帶冥家舊。回頭滄海田。風雨將當恐。夷險幾淵淵。人道修鄰俗。我言師不

蒼蒼南嶽下。藹藹長林邊。雞來每塵頓。馳依在蔚芊。何期行跡枉。告語新泉濺。流土叩須友。千宵白詠言。源因斷復出。點使石如硯。多是名山秘。令流法水溪。勞歌吾把卷。同調那安絃。歷落長幽侶。優游可忘年。酌甘蒼蘚壁。采芑白雲天。何用里兒喜。於焉故我全。吾懷云爾已。師意將無然。尹邑空望久。淸渠聊可傳。

御製孔庭檜賦恭紀用韓昌黎太淸宮韻

闕出聖人手。今存夫子家。三千天上拜。五百道之華。荒跡披圖遠。孤根閱歲賒。神明依檻守。風雨護龍蛇。

季葉呈包早。(小注) 爭甚降命遐。相傳闕代運。歷古不終光。質與真容看。氣隨王澤芽。我東來釋菜。睿藻貞枯葩。幽與道心合。新編郡下誦。金鏡泮水奏。盈鼓辟雍揭。南國常獨惜。西州栢已嘉。人淵物乃貢。天敞敎無涯。健筆蛟紛拏。貞珉玉絕瑕。音看精一行。世即九三加。岱色揩靈巽。奎分煥彩霞。小臣聯隸御。三嘆起咨嗟。

壽舊館毛念益八十

十七年前三衢道我始逢君君已老今日歸途又過君開屏授几稱大孝此地來自五嶺閒豈有異術駐朱顏從戎賠指盧龍塞王師徂度仙霞關多君義俠酌君斗霜風未厭茱萸酒生逢
聖明已倦飛何似世出世間若此叟

讀書

吾衰兼劇疾讀書始知味景迫身未休又苦無專志嘗若桃花源雲霞一夜醉堂室終自爲大哉何由啄昔哲有師承空山十年閉動靜相乳入點點著心地

七夕督學政至通州

連旬傾若雨天意誠若何北地惟秋早傳聞不厭多傷哉涼潦濱與歲沈驚波高土猶自可下游勢則那我來坐深院雨腳亂如麻文場昕滿屋終日手可按中宵七夕鑾星漢漫不辨云何裨野事祗猶爲[illegible]摩芃芃苗黍外庶以有蓄栽聚霖道若遠心跡只[illegible]

枚卜上谷將之永平

神京西出右扶風控帶邦畿第一同勝蹟徒餘今[illegible]水英聲漸近古山戎杏花開處迎長路棗葉香時[illegible]

閟宮自是虛飾畏壘滿他時安敢望文翁

和魏蔚州題俗傳吳道子寺壁畫水

蔚州先生忘年友去我幽藏十載久傳聞古壁餘波濤我信先生紀其後山河已改關城頹豈有垣宇不傾灰流俗好怪徒如此先生好古亦甚哉

燕臺懷古倣謝元暉韻

堯令宅幽都禹功奠冀隩星分紀津漢垣塞限荒服五嶽迴北首三光轉南陸霸跡遺汶篁賢蹤表孤竹俠游轉生替慷慨重言複趙代連悲謳滄齊一極目

王氣鎮千年農功宜百穀襟帶控諸州衣冠致羣牧唐季矛始興宋代師猶贁雪滿前門深風清北平僅閻河域無畛山川霧方淑窮髮來梯航不毛混乾軸幾歲滯京華六年守上谷匪棠有當朝無窮民何沐鎮聽唱雄藩循省思循築

荷花池聽蟬八韻

陵夏曾窺郭尋秋再采荼古蓮字雨過畦草綠池漲岸菝青蛾色來平野繁絃下廣庭居標清獨迥抗節久還停素潔參朝露餘音落遠垌終須神蛻跡出欲[illegible]

煩聽好友羣深院高人自敬亭覽茲感時序相望想
丹經明梅定九先生自宣城至

扈從應制

宵旰殷憂意獨多頻年禹跡御南河車書混一天無
塹珠貴長來海不波萬頃烟光浮彩翠千峯月色靜
嵯峩皇情遠邁横汾日極目清平帝作歌

關侯廟懷古用謝朓登孫權城舊韻廟在撫署
之東偏射圃

世祖兮纂亂舊物收一戰旨符起白水重光全赤縣
庠序蹟周基聲明訖禹甸昏德誤闇贅蒴政易賢遐
千里草遂青萬方甲如練帝子擁雄奇良臣感顧盼
受寄永安宮規取雒陽殿許權息議謀澹叙冠鶯
微管衣裳非似姬禮祭荷義者下問時豫將上將薦
華夏聲威彌秋肝靈爽變心紆炎鼎移代連洪爐轉
河漢英風流梁益咨謀徧我來近明神古往動深眷
獨解劉氏襟誰表曹公弁涿州想所思樂毅風如見
緣茲締廟宇欲以永丹徇悅息共歆獻顧步獨行行

寓興示兒

大海掀翻一葉舟極知沙界等浮漚支分家口存猿
鶴拼擋攙叢謝馬牛投老那堪爲僕射數奇原不計
封侯何曾世事關身事身外焉能替汝愁

題易稿

至聖通憂患孜孜冀此編三千誰受者五十獨加年
韋與疊經在還同條緯宣高當論象罔下則著占筌
徒曰奇而法島知道所遷京焦號師授王管各門專
洛水標孤指原山別有天坐令皇席撤一掃麻衣傳

朱子踵生後羲皇未畫前精微歸一契淳厚得真詮
塵霧爲披去幽昏頓灑然如何思過半更欲覽其全
埋豈終朝悟心從弱歲研一二毛今種種衆妙只元元
擬將河洛蘊思碧瀾邊書成何必副勝銜句風烟

感懷

我生月在尾疚厄備諸偏栝材難銜側然乃豈般模
早齡還涉險才路足氣厲揭來司民社終歲事滋憂
鏡能催人白紱猶困我朱殘病須人塞對卷霆加跌
餘生傷日月光景不可圖撫已誠屈廉義與冥性衍

陽春萬物競天意存枯株云雖乏賈與陳以先玉珠
秋風動燕山雨紀度平蕪平生學海志東望愧斷洙
性命誰雙修心迹古來殊寒花强自嫩倦鳥憂能游
顧盼聊自喜多有臭味俱恭履登我堂謂笑忘我愚
雅歌全至曾風韻欲歸儒皎皎白駒賁我往不能趁
沈吟思大過鳴和起中孚晨誦超然句衰容欲已腴
古詩多有擬梁甫吟者冬至後坐直歲成一首
步出青郊望先朝有禪亭西風驚草木日暮動金聲
吁嗟微管子列郡自交兵東介不可留疾止思南荆

仰視宇宙屯沉想日月清九州誰樂國沒齒吾深耕
澤州陳相國扈從南幸有詩留別卽奉酬
先生落筆鬼神驚獨擅中朝雅頌聲綸閣同時瞻粹
品泰山他日仰鴻名俳佪酬德
君恩重直截當仁
聖果成下士最嫌聞道暮殷勤愧殺丈人情
雨用朱子韻
故園値此日山色朝暮明最宜曙雨會榕樹滿村乃
驟合嶺雲隮儵至溪風生膝浮千畝綠灑瀉萬屯傾
衣爲帝京緇夢繞舊林泉耆宿遠相問誰言出者榮
臨歧屬昆友三遷預經營他日共蓑舟款乃入樵耕
賜魚
按獵曾臨渭豐年已兆魚[illegible]度俎缺寮寀飫波餘
頌雜庚邛奏南有嘉魚[illegible]風聞丙穴居東方
勞寧封馮煖省空虛此日兼殊異他時應大書入梁
斯適可在鎬又焉如賢辟宣恩徧高官喜氣攄素餐
誰獨媿釣野未忘初
壽澤州陳相國七十二首

宴逢大雅典型詩四十年來繼者誰聖域公眞窺閫
奧鴻文世僅得毛皮功名了不關房杜寵利何曾及
傅伊曉出朝朝覲欽聲春風一坐又經期
山右多賢風所親蔚州猗氏老成人欽公道德追隨
晚憐我庸虛笑語眞天壽中朝應有意星明南極久
生身恰逢陽長昭融日下里無能祝降神
和京江張相國西郊偕行原韻 有序
前歲從京江相國請安西苑聯轡還歸時値初秋
景明綠柳垂蔭先生欣然邀予憩坐旣中請益更

餞行廚未歇須言先荷投贈敬和請正

長信曉鐘稀白露塗寒楚百執起居罷歸蹄亂禾黍
裴公未綠野卿辰催嘯侶池荷明夏殘河楊結風絮
誰忝京洛行追陪慙馬呂提拂念衾裯傾輸忘齟齬
席地醉香醪從庖紛菓茹亮節當朝欽高標暇日與
芳音難屬和循誦祇含咀

暮春二日集汪氏寓齋

百疚老來并況堪職鞅多雖有朋舊好五載一蹉跎
燕京古垣塞時卉亦紛羅人事長如此風物奈我何

二妙吾世講長者恒抱痾朝揖猶希鮮鄰巷乃星河
今晨杏花開邀我先經過時雨連未至（哉名豐雨）春風颯
已和悠然見故友釋褐金盤陀同遊者誰子洙泗文
學科孟行忘禮讓局戲代干戈伎關披卷帙上巳蘭
詩歌茲焉時又適主人意匪他當今際明盛猶蘭采
可接山陰會何但安晏只江沱龍見方及運（三月龍見又恭逢萬壽節）
鳳飛在卷阿才賢屢前事愧我出聲哦

題韓城張司寇皆山畫卷

歐陽守郡日樂此江淮介何如長河北崩崩几席在

扶輿岐邠間夾岸崑崙派梧竹滿幽谿絲管搖天籟
南宮昨同叨題目忽拈帶公遂寫所心德與知仁會
因之想舊窩豈無峯與瀨白首京洛春未了嬿摩債
移文徙喧豗披圖紛靉靆彼美烟霞外悠然發深慨

餞宗伯許時菴致政

國朝論前輩蔚州魏先生公爲下榻君於是始知名
視學南中去淚向孤寒傾文章咨賞外嘅息不能平
翁子浩未塞抱薪勞公卿惡池挾漳滏東鶩勢雷砰
三年雖丞尉風雨一茅楹拜屢翁河頌

帝嘉績用成召歸局泉布非久命寅清衆許文風上誰言
鄉思盈
聖主褒二疏羣僚羨四明心戀南山祝花朝出王城車迎
滄海曙櫂轉錢塘晴引年盛世事當代幾人榮倦鳥
廿年飛歸返舊林鳴臨風餞鴻鵠喟然歎其貞
君恩共文祉感惻有餘情他日辟雍格還來備五更

餞太宰宋商邱致政

引身古有之榮耀如公難搴楚才何武字吳心彌擇
入作藩師表坐命史改觀行臧臣節古終始

赴恩寵復徵黃霸至詩送四明遂
天光開甚接馬錫更便藩時又二惜別聯六月正開闢捲帳
去國意豈覺道旁歎驛路恩華滿旌旆悠以開迎問
領孫華扶車侍清班而我忝參聲撥手抱悄悄悵望
典刑遠賴公守歲寒胡然卧商衾競市孰周爰

餞太宰徐浩軒予告

四海雲霖望未休超然元宰一身收看來自是蒼生
病此去誰分
聖主憂慕丙甘棠多惠愛家山堤柳舊風流髫齡相識今

皆老早晚隨公上小舟

題馬氏家譜二首

兆叶鳳凰五世昌兩朝顯績樹旂擁旄執戟
君恩厚說禮敦詩祖澤長此日源流探水木他年閥閱爛
練緗將門司馬專名號更著儒風又發祥
六載偏裨初起家超遷南北擁高牙投壺雅詠風標
廻仗節今知世德遐派溯江州傳幾葉流來河曲□
縣瓜勸君勉樹分茅業物色青氈得已華

拂望風雨

北渚荷芰蒲炎神入紫微先庚令伏氣季夏火餘威
獨涼涵孤寺涌飃啓四扉前宵襟稍展涖晝願猶違
縱參思游泳凌霄恭攀躋蕭蕭起夜壑習習兀山巔
翻憶南州日長娛背樹陣榕陰虧午照瀑洞散朝霏
雨蕃從商假風雲與點歸貧那寧足病勝昔白能肥
汗浹槐三署涼辭桔十圍盤餐蠅趺滿假息蚋聲稀
口竭推嘗蘗心煩欲佩葵何時興地鏑早晚發天機
納爽我豐似獨苛稍孟非不嫌行遠泥霧盡帝京衣

七夕前喜陳季方至用昌黎韻

昔月苦暑中詩句猶在念有如涸水魚相聚但呼吸
惟願梅雨頻豈覺柳花染白露已新秋煩痾方一砭
節變亦難調酷後未敢厭輝輝牛女辰下有豐城劍
出為雷公鬭飛去龍津門昔豫仞無隆吳越坐昏墊
所望君子亨康哉斯可驗是歲禮賓與君猶滿行店
貧者道路艱賢者階梯欠周貴上有時昔當吾何歉
幽蕙出澤中無人不敢豔道合自當彰文馳俗始饜
聞說天上星猶然阻河塹會合為之稀況乃守鉛槧
顧我一勺水羡君萬丈燄王路賢既登山林吾以占

蔬食意長懟緇衣餐不贍默默元尚白又虞吳楚傖

和韓昌黎薦士韻論詩兼諗同作諸子

洙泗所誦習六義列典誥周游尚參稽采摭無不到
虞夏覩其文吳楚惡其號中間備成周四術此先導
騷賦起江湘調存而變换宫往人不逐哀鴻伺斯耗
鬱律大風歌雖雄少渾奥宅心復哉代漏啾啾候鳥噪
李陵本降人曹家亦篡盜文藻其繽紛音節穿勝躁
幸有蘇子卿抗節北庭暴思王泥不滓超然入堂隩
彭澤曠以達明遠幽而鷙餘子騁其長後人從所好

中聲亂鼃黽正室奪昇聚淫靡同逝波根源比行潦
大雅追依關心聲響旋報興衰問季札炎祥叩裨竈
雜思精必亡多眠眼恒眊誰能觀治忽於焉見靜躁
百勸而　諷兩遮匪我耄往簡苦無裁高明計此祭
李白英偉姿未免專放傲工部忠孝人往往得深造
此物陳幽緒觖毛皆覆幬閑因發民瘼讒言滿傷悼
尊親思猗裘飢類日瞻縞荒涼跡已與禮繼心自悼
誠然身中清未妨頭不帽此外澂然人亦卿外奈因想
郤胡世無詩吾言須采芑傳如其文照何分舊此之道

又若韓萬世貴者大其瑣當代高文館壇幢盛旌纛
體合古非今其能領兼積隨士掇芳菲終朝不盈抱
韓降百川歸劉引關東潮正雅當復興頹風不足懊
浩酒城之限將為吟者狗他年樂堯天擊壤遠相勞

七夕限韻

潺晨長沸鬱麗景好招攜餘而褰雲幕新霜壓月低
何曾牛服軛不見女治機擲梭傳空徧綢繆事杳迷
源風先白露清漢綴朱提衆目爭烏鵲沈心問祝雞
未周人怨曠安識象端倪力稽勞焉似成文擬則奚

俗情多捷徑神物亦荒蹊問說今星紀平分古會稽
卅朵彈地陝飛挽上天梯户户支機係家家璃角嘶
何川廿一乃蠢更有食之麗
天子垂衣念羣司畢綴齊癡疾應即起溝壑庶無擠杜甫
見何結韓公空不啼大東聽斗宿直北布雲霓徇謝
坤宵聚陳荀五緯聯章成八方奪巧槎泛遂援柢奎壁
誠星府崑崙信地臍元豕童子莫光照老人藜有分
愚夫競觀風大圍齊徇許智漢燃未覺歲行西逝作
三朝詠橫排七夕題

編纂朱子全書仍用七夕韻

少讀延安甚平易樂取攜晚歲乃稍覺至味在卑低先公昔時相滿宮迸翰樓光遠自他群承靈悟世迷藹藹春木芃援我一手提極瓏宜生聖風雨正鳴雞善窮詩款曲直抉易端迩千年統有在五百運循奎關濂流正派洙泗闢荒蹊敬義交雙揭危微與若稽數字與堂奧萬世此階梯炎室時當晦青蠅不住嘶焉依同社鼠齒噬比郊麑萋菲憂方憫荃蓀怒反齎正淮陰毀安佗胄顯排擠林栗攻堪笑季通別不啼

沒後先生十生前翳虹霓聖明懷一統異代荷聰聰傳心出符節搜理入根柢瀏躍循天紀尋源溯地除摩編分執管技閱適然發學淺愧程薛篇訛混魯齊修促三歲纂黽勉怕日西惟應承制決簡未敢望題

自警詩仍用七夕韻

孤尺登泰岱羣峙如兒攜及與東長風又見五嶽低平生戀一壑蜿蜒幽棲夠志雖甘棄前途孰肯迷奎壽莫得要槩留空白提人當用讚識我也其醯雞治才輸管下安匕排司倪志節非虞十功名謝鼕奚祇應蓬戶窗門迎先山谿況乃侵肌病何時拜手稽尚思封禹稷高步見小梯口綠條飛嘆星逢疫足嘶沉冥嗟鴻鵠恐罹網羅欲乘一息在更作三日齋宮牆非可入門庭曲堪循雨內樂窺何輔南閒啼道心生明處世界息虹霓不勝行道途勞止高山躋可追枝葉猶能復建根瓦策今如扶健循往欲噬臍歲晏植嘉穀平蕪刈棘藜過時勤以若歲月化而齊

風歌衛武耄日精傳陽西昔訓明且清補過是新題

寄梅定九仍用七夕韻

先生昔歲遊京師亂案丹黃富有攜欲向西方南工親從頭一一指天高低南公神識西歸去滯迹五載猶相栖我時初得承清論九章六曆總然迷留傳自足有神授寧許凡胎問猶提心知揚雄哉諸子未敢幾起伏宋雞郯齋三月笑行笈彷彿似嚐乾端倪翻從背面尋假借一似叔向忘祁奚千秋絕業不誰直抽心銖晰窮荒躡軒姬神軌伏狎在七十二家望可稽

何學本自遺經得豈必外海來航梯別後賓館又延致走倡學子汗流喘況我薄領相填委觀覽圖象但咨嗟殷勤性本乘桑稅不忍名山空榛蕪中開風雨吹何惡草元未就童烏嗟呼爲萬年拭此淚滂沱欲質且收蜆燕市當城四千里經年一開樹木聯才與不才皆吾子枝披落葉動根柢我又與君同疝病中虛下脫氣攻臍何時江[illegible]羽聚首細聽他日一丈黎周公有鬼前言戲君吉詩應與伏生齊徐陳王魏數來往相思共託夕陽西七月七日賦此韻先生入夢作

新河

諸子論場文會

周宋賓興宴西京訂連車三秋當日煥五色報雲遮吳越聯帆發獨秀復路針迎亭千載會人樹百年聆年明遲遲待浮生戒戒嘆諸公深自重我友聽無譁有命方連茹從天會買瓜林幽藏虎豹水闊[illegible]蛟榮增成舊業名山國藝苑寄元匪杯恭夜不約[illegible]句錦行西令全光采月花風清憩景微暑退户涼[illegible]夜[illegible]侵巡柝晨吟亂響茄五星開北斗地孤暉照[illegible]

投合同香蕙匪持頻直麻傾心敬伐木洞路賦蒹葭思動瀟湘雨文成嶺海霞螭龍新出巧正鳴[illegible]傳葩老我聲[illegible]如魚目代[illegible]花追[illegible]日燕蚕離午門鵝鑾逸聞[illegible]波[illegible]珍迷布褐皆沫隔絺紗韓愈驚鳴靜[illegible]名[illegible]呼[illegible]不住[illegible]茶[illegible]將歸蜘蒼蠅尚[illegible]大角[illegible]物建高牙[illegible]指[illegible]黃[illegible]未[illegible]何處同天涯[illegible]初來風中[illegible]蛙[illegible]漢[illegible]晚上浮槎

又三首

[illegible]重九[illegible]星聚只今占世[illegible]在人爲明[illegible]眼[illegible]黃菊低頭却不[illegible]秋[illegible]路還能[illegible]我老[illegible][illegible]千年[illegible]明時亦得[illegible]懸水鏡心[illegible]今山川安[illegible]同道[illegible]臨風惜共[illegible]指[illegible]何[illegible]宅[illegible]彬彬諸子[illegible]秋[illegible]賦來[illegible]何人[illegible][illegible]首[illegible]落[illegible]節[illegible]菊[illegible][illegible]不見白衣[illegible]非[illegible]

詩

陳思王

孤竹生二子勾吳有延陵延陵不擇地收[illegible]固所蒸
當全寶舒漢陳王臨其崩丕代袁[illegible][illegible]當與日月爭
以故餘逍詠喟然排嵘[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無可[illegible]
身窮行中慮道廢人能弘文采雖逈後川[illegible][illegible]不勝

和杜拾遺武侯二韻

李與帝子英無對不讓先生獨遂高抵掌匡扶輕一

羽鞘躬鬭額至二毛聞聲服德雖鄰國寫款開誠在
潛曹最愛建安弘毅品當仁自昔有勤勞
後世功名只直尋吾門五尺論森森不圖明主基無
夢勃起先生得嗣音汾曲東期與禮化伊川獨許佐
王心風移叔季[illegible][illegible]遼每揭陳書爲繫襟

讀唐宋名人詠諸葛武侯詩與諸子限韻

當年諸葛師先發在仁義時史評但達所以云節制
吾聞善變者固本而收效豈有　代[illegible]多級以爭地
陳壽生也晚但識孫吳詁始以將略[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介[illegible]
君觀七指兵要與七旬異事雖非文德格心乃一[illegible]
入國[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耕[illegible]老稚望公東征哀我一何至
管子南伐楚徒兵待[illegible]取[illegible]緩二城欲以服華夏
豈無捷速謀而非遠大利漢言功列吏自許有深意

和鹿侍御題[illegible][illegible]尚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韻

老鶴俯編衣在陰鳴不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呼嘯寧爲起
清吹引高吭古韻[illegible][illegible]耳不合寫入[illegible]不濃編在紙
喑啾遠不聽孤[illegible][illegible]戊夜飛去白翎翩來下何[illegible][illegible]
開看燕臺山渴飲雞泉水同調[illegible]何方沉吟觀至理

片響落人間聲絕如嚮于少陵殘膏[illegible]剝馥今在此
慨息道之衰叫溫有餘耻自從文教來審音誰與此
又知隱者心鍾爲將[illegible][illegible]異日[illegible]見同尚煩公一聽

編朱子年譜

此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松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始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
幾先風流自[illegible]日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泉

初秋

商律動吹牽金氣入侵囊涼風初瑟瑟白露始[illegible][illegible]

積雨全消暑多陰未熱雷初秋關一歲五穀繫二[illegible]
晚穩看雲滿餘糧尚野堆公閒長把卷客至得銜杯
空有書成癖何時道結胎勞歌短鬢蕭風物長年催
旅思秋還劇鄉心夢一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同好幾人來
草色沾[illegible][illegible]蟲聲前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纖埃

陶然亭秋望

爲踐夏日諾閒來坐小亭蒼蒼[illegible]在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茶
秋聲中夜發蕭爽正堪聽層雲午未寒樹色[illegible][illegible]幽冥
暫爾違囂市居然度遠坰流光截道飈浮迹遠風萍

何物似故里西山入望青名士多京華況復新羽翎
校書觀閣罷幽意未曾停洲荻續唐作白蘋步楚絕
離披無落韻吟諷有餘馨會友聊云樂移文且勒銘

中秋後晚集[illegible]可賞約

開尊望月正秋中[illegible][illegible]足移玉露風便指寒花爲會
主光期作節符文雄大[illegible]成晏光景滿一尊[illegible]姿氣
味同他日邀遊能踐約不勞送酒入頤中

中秋喜禾稼有秋得禾字

爽色中秋最清光此夜多友朋歸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有幽懷者其如素魄何賞妍情獨發憂國意虞羅
淇露棲遲歎飄風入廣阿
皇恩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澤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越仍安土江淮自息波哀鴻
遵渚後稻葉守枝柯我與二三[illegible][illegible]路[illegible][illegible]狀
當依顏有意衛巷腹堪摩勞役成誰事實[illegible]志[illegible][illegible]猶[illegible]
應刪免未敢贊嘉禾

重陽前晴暖

九月難逢姸暖時庭花蓓[illegible]紫黃枝新霜霰[illegible]輕塗
屋微月清冷緩照楣

論詩

三百列之經五言乃自漢蘇延頗秀出濃淡匯相扇
李家最能吸無與拾遺健姿濯松桂疎氣晴春濤漫
沈[illegible]信可嚼鮮采爭堪玩快目摘其尤刪除發芳潤
問答謝知交坐令一元轉

有感

勞生未得休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後時花凌霜偏爛熳[illegible][illegible]青歲上插[illegible][illegible]
誰能求稻粱又復君[illegible]能始謀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冥冥[illegible]飛鴻衎衎悅浙雁下是伊呂科骨驚翼亦[illegible]
循習無始來塵緇竟日作三百興發情六爻起居患
老至憂樂非襄久魂夢亂金丹信何邇雞犬歲又晏
樹蟬吟秋節高風在一日成[illegible]欲告親卑

和友人上元夜即事[illegible]之作

獻成閑顏又豈曾州舒投老欲伏[illegible]寒風計
攝[illegible]更話（時含弟在寓何夕共論）落葉前軒一夜[illegible]清水到門
推上月剝陰澀馬歷餘冰那知亂緒難將報稚佩空
多愧子能

賦得
御製憶咏吳中風俗習尚非交讓官箴乏協恭也二

首效翰林散館應制

莊驪難資積俗化易遷流慨想陶唐理時煩
聖主憂五方殊異尚庶類乃分散雀鼠風須變羔羊道出莫
修[illegible]熙道
帝路自遒贊鴻疇所[illegible]盛方知峻德修
職貢三吳外憂勤五位中山川雲水闊江海地圖雄
有敎斯成化無私可效忠至今勞
不[illegible]何以報
皇[illegible]撲民淵樂和衷史白公
天文高雅須先譜一南風

效進士應制

帝省休徵切民休寓乖忙歌風知作者肆雅正豐穰國福
占生聚天心念蒸黎踏不來牧伯猶自勅綏康

恭和

聖製湯泉應候詩
山川望幸出靈泉塞下新萊萬項田甘雨和風恒有

象深仁厚澤至無邊繙書五夜希停手任道千秋獨
仔肩宵旰勞心時發詠豳詩一幅繪依然

恭和

聖製[illegible]義詩
[illegible]日催丹心遣獨撥青簡坐相陪
[illegible]所哀須知仁孝理休頌
聖[illegible]社稷[illegible]萬福來配天
[illegible]製七百男開諸義分典軼微言樂
睿裁即茲天地祭何用白雲樵

題離騷

[illegible]古求女，非用比明王。女有事人義，賢臣乃所當。
[illegible]高丘已絕望，庶位亦無人。下女日溪荒，
豈無遺佚者，媒不[illegible]為他姓，相[illegible]去高陽。
惓惓[illegible]成卿，未灰心少康，[illegible]後[illegible]，天[illegible]復[illegible]。
公子雖木家，二姚誰[illegible]終知[illegible]
遠遊何所適，山東一[illegible]行西風[illegible]八方。
幾回指西海，麾旌裹行極，所恨仍[illegible]
風人比與思，隱約遂微茫。幽抒情條肆，天外事荒唐。

郢書不可說，無乃燕人旨。四求女為君求之非原自求也

己卯元夜宴集同子未諸子用韓吏部韻

皖皖二年征路塵，[illegible]中道改絲綸。歡情自昔輕難遇，薄酌今宵莫厭頻。古[illegible]庭終夜月，嶺梅後院半枝春。何時綠印經旬合，[illegible]休也[illegible]

苦熱山後[illegible]中口占

[illegible]先秋伏日中[illegible]

[illegible]

冀空早晚休徵叶，敘後寒流洞口想深叢。

題[illegible]花砂

嶺外稱殊產，文明乎寶[illegible]。氣含離火潤，根[illegible]粵江肥。寒[illegible]發朝霞[illegible]漫飛。沈思[illegible]研處，光景坐相依。

孫栢加冠詩

人生始於弱，八[illegible]首在[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彥。南有喬木[illegible]盤大由根幹。又聞[illegible]苗已收牛。殷閣崔嵬高，有址便崇[illegible]。河海流無極，緣源得浩瀚。迢迢行路人，舉足貴無勸。佗佗射者夫，體直乃洞貫。

尚論古之賢，誰非早自勸。

讀書有感

西士有虎賁，於越聚君子。不逾三[illegible]千，國甲豈盡此。此其腹心者，能[illegible]不二士。然後億萬多，無難臂指使。我論讀[illegible]方[illegible]，亦云爾。[illegible]同飄風，精熟乃根柢。漢人重專經，宋人務窮理。

內[illegible]溪愛進詩同翰林作

因讀愛[illegible]作愛[illegible]，幽芬無限好，貴此手中奇。在[illegible]文[illegible]望。[illegible]山林[illegible]

九狀之根苗同結果。釋與花葉異抽枝。祝予婉箕踐與藥隨時飄。行中如蒂不同心虛通七竅。竅皆有細孔體淨減三尸。尸不敢承露高金掌。迎風逸翠支。蕙蘭傷隱約。芍藥太紛披。沈吟洗泥甲。慶動涸洞思。在昔中州氣。扶輿產賢者。一出南嶽下。載歸西江湄。比德念茲物。摛篇發爲辭。伊人碩大儼。洞水清治猶相千秋。秘高風百代師。我亦愛莫助。空嗟泥不淄。計開來者館。

佛以清淨不染爲蓮花身。無乃織望義。昭淨精微易數也。

喜雨二首

隆暑憂愆陽。秋禾最易暵。條爾三日陰。微雨飛逝甸。閩道通南夫。田疇已汗漫。而乃帝京中。郊勝猶未遍。是日雷殷殷。閩窗爲震撼。歸塗度南城。流潦正侵骭。煩痾喜一蘇。野無農夫歎。市集籴米多。庶用慰宵旰。

二

初秋未徂暑。不寐如煩痾。一雨挾風至。蕭然氣綺羅。出門雖泥淖。散步喜不多。天傾十日雨。人沐九重波。坐堂親驗府。撲眼看滂沱。

送阮子章參戎閩海

嬌嬌班家子。投筆心跡奇。時哉忠賦會。難者臨軒知。不次尋常得。無窮事業期。旌旗傳社樹。矛戟亞桑枝。赤手闢天水。丹心照昊曦。猶嫌七步者。徒有從軍詩。

恩賜扁聯謝陳對初二首

伴食常懷素食憂。女蘿何樹倚高秋。自天霖雨誰能作。振古高風不可儔。萬植久荒三逕路。滄波暫繫五湖舟。連朝決計非關倦。累息深恩媿復羞。

與君先予舊時諾。夜月清溪曉露林。委翳不勝良友念。雞飛虛負故園心。雲迴舜世重華日。夢結商家萬里陰。巨榜高懸驚越分。新詩況復抵南金。

賦得爲有源頭活水來 效翰林應制

咫尺靈泉隱故林。由來鈍嬾寡參尋。日窮行潦漢汗路。識取先河後海心。月景臨將蒼壁動。川光起處白雲深。先生與緊開來意。坐俯寒塘一嘯吟。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效翰林應制

安樂窩中舊有經。希夷川裏見分明。坐知一本能雙幹。又覺翻來只六行。作嘗天根初息息。開遊月窟亦

生生洛中幾度春光好慨想風流萬古情

擬杜工部端午日賜衣限韻

茂起棲丹陛輕烟散曉霏章成勞織女繡獻動宮妃適館風何似承筐雅庶幾波深承露後候變炎訛非卦序離當令爻文日正暉新恩榮作服舊德念初衣鵷翼情應惕鶺懸事既違素絲操者衆元袞闕行希履集鶯添滿冠彈倍覺巍歸班參柳綠驄隊亂榴緋拜手猶將舞循躬汗欲揮賜思新洛理刷羽慕高飛

新秋二首

今歲足時雨旬朔殷雷電平明西門西駐馬觀綠畔昔者撫京畿巡陌兼塞岸長愁潦水發又畏明星爛雖復謝府馳只要安得遠且況須擲中餘涼爲我散微風纔已疑連朝復紈扇幸當坦委簡尋有休沐便何時見此發淡颯飛一片聊與羈跡人聚景騁遊眺

二

郊內朝洩雲屋北夜燃電雷麥方告穗黍稷盈畔我友三四人平坦到崖岸若茲戒敵前去丁取執爛豈無簪華客往往徵而遠南土解參京儒官復同散

招之高亦坐而不蘇醒扇榕園憶方陰訛寢從所便縮來嚬而蘇厳落飛雲片歸與異日遊翻憤京華既

病中漫書

少壯知識書頗煩閑歲月于昨寒疾病無樂乃懽悅或負東户晴畢景猶縉閒或迎樹下飈吟咏自消豁奥域豈必遇涉趣生顛蹤如役春夫苗芽嚬日夜苗自從度始衰症候纏如藥賓客畏之風月只虛厥稍稍規書籍千載未覺閒俯仰多呻吁形神不相發日者爲病脾菜飯徒茹啜知味無餘嗜心鼻正一轍

秋物貪結子何處辭風雷乘除理則然堪爲達者說

九日望鄉有作 [illegible]

半生什宦跡不作終年謀蕩瀞[illegible]幾度望鄉井月送鴻雁秋[illegible]完名[illegible]縣幾[illegible]庭[illegible]衛[illegible]

迺令花孤露營塊溪松楸棠錫類鄒谷匪優游

恭賦

御製詠竹詩濟濟心寶德俊賢效翰林散館應制

由來梧竹鳳凰棲栽管是爲理亦齊高節清風長拂
拂蒼枝白露更蔥蘢興懷側陋喜廷試錄進卷何雅
什低多士今朝初獻賦賡成花木之韻題

御賜教忠碣額磨崖為消恭紀

細考屯邅離亂期與年譜飭又留款字勤祖字兵荒
後勉罰孤忠涕淚時

亦語煌煌今表厥子心昧昧老思之貞珉霧草應蘇哲
裔磨崖誦此詩

讀史二首

武侯不疇木殺廷不待儀汾陽修小郄臨淮無旌旗
古人說大計度外豁所施我讀炎興史始謀誤者誰
一謀忠定去再怒岳侯危張也徒堂堂自檜更無譏
迂疎輕決事役將軍知非發了錢二十萬兩有悲詩

二

龐氏何其愚欲使文字埃六丁收不六一門了心

王莽飾六藝猶蒙嚴筆我嘉謀同一貫何事獨免哉
少康羽夏家昇堯固沉埋其工霸九州五德無推排
高光皆除暴何分姓氏班我欲遵孟堅一辭贊麟臺

董江都

下帷歲月長耶圃邈不視遂使霸秦餘中天揭仁義
三策徒衰眾兩相終淪棄六藝指下迹千秋皆儒系
譚經雜機祥箴遺同表餌白璧有纖瑕豈足賢者累

諸葛武鄉

管氏稱於聖微以仇者言豈獨廖李輩失職不訟冤

孝尼身在魏張儼白事權鄰國欽英風紀述故足傳
結好分天下江東為掖裕至誠動異類煌煌信史篇

韓文公

性道炯有覺聃釋騙無礙浩然生不虛卓爾人為貫
說惜譚刑兵專門未足概倘在二水中必列四科位

聞東南得雨詩以志喜

吳越三載天行殃大河之北亦多沴賜復動至千萬
餘米價增高殊未損奸宄因緣訌其間遂令飢者思
滋蔓兵凶二事每相循

聖心洞古燭微隱周攷十二聚無遺楚粟千艘下來瑤近
闕市直敎然不羅雨六月又已吝先蘇東南財賦地
旋知列道報西成奏至徵寬宵旰意詔來不覺夢魂
寘雖與東漢三公責任究宗問慶婦憂況是升降名
意表從此吏治日休明病夫亦作一物數當使優游
餘息謝歸耕

追贈蔚州魏尚書環極先生

氣東山川茂頎然海鶴姿早窺中秘冊
帝命爾拾遺鵷雛擢珠樹雲露忽朝飢忽憶東山臥一去

十年期誰料丞相薦曉著豸冠巍巍懷古人心感慨
登車時臺館同華署旅進每相追晉聞彈劾聲清儀
微形墀有似噫嚱厥引吭梧桐枝又如執法星瞳曨
明太微獄立而不顧與炯冬日照前當風流邁于公
庶見也游漢同窮地軔發蟾猶衡外排九閽批根
摘蝕乳貸穢畏之久彌力畀傾危卒荷日月照驛送
館衆驚我序亭斗斝前後育箱牒收而究詮分終身
負癡知蓋茂戒中樞奉命察河淮營宿昔別論朝遲
易水出雜酒拜公墓一慟哭天道[illegible]公宜門[illegible]

沒寵輸生蜀來徐孺大易揖關西投老點朝著嘅息
如公希閩初人物論非公欲首誰先額中書老立傳
少歲輩懷昔敲殘韻落句日將欷

六月六日祈晴

前夜近雨半飛蟲繞客燈其言占水至揮手氣如蒸
中宵驚枕夢起宿犒翻崩土命當爲帝坤維正得朋
飽飫饑民諺可以豫豐登感時無汗太連朝亦已恒
卧聞雞不已出見豕蹢涉起告明神速導陽烏興
容壓收將旆高寒固其勝什刑而無正篇頌日之升

庶兒答者怨明非怒所膺有職執斯咎自公憂不勝
所倚靈助順爲我止頻仍

承修性理精義

沫洙羲文絕緒老哥其發六籍誠深溯大義亦已明
行中呼蟠陰力盡大樹傾爾來二百載遺燭中夜行
皇上道合祖豆蘇然更建安既躋仰羣哲庶思靈欲新比
十制推配博士經是道由有託於心遂取成河洛何
栖栖天使光我

清承局輯遺書兹愧以為樊淵源非游夏何以飾昇平
賜遊熱河行宫紀恩二十八韻
方園文經始新豐漢別邨頤居誠作與孝養更休優
兹地藏良閟洵天作木佟帶環中不衡控引外當候
形勢紛犇會山川鬯糾紛禾苗同履畒種樹雜芝[illegible]
石矗孤峯起溪迴萬户稠泉源行塍上烟霧洞[illegible][illegible]
虎跋靈臺坂魚依在鎬舟誰將歷衡霍何似望京廟
省野紓
皇豫觀邊本廟謨薰風朔巡守訛火此淹留民事兼程報

曹章計日郵道存仁智樂心與躍飛游卽景多餘意
懽言有至憂登高小天下面内撫皇州納稼咨千畝
披經論九疇引年離
玉陛七月渡寒流日盡關山古神清渭塞秋病軀班扈
侍禁闈
宸旒及此歸來去叨為汗漫遊莽阿風肆好遵渚與夷猶
涉陛資車穩追陪動馬[illegible]學坐想坐瓜李互沉浮
賜息攤書處羅張興賦益賓崗疑入夢憂彩[illegible]升悠
頳節應捐蒯菲材分[illegible]微

天旋無已極夕惕臥南洲
甲午春日送客歸應侍居
移家就村墟幽栖愜素尚陌靡靜不飛野色正駘宕
嫩絲舞緒風早麥搖新浪春雨深一犁晴川浮兩槳
春言農圃老久與簪裾忘陳編得披尋枯棋對閒晌
出逢漁樵鄰卧想羲皇上起予邛聚情明昔將極望

榕村全集卷之三十九

詩

恭和

聖製餞詩二首

嶺海孜臣謬厠儒身親武烈吏文淑深仁膏雨從天
下和氣陽春匝地敷無力官勞恩未報有心師古道
難符翻驚垂老膺殊寵載得光華滿驛途

輸忠爲國慕前儒薄植無能佐典謨曠職每承天
闕乞身又得
帝恩敷長河有夢依
龍袞裨海無烟仗虎符戀
主區區同犬馬繫心紫闕竟征途

御製餞詩又
命諸王諸皇子及扈從大學士學士尚書都御史翰
林諸臣俱賡和恭紀

帝庸撰作後先何盛有親賢敎矢謨三闕工歌麟趾纘力
成樂奏風文敷緝續散藻承天象郁郁流華遣日作
節謝四明慚二傳青門何以耀歸途

御餞詩又
賜額明經諸四大字八世祖先人皆有扁聯嘉獎總
兵六叔父處士弟亦叨
恩焉恭紀

申錫新章許號儒吏題巨榜古明經榮光八世占先
兆養逮雙親典又敷尊革徵戎高宅額諸比素節擢
門符自知庸朽難堪此惕息驚心漫首途

留別南中諸友

鄒魯既重談燕人自得師漢儒專門學朝議猶倚之

六經如日月晦夜則睡晦茂古不尊經何世不幽昧
穀熟生齒富經熟人材植兀兀蒔春萌歲晚君何食
諸子乘休運翻然潛大業吁嗟大業荒昔在明中葉
始我出山時長與山無林屢逢來者說松樹已成陰
有底第一義無息而常成古人亦有言子寧不嗣音
老馬僅知道遠足乃所欽蕺石難扶礪依悟出雲心
暂暂秋日飛戾戾凡殺拗合未爲資與子牽手別
道際我行意不敢若謂我行耳名世期胡然淹朝雲

留別[illegible]

纖封稱首善歷代有聞人手鄭一家學江都號大醇
其流今豈歇厥緒貴能振況此文明會休哉化洽辰
諸賢生實章皇極邇相親十載三餘暇千秋六藝新
敢言吾道北共荷
聖閩泰陸嶽多迷路浮波在問津宋荅竹人木鐸傳後西
秦亦再傳心鵠餘編接手鵝如何耘苗者不作夕田
只可祖三千律華詞萬劫同從然斯根穎未論衡明
神昔戒惟三畏余懲守一真有源始名水非道豈歸
榛布帛休嫌陋饔飧莫厭陳雅終還尚質風亂必思

幽獮獮驚秋節怱怱摻路晨相期師樸學他日出純
臣行遠難中悲孳孳聖所申

留別成綱齋

時世薛蕉碎萊汙莫耕留太音誠泊淡歌罷歎者誰
輔嗣方弱冠超然釋爻辭三禮如木札二鄭耽嚼之
元凱豈無癖斷爛朝宜為韓愈儷花後獨將本實披
葉中人笑迂成于此不識雅敎成弘體喜誦建安詩
校字武英殿
皇心正表微二年勞編劃坐閣比下帷孟氏出鄒鄉近聖

亦自嫌況生
皇極地日月耀光曦蒸開萬里遠從茲阻且隮所望遂有
就及泉揚其波內心惟惕息外事攝威儀拜力已所
檢適莫他人非冉行古在望彼遵乎既知臨岐何以
處三復宛鳩辭

出京舟中

自與關山別已逾三十秋今日秋風勝纔上張家舟
初齡皆計吏騎驢認沙洲吟咏向滄景喟念昔同裯
彼時雖落第歸著老萊裘歐生榮祿願飽我坎壈憂

微名一日得多難七星遇力將親度亂義與
主同仇名籍達閶殿心期遠丘邛鳥私清夜切子舍白雲
悠事業終微管詩書祇夢周坐令杜曲上楊樹風颼
颼簪我既已廢苟非付河流茲事古同歎循心我餘
羞徘徊空素飧空再遂何求
君恩猶有此衆議出無尤此生逢堯舜豢疑鮮禮酬從然
銘衣裳且行如夜游拱杖修阮籍遠床有子由庶幾
語我老日將暮稍抽身付開成饑穆枚未收稱頌緒
杜門詠往遠虞卿世咏樂歌亂以雅知命更何求

宿遷遇雨徐氏通家子來會

冉冉涉南土。依依見楚山。湖收沂沭水。地控穆陵關。昔觀鄒子至。今省松楸還。歲月良與感。風土一開顏。是時冬之孟。肅氣來催寒。雲飛岱畎上。月介黽頭關。諸生恭父執。澀滑遠追攀。肥犖新酒熟。名鯉肉脩乾。慨想尊罏意。日親蝦飯餐。便如復鄉貫。足以慰夜闌。

渡淮

張子思食鱸。韓公喜見蝸。詠雅傷載離。廢風懷易爪。況我燕師滯。請就絳縣說。三九歸不盡。四七除方豁。今晨濟淮黃。山川皆昔悅。行路成親串。旅店如房闥。即看江都花。及剝洞庭橘。道迢循吳會。行行指越絕。仰瞻嚴臺峻。俯濯巖溪潔。上賓武夷君。便立考亭雪。諸昆古來迓。停棹騰頰舌。釋爾他憂損。暫將生理撤。烏鵲投其林。狐兔葬其穴。公望所以仁。疏傅於焉悅。喟然眷南山。蓼莪歌未闋。

望金山

碣石韜靈跡。茲山矗立頑。東南分底柱。河漢落支機。月出連天斥。潮來帶海飛。風帆斷雲散。魚火點星稀。

禹今留科斗。是階鑽翠微。烟嵐長日態。谿壑萬年歸。脩色排今古。孤根眩是非。還躋嚴子瀨。更上武夷巍。

過蘇州題泉州會館

我祖昔遊此。輸公活疹疾。當家采摭。前乘有餘華。我行吳江汜。適館久咨嗟。身愁有娲後。八世賓王家。恭逢

陛下聖。星漢入風槎。海客將親串。相看手盡叉。搖漾扁舟遠。崎嶇石路斜。勞歌暫一息。即此見桑麻。

家

恩假歸過釣臺

少微天列象。嘉遯聖所珍。高尚誠如此。猶然論屈伸。派竹初就養。紫芝晚來賓。功成餘石祀。霸定委金人。超然終不染。夫子獨標真。舊交排禁闥。有客扎星辰。隱名青海岸。沈迹富江濱。幽谷遂相慕。東京日以淳。後來躬耕者。從與釣漁均。三顧原未起。依稀高卧身。大賢通出處。千秋兩存臣。停舟頃風戒。[illegible]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綱維之節節。投老愧絲綸。爲邑孤嶼傳。與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遐泉欽遺蔭。徘徊佇明神。

霧鳥有序

來自海外腹與尾連不見腹足棲息常在霧中其尾修長潔白而方乾之以頭為柄如麈尾狀

不見樹間踪相將雲際首惟長[illegible]亂柳末茂散幽齋
漢[illegible]連成[illegible][illegible]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拈欲[illegible]更無端
蟒足裝應怯爭文豹[illegible][illegible]中彫[illegible]系股側[illegible][illegible]雜冠
奇羽傳來乍住[illegible][illegible]鷁園何殊遐舉者縹緲馭風摶

錢塘舟次酬費副戎汪千陂

自從渡揚子種種似家山草樹渾殊候魚蝦日異餐

亦有故人好宦游此江干扁舟勞行邑連朝道所懽
長吟參戎書高詠[illegible][illegible]儀未酬萍跡聚忽唱離歌還
別贈留珠玉芳情抒佩蘭從此三衢道回頭七里灘
役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似客星閒

斑竹

律[illegible]謫[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序蒼筤剝蹟留胡蚪幽心起風[illegible]
風傳楚水曲移入閩山陽[illegible]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擬[illegible][illegible]左[illegible]

清淮限橘枳易地不能良春蘭與秋菊各自為華芳
義士[illegible]明命芸芸以為常灌彼松耶柏植根乃磽壤
蒼葉雜霜翠剛枝借雪強問之何能爾所資日月光
日月無終極萬古吐精芒上界混冬夏炎濕安足嘗

二

岡陵餘古樹淮海變微禽如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限百年陰
以茲遊方士成激多悲音爭修野狐道競投化羽林
不悟變軌足孰與風升沉泰山石可腐未如雲古今
[illegible]日饒長往終輸存者心精帥居然別何乃苦參尋

三

繁星萬一千未似獨月朗同被太陽耀何為孤者迥
勇士力千鈞便為百夫長流潦浩無收一壑盡歸往
聚散理若茲專務意可想所以類之推蟲蛹為之況

四

間況不自身道須由鐵漢修鐵使衆根根斷金將萬影收
悲[illegible]仙流風覺海絕沉浮造物留未雍雷電鎖口流

五

斯一石盈千載聽[illegible]為我憂嗟彼[illegible]根果何不向此求

人亦江河水百川滙乃成雖然此不讓一勺乃其精
縱非橫溺起呼喻百淵生又如崑崙枝遠條東西傾
其葉與根映枝枝與根迥雨集其紉結何時到齊渥

廣信道中

江水清見底人從鏡上行草樹夾洲岸窮冬猶青青
掠波孤鶩過淪漪寒漾生南枝歸越鳥心覩眼自明
羈旅多鄉串懽欣訪行程

留題鵝湖山下石井

靈泉飛蜂瓩天雖石作欄敏空含宿潤黯淡絕飛湍
逕海潛通碧平疇廣浸寒前修多寄詠無限水哉歎

謁
御製學達性天武夷精舍三首

昔年長老談游與從問何處名山盛迺邇莫須數淺
原曲深第一武夷聲聞物島步衆琴殊獻奇觸眼碧
峰競宋家南狩西山西光移發女開賢聖
居於夫子似鄒魯來往未曾拜儒宗此行值舍浙江
舟取道迴遶西水游探源莫憚九折深仰止方知高
仞古諷風為謝武夷君不見看山非采芳

高山鎔然哲人遊猶有手蹤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
心字門自首歸模楷下筆淺剩寒溪風肅佩上趨精
舍流相看來崎嶷徵茫誰念前修久相待

寄臺灣姚總兵二首

勛名已結九重知備寇三年道不欺從此無虞滄海
靜思威獨倚武臣師更喜樓船超帳下總爲桑麻亞
戰技從此既開東海境如君何用賈捐之
歷傾巖嶺戰全倚、歸移海外編輿傳南中須得張疑
久交趾未容班固還同事更欣來祭戟新任寧陳公自汾守臺灣

與君同事休居何幸息風烟逶迤隔島遥相記盟府高勳
堪簡編

寄黃崖甫并序

往年黃君安卿與余兄弟同居以友愛稱患難尤
篤孔懷之誼人皆設象賢敢不振人危困余歎其
尚莊楊君適訪我湖山告歸祝余詩以貽之
人日紫蘭樹經風宿久
次海衣

五月五日湖段奈觀舟

知章投老去得與舊林親童冠偕行遂簪裾暫出塵
籠鋼宿甲鼓欵乃繼騷人角飯沉香餌機絲續釣綸
風謠千古上世代幾番新雲暗三湘樹花開萬嶺春
幽情揖紫珮餘事寄青蘋徙倚黃昏候斜陽別有神

關侯誕日懷古用杜工部謁先主廟韻

建武中興後風流大作人屠沽爛禮樂廝卜出經綸
擾攘生豪傑開闢定主臣一朝明契分千里寄危辛
中壤黃星盬西偏赤曆屯雞栖阻江漢宗社極周秦
祀夏猶應帝生申故降神從遊來二虎枉顧起孤鱗

沔水襄陽北秋星渭曲春成功轉息異遺恨到今新
忠義移風遠詩騷弔古頻爭知銘日月不繫鼎灰塵
難者熊羆將歆然魚水親無猜匡大業有望挫强鄰
舊史紛紛統新安序一經萬年茲仰敬成帝滿衣巾

賦得爲有源頭活水來

天稷流精遠千年一問津相判星漢客須待武陵人
共望汪洋失還歸滴瀝眞幽光含物象清景絕虛塵
藝苑休勞日心齋好競辰春秋書底事爾雅注何因
往哲悲岐路前修貴反身沈思入室者是處起經綸

又效宋體一首

靈源何所起達者自知津絕學非無緒單傳固有人
欲尋活潑趣須剖渾淪眞未用添新料惟勤掃宿塵
當仁五百載省己十二辰樂處憂相乘疑來信則因
六經歸一理萬物備吾身多少臨淵羨何如理釣綸

賦得夏雲多奇峯

四序多蒸變炎離行雨辰噴騰通秋氣澒洞走龍神
本自山川出依然形影眞織成羅草樹嵬礧兀嶙峋
忽助華嵩聳猶疑蓬島新風朝觀締造月夜想沈淪

未得㥄霄至偏堪仰止親功成歸澗壑晚息念斯人

壽陳子對初

一滯都門三十秋南北諸賢從我遊才難誠如學師
歎求之不得是吾憂吁嗟俗學塞天下振古文章束
高架六藝小學亦失傳忽使經書如長夜有嬀之子
熒熒暉叢者本天啓絳幃尊人白首稱弟子又韋其
纘丹鉛飛郢舍空齋鎮集止一向一歆陪揚子疑端
强半爲諸經辭咏亦抽作者旨小陳之詩獨造妙能
與唐人角風調館閣王陳劉若干未知孰是領深要

更法六書通九算。此事尤與今河漢南宮之文雅以
嘗以得白眼垂青盼來
[illegible]修紛揚絕微。
[illegible]學高深誰得知。圖象篆書假君手。遂使隸首參璽義。憶
昔相從幕府行。風帆擇路急王程。長觸寒波[illegible]說火。
身披蓟雪須落英。蹉跎荏苒便中歲。血指汁瓠真可
慨。君不見杜甫送高生。男兒成名多老大。得全年少
甚誤人。風流坎壈亦獨身。直經百忍千災散。坐守純
熙萬福與。誰言祝嘏非古禮。二雅幾篇稱壽祉。遠溯

嶽神至邦楨。歸之合德風人體。況我與君同邑者。嘗
莞佛耳望仙鋪。世好連茵情不淺。周旋夷險竟何如。
贈言惟誦古人修。質有其文世所求。君悟碧霄無杜
路。徒有胡[illegible]識曉收。霜風嚓栗羅霞亂。寒菊未彫早
梅綻。君夫應有十日觴。聊用俚歌諗親串。

榕村重構十六韻

西嶺委初盡。平疇曲水通。開付名以樹。路岸勢因風。
徒作雙崎斷。聯成一[illegible]同。排須留古意。綴緝見人功。
久矣勞于役。歸來老此中。[illegible]山肯[illegible]求
石峻有屐緣池滿。侵須宮遠條陵廣。泓清洮度幽遠。
無限晴光好。尤令暑氣融。精心藏秘冊。餘事息微躬。
足地方[illegible]構。茲郊正起戎。憂思忘後樂。雌守那知雄。
日[illegible]今王會。霜[illegible]既[illegible]分。[illegible]駛不住。青竹業何窮。
昔[illegible]陰[illegible]空。

六月十日游成雲洞

買山二紀[illegible]未宿償
官遊[illegible]文固已曾。
寄林喧虎吼。傍巖有泉布水繡壁蝕蟲毀。山石盡玲瓏如蟲蠹淇澳青

千箇。終南白石倚。木棉松幹倚茵苕。蘭香朋。隔岸環
[illegible]濃一泓當。占花苜蓿行。藻葉荷菱鳥馭東
[illegible]上下[illegible]秋[illegible]後夜森崩。信美知
[illegible]不[illegible]深恩舒倦鳥。老態劇寒蟬。杖策拘
樊[illegible]與忘獨[illegible]許。祠地自然與禹蹟藏
[illegible]建茯安設劚將巖石
鋼[illegible]南泥翻赤
幟。且比猶[illegible]冰。

祭銳峯和尚

向本什狗[illegible]家[illegible]披緇中[illegible]頗[illegible]却[illegible]然稱傳衣
能言種種心隱者開肝脾樂成率爾句慣著低甚[illegible]
交我已二世祖父歡迎之詐謂僧無親風而相因依
余家昔遘難口師發[illegible]句吉言卻[illegible]節說世奸雄姿
隱几揮戈事當機[illegible]為下山便詩[illegible]老無嫌猜
世出或世間往往見[illegible]後我欲[illegible]師欲剃吾不
上引韓潮州下述周濂溪巨榜山門[illegible]如愚者送
甚服人翕論最[illegible]月花詩師但[illegible]謂我從毛皮
儒釋一齊[illegible]相取重相思今安得見人飛錫下南陂

況是其憂患投分過親知長老當筵說使我涕漣洏
遐東腹痛者昔人所猶譏而我久曠闕豈不負雲枝
今晨蔵齋飯迢遞虎谿[illegible]往一應現為我指端倪

妙峯寺[illegible]詩[illegible]處今來屈指五十餘年

昔有苦行僧[illegible]參唯者中歲海外來結構茲峯下
先兄[illegible]與遊[illegible]陶淵明不入社
穆林居南山天開陶謝若相望三高人世外亦風雅
遙退五十秋[illegible]飄瓦[illegible]昆帶[illegible]
投老訪林[illegible]從行[illegible]從遊[illegible]假

[illegible]啞淹坐至日西慨然我憂寫

榕村

卜築紀前落成[illegible]紀後游宦如涉波邈不知其久
榕樹加[illegible]條[illegible]吟[illegible]水無消添稍復尋源首
抗榭[illegible]山關[illegible]通四牖前軒及南舍皆[illegible]侯節
為此將殘修不[illegible]上友[illegible]行役朝北斗
匪我老木休命有驛神守

榕村落成用朱子卜居韻

休居且慰意詐復意[illegible]秋風侯南中異家山事事幽

況此豐樂歲晨夕履西疇翻思三十載身如不繫舟
綠[illegible]各有歸二[illegible]無求鳳歲徒經[illegible]今朝[illegible]
鑿池通[illegible]抗榭出山頭[illegible]陽交[illegible]翠[illegible]
皇[illegible]藥頻[illegible]甘為[illegible]分有息[illegible]是[illegible]
多稚活學了念藏修古人世耕讀所望在貧[illegible]

六叔父[illegible]

仰[illegible]詩以賀之

[illegible]

[illegible]駭[illegible]波今已[illegible]榜[illegible]何如汾陽諸[illegible]

[illegible]元以終身老蠹魚。況是瞿瞿多夕陽。家傳屛寵未徑踈。

丁酉還閩[illegible]發申定御規口占

山水淨明淑氣暴。那堪俗化任流。此人非本業皆無賴。里有仁風即太和。富貴大[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貧窮半是惰游多。今朝不作相如難。父老傾聽[illegible][illegible]

留題鰲峯書院 有序

趨朝道經三山。觀所謂鰲峯書院者。此地閩自儀封張公。而海康陳公繼之。二公皆以宿學清修。建

祭於茲。下車之日。首注意於文事。是閩學將興之祥也。陪諸講論竟日。留此志喜

扶杖趨

朝命停車采國風。浩蕩齊稷下。三峽待文翁。偶道中州績尊師百粵推有庚。初東鉞。主靜日銷戎。媚學當章素。賢僚倚取紆。敷香疑藻挽。幽谿濕芹宮。我老逃非是群徒質異同。流[illegible][illegible]勿毋。[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之何首[illegible][illegible]虛心竚聖功。作人

八[illegible][illegible]復將庚潮柳

壽六叔父 并序

六叔父八十大齡。日老家尊。兼見兒孫騰達。逆想秋闈捷兒神[illegible][illegible]。送孫奉捧言。獻諸緝御。

稀緣比日始登車。何似功成復釣魚。坐客當筵催整衣。紛生績勝問雜書。完名式[illegible]里來[illegible][illegible]恩獎荊門貢索居。古道親親尤念老。長楨猶[illegible]未歸歟

恭賦

御製借景勤經學

六藝無終歟。

聖心在表微。洛書浮水出。滅卦應時幾。纖日思猶仰。先天道不違。同符乾德運。何處見存歸。

賦

木瘿瓢賦

何所懷之怫怫兮駕言邁以遊遨覽物性而潛思兮感余心之忉忉彼雨露之所施兮實造化之所化物生各有以自舒兮獨紆鬱而則那余所聞兆由兮陰陽幽而孔秘耿相觀於四極兮乃殊行而同其可推則生蜆兮氣屯而爲雲水衝而生波兮火遏而成兵器蠢以生癡兮玉壘而成璘蠡存此而爲病兮乃去此

而何珍在昔世之方茂兮當抔飲而汁尊儼元流之在中兮益馨香之所聞君子之高蹈兮亦一瓢以怡怡信斯美之可尚兮又何必夫廚之犧余固服於古之誼兮悟屈伸之常道盜有寒產於一時兮歷終久以爲寶維輪囷以樛羅兮非草木之本願嗟佳人之好修兮獨遲回而歲晏發微文於素質兮心幾焦而飲苦猶磨礪以終生兮夫孰知余之所以自處紛瑚璉之縝緻兮粲金玉之熳熳苟不陳於商周之庭兮曾不滿夫一盼羨徑磴而自問兮信古人之所貽也余豈有爭夫世之榮兮宜非造物之所敢也忽返顧以回首見綠野之陰黔恐微霜之所蹊有歲莫之蕨風搓獨酌兮獨無悵弭忘兮何心

憶閩山賦

惟閩山之高大揭于仙而與穴鍾抽秀於南嶠奠吾廬之正西晨余陟於平陸日中而始躋乎危梯嶠中峰之峨極猶勞心於阻隮及次巔而猶想有仙鋪之庭院若斷裂之留冰笋萎裁之素練廣可坐乎百人勢舒嘗而平面信神者爲之工匪人域所經踐豁茲

巔之曠迥羅童髻之諸峰水淙淙而環流覆異卉之青蔥忽大石之中拒溜剡溝而深通閱萬年之穿穴緬涓滴於濛鴻我欲窮其源始躡荒蹊而類莽灌至環寶之所開纔沾濕而如汗距數里以成流越里許而成澗漾懸長瀑以高飛沃深潭之龍伴（潭中有魚四足）策餘力以逆躋乃直上乎中之峨眺武夷於雲際俯莆漳之陵阿眇近郡之青紫（謂壺山紫帽山）盡窣底之乾坤俛白雲其下頫滃滄海之深波行日月於須臾走風雷於懷抱傑人寰之若茲娛翱翔乎天之道念承歡之

何時計顯迹之晩早邈天地其無窮諒茲山之不老
昔吾夢秪崔巍兮乃在乎甲之秋聯游佚而渡江左
兮哦離騷之覽冀州登絶頂以寥廓兮云當見今古
之長悠心驚惶而來下兮殘刦灰之未收始悟古人
之言廾中兮天與山其相接故賢達之栖寄兮常危
蹟而嶮巇猶思及餘年以成吾昔兮斷崖厰之石磴
借烟滕以雲扃兮託千秋之大業日翳翳以呈黄兮
山沉沉而變蒼鶴歸空而乘急景兮微飈發乎金方
雖無上之苦辛兮有犇蹟之周防月色滿於平楚兮

孤清淩乎寒塘緊兩紀之舊蹤兮獨往來於寢寤非
茲遊之有硌於余衷兮余何爲乎永慕思投老以尋
諾兮旣中虛而弱步尚耿耿於攀援兮倚巨靈之休
祐

雲無心以出岫賦

下士之支節兮傷詰嘿之道也懿昔人之幽貞兮超
厲跡於青雲信坎離之合德兮乃非形而非氣泯陰
陽之至精兮浸神物之深意縱行藏之所適兮惟顔
氏其庶乎固潛隱而未施兮飫沒生之水菽[illegible]

之大旱兮曾發王之咸陟一隨渭水之龍髟兮假靈
飆而衍忒緬千載以悠悠兮或三顧其追蹤矧六代
之紛挐兮遇典午之曹公遙吾遊彼彭澤兮焉區斗
之忠也紛美人其滿堂兮誰獨哀此[illegible]也迅回馬
而驅車兮望松菊之青青[illegible]兮混元化
之寔實斯人而不可親兮長[illegible]日月紬其
中大兮際清夷之呈路[illegible]川澤之上氣兮吾獨媿夫
齊陰催雷師之我責兮驕望舒以何心朝翻飛於海
嶠兮夕余宿於靈瑣悵汗漫而未收兮恐清風之先

我魂營營其幾逝兮嗗天施之未酬仰日暮之歸翮
兮詠三湘以銷憂

憶昔年賦

憶昔年之方壯兮洵有志於古初矧世務之未知兮
充[illegible]而欣[illegible]而愛艱兮乃備嘗乎顛沛徒
觸[illegible]以昊行兮不知幸之已大昧易爻之介石兮輕
小雅之臨淵無古人之高節兮乃獨易於由言孰能
旋而不[illegible]兮宜怨及於朋友至今耿耿以自思誠
反已之未厚[illegible]衆[illegible]於寵初兮固不顧此腑章[illegible]終

始以敬詞兮亦豈先民之所非寧不孜孜以慕學兮
愚而不足以發始知道之信修兮汝獨尚夫孤說紛
古哲之隨順兮故語默之差違至言行之無愆尤兮
則泯然而同歸中未離於罪咎兮仰大地之浩蕩稍
物性之既非兮虛而□之□不年□以日馳兮意
肅然而驚秋何彼賢人之坦坦兮恒□懷夫百憂慝
補過之無路兮願假年以學易皆未□□月之啟兮
取深古於一畫亦既奉教於先生兮識聘傍之信當
擇經古而撿史兮求吾身之所當古有幸而獲濟兮

徒得福於無妄欲握枕以操舟兮又未知一葦之何
向無亦返於幽獨兮問厥初而省之歷萬法以徵心
兮廓天命之不吾欺爵巖松之青青兮容獨能彼歲
暮直以其有貞根兮得幽□之□□唯嘐嘐之狂斐
兮曾未試于門除冀夫外之終无兮誦小宛之遺言

眼鏡賦

及余歲之方壯兮辨白駒之故花識玫瑰以著目兮
如山行之霧遊越雖數之一週兮當堯夫之始覺忽
有閑之白中兮知蟋蟀之何處而比實於兩家兮長
牢□而不斷又牽耳以防墜兮若□□之在眼□□
受之病光兮固獨有此天明曾幾何而昏昏兮假□□
麵以偷精心憤憤以未平兮恨攝生之未固□答理
於大荒兮亦欣然而有悟吾氣之充腹兮何以目乎
二後吾躬然以乘陰陽兮歲又何以乎衰衰□□徹
之失叔兮致二儀之遊嬉彼區區之草木兮列山奚
取而言之信萬物之我役兮審吾生之爲貴日月何
所不容光兮必發蒸於陽燧蓋真精之自然兮本一
氣而同流得其所憑依兮乃成功之我收昔虞后之

四目兮諮蕭寄於天下及其苗裔之重瞳兮㒺不容
夫莊巫梁工以耳眼兮静者以心觀惟其初之必合
兮如地之輪諸乎山川況歐陽之徧心兮謂附贅之
之可置思既得夫希自兮遂上手而稱謝

秋高虎嘯賦 以盛世免羅英才樂育爲韻

始進以秋斂其肅殺與物類之呼招比人倫之求應
乘廠鎖院自隋唐而以來顧後闕門於虞周而爲盛
惟士首民用才須世故良臣賢爲以事君王者以之
而享帝由鄉升國比三歲則賓興貢郡朝京隨選年

之吏計揚於纈動於幽或試兆以退防或假寐以旁
求非梧弗栖囿來下於朝日生菜不踐亦庶止於左
蒐于島燕以鄉飲席之工歌陳旨酒之備介詠嘉魚
之已多一矢者參射策三驅者廣張羅趙董公孫
之對列孔顏伊呂之耕魚以類感適不虛行若神劍
之下齊匯張騎壤比大圭之敵國殺下沈珠是以壽
祐追論美歐陽之司栖光和動色為權公之作頌嘗
語太忙無煩巡上之友僣問至樂托與天下之英時
則金風肆發聲霧寒開月華明朗心誠帳星象陰陽

於三能光助寒運之悃恭翛翔登而收濯井之水指
接妙才野老無歡賢人足樂勞心所樂將為食古之
新運口樹春欲助飛仙之羅爾乃草茹而休首義弘
介背雅建三南陵禱六惟孝惟忠初衣初服皆也於
侶之驚今為哺羣之鹿陶羊假貨走中澤以宋皮希
豹舒文向陽生而解角鶴湯因以斯葬指久因而攸
伏而且白呈洗髓之心靜守綠絲之骨豈徒效長途
千里之驥固將備宮沼四靈之畜

榕村別集卷之一

等韻辨疑

凡字母或取平字或取仄字皆不知何故於平上去入四聲皆有清濁在當日分別甚明故所取以辨清濁一母者非其平聲即其上去入聲也今人於入聲頰舌間皆不能具故於等韻分母之理蓋不能知矣

見 清聲

溪 清聲

群 北方為溪濁聲 南方為見濁聲

疑 清聲

端 清聲

透 清聲

定 北方為透濁聲 南方為端濁聲

泥 濁聲

知 清聲

徹 清聲

澄 北方為徹濁聲 南方為知濁聲

孃。覆齒以察知徹澄孃四字。今音惟孃字入舌音泥字內。知徹澄三字。俱混在照穿牀齒音內。據等韻引諸書。但當作舌音。但端透定切在舌尖。而知徹澄孃收在舌上耳。今閩廣人知徹澄猶作舌音也。

精 清聲

清 清聲

從 北方爲清濁聲 南方爲精濁聲

心 清聲

邪 心濁聲

照 清聲

穿 清聲

牀 北方爲穿濁聲 南方爲照濁聲

審 清聲

禪 審濁聲

邦 清聲

滂 清聲

並 北方爲滂濁聲 南方爲邦濁聲

明 濁聲

非 清聲

敷 清聲

奉 非濁聲

微 敷濁聲

曉 清聲

匣 曉濁聲

影 清聲

喻 影濁聲

來 濁聲

日 濁聲

凡三十六字。分清濁。皆以其母之部平聲爲主。有有清有濁者。則清濁並立母。心與邪。審與禪。非與奉。敷與微。曉與匣。影與喻是也。有有清無濁而或南北音爲彼此互異者。羣定澄從牀並南方爲見端知精照邦之濁聲。而北方爲溪透徹清穿滂之濁聲是也。有有濁無清者。則以濁聲立母。疑泥孃明來日是也。蓋其部之字有平聲者則立母。無平聲雖有上去入。亦附之不立母也。羣定澄從牀並今以四聲叶之。則北方惟平聲可叶。餘三聲仍不可叶。當從南音爲是。○見溪羣疑一類也。端透定

泥一類也知徹澄孃一類也精清從心邪一類也照穿牀審禪一類也邦滂並明一類也非敷奉微一類也曉匣影喻一類也惟來與日則非其類來字當從端透定泥爲舌音日字當從照穿牀審禪爲齒音皇極經世改之是也

皇極經世韻附

古甲九癸 即等韻見字 清聲

口口近揆 即等韻南音之羣字 濁聲

坤巧丘棄 即等韻溪字 清聲

口口乾虬 即等韻北音之羣字 濁聲

黑花香血 即等韻曉字 清聲

黃華雄賢 即等韻匣字 濁聲

五瓦仰口 即等韻疑字之清聲

吾牙月堯 即等韻疑字 濁聲

安亞乙一 即等韻影字 清聲

口爻王寅 即等韻喻字 濁聲

母馬美米 即等韻明字之清聲

目貌眉民 即等韻明字 濁聲

夫法口飛 即等韻非字 清聲

父凡口吠 即等韻奉字 濁聲

武晩口尾 即等韻敷字 清聲

文萬口未 即等韻微字 濁聲

卜百丙必 即等韻邦字 清聲

步白備鼻 即等韻南音之並字 濁聲

普朴品匹 即等韻滂字 清聲

旁排平瓶 即等韻北音之並字 濁聲

東丹帝■ 即等韻端字 清聲

兌大弟■ 即等韻南音之定字 濁聲

土貪天■ 即等韻透字 清聲

同覃田■ 即等韻北音之定字 濁聲

乃妳女■ 即等韻泥字之清聲

內南年■ 即等韻泥字之濁聲

老冷呂■ 即等韻來字 清聲

鹿犖離■ 即等韻來字 濁聲

走哉足■ 即等韻精字 清聲

自在匠■ 即等韻南音之從字 濁聲

■草采七■ 即等韻清字 清聲
曹牙全■ 即等韻北音之從字 濁聲
思三■■ 即等韻心字 清聲
寺口象■ 即等韻邪字 濁聲
口口口■ 此一行係清聲而無字 蓋日字轉齒之清聲也
口口口■ 此一行係濁聲而亦無字 蓋日字轉齒之濁聲也
■山手■ 即等韻審字 清聲
■士石■ 即等韻禪字 濁聲
■口耳■ 即等韻日字之清聲

■口二■ 即等韻日字 濁聲
■莊震■ 即等韻照字 清聲
■乍口■ 即等韻南音之牀字 濁聲
■叉赤■ 即等韻穿字 清聲
■崇辰■ 即等韻北音之牀字 濁聲
■卓中■ 即等韻知字 清聲
■宅直■ 即等韻南音之澄字 濁聲
■拆丑■ 即等韻徹字 清聲
■茶呈■ 即等韻北音之澄字 濁聲

在二十四聲并清濁爲四十八與等韻三十六母同等韻凡無平聲者則闕之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存之故有四十八也二十四聲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邦滂明非微曉影來日也經世并孃於泥則少一聲矣其亦有二十四者輕齒當有一聲對正齒日字而有音無字故爲虛位以對之也經世併來於舌併日於齒此二處高於等韻餘則互有得失其等韻所謂開口合口等呼經世所謂闢發收閉四位古今音異不可盡知且推之各有不容者惟其大綱體要則不可不知云

字音圖說

第一部

阿 [illegible] ○ 阿阿切 ○ [illegible] ○ 阿鴉切 [illegible] 切 [illegible] 切

第二部

○ 坡 [illegible] 切 ○ ○ [illegible] 切 ○ ○ [illegible] 切

○	○
○	○
○	○
○	○
○	○

○	○
○	○
○	耶
○	窩
○	○

第三部

𡅅 阿烏切	歐 ○烏切	優 衣烏切	○ 烏烏切	○ 於烏切
○ 阿𡅅切	○ ○𡅅切	腰 衣𡅅切	○ 烏𡅅切	○ 於𡅅切

○	○
○	○
○	○
○	○
○	○

第四部

[illegible] 阿○切	○ ○○切	英 衣○切	翁 烏○切	[illegible] 於○切
○ 阿昂切	○ ○昂切	央 衣昂切	汪 烏昂切	○ 於昂切

○	○
○	○
○	○
○	○
○	○

第五部

𡂩 阿尼切	恩 ○尼切	因 衣尼切	溫 烏尼切	[illegible] 於尼切
○ 阿安切	○ ○安切	烟 衣安切	灣 烏安切	淵 於安切

○	○
○	○
○	○
○	○
○	○

第六部

菴 阿母切	○ ○母切	陰 衣母切	○ 烏母切	○ 於母切
○ 阿菴切	○ ○菴切	懨 衣菴切	○ 烏菴切	○ 於菴切

○	○
○	○
○	○
○	○
○	○

右六部十二行凡六十聲又各有下聲惟首行可辨曰○○耶窩○白次行以後則但如上列之聲而加濁耳今惟南方有之北方則無所以存其位者兼誌南北聲氣一也又古人亦多用下聲如麻字韻内阿鴉洼三聲古皆不用乃歌模二韻之聲耳以此推之凡對此假字之聲皆然故下列之位不可不存也○撮口之聲古人無之故凡音之變皆以四聲展轉相生而得之首三部皆喉聲之切也止三部者阿衣烏三字聲明次○聲晦故不用也第四部原生於次○鼻聲又取其鼻中之鼻第五部原生於第三之舌齒又取其舌齒中之舌齒第六部原生於第四之脣聲又取其脣中之脣也撮口之聲存今俗音耳

凡一百二十聲各以平上去入入聲分之爲九百六十聲

平上去入各有清濁如剛反之發煩犯飯乏是翻字入聲也雍勇維約融詠用藥是雍字入聲也推之字字皆然但今惟南方逸北往往不備

九百六十聲各以等母音今正二十一聲分之爲二萬一百六十聲

等母凡三十六今云二十一者以今京師江寧府及中州之聲爲凡也三十六母之說紛紛不一其分宮商角徵羽五音亦人人殊今既約以現行二十一聲則影曉二字爲喉音宮也溪見

疑二字爲鼻音商也透端來泥四字爲舌音角
也清精心三字爲輕齒變徵也穿照審日四字
爲重齒徵也滂邦明三字爲重脣羽也非微二
字爲輕脣變宮也
凡聲不離開發收閉以六部終聲論之第一聲爲
開第二聲爲發第三聲爲收第四聲爲閉以四聲
論之平爲開上爲發去爲收入爲閉以等母論之
喉音爲開鼻音爲發齒音爲收脣音爲閉又以六
部全聲論之前三部爲開第四部爲發第五部爲

收第六部爲閉
第一部收聲皆收本字之喉音第二部收衣字第
三部收烏字至第四部雖收鼻音第五部雖收舌
抵齒音（此舌齒所以同爲一部）第六部雖收脣音然其爲各
收本字之喉音無以異也
第一部則歌麻支微齊魚虞（皆如模齊）諸韻是也第二
部則佳（讀該）灰諸韻是也第三部則蕭肴豪尤諸韻
是也第四部則東冬江陽庚青蒸諸韻是也第五
部則眞文元寒刪先諸韻是也第六部則侵覃鹽

咸諸韻是也凡同部者古韻皆可通用而詞曲家
亦分爲六部收聲此其最明者然支微齊收本音
則衣字也而第二部之佳灰亦收衣字故第二部
之佳灰可與第一部之支微齊通用也魚虞收本
音則烏字也而第三部之蕭肴豪尤亦收烏字故
第三部之蕭肴豪尤可與第一部之魚虞通用也
自江左以後後二部有入聲前三部無入聲故今
坊版小韻書平上去皆三十韻惟入聲只十七韻
蓋東入聲屋冬入聲沃江入聲覺陽入聲藥庚入

聲陌青入聲錫蒸入聲職眞入聲質文入聲物元
入聲月寒入聲曷刪入聲黠先入聲屑侵入聲緝
覃入聲合鹽入聲葉咸入聲洽凡十七韻而其餘
十二韻則無之也考古音則諸入聲惟第六部不
可易其餘皆應入前三部而後二部反闕今北方
之音猶然古今南北之不同若此然以字傍求之
則古得其正北方猶其遺意而南方則江左以後
之聲耳如支字以質（入質）爲去聲質（文質）爲入聲質
一字也模字以惡（惡是何言）爲平聲惡（好惡）爲去聲惡（美惡）

爲入聲惡惡惡一字也謁爲上聲謁爲入聲謁即
藹之傍也噫爲平聲意爲去聲億爲入聲意即噫
億之傍也沸爲去聲弗爲入聲弗即沸之傍也簡
爲去聲凋爲入聲兩字同一字傍也由爲平聲柚
爲去聲軸爲入聲由即柚軸之傍也消爲平聲誚
爲上聲肖爲去聲削爲入聲肖即消誚削之傍也
如此之類皆在上三部字中而下二部入聲字未
有與平上去字傍通者偶有一二亦恐聲音相沿
之誤耳如亘恒縢騰之類此可見古韻之爲正也然古人

讀入字聲皆與上三聲相近故其氣長以舒詩篇
旣可與上三聲叶用而施之歌曲亦無短促梗格
之病今南方度曲者到入聲字亦不得不轉而就
北音矣

櫟村別集卷之二

鼎符

上篇

乾坤設位而坎離行至哉二用萬物資生鼓舞寒暑
雷霆以形坎者天魄離者地熒二者相交易道乃
於易始乾坤終於旣未中六十卦互爲終始三百
六十推策定爻時與月竟日與歲周晦明出入晝
夜剛柔能事畢矣觸類可求陰陽無端動靜無極
生死同根德仇並域日火質晦金水内光夏熱爲

陰冬寒爲陽昧爽不顯日中愈霧智者憂盛達人
因窮易道交泰元門顛倒不交不生不反不妙撫
世修身斯爲至要知之心得不可明道
坎離戊己其位居中甲乙壬癸乾坤始終震巽艮兌
下生上窮庚辛作配丙丁是當是名納甲月節亦
符坎離無位周流六虛哉蘇爲震初昏見庚兌丁
乾甲弦望乃明旁死之後復以平明巽艮至坤辛
丙乙成六支之位乾震起子坎寅艮辰順播陽序
坤未巽丑離卯兌巳按節逆行遇陰六紀屯以子

申。蒙用寅戌觀茲二象亦可究悉
復繼生龍姤始包魚寅申門戶。泰否是居消息作瓊
升降璿璣名十二辟按氣受符。此與六卦。同體殊
塗俱去坎離以俟盈虛震兌乾左巽艮坤右迭乘

乾坤消息有序

聖人之興繼天受圖察於陰陽混然中居探微知幾
窮神體易。本仁祖義協天刑德君以下交臣則上
達皇明畢照幽隱咸遂泰恤其孚豐受其中。否慮
其祉固守其窮聖人於世如治一身。陰陽既交蕃

然常泰圖於未然關於未形。三光順軌四海和平。
本失用乖授雜皇極日月告凶。星辰顛悖潢龍交
吞陵原倒易。如人病者。薰心眼隔熒魂糟萃。臟枯
淪匿德之昭明。休徵來格聖人御世永命過歷

中篇

黃老何言以靜為動以柔為剛無用為用患吾有身。
耳目與口。以為三要亦曰三寶以明自視以聰自
聞以兌自言三者歸根無怨無喜無咎無譽廓然
歸虛元神常聚魂魄相抱性命同居。和氣充塞與

古為徒天道益謙挹盈注虛背却邪害頓返要虛
斯乃至要形氣之主世人孰有離與合虛

天神無體地火無形高明遺象流溶晦明上德如水
道以器比水靜而清器虛而實故靜不紛而虛愈
盈金水相涵其中有光光符火性陰中之陽外黑
內白。白中有朱白裹道表朱銜白居徑寸之中。方
圓相包天依形立地附氣浮周流分布彌戒不虞
環匝密固。握命之符外閉者有內閉者無無為至
德神明所都。

人既生魄。其陽曰魂二者相依受命之根一合一離
生死之門何以留之抱一為先愚者徇形達士治
神神先形生亦從形傳以神攝氣如磁感鐵如燧
方諸以取日月以氣留形如火存湯如寒凝冰所
畏在陽慈母懷子。胞息十月孝子報親祭祀不輟
生死存化延連不絕皆有漸也誰能遠取能握元
神。以致元氣先天之學其前無始無始之道其後
無既氣固神完與天地敝

老子言元治性之道道家言丹。修命之要不元不丹。

不丹不元一二而已矣不可二言凡氣之稱赤白黃黑驗之人生草木榮落太陽亦然朝夕可識神僊之道顛倒背逆先黑後白黃中赤色白元還丹嬰兒之宅性命家言如是斂之道在已身大藥可期世人徇生欲其不老棄正趨邪誤入旁道智者內觀賢士返求不出市肆翱翔三洲

下篇

火記之要在乎代金金故相生伏故相成水以火溫火以水制察其機者長生可致修命之道以伏爲

金克克生生其機不測魂魄相抱交互反覆兩不相離配合無極

二八之弦魂魄正平酌而無過往而勿傾象成春秋從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晦朔之間日月交使覺水成火猛火燒金日明不虧月魄不變金還故性不失其事火乃得發威光通壯眞陽正色故日還丹其假至矣火記名焉

仰觀日月俯察五行三五之道二八斯并木龍金虎水火之母呴嚼相吞和合爲侶舉水成火火成成

土土從火生鎮木不起五行會合土爲宗祖是名黃輿調停勝負黃中通理暢於四支入赤色門復還嬰兒斯爲眞火和氣所生金乃還丹永不虧盈壽命長久改厄易形變化陰陽解離五行

求曰流珠火逍淵藏軋然流媚姹女神光鉛懷金華被褐之徒足以制之又名黃芽流珠得之姹女逢夫知雄守雌乃安其居抱合相守養毓孕孳鉛汞凡質金乃至精道家取此覆設諸名精氣魂魄鉛汞之比正陽眞金大出外見兼不燒煉同於瓦礫

謂金無種良可嘅息

人稟正氣天地至靈變化之道超然羣生道佛成果播種必穫何況吾身性命之故蜣螂弄丸雌雞覆卵草蛇含珠野獸蟄蟄本於是物精氣之極然必有種豈可妄得萬緣貫理調劑充饑炊沙成飯勞苦無得識道之根專精不二不離己身神僊可至世多外道妄作持行外耗貨財內搖其精呼神致魔禁物殊名訶漢罪異衆人莫明邪道充塞正氣瀰冥定在鬼錄豈得飛昇

後語

吾昔從希夷得識造化機四聖心如灼三教見同揆如何天地判中乃有坎離惟茲一交互千門萬徑蹊顛倒無終極明者察其微大哉易元旨火記豈外茲下士聆聞道精神乃早譌空知不實踐虛華何所裨歲晏鵜鴂鳴醇白已緇縮上負七祖恩俯賑相判離顏形日以改涙涕感殺滋神存資足寶榮名豈虛偽如寐得呼音聲靈躍太虛明有功德報幽有鬼神符如不遇賢哲豈可洩天符大道無

元遠所貴在深思玉冊二千年其如知者希文字猶迷罔神明付與誰上下六千周條別復分枝依類相倣託聊復綴斯辭

爐火

鼎器如何兮圓尺五其餘一分兮法閏數二八之倍兮以爲日置二爲啓兮閏數視兩者同歸兮無增補斯質重器兮舊規矩俯仰天地兮近可取正位凝命兮鼎之主爐事如何兮金水火金水同宅兮金爲主水受火化兮金不竄眞金之水兮二分許餘與火交兮變化侶滋滓灰爐兮歸無所强目中宮兮正名土和氣混成兮眞金母金欲成兮火斯武赫光熔兮丹色吐既滿百兮一轉度餘減日兮從茲數陰火白兮水相與鉛赤名兮此其故長黃芽兮入僊路陽火施兮赤成布金還性兮理不誤竹火色兮光精露節候盡兮體堅固功德完兮神明護刀圭霑兮魄魂聚窮元氣兮敵終古

爐火後語

吾爲儒門弟子不知道教終始聞之前賢格語天下

有三定理治國永命祈天爲學至於聖賢修身益壽長年皆以人力致焉伯陽遺書三篇微意旨歸斯言根條枝葉相連將先與世留傳殆有深義可觀讀者慎無苟然

自敘

參同契者三道同契也三相類者三道相類也三道者大易黃老丹經也觀變陰陽發揮神氣二編之中奥旨備矣余恐讀者莫暢厥要道侶元流舞羨敵眞性命道德既非其舊魏氏之志是以荒焉用

配前文更作鼎符道我所知匪必元宗要之辭理
可推類云

納甲

納甲直圖

乾坤艮兌坎離震巽乾坤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乾坤包括始終之義也其餘六卦則自下而上法畫卦者之自下而上也震巽陰陽起於下故震納庚巽納辛坎離陰陽交於中故坎納戊離納己艮兌陰陽極於上故艮納丙兌

納丁甲丙戊庚壬爲陽干皆納陽卦乙丁己辛癸爲陰干皆納陰卦

納甲圓圖

此以六卦應月候而坎離爲日月之本體居中不

用也震直生明者一陽始生又生明之時以初昏候之月見庚方也兌直上弦者二陽浸盛又上弦之時以初昏候之月見丁方也乾直望者三陽盛滿又望時以初昏候之月見甲方也巽直生魄則一陰始生又生魄之時以平明候之月見辛方也艮直下弦則二陰浸盛又下弦之時以平明候之月見丙方也坤直晦則三陰盛滿又晦時以平明候之月見乙方也皆與納甲相應

納甲納十二支圖

乾	戌申午辰寅子
坎	子戌申午辰寅
坤	酉亥丑卯巳未
離	巳未酉亥丑卯
震	戌申午辰寅子
艮	寅子戌申午辰
巽	卯巳未酉亥丑
兌	未酉亥丑卯巳

此以八卦之六畫分納六辰之法也凡乾在內卦則爲甲而納子寅辰如初九爲甲子九二爲甲寅九三爲甲辰也乾在外卦則爲壬而納午申戌如九四爲壬午九五爲壬申上九爲壬戌也震之納辰與乾同但初爻爲庚子二爻爲庚寅三爻爲庚辰四爻爲庚午五爻爲庚申上爻爲庚戌耳其餘諸卦皆可案圖推之春秋傳陳公子完筮得觀之四爻動占者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注家謂巽長女也巽居外卦六四辰直辛未未羊也羊加于女則姜字也此可見漢晉閒人說易用納甲之法

總論

納甲之法不知其所自起因以其六月卦直月候明晦死生陰陽消息與先天圖有相似者故道書參同契中所陳本諸納甲之說而朱子以爲即先

天之傳也孔子之後儒者失之而方外之流密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耳今案先天之圖八卦具備而納甲則除去坎離以爲二用則其法亦不盡合或曰說卦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乃以三陽三陰至一陽一陰爲序而其後方言水火不相射蓋以六卦寓消息而以水火爲用或者古有此說也至其參錯六辰之法則陽皆順行陰皆逆轉陰陽之老長中少每差一位惟震與乾同長子繼父體也坤不起于丑而起于未尤與洛書偶數

起未位後天圖坤居西南樂律林鍾爲地統而居未月之氣者相合故諸術之中惟納甲爲近理今火珠林卜卦葢卽其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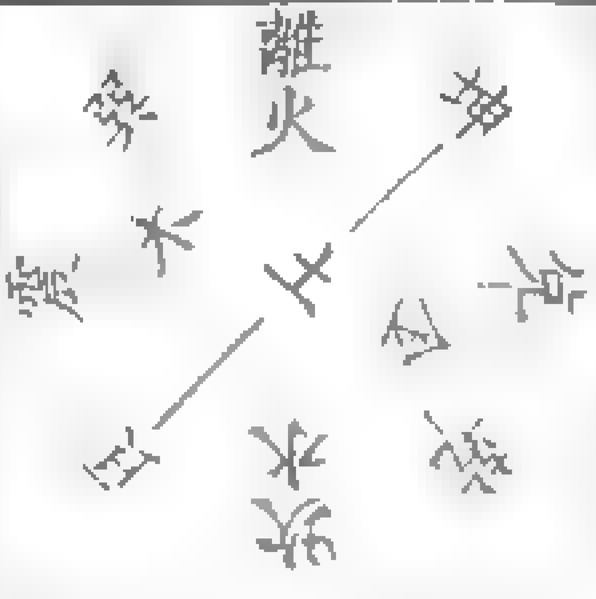
納音

納音次第圖

言五行者以氣始形終爲次則洪範之水火木金土是也以播于四時相生爲次則月令之木火土金水是也以飭庀五材相尅爲次則禹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納音五行始金次火次木次水次土既非本其始終又無取於生尅故說者莫知其所自來今案諸術源流無非相玩易象之意納音之法葢亦兼先後天之理而用之者也各爲之圖以明之

乾	金
兌	
離	火
震	木
巽	
坎	水
艮	土
坤	

先天之圖乾兌居首而屬金次以離而屬火又次震巽而屬木次坎而屬水終於艮坤而屬土故始於金終於土者乾始坤成之義也金取於天之剛土取於地之厚火附於天水附於地而木以生氣居中間焉此納音所本於先天之序也



後天之圖亦以乾居首而逆轉自乾兌之金旺於西方轉爲離火旺於南方又轉爲震巽之木旺於東方又轉爲坎水旺於北方而土旺四季故退艮坤以居終焉此納音所本於後天之序也

納音五行

甲子乙丑金	壬申癸酉金	庚辰辛巳金	戊子己丑火	丙申丁酉火	甲辰乙巳火	壬子癸丑木	庚申辛酉木
丙寅丁卯火	甲戌乙亥火	壬午癸未木	庚寅辛卯木	戊戌己亥木	丙午丁未水	甲寅乙卯水	壬戌癸亥水
戊辰己巳木	丙子丁丑水	甲申乙酉水	壬辰癸巳水	庚子辛丑土	戊申己酉土	丙辰丁巳土	
庚午辛未土	戊寅己卯土	丙戌丁亥土	甲午乙未金	壬寅癸卯金	庚戌辛亥金	戊午己未火	

納音五行分三元應樂律隔八相生圖

甲子乙丑爲金上元壬申癸酉爲金中元庚辰辛巳爲金下元三元既周則傳於戊子己丑爲火上元丙申丁酉爲火中元甲辰乙巳爲火下元自此以後皆依前圖金火木水土之次而用樂律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法以終於丁巳而納音小成矣又自甲午乙未爲金上元如前法以終於丁亥而納音大成矣○案十干十二支相錯爲六十五音十二律相乘亦爲六十故納音之法兼二者而用之甲子金而乙丑亦爲金者同位娶妻也乙丑金

而壬申又爲金者隔八生子也一行各三元而後傳於次行猶春有孟仲季三月而後傳於夏也自甲子至丁巳而五行之三元一周猶易之三畫爲小成也甲午至丁亥而五行之三元又一周猶易之六畫爲大成也其立法雖與律呂相應而不知其於聲音何所用之今閒有用之者尅擇之家也

納音干支起數合五行圖

甲己九	乙庚八	丙辛七	丁壬六	戊癸五
子午九	丑未八	寅申七	卯酉六	辰戌五

巳亥四
此揚子雲太元論聲律所紀數也凡兩干兩支之合其餘數得四九者爲金得一六者爲火得三八者爲木得五十者爲水得二七者爲土如甲子皆九合數十八乙丑皆八得數十六合之三十有四故爲金壬六申七得數十三癸五酉六得數十一合之二十有四故亦爲金庚八辰五得數十三辛七巳四得數十一合之二十有四故又爲金也其餘案圖推之莫不皆然但所配一六二十等數與河圖不同未詳其說之所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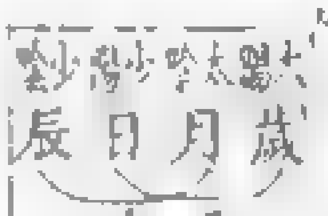
格村別集卷之四

星命本要

論祿命之理本於易

四柱合

兩儀四象圖



八字合

八卦圖

祿命之說於易理亦有合者蓋歲日主於日爲陽月辰主於月爲陰兩儀之象也歲爲太陽日爲少陽月爲太陰辰爲少陰四象之象也歲之干陽支陰乾坤也父母也月之干陽支陰震巽也長男長女也日之干陽支陰坎離也中男中女也辰之干陽支陰艮兌也少男少女也八卦之象也故術家以歲主父母月主兄弟日主身及其妻辰主所生之男女蓋取諸此也歲爲根月爲枝日爲華辰爲實父母者人之根也兄弟者同枝而生者也成人

授室而生生之道具矣故曰華蓋嗣有經而種類不窮矣故曰貫年主初歲未離乎父母也月主弱年未分於兄弟也日主强壯授室而成家也辰主晚暮傳嗣而休老也其所主於乾坤六子者如此至其運行則一於月乎取之蓋人之終身如物之終歲終身之稚壯衰老如終歲之生長枯落終歲之生長枯落逐四時十二月而變故運行必主於月而日辰者則四時十二月之中其物生之應節遂候者也易以十二月卦紀陰陽之盛衰而三百八十四爻者隨之以定凶吉故曰祿命之說於易理亦有合也

論年月日辰相乘之數

以六十年甲子乘十二月得七百二十以六十日甲子乘十二時亦得七百二十又以年月七百二十乘日時七百二十得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則凡生於天地之間者人禽蟲魚草木之倫其大數皆究於是矣康節之數亦從十與十二起然康節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故其數終於十二萬九千六百祿命家以七百二十乘七百二十故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者四倍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也於是而陰陽五行之變盡於是而動植之化亦就其二五之參差交錯者推之則偏正純雜於是見賢清濁貴賤於是分焉此祿命之術所由起也

論五行生克比和名義

此圖設甲乙
木日干取用
餘可類推

五行有生我者有我生者有克我者有我克者有與我同類者祿命家以生我者名曰印綬克我者名曰官殺我生者名曰傷官食神我克者名曰財與我同類者名曰比肩以人倫言之生我者應爲父

母我生者應爲子孫克我者應爲官殺我克者應爲妻財同類者應爲兄弟此則占卜家皆用之今祿命之術惟以母爲印而父反爲財以官爲子孫而傷官食神者不過主人生之精神智思而已其故何也蓋以人生於母故印主母而印者財之所克制是財之妻也故反以財爲父也妻者我之所克制故財主妻而官者財之所生是財之子也故反以官爲子也緣婦人之命以制我者爲夫以所生者爲子故男子之命與之相因者如此以人事

言之克我者爲官以有官爵則有法度而不敢肆是我爲官所制也我克者爲財以人生所貴用者財帛是財爲我所制也有官爵則有印綬是生我者乃制我者之所生故生我者爲印也有精神智慧則威權勢力皆可以制之是制我者乃我生者之所制故我生者爲傷官食神也此其大畧也人生所求者官與財而已然能以官自鈐束則克我者爲克制之克不能以官自鈐束則克我者爲尅害之克矣於財也取用有節則我克者爲克制之

克取用無度則我克者爲尅害之克矣吉凶同域禍福倚之故祿命家專以官財二辰推人之貧賤富貴禍福休咎或其命中無此二辰則從微處取用謂十二辰中所藏之胚胎朕兆也凡物愈微則愈專愈小則愈妙於物取用既眞而所行之運度有以生扶而引動之則發達之候也

論用神藥神

命中所取用官財之類謂之用神又取其害此用神者謂之病神又取其去此病神者謂之藥神凡

命無病藥者雖五氣平和而不爲貴猶國家以患難而興人生以困厄而顯天道之常也如所用者官則以傷官爲病而印爲藥如所用者財則以比肩爲病而殺爲藥如以傷官爲用則以印爲病而財爲藥如以印爲用則以財爲病而比肩助身乃藥也凡命中病大者則藥神即用神也如殺重身輕則須取其制殺者財旺身衰則須取其扶身者傷官太重則去之者印印綬太重則藥之者財藥亦貴於微處取用如太多則亦不貴何則藥多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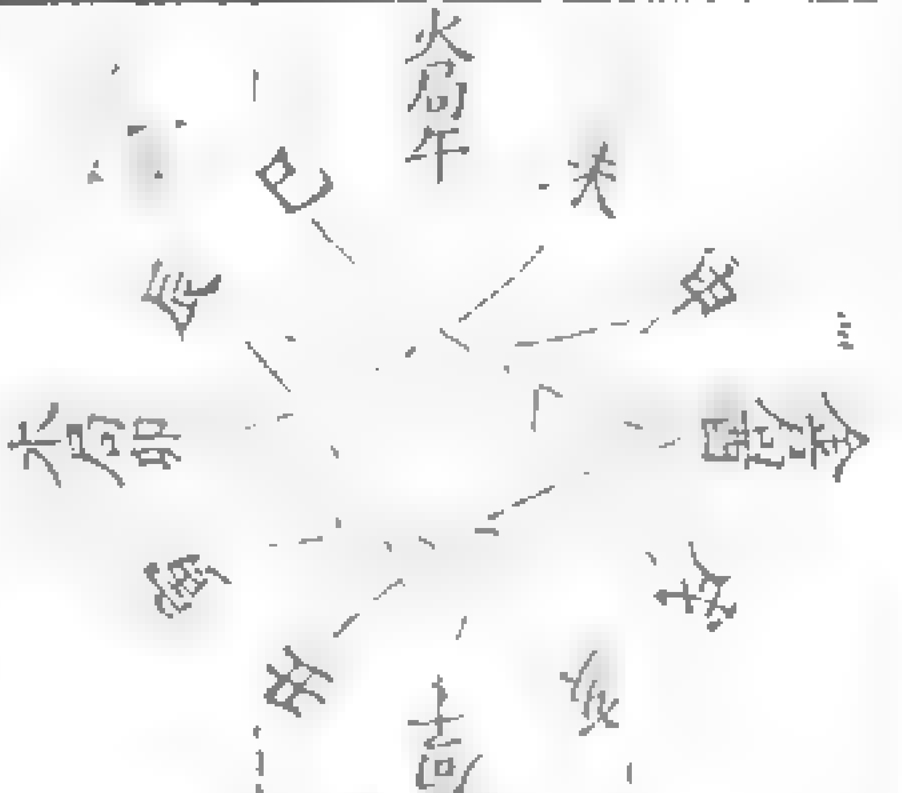
不靈格中制化太過則行運處無力也故大病則在格大藥則在運然亦必格中救根而行運帮扶之乃吉無根而行藥方雖發必淺爾

論五行偏正

此圖設甲日干取用餘可類推

五行相生相克各有偏正凡陽生陰陰生陽陽克陰陰克陽者謂之正凡陽生陽陰生陰陽克陽陰克陰者謂之偏故有正印有偏印有正官有偏官有正財有偏財有傷官有食神惟比有則以陰陽同類者為比不同類者為劫是又以陽比陽陰比陰為正陽比陰陰比陽為偏也然命家取用往往以偏為奇何則正者理之常也偏者理之變也道有變動然後吉凶生而事業起猶之取病為貴之意也

論五行三合



了藏母胎母歸子舍故當其行木而火之根已寓及乎土盡而火之用乃息此寅午戌所以會成火局也餘行皆以此推之而可知矣當令者强盛之候也若長生則氣之所滋息庫墓則氣之所伏藏雖微而必著雖息而必生乃五行之所以互為其根者故所謂微處取用多於四長生四庫中取之

總論星經

星盤之說其來亦舊故宋蘇轍集中亦會論及之但未詳明爾凡人之生也根於陰陽五行之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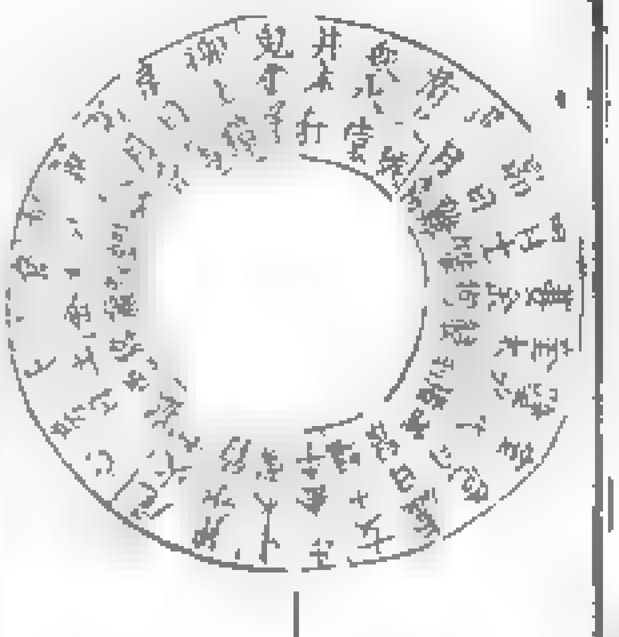
感乎三光七政之精故禄命之術以年月日時之五行干支推衍休咎星盤之術以年月日時之七政躔度究測吉凶吝相爲經緯者也然日月五星皆運行不定之物周流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故造此術者又以十二辰分爲七政所次之舍焉以十二辰言之午爲日宮未爲月宮子丑爲土宮寅亥爲木宮卯戌爲火宮辰酉爲金宮巳申爲水宮以二十八宿言之房虛昴星四宿爲日舍心危畢張四宿爲月舍氐女胃柳四宿爲土舍角斗奎

井四宿爲木舍亢牛婁鬼四宿爲金舍尾室觜翼四宿爲火舍箕壁參軫四宿爲水舍凡七政之運行於是者居其宮爲歸垣入其舍爲升殿苟非歸垣升殿則各有所喜所忌焉五星則生我者恩也所喜者也克我者讎也所忌者也日則喜金水之扶陽也忌木之蔽翳也月則喜火木之清光也忌土之昏濁也若火與日同類斯則所謂無怨無德者矣凡七政行度相遇與其所躔宮垣次舍皆以此辨好惡定吉凶焉○宮者如人所居之室也舍若如人所寓之次也七政行度相遇如人所與處所與交之人也居得其室則樂寓得其次則安所親交得其人則相助而不相害是故恩讎喜忌由此而生順逆吉凶由此而起也

論十二辰分屬七政

十二辰之分屬七政若如前圖午未居上爲天故爲日月子丑居下爲地故屬土四時行於天地之中故以左右兩行相對相合而命之寅亥之合爲木爲春卯戌之合爲火爲夏辰酉之合爲金爲秋巳申之合爲水爲冬自下而上自始而終也

論二十八宿分屬七政



二十八宿之分爲七政者如前圖四方七宿各分七政之位其最中則日之位也近日之左爲月位近日之右爲土位次左之旁則爲火位水位次右之旁則爲金位木位蓋除日月土三者居中宮外其餘水火金木四宿皆以序自左而右十二辰之木火金水者相生之序也七宿之水火金木者相克之序也四氣禪續主於相生七政蝕犯主於相克也

論十二宮

生人之命亦分爲十二宮卯所以爲命宮者日出東方如人有生而受命之始也有生則有相貌故辰宮爲相貌有相貌則有福德故巳宮爲福德有福德則有官祿故午宮爲官祿官祿者人生發達極盛之時如午位爲太陽上升極盛之時也日中則昃故在天道則有變動在人事則有遷移此未宮所以爲遷移也愈昃而西則陰氣侵陽而有災厄此申宮所以爲疾厄也日東月西夫婦之道故酉宮與卯對而爲妻妾奴僕者妻妾之餘也故戌宮繼酉而爲奴僕亥者數之窮也生生之道無有終窮草木有子而蕃衍不窮矣人有子而嗣續不窮矣故亥字從草爲荄從木爲核從子爲孩皆生生不窮之義草木至亥而結實此亥宮所以爲男女也凡此諸宮皆受生以後之事若在人生之前則父母其生我者故子宮爲父母兄弟或先我而生者也故丑宮爲兄弟人生衣食自其生初而已定故寅宮爲財帛人立命於卯而根乃在於子如日出東方而氣已動於夜半先後天之道也○凡

所定宮位乃由地盤而分一定不移之宮也人生所值之宮則以天象加地盤而得如生之時氐房心正當卯位固於卯宮立命矣若亢角出卯位則於辰宮立命尾箕出卯位則於寅宮立命以至諸宮莫不皆然相貌以下諸宮則皆依命宮而順播之也○父母兄弟財帛三宮在命宮之前相貌以後諸宮在命宮之後然星家謂一命宮二財帛逆第以至相貌者蓋以七政之行皆右轉故以右轉數宮位至論行運則仍起命宮次相貌而順行應

乎四時十二月之序也

論恩難喜忌

所直之宮當時者旺如木生於春金生於秋火生於夏水生於冬晝生日木土夜生金火月皆所謂當時者也首論立命之當時次論諸宮之喜忌喜忌者由七政四餘加於列宿而得如恩星入命宮命主入恩宮難星入命宮命主入難宮以至諸宮各視其恩難之所加者是也然恩難吉凶不可一槩而定福生於憂患業起於艱危故遇凶星厲曜

而有以制化之則福祿反增事業反大疾病災厄生人之大害也而身主入之或用星入之者權藉不小熒惑守西太白經天天象所最忌也然鍛鍊所成氣燄所加亦非尋常祿命之比此則陰陽變化之微機禍福乘除之冥數術也而進乎道矣

論命主身主

所謂命主者如立命在木宮則木星爲命主立命在金宮則金星爲命主也所謂身主者則主於月而已矣日者父也月者母也人受氣于父受形于母是以立命宮本於太陽而月爲身主也餘如官主福主之類皆以其所直之宮名加於列宿之曜

也

論四餘

四餘謂羅計孛炁羅計者日月交道之首尾也孛者月行遲疾之所生也炁者積閏餘而生也此皆於天無象而星術家立此色號且以羅爲火餘計爲土餘炁爲木餘則未知其說也

論行運

推行運一論生來之十二宮如行到某宮某宿則五行之性各有喜忌也二論生來七曜四餘之躔次如行到某宮某宿則遇原躔之七曜四餘又各有喜忌也一論流年七曜四餘之躔次如現行某宮某宿而有諸曜之加臨又各有喜忌也末衍多端其根本大致則如此

榕村別集卷之五

招徠僞黨告諭

爲招徠事照得山海交訌民無寧宇故李滿漢之大師逾會浮泉之逆醜亡無幾豈但如鳥之方傷高飛冥逝而則若獸之既散裂決橫奔況吳三桂既以惡極而朝而受天誅鄭氏亦將以數終三世而犯神忌少如蔡寅僞窳而以瘴豉斑鳴風亦以興妖而至戮身觀夫盜之纔亡如叛逆之將究本院儼然衰絰之中非有封疆之責初因蔡寅糾衆犯我鄉閭纔以劉國

軒乘勝殘此一方焚墨而賦無衣銜髮而念國恤激屬鄉里如螳臂以當車仰賴神靈同聞風之捐鋒既紓義憤復守私衷適撫軍吳部院移書再四惓惓以流寇未殄恐至滋蔓民間謂本院生居山僻宜屬鄉鄉士俗民情互相諳委以勦則熟以撫則信勉强會師越境犯分在本院非有小戎尚武之心然猶未免於匪風思治之急再搏虎而下車一攘雞而將已凡我視鄰孰不念亂幸賜救于軍次共夙往以收成其或餘寇躑躅無逃無路豪傑知幾率衆來歸須廣其

遠蓄之門與以投生之路將則咨援劄付兵則給發歸農斷無相負以虛鄉親倚賴之意以副撫軍篤信之心須至論者

申飭學校牒

為申飭學校事本部院奉命督學考試幾南一道行已告竣見其俗尚樸學士子文行可觀者所在不乏未嘗不心為忻喜然風土差殊或有師友淵源之異或有師生斆學勤惰之別以故諸生童俄達城闕者多碌碌窮年者少不日學植既落臨事剽竊應文根

株淺薄詞采乾枯謬體相沿理法不講自諸生甚者一縣無可充優等而新進童子不能及額皆由師儒玩愒姑息不修厥事之過也今

朝廷重爾教職之選分別流品一以舉貢代匱

廟堂責成之意宜各念知其自今顧名自愛大變因循積弊相與立為教學規條月考季計至本部院科試程士之日蒸蒸一變是則金口木舌弗懈之效也凡讀書作文須有根氐今士子徒誦幾篇坊刻時文又不能辨其美惡高下但以選者之丹黃為趨舍浮詞填胸千里一軌遇題目相近剽剟不讓公然相襲不復知有勦說雷同之禁也間或理致及典實題樣與所習相左則荒疎杜撰無一語中肯綮者何則理致精微非平日體認真切熟於諸儒講說源流數辭安能動洽理趣若典實題則或係禮樂名物井田學校制度之屬或稱引唐虞夏殷周帝王賢聖德美功業之類非畧覽易詩書春秋諸經熟其故實事跡但就時文中搜摘塵剽甫脫口而謬戾不可勝言矣今將責士子淹該經史既未易至若沉潛經書使先儒理

解融會通貫自是諸生分內事至于他經即不能盡究其全固當畧涉其趣隨其天資分量左右采獲積累既多造意措詞亦自畧有本原而學進淹茂矣

飭興水利牒

為通行事照得直隸九府州

聖恩優渥感召天和比年收稔民有起色然旱潦災祲天行常數雖太平屢豐之世不可以無備豫之道近代講備荒者止於倉貯蓄積而已豈知千有餘里有數十州縣之衆閭以百餘萬米穀散在民間大祲之年

濟一郡尚不足況又有赴縣城領給之煩吏役鄉長
侵蝕之弊將來又有追比還倉之擾是倉米在今日
殊不足賴也本部院思北土地宜大約病潦十之二
而苦旱者十之八然北方苦旱遂至于不可支不能
如南人補救者非獨惰農自安蓋根在于水利不修
束手無措故也今歲本部院因春夏微旱屢行通飭
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通瀦
近河者引流疏渠若無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民鑿
井亦可稍資灌溉若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

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通直全屬之倉儲
矣一溝之水又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又可當十溝以
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其利不止於倍蓰
而什百也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用人力以補天地
之缺自古為政莫不以此為先只因近來守令但恤
身謀無能以民事為家事者故視此等議論邈若河
漢今直隸經
皇上濬河築堤彌災釋道之後孚誠下洽吏習民安有所
興利莫便此時仰該道司府廳乘茲農隙令各州縣
親履境內按視山川形勢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
隄障水之源委何去何從地之高下何蓄何洩何處
平壤宜勸穿井何處水鄉應疏河道一一繪圖具說
務須簡潔詳明由該府及管河廳守道分司彙繳
本部院另檄飛發立為簡便之法畫一遵行至於此
事原為百姓籌謀非如欽工上差諸務期會徵發隨
以督責也該府州縣須歷民間務要減省徒從隻馬
單車勞問父老詢以農事不得騷動閭閻費民一草
胥役有藉此作一名色驚擾編氓者立斃杖下到彼

時興修有應用官民力之處另行詳請限冬至前各
州報齊如遲慢不到者該道府等詳揭為此牌仰該
道司府廳官吏火速遵奉毋違

飭廣積貯牒

為通行事照得直隸地方荷
皇上至德深仁仰格天心連年屢獲收穫山佃澤農稍有
起色然盈虛為天行常數備豫乃王政先務故本部
院年來每以開導水利為諸郡牧民者勸今半載有
餘或以空文報答或竟寂然無聞雖非方土脈水性

與江南不同且其民因循忌諱難與圖始或旅莊[illegible]
官抗不奉行爲其佃僕者又以非係己業無心從事
所以推行甚難然一日爲民牧則須盡一日民牧之
心該府州縣宜於理事撫綏之暇輕車減從按行所
門因地勢以制宜順民心而興事遵照本部堂導濬
疏築開井三法擇其便于民者講究行之總謂旱澇
足以補救此則爲民興利之一法也此因屢被召對
仰窺
聖意每以民間蓄積爲拳拳又慮有司奉法無人推行不

凶則利民之事適以滋擾故宜使民牧講試以引其
端不可使部文督責以重其累此誠
聖明無隱不體念官民之盛心也爲此牌仰該道府即
移行各道府除從前存倉米石仍嚴飭州縣謹貯外
其各市鎮村庄可否倣古人遺意于收斂之歲或勸
募富家出穀倡義或計算田產按畝薄輸何鄉所出
即貯之本鄉司以本鄉之人遇上歲則有入無出年
年增損中歲則平糶務使價極廉賤不必取贏秋成
以其價糴補下歲則發貸其力能還者秋成交倉不

取利息力不能還者免之如果逢凶饑則盡數[illegible]
俟豐年從新勸募如此則官不累而民不擾各一分
爲利則所在獲一分之利是又爲民藏富之一法但
行法之初須使民樂從無官吏抑勒之患一難也既
行之際必須得廉善公平之人以司其事此在有司
察訪眞確否則徒爲蠹蝕貽害二難也行法之後付
之民則漫無稽察責之官則吏因緣擾其弊至使良
民不願管掌而奸民反用爲市三難也有此三難所
以良法美意或致滋弊義倉社倉徒空名而已該道

府將本部堂以上所條利病深思熟講仍會集所部
紳衿耆老廣咨博識如謂可行即詳悉講議條款詳
請施行或有應增改之有司紳官應旌獎之富室義
民作何分別鼓勵亦一一條列詳請古人有言有治
人無治法該道府勿視爲易勿畏爲難果能實心推
行必有績效可紀限自文到至秋收日各道府務將
積穀利弊及所治之內民心當否樂從人才有無可
托并該管州縣有無能奉行之人該道府以爲此事
應舉應停之處一一具文申覆于八月內到院勿得

毋慢取咎

戒子孫

昔吾祖念次府君起家艱難十三歲能脫父冤獄遂輟學業營生以養親豁谷林麓之中顛沛萬狀至于壯歲漸贏然自五十以前率百里徒步不肯與日北力不能乘念親苦也傷以貧失業求子孫爲學時值鼎革之際毋形憂歎尊師範督樂善分與此吾祖所以崛起中微冀我後裔者也前乙未丙申閒家遭大難陷賊者十餘口漁仲府君同心則友義不反兵毀

家復完遂殲巨憝鼎革之餘繼以兵亂祖里榛荒墳高毀翳惟念府君承先志而修之輟其婁發宗族是事煥新舊址披歲荒坍雖湘免以降不使有骸傷忽諸之恨顛頓形神瀕屬復收西周府君繼惟念府君之後整肅宗規修明世牒春秋朔望疾病必親甲寅乙卯之年闔亂大作余既踪跡孤危亦繫家門禍福且偽于填莫可計議白軒叔父避世佯狂陰相謀其嘿允藹翁兆袁西江欸誠既違臣節無顧天吏咨征餘孽尚熾執鋭披堅掖余以濟家世舊事此其大畧

也夫世無百年全盛之家人無數十年平夷之運興鼓激極存乎其人昔者家道單微而祖振之中更大難而伯父平之宗法陵替而父與季父修之天狼妖孽滑除太陽而六叔父與余艱貞以幸度之此皆興衰存亡之機閒不容緩原其所以克濟豈因有他謬巧亦云孝友未濟本實有故枝葉未有艾也三十年來頗安且寧食祿通籍遂稱官家爾等生晚皆在此三十年前後耳身不預艱難之事耳目不接官吏訶詬之聲見深殺大侶侮侵陵之狀漸習驕惰其勢則

然矣先世既以孝友勤勞而興則將來亦必以乖睽放佚而敗吾生七十年間所聞鄉邦舊家朝著顯籍多矣榮華枯悴曾不須臾天幸其可徼乎祖澤其可恃乎譬之花木不衡寒犯之則根可護譬之爐炎不當風揚之則火可宿收斂約素和順謙卑所以護其根而宿其燄也且況維桑與梓古人必恭巷路鄉鄰孰非親串侮老犯上謂之鵰鶚貪利奪食謂之虎狼吾等老成尚在必不爾容即祖宗神靈在家亦必不嘅倘況于不類子弟又每藉吾影似以犯理法爾不

為吾惜名節吾豈得爲爾愛身命國憲有嚴亦必不爾寬也

本族公約

吾族聚居於此十有餘世根衍枝繁人丁衆夥然鄉土褊窄恒產無多又不能守分勞力勤儉成家遂有不肖子弟日與情游無賴之輩妄覬非分之財小則賭蕩以至于穿窬大則霸據溪港行市攘人之利使賓旅裹足又大則假借名色出沒招搖不可窮詰其尤可恨者或聚宄徒百十輩公執器械與鄉鄰格鬬

或妄斷曲直不聞官府原此等惡習之所自來蓋因先年閩亂山海猖獗奸民倚盜賊之勢敚而作威豪家壓鄉里之柔懦而武斷而官府莫之能問也今山海蕩平已三十餘年

天子神明照及萬里當路執法大小寅恭民間赴愬自有所司非宦家所宜預卽自家門户事有應申理者亦應憑官府公斷豈可恃强糾衆以自陷法網哉凡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席蔭驕矜衰落立至況抵扞文法便有目前顯然之禍君子懷刑如何勿思不侫壯離鄉井皤老歸來念桑梓之恭敬喜故老之僅存閭童雖之頑惰慮餘風之未殄吾聞之教人以善之謂忠愛人以德之謂君子況乎一家之親豈可自蹈姑息納之於不義之域是犯王法而替祖澤自我始也自今以往有犯規條我惟有從公檢舉聞於官而與衆共棄之不能徇私庇護他日成家立業澤及後人爾等閱世之久自知吾今日之言是親愛之至此時雖冒刻薄之名所不辭也

同里公約

鄉俗自當年寇亂以來習染最深今雖泰平三十餘年流風猶在吾家子弟及他姓土著寓居之人不肖無賴實繁有徒除逆犯人倫及抵扞官府文法者另有禁約外合將目前顯爲鄉里害者摘出數條公行嚴禁嗣後如不悛再犯分別懲治條列于後

一鼠竊狗偷卽大盜之漸每有慣徒竄伏鄉井能使人無寧居以後須自相挨察其有素行不端與匪類相出入者家甲公舉逐出鄉井如事已發覺則拘執送官永除患害

一倫理風俗所關奸淫爲甚爲士者犯之尤不齒於人類以後如有淫蕩男女不顧人倫大壞風俗者察知素行立逐出鄉如有容留即係約正鄉右之責其以犯奸聞者務須發覺送官不得於約所薄懲塞責

一賭博廢業啓爭乃盜賊之源鄉里此風尤盛以後須嚴察嚴拿送官按律究治

一盜牽耕牛於別處私宰者固當以盜賊論卽買牛屠宰亦犯禁條並當送官究治

一山澤之利節宣生息則其利不窮摧殘暴殄其餘有幾鄉俗動輒放火焚山遂至大陵廣阿經冬如赭林藪無資樵蘇何賴若乃長溪深潭一經毒害微鯢絕種民俗貧薄此其一端以後須立厲禁察出主名合鄉究治

丁酉還朝臨行公約

一諸鄉規俱照去歲條約遵行我已囑託當道凡係人倫風俗之事地方報聞務求呼應作主但恐我輩用心不公處事不當或心雖無私而氣不平事雖不錯而施過甚則亦於仁恕之理有乖皆未足以服人心而取信於官長也嗣後舉行舊規必酌其事之大小輕重可就鄉約中完結者請於尊長會鄉之耆老到約完結必須送官者亦請尊長會鄉之耆老僉名報縣懲治如事關係甚大而有司呼應未靈者鄉族長老僉名修書入京以便移會當道最忌在班白退縮袖手緘嘿使二三乳臭聽匪類指使者把持鄉政奸匪投懷則爲之逋逃淵藪僮僕挾私則奉

其嗾縱指示動夸拳勇挾制尊卑此乃數十年前倚亂作威之故智今四海清平寥寥數惡少將安逃命諸父老不能正色仗義共扶鄉里公道而畏之如虎遂使橫行以致種種惡習有加無已甚無謂也

一清冢甲一事乃絕匪類之根源況經地方上司頒示申嚴則奉行不爲無藉此事我行後約正可稟尊長一面報聞有司立爲規條著實舉行作事久而倦者不特徇情避怨皆自已本無誠

心之故也

一約正於族行雖卑幼然既兼鄉政則須主持公道自後鄉鄰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訴本鄉者除尊長發與約正調停者則爲從公訊實復命尊長而勸懲之其餘年少未經事者雖分爲叔行不得役約正如奴隷約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顛倒是非以壞風俗

一宰耕牛一件斷乎不可我已禁止本鄉一年但發價頗須微費今除舊存外我臨行再發交貯并向好義之家題助再力行一年以遲我歸可也

一約正須置功過簿一冊寫前後所立規條於前而每年分作四季記鄉里犯規經送官及約中懲責者於後務開明籍貫姓名并因何事故以備日後稽考或能改行或無悛心俱無遁情也